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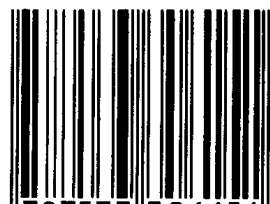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〇一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二)

〔清〕黃宗羲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張錫琨味芹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授讀六十二卷》提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

記　古蹟類

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猶梅梁、摩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非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爲之憫然興懷、又想其執中用智、與皋夔稷离之爲臣、又爲之憮然自失也、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開游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於山川顧止以

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使足以煥人文章邪世有不為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禮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先大子曰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吏部郎中少谷之文規模逼窄而嫣然有秀色

張錫琨記少谷弘治乙丑進士正德初授戶部主事時柄局逆瑾公勿枉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堂于金鼇峯作遲清亭俟天下之清

交與鮮絕癡居六載後改遷禮部員外郎值武宗南狩與諸曹郎中黃鞏等伏闕疏斥嬖臣江彬罪濁亂天下武宗怒杖之闕下比告歸過浙畢游越中山水至逾入月旋閩居湖上多病病少閒必往佳山水游貲竟日嘉靖改元起遷吏部郎中生平輕財好施仁于骨肉若有餘貲者及病卒發笥實罄鄉人始駭少谷之貧賢少谷之能其官

登牛山記

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有風煙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為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為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為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于黃土而其辭名赫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縱斧斤牛羊而致

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緣梏亡而致于今登玆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梏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固愛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先夫子曰喬宇字希大樂平人吏部尚書白岩與容同切摩爲古文詞弘記白岩成化甲辰進士受經于李長沙楊石淙之門與陽明友善武宗南幸之日參贊留都有社稷功謚莊簡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値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疏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

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噫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寂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于其間或拾其鐔鈙於鋤掘迫于陰嘶又往往詫野火轉燐于野歸報喝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嘘咨野人之衆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

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辭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玆山而望之或觸于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游字景哲

先夫子曰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其文俱有至情敘次句無不精到夫震川之文淡或落于時文文長之淡淡而愈濃嘉靖間大作手又曰天池文有法度得史漢之體裁但未底于美大耳倔强自負不屑入弇洲太函之牢籠而當世隨聲附和之徒

亦無有能道之者水落石出究竟天池之光芒不可掩嗟乎藝苑之中亦有媢嫉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

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强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石鍾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鍾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鍾形而上鍾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絫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綉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彿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于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欽者鞠

折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鍾之制甬則震弇則鬱是石鍾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卣釣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卣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泉流迸駛湍廻洑射汩判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

未入于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碆不相肖然則風漉波蕩其亦有助于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

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

謂竹溪主人、甥其為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

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竹溪記

方豪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即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即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即也、近予以寮采之行、登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非舊、竹亦何嘗一幹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焉、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唯太白為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于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淮之清江浦有陳恭襄祠、祠旁有道院、道士陳玄纁居之、有溪為池、有竹為林、一碧上下、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溽暑若高秋、士夫道淮者必登之、徘徊不忍去、校諸他名勝為切。蓋江南名勝至此絕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人之慮。北來者有并州故鄉之慰。而予之浸浪迷于山水者。尤不能忘情也。又其地與二署隣、署每餞客必就之、客亦樂就、今春之仲、工部丁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餞予竹溪之間、陳

道士以素卷請予為竹溪記、二君從臾焉、予雖諾之、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官湖廣、當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謂我何如、躬溝風雨、聊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也、世乃罕聞。徂徠峰下。頗為共珍。可不謝白之力哉。然不知道士所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有竹溪矣。有竹溪則有道士矣。奚以予文為哉。

先夫子曰方豪字思道開化人湖廣副使棠陵之文蒼老奇崛似不苟作在山谷伯仲之間

私記思道正德戊辰進士為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杖幾死探奇歷勝與鄭善夫同好

謁李忠定公墓祠記

曾異撰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塲翁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厠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與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葬過桐口始得與友人林興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欲之題曰後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興卿憶舊游失

高宗手勅石刻初疑燬于火大颶撓棟不宜央碑蓋仆祠者盜碑人假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猶名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夫微矣或曰祠實仆于颶守塚者負石刻藏之也墓去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毀當事者不必知即知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宅聲伎之流固不足與語此少通達別異于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圖緇之土木爲先生俎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宮甚而士大夫嫁惡于桑民使夫銅臭腐背侵陵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日孤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與南宋主上神武與高宗然而屈屈人之遺種跳梁于一方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人而天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觀劉氏塚記

黎遂球

予自小時從仙城往還于板橋所過洲嶼峙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由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鋹先墓爲畊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爲賦弔之既罷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於坭之所漸蝕蒸蛇蚓之所與處石斷裂從衡而臥立于艸潦者不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爲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應勳撰并書其所爲大帝者崩于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爲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稱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語多不倫書法亦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有此名于予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卽家焉者均無能效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皆不敢也問其主之徽謚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見女子以花飾首愛其芳氣馥郁則知爲此美人素馨塚上

所生而其所稱爲陵者其上不過產蕉芋之類爲不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貝金玉使非發而爭啟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啟而得之者多不識字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爲此果何人所遺而或德感之予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雄據一方然必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士之好學而道古者未或爲其用死而無有爲之哀也因無有爲之稱述無有爲之以禮輔其嗣子斯亦何所利而自稱帝爲雄哉于時日正午松爲盇風起浪立樹木之屬倚于衆山者遥相發聲如號予與兩弟步而躡崕之巔把酒大醉或曰予板橋有外郡盧家意卽所謂應勳者之後還以問其子孫固恒橫流操舟渡而畊牧且溺糞于其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予既觀之聊記焉

先夫子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職方主事進贊問其文秀美居然小品名家私記江陰鄭超宗家開黃牡丹大集四方名士爲詩錢牧齋爲主司出倣以美周爲牡丹詩狀元

明文授讀卷二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記六　游覽紀行類

遊天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餚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

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術狙杙以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脈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于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跳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乎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于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唅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

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恇怯頹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于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于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嘗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廬、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為記

先大夫子曰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與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告歸爲魏觀府治上梁文坐斬明初詩家稱高楊張徐而季迪之文清新奇發世無知之者將無詩掩其文乎世稱高楊張徐季迪楊按察孟載基張司成來儀羽徐布政幼文賁也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將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澗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有幽窈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

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illegible]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殽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括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與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破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挽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

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自恣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昔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于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

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于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遊浯溪記　　桑悅

予至衡山、即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雁峰、上下熊熊領、以發千古之奇、既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靈候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許、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揷淵、高六十餘丈、巉崪可愛、次山定居之趾、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闊二尺許、長減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于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

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永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顏元之名則不刊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予上唔臺、凌絕頂觀窊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爲鑿成、循山而東爲顏元菩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開曠、或云即次山故宅、予遊覽既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殽核、酒數行、予拱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地、則專其

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劫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扤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于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不自知也、推而至于以萬世爲土者、謂非天欲用之以代言設教于無極者乎、有爲之朝、神不靈有道之世、天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出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修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浯溪爲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

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鼎叔和、庠友鄧溥文瀚、李紀大倫、楊時熙永和、劉廷珮朝貴、程榦延榦、王溥汝霖、蔣曄啟暘、李盼景暉、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蔣昇首陽、理宜李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茲遊爲不負也、盍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王履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臾余、遂諾焉、時暑溽、則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遞運所託宿焉、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與作隨止、聞游者及青柯平仰瞻多自阻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翼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

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熱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鬢鬚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于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縢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遠行、且攬其槩、于時宿雲在巔群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在莽可得、風觸壁一鳴、翏翏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且趣急登、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棘棘、且犖确不見路、二僕予離、櫛淡岐之他蔓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冒髮、踢且踣、執拳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累息不能制、必竢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間予策、余憩亦憩、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仰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蝌鳴鳥啄中出、輙策聽之、謂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匯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照、中多紅白礫、余盥頮、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illegible]如仙者下垂、僮以爲橋、越險而擷之、甞口略不可食、棄去、崩巖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杯、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龍絃琴于茲、以寫幽抱、既而坐杯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

恐指所盛蜺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峯、峯亢立、鐵鏁下垂、望峰端凝不辨何似、但峰腰雜樹倒縣斜倚、而幽意可人、鏁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敧端、蓋登則緣鏁以托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嚴居之、不下峯、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鏁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友嚴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于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

余雖搖中而怗苶弗敢進、坐峰根萋雜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峰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一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窊隆、蹈空輒仆、余誤蹈徑側、一失脚、幾墜崖下、倘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蹈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往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答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殉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

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嶠澗、顛澗石參錯不遠、躍過、既過、回視其澴瀠衍漾砅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縣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頗天作、亦似人為、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霧耳、復登頓窴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

入山來、悉崎崟側塞、爽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礎餘尾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爨竈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于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餠餌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峰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鏁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颼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

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鏁曳危石
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
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大下
小、所謂蠍也、無草樹、黑黄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
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嶄立、有短橛閣
崖罅、為級如梯、鏁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撞直絳切自下突上之義蓋閩之山中道士云級每磴、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
後冥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磴亦
然、縱僕龍欲援、何以為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匽、如

歸如吊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
為徑者、即崖腹綴小木如杙、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
及徑、鏁亦橫綴崖腹、余目爲、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
人前度、慮遏吾後以振也、余趑趄握鏁寸進之、閉聽
壹視、步欲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脚踏墜魂、
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
慟哭、遺書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
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
中、翳不見日、毛髮為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禋

蒼能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
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
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
所謂盡不神于所倣而神于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
雲勢、未知何以處此、昔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
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
黑、鏁當背上、並鏁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托足者、二
僕先、句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
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

仞、但見松頭戢戢、出没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低
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颯有
聲、衆籟齊作、杳靄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逐膽掉
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
而僕已過上折矣、予勉强盡一折、日少昃愈熱、予裸
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
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插雲、尚不
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
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于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

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峰端、悠颺不已、余神凝
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盼、促以西峰尚遠、匆
猝、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于石鏁、從橫罕無鏁
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
坐、不辯何誰、松鍊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
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
松端倏爾東鶩、接之既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
人已及廟、笑語未竟、而旻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
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

以一身而處于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
有得其能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
不得于見道、而得于寡欲也、窓在西壁、句瞭徹光開
窗、而其居則庋之縣崖之上、俯瞰深谷、不見所極、唯
松頂麻萃、斜距窗二丈許、峰壁峻拔、自深谷直上、靑
外、略無突陷、眞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奇之璺開、根
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窗、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
以斷、覺弗中、墜、句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
良久始息、至是則頹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窗望西北、

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
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
如粗漩、岡下群峰、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
摹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
壁爍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
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
足三字、竊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
其形乎、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
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

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巍焉獨出、𡶶視三峰、
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袷猶冷、覩者龍嶺裸
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峰記　王履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爲攷、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具行緣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裁入、雀鷇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總所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布擢、蓋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于擁腫也、寒不生陂者、

唯蘿蔦青青以與松承、柳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悽焉于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潏所爲痕、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披入之、及竅半、見然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竅中、陷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竅有鐫字四行、不識字不辯、余疵亦弗之識、俄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曰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答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嶢兀中、度小櫳又度架栈代櫳者三、若波舟之所掀蕩、古松一根、拔臥整上、斷道劬窣、踰松上過、得眞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𡺐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爲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登扶石闌轉峰角、皆

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慄、凛凛不可當、閉目低首、循壁始定、峰南而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鑱壁成埒、以壘石檻闌而之中、竅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淸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余問故于主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滑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梁以下達、西轉則

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不敢從、倚闌待二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鏁雙垂、鏁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其中、縋鏁下至石杙、少息、復縋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鏁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截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鏁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于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于塊石

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遮覆室上、上鐫仝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爲、然上不可下、下不可上、其嚴虛而作之耶、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躋也、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于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于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絲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甕、下覩類井底、黑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其人肉身所、沈生率

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拆坐逝處耶、躡石以望、見峰巔群松如沃、峰背類覆盂、龕嵌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巳劬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憩龍潭旁、掬潭水頮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孑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遊生從玉女

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欻突然北涌、似頹崖狀、既而後還、漸帔于松巔、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聽、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衆及此耶、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濕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春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于我、食巳即去、或寘

栗掌中亦躍以就豕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眯然往來祠洞兩開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峰記

王履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亢亢然聞人聲嬰覘不復動俟其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　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余謁之予再拜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噏吾安敢不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蒸卷柏之屈而不屈者雖有松柏名不過石上小草

耳卷柏亦以萬歲見稱于本草則知二物固皆槁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蒨悄幽閴殆不可為情然過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余偃仰是間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鬪于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逝如帶潼關岡壟積蘇于河濱遐覽未周雲倏陰漸黑平野皆聯于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

嵴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磔松實啖之、索苦
茗于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隕物、然予怪而覘
之、僕誰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于是俾沈生囊頓
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塲突出松底下磴跡之、
得石室焉、曠則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湢所等畢不敝、
乃知居者固盛于昔、今惟一人者荒凉無養故爾、僉
辭不上青何平、雖因于高寒、而亦因于無養也、聞是
峰可睎日于天下未明之際、而獵少不敢居、唯問師
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覲、于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王履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饑、遂
團坐松陰中食所攜新麥、至是無磴、多倚木于石代
之、危且弗固、因枝根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
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旣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
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
火食、或絕火則楞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
竟日夜弗臥、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衆見
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

中、則指以爲異、君何來之異邪、余以所辭所偶爲對、
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
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
徤、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扣、引余步松間、風適
來、激峰壁直下如箭、莽穿于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
而去、相與立嵌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窊
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
頭池井之產乎、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
覲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衜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

有五石曰、不如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遺僮撤所障亂覺、敢棺葢窺之、臥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擿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葢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龜腹爲之、復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㟃然、然玃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

峰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烏喙、距東峰不遠、上豐下縮、瞰仰睨覤、努處小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句出巖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帀、則獲福、予僮聞、即抱之轉不休、峻邈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築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又似得于傳聞、使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

迫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得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于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

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于巨靈之擘、而不之究、何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多耶、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㕣以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禄、不三欵、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于東峰末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颸颸然、自歷三峰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淸冏不勝、寂亦

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礮陣如瀉雷然、孔隙皆唱
喁、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撝三日糧、遂懼、
數視聽、竟不得食、目殆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
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
也、以昨之茀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歸徐擬
惡詩、一嘯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降比
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于上者、
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鏁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
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

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
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
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
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
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于我
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于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
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茀
果往、午飯已、熱如炙、假籧篨臥院前亭上、繞亭皆泉
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覓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

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
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
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
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郄詵謂
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
此行、雖遊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
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
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
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頹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先夫子曰、王履字安道、崑山人、所著華山遊記與
李五峰之記雁山、山川文章兩相映發、所僅見耳
嘗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慎勿與馬首之絡相似

遊清源山記　　王愼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于清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于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于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與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于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嵩埒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凌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

酣乎豢佚之驕羨、倦乎勤伐之勞勤、思取樂于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于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于其間、好事者往往攜殽酒、躋山之巓、就予而飲食之、因歟相命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窮、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恡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傾、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于時、習于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于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于此、彼富貴功名者、于天下之欲窮矣、而于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于鼎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于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于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歟、旣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壤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挈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瓶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峷嵂而高起綠波瀉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酗酎醴者賜清冷之漿其舍醇醲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于此徒以迫切于喧湫嗸雜之甚意煩氣倦急于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爲山逝者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遇于己哉嘗試登高丘泛長川見夫樵夫牧豎胥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醉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免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胥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傎處世之偶得放于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嗸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

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飫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惛于久煩之餘氣紓于積倦之後喜且未發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胥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物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况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于金溪而始演漾渟滀山起于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咏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

而山之益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者，
于吾心，形器都造，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
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
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
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之遊，而能樂，蓋
有以御乎物，而淡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爲山
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
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
士王愼中也，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
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
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
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干
鮒，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骨乎，然心知望厓者十
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
聞三峰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嵩上，有數
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

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
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
安修齡，皆一至其巔，然而矜而口呿，似未肯以造極
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
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嶂，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
鎗天際，一瞬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拳
鬣蹬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
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
今之敎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綸，

足有銜何處吾三十年置而不失恢者慕其險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雖恐險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崖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衍余意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詡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有于我哉下春乃躋南峰之巔與非二席峰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崖紅樹夕陽作月各畢其能以

媚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楞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蘊淵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楞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岡來餽壬辰飯雲臺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于

邑郵袁宏道記

遊皖山記

李元陽

皖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皖爲南嶽其施行漢祀典嘉靖戊戌夏自廬山前與陳內翰後岡別渡江漫遊遂見三峯挿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平旦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有龍來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乎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趣塔腹避雨僧遽挽袂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俟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

錚錚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糞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豈剛浮屠所在神能訶護信哉旣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道石牛之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悉石俱被沙壅獨石牛嶄然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凌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峯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往乃呼樵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睛天仰臥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遇之雷雹隨至故其頂莫得而

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蒞赴成都守取道于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塡道谿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絡繹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游鬼巖記

何南金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巖故甫微地非懸車百里不得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甫境西北指桂苑則翻生爾珍先宿遲予促登巖巖距苑椒洞出巖底洞空透可炬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柱鬼王其中下巨石封鎖故不可入出苑右折里許水石淸駛甫山率以泉勝其特秀之石鮮數倂強者茲山香爐了髻諸峯稱戊林立斧劈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巘矗空百丈蒼碧崔巍竟不知其爲異境造巖五里寒門幽邃蠖旋百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膩直插一幅雲母屏冠萬山頂特異他巖堂皇竦傑淵彪孤倚如帝座布扆而空其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靈植掌而細其指也如金鵄張翅而埋其腹也巖已絕奇而飛泉一道灌頂漫腹界巖瀉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啟巖門入樓張若條一龕巖突爲帚泉落則噴者擊瓦爲珠細者潤簷爲溜張君前一石井溜適承之巖宇虛閒溜入井淙錚皆作鼓鐃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布席低首俯矙來處則一穴陰風一恍白霧蓬蓬浮

浮拱而起、恠石盡作青獅蒼兕、昂驤䟦舞於洪濤鉅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灝氣、十步九折而上、覩太淸、復爲九閽當關、虎豹猛蹲、恐喝而怵禁之、至此則鈞天廣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已、闕土不雪、獨此地高寒間雪、此日劇寒、故宜雪不雪而霧、陰霾滃翳、出沒變幻、踵底頂端、儵茫乎其非我有、巖即無鬼而谽呀谽閜、窒寥崎嶸、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域也、吾生之得于沙劫也幾何、吾身之得于沙界也幾何、幾何中其爲生同之而足奉、足及之而目奉、又

復幾何、蟻穴之滿大陽乎、芒鍼之古太虛乎、此雖雲鳥過眼、肄萬送時、到手會心、必無放過、況走一官于數千里外、決其南畝北窗之見而鶩以論議、龍洞駭之觀、猶然視而而自失之悲乎、一沙之宿不受而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今人從草澤而躋峨嵋之巔、不知踵之高也、從郎署而著惠文之冠、則揚揚趾高、履折矣、士固有志、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爲當洗爵更酌、揖張君而退、

林屋洞記

蔡羽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蔡屋焦公備孝豐之督事竣、且聞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時林霖未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於洞門、天亦霽、有小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南行繞丙門、出於陽谷之上、趺於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日、前有曲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巖畔、自亭逮丙門、暘谷逮曲巖、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巉巖焉獸蹲、淵淵焉龍伏、泉溅溅行樹根、攪朽骸去豐草、然後

得一伸足、靈佑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捩名巖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半坂矣、靈佑道士習於乘檋、檋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風颯然竪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熒間、下燭潸滴、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數十、夾屋爲石床丹竈、道士曰此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床、府石鍾、仰舐乳穴、

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室不同、乃縱左右各爲
向道、或之丙門、或之暘谷、屏處忽若斷絕、而無不穿
漏、惟之隔凡者許久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不能進、
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靈威
丈人有言、有無不可知、求之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
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山洞門
[illegible]時點石乳攸花、俗謂大、

銷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
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
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
嘗此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游而顯者
不過三五輩、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
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踰五
十里、有畸、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苕溪、其弗能與苕
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

緲峯、其弗能與縹緲亢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
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
焉、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支爲小洞庭、爲石
蛇爲舍爲燕爲鼠鬪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
月灣、爲石公爲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
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壚、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
梨棗、龍頭之背爲圻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
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
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姸效誦、以與縹緲相拱、

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霏鍾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天地既與而處甚僻信乎游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挈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游哉人將僬僬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游如有意見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游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游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游石蛇山記

蔡羽

黿鼉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材嵌者空竅濟者旅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黿鼉龍頭皆負林麓走伏於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砂井厥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巘岏不敢推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南風之便乃從烏砂解舟游石蛇之東進見大石劃劃

下若有門闕而無人蹤顧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人烟鳥嬰獸窟以窺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惟廬厥坎惟炊厥寢惟磯以濆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覆通語言而沙喆渾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其丘山空地虛來足有棄躡其巔梯斷石淅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屏列下者橋臥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皆與而

境復迂僻、由是鼓舟壁下、環臥涯滸、客皆引滿鼓歌晨徂而暮返、天蛇山卷石耳、其勝顧出黿鼉龍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踏波濤觸烟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黿鼉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先夫子曰、蔡羽字九逵、稱之洞庭山人翰林院孔目洞庭諸記漸已逼柳、他文讀之有楓落吳江冷之歎、又評南館集曰文雖古拙而故爲斷續無紆緗之致 私記九逵自稱林屋山人又號左虛子與文衡山齊名

齊上看月記

張大復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端、萬里空碧、予與遂之徙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澹陰如幘、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咏如虎丘、茶烟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遂之故不善談、爾時目

開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予謂遂之此景不應虛擲、予自吳之燕、自燕歸吳、逰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笳聲潺潺雜衾愁臥、時聞鐘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客也、往視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登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爲一聚、持幡捺鑪、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媼乞兒歌郎啞女攣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袪者鼠竄蝟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

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爲我也
因作二詩問之悵下語酸澀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
耳書館淸閒當令遂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石阡途記　蔣士和

自鎭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坡深林與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卽其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而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較事至其地發鎭遠值天霧露上下于雲氣中抵暮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顚頓于山谷谿磵者不知其數其有名于路瀨南者爲思南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者則涉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根坡爲馬騌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略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既冒雨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屑巔路徑可三四尺一線外卽飛厓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遇泥深滑處有一竅可閣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哹嗽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

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脫焉其石之峭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杈枒森列者履乎其上如虎豹露齒作噬人狀遠望林木蓬落人跡不至則猿猱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離鄉去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潤雨過翠落峻坂既下暫卽安舒如底平鐵廠左右可桑可田與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拔幽絕水自包溪流出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溪處又桃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

見花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种放覩之而不窮龐公住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遠處者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者乎大倏而雲倏而雨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變吾既得覩於反掌之間倏而恐倏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換於一日之中者亦屢矣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先夫子曰萬士和號履菴歷官南禮部尚書其文長江大河蓋學於荆川而上溯陽明故筆氣似之

明文授讀卷二十九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記七 雜類

曉江漁者記

王愼中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顛白眉龐，杖拏鼓枻，而見爲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盼，而問之躊躇，高視迫而後答。若以一賢一聖者爲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頹曠淳野，沒於眇莽逍蕩之游，惟其鈎何之知

而鯿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耶。然其出而見于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偶然過而相遭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爲治鈎餌，而謀鯿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遨乎而老於風波之上，荻叢之間，其果何爲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曉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有可傳道之

姓名，而有可蹤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履舟乎，未嘗操楫，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懟，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竊說詩書，蹈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嘗不足以辱其一盼，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強聒而博喻之，唯恐吾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于廢興之由，理亂之故，往往扣舷鼓歌，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悅

而中疑焉。漁者其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爲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爲漁者也歟。無方之爲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惑。漁者之爲吾言，固當亦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倀倀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答，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惝然若失，而卒不得所問，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閒之見者，

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爲漁是則雖不用世之事智術之爲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爲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爲之記

重修漏澤園記

鄭沂

予一日講服居退省堂有父老十餘輩進揖而言曰臨清兩京要衝居民稠密四方商旅輻輳之地其有傷刑辟决忿恨遘癘疫凡死於非命而無主者較他處爲獨多予輩且老往見尸骸暴露道側或付諸水火蕩然漂化或舉而委之渠壑身膏狗彘之腹骼出背腐蝇蚋争集城南雖舊有漏澤園鞠爲荒壤曾無有軫念而瘞其所者自吾兵備陳公來始命傍治遺址固以垣墉樹以榆柳檄諭有司凡如前所陳者悉

收瘞其中搆屋數楹召僦守之且立坊以表其地六七年來佳木陰翳蔚然成林溝無捐瘠夜無野哭之鬼皆公之賜也予輩重感公哀傷吾類伐石待刻誠願得吾師記以昭不朽予惟先王之於民也生有養死有藏既定爲畫一之制不幸而有不得其養者則惠鮮之政行焉有不得其藏者則掩埋之令行焉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宋崇寧間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以待無主之瘞置漏澤園著之令甲我聖祖於洪武初年慮窮民多以水火坐傷敗風化下禮

部議有義塚之設是皆先王及我祖宗之良法美意
比來日就廢弛澤壅不流間有一二奉行者又不過
崇虛觀而無寔德陳公鎮茲土繕城練兵明罰勅法
凡爲民保衛防範計者已無餘策其於鰥寡顛連無
告者又時賚給予以厚其養是能慮其生者矣既又
哀矜於遺骸枯朽之鄉施澤於幽冥不報之地俾死
而藏藏而無所者有歸焉是可謂奉承德意而不怠
仁哉公之用心也因思天下之政皆出於先王遺意
有不容廢者我祖宗垂統建極洞視今古凡創一制

立一法周思曲慮皆有至義於其間誠使夫後之爲
臣者體之以忠行之以公持之以久將滿明而緝熙
之則庶務畢舉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矣噫安
得天下每事皆若此事之振舉耶又安得皆如陳公
者置之藩臬間耶公爲此念於衛河東西及城之北
創寘義塚者三有程篁墩莊定山二先生爲之記漏
澤則因舊而復耳茲因父老請并捨此爲記云時弘
治庚申夏四月

議論淳正極有關係南豐嫡派

焦氏廬墓記　劉夏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
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
苦濟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
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
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輙流涕説親之喪
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
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
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

朝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
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
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耶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
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爲于三綱淪沒九法斁壞
之際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
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暢茂可計日
而致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塗而不知
返膠固於劫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
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澌盡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

有關于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時聞人故余特為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徵懼矣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己彘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殃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略與人等又衣其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為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為人也為之曳尾睢盱徬徨左

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亟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為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遂伏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嚙虎為之搖首振肋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笑其眦眥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窨伏牢側弗之

覺也、竟失足陷穽中、咆號騰踔、窮蹷不得上、衆急聚
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
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舁死虎、祭而食之、更刻
木爲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
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
哉、方虎之啞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
卒能致禍、偶人共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陷于
穽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
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

亦過倖矣、彼悻悻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謬迷
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穽、盜
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先夫子曰劉楚字子高泰和人後改名崧權吏部
尚書終司業槎翁以詩集孤行故景濂疏五美爲
作詩之法而子高之文峭厲轉折其五美不特在
詩也 私記子高七歲能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鶏聲因命爲題即應口成律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至正丙辰報鄉試捷者至子高適自田中歸悵然泣下曰恨二親篤于訓余何不及見今日耶洪武初爲授職方郎中嘗勅撰顧時吳貞神道碑景濂嘆曰此司馬遷之文也

洊雷記

徐芳

辛卯三月廿五日、有卒泊東城之滸、舟中載二豕、忽
陰雨雷入、斧其卒死、黥二人面、提一卒併二豕去、莫
知所往、翼日數十里外、鄉人來言、有受震而偃跪于
其村者、其傍著二豕、驗之所提舟卒也、先是其村有
婦畜二豕、而夫他出、偶數卒至其家市之、與值頗稱、
婦囁嚅許、卒即縶豕登舟去、無何夫歸、出視金鋳也、
夫怒詬婦、婦急投繯死、其夫自以家貧失豕而又喪
婦、不勝痛則亦死、此所震卒、即向僞鏹市豕者也、又

二日郡齋之傍、有卒某者、新自某所載而歸、金帛充
溢、使所掠得婦守之、卒居故壯、同輩多以其藏寄者、
適晝晦雷大震、撞其舍入、婦驚逸、火自舍中發、烈焰
盤舞、斯須焚所藏盡、及比廬止、方焚舍時、別有數卒
行楊林渡、遇雷捽火之、舉體焦烈創甚、然不死、分巡
莫公以爲是卒虐民而降之罰也、揭于衢徇焉、卒亦
自豤其過、久之胥道斃、人以爲快、蘇明允曰、雷霆之
威、所以不敢犯者、以其不測也、使日轟轟焉遶天下
以求夫不善之人而擊之也、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

霆之威亦幾于褻、今兩日之間、斃數人、燬一人舍、又皆卒之爲不善者、似雷之意轟轟焉必求若曹而盡之也、夫使雷能盡若曹而擊之也、褻奚病乎、何卒之。居。不可。燬。所。宜。燬。者。寧。止。卒。耶。昔張睢陽志在殺賊、願爲厲鬼、蕭淑妃憤武后之虐、願巳爲猫而武爲鼠、夫猫非我族、而鬼之殺人又冥渺無所指據、人弗信也、以予之意恆願爲雷、願爲雷而凡天下貪賊之徒、奸回邪佞悖亂之輩、門轟轟焉捽而斧之、若焦裂之也、其知戢矣乎、且天下之不善者、寧足復遺種耶、

雖然、自辛卯三月來、而人知有雷、知有不畏卒之雷、而卒以上皆可以誡也、雷亦庶乎無溺職哉、作㳺雷記、

憤極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于予、圖數紙爲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徙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爲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濶澄明、或淪或灂、或洄而浪、激而濤、蕩而瀲灩、漫衍而漣漪者爲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艤而泊、艣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爲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爲江潭、鳧鴈翔集、菰蒲蘆荻、縈被而映帶者爲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

圜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爲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崖陡絕、而昂伏不齊者爲江滸、去滸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坡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峻、或谽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劍植、既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爲岸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臥、或深而淵滀、或曲而溪縈、或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兎跧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或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

映薇柄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揚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戴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在昔文皇尚治時，諸賢藥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竟落魄不競以死，蓋其高風峻節，

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屈尋尺，俛首承睫之間，立致于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爲用，攻于此者，必畧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伲伲伲伲，以干譽就保之不暇，何有次之閒，爲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其眞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爲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爲之記。

先夫子曰，正字季方，號棠泉，鄞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天順初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致仕。辛嘉靖中贈太常，謚文肅。棠泉之文以氣勝。百家私記，棠泉之將李東陽賓之也，賓之剔其遺文爲頗傳稿十卷，嘗曰，棠翁才甚高，宿覗一世，用不忖爲詩云，旣要平仄，又要對偶，那得許多工夫，素以經濟自許，以文顯非其志也。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瞑目而坐、頃之瀝瀝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脂內溶而逆湊、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爲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脂而下、懸者纍纍如蒲猿子、母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凝者、若怪石枯松、層樓欽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蛞蚓、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玉者、不可數、而其勢潸然未已

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末鹽補其缺、徐以其餘爲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爲體、以明爲用、以不壞爲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强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附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且以爲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容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嘵嘵焉訴嘖嘖焉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爲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

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寘弗之覺、方且以故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嘅矣、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爲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爲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先夫子曰、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和順人、官至右僉都御史、文有師法　私記、應韶成化甲辰進士、是歲晉人得儁者、公與王瓊爲字號

河東三鳳　昔爲名卿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益甚重也、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基甲、予見其駛而使酒、日大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予以傭役人、而乃親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予固疑之、北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

皆笑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爲、予問同載者曰、猶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栗之笑哉、予曰、然則是皆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予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貲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况于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己、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俾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

其於舟也、朝僦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戈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汨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徼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况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遂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毫記之、

百家私記、林誌、字尚默、閩縣人、永樂中鄉會試皆第一、進士第二、授編修、與修性理大全諸書、

太宗仁宗實錄、官終侍講、所著有易集說、蔀齋集、

漁記

烏斯道

郡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予客處陂上、日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險、方水之盈也、人則羅坐以釣、顧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措一器、狀若仰盂、實腥脊蒳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其蒳、則競至、及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綸貫竿杪、綸之末懸一大珠、珠之下有一小鈎、魚見珠仰而鼓焉、口頰着鈎則不可遁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罟而起伏之、或約十餘舟圍遶以進、一人擊桴則齊力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以絶其流、先戒一人以桴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罟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人曳而前趨、則魚以背得、有擒鸕鷀之吭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以手摭魚以出、有投擲渫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遏防之洸內、有棹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着水而遊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水上、竅其下、納筍竅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其上、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畢、迫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畢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泥水上、手拔而取之、或以蜃灰洒石罅、以橛入罅內、反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縱其手若覆笄、下繫一小囊、御行而爬搔泥上、魚琐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忽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今也民得以盡取、唯恐智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可乎、孔子曰、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藏其淵、豈非此之謂歟、

先夫子曰、斯道字繼善、慈谿人、知石龍永新二縣、其文質實、先輩不以文名者、類皆如此、自僞史漢起、人始不安於本色、此文之所以愈下也、百家队記春草

自幼學詩文于僧蠹夢堂、又精書法、洪武末年罷官、求詩書者滿門

彈箏記　　蘇桓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箏、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擊劍飲酒、家閒局中、北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故有聞、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嫗應門、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擲、教坊樂部皆凋歇、時好新聲、三姑箏廢久矣、鋪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與彈數杜、辭再四、則

列幛座右、為奏一曲、洪徃舒歸、鯨駭鶖續、更時時間折柱狀、已若風霧烟雨、共冷冷也、座客聽者悄然感歎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墜吞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倨、顧獨慕環、費萬緡、來環彈箏、環彈箏數聲、即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為怪、且曰箏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識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以為奏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宜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許遽合、但遠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木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嫗已歿、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思舊錄桓字武子江右人其詩吾母四十歲詩做風雅體為之甚美

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傅占衡

山中織芧爲壁、其土疏惡不堪、三日漉洞如窻楞、奴子自城下來、抱一捆文字、爲予糊之、試問焉、皆吾友吳仲升陳惟易二人選庚辰丁丑進士文也、中多朱墨細批、惟易字、不知何從奴子得也、予所處無帷帳、既以避風寒蟲蟻之害、暑中跂脚床上、遇不睡時、或橫觀、或正視、至其與文爭趣、不苟同、世處時、有鬱然思者、已復啞然而笑、前十年從二子銖銖兩兩於此、今何輕之至是、二子嘔心肝爲文、不能豐稼穡、飽邪民、又不得以所選文之意、風勵有司、移易風俗、一則老得一低鄉舉、如今漂零海上、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予日日誦之、一則菲父無貝、頭白母養無策、流離寄食、時文衰則師座靡、雖金谿人、如無家人、兩生效如是、安得不泥諸壁、且自洪武辛亥以來、名儒鉅工、照史頑老、皆專是出、成化間、始微操名目、如王唐諸瞿、到崇禎末、房如蝶社如蝗、言理學則周程張朱之嫡派在是、譚文彩則左丘明司馬遷劉向楊雄衙官奔走、美其助朝算裨世用、則二十一史治亂成敗

習列、未嘗不似然、其末也上不能當一城一堡之衙、次不足備一簡一砲之用、最下不可言、由此論之、糊壁爲詩、昔漢文帝恭儉、集上書囊爲殿帷、雖二子不幸無上書囊之遇、然未至以所學添禍人、國玉石同、試存其朴論、安知無何間、獄王肯故予臥、則已醒、則睇睨、啞然笑、而猶時鬱然思也、作糊壁記、

先夫子曰、傅占衡字平叔、豫章人、集中多黍離之文、讀之悽愴、勝其師大士倍蓰也

村落嫁娶圖記

顧彥夫

某歲春二月、予從事京師、錦衣周君出所謂村落圖示予、觀其色若甚愛者、請曰君必爲我記之、申請再三、遂置巾笥以歸、歸之之歲盡矣、尚未知是圖之委曲也、有華生者、世家江北、備諳村落者也、工丹青、造予、予以此圖質之、曰子之知書、猶吾之知畫、敢問婦人而跨牛何也、曰此農家所嫁女也、不能具肩輿、以牛代行也、一蒼頭牽牛而行、重其女不使自控也、跨牛質矣、乃復有一蒼頭持蓋以護之、何也、曰昏禮宜

昏于昏也、農家苦燈燭之費、迭迎以旦晝、用蓋以蔽日也、亦重之也、一嫗逼牛耳以行、一翁於牛後徐徐隨之、父母送其女者也、一老翁杖而立、一老嫗門而望、置幼兒於地、肘其裳、一童子稍長、携其幼指而語之、凡容色皆若欷歔瀃泣者、傷離別也、牛之前四人以鼓吹從事、迎而導之者也、道旁二驢次第行、騎之者村妓也、尾其驢以胈箏琶者、村妓之二僕也、又其肱坐於小車之旁者、車人也、一皆避近而回睇者也、去其林少許、將復經一林、二童子踴躍以報、一婦人自籬而出、臂一兒、又一兒牽其裳以行、一老嫗戾其手招之、映蔽間有二農夫、既鋤且止、是皆見其弄而談笑者也、去既遠、又有林鬱然、竹籬茆茨、亦彷彿如女家門之外、有男子衣冠而鬚、磬折而立、誰也、曰此其婿也、古者三十而娶、近世唯農家或然、故壯而鬚也、立而俟者、將導婦入門也、二婦人斂訣向前、妯娌輩也、將勞其女之父母、且迎之也、二人挈榼、一人持壺、迎勞之需也、一女僕繼之、備使令也、二童子參差以從、其大者指而語之、若曰新人近矣、一老嫗門立

以望、察風聲以爲禮之緩急者也、予聞之、戲曰子眞村落人也、知村落之狀爲眞、予不能文、遂以子之言爲圖之記、以償我久逋之文債可乎、生笑曰、此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者也、何不可之有、時天寒、語從游者呵筆書之、

胡貿棺記　　唐順之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

不能爲此貿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纖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纖絲牛毛之事也噫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貿則予事無與成然貿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貿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貿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塵之夙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顚

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翁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批閱點竄若纍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貿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貿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有所批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貿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

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貿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貿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傭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瑣瑣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琉璃盎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爲盎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縣于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于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

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爲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爲之不能者强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爲可通幻焉而自以爲眞得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渺小焉而自以爲甚尊且大夫人之游于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爲林池艸樹而以爲游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太得道者

靈蛙記

徐芳

予居竺峰之夏，有蛙焉潛于予之宅，或闖或與，不能測也。至晚則步而出，道閣之缺而往焉，以爲率。其入以旦，人不及見也。方其伏也，不鳴不食，竟日無息。其出也，必坐于缺而覩焉，伺人之寂而後發，亦不知所嚮。其行于庭也，舂容盤薄，嚴鳥交錯，不疑不懾，予戒家人毋擾之。蛙亦坦坦焉，自無所擾也。其往復以時，昏旦之節，無少謬焉。噫異哉！予聞蛙之性畏人而利野，故恒聚其族于山林陂澤之間，或分而坎之以自

遂其居，蕃育其子孫。掠之者恒餌而致之，非能歷其穴而探取之也。或哦也，人過之輒噤焉；或嬉若哺也，覘人聲則蹙而逝矣。而今皆不然，奉其身以歸于庭戶，與人相偶處，以爲樂郊也。其有所暱而然乎？抑長而內也，懼蹤跡之不簡而虐于人也；其昏而外也，又將以求所欲而營之，或近一展其力于山林陂澤之間，未可知也。要以其退不遊時，其進不忘返，有明哲之義焉。此其知不後于人也。不然，以予之不殺，誠足以並處而偕適焉，一不幸而謬入于人之室，日曳股以遨遊其間，一童子能俘而戕之，此其禍豈待鉤餌之及哉？然而蛙固不往也。蓋吾聞之，人蟲鳥之屬，遠于人亦恒有鷹鸇蛇鼠吞嚙搏螫之患，故其性每樂于近人；而又以爲人之僾而毒甚于鷹鸇蛇鼠也，則遠之。蛇鼠鷹鸇之害一，而人之害十也。幸而無害焉，則固樂于近之也。噫！人者物之庇也，乃至使物毒之甚于鷹鸇蛇鼠也，則吾不忍言矣。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一　著述類上

周易古注疏輯序　沈懋孝

明興文皇帝表章六籍命文學侍從之臣編摹大全
書頒示太學及天下學宮其于易也並宗程頤朱熹
傳義采諸儒孔安國以下一百四十餘家注疏以之
發明程朱之指于天下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學同術
書同文百家不經之說無所淦塞其聰明粹然一出

于正故易雖稱精微要眇乎士吚唔日夕搖筆以談
皆能本程朱定論以論説孔子傳義文周繇言而上
泝太昊氏之象教蕃三尺童豎鄙薄其它注疏束之
不論可謂天下一統歸于聖真久矣嗚呼何其盛也
頃主上潛神經義自語孟學庸進講法筵次及尚書
毛詩詔以禮經代貞觀政要金華勸講業已發明大
指裨益日月將來泝流歸源必當窮神盡化論及于
大易易固廣大備三才之奧府五典之驪淵也則豈
無明大道貫天人採羣儒之論發四聖之微如程頤
朱熹者復生今天下與儒先上下其論議者哉固可
故而竢已某惟自程朱之傳專用學官漢晉以來注
疏家盡廢今之箋注畧去前代特詳宋元以後述程
朱而論其說者前此有疏不合者弗存焉後此有疏
不合者弗收也如此則亦一先生之言而已故某之
意竊以爲道大無涯千古英賢共此靈竅聖人之學
博覽旁稽乃始折衷乎大道即孔子晚而喜易猶恐
年數不足設使當時有以片言申易之指者必加起
予助我之歎況賢如程朱兩儒使其尚在必謂易義

深微前不敢廢古之人後必求助于來學豈其局一
先生之言限隔千古不會參同異訂是非其論說其
無窮者乎固知其必不然也士束于禮部之格不能
旁置一喙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注疏進呈御覽
詔禮部刊行頒布天下因喜躍田間謂自漢來注疏
必先與宋儒傳義並行今之世自茲以往後生憤悱
趨適前聞探微研几且有所發明于六籍必始基之
乎此也因與一二同志采輯周易古注疏如干卷其
說象旨至備矣因附程朱傳義後使窮鄉下邑士并

參之十三經易義中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諸疏若游嬰山觀秘寶有不詭凡而異化者乎右壯哉在通典通志者千餘家今所輯者猶夏殷之杞宋存什一于千百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言之其又何讓焉

刻蔡氏蒙引補正序

沈懋孝

嘉靖中余嘗過滁有老博士者述事陽明王先生而能言蔡介甫之事王先生也介夫止滁日王先生爲冏卿日夕論學其于四書五經傳註家靡不就正焉王先生亦其辨博時爲是正然不謂之是也一日約介夫及徐曰仁三人至庶子泉上盡屏人徒王先生散服登瑯琊山至深處就菜啜于野人相與談易者二日夕介夫始納拜稱弟子在半歲後云今觀介夫所著蒙引行于世猶然介夫學耳亦未謂王先生之學是嗚呼道可易言哉自王先生倡致良知之學以抹朱學末流汎濫之弊此是主張斯文大剖判處爲功甚偉葢淵源于象山慈湖証發于白沙甘泉不謂無所本其于孔孟之學蕩然明然推之何所不合而世之譁者至今未已今王先生雖從祀在庭乎博士之議從祀不與先生者半亦多喙而罕中矣嗚呼一指隔天咫尺萬里道可易見而易言乎哉顏淵氏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言先博後約也而稱先後者徒以循循之義轉注之者耳孔子固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以爲博文而不約之
以禮乃其所以畔道也易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學而不畜其德孔子所謂多學識之而予則
非也孟軻氏稱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又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宗指之最高者乎於是王
先生之言曰格物以致吾良知猶之乎學問以求放
心多識以畜其德無二道也約禮在博文博文所以
約禮約者博之意博者約之功斯不亦明白簡切庶
幾孔孟之指哉故王先生雖不解易然知易也介夫

解易者也非知易也今吾既求之有文之易烏得不
詳吾苟不通乎無文之易則烏乎用吾詳孔子讚易
所謂言言析之字字訓之矣猶以易道無窮浩然有
加年之歎則夫自漢以來至乎今訓蒙之家日新月
盛其言雖有大小異同孰非天籟之自流孔子所望
於後生者乎又安知非孔子之芻蕘工瞽而並存之
以就衡量者乎故以道眼觀則言言忘也以俗眼視
則言言障也道非一端人從其所入以爲入會詳乃
得要不詳則不知要此言要在詳之中知約乃該博

不約則不能博此言約爲博之主博約之間可後言
先在所自得可博而不博在所自悟兩忘而化之之
謂道並進而得焉之謂學約而能博之謂大博而能
約之謂精通此者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其於易也幾
已夫孔子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齋戒以神明其德介夫之學博矣而守
焉未化離焉未一尚有多端是其神明之者有其未
及也乃其博則吾所不廢也然術介夫氏之說彖之
諸家諸考正而補之以俟達者再補再刪焉道固有

一語不傳者有片言立解者亦有千慮百慮而始得
之者又有千百言不倦原非得已者又有其言五車
妙處終不傳者是書幾十萬言聖人其舍諸
蒙引本不足觀其序之不得不稍爲回護然剖判
的確使俗儒見之破其兆大

春秋仲義序　馬森

春秋何爲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之經孔子因王迹熄而後作也誅亂臣懼賊子以正王法孔子之意淵乎微矣孟子去孔子未遠也其私淑諸人能得孔子之心印者卽其歷叙往聖見知聞知之實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可以見其自許非顏曾下矣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言者足以破諸傳之惑矣秦漢以來言春秋者

不下數十家大抵多祖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說然公穀在七十子後諸弟子所傳聞而授之與左丘明親見夫子自是詳畧不同卽左氏或疑非是丘明而爲當時魯國史官則確也國史策書藏在太廟其備載本末孔子非由史官何能得見趙汸氏謂春秋一經出于史官先稟命魯君而後得成其事似非臆說今詳三傳獨左氏頗具本末事實然已不能無文勝之弊若公穀以所傳聞于諸弟子雜之已見其所病又豈但亥豕魯魚之訛哉至于義例之論有求其說而不得者又托爲變例以附會于夫子之經因而後儒諸家紛然異同益不能不背于春秋之大義矣春秋大義尊王黜僭以律諸侯誅亂臣賊子以正人倫者也今經首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加王于正者言大一統也胡氏宗之則曰書元年者祖二帝明三王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不知此元年者乃魯隱公紀國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以諸侯之元年冠周天子春王正月是得爲夫子創制明大一統乎否也弒隱爲氏實羽父謀諸桓也經

反書薨而爲之說曰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不諱國惡仲尼削而不書斷自聖心謂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此非厚誣聖人以不道者哉許世子止視疾不嘗藥而書楚公子圍假問疾縊弒其君而書卒若非魯史舊文是何深刻于許止而曲護于子圍耶此可以例其餘矣陳恒弒其君孔子時已致仕猶沐浴請討況于春秋明百王之大法者乎此又可以仰窺聖人之心而知其不諱不有之必然

者矣蓋春秋之修皆據魯史舊文而筆削之迹未有特筆變文以增改于其間也其曰筆者言因之而書也其曰削者言去之而不書也若外加筆削而有增改于其中則與孟子其文則史之言異矣其曰天子之事者非以褒貶予奪爲于事事求詳而託爲明德討罪之權也以王者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禮樂征伐皆自諸侯出故因魯史之文竊取其義以正其失而明之使知有百王之大法焉耳至謂知我罪我云者我謂我衆人也言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

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者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惟知我罪我故懼也若如後傳之說則孟子又曰與其文則史之言若相矛盾而孔子亦必不曰竊取以嫌于僭耳今考經所載朝聘會盟侵伐戰爭兼攻取侮之類莫非列國之所謂事也編年以著代紀時月日以敘事係各報告以登奏簡策莫非魯史之所謂文也有詳畧異同有書有不書者有彼善于此者或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或屬辭比事而義因以明則孔子之所謂竊取者也是故以此求之

於心而不必鑿之於文以此攻之於事而不必泥之於經信其所可通闕其所可疑以經證經而不屈經以伸傳以傳證經而不屈傳以伸經則庶幾于經可以得聖人取善之心于傳可以知聖人知所以取義之旨春秋大義燦然可求諸家紛說抑亦少訂矣某也鹵莽之學猶在面牆未洗心滌固知寡陋不足以上探春秋微與而低昂乎衆說也竊自登籍之後曾兩乞身臥病林間耽玩墳集掇拾諸傳參考見聞輒自紀錄今歷有歲月浸成篇卷名之曰春秋伸義蓋

取王仲淹氏論述作而曰吾于道屢伸而已之義也極知謬妄無所逃罪或絲管蠡一得之愚以俟後之君子冀能味醇醪于糟粕中焉耳

先夫子曰馬森字　閩懷安人釋褐即入戶曹歷官至戶部尚書其文清梗可誦　私記森嘉靖末進士隆慶時尚書諡恭敏

六經師律序　吳沉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途士之途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誕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略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

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佛之與猶儒者之于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略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眞否三略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閎廓深遠雖

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至先王之兵制蓋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跱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机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

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者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闊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

偷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之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于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

而已嘗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于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也至于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于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乎拾暇豫之日能謹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假於孫吳乎此是編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

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爲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爲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爲孫吳則必翕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藹然仁者之言即杜牧之孫子註殆不能及也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睨之也而以吾心之臆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

秦漢而後六經雖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遺失啓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何啻一毛詩也然詩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易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滋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孰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豈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爲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詞爲喩如柏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藉藉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

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己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淫朱子以爲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爲

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爲累得其意何而無益於身心則秦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亡矣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先夫子昔亦玉堂稿沈鯉號龍岡歸德人萬曆時大學士謚文端其文皆有實用而諸記頗俊別致

敘詩牖　馮元颺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爲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爲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毛也康成桴而穎達鼓也其併廢大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夾漈掎而晦翁角也嗟乎晦翁之說行世不識毛氏詩矣況三家乎予嘗縱披家藏案同析異古今說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爲詩傳號魯詩漢志載魯

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其後有張唐詩晏之學唐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韋賢事許生及大江公傳子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又有章氏學又後漢武榮治魯詩韋君章句爲武氏學先是楚元王亦受詩浮丘伯次詩傳劉向爲元王孫列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爲傳號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卯酉午戌亥爲五際天保爲卯祈父爲酉采

芑爲午大明爲亥而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祁頍囚之有四始鉠五際厄之說其後有匡衡蕭望之之學至伏黯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省之定爲二十萬言故北州又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此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

傳十卷薛漢父子杜撫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註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爲之訓東海衛宏爲之序三傳而爲徐敖賈長卿鄭衆賈逵

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後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軌思又有全緩何乱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穎達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協成之端拱初孔維復點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外又有翟詩爲翟酺四世所傳又業詩爲奉朝請業遵所註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父徽有

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宋董逌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之失者爲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以詩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爲蘇轍詩解二十卷其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爲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爲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也其各以其

說行者成伯嶼有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有毛詩補音鄭樵有詩古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詩總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王柏亦有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草木鳥獸譜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解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叟有詩傳譚世選亦有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宗道有讀詩

臆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數雩知微有周詩義楊明復有詩學發微湯建有詩衍義巖粲有詩輯許奕有毛詩說高斯得有詩府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願有集解傳陳經有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講義舒璘有詩經講解劉爚有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傳有詩訓錢時有詩學管見帛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有朱公詩解方道叡有詩記余端禮有說畧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贅說劉應登有訓註陳煥有詩傳微韓悖有詩義解呂椿有直解謝枋得有詩傳註疏元則有許謙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之詩傳疏義黃世祖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道之襍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都中之詩集吳儆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顏達之講說丘葵之口義楊舟之詩經發揮雷光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顧楊文恪之選註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疏潘　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證其他紛紛不可勝紀蓋予家所藏于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于隋

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焉于唐志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焉于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得四百七十卷焉于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焉于勝國得十四家焉于國朝則方編索之未能覼縷也乃今為吾友錢公永收盡矣公永博學眇識于書靡所不窺其俟儲富其蒐猟廣其撷撰與其裁鑒精其眼光毒其心力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千載幾十百家未理之棼結未鑿之渾沌未經人解

之今壺翁老而爬之劘之梳之抉之若今日始出于
紙上嘗自言得子貢詩說皆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
物又嘗與予辨申呂地里數足涉目記直足使蝣翁
咋舌予以是益詫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未
備也昔人云齊詩亡于魏代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
存猶亡予謂毛詩經蝣翁手而亦亡今公永詩膈出
不宜存蝣翁存毛詩併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
而禰子夏其功豈在鄭孔下哉予方欲裒予家所藏
都爲一冊裁以先世所密授爲越詩而今更請奉公

永爲楚詩與魯齊韓毛並峙而六公永其許我否

思舊錄公字衡嚴慈谿人天津巡撫以海船迎駕
南遷國亡憂憤而卒余爲弟澤聘求婚于劉瑞當
瑞當夫人未允公坐于幃外與夫人言無失此佳
壻乃定　先公建祠西石山同邑之黨逆者不利
公率其弟鄴仙及馮玄度馮正則馮自昭陸文虎
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丙
子拉余入太倉閱觀風卷公以勤王行余始辭出

私記公號留仙崇禎戊辰進士鄴仙名元颺本兵玄度名文偉丁丑進士知府

春秋集解序　鄭溱

余幼治毛詩長而泛濫諸經於春秋尤所夙好以爲
扶世道翼人心則莫過乎是書也叔末澆訛聖教湮
天下莫能行春秋之事天下無可讀春秋之人私
心憤激謂宜遂壁藏簡編屏絕科目矣雖然春秋之
義不傳則後世將終淪而爲禽獸吾友嚴喜侯治是
經最專近又點勘諸傳裒輯衆家句而櫛之字而比
之可謂良工苦心抑尚不忘春秋之義者乎夫作經
者意必有所重述經者指必有所宗杜武庫註左氏

條貫精詳而議短三年之喪遂致名教變爲淸譚國
祚促於江左王荊公亦一時淵博之流而以春秋爲
腐爛朝報卒使熙寧敗亂南渡浸炎然則晉宋之世
道人心所以敗壞而不可振者未必非二公釀之余
嘗謂古人之知春秋者惟孟夫子韓昌黎二人擯斥
楊墨詆誹佛老其所以扶翼聖經者甚弘胡文定感
時著書至今奉爲學宮模範則亦猶此志也今所爲
喜侯重者讀是經則知是經所昌美而深懲者係於
何端讀是傳則知是傳所崇論而微諷者歸於何節

庶幾觀詞訪義有以障世道之瀾砥人心之潰足稱麟史淵藪爾若乃研繹章句剖析毫芒分别經題傳題之式銓次劦比偕比之條則一罕精訓詁爰數作青紫階梯者皆優爲之何足以重吾侯哉司馬遷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余於茲序亦云

七雄策纂序

穆文熙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于洹水上謀仰關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南臨黃榆馬陵爲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于耕壠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參驗今古久之淹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櫛驤括數語押闔從衡刺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絳雲鮑氏西山眞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披爲八卷名爲七雄策纂于是開府嶧山

賈公見而撤梓澶淵而吳郡金佔新至乃竣其事余手之憮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謂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爲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泰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明弘正間乃刻于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爲始顯近刻于金陵爲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

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爲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僞黃金相印逐逐然日殺于利玆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爲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爲大帥以聶政荆軻朱亥爲偏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爲奉使以觸讋虞卿智果郄疵爲輔道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

于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戟闘之具皆良材也斑錯紋琴冢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有虎豹之皮可以爲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于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緒餘爲文顧不大善也耶自洵爲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爲諸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如何

先夫子曰文熙字　大名人官止考功員外郎

文有體裁亦一能手

戰國策譚棷序

王世貞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者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爲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爲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爲之訓詁而吳師道衷焉其用至於今而猶有未替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於它書自爲鷄肋而獨此策不滅杜征南仰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葢書成

而諸揚扢之精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棷問序於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於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蚕食之使不能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爲七其民日尋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於陰巧之極至於易姓而人不知驚毒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即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驅爲仁義者耳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閭閻詩書衿裾禮樂稱唐虞服周孔益不獨齊魯爲然使老子居之尚猶以不獲睹古爲恨而安用此捭闔揣摩之書爲子文之治之繇皇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於時至淺尠也然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輿者哉其次則荀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談天德王道苟其自衷發之其快口當心當必有甚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於中主之耳以顯於一時不幸而與中主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於

天下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者之有戰國策其於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與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與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曉也諸收談棷者左袒於茲策者也子文氏三世則又左袒於談棷者也是故不辭而叙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先夫子曰元美太倉人刑部尚書弇州之文似有分類史記隨題塡寫然讀者既多不落套括者則

固不能掩其工緻私記選中有荊石所撰弇洲墓碑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趙本學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朴治也則有兵兵之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於鬬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為仁義合王法則為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瑕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為道假尊周為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

何歟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不為漢賊而姑結與為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地仲達不戰遺巾幗以激之郭模詐降泄人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開門卻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宗澤李綱岳飛於　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

正心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大謬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爲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撰 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爲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來儒者未嘗一開其扃鑰雖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靄等十

五六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至於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爲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爲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禮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與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爲義孫子爲賢乎漢唐晉宋又或

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四夷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撰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爲之序

文廟樂書序

鄭鄤

吾夫子聞韶而忘肉味、今韶樂之可攷者、典樂一命后夔數語而已、余攷夔所自述九成之樂以戛擊鳴球爲首、而擊石拊石更諄復言之以見尹諧獸舞之故、特由于此、余初疑樂以石爲主、嘗以問知樂武君、武君曰非也、是作樂之意也、舊解謂石聲難諧亦未盡也、蓋音惟石最下、令七音者各縱其調則石必被奪、典樂之則、調心而後調氣、調氣而後調音、便絲竹之類、皆抑其調以就石、而後八音並理、故曰無相奪

倫、時坐上有琴朱絃指之曰、此亦戛石之義也、絲聲清洌而激越、生則難諧、受朱之絲、必經練練經練練、則溫柔平中而可以入太和之調矣、吾乃知聖人作樂、本以教胄子、使童蒙可曉、而至于通天地格神明、由此其選也、夫精一之傳、獨戒人心惟危、危者上也、高者必危、人心好上則危矣、此無稽弗詢所自出也、聖人畏之、故以執中相授、中者天下之至平也、而後可以通微守一、于此見道心焉、夫聖人以其至平而欲使天下人心皆平、故有胄子之教、樂之成也、至于

鳳儀獸舞、此絕非異、蓋和平之至、自然人物相忘、猶後世所云、皆除鳥雀馴云爾、一人忘機、能使鳥雀就食、天下人忘機、豈不能使百獸率舞乎、三代以下無樂、非無樂也、人心之競好上也、攫奪以爲富貴、矜奮以爲功名、馳騁以爲文章、激昂以爲氣節、標榜以爲道德、而樂安得不亡、如有復者、其必自人心之平始、嗚呼難言之矣、歲在甲子、鳳凰見、逾三年、今上龍飛、倘將有天下和平之兆乎、而武君樂書適成、是書之草創、吾友葵心王子始基之、而余曾從臾之、乃武君

博學湛思、則眞教胄子之人也、所爲書臚列考據甚詳、因其數、知其義、思其治、當必有讀之而忘味者焉、王子諱微、陝西涇陽人、爲維揚司理、武君諱位中、南直溧水人、爲維揚學博、書額曰文廟樂書、凡八卷

南雷文定鄭峚陽墓表、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于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啟壬戌進士第、改庶常、文

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謂
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為言內批
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
其不附已者詆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捕望公
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莖
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
公既危甚乃變名為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
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為民追奪誥命逆奄伏
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

時溫體仁當國娼嫉異已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為
文肅所援必為已患遂以戚父被剃迫父杖母待
疏參公下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
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
齋先生名對以為衆惡必察匡章棄于通國孟子
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
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儈以證
之已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于西市從來
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為奸相所陷路

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
于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眷一
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
為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
尼甚暱公求尼為之勸戒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
上帝震怒將降禍于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
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篦答詬之法詆為
朴作敎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
礙于父母故寧隱忍就死噫此冤于地下豈非仁

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隣家有妻毒其夫
者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
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嫉之過
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于天下其罪重可無辨
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
之責也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
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
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升寵中人

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森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讀鹽鐵論序

周天佐

鹽鐵起于漢漢大夫爲必可行漢文學爲必不可行廷議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者也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又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于漢大夫之議至宋熙寧所爭則青苗諸法漢言利之臣未之及者嗟乎義利之辨始于孟子惠王宋牼一言及利孟子爭之仁義數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辨持正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牼又潎且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然耳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汙尊杯飲英蕩之世不必言蕢桴土鼓今去漢益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于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之從而爲之序

百家記周天佐字宇弼號積山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以戶部主事直諫救楊爵卒于獄

世統本紀序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于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趨舍之涂、是故詩書已刪、禮樂以正、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為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

而後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燬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

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苟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劭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

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暐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億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范衝劉敞攽范祖禹蘇轍張唐英休復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桱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燫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

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于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鑒戒、若幾微、誠有得于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目記太畧、無以考見本末、學者經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粲乎未之及也、道作乘將有志于斯、窮冱下癡、未遑卒業、然于心恒弗忘、家故藏書萬卷、由入仕籍、悉以奉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游、鍵閣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爰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

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數也、先辨統之正僞、然後論之修短、政之失得、君之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詳、綱祖春秋、嚴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歷藝文食貨后妃列國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啟刪而史法備矣、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與、錄成、畀之子姓、庶幾由是可以言學、非敢示夫人也、或誚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惑乎、覆瓿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

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乎、知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恤其它、
歲在玄黓執徐月在陬日在牽爲之序

先夫子曰豐坊字存禮鄞人考功主事南禺爲人狂易窮經力學文藻乃其餘事眼底無一人當其意者故其註六經覩訓詁爲可厭別出新意解經怪誕以佐之然其中驚駭刱闢處實有端確不可易者乃槩以狂易求之高閣所以欺世眼之如豆也

張鵠現記存禮嘉靖癸未進士授禮部主事後改南考功主事因坐法貶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以書法名人稱考功書亦稱南禺外史詳載集內南禺摘集序中

萬曆疏抄序　李維楨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凋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竅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殽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蒙、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爲五十、其關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次之、

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與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陋、不能究宜、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闕、充位具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與而普阿邑固寵、群蟻附羶、濁亂天下、（徐階）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而歷三朝矣、（高拱）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大剛易折、（張居正）于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瞷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行、其詘詘言貌

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礉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驂

此時行已下

乘前車祁命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于心見以爲馴謹而時詘言者以徇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强笑語相下中外音滿公車謹謝之觸誾罷而已此一變也言路之寒寒在泄沓而罷靡上久厭郊廟朝講厭游大小臣不即除諸署鞫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

沈一貫已下

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礉也遇

主于巷可耳麤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問而格非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于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眡娗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俊之問于監市履狶也毋下愈況不遡其源則頹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　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艮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期于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楨劉罕之更疏梁儲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股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謙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于隱居放言之義論其概畧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本寧之文亦少有如此切實無枝蔓者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黃尊素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焉司空未嘗月旦雖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即見其名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于高位其姓氏已爲蟲鼠嚙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洽名碩鱗次上之擢一卿試旁搜博訪淘

以泥沙爲之宗廟得備員九列者皆霜露之餘耳顧令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司空于九原在所必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記叅綜之一時川貢岳繇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觀也裴徘徊上下五十餘禩中外綏靜不波不燒輔冲有德止戈樹本其中緊浪横鯨深阱狂象礦危　市天下亦多事矣國家元氣雖削屬華猶然充盈也野老之含哺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實式憑之不可謂非列卿股肱力也夫梁竇持阿而奔詐蛊王呂變法而趙室頹不如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者是矣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于兩朝者也高中玄與徐少湖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暱此一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比之傳鉢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跛杖者卒成名士乘間蹈隙遂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終身不敘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剛躁有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狠陰鷙雙行而以內批

嬰勅佐之又一變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恥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憬然而思矣今也拔茅變爲轉石岳牧臥于丘園幽署爲空不特聖世無可勒之續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與

李氏藏書序　黎遂球

黎遂球曰入我朝二百數十年以來乃無有以諸子之書稱者非無子也郁離龍門空同皆爲子者也若卓吾李氏斯可謂諸子中能成一家言者矣夫李氏之意在乎質直使其得志必先罰而後賞其爲學近于申韓刑名然則李氏之書誠可廢歟曰不可當神祖四十餘年間天下全盛時人皆醉悶酣于文飾使爲相者能參而用之以稽貴名實起懦振俗天下可久安無事唯其不然而上黜之也益嚴則下驚而奇之益甚於是後生小子皆耳食其說諸措大熟于科舉之業目不覩經史全文又相與竊取其言以爲古學優人盲史互相傳說眞贋交棼世風亦遂因之而變嘗以近事按之如盤水加劒之體不崇則李氏之所很恨輒以爲可殺者今皆殺也崔魏黨譸肆于東林講學之儒以邪說沮則李氏之所排擊以爲假道學者今幷幾無其人也以至急武緩文偷而必破立談授爵格外收人李氏之所撫居深念而托之空言者今皆不得已而見之實事也他如寇氛狂逞竊比

水滸奴才小人扼腕謗訕怨望相傾慨慷感激要盟結友罔上行俠如此者謂非習聞李氏之說而成之不可昔漢文用黃老而宣帝尚綜覈凡天下之勢流則必傾極則必反儒者適當其會既有深心宜不忘遠慮積漸而成豈無故歟然使有得其大意而苛于治已薄于責人濟以溫文歸之風雅吾尚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友盡箴爲行不玷爲學不欺爲事圖功至于不懈天下事何以不可爲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行之夫李氏者可謂有其質矣則亦烏容沒焉今一二十年來天下諸書盡出士翹翹修古聖天子方反經黜邪羣見一新以學者久習李氏之言竊恐不知其微附會偶合趨舍兩失益不得不爲之辨其源流會武林鄒公沛氏鋟遺史書本成又訂正續藏書以授剞劂因遂舉而論之二書往故有陳明卿太史訂輯者筆亦繁雜頗非舊文今欲全乎李氏一家之言多可不載或分別而存之公沛卓然師古其尊人同予奉微辟今就爲令有聲是出于名家知以所學救時者則請書予言以爲之序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覈錢貫絲縷鼓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

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碎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箘簵淮濱江虬海錯之纖細則類于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于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于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碎雜而畧之而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無關于險要淵浸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于觀民省方之實至于襄則賦額民數一切不記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遷官貴人之墟墓辭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于家之籍專記圖書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覈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于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詬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

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松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前志之獘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

委本末節錯綜紛盭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美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絶耳目之玩而畢力于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藏獲之奸良與夫鎬鑰闕戸之守雖甚錙銖纖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用心而著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

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茜荻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鬻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于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與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

序二下　著述類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錢謙益

崑山葛鼎字端調讀書績古篤好古學自唐宋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一編都爲若干卷繆以余爲與於斯文者也請爲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三史以爲緯降而游于藝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

學專門名家窮老盡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懼有間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圓繩之墨之猶恐偭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擊之又何

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擯斥如徒隷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爲敘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而儼然丹黄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傎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調之爲是編也美而無譏

論而不議猶有古之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感歎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敢于犯是不避也雖然端調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與諸弟弟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夫老生腐儒挾兎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間竊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爲狂悖之罪言又將鉗我於市則亦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重刻文選序　　田汝成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其華散于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有所得恢張緒餘垂聲薨死盖起自龐秦盛於漢魏襞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先進識者撫其實後進識者獵其華吾目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彥玄覽前載芟穢披珍存什一于千百分門萃類爲書三十卷題曰文選

自唐以來文章者家視爲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參駁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敘戰國策王羲之之記蘭亭削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錄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敘玉樹青葱則槩收之而不辨其謬以此譏統褒瑕掩瑜不原作述之古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盖能文固先于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嵩於爲文故議關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卽楊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華而畧簡澹執規觚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槩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色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爲白璧微瑕盖處士與寄沖寂不當學步豔詞勸百諷一自外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槩獎爲佳是寶夏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以片謬致捐是增蟻鼻之缺而棄純鈞也况統

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譏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諸篇自附於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謬殆爲末學膚受不如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怪石蟠松奇花異卉以延賞而已梗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樂焉與趨楚舞撫管彈絲而娛耽聽而已而一唱三歎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言機軸存焉執是而求則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爲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

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并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錢塘洪君子美得宋本重鋟校讎精緻迥於他刻且子美之文雅有足稱者乎爲首簡而并著所以解笑於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先夫子曰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廣西叅議所著炎徼紀聞人稱其有司馬之致然以文成之撫爲處置失宜贅必如韓雍之斬刈如犬豕乃爲得乎

臥記叔禾嘉靖丙戌進士
西湖游覽志亦叔禾所著

重刻唐文粹引

江盈科

昔人列德與功與言爲三不朽此三不朽者校其虛實則德功爲實言爲虛論其用之遠近則德與功之用在一時言之用中一時及于萬世而德也功也反託以不朽蓋言之所關大矣哉言之精者爲文六經之文尚矣六經而外論者率推秦漢以其去古未遠有未雕未琢之意降而唐見謂不逮漢矣降而宋又見謂不逮唐矣此自世運升降使然莫可誰何要之代各有文文各有至可互存而不可偏廢盍觀百卉

乎春則桃李夏則芙蕖秋則菊冬則梅或以艷勝或以雅勝或以清澹勝總之造化之精氣按時北節洩於草木各有自然之華人心之洩而爲文無代無之彼嘐嘐然尊古卑今者有所獨推有所獨抑亦未達于四時之序與草木之變之理矣烏可與論文唐有天下三百年其詩最著其文維韓柳列于大家其他不甚著然而三百年間名流駿碩各殫其思各窮其致抽錦繡于肺腸吐烟霞于唇吻蓋人不可數計而亦難以枚舉則謂二公之外其文皆可無傳亦大謬

妄哉。朔夫李氏一代朝政與替國俗媺惡與夫禮樂名物沿革舉𠤷忠孝節烈勳猷勞伐正史所不盡載者。或偶見于敘述記誌。可以備史之缺。所謂二不朽託以不朽正謂是耳然則唐文何可不傳耶有宋與姚寶臣自謂用力十年取有唐一代之文裒其尤者得百卷題曰文粹刻而傳之其有功李氏甚大劇[illegible]日年板淩浸埋沒嘉靖間姑蘇國子生徐焴捐貲復刻至于今又漸歸散佚矣永思金子後來之儁有志斯文者也爲校正其訛補刻焉藏諸家塾夫文而

粹譬如看花名園羣芳衆姿鬬奇爭勝吾就中摘其最者賓諸瓶間其爲賞心娛目當復何如而吾以爲終不如百卉並存之爲大苟世有有力者盡取古今文自唐宋而外若三國若晉若隋若南北朝五代與元併而刻之豈不天地之大觀千秋之勝事哉彼識不能周覽力不能偏舉而直曰秦漢秦漢云爾此何異守瓶花一枝而忘千紅萬紫之無盡藏也是誠園生之所笑爲醯雞者也

先夫子曰盈科字　楚之桃源人萬曆某年進士爲長洲令入爲大理評事與袁石公同官其雪濤閣集一宗石公而才不及然疎爽可觀

曾南豐文集序　王慎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爲序而亟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懼斯文之旣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

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有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恐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爾後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愚博誕縱之力摸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

非出於中之所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

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
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為有愧於盛
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
于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
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
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
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
視古之能言庶幾無媿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
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

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
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
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
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媿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
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媿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
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不亟顯于時顧予之陋安能
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褘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
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
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
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
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
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
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詠至于後世遂無復推頌

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
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
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脩義不同由世而
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
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質麗而不
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
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變深
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
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

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郊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𠊓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温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

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按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

虞之盛不能無慼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漓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爲吾去取之意將俟於後之作者焉

八詠樓詩紀序

宋濂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刑清政簡號稱無事既刱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爲詠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于徐庾心尤篤好之勑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舂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韵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鋟諸文

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鞠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旁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作旣及於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慽夫不能無所慽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謝遯或可以驚世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詩書心存忠信往往勇于自治而不敝昔人尙有寸善揚之惟恐不亟況休文實爲民上者歟古所謂於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迄九百載矣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能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歟浮文艷句有識者之所不道尚能炬赫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絶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

有續得輙備入焉南峯名道可字某南峯其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爲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領觀事觀與樓參聯峙云

杜詩舉隅序　宋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隷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于六義者深遠玄奧率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于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項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

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傅會楦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説説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盧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

季淵以卓絶之識脫畧衆説獨法序詩者之意分析章句其衆義於是粲然可覩有不假辭説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蘗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宗社已屋徘徊于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

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塞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鄰郡及從黃文獻公游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諱浙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詩書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李賀詩解序

李世熊

讀余希之所注李賀詩㩦聲交氣引笑分嚬欸然賀
立前不如其為陳死人也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駝梁
臺慟興亡歎桑海如與今人嘗今事捲手結胸愴淚
湛涌也賀亦譚常今之人耳千年心眼何為使賀獨
有鬼名哉夫唐人以賀赴帝召共慕之為仙今千年
學士乃畏之為鬼以為仙則賀死而生以為鬼則賀
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不在二十七年之後乃在二
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又不在借譚鋼身提溺掩名
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摘賀贊愛賀自以為知賀之
人也劉會孟曰千年長吉予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
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為
辨耳夫鬼亦人盡而已矣既以外理又不近人有物
如是者奚但鬼而已哉嗚呼賀鬼九百六十年矣今
乃欻然復人也其酣酒近色吸花攬草者人也神絃
幽綵歌商變徵者人也嫉時慜俗嘆卑歎老悼亡惻
廢者人也其騎蹇抽囊沈吟吐嘔者人也其哀激放
弃不見天地裳風佩水呼龍吻月如凝如醒如狂如
為者人也是皆希之以神筆靈風鼓二氣而嘔活之
者也嗚呼人固有死且千年一旦靈絲颺空把袂起
立披肝摧髓無復隱慝深嘏諱不可陽者亦孛矣長
吉之過秦越人也哉雖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
復生唐人已慕之為仙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葬
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
既畏之為鬼矣賀自言則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是謂
鬼定不死也故死生非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
者此千年來擠賀於鬱悴沈屯中非死非生若大儺
不與者終不能竪眉吐舌噴血雪腸於天日之前是
賀所大苦也乎或曰子非鬼也奚知鬼若乎予曰非
獨賀也嘗設身李陵始降匈奴之日王嬙初事單于
之夕王維見脅麻山之時身本人也而所見如鬼身
亦鬼也而私念為人或噭咂之惄然也或矜惜之亦
惄然也或廣舌雕文為家辨而戶解之亦惄然也念
終不能軒豁意氣帖夢妥魂於酒醒渦盡之餘者亦
太苦矣哉吾若夫生而非生者因苦夫死而非死者
耳嗚呼死而非死者世共以為鬼生而非生者世或

以爲人是古今之大悖也希之能起千載鬱脊之鬼肉竹腐飛而爲人豈能使天下鬱脊之人魂安夢帖而歸魂乎然則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耳人終不能生死人彼其自當死矣乎

唐詩英華序

錢謙益

與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推論次擇其真賞者命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鋟版行世屬余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于茲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鄶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以往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

知妄論訶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厤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訶學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厤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砭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illegible]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放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

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仞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焰螢光如觀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變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兎徑佹乎其唯恐折而入也曰辯者別見空華熱病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辯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眥也發言皆嚴氏之譫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傎哉茂倫之選是集也脊初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與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茂倫奉爲律令用以箴嚴氏膏肓之疾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爲經方診辯熱之病而究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然起也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居降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樂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

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卽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卽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黄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爲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盡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悅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水時所選將緗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淸過予西昌之栖霞軒求一言于後予嘗㳂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詩迺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之後不間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附

難類所易作者直賦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負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雅皆作于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其辭盎然太虛羣靈無迹九罭伐柯諸詩畧申情志其風遂變朔風雅變之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矣況其下者乎纔而離騷之作比興畧備眞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爲憂國畏讒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騖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分媒勞交不

甚分輕絶最爲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弦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騶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泰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伙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

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略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敦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眞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

應物之流皆意隨何絶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惶彷望洲之畔岸心意但飽更何有希冀者乎呂侯之選此詩蓋剪其前棘去其旁岐誘人至止是洲而尋申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往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明進士出爲今職政通人和猷爲載道採物之餘留心文事不易得云

唐詩豔小敘　　周詩雅

今夫名閨金谷寶砌瑤林榭華鬬矣豔乃在于夕露晨流新桐初引粉香杏雜花氣披靡亦佳麗矣艷乃在于学蘿一嗔遠山一抹態腼豹帷炙酒行車頗豪憡矣豔乃在于軍持之中冷洞山之野絲何也豔未有不從清中流出者能以其新新者一變漢魏六朝爲律絕而古風則仍其習排律又衍其波使不得初唐之一反漢魏六朝之爲塡辭巳久矣斯又氣運升降之微機難爲俗耳說亦難爲作者解也予弟取其清者而豔在其中矣遊名園對美人御盛饌都向三者之外尋詩是予新新之所寄也知我罪我吾何知或曰古詩言準而唐詩言豔得毋盭乎嗟乎除邦新機便是發本心花倏滅形隨何傳反之我心不相準何處再求古詩也準與艷皆以心言即謂古之準藏豔而唐之豔按準也無二也於是而選唐詩豔除邦堂堂正正之路別尋徑術

明詩選序　　周詩雅

我明代醇醇郁郁泰符昭乎星日歷聖文明持世天藻燦于雲霞蒸爲運日雕鐘諸人日許故夫乘纓佩綬以及澤釣畎耕之輩無人不詩無詩不麗于運而鬱磚以出之黃足接武貞元大曆陋宋元于不足道雖然固不能無初盛中晚之別焉予姿論之此非關世代也初盛豈盡不落中晚之蹊中晚豈盡不能追初盛之躅竊以爲存乎其人其韻坦而平其神閒而深其脉靜且貞此初之微也夫見爲沖漠而揚波則其盛也爲蕭落而英多則中矣至於幽響鳴泉而白露寒鉦燭斗而狐篤斯末流竭之總之運授于元氣神氣之旺發人乘以喜情哀情之悰蓊可解于古詩訣盡之矣一時興會之所至作者不知適與目賞鑑之所加閱者別出斷斷無足焉者也故從古之論詩者俱自寫胸中之詩而何與人詩即鍾嶸詩品古今稱絕其是非且爲後世口實徐子更復奚贅焉我明首尊高楊繼推何李以至歷下瑯琊盟壇稱主迄今公安景陵偏鋒自雄論者亦嘗攻以立正始中興之

条予正以世代轉詩者也詩非轉世代者也爰搜諸
公之全集以及書記之僅存緒餘凡兩年而得如干
首憶紕漏所不待言且首爲鑒而冀爲評是猶不免
矮人看場之見要以鼓吹休明借人文之貴而表聖
代之雝容擊壤而歌嗚嗚以相和竊敢附野人負謡之
義云爾

先夫子評靜文堂稿詩雅字延吹常州人萬曆已
未進士仕至監司文以冷艷自許亦自一小品手
段但其代爲沈濯墓誌胸中絶無渥涸

周南留著圖錄序

趙貞吉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賜休還山道經周南時
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鎭撫節鉞駐此相見甚歡頃
之卽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漸遊南都留著四圖
並贊詩予亟讀一過歎曰逸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
君曰觀子殆將從此隱矣可不爲我稍著書若任君
耶予卽欣然諾之旣而悔其嫌于操名也遂辭避去
乃蔡君使人索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
其勤意爲述七圖略加序說命兒曹錄寄蔡君加左

夫予是七圖者雖有所授然徒挹空文未踐實事心
知意義而口不能言聊爲蔡君傾囊似與任君鬬博
誠不知其爲可第予意則有說矣予西極鄙人行將
掩其聲光與竄兒田畯爲伍愈與世落落中原行道
何以知予名姓而一開度之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
附任君之挾藻藉蔡君之延聲俾具眼老作家人稱
喜予之亦能窺取一班庶飄然御風而西爲予啓重
關之鑰決剖爪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本之文
遂種投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幸事也哉蔡君處東溟

予遊西湖萬里雲山從此別矣是書也其爲予置之笥中遇擇法之人試爲一展乎予日望之矣之勿謂予開眼作寐語也

重刻諸儒語要序

高攀龍

唐荊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爲多吾友黃雲蛟讀之而喬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於浙中而徵言於不佞不佞則烏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之心而難於稽萬世

人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之之具爾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

毋侈言長安而學者亦死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爲言塗與其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眞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繇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爲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脈也是以

聖人視如河堤蟻穴知其必決而愼之

薛方山隨寓錄序

何良俊

方山先生詩文集總若干卷旣刻梓以傳矣茲隨寓錄者乃督學浙省與治兵吳中時其所論撰門弟子隨手輯錄遂亦成帙先生出以示某使序之某卒業以復於先生曰先生之文若淵海然余不得其涯涘余曷敢序焉曷敢序焉先生曰公一時最知文且素號直言不諛公無辭余因唯唯余憶辛卯年與先生俱入試於南都先生爾時名聲籍甚已震動於都城南畿人來就試者皆知常州有薛先生善爲古人文

其學無所不窺南都士莫有能先之者先生偶知余過訪焉交見甚懽也是年先生與余皆見黜于有司相繼以拔貢去繼是先生以甲午舉於鄉乙未舉會試第三先生官浙起天下人皆知有常州薛先生矣而余屢試不售遂歸隱東海上取所藏故書讀之每晨起誦讀必至丙夜遊行持卷冊有時頗墜阬岸蓋欲覽前代條略以揣摩當世之事不但爲文詞爾也如是二十年復出以干時又不售得翰林孔目而南非其志也甫三年卽罷去而先生故勠遊矣丁巳春

相見於青溪之上各出示其所爲文相顧大笑先生
曰公不負余余亦不負公哉夫今世所稱最善爲文
者公知之乎大率有三等其一喜言理其一好馳騁
見援引故實牽合强附以奇僻爲工間有不涉二者
能上追史漢論事切當情實慷慨激烈于時世有關
然合之于道或稍牴牾余於此三者不能無疑心焉
若其崇奇好怪務爲晦澀故滅裂其體艱深其辭然
要其中之所存不越常人之見此又最下劣不足言
者余試舉言理者與公論之嘗聞古人云文以載道

未聞其必欲援道以爲文也夫援道爲文此之謂挾
天子以令諸侯舉世莫或非之然道正不須言不言
而道未始不在苟一涉有言稍或不合則毫釐之差
而學者承訛襲謬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大道
者磅礴混淪酌之不竭如卒飲於河由人自取詩曰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此之謂也夫飲河者豈能盡河
之水猶之求道者豈能盡天下之道易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言人之氣有清濁性有剛
柔各充其量不能兼也今序一人之事則曰某事如

此是仁也某事如此是智也則是聖人許人以各其
而今人顧能全體之耶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所謂語上云者道之謂也語下
云者器之謂也則是以聖人之門中人且不得語道
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略一人以言則曰如是而
謂之仁如是而謂之命如是而謂之天道則是其所
告語者盡子貢以上人耶然要之無當於其人無關

於其事不過取先王芻狗陳之見者曰是皆爲神之
所憑矣遂駭然生敬而不知其敝芻狗也世無尼父
誰爲折衷爲文之弊余不知其所届矣余舉手以謝
先生曰先生之言某之心也後數日陸祠部五臺過
余偶論及文余舉似之五臺曰爲文語道莫自昌黎
公已然矣余曰公試舉一二五臺曰如原道送文暢
師序皆是也余曰嗟嗟五臺夫文名原道非道曷明
且文暢以浮圖之語與吾儒角立苟非明吾道以勝
之又將何所言哉至昌黎其他之文若送王含秀才

則近取於醉鄉送董邵南則遠思燕趙悲歌之士辭意忼慨令人思奮豈必盡談空談性說仁說智哉夫道若日月然日月在天則盡天下之物凡慘舒榮悴畢莫能逃其形矣道在天下則盡天下之人凡邪正得失畢莫能逃其情矣譬之太史公作史記其序游俠刺客四豪諸人皆直述其事死如畫出而千載之下讀其文者猶可想見其人然而道固自在合之不合而醇駁之迹見矣豈必日某事非道某事非道然後爲得耶故懸日月以待物而物形自見苟一物以一日月照之日月其晦乎懸道以待人而人情自見苟一人以一道語之道其裂乎五臺曰道固若是公無乃稱故余因敘先生之集聊復及之先生之文談理而不見其迹引故實指當其事上薄史漢而不蹈于道今其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蓋必得先生之意然後可以讀先生之文後世有知余二人者其在斯夫後世有罪余二人者其在斯夫

先夫子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之柘林人嘉靖時以貢爲翰林孔目風流儒雅其文有兩派一倣選

體主于濃艷一平淡直敘盡所欲言　又曰柘湖文不落時趨鬱然可觀私記元朗篤學二十年不下樓或挾筴行游往往忘墮坑岸吳中四明經官翰林者文徵仲蔡九逵及元朗也詩文外有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

琴莊筆記序　何喬遠

古人精通內典巢以通斯文者無如王摩詰白樂天蘇子瞻數家摩詰樂天則以內典通之詩子瞻則以內典通之文其餘裴休張商英之徒則內典而已矣然其所詣亦自有不同者余嘗作佛論以爲世尊而見仲尼仲尼將與之乎其拒之也仲尼所以處一世之人陽貨季康互鄉之徒皆可以進然則世尊而見仲尼仲尼與之矣彼其忍辱卑下以持其身既不殊于觀察慮下之旨而諄諄誘悟衆生之意亦何殊于

人立人達之方至其幻妄世界虛空一切者富貴浮雲從吾所好者也今世之儒徒沿古人闢佛之意文字之間佛家一辭不敢措手此何異世之學唐詩者不敢一字入宋而近時爲制義者不得越用禮部所限語也余之鄙意四　衣服食用之具其精且巧于中國者亦多而中國率用之至論學論文則曰彼佛經也彼佛義也講學之士尤嚴其禁而他搢紳人士名爲尊佛者則徒取齋且禱而身實悖馳之故夫取佛之義旨以廣吾聖人之道者則聖人之道之大可

以救佛之所能知能言者也余友黃懋發氏夙心東魯之學其于人倫日用之間不敢越之尺寸而旁通內典以爲餘力居閒讀書偶有所得則筆而記之謝閉一室終日靜心所以嘅歎有懷懲艾自訟莫不槩于聖學而時時證以佛經諸語章章法言字字良箴嗚乎若懋發者其眞善尊聖人而善廣之者也余不能爲佛經之言而能知其意故爲懋發行之而爲之序而歸之

截蒲編序　沈懋孝

蓋沈子少而貧也，不能借人間未見書，性又孱甚，不喜從學究輩章立句句而學究焉，往往散帙滿樓，疾讀數千言，哦吟恣弄以爲樂，讀已了無半字卅胸中，祇覺古人靈氣絪縕薰襲，津津浮浮在意想間而已，且日人或問昨讀何書，嗒然無以對，時之人不謂能也。與時以告同志戚斋仲，斋仲曰，讀書太多，能滅人才。書所言淺，我所自有者精，古人往矣，嘗不復把其面，所言者偕上物耳。言或不盡，傳之或不真。俟後學者曲而暢之。其義乃能圓貫。今人古人，若相爲救也。我肯以靈明一掬者載之，兼兩倚頓其間哉。沈子聞而心是之。其居里中時，與同席研者所善諸少年浩歌東海之壖，見初日在芙蓉寒塘，淡明月相顧而樂之，因剪青梧枝，淋漓墨汁，率意狂書比于碉石，談天燕臺，得駿輿會飇舉，何所不極，任其綠手去之寥廓，此當鳥散而雲沒久矣，不謂諸生輒覗其後，收拾細疏零牘，次其歲月前後，四十年間得如干卷，以遺余，曰此故君之手筆，是君家碎金也，則我烏乎敢抑生

長孫蒲中，有似路生截蒲事，乃竊比而自序之

韻學集成序　桑悅

綠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辨舉一聲而四聲具者自爲帙、二聲三聲絕者如之、乃別爲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沒後十餘年、其子晁將鋟諸梓、時闕陽吳公克明適以名進士爲兹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一書、革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他貲爲、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聖

制也、古今以韻名家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榱桷也、我朝正韻一書、擇衆材而修正之、廣居成矣、兹又益之以龍龕、諸韻外衛之以城郭、內實之以奇貨、拔庇後學之功不淺淺也、且正韻之修、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竟其事、觀大聖人之制作、誠度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王以萬世之才爲才、有臣于敬十年後以濂自擬、克遵後規、少加張皇、亦何尤哉、疑什已遂、募好事者經營其費、適欽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公廷玉按臨兹邑、又力贊之、人樂于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余言弁諸首、先儒有云、爲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多稱人舌、弗克屈伸、果字有與哉、人與其字也、是韻一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爲竹、根、柴、䶃、入耳、不覺入目、不憐何其快哉、雖然、字何從起乎、起于聲韻也、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于太極、天地既判、聲韻寓于天地、一陽之復、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之一遵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

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宰愛下之○爲入聲。吉內仰下之口爲闢音。其○其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既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亦不得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相偶寄之發焉發相于。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于○于■然後去天地之體。弁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于

太極矣。孰其圖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韻之字。而復求大韻書于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于天者厚、獲上壽乃終、其著是韻也、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得吳公爲令以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耶、天之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懸群衆、小試爲令、恒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治、此特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字彙辯序

張自烈

辯豈獨字彙哉、余瀏覽百家、爰歷訓纂凡將急就元尚不具論、最著莫如鄭氏說文、踵繼者則有李陽冰說文刊定、吳淑說文五義、李騰說文字原、徐鉉說文韻譜、徐鍇說文繫傳、釋曇域補說文、包希魯說文補義、又有唐本蜀本說文、書軼弗傳、今學者所見、獨韻譜解字耳、然說文增孫愐唐韻反切二字、止載一聲、一聲止譯一義、稱引經傳、牽合孔子說、類失實不足考信、至于案松誤合、樅葉強分、鼓鼓兩彌同字別部、

亐吁伐衛合訓、複見人伏禾中爲禿、豚丞豕追爲逐、變形登天爲真、舟竟兩岸爲亙、諸如此類、或世尤劇、鄭康成業著書掊擊說文、則是說文未可爲完書無疑、長箋晚出、依篆爲楷、專主分別、不博通六經諸子史傳、摭拾秦碑石鼓詛楚文、諸宮舊事、駢辭曲說、妄竄經文、嬌然自矜爲鄭氏功臣、何哉、它若六書略字林集韻玉篇篇海增韻廣韻復古編本義正譌類釋六書統六書故暨精蘊總要同文備攷字學四聲譜禮部韻類篇韻補考古圖古文奇字鐘鼎篆韻或似

而亂眞戒繁而寡要、彼此舛太、折衷爲難、洪武正韻
成、稱一代同文之盛、當世纂修宋濂樂韶鳳諸臣、沿
習舊聞、未能盡闢古聖賢微言與義多所舛謬、故書
既進御、上以爲未盡善、迨劉三吾進博士孫吾與續
編詔報版行、賜名韻會定正、今世見正韻初本而已、
吳楊時偉復增牋注、附古音逸字、太取雖愼、是正闕
如、然亦足以明正韻之不能無疵、況後來襲蹈成書
紕繆什伯于說文正韻、豈容影響傳會自欺欺天下
後世哉、嘗考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假借轉注備

矣、要以意爲主、實有形者字也、虛無形者聲也、聲出
入六之中、與字相輔而行、猶意出入六之中、與字之
聲與義遞循而變、事不勝指、指窮不能使事詳具、形
不勝象、象窮不能使形盡肖、書雖列爲六、一會意足
以通之、然則象也、指也、諧也、得其大意、勢乃云爾、轉
也借也、因意爲轉爲借云爾、五者四體也、意者心官
也、非心無以命四體、非意無以統六書、五者有時而
窮、意獨環中以應無窮、意得則五者無不通、意失則
五者鮮不礙、自形而之聲、自形聲而之事、自指事象

形諧聲而之轉注假借、通于天地日月星辰之字之
意、可以知象數、通于君臣父子昆弟之字之意、可以
知忠孝、通于呼吸茹吐辟翕之字之意、可以知語默、
通于飲食衣服宮室之字之意、可以知禮教、通于典
謨訓誥雅頌之事之意、可以知治亂、通于陰陽奇偶
蓍龜之字之意、可以知鬼神之情狀、若是者觸類以
推、其餘舉一以盡其變、焉從而不可通哉、安石字說
雖叛道、獨以六書皆命意、言之雖不詳、不當以人廢
言、世儒廼妄斥以義理說文字、謂書以記命爲本、豈

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天下有離義而可爲
書者哉、昔人論六書者非一、徐鍇陟象形居首、戴侗
降諧聲居五、班固以象意兼象聲、賈逵改指事爲處
事、鄭樵合指事會意爲一類、吳元滿以九類推測爲
轉注、趙古則以雙音並義非轉注、趙宧光以夻意存
聲爲假借、後先離合、各有異同、泥六書而不識會意、
是故其說滋繁、其義寖晦、孰知一會意足以盡六書
哉、雖然會意未易言也、其要莫先讀書窮理、不讀書
則無繇考見古今得失是非、必不能推已意以求合

六書之意、其失拘、不窮理、則好奇嗜博、穿穴臆僻、執已意為六書之意、甚則驅六書之意以就已意、其失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孟軻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綜斯以推、凡論六書而不先求諸意未有不扣槃捫籥于五者之間、紛紛聚訟而莫知適從者也、抑會意非以究六書而止也、觀其會通、以義起、皆意也、聖人無意而後能行意、權衡係此出、事物係此定雖治天下有餘、孔孟不聞撰字說、周程未嘗講門法、苟徒湛溺訓故、罔裨時用、居鄉而行同距蹻、太初

而迹躡雄姦、縱令深斯見貉孳疑、聽匣影喻之翻切淹通科斗岣嶁鍾鼎尊彝之瑰瑋、識盡古今字、亂不識字等耳、其于六書何有哉、余故折衷諸家、補字彙舊本罅漏、合鈔問世、願後學因流溯源、睹指識歸、以窮理為讀書之要、以適用為萬事之準、以會意討溯六書精義、盡去一切摭拾牽合舛謬之病、毋屑屑夸多鬬靡、自欺欺世、傅會從說、為說文正韻諸書所錮則庶幾稱通儒矣、嗟乎百世而後、豈無有聞余言而興起者哉、

思舊錄張自烈字爾公江右人舉國門廣社而社中尤密者宣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丘侯朝宗無錫顧子方及予也爾公選文辨多駁艾千子定待千子大怒亦肆訾敫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好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顧景范氏負奇材具大畧倒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一丘一壑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横又如子長文得所歷探遊翔容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覩其地考往事得失常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爲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

導三江而東江巳非其故矣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横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遠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弘景乃弘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註杜佑目爲詭誕爲迂謬蓋文采有餘而摭實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探異網羅放失于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弘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於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猶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曹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遼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宋劉敞使遼遼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千里敞曰自松亭趨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仰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

月鍵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仰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繭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思傳錄開元字魚山楚人以直諫著名出家嗣法于繼起余初過潮頭甲辰至烏目三峰寺其知客如田夫侍者如收童無異于三家村巷也與木陳會于虎丘時木陳赴召回魚山以道人不拜君王詬之木陳遂掌其面魚山從者閧然木陳曰吾不

掌宰官掌法孫也漁山無以應其機鋒之鈍如此

私祀漁山崇禎　年進士官行人司以直諫與姜埰同廷杖下獄密諭將賜死以劉蕺山之諫得免鼎革後關法雲岩

吳公憶記序　　李清

昔家鉉翁以故國遺老、與諸生言及宋事、㭊流涕撫几、然惜其不得以墨和淚、以筆佐舌、而有所錄以傳、抑有所錄以傳、而或如陸秀夫之付鄧光薦、竟歸湮沒已乎、予甚疑焉、若吳公鹿友之著憶記有心哉、蓋以憶。故國。故君。者。因。以。自。憶。而。爲。是。記。也。雖然有彷是者否、曰有、於魏、爲楊衒之伽藍記、而於宋、爲孟元老夢華錄、然伽之爲記、有正載、有旁引、所正載者、僅梵宮琳宇之陳迹、而所旁引者、則因地紀人、因人紀

事、流連想像、有以補正史之缺、而探其奇、故貴也、若夢華錄異是、且際靖康之飄零、惓崇寧宣和之風流、而於徵歌選舞外無述焉、故公僅採其名而以憶記題、憶記云者、同乎夢而爲言者也、若紀地紀人紀事、則如伽藍例、予莊誦說而竊羨公之初遇何奇也、夫昔人有三願、或謂生不讀書、志在施惠于民、則求試一邑、或謂學古慎道者、仕于時、不爲宰相、則爲諫官、乃公皆如之、故所歷錚錚、若夫以侍御賑秦、則鳩鵠其癒、以忠丞撫晉、則豺狼其喙、功尤最、故尋、往、羨、公、

遇以此而今又竊有歎焉乃爾明室孤臣只欠一死悲哉公之自序也無乃身砥鉉翁之節者尤追汪萬里之烈故以官其官未蹈其蹈者獨云欠乎然萬里之先膺賈似道薦也厠參謀者再故俛仰容默爲似道用而後乃稍稍自異公則否夫以王永光張捷楊維垣等其始末亦別有以自見然公于永光捷皆正色昌言抨彈不少假以所爭者大也且維垣薦阮非不援公爲重而攻三黨一疏幾自外清流故公猶睥睨百尺樓上不下梯而失足焉脫不幸與似道同列

直叱而奴之耳故萬里之捐軀因公所欽而公之行已亦萬里所遜何歟然之有乃吾所惜者則以公亮節淵識不獲久于揆地司筆例以垂信史而僅與伽藍夢華並列夫伽藍之有記以魏遷夢華之有錄以宋遷而公之憶記亦以我明遷然銜之元老猶依依小朝廷而獨公以遐天萬里繫孤心一寸此公所以淚鉉翁之淚而予所以淚鉉翁與公之淚也

百家私記先生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崇禎進士授寧波府推官入歷三科給事中以直諫聞　先祖忠端之諡則先生所疏請也入本朝杜門著書爲勝國之碩果康熙癸丑歲先祖母八袠先生特寄所著宦齡錄於　先大人以爲　先祖母壽手札云乃弟爲一敝同籍祝八齡者即貴鄉舊直指也今循覽錄如初故敢以代祝太夫人最後四烈婦皆壽踰百齡其太夫人先兆乎餘非小刻數種與拙輯一且俱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惟矻矻一卷書以銷茲長日耳庚申歲立齋徐先生疏薦先生與　先大人兩人特奉　聖旨以遺獻徵雖俱以年老不能就道故是曠典也庚申辛未歲百家再至　亨師蒙長公木菴先生以明史志數種見屬飲食教誨益推愛於世好焉吳公名甡號柴菴淮南相公也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

序三　文集

潛溪後集序　　趙汸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華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朱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嘗偏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

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于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于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于經蓋昉于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與之文辭之用于是爲貴雖子朱子繼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頹于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僂胼自室其源

其視韓歐特起于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逵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儗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于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于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于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于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于爲作當其發憤摔衡直詆辭章

爲淫言詭藻爲宿穢期于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于呂公尤惓惓咏思嘆慕若不能自已于言者則其于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于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于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

庖也麤塊而大嚮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覯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斐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泉仲嘗學于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于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潛溪新集序

楊維楨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幼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于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

文之體其所獨得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燁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于山林以志揚氣滿于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畧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

朱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與張而必以朱子爲歸噫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于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岐朱子之文而求之哉客艇吾言錄吾言爲子朱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會稽老友楊某序

百家私記選中有朱景濂所撰鐵崖墓志

葉夷仲文集序　宋濂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擖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

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于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于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

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同絜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于文翩翩乎其萃也袞袞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

概玆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驁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纖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

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齟齬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懇愿揣擬竄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辯說故其文

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斂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敝甚于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

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仝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于末流而文又敝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于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麗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㨾鉅人談故事道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愼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

和毅之質宏奥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凌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儗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于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

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于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于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于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揪錯成文以飾其

鄙陋之意至于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剖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

强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于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春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已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于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康太史集序

趙時春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爲人所排擠其獻爲無出自見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于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與乎吾所聞矣嗚乎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嘉靖庚子殁歲辛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開河関秘之淸輝其逝也予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爲深計嗚乎文何足以

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欲自放不爲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輙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大微張子盡裒諸交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大泉吳子鋟諸木夫世不能致公于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

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蒐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旨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爲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于是與嗚乎公其人傑也哉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迺于五陵之墟捫謝紳纓以畎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裒輯成集以示顓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倜儻淑瑰之英長河鉅關蓄秘濁曠之氣假之于子乎無所賡賡爲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賡明良矢卷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于雲咸章韶之音以鴻皇猷而宣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

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是之窓且富與將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齊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欽丈人之風仰探達者之閫矣夫雷砰電激雲霧瞑迷而戛然不已者司晨之飾也大風鉤于萬仞而斥鷃謹呼于蒿下偃之不畏摳揣之不可奪已霜霰坌集萬植摧落群動歸藏蛟龍蟄于重淵而蟋蟀爲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也王公閎幃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禁之雖能却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爲之所也而兒于人能爲之乎洪鍾璈紘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鐸劍閣之鈴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妍媸殊途其響調震越絶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在于是與丈人輾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爲蒙谿集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趙貞吉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重刻于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爲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錄與學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卽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爲異而助之攻終羨王先生之特異乃欲駕其說于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于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于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宗而道之岸也夫衆車　馳于康莊而前卻之

異者筴使之也衆舟沿遡于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枻
使之也衆言淆亂于名言而喧聒于是非之異者見
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弃車釋之矣何有于筴渡
者抵岸則弃舟釋之矣何有于枻學者而至于聖人
之門則弃其名言爽矣何有于見故知聖人者以自
度爲家也不令巳與人異也以度人爲岸也不令人
與巳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
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丈夫何以
知之曰予嘗觀夫子荅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

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逝而大義乖于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
勝究矣孟子興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體和以
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覩古人之純
全紛紛籍籍以至于今悲夫

禺山文敘

任瀚

張愈光蜚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
詭傲倪一世其言六籍巳後無文章極于柏梁之間
惜時代晚莫謝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
在湘累其憂患離罪哀白而近于死其事在江夏然
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不爲怨憤悽惋之辭而能
使吾讀之如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鼯虎豹狠狖
百怪之音泠然也將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人言
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

而之山也傷時代爾耳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敢
問其人豈暇信其生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
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爲文
降于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
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爲經其人賢則其文
爲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于今
與今之勤苦而不傳于後者直野人語耳安罪時代
哉吾觀愈光爲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
于聖賢則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爲野人焉勤苦而不

傳于後也決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爲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于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紆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類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穽下石之時寧獨一快于去公而已邪至于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畏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爲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藴藏之亦即發其英銳毅果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于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于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斂其精華而大放于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于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

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
忌者或可少追耳又況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
邇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
者當蠱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爲久長凡附名于公文
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
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
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
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
公縣得公文一卷于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

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
俾譚與芭也專美于前哉僭書于後

先夫子曰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吏部右侍郎圭峰
之文逼仄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非大家氣象变
于子以爲力追古大家體裁天下言文之士由當
代而韓柳必以公爲小宗恐未然也私記圭峰成化丁未庶常
贈禮部尚書謚文蕭圭峰作文窮思極想或棲樹
巔或閉一室容色枯槁如死人常語都穆曰吾爲
尊公作銘鼎去四五度矣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
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于天機之自
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
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
于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于聲
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
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
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

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
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
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于是
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戞戞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
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
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
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
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于
無所謂法嚴則疑于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

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于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于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别爲一種臃腫佁儗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辭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

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于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于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者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益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于余近思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懐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昔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

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于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矣。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修質、沈宋麗爾、必簡獄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于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曰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傅、天竅自發、卬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鳳露發于腋而投于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矣、以于鱗之材、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碱、又曰致㝠在御、精鏐在篚、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于諸賢之驥、子相也之哉、子相于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曰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參閩藩、攝有島寇事、祗厲吏民、調兵食、規摹爲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飧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弇州續稿序　穆文熙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始大闢縉紳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先生撫鄖時刻有四部稿海内有耳有口者旣譯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病亟更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俶而駿歿士騏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刋謬不以己意有所甲乙于是尺蹏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

登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滯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末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戸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于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謂天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遠長淮之秀全注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潢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爲海則喙鳴相合有餘不足之符自然與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飣字餖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旎建雲委要歸于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因是政體之眞是非才品文章之眞脉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紛華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淡自然爲宗即孱婦小豎有尺寸可記錄隨即隨應神湊合嚮精結而采流

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唯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合之爲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嘆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毋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于達意不難叔季偎鄙誰復免此藏心累兵眷戶月旦于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酧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葢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

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軌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酧賡唱而自爲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儗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優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笑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冶簇簇皆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彼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緱山先生集序

婁堅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所居自娛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數詠歌先王自見其意於言表者蓋多有之若夫遭時顯名矣而徙揚其芬未茹其實乃僅僅託於简言文字以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爲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自其甫冠坦然以夷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疎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內行淳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

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爲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爲詩出入古今之間初若不拘拘而卒與之合要歸於刻露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二人擢官編修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曾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差勝

他日發篋以屬執友某某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嘗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爲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

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扶古聖賢人之奧以爲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固予所以序斯文之指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錄其大畧而已曰紙山先生者君少時頗有遊仙之志所嘗以自號也遜之蓋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苟既幸遭時而終無所效於世意今者或已游其神於太虛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

乎其亦可悲也已

先夫子曰婁堅字子柔嘉定人傳震川之規矩而才不能逮

朱寄翁遺文序　　黃省曾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閎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壟爨有飛塵之饑當時姑胥之俗以畜翊相雄生也高蹇伐輪傲髒灌園恥與金錢爲友分及張氏開土旌弓廣羅賓丘帛鋈庶宜從祿矣生也聯言百里恐爲茗華固成踰鑿之遯入於國初薦庸可俛然麋鹿便曠䴢鵬樂遠乃竟廿心皓死於無遇故自沸羹之年暨于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傲山依澗止歲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慨其身之畢老於寄也自命寄翁與文志懷使人讀之愴然以傷如臨淒風而坐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苟知寓形之皆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胹殤齊也悲懽夢也舉不足以撓乎天扃無所往而非得其貪人虺孺鴟鼠勞勞晨攘夕攫刃闘噬奪損物盈已迨泉壤而方息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宮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於近代殘攙舊幹烟銷影絕不能寄片迹於故墟之上而朱生一卷之撰乃得粲傳於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果蜉蝣而道德之常爲蟠蠓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臭腐之軀何庸拱之以雕堂而蠅徇之才安得享之以王侯乎徒爲狼籍造化而瀆逆鬼神積釁取亡其災弗逭是故哲人君子履冰於當年尚志於終身寓心於天日託聲名於寰宇垂文章于萬年處簞陋而無憂也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於後賢爾

葉進卿文集序

郭正域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問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即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顓若兩塗而所爲詩若文名亦顓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詰語大略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諸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奪於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爲漢唐人語者轉相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

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嗤笑宋人且淩淫而陰用之霜降水落與盡悲來塗抹可厭心反眞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纍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憤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才不盡放而閑之軌物解羈馽而鳴和鑾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烏羽蚌胎無不輻湊而此之色澤非山能日月不施于抒非牢醴馨香不登于俎盡論文於詞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矜軼前輩一時文章醞釀歷代聲貌色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內操觚之士揚扢風雅又靡然左袒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爲舉子業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爲神遇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奇而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旌布宇內余心讋而氣弗降意其未化問從一二友人窺見一班大矣化矣爽然自失矣夜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進卿

淺也孔子有言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佩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才陋於調靡浮於格萎枯於色瘁近代文字之才儁於調窮遁於格同腻於色濃有才而善用之時離時合可喜可愕

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爲一道乎古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卽使莊叟丘明降而爲今祝誕諛墓之辭太白子美勉而爲今獻諛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離矣往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在臺閣後稍旁落余深愧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爲大言夫以劉誠意之奇絕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

曾子啓之英邁李賓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嚴王九思之高邁高季廸之超脫崔仲鳧之修潔丘仲深之博雅楊用修之奇崛王允寧之簡練康有功之雄俊廖明吾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麟集鳳翔所爲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於宇內而何者叫囂偃仇之士幾改步而華心覗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盛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則安能爲是在進卿矣

先夫子曰明龍之文亦學歐陽而加以辭藻與臺

山相伯仲　百家私記公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毅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没後藏者又寖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梓刻之、及是歎曰、吾毅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晩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覗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倣然謂能、而對日淺短、胲所希見者、高相

朋引遠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崔隆可手模、而靑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屡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倣、然徵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淺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陋、去情而悦貌、詘見事、裁巳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此者、不擇言腕、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出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士鼓之不龍、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拔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

敝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晩、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淡奥、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俊、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方布衣集序　　陶望齡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而塗如川瀆縱横要乎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與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

時有發抒也嘗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畢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況剽剟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己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襍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已丑春榜相善嘗出其尊公先生所爲連理樹賦示之因知先生能詩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譜譽者其詞雖不愧於古而務自己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殆有異也至夫短章小咏幽尋獨詣逍遙乎道術之圃先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儻蕩奇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合爲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

肖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校讀

序四　文集下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錫爵

我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被廟橐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麋麋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綠屯徑資曆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

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參大政皆不卜不謀倜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繾綣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者豈少哉公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徵文怒罵闖然入班楊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蛙鳴方嘵嘵吆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埜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益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銜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蟫頭餘沈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怨

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覯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陳列廣庭大劍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悳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悳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先夫子曰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大學士荆石筆挾風霜不可正視其文過于弇洲反爲相業所掩

尚友堂文稿序　劉文卿

余何以深使君之文也于其人與政奕之余何以深使君之人與政也于其文證之意得即盡不得即不盡精之所發也而三先生正之了達曰後世誰相知以定吾文者耶則使君欲言意也余觀害馬之對即大鬼之見其無以相蓊乎大文盡理止矣是淵雲所欲稽首耳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新而故也椎巧之爲法天問之爲哀墳汲之爲典非今所稱萬世而無以相譸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者

而慕之桑間截馳往裳里巷之謡其何以當于采訪之節士今亦莫晒其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鬢白而不改六籍之教玄黃相擾而不揚血氣心知之倫無詠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吡陀歟子勤學儒而服政者也雕篆非所競而文焉者蘇子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樞也往子勤守秀州而余以觀察在境禁敎且恭及發摘阜貸無微忽不下子勤之通達與人善也再奉命駐既越山川悠阻而今豈日至五刑七政之所鑄子勤若

不知其非吾土秀之人不知非我恒有之父若毋也余益用不德而來往衢婺次及于事今又叅臬浙習子勤無如余者氣充而不圉甚汎而不蓮決犹别蠢力無不踩靡而道德率澤于身南宋先生之要詣極探而發之詞章其解深矣其原則蔥嶺懸度之派放潰而變幻不測其樞鋻杌梪不窮詞人之纖致而未嘗杯茈遷蒨之業其精足以傳聖賢之意而爲鑄爲匈何匽匽燕越乃能適乎若且古也而無有以古也若且新也而無有以新也寄興于淺韻而發暢于奧

窔劃然無詭于于百世之正脉伯夷不能廉而莊蹻不得奪尚友不敢意在兹乎夫以余之所以證子勤與子勤之所以自證者猶將陶鑄秦漢者也而或謂文不儒儒不文孰與兩存而一于道夫使退之不足與黃初之盟子雲不得覩天地之大或難之耳海內分鑣逐業河濁濟清總一能發宇宙之華而紛于古今新故之議闕然而止必使宮商一管而出者則斯集之尚友哉且頻頻然求别于世系而曰是吾韓氏也則有諸君子之表于勤者

先夫子曰劉文卿字徯如盱江人舉進士爲金華
推官入爲銓部調刑部年三十三而卒其文華而
古頗似劉子威而無其軌迹是萬曆間一名手顧
無人道之者急表而出之百家私記公文爲劉直洲集

黃葵陽先生文集序　王衡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體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
葵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魁南宮入中
祕載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節宣國家寵靈
于洱海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堂綴金華之席奏書
天子膝前行且大用矣竟中讒歸歸無何而卒子弟
門人相與哀其遺稿請之其所爲潤色大業不過應
制視草與夫刱廟碑板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
矣先生之用之不盡于文而文不盡于是集也翰林

號稱內相禮遇最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先
達陸敬輿者當其爲人主倚仰宰相不敢望而官
不過翰林學士耳暨昭代禮遇詞臣比唐宋加隆蓋
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官參與大議猷業顯赫故
當時館閣之文重而體統不得不尊其後宮府日隔
內者漸外文學侍從諸臣往往腐毫需次無鹽梅霖
雨之用而徒欲提空名以踞諸曹之上難矣當先生
時時已大紐然迹其講席所敷陳吝吝本支嫡庶間
猶能使明主降心公卿動色而今何如哉一切重言

格論醵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啓凝塵寂然欲如先生之不用其又可得耶恭館閣之概也有自來矣衡生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者抑間其所爲文大抵有所準程要以簡栗深厚應規入矩爲天下模楷自嘉隆以還二三踔厲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帛菽粟之繩墨與之角而不勝則弁館閣之文亦輕蓋世之爲文甚矣世而好文甚則又有甚者焉爲觀先生之文其級詞結響從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傳情衡今權古得文之實華實相宣彬彬乎吉而深

雅而不俗多變而鳌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堂之上宮商諧雅頌備矣而窮陬下里之歌欲山鬼蛇神之吟嘯騷人病客之怨思尚敢與之分曹而奏乎誠惜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必臨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即陸敬輿之爲用亦不過十之一二耳弟使是集出而藻者遜其工績學者尚其博向之踔厲跳盪沾沾自命者捫舌相戒曰彼中有人則天下文章之體尚有所統壹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之論今且藉以俱重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先夫子曰緱山字辰玉太倉人翰林編修傳其家學加之師友砥礪文采可觀第未盡其蘊耳臣記公少傳文肅公子年十四作伊歸去來辭以諷江陵館閣中爭相傳寫長而學益富能詩善書萬曆戊子舉應天鄉試第一辛丑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省親乞歸尋疾不起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即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眞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大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先生

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眞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太眞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于鉛穎蕭蕭泠泠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況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眞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爲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妒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即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贋

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揣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贋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

知心盡無涯涘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眞而目流露於楮墨之間仰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乖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集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侫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贋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無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寘目力而諦觀之即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

不化甫見標題即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至于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與才與世人亦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眞能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强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廬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强之愛不愛不能强之傳令美而愛愛而傳者

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班惜未竟其施别有紀載茲不復贅云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豐碑鉅篇淵穆藻炳其史記漢書之體而微數公固偉偉鼎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爲之寫生而猶惜其爲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不然哉往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容思頗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菀乃至寖成鉤黨輝川媚澤多所沉錮昌啟間偶一彈冠旋攖嵎虎碧血燐燐南北遥弔幸而聖人御宇褒及枯骸俾得樹麗牲

之石於墓道或埋文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宫詹實以田間餘生起登三事操如椽之筆蒐實而載之每褒一人綴一事必遡其行已本末與夫禍芽蘖始引批何脈指授何方娓娓纍纍揭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宫闈菀枯爲昆侖星宿源一變而爲妖書再變而爲梃擊卒搆逆閹爲尾閭之洩而猶以其不可爲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汙陷焉於是四十年來時軸機發與羣賢忠憤遂若兩鏡對照凡現聞碑板等作視其代言爲斐亹而酸楚斷於情事海內傳爲信史

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歿而山河列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燁燁爔爔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刻棘門集其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固其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爲宰相耳此語似爲公發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瞻所紀者竹帛鐘鼎之績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爲傷心

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沉鬱日久維蜀手蹟藏者有禁即子瞻所撰述逡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歿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興衰起弊爲世道炬衣冠未寒而蝸鄒鳥篆之竟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覬覦者矣余受瑫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棘門集差勝黃溍翁後先衍山竟不克一旂訂其文故敘公文而不禁有端文集云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錢謙益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于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摳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進士君謀重鋟先生全集以惠後學而進士君以讐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倦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蕪排纘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歎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今乃始旋其面目曠然

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巳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與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闡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盡道學新安未可以盡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盡新安眞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盡抑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

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鈎摘蒐緝與古人參會于毫芒杪忽之間旋觀神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疹病洞見肺腑之癥結解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毷氉舉子羈窮羸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木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於乎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

體武之才好學深思早服重積耑目嘔心扶斯文于墜地輕材小生謏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生常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矉則幾矣其尤可嘆也余少壯汩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進士君之命

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于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至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于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進士君大雅不群，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托，斯可喜也。謹牽連書之以爲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錢謙益

崇禎壬午，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孫長世于古鉛山下，授以文水文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敢失墜，項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余爲其序。余惟公純忠大節，與廬陵信國公後先五百年，驚耀青史。公自命其集曰文水，接踵文山，神者告之矣。嗚呼，二公之文，元氣磅礴，不可以辭章區別也。竊嘗私論之，信國以節義爲文章，其文如劍之吐花，如星之流灼，使人閃爍昱耀而不敢仰；忠文以道學爲文章，其

文如河之迴洑，如海之吞納，使人演迤沈浸而不能厭；于以經天麗日，配三精而貫五緯，則一也。二公艱難謀國，建置略同。信公建分鎮用兵之策，以潤遠罷；忠文建監國分封之議，以群咻罷。以本朝之國勢與先帝之英明，豈不逈出南宋，而奸邪小人釀亂乘危盜弄，不減于似道、賜蔽，有甚于宜中。使今之爲信國者，紲足折翼，焦腸燥吻，退無浮海之再遷，進無空坑之一決，而徒以三指相從，歔欷與代于同日。天乎人與，誰執其咎，此可爲拊膺痛哭者也。信國集多散佚，奏

對之牘不少概見、世所流傳雜詞、欲獻泣下者、指南吟嘯諸集耳、公集經冢孫藏弆獨爲完好、其文則尤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蓋其殷憂軍國結念君父、如饑渴之須飲食、無須臾之或忘、其籌策安危灼見緩急、如臟腑之視癥結、無杪忽之或差、故其言詳明剴直、親切有味、非駢枝儷葉之徒可以幾及者、迄于今繙誓急疾呼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省臨危訣別之苦辭、如斂人之下泣、一淚而一珠、太史公言蒯通主父偃讀樂毅答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涕而歎、于百千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露灑、讀公之書、骨驚肉飛、雙劍躍而九鐘應者乎、又況于並游共事、恨不獲從公于九京、篝燈顧影、老淚漬紙、如見眉目如聞歎息者乎、嗚呼、又不獨爲公慟而已也、余辱公道義之知、平生得公手書累百餘通、紙墨重復、旁行夾注、家書俗語、都無文飾、亦相戒不削、焚由今思之、公之憂君父爲朋友、剛腸熱血、流丹化碧、鬱鬱然盤牙于蚓頭蠅脚退筆故紙之間、固未嘗與烟墨煤灺同歸于壞滅也、撫公之集、蓋有餘悲焉、晋信國既

殁、其客謝皐羽作西臺慟哭記、而龔開聖予故在廣陵幕府、爲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滄海遺錄中、今余既以長世之請、撰神道之銘、而又爲敍其遺文、實兼皐羽聖予之爲、長世曰此吾王父之志也、故不敢辭、而又以忍死偷生、挂名謝龔之後、未嘗不重自愧也、遂牽連書之如此、

歸玄恭恒軒集序

錢謙益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僑居山舍、余繙般若經、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玄恭儼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乾腊、玄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于巳、兩人若不相爲謀者、玄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于余、論文未竟、輒縱談古今方畧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鬭、不覺欣然移

日、余老不喜多言、玄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然、久之若牽一繭之絲、縷縷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劍外、每過武侯祠屋、歎臥龍無首、用耿鄧自比、歸玄恭身長七尺、面白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偪塞未吐一二、遂驚倒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玄恭酒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玄恭貧不自聊、貧兒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然、玄恭居恆使一裂頭奴如如如兒子、牽羊躑躅、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敵車轟天、我知其不目瞚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爲何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雖然吾則有虞于子、昔者秘演隱于浮圖、與石曼卿游、喜爲歌詩、極飮大醉、而歐陽公亦因曼卿以從秘演游、今我之去曼卿遠矣、而子之爲頭陀與秘演何異、世有歐陽公因曼卿以陰求天下奇士、則故不應因我以求子、而或者因子以求我、則謂之何、長孺從旁笑曰、有匠業裝褫者、中夜呼其子曰、兒子起、趙公乎、曰然、又呼

曰及摺溫公乎、曰然、四天王使者巡得之、歸以語主者、主者曰、得毋言及我乎、對曰、雖不言及、此當愼防之耳、今之擬曼卿秘演也、其毋乃夏夜巡者之詗、而爲裝褫匠之所竊笑、玄恭笑而起曰、有是哉、遂援筆伸紙、請雜記其言、而書之以爲集序、

自序　　譚元春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樸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樸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樸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肯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心、真如古人之寬樸、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爽皮肉肯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于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沉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顛、所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之寂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爲根亦良可念矣、嘗見迫于

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古人久淹晩出、以爲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可傳之處、未必皆在所傳之路、豈有復爲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吾所不敢忘也、傳與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先夫子曰元春字友夏湖廣解元未第卒于旅店

李元仲稱其如二十四舅及陳思野陳巡檢諸墓誌寒溪寺留壁詩記鍾伯敬金正希書皆一片性地流出盡洗書本積木之氣棲泊人心腑間如吞香嚥旨雖歐蘇不能過也　私記友夏竟陵人與鍾伯敬世所稱鍾譚也錢牧齋極力詆之而　先夫子于二人亦各有取焉

周元合文集序

趙南星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爲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南近元合之居毎相過從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爲舉業入貲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年矣近日有讒之于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箠辱獄繫之既而有語以元合者遂欲文致以重罪而救書兩至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以其文集

走使屬余爲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而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即有之恒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爲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即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爲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于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爲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之以勦襲淺陋之文凡生而稍有才智欲

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望富貴而不至以老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爲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于其中日以迂腐趑趄不能爲亂亦不能爲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似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于青衿恥與爲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

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興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于古法非以擬議至則創出之語俗士見之瑰驚駴愕而逼人得之乃足以爲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于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

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于豫且、而元合亟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繇其巫蠱、嗟乎是何言也、信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之者哉、夫元合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黍民蔑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張曰肩漫著序　　趙南星

余抱病鄗上、曰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曰肩亦病、余益病瘍、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曰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曰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發揬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蜒若有游仙、其織

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雜列髣髴璘瑞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詎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舍美銀上青之錢、費而思之、夕結而爲夢、求之不得、則長號悲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冰雹寒沍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于書也、若而人者、其命迺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

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逌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逌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豎之敢窺其鄂哉由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與俗紏之又安得而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却聘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曰有以之致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曰有更著書知余言之誼者亦惟曰有哉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于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死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歷書命道總褒誹其義則史今言絲萃于旌纓字袞依其鞶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敢歎四座毫毛茂茂化爲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哦至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恍乎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于卿士不亦悖乎

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雖訶七横戈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爲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爲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蓍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瑙禍熾與飄徙于紀淩撼椒庭翦離肺腑黨鉤正士不漏乎原褫脫纓組如風擊擲北寺塡溢蹕不得

下、戎行膴下、等于三山、天地旣寘、陵谷將變、聖人適
作、行其大僇、烝蟲旭出、道介長淯、犞椎黨砎、極命輪
轂、甚弘之血、敓以膏蘭、胥靡閎枑、悉遝車服、號綷並
汗、木鳳爲疲、而先生方名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
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晁革、進則貴
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于是奮筆致
能、體天貌物、章霆露之功、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晷、
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發、厲揚廷之義、著首股之愛、
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軯訇天下、者此者、非先生孰

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
正人、引侌發氣、如芝荃之弁、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
群直、雖或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蘱擧然、搴壯岈
出、史狐之能于斯不墜矣、昔蔡褭之謌、景祐陳瓘之
論元符、非爲異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
骾固、多怪少可、使修謇命之辭、遡及泰征之會、嚶鳴
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贍縱筆一世、
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
如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蝃蝀在東、莫之
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蝃蝀之與雲霞、豈
得無其辨乎、

錢謙山先生廣川集序　　陳仁錫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遷謫。白翁曾孫與立，敬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之大節也，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豈老乞言，與利除害，三吳水利賦役，有諸必以告，蕘博開强識，陰行善，惟恐弗及，云天青辭，當有非公意也，諷也，分宜輝甚昵之，不得，乃用察貶，嗚呼愚哉。嘗讀東坡遊上湖表而有詩也，幼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鼂豗奚迎，子孫奚慟，又見他文字中杳嗟泣少遊，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辭諷耶。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劵而祿祿靡豎，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讀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鄙俚可刪，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進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問，與樞要而速謗等耳，兼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

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淡遠真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由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由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巳時，此豈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嗚呼、死欲葬要離墓傍者、非魏子敬耶、有倆我以忠孝集者、終日不敢開視、故余知子敬將十年、而未嘗見子敬一言、亦不知子敬死之年月、答有誦子敬與人書、記其末句、嗚呼、死欲葬要離墓傍者耶、子敬何人、魏塘忠節公之長子也、記余庚午上京師、次涿鹿、客賣漿家、時夜半雪深三尺、然薪稍支土牀、劇談肩引濁醪、甚不適也、有一黃鬚奴裸身而氷、余曰、寒否、摩腹以對、此中有三升醞、賢于裘袍重纊矣、余笑而

飲之、甫盡觴、而仰天大哭不已、余愕其葬男子病狂也、忽告曰、若知一魏公子乎、方其父之被逮也、公子徒跣至我家、父去矣、公子忽死、死而又生、呼曰天乎父乎、斯時焉往、公子又死、死之明日又生、晝伏夜行十餘日、公子乃來、來不敢聲息、日伺于途、薪有白城上至者、傳公已死、公子仆于地而又死、若知一魏公子乎、是奴復仰天大哭不已、嗚呼、當時士大夫豈不貴于黃鬚耶、何盡視子敬爲疫鬼、而黃鬚乃作魯朱家也、嗚呼、此黃鬚者豈讀忠孝集知子敬能爲文章

者耶、何與賣漿家事而有此剛腸涙、咄咄道人也、子敬有弟曰子一者、刺血再上書爲父兄請卹、天子甄背比之番醫、而子敬亦配食百世、嗚呼、子敬眞得死所矣、吾師元公先生讀子敬之遺稿、評曰、胸中磈礌、形于筆墨之間、吾意其人尚在也、余受而刻之、笑要離無文、

先夫子曰、德翼字用脩號燈巖柴桑人司李嘉興文時有奇氣　私記燈岩之文爲竹窗軒集適園集涌山閣集

博依堂文集序　　陳弘緒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能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夔跨乎前哲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歎於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為史記之書苟蕞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迺能斁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司郡邑當其時御開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爲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于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

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簾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爲子長也者迺其不爲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或遂不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于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閒所著銑歐

橫吹吟嘆楚詞諸曲焉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聳而詫之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爲密之迺今日之子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是必于鱗子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乃頡頏退之子瞻於子長者作之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則予之擬密之於子長也過深心讀書之士亦不以予言爲阿私

明矣闕密之之文者其幸勿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而求之也乎

先夫子曰陳弘緒字士業南昌人初與茂先伯叔晚加工夫非茂先之所能及也　又曰在南都與余訪求藏書之家庚子迴其舅氏于舟中寫書士業答言吾非故吾若有慙德何也 私記茂先豫章萬時華也

應本序　黃道周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巷而處修其質而不婉於天則不如椎訾而舂阜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訾而舂信其言則涅舟之側無有磬髦有喰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貍班與豹蔚范坐龐廉與孤孟同宮是兩者皆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糲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糲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

人脯兒血雜揉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寶其棘聚鈹錐貴其棘聚鈹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沫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哲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産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糲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用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于天下則是燧皇郤籩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剛

智不至于窺盜見人金玉綺繡則斂容屏氣正容却立退而覗棘叢鉞鋌鋸鑊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于庭堅涓成務光所貫心于莘野也必使英雄挾刃以伺夷光脊脽鬭以謀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絶類絲斯以談予見為贄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為慢乎予之遂巷而椎髻拘亦久矣

卓珂月蕊淵蟾臺二集序

曾異撰

余與卓子珂月皆為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為時義則時義耳為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為易售之時義耳嘐嘐然而詩歌而古文辭矣為且夫今天下之人才帖括養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撑持之國家也吾觀三歲取士名為收天下豪儁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閲再三試闈牘偶有遁逵慷慨之士不以為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疏淺寡學者庶幾為髫秀當時之彦夫人士皇皇㱐養

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為兄嘐嘐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幾為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珂月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為詩歌為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為而相戒為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為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為之而怡然自愉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為之

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
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
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
痛哭憂畏而消沒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
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
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
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
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
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

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
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煢煢無所之者也苦而苦
者也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
事翱翔而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
此其說始于捐相位之虞卿予吾謂虞卿之窮愁不
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
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招
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
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

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
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
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臾腐之書憤極矣不極
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
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
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
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蹤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
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

讀是集者勿爲卓子所欺焉可矣

陽明先生文集序　　施邦曜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三曰立德立功立言然果如是之晝爲三等如玄黃黑白之殊類乎非也盖人未嘗生而有功生而有言惟此德命于天率于性明此者謂之精誠此者謂之一惟明故誠惟精故一是謂聖賢之學學至于誠則有以立天下之本一則有以盡天下之變德也者功從此托根言從此受響者也惟學之入德未至卽身奏一匡之績孤成雜霸之勳名卽文起八代之衰終屬詞章之小乘故上下古今伊

周之後無功六經之外無言非無功與言也德之未至卽功與言不足稱也先生從學絕道喪之日獨悟良知之妙蘊上接精一之心傳就不睹不聞之中裕經綸參贊之用舉世所謂殊猷偉業微言奧論不必分役其心而已實有其理將見富有日新自然應時而發戡亂定變人所視爲非常之原者先生唾手立辦使世食其功而絕不見搶攘之跡斯名世之大業也創義暨詞人所稱獨擅制作之林者先生未嘗過而問焉不外日用之雅言而備悉繼往開來之緒斯

羽翼之眞傳也德立而功與言一以貫之此先生獨成其不朽哉世于先生之學未能窺其蘊奧故慕先生之功若赫然可喜誦先生之言若潛然無奇嘗適滄茫者不望斗杓爲準與波上下東西南北揣摩向往無一或是而先生之爲先生自若人惟學先生之學試升其堂入其室焉而後知先生之不可及也後知不可及者之其則不遠也性命之中人人具有一先生焉人人具有一先生而竟無一人能爲先生先生于是乎獨成其不朽矣余以蚵蚾之質仰羨蟾蜍

之宮每讀先生之書不啻饑以當食渴以當飲出王與俱然行役不常苦其帙之繁而難攜也因纂其切要者分爲三帙首理學次經濟又次文章便儲之行笈時佩服不離亦以見先生不朽之業有所獨重云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城守城破賊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拒之于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爲通政時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

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閣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通政使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遷爲副院辛巳之冬葬我外舅葉六桐先生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癸未　太夫人五十壽誕公將赴召爲文以祝云余友黃太冲蕺山之高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知余所評陽明文集有所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子天其疎族欲以繼余爲議立其弟之子以後公

簡堂集序

歸莊

先太僕府君故居安亭、安亭爲崑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爲近、當時執經問字者、嘉定尤多、其後府君之文章崑山遂無傳、嘉定則有唐叔達婁子柔兩先生、子柔之高第弟子曰馬巽甫先生、簡堂集者其所著也、先生交余父兄間、余嘗一再奉教、去年至嘉定先生沒久矣、先生之子舒出是集、凡若干卷、屬余序、得受而讀之、知先生之文得之府君爲多、吾朝文章、自金華兩公開一代風氣、上與唐宋諸大家匹、讀兩公

文原文訓、知文之不可苟爲也、而後之學者、趨尚不同、顧以盛名奔走天下、至嘉靖中世、幾無復知有兩公者矣、府君獨起而振之、萬曆中所號爲文章家者、與嘉靖諸公雖異趣、要皆入幽蹊仄徑、披榛蘙茀、終不能致於康莊、然人情喜新、亦咸望而歸之、獨先生守其師之學不變、豈非所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耶、先生之文、大約詳整博雅而有精思、至其變化出沒、非拘墟者所能測、近較府君、遠視宋王、其猶九河之於龍門、積石、萬里一源者也、抑余又有感焉、

古之求人之文者惟其文苟其文足以傳後雖布衣可也而能文者亦視其人之可傳與否而不輕爲世俗之求人之文者不惟其文惟其貴尋常無聞之人往往購名公卿之文鐫金石登屏幛以爲榮而名公卿不必能文或能而不暇則倩人以應一以執筆之有人也而輕應之一以署名之非己也而謾爲之於是天下之文日益多而一經稱述大抵皆偉人傑士賢媛列女矣余觀僩堂集代名公卿作者十居六七旣笑世俗之人之鄙而又歎先生之不遇也雖退之

永叔子瞻子固諸集中代人之作至今傳然終不多見且夫以先生之才與其學苟文皆爲己作不煩贍前顧後必能自吐其胷中之奇當有不止於此者余嘗歎太僕府君以如此之文而老得一第又處下位不獲修國家史牒記元老人臣事跡不得盡其才以爲恨況先生遂以諸生老也後之觀先生之文者欣賞之餘當亦不勝其太息矣

侯研德文集序

歸莊

三十年之前交游之中稱嘉定六侯蓋納言太學兩先生皆三子兄弟才名相埒也已而或死鋒鏑或病歿獨記原研德存而研德之沒又四年矣垂沒之年余再過之時已病手一編示予曰此我平日所著詩古文也文章雅知宗太僕先生子太僕之後家學有傳其爲我序之余唯唯亡何遂不起余以集不在案久未踐諾戊申春其子棨捧先人集端拜仍以序請是年冬始得重繙其集而序之文章之事隨世而變

宗派不同流弊亦異弘治嘉靖間作者各闢門戶其後屢變至萬曆而極于時天下之士患于識之不定而惑于異趨然而鉅儒宿學不絕于世至近世而正宗昌明真僞邪正判若白黑文人學士之所患更不在識之不真而在才不足而不克大振譬之作室昔年則工師拙于審曲而勢堂構失度梁柱欹邪雖復采繪斑然而居者有棟折榱崩之懼近日則門堂寢室規制合度而良材未充垣墻不周塗塈不施不免上雨旁風之患是故楩柟豫章之材死甕丹漆之用

此吾黨今日之所有事而惟日不足者也研德少時才情綺麗鄉心緒腸然嘉定之文派故宗太僕而虞山錢牧齋先生則太僕之功臣也研德漸靡鄉里先哲之訓又奉虞山之教遂不難斂春華爲秋實變永嘉爲正始益素其崇堂邃宇之材而又得般爾匠石之乃宜其輪焉奐焉翬飛矢棘也其詩自少至長亦不一格每變益工古詩如褉詠詠史近體如移居舊庄秋懷春感諸作家國喪亂之際俯仰傷懷讀者既歎其辭之工而又悲其志以彼文章華國之才使其

顯榮琬琰之光黼黻之章必將震耀當世頋乃韜其殘編遺策老死于東海寂寞之濱悲夫然使其早得志則膏煎蘭燒必不自全其後若聦功名不顯而錮化繞指荼變蕭茅研德又不以彼易此所以取貴于君子也嗟乎讀其集者可以知其人矣研德中年學道諸事灑脫而自敘其詩文詳述始末異同之故猶不能忘後世之名今榮之才固不愧家風而貧不能梓遺集以流傳故余既爲之序因以告夫研德之友之好義而有力者

百家私記歸莊一名予來字元恭太僕熙甫之後博學好酒不顧忌諱時人以狂目之嘗寄詩先夫子詩字無不精到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五　詩集上

黃巖戴氏合族詩敘　胡翰

黃巖戴志道稱貲爲谷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各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佑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貲貯幸不爲强有力者之奪、追念山中日夜

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爲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爲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爲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爲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爲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爲比、物皆然、鳥獸魚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群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翩摶噬齧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因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輒棄去不暇顧、男女剪爲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澌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白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澌盡者、蓋有以也、夫貙貐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爲

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宦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折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與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劉兵部詩集序　宋濂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于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

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濂于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始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于詩况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川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東書走豫章與辛敬黃存周謝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㩁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于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勵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爍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辭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涉虎鼻峰眺龍門

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勺曲江瓶部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酌流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于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

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與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茍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于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誘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旹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于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其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

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于詩恭得劉君之傳者也

項伯裔詩序

劉基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于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與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

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虫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邵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于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

不獲用世而亦不果于忘世吾又不知所者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栝閒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于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邪周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于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于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

言之者飾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僻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且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逮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討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瓦木石也耶

朱先生詩序

楊衍吉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敘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爲好詩其他飳飣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淸篇秀句日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鐵崖游其詩至多

余近爲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删去十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葢吾平生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于大雅然自謂好詩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君今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咏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爲而　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恕也汝能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嗜于可學之詩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後知予之爲先生者厚也君之外孫

都穆貫圓行先生詩移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
焉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梁潛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眞人者與其徒嘗居于此當是時琳宮秘宇儗于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乎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

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于朝與居于城中者蓋未嘗知唯閒暇登覽于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于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函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國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　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　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

明受命攘除而剗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裔壤之外於乎其爲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益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于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于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于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

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爲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于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爲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認眞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淸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辯

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兹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也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

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于道不工于詩歟將未至于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于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帝王霸之

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眞子集授簡于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于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于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眞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于盡人乎謂吾不能于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曆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百家私記先生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正統十三年會試副榜入太學讀書後以薦授簡討職年七十三謚文恭詳在學案

甘谷堂詩序

張寧

風俗通載南陽甘谷有菊大滋液浸潰谷中千餘家飲者皆高壽邑士徐君公舉早學醫讀東垣丹溪書得中和治法環境之人仰其藥少者安老者康疾者良愈用相與號所居爲甘谷堂其名未著也去年冬友人張用宏患重疾幾危始延致公舉公舉至視大驚曰幾枉君命然非死病用藥反耳投數劑而復蔡公舉始無吝情終無德色諸所交用宏者甚難之乃即故號爲詩以謝求余序首簡余聞神農書以菊爲

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水錄以乳泉石池源深靜活爲佳品甘谷合二物之美宜飲者多壽然所以能致壽者取便而用常也公舉誠能虛懷有容絕去畦畛使人不難于求不爲物間則環境之地皆甘谷自是可戶致壽于愈疾也何有吾因是有感夫天之厚于人非獨南陽古者山澤之利未窮土地之力未盡君民有相足之義公私有相須之功上無甲兵土木禱祠征斂科催借募之煩下無道釋遊冗技術聲妓奇麗淫巧之耗凡民所資以養生佚世者皆得便取而足于用燮理承化者又爲之樽節道制修和相協以安全之所謂生之不傷扶之不危節其力不盡故其民多壽後世法制漸密休戚相懸無古人之所有而有古人之所無向之所資以養生佚世者取之有禁用之不給而饑寒勞困之病生矣爲是故也農迫于耕商迫于貨工迫于藝士迫于業及其從仕又反以所病病夫所治之民雖萬有甘谷亦將蘇汲盡矣奈之何不相尋于顛連也古人謂達爲良相不達爲良醫民病甚矣愈之者其惟良相乎方今明良相逢四

海仁壽公舉方將教其子永泰向學從士仕其道進矣因序詩也聊發吾之所感

先夫子曰張寧字靖之號方洲海寧人景泰甲戌進士在給事中稱爲敢諫出守汀州文清梗有法固是作家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達人之情紓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成其辭結羇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遊之情荒以濯其辭亂去國喪家者思以深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裕自謫全寄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夫感慨愁抑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為是哉于是乎窺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嚮昔哲人

執人之政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于當時信于來世故居東斷交返魯刪史去韓著蠹卽沅為騷以宣暢其話言道其志慮至于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秘水丘墟臺榭一湊于目言為之變時有適然以為非遇乎夫王粲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為天下勝非山水之間故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為文章憂愁鬱結一慨于敍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所寓其情與有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楊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為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矜萬乘去而趑趄拉齒折脅者之所為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州全為國家南夏之鄙山川秀深華玉有深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鬱結固宜

衡巳
逼柳

樞筦集序　薛應旂

夫詩之爲教尚矣古者郊廟朝廷以及閭巷莫不有詩行人采風樂官達雅而人品之高下政治之隆汚世道之升降咸于是乎攷見其所繫豈微乎哉周東詩亡仲尼傷之稽古刪述以經天下而六義昭矣迨屈原放而楚騷作賈誼謫而漢賦興自是蘇李曹劉咸稱作者而究其所自則唯以風騷爲宗也至晉二陸潘張左郭後先繼起盡號詩人然皆步趨曹劉而依違格局詞治音濁率難語上唯陶靖節冲澹閒遠

直超建安而上之迨三謝顏鮑蹈襲風流而沈約江淹則過爲模擬均之不可與言詩矣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取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具體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輿起然唯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爲詩史其諸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爲家法交相訪謝一及宋人則雖擊壤感興諸作悉置勿論鳴呼詩云詩云曾謂若是云乎哉誠若是也則大小之雅儀乎訓誥商周之頌多類儀禮將不得爲詩耶余嘗謂唐人之詩獨尚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爲多間以語今之名能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于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幾于湮滅矣昨歲自石蔡公以所著中臺集寄余山中余反覆玩之醉意融化而一出于性情禮義之正蓋多雅頌之詞而不專事于風旣已嘆元聲之流行于天地間自有不容于偏廢者乃今浠桂朱君以公樞筦集示余蓋公爲兵侍提督京營時所著者將刻以傳特屬序之余讀之累日與中

臺集無異因憶往歲嘗與公論學于白下而公已大放厥詞互有談駁邇來垂三十年而公造詣益深涵養益粹故其發之于詞者類如此蓋不特詩人之詩而已也浠桂君實公在湖藩時所舉士其瞻依敬信于公而恩誼之篤非啻若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故敢罄其迂愚而告之且因以質之于公爲斯集序云

學案傳方山字仲長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

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巳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寘龍溪于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盗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常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飾也然東林之學實導源于此豈可没哉

吳越詩引　　任譚

楚嚴子自以風飾意氣才華可凌駕一世而沉淪播遷與時不偶以爲大戚予退居江上而讀其詩嗌嘗語諸其人曰詩太上能爲風其次爲厲其次不能爲風與厲子之來戚也其亡乃是爲厲乎弘德間人尚惜才洛陽李獻吉有詩名入朝遇張戚畹當避路獻吉不受回祔而觸其齒徑躍馬去自草奏言狀時兩聖聞奏泣請于內椒房貴人倚角于外孝廟勉爲下廷議置獄宰相執奏曰夢陽少年有才誠狂俠不省事理然不當爲外戚置法爲天下笑由是得從末減予友高子業獻吉門人言其事津津有味嗟乎使獻吉在且得罪如是衆方群起而構陷之不暇矣豈望生還耶往時嚴子以能事傲忽人得謗予在宮坊嗌聞而哀之實不謂其能舜詩窮變極態貫猷如此也今來爲郡詩益苦名聞日益高其去將爲臺察諫議在天子左右陳說利害樹休光無窮則又不當以不遇爲詩之罪不可則退而處梅池草堂聚里中少年論心學明先王之道成就良子弟爲國家用亦當

不廢爲詩又不可則買舟瀟湘洞庭之間鳴琴採菱
卽懷養德以此自老使後世讀吳郡之詩而思其人
以爲不可及將與桐江高士並稱爲大小嚴豈不壯
哉若徒以詩名代而無澤于道卽能奔走漢魏而稱
雄于李唐諸大家之前知篤行君子不以爲得也

孫山甫詩集序　任瀚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
隆盛、閱四十年來、摛菁掞藻之家、朝野相望、淮海孫
山甫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上命督
學關西、善作士、與遂菴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
始按部、訪余江門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嫺雅蘊藉、
栩栩若平生驩、明日從事來齋所得南遊以後諸體
詩五百餘篇相印可、余掃石拔雲、一再讀、歎曰吳大
帝之後、散亡列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
其雋永閎邃自鮑謝諸人不能過也、始吾讀李獻吉
詩、謂如媧皇搏鍊補天石、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
並驅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鍾在懸、金石發作、伶坊
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橫放處、如項羽提
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搴旂、而登壇嘯咤、千人皆
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黃魔太翳決瞿唐、其
險怪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
今吾讀山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
無中、蜃氣樓閣、盤薄煙霏、其光萬狀、便倏然起隱靈

霞外之思如君茲選嘗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誠足剗建安鋒劘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也吾聞龍噓氣成雲雲之靈龍爲之然龍非雲之所能使爲神物也人噓氣成辭辭之精者爲詩人豈詩所能使爲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銹蝕而齕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海固欲爲聖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思其或嘗試于大巧也故以是飾之

李三洲詩集序

王漸逵

昔司馬遷以布衣客齊梁南遊江湘東適會稽探禹穴反而歸乃作史記杜甫以天寶之亂流落巴蜀徘徊于荊襄間日與赤甲白鹽灩澦洞庭虛谷波濤之幽險勝絕爲伍其飲食夢想悉歸之詩以發其孤憤之懷蘇子瞻之貶也浪跡于湖黃江浙閩越儋萬瘴癘之鄉瀕死百折至于豺虎之穴鼪鼯之窟皆有姓字石刻傳焉故司馬氏之文渾雄而炳蔚杜子美之詩兼備衆體古今稱盛而子瞻之詩文浩浩如奔江

決河一瀉數百里而莫之禦而其波瀾翻覆窮極變態可觀可愕其奇壯有如此者說者謂三子皆得江山之助其信然乎予友三洲少敏而力學博極群書識其體要未達而詩文籍籍在人口中及觀光于京師官于兩浙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屢遷于川蜀湖湘閩越諸省間殆將歷天下之半而過之故其于山川之形勝風土之習尚古今之迹髣髴之居聖賢過化之地登眺之懷一一拾而歸之詩故其詩之變態不常靜者如虛幽者如谷淡者如霏烟麗者如巧

卉奇者如嶮怪者如縣浩而迅若鶩湍㵎而平若夷
岸其無所不有也若入洞庭之墟雲夢之澤心亂目
眩而不能遍焉所謂得江山之助者非耶三洲子嘗
明盛之時屐顯達其視三子之執執然于逆旅間徒
寫其悲些之情紓不平之鳴者迴異矣三洲子歸復
篤志于聖賢之學凡世儒之高談心性淺淫禪覺者
力辯而深闢之以歸于中庸言行之際適與予意合
他日與三洲子縱百仞之岳發高明之遐去耳目于
夾離擣倚天之花藍請孔顏樂處不于江山而于人

間嗒然與太虛爲徒而超于萬物之表斯時也謂之
得天地之助可也三洲子以爲何如序三洲之詩因
嘆三洲志之銳學之正不可多見也故併及之

越山社送李三洲詩序　　王漸逵

自越山詩社成入社者凡十有二人天游陳子約中
余子樗亭黃子丹山方子鶴臺裕子虛谷江子三洲
李子泰泉黃子右溪倫子雪厓程子稊石倫子與予
也未十數年聞離而合合而離者復數焉約中子歸
于浙天游樗亭鶴臺巳物故所存于社者惟八人既
而三洲子自楚蜀而歸泰泉二倫子自留都而歸雪
厓子自西廣而歸喜得一歡聚相與飲宴哦詠今年
春泰泉子復以名趨夏三洲子服政于閩秋初又閩

二倫子告别而北上獨予老守于社然巳衰憊齒豁
顏悴皤然一老翁矣因嘆人之生一歲間其得失順
逆可喜可愕之事倏焉而至者不知其幾也夫人之
生得失順逆可喜可愕之事倏焉而至者不知其幾
則夫吾社之會散離合屢更于十數年之間者又何
芥耶予幸老于社得與諸子會別時或送迎攜酒食
談笑賦詩遙附斥鷃于搶榆之末斯亦足慰矣昔人
有數爲其朋舊送迎者山鬼見而揶揄之予以蹇拙
弗能儕同于諸子其不爲山鬼之所揶揄者幾希矣

然而猶能芘坐壇樹乘風笑咏以待諸子吾知社公亦或愛而憐之則予之蹇拙不能追從諸子雖不免于山鬼之所揶揄其將不爲社公之所憐憫耶三洲子行諸同社猶舉故事祖餞以詩屬其序于予予三別于三洲子不能不重有所感也爲述其事而書之使山鬼見焉殆爲之憮然也已

沈青門兩人詩序　王慎中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視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能知公不妄與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于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

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余喜觀君方窺其篋笥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覩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羇窮自放出于無聊不檠之跡抉斥物彙迮觸景光春撫其鈎棘之腑腸擢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于廟朝則見爲瑣近傷劌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于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于覽觀京都恭睹

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
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造官雍容司存
踔巍要而見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材之兼者固不以
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
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庵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
聞廣益闚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蓋亦有倫
非生于窮僻側者比也則其長于彼而且兼乎此
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悃悃恭敕風致藹然其
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

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
猶餘矜色持槊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
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
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
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
見于此耶窮者之于詩雖腑腸鉤棘以艱拂工苦瘖
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
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
徒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
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波越其亦日磨歲鑠歸于澌
化已矣予敘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啟衆人之好又慨
其昔壯而今憊也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飆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游赤壁覧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発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顚倒笑呼惟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于旹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詬之日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研投擲之欲以怒

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荒問市中莫識爲誰久迺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彊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撑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槲葉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訴罵門外君若不聞于是朱詩人之名譁于郡中其詩稍稍傳于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敦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于人人猶不知重其詩猶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于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于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于外詩之不足賈于時以售貧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欵大指

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于所嗜雖無所計于外而猶不能忘意于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于身後哉

梧岡詩集序

王宗沐

心與物寓于天地之間也其皆有至乎風行于天方其怒號奕突被于山林萬竅無不遭而聲焉而受者亦必以高下爲量剽疾輕緩小和大和各自成律而卒莫相一也方是時謂木與風本有聲也而皆不能無所得謂木與風本無聲也而相遭則鳴常而不拘變而不測非所謂至者乎詩聲也而待于觸自田夫野叟與夫遷人戍卒嫠婦羇臣以及學士大夫其情之釀于中者溢咽抵隘而不能不待于觸以發無待

則至者不出卒亦撓剔皮膚而不足感人心以傳于後世故雄者兒戲造化芻狗萬物而一不足當其心氣完量大叫號掉發以遂其不平雅者密濡修飾爲方嚴其和平委虵當于中聲道奇者不稱焉而卒亦莫能廢要不盡然而皆得其至則傳此其大都也自聲華繁艷士人沉于其中沒脛及腰不能自振凡夫世之可悲可慕者舉得入于中而撓之則心之至者不出無以鈎深物之至者不合無以取奇其于雄者不啻不能而于所謂平和者亦以排比聲偶挑于外而引其中卒非鄙猥者之所能道也唐人以詩律名家而一二尤桀者始必有得于禪取其寂寞枯槁之趣以洗其囂腐憧冗之衷猶之濯垢以沃而解結以鑴而後僅窺于詩之際嗟夫何其有限而難也物遇其至者適得則矢口濺沫不失于妙而苦者往往白首閉關而卒莫能窺也此非所謂難言者耶余嘗以是求詩而卒莫余爽也乃吾師梧岡先生少負才特性復雅淡不與時競往嘉靖癸卯間嘗守台自日事罷輒把卷自哦余爲諸生嘗以業請見先生左右圖

史無吏煩先生今官階誠崇然閱歷已深遷延不速有積薪之嘆而先生泊然益自喜吟不輟也不詭于世不借于禪抱其至者以待觸于物愜意則塗汗冊籍流囊篋以爲富冀以有聞于後自郎署積至貴陽若干卷讀之詞藻雄渾而意趣溫平鏗然金石之音當必有好而傳之者而先生曰必子爲我序之往某入仕先生嘗出以相示間亦倣和爲之而終以出于勉强而不工邇來稍有見于心與物之至者流行于兩間未嘗息涵而畜之嘗必有遇者方將收名精魄

爲含筏之計而奔走于官未能也十年流轉遇先生于長盧再聯官于廣右毎見輙知先生之得于至者日深而不止而非余亦莫之知也故以是復先生云

白巖山人詩稿序　王宗沐

嘉靖庚申余廉訪江西時汎陽白巖柴山人來遊匡廬旅寓城南艘後促席讌坐山人縞服癯形與之語大奇若決水東注風振落木錯府下紛紛溢映于中而薄于世者因索其詩讀之雅淡和平掉洗埃壒幾風人之趣余惟山人以才不售而所抱有以自樂遊公卿間獨發其談悰洎然無所求稱其爲高爲之刻其詩未幾會兵事又移官去不及爲山人序比甲子余乞歸臥龍陽山中而山人復來訪索余終序其詩

太末去余居七百里險絶盤桓山人不走權勢有力足重山人者而問余寂寞鄉且訶啟沽酒燒燭得悉叩山人所畜業焉山人曰始吾爲詩見有爲之者物峙其外而吾揣于中時非無獲而不得者嘗十五也今余之于物也逐之于隨然之交矣而不見其際也吾之動于感也至彼幽然之原矣而不見其眹也不覆于嗜欲而獨遺吾眞凡傑然紆吾前者皆吾所欲道也筆之于書而不知有言矧工拙耶吾如是而已余曰茲獨言詩哉進于道矣擬者余奇山人謂能外

升沉富貴不介意急也而獨工其詩今乃而後盡出
人昔韓退之送高閑上人云其旨近禪于物泊然無
所好則情事刊落無以發其不平而其技不工是亦
迹其膚拘于方云云者烏乎然夫詩何為者撼天地
萬物激于耳目而以語道其精微不平者之所起衝
然與物為擊以巳之情而逆物之狀則有對鼓吹而
流者又安有得于天入于微而傳于後也古者才人
逸士或寄傲于山川或耽情于飲博幽人離婦羈臣
孤客亦以其怨憤雖為未幾于道皆能執此以拒塵

垢而薄世味其詞亦時造于微夫深一情者拒衆情
拒衆情者露天眞則其為詩也猶之奇焉而言乃微
況如山人者乃忘衆情而反天眞刊落身世與造化
遊則其為言深于道矣又安在其淡薄積寂無以工
其詩疑為也余誠不足重山人而多病養拙山人以
其迹遜退似知化者不離遠道索余終序其詩故余
道山人所以工于詩者山人且期入山忘言嘿存倘
他日再見示余處而委蛇焉則余且反走矣山人名
惟道字允中白巖其別號云

池亭倡和序　羅洪先

唐以詩取士故其詩猶今之經義人皆習之其特動
所及可以動物而遺世效其名于時者各有師承或
結社相掊互切劘以求長益至國初吳人猶有聘社
師開詩榜者余以是知天下之事未有為而莫倡美
焉而莫之和蓋自三代以來學校之設所以相觀而
善者其說巳然獨詩也哉今世雖俗狃習下至于奔
走利欲亦莫不有朋比附合之人然後是以遂其欲
險深其機穽而人莫可奪獨詩也哉方其朋比附合

之初亦非必保其心之無他而遽責其謀之皆善也
及其智慮漸周意氣漸協始有不容暫離者今世獨
利欲為然耳求之于詩巳有所不暇又况三代之學
校哉使今世有一人焉即所為詩求如吳人之用意
雖非絕藝然視今世之朋比附合固有間矣使又即
是以求三代之學校所以相觀而善者以茲庶幾于
萬一縱未速成其用意豈不尤勝哉然竊觀今世講
仁義服道德者雖其黨與甚多每不取信于人不若
利欲之畢効豈獨驗于彼不驗于此歟亦果無倡之

者歟抑有其人而人之逝詐與求備者之過歟渤
劉子某某以病廢好爲詩與之遊者數人更數年而
意不儕常見其池亭倡和集錄而知余言益驗也嗚
呼劉子獨驗于詩耳不有進于詩者耶劉子縱未暇
余術將俟其人而況今世有是人也嗚呼余獨幸劉
子之術驗于詩也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六　詩集中

詩梅集序　文徵明

松江在元季時鴻儒碩彥多避地於此自鐵厓楊公而下若錢惟善思復若孫作大雅若陶宗儀九成邵亨貞復孺皆傑然天下士而土著之士則有陸宅之董良史衛山齋諸人又皆才雋喜文雅遊相翼雖更假擾無忘問學唱酬吟諷不以時廢風流文雅照映

一時比入國朝而袁景文顧菫中遂以清辭麗句大鳴國家之盛不可謂無所自也朱靜翁楚材者嘗遊諸賢之門文詞行業亦袁顧曹耦嘗被薦起家而用不盡才旋仰廢死其子士誠沾溉之餘亦以詩名余嘗讀邑志而知其人益清修績學之士也近得其所著詩梅集於其諸孫察卿詩才百篇清新爾雅綠情寫事隨物賦形命意鑄詞無一長語宛有前諸賢風格師資源委實以與之然諸賢生當叔季風塵澒洞奔播流離見諸論著多悲憂刺促之詞雖袁顧大家

際會昌時、碩以勝國遺材、殷維新之朝、偁首而投尾、
慨傚蒿綸、求其和平蓋亦難矣、君在宣德正統間、常
承平極盛之際、隱居求志、外無兵戈之擾、而居有丘
樊之樂、文酒燕遊、親戚情話、發爲音詞、紆回冲遠、無
有吁咈、眞鳴盛之作也、惜權變攸、遺草燼滅、察卿與
其父福州公子文再世搜訪、僅僅得此、夫金膏水碧、
奚以多爲、嘗鼎一臠、足以知味矣、雖然名世非難、傳
世爲難、古之作者泯沒何限、是在後人耳、不得其人、
雖巨編完帙、往往置爲篋中故翫、余見亦多矣、矧此

出於蛛絲煤尾之餘、非察卿之賢而有文、安望其愼
葺而有傳哉、吾於察卿有慨焉、且鐵厓諸賢、皆一代
偉人、求其後嗣無聞焉、而朱氏自靜翁以來垂二百
年、歷且數世、世世有聞人、人人皆有集、如所謂靜翁葵軒
玉洲福州及此不一而足、夫亦盛已、昔王筠自譽其
世謂七葉之中、人人有集、朱氏何忝哉、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
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
能徧于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
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跕鳶挂猱之阻然、其情志有
所累而不能遣于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
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値惟蜀僻在西垂古
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
窈窕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于天下然陸則拒以飛

厓斷棧水則阨以驚江急峽鬪雷駭霆而翳日月其險
且遠亦甲于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
遠不能至于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
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于險而忘其
爲勝于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
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窕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
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願慕不
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
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

所接而奪于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聲容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汨其和平要眇之音于是大夫缺于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吞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于重慶益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

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于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烟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淫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欷歔憭慄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颷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鶯江雞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焉

項子瞻詩選序

彭輅

項山人子瞻者以八十老死其所刻詩雖有他名公序余謂序詩如寫照必與其人久處熟其顰笑喜慍眉髮而后神在我手然後付之筆端自有不似之似假令貌人于半面卽巧給乎所謂似形而神則遠矣余習子瞻頗知其詩暇日別選而梓之爲之序曰子瞻集中自六朝初盛唐逮錢劉之調無不絫具晚唐之嫺然者聲者間或有焉要之自爲子瞻詩成一家言矣余嘗憶與子瞻共題余宰矢口自娛吟訖付覆

瓿而子瞻撚髭苦心洗琢期于藻瑩始出視余每歎以爲不及也且余知子瞻詩不獨以詩蓋以詩子瞻之平生子瞻于經史群籍稗家梵典無所不讀而文選徐庾諸俊之什尤所酬滿者少以帖括擅場似可乖于一第頃試輒不收罷弗更業日名客豪俠家用益落晚赴公車官上林非其好也棄去歸結茆南湖之淡數往來僧寺間惟韻人之落魄奇衣藥藝坐隱者與偕故其爲詩榮爵之俗狀寡山林之幽趣多也況詩者人爲之人之貴賤泰約各有其遇端邪清

穢各居其品性質旣殊音節自異操管握槧之閒其肝腸肺腑寓焉假令曳組紱而語欲涉乎江湖披敝縕而體欲標乎臺閣是之謂矯顧眞者流形益然自出卒亦不能矯也夫爽語聱目密揆刺精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草木霞蕩泉庶聆之而悅絲竹要耶惟邃于音者賞之彼自奇觀乎者忽以拙度工者昧郢人之書待郢人而說燕人雖玄鑿易盡焉且詩昉于謡采于風範于雅恢恢乎博哉難以拘方而議卽如二南之卷耳喬木江沱多露摽梅草蟲其節春以雅邶

鄘之柏舟終風城漕采菲其哀怨以憶泰之小戎無衣蒹葭黃鳥其氣悍以直衛之定中淇澳其義閎以微邠之七月東山其緒繁以委仲尼不能強之而一也二雅之變者其人遭讒念亂賦役羇旅大都發幽憤惋抑之詞而騷之哀怨由此而與仲尼不以正雅律之也然則子瞻之詩當就子瞻而論豈必世代品式一一李杜高岑之哉近時能詩者雄偉奇崛稱高調矣而黃金白雪大陸風塵滿紙而是且挾齊秦之勁亢之江南之柔婉不過藝家一體耳廻遼蔡變中

原詩其技亦幟天下。以李袁區文墨之衆則過矣。錢起者變開元天寶之格俾後之作者日趨卑下而靡詩愛之王楊盧駱未脫梁陳輕艷而杜甫誇之黄魯直詩屈濫蹴轢蘇之流暢迥別而文忠與之使後有有丞子美長公其人必于子瞻有愛而尊之與之者矣有慕子瞻者曰某不及子瞻之說幸求之于神余詩之曰乃子瞻之神則詩焉在耳今爲子一敘列其爲人將髣髴見之

詩集自序

彭輅

嘗余弱冠薦於鄉有餘功暇日可以蒐獵百氏凌厲千古奈何憂遊惰學復以楸枰送流景也余當其時雖性好爲詩而莫知詩之所以爲詩後十餘年登第寓京師則京師者四方賢豪之湊而騷壆藻翰之窟也于是有談初唐者且揭風神拔俗之雋純璞未雕之眞剛其言若不復有高岑李杜也有談杜少陵者稱其清輕雄壯頓挫而沉鬱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悲言悲在樂言樂各彈厥趣剛其言若不復有錢劉

皇甫也已而又有談中唐者予拒之曰中唐氣凡而體弱是何足溷吾耳哉而談者則官曹之長翹翹先輩也强聒不余舍俛而聽者累日始知其詩之爲吐露條達而大曆諸子爛然名家不虛也自是循所聞而試爲之奈何家學之質徒觸涯睇望恍然目擊而身莫之詣也蓋詩之所以爲詩者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故中唐之視初盛遠矣初盛唐之視晉宋有間矣晉宋之視魏祖與孫也魏之視漢父與子也不同言而同妙以稍得其神也夫神者何

物也天壤之間色聲香味偶與吾觸而吾意適有所
會輒矢口肆筆而泄之此所謂六義之興而經緯于
賦比之間者也賦實而興虛比有迹而興無據不離
句字而有神存乎其間神之在興者什九在賦比者
半之此國風小雅不傳之秘而靈均之騷所獨濡染
而淋漓者也莊周嘗以玄珠喻道謂離朱喫詬有不
能得而惟象罔得之夫象罔之所得者豈可得而强
哉予之詩每不足于興其詩有無詩也且予既好爲
詩則于無韻之文何啻雖盼顧自宦而省畧隱而巖

林人往往以文字索我日言余之所不欲言又貧不
粜火姑賣文爲活于是宻窣臾白之夫與屠沽市販
戚來以文見索藉其微貲以備晨炊濟枵腹曰言余
之所不屑言故急書而畀之仍急燬其草不藏副也
語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
鼯鼠五枝而窮言貴專也余之詩所以弗入工臻奧
者殆文爲之障乎失之文而又不得之詩是以藝家
惡夫兼也頃者友人進余以戒定之學諄諄策余以
年長日暮曷不思所以脫離生死而猶業此浮蔓贅
疣之言爲余聞而是之嗟乎人當意氣盛壯之時科
目之不足而希富貴富貴之不足而希功名功名之
不足而希詞藝卽翹翹弗獲無不攘臂而圖之迨乎
晚節末路悉幻而歸諸空于吾無與也余自是可以
忘言矣第平生所撰著精神所膽寄焉幸而存之家
塾俾後之子孫不見吾之鬚眉顴頰而見吾之精神
所膽見棗梨若李之嗜或有同于予者倘非其人而
捐以覆瓿余亦何能與焉

先大夫曰其淡與字遠在詩傳之上

詩自序

朱長春

不佞蓋嘗論詩至難自爲詩十年未嘗敢自滿志也嘗臯臯恐一言之無比于古嘗畸于人不敢爲溺音習移又未嘗敢叫䜥自壯與世諸君子善鳴堅白者亢故十年不求名人亦不我名然以名如諸君子雖煙然傾一世不佞亦不敢願焉歲己丑冬過吳門訪李叔玄于虎關叔玄少年希古甚盛自爲詩美秀有唐人之絲則索予詩讀之爽然大喜相結以不佞者能不爲今之詩也叔元苦持去刻之業不得止叔玄

顧叔玄獨好謂我能不爲今亡謂今將目我爲不雅厲物哉我故不愛名如舉人者不自爲地乃不辭自爲解以序曰詩之用尚矣不佞何敢與焉其義則竊聞之詩者施也詩之章曲道其志詩者持也持之禮義善其情兩者備而後音節生焉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三百九歌無議矣古體絕于正始近體絕于大曆非其比詠聲華之絕施不諧而持不正也要以古人言志理情則爲無詩故詩有本有末亢者夷者深茂者清冲者奇者典者華鮮者吟焉各得其性之所近總歸于和諧無不合則有本之故如百昌生而有根未有離情而得爲詩今世之言詩者家宗漢魏人擬開寶以爲絜宋元則斌斌盛哉然名耳其實亡以過夸大之士鞭叱風雲睥睨天地目爲高矣然而洸洋無當遠不相炙則傷體也博比之士稽按成言鉤引故實目爲富然而補綴離跂而結屈不可韻則掩于情也都華之士采鮮美揚聲調爛然鑑然目爲工然而塗飾逐外往往僞而去其眞則無質也樸古之士損約文物酌施情理以要于雅而其希蹤太過

高而槁乾而無聲則又質而不成方也清貴之士恬簡自好冲情諧曲以要于和而其易而薄拘而不能善句之或工章之不合調之或諧理之不中篇之或變致澁而骨易則又不成格也故貌之或佳神之不成體之不適其末未嘗不似而本稍陵夷也夫使天下之物若薰蕕雖盡無薰不累有薰外而蕕中且今天下不知薰故孔子曰惡似而非此微寧無過宋元殆又甚哉不佞心塞而目能辨眞性孤不能同波于時而有古癖自少居平憤憤以爲詩雖小技然大雅

闢天地元音萬古不可磨滅故時猶往往與淫蛙迭
進退而定自中唐以來沿到今垂千年響絕寥矣雖
曰世衰道則人心亦使然夫好名速成護拙欺人賢
豪才子往往有之故始不得不借色以伹仃既則流
遁而錮情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已之非以旦夕虛
名熏心號曰陵古而無前要古人已陳無口莫舌爭
矣百年之後吾等亦無口而使後人寘我同古人委
定其短長失得措足何地乎唐十才子以來今聲稱
得無如前㗸一生聰明嘔肝之用竟令聲與名滅不

佞義不可出此自弱冠鄉舉後與里鄭允升遊得知
詡所爲古人詩三年而求之意似知有端矣未得其
骨又三年而求之體局知有會矣未得其機尋仕爲
令膠膠日夜簿書徵會之不給廢墮故業爲詩亦耘
耘支離似不可進于技已乃艱歸杜門五年重得閒
汎濫于諸家初深求之一年而率二年而出又微求
之一年而澤二年而揚今乃求之冈象于古人神境
有無離合妙解旦暮之指稍稍涉涯而望中似津津
焉然又瞠後之界過此未知而力已竭矣不知所進

故不佞獨論詩至難奈何今爲詩易之也易者從外
難者從內穀種于土發爲苗穎而采苗穎不可生穀
故內求之其勢必出而外不可復入故曰傳神全在
阿堵中四體何關哉雖然不佞大言矣行之惟艱能
不爲今不能爲古幾莊周言寄蹢者之造怨耶若夫
不悅遠而高不詰屈而博華而實雅而韻淸中而王
則古之人古之人哉庶幾千秋雅道之屬乎國家運
至隆作人至久天下至大必有卓絕一代之豪起而
任之長春將執業低首而事焉詩與意在茲乎意在
茲乎

先夫子曰朱長春字大復湖州人萬曆癸未進士
饒有深湛之思微染習氣不甚爲害亦一作家百家
私記大復烏程人知尉城常熟陽信三縣升刑部
主事削籍罷官里居修眞鍊形自北王長春牧齋
謂其累几案數十重梯登其上反手跋足如
烏之學飛以求翀舉墮地重傷僅而不死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

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譜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而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枝也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

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

先夫子曰李夢陽字獻吉大梁人江西提學副使

自明初以來文之正統未嘗之絕然或過于質直則邊幅自狹或過于繁縟則靡弱難收故有不得

不變者變之之道則本之太史以求其變本之六經以求其精微而已其時王文成可謂善變者也空同乃摹倣太史之起止左國之板實初與文成同講究之功文成深悟此理翔于寥廓反謂文成學不成而去空同掩天下之耳目于一時豈知文成掩空同之耳目于萬世乎私記空同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至正德改元進郎中十年之內凡三下獄至是劉瑾必欲殺之以康對山之救得釋

舊集自序

屠隆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嘩戲方內哉腹不胥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吚嚶稍比音節輒爹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搖乎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不寥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衆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論衆體矣則古人非

拙也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今存者什不當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爲客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彈射言辯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帝即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朗黝黑霾霧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衙衎其狀異矣今夫閬風之上泰山之巔鴻濛造怒萬里几

廦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廻澒洞龍蛇鬼神所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渟泓漩滑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聑聑者艸邪華灼灼邪歌懷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曈綠睛之夫采芝茹松刳形息景卬大石而踞履巉巖而遨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綺衣綦巾文質益矣洪鐘隱鼓清濁辨矣然而嘗之無非適也夫嘗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

詩則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與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媟而哀思嚮越而劉況亦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又安能知之

東遊篇序　蔡汝楠

汝楠每誦唐人詩於音響推移之際未嘗不深致思焉至于一人之詩其自謂晚節細于詩律然自後人評之又云晚化于時斯獨何與大抵聲律之工學士大夫之所可爲其平促悲喜恬愉慷慨繫于時事者學士大夫亦不自知其聲音之所之也惟茲東土汝楠曾以行人奉只尺之書遨遊其間登泰山絕頂中夜覽日出處訪明堂故址于岱麓憩五大夫松下飄颻有淩潮風雲之思循蒙山尋洙泗放乎鄒嶧而脫

駕焉以爲平生依歸在是惟時爲嘉靖甲午汝楠年甫二十值四郊無兵東土晏若遺風善政所嚮可述藩郡州邑相延命使雍容其都而汝楠周詢驛道好爲短長詠吟無非宣穆風而紀盛事聲律雖曰未嫺大雅君子翻有取焉及今再遊叨長東臬初自北海臨歷青齊乃見驛道騷然行者靡届造人告儆薊門傳警海卒勵勤援師北嚮兩浙徵兵河洛飛檄其有不供則麗于刑長臬踰時乃有民窮法衆之悲自惟年旅四十有五鄒魯歸依之志既荏苒無闘境內疾

苦所感又復如是其悵慨衆欷之懷發之于詩曰且喜天門近懸愁世事艱又曰忝持使者節旌騎擁征輪其他山川亭榭之詠不過聊逐同群以永時日審。音者辨之當不待闘嚮灼知激而成聲然已雖稍嫺律句豈可同語于當年之致哉嗚呼從此以邁負荷實難進與止汝楠必處其一焉幸而群公宣力屬賛昇平抑幸而乞身山中俾吟擊壤即今之悵慨衆欷者亦當賠化聲音之所之固未可期也宜識歲月以俟遊輯東遊詩凡若干篇

先夫子曰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南京工部侍郎

白石文沉鬱而秀少紆細之致

王辰玉紀遊詩序

唐時升

王辰玉先有紀遊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自浙江北至于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飛江湖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而慷愉惻愴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若余足跡之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恍然太息不能自已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

吾之于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况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于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境會心輙欲有述顧復自嫌今過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默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煙野燒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

先夫子評叔達文亦子柔之亞 百家私記嘉定四君子程孟陽嘉燧李長蘅流芳婁子柔堅及叔達也 先夫子評子柔文傳震川之規矩而才不逮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起元

詩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焉古人之爲詩也無亦惟是取眞情緣飾之而已矣晉宋齊梁披猗浮靡然其一時人物之風華情態之豔冶可按而求則神理猶未盡離也自摹擬剽敓之道勝稱詩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涉之境傅而成之其音響膚澤豈不自謂爲漢魏爲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夫所謂神理者固亦不出乎音響膚澤之間然是音響膚澤者神理之變化也吾

才不如古人學不如古人思不如古人工力不如古人所謂神理者固已寂寥而不韞拟抑而不發矣乃欲以音響膚澤間襲取之以爲工豈有神理而可僞爲者哉余益觀關西成齋劉先生之詩而有味乎其言也先生之詩以眞情緣眞境而以眞語出之其音響膚澤不摹古人而特寄焉以寫其心之所欲吐故今讀其詩而先生孝友婣睦之行蹇產悱惻之思移然而如覿其人則以其爲神理之所寄也視彼摹擬剽敓者情與心反境與情反其眞僞何如嗟乎豈不

彈絲舞干揚戚不足以感人蟲鳥之嚶鳴草木之變衰人有爲之驚心動魄者彼其無作而然乃天地之神理有待而興則人情之流遁也昔王符譏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由此觀之宜先生之詩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故因邑父母劉存吾先生之命而序之存吾先生于先生爲同年友精于詩法而夅夅與先生之弟司成君裒其遺文如此有古者歌棠伐木之道焉詩可以觀其此也夫

錦研齋次草序　顧起元

昔士衡文賦有曰詩緣情而綺靡玷斯語者謂爲六代之濫觴不知作者內激於志外盪於物志與物泊然相遭於標舉興會之時而旖旎佚麗之形出焉綺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綺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飾情而爲綺靡或謂必汰綺靡而致其情皆非工於緣情者矣范蔚宗言情致所託要當以意爲主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夫苟不謂芬芳爲意之萌芽金石爲意之節族迺于以文傳意之後旁舉而益之至使雕

繢襞積之工掩其眞美矯任者遂疑雅頌之平典非陶咏性情者之所庶幾也豈不陋哉番余讀愚公鄭君之詩恍然更有悟于士衡之旨也愚公蚤歲工辭才名卓鑠動天下其所爲詩壹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頃工部集與錦研齋草行一時雅人購之緗帙翔貴居無幾何而次草出焉讀者謂君詩風韻秀出潤以丹彩當與徐庾顏謝分路揚鑣迺乃絢素迭施文質互用意若川落華靡漸近自然者余三復咏之境取直詩理非外獎麗典新辭絡繹奔會使讀之者神艷而色飛君第爽然求以自暢其情而綺靡之眞致乃極于斯矣非夫洞蕩心靈曲暢文體孰能溯原入室探此諦與者哉故曰其根固者其枝茂其膏沃者其光燁天下未有情不深而文明者也太上忘情故忘言中下不及情故言而多蹶若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惟善言者鳴而暢之于以導宣幽鬱之氣鼓吹休明之化行中區以玄覽不有繇士衡而與者耶是在愚公矣

竹浪齋詩序

顧起元

余嘗聞人之稱治詩者，以爲必字字句句，盡擬唐人，而後可以爲詩。至其評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非唐詩也。非唐猶之乎亡詩也。嗟茲乎，詩果若是乎哉。夫詩肖于風，而風嘘于世，世降而風移，風移而詩變，此天籟之所不容已，而玄籥之所不能閟也。故古亡是物，今則有之矣；古亡是事，今則有之矣；古亡是言，今則有之矣。古何必俯紬乎今，今何必仰摹乎古，並峙于寥廓之間，耳惡乎同？其在人也，觸境而生情，而情

每以境奪，因情而耦境，而境即以情遷，蓋今以非爲非，而暮以朝爲故，烟雲動植，愉佚憂悲，日代乎吾前，欲一有以留之，嘗見其變化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內感于情，而外觸于境，以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爲聲歌，當是時也，急起而追之，如兎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抒其情，而詩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眞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邪？且使采風者，欲論其世，而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眞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優孟，眞面目遁矣。欲如古之所謂興觀羣怨多識者，杳然不可復得于篇什內矣，詩果若是乎哉。竹浪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流輩，室無塵雜，居有餘閒，而性獨好吟，遇物掞咏，奚囊所貯，不可勝載，君間出其什五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象也近，不莫搜以爲奇；其銓志也眞，不强傳以爲法。能使誦者如洞其心所蘊之情，而際其身所涉之境，視世之專模擬而掩本情，飾蹊逕而奪興象，殆有夷然不屑者。且君方盛年，畢其全力篤意于詩，如

騁飛黃玆白，而當禺中暘谷之時，誠不知其税駕所至。要以得古人微旨于形色皮膚之外，而獨出其眞境界面目，與三唐作者相証于千載之上，使君而竟其所詣，即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傲君，知其不以彼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道久，而後稍有悟于霜降水涸之理，妄謂作者必超然獨脫，而後可法可傳，而惜其才志疲薾，沓拖不能復振，故因讀君詩，爲次其兩相合者如此，願終與切磋究之，即世不能亡疑余言，而因以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爲君東封函谷矣。

豐南禺摘集小序　　張時徹

南禺公沒蓋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益黯然傷之禺公負瑰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横出摛詞則藻棋立成蒸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駟耳芳懸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盭中片語合意慨出肺肝相啗唯眦眥嫉郎授矛戟交刺亦或懟嫫母爲妍娟斥蘭荃爲萎葉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爲激詭而不知者以爲誕罔也繇是雖黄

問作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揞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卄原憲之守貧濕究不欬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絶粒而通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顑頷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遂斯遘會進當翺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騷壇猶將聲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槳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愉四傑於江河謝輕薄之姿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淚議爲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天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

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孫應大稍爲掇拾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而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南京兵部尚書東沙文逅板實獨其序豐考功描寫曲盡若俱如此便爲作家矣私記東沙嘉靖癸未進士爲尚書以日本入犯勤歸有芝園集五十六卷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古之爲詩者以才以學以實際今之爲詩者以調以句以鑿空襲調則不必才模句則不必學鑿空則不必實際而世之奏膚喙腹目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拳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第凄清其調柔曼其舌以爲得詩之聲瑰瑋則謂傷詘奇崛則爲損致譬之鋭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黄鍾大呂鏗聲海濤莫非元聲也即有除三尺能與耳食者道乎今人之言曰三百篇

皆里巷歌謠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學爲是不知嚶嚶趯趯觵輈蹙鐸曼草中唐參差榛遨博古之士見之而心悸焉夫易用韻言而刲羊承筐鬼車豕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騷寫忠憤而胡繩若木豐隆虙妃則言心者何嘗不閎肆也漢人樂府恭嫗景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乎傷致乎由今人之言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岾于王孟高岑之間矣舍是數者而暨以鑿空當之自命于唐人見謂得聲得致吾不知其可也今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爲不可加一物不知大復無雄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覩其全也吾友吳瑞穀氏所爲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稟于六朝初唐而所蒐奇剔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發唐人之覆是何異摩頰控頤以抉珠于陳人之口而玉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寶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陶鑄羣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矣瑞穀博學而信古所著文集凡十卷行于世則元美先生序

之以爲於鱗之徒云

先夫子曰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少宗伯明龍之文亦學歐陽而加以穪藻與臺山相伯仲

王亦泉詩序　　葉向高

亦泉王先生者先大夫同選於鄉之兄弟也吾郡選者十餘人今僅五六先生存小子每至三山此五六先生遊飲食歡讌之比于猶子日見孺子如見而父哉小子泫然泣下日從之遊而王先生年最長最好稱詩間謂孺子評吾詩而序之小子謝不敢然竟不能廢王先生命也乃爲之序序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其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

于摹摹之而轉相倣以成風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何則尊唐之失也故變毅之夫而摹其靚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競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曠惜別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曠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舉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外不知其外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夫惟大雅君子在其內而遺其外得其神駿而忘其皮毛不合爲合不似爲似則今王先生其人哉王先生之才力俯而逐時以自詭于唐行當逮作寧論優孟乃王先生不爲也其詩務景傳于情情傳于事事傳于時意得而成聲語到而成韻其用事不避宋而其造語不襲唐工拙得失無介乎胷中而卒亦無失乎其爲工夫先生固善學唐人而深于詩者也而先生固未嘗易言詩也先生少負俊才抵掌談天下事乃竟失一第官僅別駕而再左遷即未稱窮愁亦困先生甚矣乃先生歸來甚適從二三友人結社

命觴絕無憤抑不平之氣微見於篇什中世言詩以窮愁工如王先生固能爲窮愁而能不爲窮愁也者此乃工之工也余小子不能詩然少受詩于先大夫先大夫稱詩弟推明三百篇不甚尊唐人先生尊唐人矣而不之學意蓋有進乎此者得無與先大夫同乎余是以從先生遊序其詩從守舊聞因重有感于存亡之際也

先夫子評　蒼霞草臺山學歐梗槩而學力不及不得其精神所在　百家私記臺山字進卿福清人萬歷癸未進士丁未以禮部尚書直

東閣在政府八年泰昌元年宰相
天啓四年以少師致仕謚文忠

二盧先生詩集序

徐學謨

蓋余觀於吳中二盧先生之詩而知採詩之係於覘風者大也夫詩何以謂之風也詩非風也而當其所感觸出之以天倪猶大塊之有噫氣也蓬蓬乎動於物而不自知而亦無所不至東西南北善行而數變故謂之風也仲尼刪詩三百篇始風於二南尚矣其他列國之詩各因其謠俗之變而互爲之聲若鄭之靡唐之嗇豳之忠厚陳以巫覡著秦以駟驖雄又何嘗以一律概之也乃聖人所以各存其故而不廢者

何哉取其出之於天倪而無事于假借不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爲也如必相假借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如今人之所爲則列國之謠俗混爲一風已則不能以自辨而採詩者將奚據而觀之乎余是以知古今人之詩未嘗不同而所以爲詩者則異也夫大江南北其謠俗之不相爲用豈不稱較然哉其發之爲聲詩大都北主迅爽而南人則誚其麤南主婉麗而北人則短其弱而要之不詭於率然應感之情即仲尼而在均有取焉而北人亦何相笑

之有余吳人也故知吳人之詩自國初高楊諸公以婉麗倡之稍祖唐調二百年來作者輩出即其人才力殊眞然皆以吳人作吳語務極其所偏至各自能名家雖間以弱詘要不至浣其質而漓之也蓋余猶及見其人焉逮嘉隆之際而北風日競矣一旦坐奪南人之氣而少年爭附離之泱臆掉吻馳逐叫號於是和平雅淡之調希而傲睨浮薄之音熾率詞掞方不知是遵何風也哉乃若剪綴綺語錯落篇章情景無窮而轉換有限始驚艷冶終於數見不鮮耳此所

謂欲逃乎吳而彌遠于唐者也故余嘗持論謂詩莫盛於今日而亦莫衰於今日適盧中翰伸謁示余以先世遺稿一編蓋伊祖伯仲師陳師伯二先生所著余爲卒業焉見其詩雅以質勝能會情切景而出之於天倪絕無今時詭飾矜勝之習庶幾嚴余所謂及見其人焉者蓋二先生皆仕於憲皇帝在位之初年當是時海內承累朝熙洽之後人俗近樸而縉紳士大夫率重本實而薄假借其爲言皆自言其所能言即不能言必不肯剿襲他人之言以爲言矧二盧先生又皆能言之士宜其詩表裏洞然如是藉令今少年讀之直野人語耳嗟乎是誠野人語也則孔子所謂從先進者舍二先生何適哉余故樂序其詩歸之中翰君刻而傳焉俾觀風者可以論吳之世也

先夫子曰學謨字思重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大宗伯文得歐蘇之傳其識見出尋常章句之上所著世廟識餘錄亦有體裁但其中有因愛憎

許孟中壬申所寄和詩後序

萬廷言

初嘉靖壬戌予以應試來京與孟誠李君識許君孟中於衆人之中因定交於兵部主事南離錢君邸舍未數日三人同舉進士李君早得家學予不肯從念菴羅先生問主靜之說兩人常相論議君爲一菴唐先生門人謂予兩人言甚當日喜聞予兩人言李君英爽超特予固滯自守人見謂高簡君中剛外和溫然可愛故予兩人尤喜就君以自潤蓋自初識及君授官南部皆中間十餘月無日不相聚予兩人爲西

曹郎每出署馬首所指兩家僕隷不問而知爲訪君君有出僕隷亦不問而知其之予兩人也三人之交如此頃之君赴留都視榷眞州李君告病歸南山各不相見者兩年後予奉使過眞州與君泛長江登金山徘徊枕江樓者數日各有得而別又明年予爲禮部君改吏部再聚京師吏部故事鎖門避嫌而予與君日講學如在西曹時人遂以爲忌丁卯隆慶改元春予出爲雲南督學尋謫去君亦以病乞歸自是君臥茗水之上予竟以罪斥屏居桑林不相見者又四年矣庚午冬君兵備雷廉過桑林皆李君已先起復亦官廣中予念與君再聚京師李君以病及憂居家今二君方良晤未已而予則已矣故予爲詩寄李君有相君論到同心處回首應憐少一人之句蓋深有所感不徒在離合窮通之際云又明年壬申秋君移官入閩自虔遣詩來問予皆有祖母之喪又文兒建明病夭悲痛相仍不暇讀無何君竟以前吏部講學之故謫官淮揚今年春予臥病桑林靜追往事取前詩讀之見文予之作云可憐萬里同心者猶是當年

鼎足人三復不能去手甚矣予三人者之不能相忘也自初識君至今十有二年中間蹤跡不一何嘗一日不在念耶離合之懷則有之又何嘗一念在窮達之間耶予三人之心遠矣世方提貴賤之柄伸縮而榮辱之亦左矣雖然此心未易言也因記往年與君夜坐枕江樓背石瘦水落驚湍若雷嘡然在耳少焉聲響頓歇四際幽寂如洗翳垢而遊物初與君異之開窻俯視潮漲石沒水平若鏡月在海際光隨潮滿獨聞曉鳥於是與君浩然四顧振衣千仞之巓思反

身而誠踐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實事遂各爲詩而別嗟夫今又十年矣撫今追昔心體宛如皜皜之精洋溢江漢能終無蔽矣乎讀所寄詩超邁精澈往往見此意於言表則二君今所商切可知矣顧予深歷艱難固滯猶昔三復益增愧歎因叙而書之納於二君一藏於家見予三人所同心者有在又志予之愧而冀二君之終不忘也萬曆改元五月午日

眞情妙悟在筆墨之外講學之文至此方爲不腐

觀物雜詠序

萬廷言

畫者作秋山平遠往往極其巧於微烟暮鳥風雨滅沒之間而傳神寫照亦灑然快覩於手儀毛骨之表以肖乎其人可謂工矣然竟不能傳聲音於楮筆之所及詩以窮山川草木鳥獸虫魚風雲月露之變悲歡憂戚絕抱孤蹤久幽華剝之情與物之不齊感著於篇可謂博矣然亦不能超然獨詠於無物豈兩者技止有形而已耶雖然昔人有言以有形而象無形斯至矣妙於山水者使人覽之悄然坐天姥而聞濤

猨飛鳥不還緘情天末說者謂其有恬淡欲無之趣則亦非淪無聲而滯有物者盖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夫苟至於凝神則形聲皆可意造形聲皆可意形則其接於見聞之外者亦惟可意會而不可形致也顧良工苦心覽者未必盡識安知筆墨之徑非寫希聲而詠無物者乎憲使青陽施君以所作觀物雜詠八十一章示予予愛其機巧深敏音節華暢因物造意故其意圓因意造詞故其詞透盖君英敏博洽似究理要刷歷中外多熟世故與人不爲岸府洞中而淵

表故其詩似其爲人蕭之灑灑釋膠起慮當所欲言
至於首詠乾坤所謂來往不停轍誰是將車者則又
使人當下聲容俱歇廻若有獨見獨聞者發希聲於
幽渺寄妙意於象數而非徒詠於物者矣君其誠有
得於觀物者乎夫能觀無物於有物之中然後可以
因應而妙於物反觀其觀未嘗有觀者然後可以忘
見而大其觀外無物象內無觀者則心冥寂然詠安
從生乎是謂莫知其然而然之神此三百篇風雅所
由出也嗚呼深矣君家九華而近廬嶽今功名方起

青鞋布襪非所有事予山人也亦非所敢問其時倦
君倦游歸第當相與游九華坐匡廬絕頂反觀吾能
觀者爲有乎爲無乎與乾坤將車者果伊誰乎爲一
乎爲二乎請從事於斯詠矣

此亦先生寫其自得借題發揮

泛舟詩序

萬廷言

余世家東溪之上溪北爲太湖縱五里橫里之半縈
抱溪上如玦兩岸多老樹拔異者大松千餘株屏舒
壁竦森秀深鬱夏秋月出當兩岸空處天空水清松
株納影其中幽光蓮碧下上一色棹舟遡波凉風徐
來如大圓智鏡不知身在何世溪南爲小港上抵三
江口注東西兩大河委流下通會城約二百里其可
遊者自溪之側左瀦楓樹潭始委蛇瑩澈明沙淺渚
小舟與白鳥浮沉自此抵石岡十五里港水北流而

岡逆折南向孤拔數十仞羣松冠巔月夜望之鬱停
虎峙有禪師菴在焉登高撫檻良疇萬頃星在平野
朱羅閣皂西山萬壽之勝隱隱皆在几席萬曆乙亥
仲夏望後之夕湖水初不明月如晝家君命予小子
棹舟奉觴邀族父太常君吳子維與携二三子玩月
湖上明日夜太常移艇由潭抵石岡而吳子閒卿實
卿偕來振衣登高飲酒樂甚海白星殘乃醉而別又
明日各爲詩以賦其事閒卿謂予曰自有湖山未有
此樂是詩不可以無傳子其一言於簡端予曰此秦

風蒹葭之詩之所爲作也、葢其所謂伊人者名姓本不可考、必高視遠舉抗精神於物表而脩然塵垢之外者、當昔秦之風俗外則悍鷙於馳驅欲徐之雄、內則頫首於寺人媚子之令、急夸詐而尚首功、已不待商鞅之教爲然矣、其𨚫高人逸士、苦溷濁之難居、思奮羽翮以自洒濯於清波浩渺之上、而四顧無儔、則騁盼蒹葭之遠託典溯洄之從、庶幾一遇焉、而未必實有伊人之可卽也、然自今誦其詩感其志、蒹葭泝洄眞若有伊人在焉、將褰裳以從之、而忘其爲寓言

矣、詩可以興、不亦信然歟、列學道君子、凝神明、遺耳目、挹平旦之氣以滌其邪淫穢積之私、寘太虛之精、以暴濯於江漢秋陽之潔、躬清明而游物初、廉頑立懦、起弊維風、雖一詠歌爽猶之頃、將山川爲之凝秀、而日月注其光華、百世之下、際霄窮壤、昭昭乎在人視聽之常久而彌著也、奚必極目於蒹葭之縹緲乎、其感人又可知也、今固未能也、然幸當明時、無斧組之累、姓名混於鹿豕、得自放於溪山泉石之幽、漱道德之芳潤、餐蒹葭之零露、心境相融、奚啻寓言、則是

詩信不可以無傳也、吾子識之、予嘗謂史有不可信、而論貴當情、謝大傅在東山若無意於天下、及輔晉祖桓溫符堅如搏小兒於掌股之中、卒成大業、此其畜量以含世、乘物以御情、有非人所易測者、而史以折屐譏之、繆矣、子瞻自謫齊安清高自居、傲睨一世、固未免智者之過、然慶海以後、所造日邃、庶幾所謂齊得喪一生死者、高風大節、獨不當比於秦之所謂伊人者耶、而世儒詆之太刻、不亦過乎、詩中有及二君子者、因并書以傳俟學道君子騭焉、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謌舞之地也閱今數千年霸業烟銷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嫺於詞賦第一行作吏都成廢閣間或觸景起興感事摅辭有所題咏撰著越二年亦遂成

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裒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蒞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覇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執掌簿書飧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嘆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妹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撡有窮之具遊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摭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眞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覇業而無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涘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爲君捧硯而令攡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涖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刑名簿書不能有所題咏撰著俾此洲託以傳也則

百花洲之遭不逮茲涇遠矣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筆安在不佞無辭以對矣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七

姚江黄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琛校讀

男　百家

序　詩集下

潘無隱集序　鍾惺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吉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嘑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槩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逆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卄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

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以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益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欲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于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汨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徉應之巳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逌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

者乃友夏也非泠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與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嚮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作作之中者也

先夫子曰鍾惺字伯敬楚之竟陵人萬曆庚戌進士仕至提學道其文好爲清轉以斜結見長而無經術本領求新求異反墮時文蹊徑

胡致果詩序　錢謙益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嘆悲憤皆於詩發之馳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皐羽之慟西臺玉泉之悲竹國水雲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烟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齧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余自劫灰之後不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愁乎憂乎使人爲之欷歔煩酲屏營彷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

按蔡女之拍也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徵之一字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克其志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淡衷博聞其爲詩鏤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深造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

曾房仲詩序

錢謙益

泰和曾棠芾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命牘饋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遒興寄婉愜其復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閒劌目鉥心掐擢胃腎戛戛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之門亦已難乎余益嘗奉教于先生長者

而竊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奡橫從譎詭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嚬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

朝之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聲晉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謷獻吉者始出然詩道之敝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所以自誤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曰必如是乃爲杜也今之訾謷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抉擿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況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蓄之文繡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壁也縱其凄清感愴豈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敝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故以吾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

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謷學杜者進而求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師事曰蕭伯玉伯玉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質之以爲何如也

劉司空詩集序

錢謙益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謷抹摋以爲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隮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廻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夏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夏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開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悼慄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

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鶡冠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鄭道圭詩序

何喬遠

今世稱詩者云唐詩唐詩云爾予恨不宋叉烏唐也天地古今景色法象布護流衍何所可窮千百世上千百世下心思神智何所不極有宋諸公業挺然以文章自命其有不竭一生心力思維結撰出前人所未嘗有而徒襲其影響跡象以相師者耶且夫既唐矣胡不漢魏也既漢魏矣胡不三百也且夫一唐矣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獨宇宙之間不容有一宋也宋亦一代之人凡前輩今日所以不喜宋詩者目皆未

嘗見宋如瞽人隨人而言日月耳予讀文與可秦少游陳無已戴式之諸公詩莫不鏤心刻意有物外之思予讀唐人全詩上自渾灝下及鄙俚一凡人情物態可以敷飾風雅者無所不點染而世人亦未之盡見其所見者楊士弘之正音高廷禮之品彙而已宋人好唐詩莫如嚴滄浪予取滄浪集讀之如肥酒大醲可供一嚼而不可恣劇飲彼皆爲唐詩所限而高廷禮列韓昌黎于正變亦殊失之夫昌黎古詩奇字奇句學三百篇而爲之者也宋諸公長句之法皆祖昌黎而王荊公蘇長公尤甚諸公各自得意各不自言而音響臭味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予友鄭道圭予喜其文詞於羈丱之日而今讀其詩有唐之氣有宋之骨有先輩大方之度予喜其有合于予心也夫予也少而稱詩拔篤老則廢而返求之學問而名爲知詩則予不敢辭也予也與道圭無爲唐詩無爲宋詩爲一代明詩不亦可乎

吳可觀詩草序

何喬遠

詩有三宗三百篇尚矣則有漢魏之渾與六朝之綺藻唐人之流麗又有五派則有曹子建之俊劉沈謝諸人之婉美陶元亮之質逸李太白之飄翩杜子美之鉅壯於今之世又有五方則關洛并冀之人疎以勁巴蜀之人肥以直吳越之人清以佻楚之人倔以蕩江閩之人質以方五嶺之人暢以稱於今又有三好則有李獻吉之毋剛李于鱗之峭潔王元美之嫚富然而學于鱗者多矣蘇子瞻之詩出于陶白黃魯直之詩出於杜世之人謂宋而不好焉甚哉耳食也夫于鱗則善矣而學于鱗者乃至叫號豪㬥以爲別出聲調而吾求之古人而不合唐人譏以聲折爲雄壯勢奔爲清逸兄夫聲折勢奔而且未必有也觀可吳先生夙起嶺南爲之領袖於詩尤工而好之其初計偕則有石龍軒草最後客徐州者久之又復上計則有寓徐草既教閩汞復有汞署草已令與安左遷吾庠而著作日益富先生之詩不求諸遠而自不見近不待離而自無不合出諸胸中之武庫而實若在豆登几席之間嶺之先輩故有孫仲衍梁公實黎惟敬歐楨伯諸公而先生之詩與相伯仲葢天與之以方而先生又得於源流者遠矣今世以求合于鱗之軌爲奇而先生反是予知先生之詩不古人不已也升降之間可以觀學故予爲先生論而欲與先生共勗之如此

李大生吏部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今人皆押詩而敢爲之押詩者以爲其道高之僅逮騷賦之情甲之已牽花酒之氣而敢爲之者以爲其景可驟邀而靈亦易名也如此天下之覩聲律之學猶俳弄然猶且竊名于經而曰詩豈不悖哉天下皆竊詩則不可以不正詩天下皆正詩則有不可得正者夫竊之與正甚難明也竊詩皆以其聰明正詩皆以其法以法正詩天下之聰明皆能畔法以吾謀之欲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也以聰明正法是

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如是爲詩亦安往不得三百篇乎且夫三百篇者情才之大聚也世人以爲三百篇自有其光大和平而以世人所務爲纖豔詭險者三百篇則皆有之故以爲其豔莫如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矣以爲其纖莫如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矣以爲其險莫如曰游環脅驅陰靷沃續矣以爲其詭莫如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矣然以三百篇之爲此而皆以爲法世人之爲此而皆以爲聰明世人之爲此者要必有法而皆以昝其聰明三百之爲此者要極聰明而皆不敢以議其法此其道不可與世人言吾友李大生則固知之也大生之爲詩有其十五風之華渙二雅之宏茂三頌之肅穆而又有其島寒郊瘦白仙賀鬼其爲十五風二雅三頌者人不得而及其爲瘦寒仙鬼者即亦島郊白賀所不能爲是故以大生正詩必不設法以大生之法正詩必不廢聰明此其道即大生不能爲世人言吾固知之也大生之詩豪舉緣其早第驥目遐心緣其官大行輶軒四收潛靜致靈緣其

入爲吏部聲氣通徹其折至幽仄緣其不容於府操深慮遠以爲之文心顧以大生居官嚴鯁倔強天下想其人以爲鐵石乃其在田蕭散夷曠天下讀其詩慕其風流大生耶竟聰明耳天下之大脉在於傴僂以壽其窩貴裒博以莊其貧賤長樂誠癡顛平生不喫茶識齒亦豈非鈍漢乎

食研堂集序

徐世溥

詩之道經緯萬端情體不一以爲難乎古匹夫匹婦其言能婉于雅頌以爲易乎後世士大夫有白首隔心幾一語之傳而不得者矣豈氣運有厚薄人才有盛衰抑世殊體異故難易不等與孔子謂深于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書稱詩言志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志也聖人于作詩者至可以許其好色許其怨誹矣而于學詩者獨不許其愚則豈非以悲喜憂樂人各自有而無事乎他襲以爲溫柔敦厚也哉自

黃初建安有時代之異曹劉陶謝有諸家之別于是人師所好倣做聲辭尺趨寸步以求必肖夫意調發于性情取材存乎所遇江文通雜體三十首世恒歎其各似夫惟用居故似陶惟從軍故似李都尉耳假令擬陳思以詠懷斆步兵以公讌卽文通無乃亦將難之故夫襲辭體者多以他人之景物爲景物步聲意者并以他人性情之曲折爲性情方且栩栩然自謂幾似不知其得彼亡我政孔子之所謂愚也求其似人者以爲傳耳卽工且肖于言志之義何居同郡有學蓮華亭書者稍得形似衆頗與之吾友曾堯臣獨謂其無力或指其用筆之合法者以告堯臣曰是所用皆玄宰之力非某力也若堯臣者始可與言詩矣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近得江州丁爰大氣體玄秀姿韻泠然讀其近體如入寒巖蔭幽芳而飲甘冽之泉其傳無疑也或以爲大似譚友夏友夏豈不善哉然爰大自有爰大之性情殆非有所受之而然雖與譚並驅可也食研堂集出請更質之當世知詩者

溉園詩集序　　徐世溥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葢自宋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輿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彝翠敦無復

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爲之乎曰將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頋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興則是可望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爲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

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爲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子惟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則番禺黎美周岔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飛風起霞變天縱不竭蓮鬚閣四雖軒詣稿是也逸人則臨邛劉長倩褧堂僧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興不能

測其所指人華齋褧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婉容困窮憂而不傷其爲人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醫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躓不厭名滿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爲詩人耳世有若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溉園集至田居園居諸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署

子名曰某共耆子刻集亦嘗署我曰某同誤其相與
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溉園之詩矣

蓮鬚閣集序

徐世溥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一首明月集四百二
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
刪訂之爲詩七卷賦二十篇總名之曰蓮鬚閣集
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
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
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
太白自徐多所不讀四方投贈亢仞束置不觀往往
爲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

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
劍客翩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
久矣當神祖時天下文治緝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
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
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
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
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
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
李佻于袁徐織于鍾譚是岡未可與古並論者至如

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獨見美刖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其工伎諸餘無可考其文學則固無孝武世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綜核名實遠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屬足以副勵精者卽伎巧工匠亦無復顧陸方程之儔蓮鬚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更幾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先夫子曰世溥字巨源滁章人其賦艷麗文則小品私記崇禎閒江右一輩知名士如艾東鄉羅文止陳大士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士業連鑣共爲古文巨源其亦琤琤者也

陳孟長集句詩序

黎遂球

吾友有陳孟長者隱君子也居崖門崑崙諸山水閒歲一來仙城恒使童子拾溝塗中零斷瓦礫歸因其方圓磨礲湊合爲盆盎瓶盂諸器巧妙絕倫雖古定哥諸窰不能及一時巨公豪貴爭寶之顧孟長殊自珍惜不肯輕以贈人以贈人必欵識其人姓氏使不得轉相贈苟非其意所深好雖載錢求之或巧伺其困乏皆棹頭不爲顧以故孟長得全其神不罷於應人而其製益精孟長尤深湛好苦工吟詠妙于集古其視唐人句正如零斷瓦礫出其意匠輒得佳製而孟長所與詶和亦復如其欵識姓氏不輕贈人此孟長所爲雙絕也人不能得孟長之器者宜得之其詩不能知孟長之詩者宜覩其製器之妙嗟乎予以爲雖治天下之道亦猶是矣以之用人則聾瞽傴跛均無棄枉之材以之用物則釘頭木屑皆足以備緩急然才如孟長而使其貧賤以老固吾所深歎也諸巨公豪貴多思與孟長遊而得其絕伎以爲快若吾請以此說告焉於是書爲孟長集句詩序

宋牧仲詩序　　侯方域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即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菴骨勁格高氣渾

舉當世數十年爭除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繇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鰥魚鵩鳥之祲怪引稱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即膺勳命常從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沿落而居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銅坎壈抑鬱者幾三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沉没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証於其間庶足以釋余之慙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迴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鳴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

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勉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先夫子曰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得歐陽之波瀾感慨惜不多讀書未能充其所至

官子詩引

杜詔先

天下言詩之家固人人殊哉清新博麗之與途獨刜準古之與術力索自然之與尚乎以爲皆是也惜乎皆後半截語耳其說在治玉矣今有良玉於此或欲琢以爲釵或欲鏤以爲環或欲剖以爲玦或欲礲以爲珥又或欲仍以爲璞然而所以可貴者必其質先是玉也玉則無不可也不然而石焉即琢之鏤之剖之礲之仍之均無當也今世所言清新博麗獨刜準古力索自然諸目則琢之鏤之剖之礲之仍之之說

也而皆不先問其是玉與否是故各操一石而坐於五達之衢講求時樣摹倣古欵矜詡獨見蓋不啻目力既竭彼此相譏而不知其究與瓦礫同棄而已何也彼質非玉也多端何益哉吾友官凝之爲詩不然匠心細意亦有時粗枝大葉渾渾噩噩亦有時巧極工錯而要其可貴者則以其璠璵結綠之質時隱隱見於筆墨之先篇章之外乃所謂玉焉耳諸餘非凝之所屑也嗟乎今天下戎馬生郊中原喪氣嘗中夜拊枕念吾高帝之豐功大烈欲竊比唐柳宗元謝皇

羽排比其櫛風沐雨以至於制禮作樂之蹟爲國雅若干篇以備采擇而才分不高見聞孤陋未克就緒雖然此大事也郊壇琮璧非玉曷以將與官子交勉之

李木夫詩序

宦撫辰

人不得其門以游無之而可得其門以游無之而不可每讀熟書遇熟事𧹞𧹞然莫得趣味有一日焉忽以爲非常所見非常所思熟者翻然生故者煥然新是果彼有時忽能生以新耶抑吾忽有所謂門焉者出焉而後覺其生以新也當其未門也滿腔子都是學問知見故事新情填塞於中不容有髮所主如是所遇不得不如是因與之相沾相滯而不相脫則所遇者有其熟而不能有其生矣故以著見於事蹟詩

文亦復求得新而仍得故甚且求之急而并失其故大抵皆然。吾友李木夫少年裘馬脫落不羈倫彷小趣兩拜爲令不家於宦仙遊有異政卽兼攝數邑亦無所事事慶雲有城守功功不求叙是移少府於淮余過焉見淮署中復本何事吾見其手一書教子時取黑白棋著數枰巳耳於未官時與致不少損巳乃出詩如干屬序木夫故非有意爲之以之求名於世者也何其選意命詞都與近日名人不相類與蓋直如映水芙蓉鮮新自得能令前緣者望而失之有意無意之辨若此又何也有則不得門無則其門乃露門之爲言開也如物之有門空處也門之爲言空也中有空處則能發生於外外有空處則能容中之發生焉耳故中無窮外無窮凡物未有無門而生者未有不生而新者故爲叙

先夫子書貴希函宦撫辰字凝之楚人文有奇氣而學無原本故不免好爲大言欺人

亦騷篇序

傅占衡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皆學爲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苟亡作作必關世變覽風教國殤厲鬼章三致志焉至其飾山川之容侈閑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粹數百章爲篇題曰亦騷予既讀而悲美之或以爲君非若平宗臣羇士幸得從容衡泌中飲食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爲然何爲然頋其人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

以樂又不可以憂則有以樂憂者憂一也騷何嘗之有夫人憂則慼慼則菀菀則嗞嗞則唫唫斯謌謌斯舞甚且醉狂激蕩譟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問其節奏者乃或爲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惡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外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矣其言曰與富貴而詘於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於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鄒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泯泯若水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共松柏之事則蹈海之旨驗矣何必汨羅哉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二焉非特以屈携賈以魯挈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之原耻一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醢也其居時勢不同要以放遊浮游陸湛齊中極其樂之致乃極其憂之致可與原横千載一心爭日月光者微獨連予謂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辯亦騷也獨張儀不耳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輩不耳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予相期不

敢高庶幾作爲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指卒降而爲騷何不遇也然世旣變益不可憂憂則無以全我於是自放於山顛水涯觴酒賦詩以餔糟歠醨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槩於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騷之又變尤卒落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必且傳傳之其人有能熟讀子暉文者亦可爲名士矣

自娛草堂詩序

傅占衡

金谿友人胎僊黃子手一卷視予曰吾詩也吾春睇乎雲而叅乎秋圃日於瀑泉於翟倚樹而吟歸休乎草堂友今之古人者暇則丘游水釣而石奕也或倡或和或獨而詩積焉以什數之得若干篇然是故言者之言乎僅可以自娛而不足以娛人也故名予曰子謙乎俗也吾聞古高士著書凡自娛爾不人娛也頡其書亦然置井丹高潔而貲長卿慢世自娛也矧詩之靈而人是娛逍遙漆園詠懷步兵劉頌酒德陶記武陵東皐睡鄉嚴易向莊庶幾乎以自娛謙吾未之聞也黃子曰然則請更之何如曰毋若之詩當其名矣而何更爲且夫挾拍抱弦引吭髮脣不敢告勞嘈嘈雜雜盈市喧堂而人俯瞰之者是娛人歌也詩類此者綵其字飾其聲其哭不悲賀則諛也倡和則牽合課程而形神不親里耳時曰悅其厕用雁便事是娛人詩也今子詩一切反之自娛名固當而又何更焉黃曰若子言吾不堪也雖然吾聞九韶奏百獸舞二十五弦鳴六馬聽至梁作而上下和不足以娛人

者詩之至耶予曰非也吾語子自娛之至曰天匝地脊風鬼神雲變化霞與沒日月之出入大木百圍爲風笙籟水琴于澗鼓于淵霧于瀑玉珮于灘瀨而鐃磬于洄洑之空石立而松偃絲蔓而草眠露清蓮香谷深菊黃徑絕蘭芳鳥交交而嚶嚶若此類者豈娛人乎哉而今古者娛之不已可以悟詩已於是胎仙子作而笑曰知我者子也

和陶飲酒詩序

傅占衡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為漉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廼旋雨制游更大郡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詩同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李、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似也酒之腹饒其面醉之神不全至以麴糵盍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苟同於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惠、而、無、夷、即、有、馬、隊、之、續、之、而、無、栗、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為所得而門生籃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華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粱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韻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陶公猶為好事之訛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歷久而更

其法密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於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齊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惟非對證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內一彭澤辭躍而游不為孤何以引雁門以足三隱之數吾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慎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游愈上詩序　　傅占衡

愈上少而令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略窺其樸而歎諸游才情殆不易測也愈上韶姿秀筆穎發韻流其有風人之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輙愧也曰是何物是何物苟頗合者亦有止乎禮義而無發乎情怨誹而不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慨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二雅尚屬安排惟風直脫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余何敢言詩如

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于風使誦之者搖蕩而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爲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實非宗臣而借往日屈乎屈乎擁重貲而詠貧士陶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玉臺香奩於三百篇疾今耳且閑情一賦賴以見賢者不可測而隨目妄譏如觀乎藪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即風人之妙幾乎其絕又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知而侮之已晚故願亟爲愈上標一幟庶國風之指不墜毋使雅降爲風之迂說無沒詩遐也試質諸生父子廓爾兄弟間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共小吏學詩序之　　尹民興

士荷挾寸長如蟄蟲始振蠢然欲出汝歌詩滿篋十載楚遊寡有知者何也某曰固不願人知也詩追以求知則必役我心靈媚人眼孔譬如燈光能耀四遠限以垣隙的然一綫耳世人之眼大不及隙而我之光日縮於近不至火盡薪滅不止矣彼三百篇一時淫女倩夫孤臣孽子以自洩其狂惑之情而亦不知其何和平其何溫厚使知數百年後有一魯國男子刪定其詩以爲千萬世之經恐將瑟瑟雕飾而出亦

不能廣心肆意以自遣於不可思議之域矣余守此志二十年自酣自暢自顛自狂不喜世人議彈悩亂此心也予曰大哉汝言推此之心以治世孫武之用兵衛鞅之行法李牧之守邊而子產之治鄭也詩云乎故此數子者皆置心於毀譽得喪之外故能堅守其術以及於成世間小儒不足以謀大事者好名之心重而瞻顧之念多也夫子穆然而思鄭武子之恐愚者不知毀譽得喪如彼數子者也嗟乎吾安得斯人而與共事天下乎

敘施造仲將軍詩　　曾異撰

夫詩風雅之事也今世之爲詩而自號正宗專於其業樹藩插籬而私其壇坫者莫如山人之爲詩然而奔走於縉紳之門伺候於棋酒之間當途爲仕宦之媒妁而林下爲士大夫之牙儈此極俗之事也然登壇而自號正宗者非此則無以衣食其間而其業不利此雅事而爲之惟恐其不俗者也諸生言詩以飾其訓詁之陋武人拈韻以文其劍槊之粗甚而托缽之僧倚市之女亦雅附於聲詩以自遠于不韻無文

之俗兇凡效此又其爲之而惟恐其不雅者也然而爲經生者本業不足以致身則遁于詩以售于王公大人之門武弁起行間力單援寡亦復依附詞壇不但博雅歌之譽亦以廣其交游連其奥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乃至吟僧詩妓亦因以仰衣缽于冠蓋來門前之車焉此夫爲之唯恐其不雅究與世之登壇而自號正宗者無異猶之乎俗者也異撰者諸生而偶爲詩者也然不能爲投贈貴人之詩有之則彼唱而我和或遥其人而慎與之間有之者所謂未

能免俗而不爲之者亦非能爲不俗益自知其技之
不足動人欲挾以求售而不敢也造仲者武人而爲
詩者也造仲詩什倍於予操足以動人之技以顯昆
太史爲之兄又無事借聲援於人然而仗劍行間旅
進旅退卅後之印不啻元亮五斗不屑以其詩爲致
身護官之物若造仲者乃爲自遠於俗非若予之倖
以拙免無所以俗之具雖欲不與俗遠而不可得者
耳且夫詩能窮人古之爲詩者其窮足以自崇不得
已而逝之醉鄉而縱酒亦足以自樂吾逢麴車則頭

目眩瞑徒負奇窮無能詩之實而適足以攖其患造
仲窮差損於予然於仕宦則亦不可謂之達者也造
仲讀騷痛飲座上長滿尊中不空從軍而種秫塞下
家居而棄產酒中拍浮引滿浩浩然若不知身世有
窮達顯晦之事葢得全於詩而杯酌足以自衛并非
詩之所能窮此則予與造仲爲詩之同異有其同者
造仲所以與予友而其異者則予與造仲俱爲詩而
工拙不相及其取償亦差別惟造仲者詩固不得而
俗之亦不得而窮之者也

徐叔亨山居次韻詩序

曾異撰

有喜負言詩者好爲深鈎苛析以難致人之論其言
曰今試取昔人一語没其主名吾覆而射之其爲漢
也魏也六朝也唐初盛也中也晚也宋元也明也可
應聲而摸索得也徐子聞而嘿然曰嘻然則自有唐
而後上下近千年其間之爲詩者數百人以其詩行
于世者千百卷遂竟無一字偶合可頡頏三唐間者
乎此妄人妄言且而之謂宋與唐奚辨曰宋人率而
唐人練宋人淺而唐人深也吾以是爲斷徐子曰如

以是爲斷則夫寛心須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杜少陵
語也子以爲深乎練乎宋人之詩乎唐人之詩乎猶
曰此非少陵佳句李白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
心自閒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諸什佳
矣試雜之邵康節白玉蟾集中子以爲有以異乎無
以異乎即如陶元亮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之句
使出自宋儒口中子能不以爲此晦翁諸君子道學
之詩乎吾讀高岑諸集其淺率平衍者甚多驅而納
之王介甫諸公卷中宋人猶不受也其人無以應則

又曰溫厚和平者詩之教不可爲劉四之駡人徐子曰若者嘗以三百篇爲斷必也詩三百而盡咏緇衣歌鹿鳴則可矣試讀乎碩鼠碩鼠不駡人乎鴟鴞鴟鴞不駡人乎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駡人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不駡人乎猶曰此托物駡之耳子不見夫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駡人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駡人也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駡人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駡人也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駡人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

也言之辱也駡人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駡人也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駡人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駡人也猶曰此風人之致非大小雅正聲二雅中如惡惡之巷伯無論他如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駡人也爲鬼爲蜮有靦面目駡人也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爾居徒幾何駡人也廢爲殘賊莫知其尤駡人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駡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民之未戾職盜爲寇駡人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駡

人也孽賊孽疾昏椓靡共駡人也人有土田女覆奪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駡人也乃若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呼其人而駡之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自呼其人而駡人矣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臣駡君矣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駡夫矣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駡父矣國步滅資周宗既滅哀我人斯于何從祿駡國矣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哲婦傾城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豔妻煽方處駡王后矣昊天不惠昊天疾威駡天矣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朋友相駡矣如蠻如髦兄弟九族相駡矣嗟乎士但無氣矜尤人攻訐忿戾或觸矢白華小弁懟怨君親借古人萬萬不得已之鳴傷臣子忠孝本心耳生于衰末之世而章奏之褒彈無定考課之殿最失平甚而朝廷有忠諫之賞錄郡縣皆偝面之志書至于科場制策本以作天下敢諫直言之氣人士苟一語稍涉時事旁及權奸主文者救頭護官掩耳閉目甚於誹謗妖言之科於斯時也有士焉而事刺于目心語其口痛哭流涕

之莫間撫膺洒血之無地噫嘻不寄之孤憤之詩歌而誰寄乎盛唐中如白眼看他世上人下士大笑如蒼蠅聲無關係而罵人者更不可勝舉杜少陵石壕吏諸篇尤極其怒罵者爲此言者無論未嘗讀三百篇并未嘗多見唐宋人之詩夫其學問不足以自信才氣又無以過人姑爲巧詆高勝之論以欺乎鄉里不學之小兒使之噤蹙縮舌以爲夫夫之爲言如此此其中非無物者而不知其恫喝矜伎奇釣危佸實則聲詩中游譎之巫祝耳曾子訓徐子曰甚矣今之

人其不可與有言也語爲詩者不必極其性情之所至意與之所之但相率爲溫厚和平氣息纔屬及半而止之唐音語應制之經義者惡言人所不能言而但比擬先民模稜以爲正體苟且以爲志發要以畧似八股足以蔽視肉之主司塞吹毛之磨勘而已至許爲人者更無取於危行危言之士願相戒抱頭畏尾欠且囁嚅袖手處鋒張口以嘅嘅之禍而曰此臨谷之恭人渉冰上之君子也嗟乎以此爲詩將無詩以此爲文將無文繇此道也以爲人將無人且夫世之務爲苛刻勝人之論者極其効至於使人拘而多畏爲細謹庸常之人而止若君子惡其致人以難而吾甚鄙其導人於易也曾子蓋避徐子之言詩而因以知徐子之爲人與其文山居次韻者徐子所爲詩十之一百之一也

張友有詩集序　曾異撰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曾子曰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碩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擄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人發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

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作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訓宋益畢畢至明與而大振豈非以宋猶乘聲律制科而吾代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明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開口無所得食而進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逡逡囁嚅趑趄蹩躄睥睨鄭重其言甚于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資足本天遂有館閣二字横其胷中而不得出强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紲則搖手相戒以爲叛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合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加剡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明詩之所以超然

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而吾友張友有氏所爲掉臂游行揚眉吐氣於退之長吉之間者也友有少年名家子自垂髮爲文所投無不如意殆與窮愁著書者異昔人云詩以窮而工予謂詩工於窮非自然而能爲詩者也倖而窮耳使不幸而不窮不工矣且詩必以窮工則是邶鄘而下有風而二南無風也板蕩而下召旻而上有雅而魚麗文王無雅也吾故曰詩之窮而工焉者中士也古之愁時感事而慷慨悲歌者是也詩之不待窮而自工者上士也

殆友有氏其人乎若夫愈窮而愈不能工斯曾子弗人之詩所以爲下之下譬則灼艾者之痛不可忍無可如何而叫號呻吟以止其痛今以所向無不如意之友有而獨喜與我談詩得無與愁人言樂事無論其工拙之不相如而亦近於逆耳之歡曾子顧樂而序之者無乃舍其痛而狃友有氏之癢乎夫曾子痛而爲詩者也友有癢而爲詩者也子瞻云忍痛易忍癢難痛與癢有苦樂之殊而其中各有不可忍者吾二人政復相關此友有喜與予論詩而予亦喜論友

有之詩也崇禎十一年穀雨前

前後兩截不相粘合固是一病又謂明詩盛于前代持論倒置

石田詩鈔序

錢謙益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眞爛熳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間擬長吉分刌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老蒼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兎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孫軒苦愛石翁詩一縑片紙搜

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穀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産則中吳文物土風淸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

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烟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發而爲詩歌繪而爲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

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而先生獨當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惜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濟大耆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同翔卷帙間蓋不勝其慨歎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明文授讀卷三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八　時文

徐虞求時文序　黃尊素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髮操觚每視濃粧艷抹之章擬標擅勝明知其逢年拔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就之夫唯鍾性靈婉出之如開泉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思維不到

而欣然會心盎余性拙絕造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不得不由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門廣廈喜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諸趣偕嘗與余似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盎湛想遊神自見性真求其就近可喜之途無有也於呼高髻廣眉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而必守我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遴彼就此而已伐山則蒐山開荒非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不

可得也天之生材有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
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材今日用之明日復
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丈之螙朽
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浪粧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
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爲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
良楛與伐材何啻千百世人卿不能辨以其爲宮室
而已亦未嘗臏之而弗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
以性情爲遇合此吾喟然而歎虞求之不可及耳

小草自序　黃道周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
言無以命的于天下古之君子本仁于身修義以及
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清徵其堅者以藥石
天下共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
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迭折然
後不逐於聲色嘲笑僮妁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
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
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

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遐
妙徵偶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學揆
於古今治忽善敗則懞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
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楫聖賢塞道德
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家高堅爲
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鼻比自命粉龍而糶先王
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
將瞬咿舉所熟習丘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
仁義文行爲權利貿市者逋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

在上但使妻子董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籠下其情態言説其僮婉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孫兒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于治忽善敗若自不自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别察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婉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説將選之童

穉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時崇禎辛未夏五月也

黄石齋宦稿序

倪元璐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爲之舉業使脊粉之容化爲鼎氣自祖宗二百餘年未有能之者而石齋始爲之自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於是跂然寧家以爲其道之亦可以富貴也顧其始天下以其學不能爲六經苟求六經即求之石齋既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爲石齋苟求石齋即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瞻决猶秋蓬也俄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又不敢石齋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

小者肘見大者蹈絶此固石齋所當閔痛爾韓子曰既爲我罷之而不爲我祀之烏可故即使石齋自稱老婦胝離柘枝吾猶將力勸使必終善于此今石齋忽自意至爲文二十五篇未嘗示人而先示吾吾苟攫去褻之帳中世固不得知然吾不敢也夫即以石齋之文爲樽菽之五父之衢度天下之能對而享之者可用指數即使天下褰蒭之五父而吾又自以爲未狝其枕帳夫苟石齋之文五父之衢之衆盡享之而倪子仰無以爲其枕帳者即石齋有文又豈肯以

示倪子乎自吾與石齋交旂語移日欣慨契會少所擊難雖然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以治天下故矯爭而上自宋而唐至于漢秦猶未已而吾慮天下之間間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石齋儀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逐而下也夫漢人特不貴于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于子瞻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爲其漢以上而今人之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何也

吳澹人應常別言敘

倪元璐

今之爲文者不烹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來新貴脊楹扉屨皆於是乎取之割席帽進賢冠爲之疆界有如鴻溝如是者文皆爲各擔裝俟時颯利帆舉翛然而別是其常也若澹人之于此則有不能澹人之爲文章法必烹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則既千年文人之性則亦千年而極澹人之身不過百年耳如是者文皆爲主故使澹人焚筆硯則已不焚筆硯則自始學爲文數十年以來之文心棲其胸指與俱凝與雖以管寧割其傲席溫嶠絕其忍裾李陵蘇武連袂而哦五言王維孟郊比咲而唱三疊猶不能以饗之輒左激其遠遊也是故澹人之日別者虛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今問澹人當處雞窗探策揣摩則于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作惡如刀割傷此二念者澹人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在今日可以別矣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禇進賢者頭而紮之維之追逐水夕則使其人氣不守身悍不扶肉皮離其面心棄其胸浸假入于非人是豈可不與長訣乎澹人曰

生來斷地下此二者自不會逢亦不必別雖然以神
明逸之幽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以爲澹人防不速
客若夫澹人之爲人清至孤引昔之故友也觴遊燕
享誠心媿之復何言哉澹人初名天祝歸入試乃更
名楨當闈中臆具覆發主者心冀知名如卜縣人懷
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及澹人名
揭衆寂然余色頗愧食已忽余年友方書田從西座
開離席唸衆曰吳楨者華亭吳天祝也衆乃讚譟向
主者舉手賀得人此大似高適等旗亭貰酒時固亦

當傳乎

周簡臣禾焚草序　　倪元璐

諡文以尊名曰澹俯人尤好爲此言其言是也顧宜
獨天下之奇人學廣力多窮致才際于是恍然悟而
稱之耳唐人何由得知乎顏光祿援筆成詩謝永嘉
淹思累日鮑明遠品之曰光祿鋪錦列繡雕繢滿眼
永嘉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夫雕繢致費自然不勞而
費乃更神不勞反鈍以此而觀才士游思即得雕繢
思士竭才繼及自然顏力追半謝馳過之譬諸造塗
五十百里近遠速遲此易曉也且古之聖人皆教人

雕繢不教人自然苟使聖人擇味取澹自然爲功茹
毛飲血則已矣何更雕繢爲之羹酒後世之庸才不
敢議聖人之制羹酒爲雕繢而曲譽其澹曰太玄即
不知聖人之好奇欽心鉥志於是乃使肉火相謀水
穀互鍊力至醲美以媚萃聳而其時食飲驟新舌腹
知變必且驚喜豈甘駭珍乃及後世歸澹於此是則
聖人之所不料也其後世歸澹於此以爲可尊其先
代即必歸濃於此以爲宜賤矣是故迴此而前之茹
飲一斷而有太羹玄酒即復冲簡已非自然之功究

此而後之美酒一出而有三甕五齊即復旨多亦無
雕績之咎雕績之與自然皆非庸人之所得明也聚
天下之庸人與之讀六經之書應必皆礬頰而苦殷
盤側首而疑義象其心甚咎其艱深而特不敢不加
之最尊之稱曰其為味也太羹玄酒也今不知聖人
之制為六經者是不經心探乎得之乎抑亦有其鑽
摩鈐鍵者乎即以皮相僻僻惟事聲佶軋茁皆有也
庸人何見而以為是澀比諸太羹玄酒今世之無太
羹玄酒也非不能也不為也今世之無六經也非不

為也不能也二者之形則亦不可以相譬矣即使六
經之味之澀竟同太玄自庸人言之吾則不信夫澀
者天下之奇人所明學廣力多窮致才際者之所求
也武侯天才而貴寧澀神女褒豔則曰澀恰才絶已
殊自與澀會伺愬雖無物勃府雖鄰居顧其通體魁
頗豈藏澀之器而澀來會之乎盛明之文萃于七子
浙安部令近世說有澀之態則不如瑯琊宏恣近左
國有澀之才則又不如歷下典疑近西漢有澀之骨
則又不如北地高潮近先秦有澀之體顧此數豪猶
不如今之漳江黃子也黃之文些與清近六經有澀
之神性然黃子言必稱金沙以為近世文章當歸周
氏自簡臣介生仲馭為今古之言疑埴天下垂二十
年天下皆倚其呵噓以為氣候今簡臣受命治吾始
寧號曰周父其先所論著蔚蔚幾十萬言吾門人范
子日讓見而悅之矜言倪子曰文不在茲乎倪子請
之四十餘日初見其態既微其才已又得其骨體神
性所在自晉而上以至六經無不有者此則其所為
包諸子者矣無可謚之遂興庸人所謚六經者曰太

羹玄酒可不可乎且夫倪子不信庸人天下豈信倪
子然以吾范子之才幾及光祿立乎光祿以與永嘉
不至萬里其領周父曰妙近自然了是知周父之文
之奇矣嗟乎文章所最尊豈不在澀哉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隨而體升才隨而體升者詭奐洒于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太高而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且夫太奐爲不味之烹玄酒卽非酺之醮不味比之生物非酺幾于濟水以此二者享之衆曰苟其嘐嘐唱吉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嘐居乎於易牙貴汲人于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宜必敵則有取于帷燈侈劍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鋻養鍔待

剸此係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闢至幽相察而變照深兩敵相成而嫌器利今欲辨皆辯之中非漆篋石之裹無鍔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惭而駕高名以自壯既已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奐狐升座而兕龍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奐人窮奐洒人窮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

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剸吾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皆可爲而言之未必偽也止祥氏之文棲于奧深蹈爲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覩其出瀉然可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濟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亦可以道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氏之爲文亦足知奐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

太玄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唐人托之則大奸而已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晚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李石守文稿序　文德翼

博士家治一先生之言終身守之不變有矯其說而命之者毗裂輔張胸洗氣塞若敵讐然嗟乎道術之分雖欲一之而終不可得也有識之君子起於其中蓋亦旦夕而勤思之矣鼓譟以儛一人然十人復然以至百人千人莫不復然雖有釆薺肆夏孰爲之視且聽哉庖犧氏文章之所自始也其爲卦也一畫而已一偶而爲二三連而爲三三各爲錯以極于八至矣盡矣重之而遂可以六十四六十四之于八視八

之于三三之于二二之於一勢如此其懸也後之治其學者如京焦之徒且可以一卦而六十四焉一卦而六十四則其變將不可勝窮也故易之爲教以數傳者神明奇變洞天矚地無所不能而以詁訓者僅終身守株而不可棄去然則非古先聖人之教有二也井田始于八卦兵始于井田文章始於兵法其道與天地不同而博士家小之以取世資爲已榮徒守其故事而已故事者天下之所至病也而移其患于文章世道之心胥始不可命于斯人而託業矣文章之數爲八也生門死門在焉已雖蕩佚倘易之人不敢不以爲詭道斂雖鷙忍刻忌之士不敢不以爲奇才博士家少而聞其說以爲天下無難事師之命我者不必如此矣不拘而爲九不滅而爲七可以橫行而直取之矣此其人仰終身處于敗道而亦無白虹亦蚍之劚偶一幸勝而且以其法制人如制馬之陰血周作也雖然举譬而喻者非博士家則可余且以其質責之士之勸進是業者跳踔樗蒲之戲與夫韋注介胄之容既非所習而不得禁危至於白麈青桐

談玄論道則亦以爲嬉於時病于業而遠之惟恐不速其于功也可稱勞矣終身之所令業者天之星宿乎地之輿圖乎先代之世系乎戎種之族姓乎歷代之禮樂典章乎當今之刑名錢穀乎草木鳥獸之辨乎山林川谷之攻乎幽人之論著乎異教之傳演乎皆能如觀掌中之肉視組上之脯乎吾以知其不能也故其爲文也影事則古今之所未有徐理斯幽明之所不然辯則論衡房賦之蝨耳且不可比緊識之老依况其他歟余好持此論者十數年而十年之前

實得賢者而讀之乃知吾鄉有李君石守再十年而始同成進士於京師嗟乎石守之於文也至矣須眉服飾皆生英雄之氣與之上下古今終日臥聽而不可厭無論載籍以降博極無數即小說家非族不經諸之轍報其於古今之變國家之故粲然具矣闘其文成數千衆筆充棟其他雜著稱是獨出古雪堂之有篇告人以牙知象以尾知虎然以之投入博士家之耳目中皆其逆視而蹐聽者也此又何足致疑哉語曰少所見者多所怪于以同乎是者正之石守之

文章亦不增而九亦不減而七入其生門而不出其死門何也石守善于變而不變者入其變中而不知出其變外也孔子贊易而不擬易孔子之所以深于易楊子贊易而擬易楊子之所以不深於孔孔善變而楊不善變也善變者以易為死生不善變者死生於一易中則易之為博士家臑也久矣而見其流三變而為文章者乎余于石守不能不為之感云

觀文大社序　　文德翼

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何哉學無純師故也學無純師則其法不可傳其心不可為也心者所以成文之具而法則受之者也為文而法不可傳心不可為矣終身學為浮巧取舉當世蹻然登名卿鉅公之列而所為文如春之縟華秋之隕葉雖欲以術留之而終不可得也蓋嘗勤思其故矣心者人之所自有而法者心之所自也舍心而他求圖學之未終日而輒棄去相棄無已時相學無已時其孰

能以典常作之師乎以余所見十年來始為周末諸子之學既而棄之曰俊詭乃變而為擬經補亡之學既而棄之曰割裂又變而為唐宋諸人之學既而棄之曰散佚又變而為西京建武之學既而棄之曰莽蕪今且間變而為晉宋齊梁陳之學矣安知不既而棄之曰排詭也未十年而凡變者五焉則後乎此者其變將安極與世言其變余猶執其常其變者法外之浮巧也其不變者法與心也而不見夫織者乎方蠶之登簇也軋軋於山而素絲纓焉織者引而置之

機焉一縮之一衡之。縮者錯衡衡者綜縮錯者經綜綜者緯錯然後其文成焉縱之能浮巧者市不勝則無嘗所也然卒不能不一縮之一衡之以有功于素絲也豈非以法之所不在乎而況無素絲而能書空以爲純者乎夫素絲者文心也一縮之一衡之者文法也闤市之浮巧者文之五變者也余故曰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學無純師故也然師之道式微已久匡衡王通韓愈之徒能言之而終不能行況處十年五變之世而敢妄言師哉余李於越之禾

素有人文書院諸君子之所林也進入膠庠之爲君子者而觀焉取其無忤於法與心者載觀焉可謂文之成也已矣雖然人文之爲義也於何取之取之賁也賁飾也無色也剛柔交錯也飾而無色素絲之謂矣剛柔交錯一縮之一衡之之謂矣心與法備焉乃其繇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然則折獄之吏雖於觀文矣諸君子之文也有能教余以折獄者余將以爲師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曆庚子予始籍東鄉縣學迨萬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餘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

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十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之所係而予又以孄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于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途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

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罏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無不寒沍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伯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

蒸熏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囁嚅，詢旁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堂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飛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

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得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踦。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並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刓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

如此。其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行以次至几案前，聽訶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因簷斷而夜露晝曝，暑

賜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為老逃則避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

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為伍媿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敗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況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

而予以一日之藉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盡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

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擯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緊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孫碩膚制義小序　羅萬藻

下第歸過幼除孫碩膚於廣陵兼旬之聚落魄相偶無言不同然碩膚年方壯修幹雄姿不減其倣適未知予暗寂之別有存也予且離廣陵念碩膚初相見即以文序相屬久無以報數十年業習在是一旦不能自強其筆墨此其情緒堪盡語碩膚予今天下文字亦無可更措一語耳碩膚負博古之業體兼人之氣而筆高情特字字有氣象其必為用世之人何疑顧以此相碩膚此法宜悉效於今日而其事已大謬

不然矣則碩膚他日必為用世之人亦未必斷斷以碩膚之文古人文字之靈過人以必可知今人文字而倘有靈也將過人於昏昏默默不得自知之境為有幸耳嗟乎今天下文字寧可更措一語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予與碩膚所謂無言不同也斯可知不可知之外者也

先夫子曰羅萬藻字文止豫章人知縣文未成家而有精深之作

范談齋制藝自序　李世熊

予可發口試乎予故畢賤不肖之人也少慕范蔡馬周張齊賢之事謂若雖負詩身當人主胡騎也今萬國一王無齊秦峙敵之勢糾疑恐喝術無所施韭草之子伏謁小吏俯聲設訂乖首塞默矣雖有雄駿弘辨之材闒首訶不令通逡巡辟倪縮不忍前也何言而折卿相引據天子事乎古者兩國相師行人將命一言折服侵戈而休上之負羅殊辟者刺心研文使恰奇麗得脫死為上客雖恭抗如秦政者猶折艷韓

非孤憤之書改顏李斯逐客之疏漢唐以來斯風未遐天子採文孤臣投策其相見恨晚者非皆有代殊絕也即今文人之雄者耳乃至優伶賤伎廣唱名篇私定甲乙若昌齡渙之混跡旗亭之事楊柳大江低昂蘇柳之評彼皆賤隷深解詩文如此豈夫一言之美方幅之善足偃兵而救死尊極天子賤逮優伶權欻鼓欻使窮愁廓落之夫憤發自雄不粱而充不醴而醉何古人好文之篤而投心之易乎俯仰今昔我益痛恨三人也一曰范蠡一曰中行說一曰李德裕

鑿之絶異使也曰予雖醜然人哉予猶禽獸也中行
説之折漢使也曰漢使無多談所給不備善則驗騎
蹂而稼耳竊怪於越去中國雖遠亦神明之胄且在
江淮間語言情好通慨非難中行說去漢入胡曾幾
何日乃發辮鼬然毛角在面雖碎蘇張之舌斷班馬
之腕彼有餘戾矣復可奇文辟論刺憾其衷乎猶曰

李德裕名相也惡白居易之人而心嗜其
文自辨奏記軟束不觀曰吾閲其文必回吾心夫文
至能易人心而終不可明其目悲夫悲夫使予遇斯

三人者仰卷舌而退猶惴惴不護斷也將奚談哉將
奚談哉所不忍不談者二事陽奇陰偶世事所通曉
也今制義必偏偶偶極于八皆陰也八之外加虛比
爲十又陰也陰者兵事制以文臣治兵制必以兵事
治文推通其意比八爲正虛二爲奇此陣勢矣予將
重氣尚謀使呂尚命吉孫吳設辭風雲鳥蛇環應迭
出可乎推通其意名十爲八寓八於十此河圖虛五
與十之義矣予將測象明變使康節希夷京房翼奉
先机決策先人謀鬼可乎今予操卷而干當事剌曰

其以兵法見其以數術見及所陳乃當世制舉之文
不笑妄人即逐妖人矣更張其說曰即行吾言者國
必富兵必强遐邇必直揣其材必立得聞者不掩耳
走即怒目叱矣揣此其意以今人爲今文亦聊且爲
之耳烏用恢大虛夸之乎審令如是世士何又爲崇
扶理學正文體端士心紛紛等論也嗟乎予何敢談
哉誠不知理學姑衆王體精雅之篇錢唐博大之作
誰爲皇極經世者乎誰爲通書正蒙者乎誰爲西銘
太極圖者乎此既謬矣同聲阿服猶曰正宗非陳亮

所訊繁稱聖賢者歟且以今文正今士此說吾弗與
聞也若以宋學正宋士仰慮程朱弗能昔者宋之儒
臣負奇種落起于理學大明之後者其汪立信文天
祥乎其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乎數公非私淑程朱
于秋自立亦世士所通曉也若夫精[illegible]易何服勤小
學集注爲宋程諸家之學者則有人矣自姚樞許衡
竇默之三子者曰道綱常身仕外國今以其學崇程
朱得恕

[illegible]許文以仕道行權之名道如是
無道可矣權如是無權可矣嗟乎予何忍談哉所不

忍不談者又一事汪立信之說買假道也莫奇於有
果設屯十屯建府令沿江有卒然之勢文文山之建
策也莫奇於界做藩鎮畫地建閫分鎮爲四令敵備
多而力分兩策不行宋事遂去以予推通其意則亦
八比中四正三奇之法而已今之策邊寇者亦有畫
地分鎮爲四正四餘增兵定額之設推通其意亦予
所置八比之法而已夫世士所言文予弗與聞予所
言文世士不得聞曉夫予故眾寡不聊之人也生非
范蔡之時未有馬周張齊賢之遇卽惴惴范蠡中行

者之倆予否也聊且談之予豈不見於天下者乎崇
禎丁丑臘月序

奇翊之談大足駭人平情而思實爲正論

談長益制義序　李世熊

今制科之文、非古也、世士或於非古之名、謂當貶損
諧衷、適時而止、此其意甚猥鄙而不可爲訓、夫天子
懸制以招卓茂之材、縫掖日夜腐心、而邁生平之遇、
至隆異之榮也、上不能陳王道典鉄之緒、次不能極
物象推移之變、何以酬隆遇垂來茲乎、而世士之論
曰、今文必無淩涖於經史子集、必無彭涉三代以後
之事、必無肆才而盡意、渾淪希渺、若滅若沒於事理
之交、卽已足矣、夫以國家求士之勞、需士之急、徒信

於士一日之文、而士所爲文方務錐才匿意、摸稜中
庸宴陋之胸、絹綴盈幅、斤斤奉律唯謹、使其誦文闚
義、務可通曉、則苟說畢情、至不可白於僨僕、而瑣詞
累牘、上獻君父而無慚、以若所爲、匪獨不文於言、抑
且不忠于君也、若乃奇詭高張、動云忤俗、必束縮循
絡、婢僕黠將自謂投世有餘、是以公卿大夫率無淹
雅、而鄙賤功令爲庸劣之藪淵、又與於不忠其君之
甚矣、予不得已、文以美名曰此孔孟之宗教、非諸家
之陋編也、聖賢之吻、戩戩爾、慾慾爾、搜垢剔　既近

於刑名揭幽鎚險叉濫于巫鬼然吾觀文言易繫既
演達於象爻孟文流暢亦詳盡於魯語原夫詮釋事
理昭示性情必曲譬而旁通爲有心口格格汝胥隔
塞而止乎且夫擬孔孟於操觚之子非人敢任也而
排章比句則人人任孔孟勿疑量材以較卽賈誼楊
雄司馬遷餅不意沮而愧遜者胡世士輕於任孔孟
而重於讓賈誼楊雄司馬遷乎今世士非朱儒之書
不信非宋儒已定之案勿遵則不知秦漢而下後周
以上千百年人物事業悉當闇昧沉淪與否耳夫闗

閩濂洛共謂得孔孟之傳者也譏其明經辨學之書
紛綸往復不一而足亦既殫生平之才鏤渺忽之慮
未闘節界缺殘托諸慾罷爾爾也今談理詳盡不能
加於闗閩濂洛爲文古雅不能少及賈誼楊雄司馬
遷而尋聲步響斂才降氣則務登躋於孔孟嗚呼其
亦誣罔而失實矣古之善爲文者莫如韓愈與蘇洵
韓愈學二十餘年而後取心注手浩沛而來蘇洵學
十年而後胸中之言益多夫無十年二十年之學而
又取治乎制科之文體則其拘隘埀淺苟能及格托

爲藏鋒斂鍔固宜也以今觀談子長益之爲文理既
掇宋儒之精而色光亦掩映秦漢唐之際使世士讀
之不能繩以刑名巫鬼之律又不能蒙以叛陋紕繆
之訕詳其矜愼周至劑合今古亦既竭才盡意敬重
於制科取士之意矣嗚呼以長益之才而兢兢持滿
於尺幅之內十年蘊蓄尚不得遘一日之逢斯豈今
文之罪也哉予猶譊譊然陳古非今欲士之竭才以
應制者何也

曾弗人行稿序　李世熊

予與曾子弗人同文事也自天啓丁卯始當是時曾子年未强仕方壯也予又少曾子十歲有奇負氣剛决意天下事一二著可了小利鈍不介介于懷歲序不淹十有二年迄崇禎己卯而曾子始受知於方慕菴先生于是曾子亦已老矣榜揭之日中式生例當簪花被綵導騎從抵寓舍而休曾生自念髮種種霜髭皓然顧從諸儈揚揚馬上將令李生笑人遽肩輿列隊而過諸市兒則譟逐而觀之曰是何老翁乃罷

不能騎姑輿而施施其父老稍知者相戒譁兒曰若無譟老翁老翁絶高材即當世所稱曾弗人者也乃今僅登賢書惜哉老矣嗟乎曾生年未及艾曾生未老徒以多病積思窮蹙困罷向令衰白至此幾令丁卯戊辰間得遇方先生如許人諸市兒即何得譁笑之乎過合淹速有時獨奈何硎挫英鋭若此也夫人士慾望不過者不月日迷五色即云福命攸阻吾閩禹碑梵說壁書篆籀猶將釋而傳諸章句俗學緝綴助詞鄙諭習談市閭曉了有司即謬瞀何至不通市閭語乎此失路生妄言無謂若云關于福命即不知主是福命者正直聰明者乎抑否也已生是人多識理義通貫經籍足爲國材乃更作絫于妄庸鄙儗者則福命乃亦頑嚚之嚌矢遂與之先驅乎哉方曾子窮蹙時歎惋曾子者則曰若爲奇言淵論撼刺當途法不宜受知主者惟予亦曰某爲奇言淵論若性有之非人所能爲是固命也此一人之身昔以此失今以此得何知乎福命何與于有司吾于曾子瞭然于得喪矣曾子猶爲書慰余曰與若左右手也今屈右

而伸左不猶愈兩手俱縶乎嗟乎曾子失言行非屈也但未伸耳獨恨逝年不返英鋭將挫若羣兒譟觀之事者足爲人士愴歎耳易哉曾子尋常一第知勿賞懷遂如司馬不簪花迯巡退避者知長安市兒當復譁笑如今也若其行世之文向詳論之不復有云矣

書十八房後　　顧大韶

甲乙兩生共習舉子業甲甚謙乙甚傲甲進士榜出甲必求所謂十八房者丹鉛而諷誦之乙過而咤曰子之敬十八房也何居謂其爲考官之所錄乎甲曰然乙曰子知考官爲何如人哉方其登第時不名必能文章也多記誦帖括而希倖焉一第而弁髦之矣高者趨權勢下者殉貨色最下者飲酒食肉而已彼且不知紙之爲白而墨之爲黑筆之爲竹而硯之爲石又烏文章之能辨其爲考官也徒利其名美而實

厚多方營丐而得之非以才望舉也求其以似爲真以偏爲正確然自信其愚者且什不一二矣自此以還率皆冥然罔覺者也子又何敬焉甲曰唯唯子知人事而不知天道也夫人之不能奪天也久矣使醫而能辨六脈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夫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問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若子之言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乙聞之舌吐汗浹而不能對良久乃曰吾過矣吾過矣請從子之後而敬十八房

徐廷葵燕中草序　李流芳

余與廷葵稱同籍者十年，虞山婁水相去二百里，會聯翩丙辰之役，同寓靈道院，比鄰往還，無間朝夕，始習廷葵之人與其文。廷葵外溫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厚亦如其爲人。冬寒夜長，時與廷葵擁爐篝火，相對論文旁及身世之事，刺刺不休，或至申旦。所居宮中有兩傑閣，每雪後朝曦，輒攜酒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廷葵，不覺身之在遠，而廷葵亦謂比來幽憂之疾，得余始爲豁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放，廷葵先出都，余棲遲邸中，舊歡都盡，每出見新貴人雜沓長安道中，輒自念生平好尚迂闊於公車之業，不肯細思，入夢青山，便當終以自保。廷葵廿年苦心，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復可論乎。方今世人眼孔如豆，附羶逐臭，賢者不免，友人方孟旋嘗與余相顧感憤。今　孟旋既得雋，且盡收氣類中下第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殷賓王每下第

後輒定爲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安，紙爲增價，兩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欲以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迴環再過，但覺往時寒風密雪，擁爐高飲光景，颯沓紙上，是不可以無序。遂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先夫子書檀園集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長蘅無他大文其題畫冊瀟灑數言便使讀之者如身出其間與是文中有畫也

董筆公文稿序

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日、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一二藏稿、皆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人、于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鑿之也、則亦言其爲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厭塵雜、常獨居僧寮、購茀地葺爲精廬、竹窗蕉几、荷深窈窕、偃息其中、嘯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

詩酒自娛、散髮箕踞、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譽、即深自引匿、惟恐若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已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嗽靈心、所爲文如其人、天機最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帙懸布、讀其題敘、人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或失性、執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窗稿、刊布闤闠、竊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唱、左氏公穀、

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街列司馬班楊、以至唐宋大家、非曰過負、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者之業、凡得稍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繇今之世盡槩代操觚之家、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于制舉義之理、蓋即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矣、尚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董公仁當西漢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

士不以清修爲業、合黨連群、褒譏賞罰、附己則嘖不容口、不附則爲作瑕釁、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爲六經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而譽所不附者、其滿口讚歎、使許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纂、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故余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

知狂戇失性之時尚有孤心高奇如其人而余之毀譏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附以爲觀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嘆然則人與文必如筆公然後刊布稱艸贊投當世乃無不可也甲戌立春後三日書于環堵之齋閣

思舊錄陸符字文虎爲人慷爽能面折人之是非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子何不友之于是遂爲同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始于眉生成于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即未必

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北都同讀書于萬駙馬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截馮躋仲馮沛祖及文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還坐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之生平惟此一事耳乙酉十月十日從越城返而過我嘆息事已莫可爲明年十月十日奴子自小溪來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斂也痛哉其聞訃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哉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於南屏出手業見示楨然未易才也落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余名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聞諸曾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歎曰此士職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職其修此耳式如以爲今天下尚有知日夕焉者哉不知有日夕寧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役于問學德行若官守者之各效一職以是爲守業也吾見

速帷接席然齊纖孱者有矣飽飫時物以弋獲世資日方眩于訓詁之駕說心重搖于紙冊之鈐言一旦通仕籍號王臣腕脆間聘物酋老朽頓于無可復理之地其所據爲業者非天下之故性命之理也纖趨黨塞謝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田舍蝸躬負墻以交貴勢軒眉吐氣以傲同人且叢怦于醉飽漏夜困于姬媵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起不知日何就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乎亦曰殆也已頗欲與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是掖群喙而號日月

之升恒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役于省其身而不敢卽安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愒此日夕耳從是爲卿大夫共考職謀政序績庀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稱便閑習利雖極鞅掌不以憒動厥亂相揉控天下始皆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農商百工輔教乎州閭族黨師師惟時理道淳備而福祚隆阜豈非大業之所就歟而要皆無當于今之時物也夫不時物之業吾幾幾爲式如慮之矣式如

質性淬敏經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卜之書人所庋置不復覩道者式如不特劉覽率能條理始末考究研討蒐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方大略兼備且好修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日夕習遷化岩而去吾如其視陰惜晷計過卽安慊古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將于不自已者非今人所能企而就也卽其搞筆落紙雖一時命世之業備古人立誠之修以是名編可謂能尊幸所聞以克舉厥職式如之成就又豈能衆

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背焉者哉今上旁求經明行修之士相與解褰振滯而學士家率以虛聲浮氣矜詡相應意主于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至有意氣激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蔽文德鮮懿率爲側目者所誹之得爲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謗因之以恣訕笑此亦未嘗聞曾子日夕就省之訓而以身殉物者耳昔孔學之傳顏以默識曾以唯聞盛德大業未墜一支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修而得一拭目也哉

二江山中草敘

陸符

横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隩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築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岦而比業焉余絕慨慕之因怪今時人士疾走營價喘汗交局魂魄痞痳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抒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粃糠猶足陶鑄者也況以之黍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蘂草家家剞劂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訐訟學士撫揣應制之資至挾爲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睚眦迮

之轢裂横胸機弃蹈之立陷壽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淵論以撼當路矜躁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綱鼓媥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顧及之林始以標目淸剛繼且逋逃險慝淸議篡乎官方士論軒于王憲已破群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已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横流交訌國家宵肝多

事肝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于文事鬪氣日長于同人巳事之鑒徒脊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瘖痳逍遙六藝吐嗽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虛誕而載記爲妄作也其然也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民庶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倡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

思退而考其心亦可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眞則山中之人始足重于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蓑笠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徇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疫而駔儈醜而優伶陰鷙忍詢而婢妾闒茸甚而距蹋冠幘嶙齗劫人以潛肆其爲莽爲篡其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于世復何倚庇識者竊鑒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豈此盛明所得而宜有哉嗟夫國家而果

昕聆安撫思以風厲庠序則俶民庶正心術而一文
章也含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爲二江山中草
序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訂

序九　贈類

贈岳德清序　　　蘇伯衡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剛漢臣者治之漢
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
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疾凡砭湯熨與夫劑之和者
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起
京師余之叨祿于京師　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
後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
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
余亦不記其爲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
與問勞乃知其爲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因
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
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于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與
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
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竢爲人治目比有奇驗
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

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
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
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見天下無不可
治之目也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
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林鬱
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勿與揖彼非吾友也
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詈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
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黔皙
美惡眞贋于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

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于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
乃者雨不時降吾婺以旱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
方地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爲稿壤黍稷重穋無補
黃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
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有菜色老弱者
之胥爲殍也與瞽者矇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
瞽非矇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
何以治之乎之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
也生不有以治之其于賢否是非利害曲直癈置取

舍從違顚倒錯謬舛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
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
謂盲于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
道少見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將哉則賤工亦安
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
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
以爲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
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爲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
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贈邢秀才歸揭陽序

陳琛

東廣揭陽秀才邢生照之千里裹糧來余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爲歉余告之曰吾饑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即飲困倦焉當睡即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即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閒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於李杜黃陳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

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諷誦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於陳北溪饒雙峯諸先生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値風則與之俱淸値月則與之俱明値値菊花之黃梅花之白則餐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値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比之於壁立萬仞之摧翻不自知其愚訥迂拙而不適於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爲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大繁然後卷而棄之

先夫子曰蕭洒脫塵可謂行所無事

贈王與喬南歸序

張岳

嘉靖乙酉冬余北上京師仙谿王君與喬將赴選銓曹實與偕行余嘗入武夷上幔亭峰浮江達淮泝泗汶歷齊魯尋墟遇景物會心或古今賢達遺跡輒徘徊瞻眺不能遽去與喬儒家子往往能舉史冊所書者與余參評其是非可否及余至京師幸職事稍暇抱病寡出與喬亦能以其暇日數相過從譚故鄉桑麻節候以暢豁幽懷如是者又三閱月則與喬既領選檄將歸矣余告之曰士不遠遊不足以知宇宙之

大而宇宙內事與其深思博攷于一室也孰若足跡四達心目之力俱遠然後能盡無窮之變乎方余與與喬北上也寒漲初涸舟滞于江皋河渚冰雪交沍嚴寒薄人而不甚覺者豪氣勝之也今炎暑鬱蒸行者以為病余欲留與喬涉秋以行而不可得豈非浩然歸思亦有以勝之與夫陰陽寒暑之變大矣人心有所向也尚能勝其變況有義理為主于中則夫貧富貴賤榮辱生死之擾擾者與如飄風浮雲安能以有芥蔕乎與喬之官曰陰陽訓術夫陰陽之理未易窮詰若夫氣與數則所謂寒暑之變其大者然非理明不足以識之子歸矣伯氏與奇讀書窮理必有得于是試以吾言問之

贈吳宣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韜錦而靴帽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鄕把劍袖錐目蔑蔑以睨過市嗜則醉飽繫馬俠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以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撾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态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

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于家余歸呼族人于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斃擊者遝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予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巳令設于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齊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頷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 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于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于素不可以襲于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

時策天下于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于是君方以頁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脣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不敘其在朝功蹟而敘一瑣事以形之所謂閒中着眼勝俗千萬矣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于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于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于國也既久而其職于郡邑之學者日數趨之廡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于守與令之庭俟顏色怒喜為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覩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于學者常易而今之職于學者常

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執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難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于責矣于于然飽且臥而已矣故今之職于學者常易而古之職于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于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于育才善俗

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于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于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于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于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于自盡而為吾之所

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于身貧而無所緇于利于今之菽菽擬擬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于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擬擬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于今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于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敎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學日

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于古今之難與易而喜于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于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遂不辭而序之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製肘不可行中官奉尺紙下公庭大司空抹而課輸於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戸曹調官來事事乃歎曰明天子在上宿弊尚不可一洗而清乎遂隨事具奏出納惟稽濫侈惟節羸餘惟會估辨値閱數月內無冗索官無虛費商無負貸吏無橫需大司空曰才爲朝廷節省浮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補永州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

亦若有不釋然者其友陸子開而嘆曰噫志期終事期於成汪子於是乎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驥將犯羊腸之險豈惟衆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因欲一逞其技於拭目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歎息哉雖然尚不免拘於成事而不達觀於天下也汪子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爲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於工曹乎昔人好憫人之窮而賑之出門見粗糲食者即出所有以恤之行至途中見無衣

無食者又督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外見菜色將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振之而且無其具矣工曹之弊得無猶在粗衣糲食之間乎天下之事去京師愈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　之中供億之費竭於禦侮盡一之法廢於衙　俗以慓悍起爭民以呰窳失業刑以賜縻改律賦以逋逃藏竄溯廣郡號稱難治者必于永州屬指焉夫見粗衣糲食者即欲督其所有孰若活菜色之學生枵腹之尸其功爲多乎或以之告汪子汪子曰達哉急於趨事而忘情於既往

者斯言也乃授軸於陸子俾之書所言以往

贈趙千戶序

王愼中

與時武人之容冠猴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雖飲酒呶號覗直而不能側聲氣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徤而不可制則蹴踘蹴蹀挾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宜其氣單躬俛首覗顏笑而柔聲音飄紳縉袂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衞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與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忿怏所至輒批摶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乎

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于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漸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嬌强果膂之氣無復異時之効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能大變于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于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

落落在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敘傷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覬哉吾甚悲之故有以贈趙君

贈黃子省曾序

霍韜

昔年讀文恪公哀榮錄知文恪有門人曰省曾黃子者公門高第弟子也善文辭繼讀空同集見空同與黃子往復札書又見黃子所為空同集序又知黃子篤好古文詞所自作逼真六朝嘗曰江南才士如黃子者可以文辭表樹于世矣惜不得聚語庶幾共進古道而黃子尚助予之蹇也乃今秋仲黃子來自姑蘇過予見古樓聚語累日復見所序水經見所敘西京雜記諸書則曰黃子博雅之士也又見所敘高士

傳見所敘洙泗本旨乃又曰讀高士敘論可知吾子志之所希矣若洙泗本旨予殆未之知也亦有以發我也乎乃今黃子告歸曰何以教我渭厓子曰予何能有益于子也予之荒陋何能有益于子也若曰學以博古也子則既博矣若古文辭子亦成家矣皆予所無能復益于子也嘗聞之學以洞見大原為要而戒于小道之溺嘗之萬井之邑邑中之衢徑什伍比聯亦萬其夥也有蟻焉曰吾將由徑術衝次究什伍默識之焉雖積月累年所由以識也不能數徑有烏

曰鶺鴒雀之屬也振翮而過蒿井之徑一盼瞭如學亦若是而已黄子于道務見大意其必爲鶺也無俟予予之言也予之陋亦何能有益于子究竟大成惟黄子也

贈康長公序

王宗沐

恵安康長公由江西按察遷浙江右布政使其三司僚長貳餞之江滸執爵悵然懋德語離而副使王某次酌而起曰別則諸君語備矣某請道公行之大者國家置吏在外有監司長貳府州縣有守令棊布星羅上下相維守令責以彊幹斂實而監司則責以端廉儀刑二者才不患其不兼而其地不侔監司率不能爲親民者之爲故各得其職則治而欲于兼則顧爲病今天子求理莫急于平寇而地莫大于浙其爲

奉德意則莫重于監司守令而余于此猶有惑也幸于公請道其大都國家享太平二百年而壬子海上作難倭夷挾海賈入寇如鶩浙之東偏黄巖是時其事頗微而倉卒失備遂至蔓延根芽迄今八歲于兹則北山東南閩廣皆往往被兵調遣征輸羽檄交馳民不堪命東南西庾迄無寧期而經時者始有莫知攸止之憂矣某嘗家居覩所謂備禦之策爲撫心而嘆寇亦以此窺中國之短長宜其益自肆不復知創民安得逸而卧也今爲民病者莫甚征輸夫養兵所

以禦寇即去妻子市田廬瓮盎以供軍亦其宜焉者然今征輸而不免于寇與征輸之費而不爲寇也則令其去妻子市田廬瓮盎以供上也豈其帖然無詞哉練兵之令下所以有調遣名曰練兵又取其妻子田廬瓮盎之資以給之而徒抱空名祭藏之出談曰給兵則如水入海不可窮詰然且以爲禦寇也而賊勢纔報則烏鼠分散向之黃頭韝膝挿弓而仰食者殊不可恃而其勢不得不出于調遣調遣之病民方甚于寇然則民征輸以奉兵不足又令其掠民以食

而寇固自若也其庸者既不能辨而其有强幹敏實者又或觀望隨時而監司亦頗以急爲解不復綱察于此時民之望于上者又豈獨不能無詞而已哉自起事時迄今稍增監司常員以補守令之不及將以矜其無成而察其不才者以時黜陟之也而其事之瑣細與行之緩急者即監司坐而蒞焉彼爲虛文以免一時無所不敢而其最號强幹敏實者爲虛文益

故名實頗失而事不足賴適以爲寇不可去何其論之不審也故監司之端廉儀刑者所以成有司有司非監司之端廉儀刑無所師以爲善則民之病愈甚而寇之不平不可冀此固今之通患也公涉世憂時且閩中固有寇余語豈不然哉朝廷憫元元擢公今官公往爲部郎有聲出于浙僉憲久之轉廣西十年而始調公于仕進屹立山峙不以一字通權貴其持身不以一毫自潤而秉持端方韜其强幹敏實之才而表儀標幟人望之不敢以苟且事公而浙又舊游其行事規條尚有在者布政司于監司又最尊以公之端廉儀刑其有不惕然易轍者而督府得人如

公亦可以相成其忠公爲國之心則寇且不日平今天下談寇者率言更將增兵而後守令言守令而不知其由于監司故余因公行而指其大者焉公他日以儀表四海非他道也僚長貳咸日王君言如公而切艮其遂詣之

贈青崖胡先生序

王宗沐

凡爵於朝自一命而上莫非仕也而有曰師三代之隆由國都以達里塾設不一方而倚之均重其職自心性道德孝友姻睦之行以及於帝纛佾贊拜起趨走之節其具自綴兆壺矢椌楬殺絃之文而達于稍穊鄉勝烹飫鬯纛之細奇衺逃離之爲禁而侯撻屏移之爲刑無不得執焉而其所在則雖天子之尊世子公卿之貴相與拜伏乞言祀制酳爵以望其導諭當是時師重故道尊道尊故德貴而才全而天下淳流樸浹禮樂之興迨于比屋何其盛也自先王之規阻變乖闕所謂制科詞訓之學始殺于其間自漢北宋英誼相背然非是則無以羅天下之才雖其終有愧于古而亦莫能革至其列于學官與夫冠婚射饗舞象所以觶純斵民之心志耳目之具又以盡廢然不知是時之爲師者其亦何所循以爲教也有其具假令非人可緣以守無其具非其人則無所恃以爲地然則後之師也其不亦難于古與使天下之士自童而白首敝精神工爲制舉以應有司齊繩引墨推

其得舉比其立朝策政視其舊之所學若芻狗然而爲之師者亦惟其言之求其有脫然不羈于法制獨中其職然頗亦不數而其專于道德心性者往往出于私承而朝廷之所置而甚或目爲僞而禁之者矣于此時則盡去其隆重拜伏乞言之禮公卿不下士郡守不迎師其誰謂非嗟夫三代之治其亦莫可得而復也我朝建學立師度越前代英廟慨然祀古更有設提督官以文學行義之臣充之而隸其銜于按察既已貴之爲師而申以璽書固惟其滌濯凡近陳常于時明經飭行以推明天子敎化之意而于所謂制科之文亦不得而廢然士習于其中得喪聲病交蝕並耗生人之所急番有所偏重而不暇稍爲振飭將舉先王之所謂微文要節舞象燕射揖遜周旋之容大都以爲迂濶而無當輒用譁然不安全省之廣僅歲得至一揖而進講固不能使其遴而諭所謂學職敎官者間多衰暮率用苟且之意以格于其間而不得盡行所謂有道成人之旨純雜輕重勢使之然而師之職亦容有非國家所以責成之初矣天下胥

才自館閣以逮縣令無他途得厠于其間而養育之道缺而不圖非素蓄而預儲之卒至而求宜其不媿于古而有不辨也某之不肖項背濫竽于身雖可愿排如制舉之文莫之能校而究所謂心性道德者間嘗記憶經史推其一二嘵嘵其辭以號于多士然士亦以其徒騰口說而莫予信以其相與稍親不駭若以爲可姑塞其責而今反思之間爽然自失辭短舉微光沉照狹不可得而强也嘉靖甲寅移官東身時綿州青莛胡先生方正師席見其篤諭深信士習煥然幾于大治余竊喜同志之道行而未幾先生又晉等移視江右先生自翰林爲給事中淹歷內外二十年誠余所謂文學行義灼然于時而施之于當表效又明著如是江右多才號稱理學名區而又得如先生爲之師則余平昔之有志于古者將且復見故獨道師道之重以望于先生而且以致余之愧焉夫賢者不拘時不恃法江右之士自今有勃然而興者其有以報余矣

贈江生序

萬廷言

蓋聞君子之學在空其心心不空未有與道相當者也予慨夫世之君子非思焉而發言道也絡與江生問學而能詩不遠數千里以詩謁予羅原因求一言以别生謂詩者也昔者子夏因論詩而知學今姑以詩論昔陽巷先生早年閉門學陶句鍛月鍊何擬辭求宜其似矣然猶未盡彷彿何也先生負贍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志太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倒沿華斂抑豪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乎何也先生和擬之心未忘而刻意沖淡之志横于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預贍理道刻意沖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虛瑩機出自然不空則意見横窒靈機思多强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是詩固不可以不空矣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明道先生釋之曰空中受道則道之貴空豈啻詩而已哉有志者可以深長思也雖然吾見其難矣彼詩一技耳視道之大小難易何如也二

先生又千古英賢德意風節與大山長河爭雄並盛視世之蠅蝸蟻蠓曾不足介其一瞬徒以頑蹻理道刻意冲淡一善念之橫未能卒克遂使咏歌之間少觭天籟視陶差讓焉矧道本至微而世之君子又嘗紛華靡蕩之際積習薰蒸之久浹肌膚而淪骨髓靈竅所窒與一善念之犢蕪不可同世語矣自非濯以長江盪以淸風銷頑去穢日汰月鍊盡萬死一生之力其能令胸次瑩潔光明超騎解脫空其中以受道乎吾未之聞矣二先生不能空一善念以能其所易

吾儕乃欲以鹵莽之功去薰蒸淪浹之積穢而受其所難亦多見其不知量哉故惟回而後庶幾謂其能不遷不貳故也不亦難乎然猶有難者傳曰心無天遊六鑿相攘是道即空也未有不悟空而能空其心者空將安悟哉自一身摩頂放踵皆形質也自兩間際天蟠地皆物象也自一一萬歲皆一息往古來今念念遷流皆實事也君子斂心俯仰靜觀其間空當乎何處求之予不能詩而嘗苦心于學白沙先生有言三十年來學煉空凡身猶在有無中每誦斯言捫心

歎息生其思以起予乎生之鄉先進龍溪王先生悟空者也幸出此致予請焉庶其終顏氏之學

贈侯朝宗序

錢謙益

余讀侯子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氣英英熊熊變見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爲文人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苍蠅之鳴側出于蚓竅者也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講室余自頌繫以來四方人士間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之人如二侯者其眉目也薛宜語朱雲子居我東閣中可以覩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

此之多其殆將以圜扉爲薛宜之東閣耶抑亦翹材之館廢爲車廄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天下奇士故當畢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掘衣言別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并與中州人士見之知其必相與欷歔掩卷彷徨而三嘆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於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秋每對客撫絃輙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內昇平豫章諸王子侯暨賢士大夫多於論文作賦之餘六博蹴踘吹笙弄笛挾元亮著椀酒尊之間聽其搊捎悠揚人人爲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已已春元亮別吾豫章他往足跡不入灌城者七載矣丙子自建武來予視其意兄蕭瑟殊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緣汝潁浮江

漢達於淮泗皆寇盜蹂躪劍槊磨擊之鄉問其從游則自涂張諸君而外寥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訪舊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奐者墓木亦已拱矣相對唏噓搔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益至使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座上元亮亦不願一彈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過郊原黯淡朧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蛩泣試取漢宮秋舊譜寫其

聲於旅館、郵次較昭陽秋月桐雨之怨、孰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操絲綺以從可奈何、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十 送別類

送鄭微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汸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爲翰林待制時先生臥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爲之勸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以清海內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

之職起先生于山林豈惟以先生業甑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爲教于鄉長于治亂興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名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乃命趣裝諏日偕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搢紳之士張郡南門外設祖道爲先生別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爲歌詩以詠歎其行休陽趙汸病不能隨搢紳之後又不善爲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趨朝得極言天

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爲天下患者盜賊而已自淮蔡發難據于江湖所在蠭起爲禍常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功名智力足以横騖四出亦無間焉視前代中世巨寇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俗吏紛然群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未有能以是而全師制勝者也仗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

時而賈兇竊頑誅求刼奪之𡚁債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横歛一切以嬌假病民而上官大夫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群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苟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爲國家計欲并兩淮而南盡江湖之

間求要會形便之地爲四五巨鎮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爲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愼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爲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士功城守禁防要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爲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贊廟謨而事大小皆得専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脉絡貫通首尾如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消奸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桀强者四鎮出兵掎而

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于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爲郡守之兵以大戶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繁衝各將以兵固其封圉盜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搖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群盜則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

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斃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分兵審于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輒知之者得居中制外之宜也今群盜么麼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强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汸無謀臣策士之術也當其避地間關朝不夕謀每恨民間利害不能上聞以至于此是以于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猷猷之思焉先生倘以為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之深切有非

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效于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咏嘆者哉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群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

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

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于余者乎今諸生學于太學縣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

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于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鄭干之序　　　貝瓊

四明鄭干之之往中州也國子諸生與之遊者載酒祖于江之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眞幸與門生之列今典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眞邪乃復曰盍亦觀于水乎海門之潮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旣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旣而絕江泝淮仰魚龍之蟠互鬼雁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賭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

者莫過于河蓋自昆崙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硤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于前而薄于後不得紆徐滂衍而行也故其暴怒喧豗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濶豁然奔放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　淬北折而南南折而東一日千里爽然至大陸而趨于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遏之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淜若雲礮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見于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浩湯湯也

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爲文盛而爲聲烏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于困踣頓頓則揭踢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聲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頗于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嘗謂物之出于尋常者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于是察之

而反諸身焉千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顯于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戚戚于中耶殊不知進之之機實在于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于弟子師巳尚益勵無怠乎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陳獻章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道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袞袞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于人既不忘于心亦時于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

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嗜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于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于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于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

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别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于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于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于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送戴元之序　李承芳

戴元之名乾浙江臨海人少年以英敏學識登庚戌進士茲授江西宜春令予與元之同榜而年稍長于元之同榜于元之尤爲知深夫同榜也有兄弟之誼以長也有師友之誼知深也無彼此之閒予以甲在元之之前授官大理評事元之則爲令也此乃時例也天官卿從時例也夫以同榜也以長也以知深也以評事則無所行以令則有所行者也韓子曰知之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元之之任予可無一言耶夫

宜春古袁州也李太伯袁州學記當時及後世多稱之太伯謂秦之速失天下也以廢詩書漢之久有天下也以宗學術太伯之言僅是也夫詩書者吾道之跡而已必得知道者以爲之師帥于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于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夫太伯非知道者故語人以粗跡當時知袁州者祖無擇也無擇何如人邪則袁之學終寥寥焉未見其有一人也嗚呼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

今之學者爲小人是豈學校之罪哉蓋師帥者未得其人也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于科舉之文率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于學官此有識者之所以痛哭長歎息也以予處之必將天下學宮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守令則于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尊禮而爲之師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之所習者一遵成周之制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于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以在外者爲欣戚也有司爲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他非所計也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而唐虞三代之治詎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天下風俗之權與是在守

令也元之爲政其盍求之大本者哉若時世之政務元之所俟者矣予復何言

先夫子書東嵓集承芳字茂卿嘉魚人大厓世卿之兄也大厓爲白沙高第弟子茂卿亦從學白沙與進士官至大理寺副其文亦多講學而議論獨闢絕無庸蕪之習故知庸蕪勦說無與于學者也至使人言道學語不可入于文章乾哉

送王承吉序　李承箕

往年壬子予再謁白沙先生曰三楚人物得之襄樊今御史曹公嘗詩之曰御史前身或姓錢急流勇退者也且稱其女夫王承吉從善者嘗是時予會中已諸承吉而恨未面益知其玉潤者也今辛酉承吉挾二僕夫徒步訪予山中不交一言而彼此心醉但相與于丘壑林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間而已依據聖賢講說經傳以立門戶以僥聲譽以干非分以損靈原非予所以心醉於承吉者也亦非承吉所以心醉於予者也予嘗於丘壑林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餘曰古先賢聖之學不傳也久予三見白沙先生不敢考問為學之方先生甚怪之曰世卿三見白沙不考問為學之方豈相從意耶予曰聞見口耳之學非其自得者非眞學蓋所以存其無竟其說之意先生聞斯言甚然之今五十年凡在宇內物物與之皆眞頗覺已之所以自存者無待聞見口耳而其所以自存不敢瀆告人也他日訪承吉臥龍山中觀耆舊之遺風使江漢變于鄒魯者吾于承吉豈別有言哉

先夫子書大厓集承箕字世卿嘉魚人從學于白沙集中不屑屑講學善易者不言易與私記授讀中有守溪所作大厓墓志學案有傳

送宗子相序　　李攀龍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游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游内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于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謂萬古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于將迎之間旣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

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于唐虞之廷卽其次朝不坐燕不與燗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于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歎永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輸于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旣以强人人愈厭旣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輙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于我也正使不免于好名之嫌則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挨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孼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

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于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愛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厤別眞僞槩天下賢者于是而子相不免于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先夫子曰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河南按察使滄溟之文集何而成一時視之亦如孫樵劉蛻但孫劉意思雋永滄溟則索然而已楚楚自成尚不能況欲以之易天下乎（私記滄溟嘉靖甲辰進士）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于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功者奚所攷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于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于心術効于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于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于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患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强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十飯患其噎于哉患其哽而視之也

其居處于坐則有几于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廞擬嗣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于今予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詩人沈青門序

王愼中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糾之害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富貴之人宜如檻狃牢豕閔然于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俗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炭瑣屑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頗不以濁顯者為戒呈卷投軸左睨右矚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游說之客結軫馳卯朝失于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若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

雖失意于場屋而多僥倖于薦辟斯人也之與顯者遊固其詞藝矜美相為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為不淺矣彼顯者皆有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頗能不愛屈己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于孟浩然賀監之于李白柳子厚之于符載杜牧之于張仲吉殆不可勝舉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為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有能為詩歌和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養

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者以題者所少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游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于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于藝而非有望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于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于唐之顯者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自壯而強行游四方多與富貴之人游其能屈已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

恃于諸題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枲袍布衾從一僮黧面而微跛踽踽然憊也居之以詩謁題者一見則欲廢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貲如執券責負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題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莫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頗辱青門枉與之游予之不能有益于青門可知矣獨不難屈已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爲青門計當且收圖庶幾有遇也青門顧謂余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于餘人也斯言其爲謾耶其非謾也則青門之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盼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爲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爲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于人宜不少矣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爲謾世其不有以爲謾者乎是可笑也

送戴侍御提學陜西序　莊昶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陜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爲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爲先生重、迂者豈足爲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爲狂、輒以爲惟、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予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

致之、當有擇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爲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爲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渡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日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

理自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爲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爲榮、人爵爲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鼓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橫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

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慮廢也利達絕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平時不得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一文卷便識為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羅玘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於黎盱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縣而南城北下未三十里已為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蓋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設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為守禦所元季偽平章擅制據之雄為偽都僭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麋鹿之窟鍾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旄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畝間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為遠遊薄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啜羹受饌醉飽而嬉矣蓋吾里閭之人

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適然耳既而隔牆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貲而好文黎文淵扈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餼曳裾王門榮矣哉然浴圻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俯迴會武勝門笑指負檐而入者曰三縣山侯來矣此則少時事也

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鼈咸內物也寧復得爾為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別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羅玘

陽曲晉分冀土也滻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揚土也春秋之時晉隣于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甚而官之各卿諸亦無幾焉秦晉尚其人而仕也亦舊矣矧吳擅其雄于海陬邈乎風馬牛之不及于晉也晉人且不仕于秦又焉從仕于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于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于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

吳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為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其真海邪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辯博之士為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滻關滻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竢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吾獨以爲世各有所遭不獨于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產狐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于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覩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于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于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旣西而泰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趨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其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

亦過于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與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沒于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于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京之溫之與時宜之于是皆知君之果不局于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爲序

送林巽峯序

王漸逵

王子曰自百家衆氏之起於周末訓詁之起於漢科舉之途之起於唐宋天下之學日益支裂淪泊而不可收然幸而不與之俱亡者此心存焉爾世之功利嗜欲之徒又從而斲喪澌滅之其高明之士起往往復迷其途轍人各以己見相臆度及不可得則又厭夫駢首昏汨而付之無可奈何於是老佛二氏狡黠者出竊吾所幸存不亡之心寘易而倒置之以愚弄斯世遂有清淨無爲之論眞空出世之說鼓其術而

噓之其高明之士求吾聖賢之途轍不可復得又不甘心駢首於波利昏汨之場乃始悅其說爲可差與方就而息肩焉噫亦可悲矣使吾聖賢之學明二氏者將怵心俛首之不暇而何敢恣其邪遁乎不幸聖賢之學不明而二氏乃復竊其渣滓反而鼓惑之高明者則曰吾姑就此而息肩焉吾非愛其術也其救世者則曰吾姑爲此說以藉俘汨之徒耳然猶未敢明言以佑之也今之時目爲高明者方且呼號而倡名焉又爲之言曰佛氏之教與吾儒無異又曰世儒

之學已落二乘矣其無知之徒冒吾儒冠服而自蹈
於異端恣肆之歸復羣囂而衍翼之譬之厭渣滓者
方甘於咀嚼而不知糟之為美也疲逆旅者方酣
睡而不知室家之為安也其愚不思亦甚矣予自入
都聞其說盛行乃深憂之及求志於同官而得異峯
林子焉林子高明之士予幸承接慰日相與論辨始
克合一今又別予以去而予之助復孤又懼林子之
行或厭玩於狃習之世乃托於彼而息肩焉則非予
之所望於林子也吾於林子有友道焉故於其行也

以友道規之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淶

今西北諸鎮地當　衛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
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
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
佐二人以分莅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務迺咨迺謀
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
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
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里之險
易遠近卒伍之强弱聚散倉廩之出納贏縮余頗識

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
憲治榆林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
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今
吾不能有其固　大入則搶攘千里小入則剽刦數
城郎　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
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
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壘垣以限其入若可
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諸儕之談也夫以
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渺深淺隱焉

足雖樹茀茂茀孳則木之為用竭矣短兵相接鏦伏
竅楛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為用竭
矣民多竄處以就耕牧　猝至則立為魚肉相與築
壁壘以自固而掘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為用竭矣
又其甚者遊戍無水而下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塞
遐民日死以為生而為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
之不已疎乎凡所謂空言嘗試實不應聲者皆張子
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
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內緩用材則內

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為莫
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
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
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
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張
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猶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
者軍吏不得其良輕於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
貪皆不可使而跅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吾
常飾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

而戾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　役時堠亭障吾
日固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　而不知
歸者民不堪於役而巢烽燔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
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
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于
赴鬬而控絃鳴鏑之悲誰其禦之刑難于獨任食難
於遍諸役難於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
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勳勞持論議者得以輕事功
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之年才與識俱勝於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
然予未敢以為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
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為力則有志者
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
拄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　事可漸
理也不然憤已免咎上下相蒙與其無事以幸為常
而邊事日趨於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
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犁然於心者矣余于張子
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為壽邊之助云

先夫子曰姚淶字維東慈谿人翰林學士明山文甚可觀其在翰林嘗輕文衡山牧齋以爲後世但知有衡山何曾有舉姚淶姓氏者乎其實不然衡山之風流固不可沒使盡人而學衡山則成一浮華之世界矣明山有驅除錄明初僭國之史也今谿上人無知之者又何怪夫牧齋之論乎

送童少瑜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以粥書爲業異時童少瑜從其先人游嵩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少瑜示余以其詩已能出入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少瑜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少瑜以詩來益湛然可誦然少瑜依依于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嘆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

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已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少瑜于書益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少瑜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荊溪先生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

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士梗已爾少瑜弼古之書然且幾于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華源潔遊南廱序

儲巏

今天下之士試于內廷惟進士與歲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葢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薦而至者不過試于有司以狀上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有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有司庶府卿大夫之選稱任使而著功謨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于進士者猶迠迠有之至于今則寖不逮矣豈人才負異于曩昔耶葢亦有由然已何也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盈隨所得而用之乘其强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懲勸之實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群取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爲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注之選將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徂而地拘業荒而志乖一旦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其不相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君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而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也故在漢則曰賢良

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日明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其目吾見前之充賢良文學之選者即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科之選者即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于異代哉是則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亦均是人也特有司 錄之法與士之自待其身者不同故異時成就者遂差殊以覩徧脫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又胥藉是以出矣豈能避有司之求而悉他途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而雅

愼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于造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裒然占前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異之事竣復遊南廱揚人仕于朝及諸嘗往來者咸屬予言以贈嘩與源潔同里閈且有連交游最久源潔母孺人居孀有節操今年垂八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母氏之心嘩故辭意所欲言者以告南廱之士與時有擢高科列膴仕以才業聞于世使人不敢倒以歲貢少之者其在于茲乎其在于茲乎

先夫子書柴墟集儲巏字靜夫成化二十年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左侍郎謚文懿爲文質實然有家法李卓吾謂其從陽明往來問學不知何據考其文集止有陽明一書亦非論學者也

送程君啓之任黃梅序　熊過

往予少曹南王先生試渡瀘論予獻辭曰此在兵法齊桓盟江黃近是矣曹南先生大奇其旨課第一然迺挾筴生談耳及予涉江漢之波道黃梅由廣濟而北以達於宋墟覩其山川之糾委而登破頭馮茂之山益見所謂黃者矣其人無不魁桀精緊時乎則或隱於異學其幸有事而萌芽其迴翔咆哮之心者亦其風氣也及予欲從問彭瑩徐眞逸之原起而思所以消弭之則其遺俘皆老化澌盡而不能知益有道

之長而相安於無事久矣倚伏感通則亦何常之有哉然予覩春秋之文荆失黃則中國盛僭端少戢及其滅黃則猾夏終春秋不復可制也詩曰荆舒是懲懲荆舒者寧不視黃爲輕重哉昔與程子君啓共傳經爲同舍生予試論時君啓及見而商之予歷黃而詢彭徐之故則未嘗與君啓同也今君啓迺泌滎爲黃梅令習聞猾夏姦宄之故而又思其平治之久以察於倚伏感通之機其奚以爲政治耶或曰民之多辟緣情而生今在亟反之願治情以復性何如耳安論風氣也昔破頭馮茂之山其人率稱弘忍而其教大以情種爲害矣倘世之人而盡其情種則於化民成俗之本有獲否耶其果能懲荆舒猾夏姦宄之習耶予方坐罪謫滇將遂渡瀘以去滇瀘者菲蹏所建治其與黃皆于楚事有連其不忘交相儆者亦予與程子之義也

弘忍即釋氏五祖黃梅人又先夫子曰熊過字叔仁號南沙富順人文有精力亦是能手

送袁莪溪泉州府節推序　傅夏器

年友莪溪授泉郡節推泉介在海隅去京師八千里而遙其去藩城亦無慮三百里故下民之冤抑不得其平者上不能直之於撫按次不能直之于臺省皆求諸府而直焉又其地阻山跨海奸宄剽盜出沒濱海航漁之民習見擊刺武勇鷙悍動以忿悁相刃相靡殺傷不避誅其於獄訟皆先以節推訊服而後上之臬故節推代兩臬蒞事其斷獄又爲繁夫典刑者民之司命也君非泉之司命而泉民之所爲生死耶

言刑則律令具矣豈其所以具哉昔者聖人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世之僞也滋甚堤防不能也乃徵於書而律令定非聖人之得已也故得其好生之意即法令具備而不爲苛不得其意而惟法是狥執銖尺之紙鍛鍊囹圄中罪狀某也當某律令某也當某律例格式具備不過費一朝檢閱而足也如此則一吏可矣集萊之儈集之可以成贓言笑之微摘之可以爲罪誠所謂大可論而小可斬者而民始無所措手足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其言則過然自用刑者之不得其意也而民始搖首觸耳輒抒法網析楊桎梏相望不幾盡天下而芻狗之耶世常酷趙禹張湯夫見知腹誹之法自湯作始深文巧詆得酷名宜矣禹常據法守正亦不免焉者夫不得其意而惟文法是繩雖以蕭何之律案刻民之不聊生者已過半矣雖比之湯亦可也莪溪君明經高第其立心常以龔黃卓魯自期豈以申韓刑名爲君過計哉君董刑法而于敝邑之萌隸是蒞故爲敝邑昌言之也

先夫子書錦泉集夏器字廷瓚閩之南安人嘉靖庚戌會試第一人以稽勳郎中歸即不出文多模倣昌黎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序　蔡汝楠

法比之學言之令人迫怵慘怛而忍進之士尤不喜爲之盖其鑄磨鍛鍊曲附周入任權用律拏恩廢情其說至于當年不能習其義夙儒不能喻其微列六官之中非若五官之雍容也士釋褐即從法家加之以哀矜仍之以厭怠則說焉不詳比之不當文疏在前不能暢曉或爲姦藪不可勝道當是時也惟不明之患爾及鑒其然能加研鑒將備舉細微鉤摭條目久之智故出矣律之所考智之所運貌之所稽詞之

所詢皆是也迺貌應于詞詞合于智智通于律而後人無能遁于刑公名益顯操切益深向之迫怵慘怛今始快心爲之所不喜言者截截善言嗚呼惟如是深文之害慘于未明其究至于斯民殆而國脈痡周之盛也囹圄空虛其中葉淫刑以逞乃有呂刑之誡漢初斷獄四百數傳綜核不爽乃有溫舒法吏之疏彼其立法于寬其弊猶嚴何則講說日精刑法彌繁所用者要皆明刑自喜之人故也去制律之意遠矣故予嘗與法家者語云能體國家者過流于繁刑之

始善持刑名者銷智于既精之後思無傷于元氣則不必快于其心與其要公名于己則不若不病乎民善言法令之際迺不失其不喜爲之意庶幾太上齊民之道綿世永久之術也少卿譚大夫者今之善刑名者也本以文學之士爲廷尉有聲其踐外臺司觀察提刑于吳越之間或曰此何異乎使韓哀御輿養由基騁射也嗟乎由置律以來百七十餘歲而講律彌嚴大夫用三署之法齊一方之民世道所趨迺與偕會吾之所以規大夫者正在茲乎史言張歐釋之

皆善刑名然其人自長者夫長者之與善刑名不可同稱甚明也彼二人者兼之必有道也願大夫繼其令名以垂于後是甚利國家而大惠我吳越也大夫之行也吳越人士送之各爲詩歌以規大夫之成功屬敘于予予以自古太史陳事太師陳詩凡陳說有體余本刑官也用刑名之事次其語書于篇端

送雷鷺洲歸里序　趙南星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于古聖人而相沿用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療之則若冒披故不可以已是曰飾迹考績之法起于虞舜舜之大聖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背故後世率由至于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入元陟四凶以大亂天下則法止于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爲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

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馬猶能之清直也而黜二子固皆有名然管以忤宰相馬以傷直指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黜沈司馬一言之激至于逮繫由此言之考績之在于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劾時有未嘗不黜賢者猶可伸冒至于考而黜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由比部爲臬司無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爲一日提舉也而黜當事者曰呿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馬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黜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服然論者以爲考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君不爲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鷺洲爲悶當黜余聞而駭之鷺洲與余游以仁義名節相切劘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既而知其以隣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故鷺洲入覲還過余曰復豫主臣典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

以酷則不敢當具言當事所指鄧邦禹等之瘐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絕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年前縱博其父怒撻之而雉經者也今遂以坐令君余曰是何待精說不聞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據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平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小司徒劾以贓如干而曰代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不貪酷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不服余

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
告人鷺洲大笑將别余歌以送之曰
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益疎吾黨益親忻者兒者
其爲其鶴毀之以磬相之則伸登華山巔觀滄海游
飛仙爲侶何悲我辰

長安送黄竹石序

袁宏道

黄竹石從江陵負篋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
樹黨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壁所奪無他語草
草寒暄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别余曰子亦遍
觀三衢九陌乎緇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
者蒸于市推埋屠狗之輩敝衣宿結之子高鬟衩襦
袒面屣舄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
瞻其中則鳳闕銅龍在焉有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
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

北之珍具陳焉已而入雲韶之院過鳴珂之里
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
劍條之允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
舞呼盧博簺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
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
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
然後知京師之大愼勿以緇塵腥風遂訶都市之觀
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
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叛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鍾惺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稽其實無裨于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蓋必平日博于讀書深于觀理厚于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

與校士者日從事于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欵令其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塗復無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于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夫督學之視士猶母之于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閑而亦必于往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奢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永啟爲之毋矣吾願永啟之所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闈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直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啟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况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于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啟之必不出于此也

送何子歸金陵序

侯方域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于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既已多矣又豈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于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贄而修同人之業即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濶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

之首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亂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來所謂龍眠之徵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典黨人獄何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于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嗚乎當余之歸雩苑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湮滅至于如此必且顧馬踟躕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僬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夫余

之別諸子于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兄于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兄于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于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關于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何次德爲相國如龍之子少年喜結客

送鄒幼佳自翠微遊歸序　　丘維屏

宁生族居縣河東背負翠峯而環居前後遶峯遠近之麓凡百墟出入沿墟以爲途逕幾無尋丈之傺然意每寬然視薄海內外爲里之區與鼻息相爲呼吸不自知其隘且迫也其屋居皆西北面如縣所稱金精十二峯者皆望而見之自崇禎後始避亂居翠微峯巔峯之徑旁仄直上凡四五千尺而易堂置居其間見彭魏諸子之記其後鄒並西山並南北望可五百里而已東望過宁河東居僅二十里外視吾故居

乃有塵海之隔居凡七年至南昌望湖亭而返其詩曰却嫌几案擁匡廬直欲推倒平湖口蓋又不自知其狂思之憤發亦不念其居翠微一峯僅如傾掌而仄立也其後十六年出鄱陽九江下金陵渡淮泗而北抵青齊又望見泰山北上太行歷汾絳平越河津循龍門梁山而南截望大華出關陝遶熊耳至大野然後並漢東武昌東壁順流復入左蠡湖灘以歸河東之居每舉上太行日土人指山石沏語爲談笑夫孔子適晉臨河而返太行在大河以北恐孔子實未

嘗上太行何至一過而轍至于汾石乎又七年無錫鄒幼樸特上翠微來問此易堂六七子作記一篇亦言北行渡太行孔子至處而笑彼語之妄東遊桐江西至翠微峯石然巖灘予所未至而太行傳說不經幼樸顧何所翠微以爲足跡所及遂並記之耶天地貞淑之氣必在大川廣野坦衍溥長之區而峭刻險特皆韓退之所謂蜿蟺扶輿磅礴欝積之所蜵發以爲貞淑之氣隔絕于荒徼者觀一行天漢之說兩界之山達于天門天象且然先儒謂宣王崧高韓奕之

作本爲阨絕百蠻荊楚之吭然則其徂東至雒實欲追述周公卜世之制作乘東周數卜世八百年之統者惜夫孔子北旣不越太行而適周徒以問禮觀金人歎器得其寶書而已矣嚴子陵于東京一就故人之楊說者謂其氣節助成一代人才而周之禮樂周公之所施行寂巳無聞幼樸所及巖灘閒其壼高而水清且厲得無若子陵之爲人然則幼樸之見此六七子固必將有以廣而大造之者而如翠微之峯易堂之居此數子又何足云

別湛甘泉序

王守仁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

之思哉彼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于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

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于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迺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于甘泉湛　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

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于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于言顧復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汪周潭序

羅洪先

始余舉進士與周潭汪君同居隆興僧舍同舉者弱冠上下七八人獨君之貌似最少望其容如處子聽其言如不出諸口葢不問可知中無他也遂樂與之交而是時陽明先生良知簡易之說方騰于縉紳間是者半非者半獨君意解時時向余問難余亦漫以聞之人者應之于是同年雖莫不知有汪君而知君之深罔莫有過于余者其後彼此以他故去不相問十餘年君以兗州郡守相遇京師其恂恂不異曩時

至談政事可否行罷隱若鎮鄣在匣雖鋒鍔不露而廉利中含人莫能屈于是喜其器之可大受又竊悲虛長五年而支離跅弛竟無所裁對之心復自慚也未幾余坐罪廢還山而君爲方岳大臣有聲已而復自光祿卿擢副都御史提督江湖閩廣軍務開府贛州贛州乃先生舊遊處君之官與至官之年皆符于先生君乃益自奇踵先生諸所行事日與諸生講學考業恂恂然如舉進士時不知有軍旅之事也然亦坐是不爲時調所容踰年罷歸君往來取道余鄉余

既以病不獲一見追憶隆興往跡寥落幾三十年古以三十年爲一世余于是非獨有衰壯聚散之感盖人之一生至此大較巳定又不能不爲之深惧而悔矣當與君悵慨問難彼此齒皆尚少而爲良知之說者又極簡易易從逆計加之二三十年雖古之聖人不敢妄擬斷亦不至甚悖于先生非獨吾之默計則然卽君之自視與視吾者豈異是哉今君巳居先生之位而又得歸正如先生扁舟越溪之後不知向之逆計者果無弗酬否耶逆計者姑未暇論卽今之所

從事者果可以幾其簡易否耶夫謂良知簡易易從則誠簡易易從也吾爲其煩且難者而不自覺而顧以簡易易從者語諸人則非不知良知之過也過在于誤信先生之論良知而不自信其良知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自求而可徒手得之人者何則得旣由人失亦由人由巳而不由人顏氏子之所以庶幾也求毋誤信必如先生之學歷試于險阻艱難之中而獨得夫此心之端倪欲形容之而不可得然後假良知二字以爲之辭斯自信矣果自信矣先生曰良知吾亦曰良知非誤信也卽使更爲之他辭非悖也乃爲善學先生者也君將謂此如何哉余嘗誤信者也故能形之言不言之他人而言之君盖恃知君之深莫過于余又自念衰病日甚與君再見應無期故一以是請益一以是全交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讀

序十一雜類

吉安進士錄序

羅洪先

昔人有言名不必鬼鬼不必名葢歎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爲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于此哉雖然謀畧如羅弘

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于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詬叢穢使人羞與爲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爲哉嘗聞潞泉有挾進士鄙閫帥者諸閫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閫帥曰君識姓名否閫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爲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慚無以應嗚呼爲進士者其毋爲此輩姍笑哉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學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爲戸部主事

庚午江西武舉錄序

蔡懋德

崇禎三年十月、懋德不佞、獲從直指葉公于江右之武闈、集撫臺魏公素所訓練鼓厲諸英、三試之稽覈品第、更飭且悉、既竣事、錄成、例應醮言簡末、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懋德樸㪅書生、未知文、焉知武、將何以醮哉、追維去歲、視學于茲、是冬　闖入畿輔、烽火照甘泉、赤白囊至、心怦怦焉、旁較一士、未嘗不願其人爲韓爲范、以報上也、渡彭蠡、想見高皇帝神武鼓鞞之聲、猶隱隱在驚濤怒浪間、當時鷹揚之佐、強半南人、入章貢、謁文成公祠、緬懷其人、若或見之、當時從公舉義者、非仕宦則生長于茲者耳、俯仰數十年來、侈見人文彬彬、至其一二熊羆之士、可以紓廟堂東顧之憂者、似猶未之見焉、夫天下豈無眞才哉、或者世方晏熙、偷安豢養、遂多苟且汩沒而不克自振也、彪虎之姿、降而習婀阿之態、干城之器、弛而習儒雅之容、其黠者則又紆九天九地之心思、揣摩仕枋、翩縱要路、平居謾曰、世適不用武耳、及其治軍而軍不整、臨邊而邊不固、以貽遺君父而恬不知愧、

則雖謂之無才可也、爾諸士生氣節之區、覩彼狐而媚、虎而冠、鼠而竄者、不澳然恥蹈之耶、今騎射策論之試、誰不以爲未足得士、卽諸士亦誰不芻狗視之者、懋德考之前史、進士試法、歷代遞有損益、若武舉之起于唐長慶、沿于宋天聖、潤色于熙寧、與今日之制、若合符節、其視今而加詳重焉者、不過曰平射、筒射、馬槍、曰試于殿廷、至尊親臨之而已、而當時爾公爾侯、皆起家其間、然則士負科目、科目何嘗負士哉、今者之役、直指公身親槃　急在同仇、與往年循故事者迥異、業以薪櫄而進之、當事者將執左券以課諸士、亦願諸士執左券以自課、無飾于名、是塗羹之戲也、無襲于套、是刻舟之求也、無溫其家而飢其師、是反裘而負薪也、無自恣而不戢士、是縱虎而自衛也、夫固有外其身而身全者、身何足珍、夫固有芥其家而起家者、家何足戀、爾不聞嘉靖間、爾鄉有劉都督其人者乎、破倭于淮、于閩、皆以少擊衆、鎮蜀數年、未嘗少失利、身爲大帥、嘗布袍先登、此其人卽不五等爵、姓名千古猶香耳、高山大江、景物如故、豈無與

若人代輿者、而猥曰南風不競、非夫也、諸士歸而求之有餘師哉、考軒轅之圖、不如近求之先達、援白猿之術、不如還訪之故家、且皇上今日于猛士、不可謂不急矣、有能擭寇固圉、通侯之爵、非所惜也、劉公之所未得、爲知不自諸士得之、諸士亦茂勉之矣、

百家私記、公字公虞、號集怡、如蕪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崇禎甲申二月賊陷平陽、公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勸公因此解任、或移鎮俟代、公不可、遂誓衆死守、城陷、草遺疏自縊中軍廳、時盛遴死、諡忠介、崇禎改元、公提督江西學政、日與諸生講究性命之學、著管見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而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階梯、其節義蓋有本也、今年戊寅二月、不孝以謝事至吳門、公嗣君九霞方炳錄公集見示、謹敢私發是序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霸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紆、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暴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翔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幷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霸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晝一丁經略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日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治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霸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略以用秦、至王荊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霸者審勢急可以趣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我之所得急爲天

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主公自治其縣者治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遐邇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乘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為乞漕粟太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廩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積積金乃至溪巖三千穀踰六萬乎

啞然而駭曰是何典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猴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為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茇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乎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彫避盛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惕不可而公轍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田而撓者公故怒容濯川奮髯胥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壞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錢一錢以上率以糶故與羨而粟流又公探民桑

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圖捕之償十五歲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堤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稗而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飾必明以清故民儉而有禮語未卒乎憮然而歎曰此霸才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

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眾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其終無亡敝之憂者罔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而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脩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王者之世矣

何仁仲奉使稿序

何喬遠

文詞之難莫難乎所在而得其情山林之詞宜幽行役之詞宜感邊關之詞宜壯廊廟之詞宜麗歲在癸巳天子以西夏之功奏郊廟頒天下宣示九邊仁仲用東宮僚屬與奉節故其詞麗以莊仁仲所宣邊在薊遼二鎮鎧甲士馬肘腋神皋要害處也故其詞壯以遒由二鎮歸楚返其家循魏徵鄴涉淇浮濟入于吳變耳目之所經見故其詞感以悉家本安陸公子歲稚藻翰好丘壑之致行則帖輪不廢于觀止則衡

泌得假于游故其詞幽以沖嗚呼仁仲茲行其所得諸詩與其行記何嘗情而協于理也當仁仲奉節東北行時受事大宗伯過余署中其時玄冥陵陰雪霜在天予與仁仲對爐炭數大酹色不能赫予慊慊不能出國門送別哱劉之亂幾及一載天子賜劍繫帥卒憑赫斯晨御皇極門登上午門樓見群臣受賀獻俘耀武而縛賊付西市磔斧鎖功在夏卅周徐間臣為郎緩衣博帶安坐私家無能出一言附于凱歌撓鼓仁仲挾二蒼頭穿風霜宣威塞上車塵馬足數千里撚冰髭河凍氣暍其所經莫不適夫情好之所宜古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專對四方則其在誦詩仁仲于茲行也使乎使乎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敘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賓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志地粲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于華代之士掇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賓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

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微中人鄭和等飛星舶于天池耀皇華于鼇極然後章亥脩步載纏滕鞲張騫異種倍收篋匯前後輶軒互形方策雖稱賓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勉之生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澗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奔奏之辰閒氣麗博時而出之握槧隨襟是有此作其為書也法班馬敘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敘田畜法山海經敘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敘貢物每一島末

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微綱綱有條信乎逐南左之良㢊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作者敘參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猥瑣浮尖依稀文苑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敁千軸豈其蕞役于裔荒醜雜之形而甘似于下喬入幽之見也哉吾又悲夫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狄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徽纆于三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僮

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琭琭珞珞如也故夫彼取此裹糧躡屩孤蹤千里訪擬人于海遊諏黎老于蔀廬閱七龍易七稾而編始成前史與今置而弗稠或涉疑外時議及之以于西洋特詳故題曰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藝襲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存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聞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竭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沒我嘗敘之是故望英主黜偉功愛才猷秉杼

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子長之轢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于愼行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憯爲封豕雄虺、薦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吏益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欵、陰濟厥師、整居海壖、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蕞爾𧊒蜮、不亟殄遏、于何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浿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敦熊

彪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有不共命以干常刑、亦命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蹠其酋淸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綎踦其酋行長、蹈之粟林、使將軍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蹴之海上殲焉、樂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濤、復爲完國、其主若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薦勳、御明堂受捷、以璽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軺而過、以告于子、于子曰、偉哉中丞之伐、

則信霍耀鴻臚、丕刱未有之烈、于鑠盛哉、鄙人伏在
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韓毖樞之佐、所
爲周君衡決、借前箸而躊躇、摛旄建旆之臣、所爲鞅
掌騷屑、從仔羽而四　㦗慨憂天下之士、所爲乾上
頳而陳遊談、殆事之儔、所爲敝舌吻而議、皆是物也、
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于有衆、
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蚍引之徒、靡于嵎夷之阻壘
作鰐吞之衆、燼于海若之都、懸梟鏡于槀街、築鯨鯢于
狠壁、此其殊尤絶迹、砰磅橫叨、紬青縷玉之簡、不能

鋪、錫鬯銘鏞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唯、子惎公功、未
覩其大也、夷之披猖而來、豈爲濊貊高句驪彈丸土
哉、朝鮮既食、必歃而入遼海、遼海既踞、必獨而入盧
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
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絶域、利歸都輦、此
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倪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
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賚翅、靡遺、
非慮而施也、大覲之咻、孺嬰痾瘵、必應、非利而仁也、
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逖其寇虐、非有爲而爲也、

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脣齒于
玖尾之墟、以太上一恩、摧便否于臣僕之國、非所以
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代不絶書、如漢建
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
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幷吞之計、惡有
聖巳墟之社、城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
日之盛典、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
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
以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陛、如出賓

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一遺育、卽遼左盧龍之
塞、一堍垣徼、東胡鮮卑、鳴鏑盈耳、旃裘匝地、又誰藩
之、而自受繻綵羈縻、至今也、奈何山海無關之險、尤
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
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共
實未必然也、聖上爲華　共主、寵綏四方、亦越隻封
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蠢茲島夷、敢爲猶尾以螫
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搖境、拯之鼎鬵之
中、豈有校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體、鬪鬩

郡守父周蓮坡榮封序　王慎中

跡泥而人殊、用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于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遙行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界之、以為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為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為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為祖父者、非有待于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于事而不食其祿者、

豈必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于世而不憫者矣、亦有挾長負奇屢干于時而不一遇、齟齬坎壈、無所發憤而斂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于外、非虛職遙秩所得而榮之也、斂志以窮者、志在于効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遙秩自榮為樂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界之、則不得辭、故有名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屑、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于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

異室、則此隣重于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排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鑿句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成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勳庸益大、予何算其渺小、而指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憫然告退、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爲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先夫子曰于慎行、號穀峰、東阿人、相神宗、其文博贍經世、固是名家將露方板處

先夫子曰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大學士、詩文春容宏麗

謂其跡泥而非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山周道坡公其子大禮君爲與化府知府天子嘉其久勞于外善于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爲寵焉于是公亦爲與化府知府尊于家公之夫人吳氏爲恭人鄉人無不爲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其儉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曾不加于草衣芰裳之陋雕轂文茵之榆其體不以易乎穴居石臥之顏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貺

之漠也豈非其志欲以有爲不以虛得其職秩爲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于自肆而傲上之賜有志者喜于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爲公烏得無以爲榮乎哉公之所以爲榮者如是是所以爲殊于人也與化君之僚郡丞吳君節推章君嚴事其長之賢本其所自而幸其所蒙之盛也欲有以賜公而余爲之序如此公其不以余爲庸人之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三祀志序

鄒元標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關于官與家者並得祀鄉宗示之勸法至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然以祖父俎豆諸名賢間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教重鐸者無肯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爲贄轅請轅報可不顧所安即公議粟若斧鉞亡問矣于是諸沉修元夫臨終戒子孫褒是不入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他祠爲重者顧祀而至于數識者悼之往黃梅汪公刺吉時視祀必新建乃歎曰吉州新建未張頰時諸以學行著聞與濂洛分庭者有人今奈何言言

良知乎于是鷺洲祀二程夫子外以恩江西昌二羅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以兩羅先生爲濂洛儀羊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守吾吉視鷺洲祀典崙嵩以理學名曰濯濯鷺渚誰使宋家數百年宗盟挑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公不以鷺渚爲湯沐也者諸先生皇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門四科未嘗以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朽語謂何夫學者學之爲實用維世矯俗使人實受忻蠑非以祇

忞守敘、馳虛見爲高也、又必有所證驗、非泛泛從大人遊、分半席暇目端拱矜莊嚴曰吾聞道也、吉州人兢耳倂、妄擬勳賢名實諸臣、吾甚病之、于是搜國史邑乘、官于斯、生長于斯、衆著者得若干人、人各爲傳、一槩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公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爲乃公得者在、吾何敢、即都三事有遺議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歿祀鄉賢、足落彼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嘗攷過文江、謂鄒子嘗弁一言、餙端、余嘗有感于吾吉學術、敝人久矣、計

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江西、吾吉州前此班班名臣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稍息矣、常求之不得其故、由古我先輩沉深淳樸、闇然彌修、有言必篤行、行必卓、故麟麟稱盛、最後言愈悔、就愈下矣、蹇蹇匪躬者、曰不聞道、屋漏無愧恥、逐隊誣壓者、曰蔽性、此其言豈不膾炙、爲學人士、鶻然諸人、自以之鞭後、則可祿祿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于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于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謂說者、鴆夫子上之乎、是說之溺人也、浸入骨髓、後生末

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爲宗、誰復致昂首碧霄、扶竅袖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想嘗謂良知如彼致家居游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于良知全體者可以生、溺于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頽波橫議者力哉、雖然祀斡宗、斡宗重、倖門啟、安知雄俊動特、他日不以鶩洲爲斡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彰微、鰲紛也、托之乎輿論、于大夫良苦、不使有說以告、夫人之不磨者精、不朽者神、齋明盛服、洋洋陟降下上左右者何物哉、誠不可掩也、諸先生生前崎嶇

冷落、鬱鬱冥冥、故精神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抔淨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爲侈、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人所安、鬧諸先生席、久諸先生、孤持者必望望而避、是誠可掩、大了器欺余矣、嗟乎、吾安能必斯席無不速之客、又安能必從來者有必勝之骨、惟恃有千古真精神在、照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自真、旄爵章予、惡得而掩諸、是使君志不必孤、使君往、世豈無心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桂林圖志敘

王宗沐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滇蜀際海濱而面屬交阯埀一門戶也嘉靖庚戌余受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剽民病若喉有梗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府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畧覩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盾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

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即彼非有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讋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聚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其勢至于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

軀去其里居與盜爲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責償于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蹤也然有司不及按搖撼室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于夷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捻而惟爲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于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弋用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嚙之盜强而豪私之比誅不當

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爲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族其黨矣夫夷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爲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敎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爲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雜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

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爲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賊不滋民而于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

而惡有戮死也雖寘之使盜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略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職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靡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剿若禽獮而草薙之則余所謂痛焉而于策爲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illegible]

百猨圖序　戴良

右顏輝所畫百猨圖一卷所以圖猨之爲狀凡百數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覷者一戲而群折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扳蘿右手反擲飛瀑者一兩手鈎樹上行復相擕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懸如蹴蹋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爲子乾蝨者一困臥樹者一或嘯或墜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群游岩前獨樹宛轉相顧盼者九衎衎大樹上呼號食息

者四寘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三掛子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窺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戲者十舉手嚇飛鳶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猨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癢搔背者舒臂群呼者坐母首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捫蝨者跳躑若下樹者出沒崖壁隱隱如鼯鼠者亦皆曲盡可喜而可愕凡猨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黃

者五而大小之數逼百二十有五焉至正季歲予附海舟南邉至四明館人夏叔宜兄弟出此圖以示予予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也其舉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蹈見小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爲性則反是反是則幾于暴矣猿多産于四川而猴莫盛夫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常抗巨海抵淄水登太山以望巫峽遡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絕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

圖而觀之能不有慨乎遂從叔宜假之留月餘叔宜請予題其上故爲計其形狀與其數而歸之且慨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爲猴因并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此以猿比元以猴比明此時元尚有四川兩明之發跡在東海故云

徐進善三命辯序

孫們衡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益昉于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矣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于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曆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于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於

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

等以斷賢愚貴賤修短休咎之方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于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雪心賦句解序

胡翰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書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深雅奧誠有至理而不出于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楊諸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目不逮古人乃相與剮合爲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故其學之易入而其行之易售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凶如是則人可以爲曾楊而何取于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體于水泉蟲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賊其親之生年與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爲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瀉雲集言人人殊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爲說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望其通曾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以葬經

爲主旁通偏詳尤究心于文公及蔡西山父子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絕之其爲人扞穴率有證佐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爲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陋於術者反從其後訾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贋不分往往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傚者不能聽其决也予期以唐卜則魏雪心賦專祖郭氏詆者亂其彙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爲之解諷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袪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于世之慈孝者矣予竊因之有

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葬經而濶倒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一道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黨之士或當愧之此予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送日者丁厥序　　劉紛

支干相直窮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此有盡之數人生所植遂可以言命乎予謂此乃人生所感之氣然也元命變化之神超然形在上恐未可執而求焉天地之氣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各有陰陽則十干十二支所生也氤氲雜揉流行晝夜而人生遇之其間刑合盛衰可以積算以生尅制化爲官印祿馬亦自然之配中爲福偏爲禍成格爲福非格爲禍乃論氣之純駁爾故星家之訣多驗蓋察于氣机之際其

說不可廢也人之生與萬物同物生于七十二候非其候生者不存活其由人力薰蒸灌溉非其時存活則意味俱逆而不暢達非所得之正氣然俯今支干之重有數天下之生無數其八字全同者千萬中不一二見比其布散分列條貫森然弗亂雜非有神物司之乎夫可推者氣也命不可推也若紂爲壬西伯爲囚顏淵夭盜跖壽其謂長平坑卒南陽貴士者命也唯上智能察也丁生善談五星迺與之語

趙仲一先天數說序　文翔鳳

道之不明蓋亦不能無憾朱諸儒氏焉讀二程張子朱子書咸言人無常住之精神後天而存如草木然神與形盡矣是不然有始者有終無始者無終形有始故終性始乎終乎如有形始有性形盡而性滅是人之生為行肉倘太白之詩所謂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者耶先天而來月性盡性則命斯立命性也如鑛之為金不復鑛也故知性知天日知道而諸大儒之論性與天道頗不稽至卲子則了然於天人死生之說矣予友趙仲一三十歲於性命之學有契者也世止推其人於功業氣節行中弗知其性命之學印於家夫子者如南車指而定四方直遠契卲康節氏焉頃寄我以所著先天數讀之喟息曰趙先生蹈性與天道者與其言曰有形者有數無形者無數天地雖大亦形也故可以數推又曰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又曰太極眞性豈有劫數聖人復起此言不易予嘗欲為家夫子天經注腳得此說無所置舌矣有技數有理數世儒擠卲子於火珠洞極之流曰數學

宋儒止有此翁了然於道而人不達卲子以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盡天地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間者曰先天以天根月窟三十六宮盡乾坤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三十六宮之間者曰春先天者性性仁而已矣春也者仁乎大哉春乎吾與天地萬物共之者乎夫何元會運世之有以有數者經世以無數者弄九先天其有數乎數而繫之先天吾與天地游於數之中而盡先天之性則不為數拴也予著太微首之以大昭道先天籥之以壞道元會運世故獨解趙先生之說

仲一之論卽佛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之論也宋儒之論理氣亦是此說但宋儒言神與形俱盡則與理在氣先之說自相違背不如佛說之一貫也百家私記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官光祿少卿其學以事天為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著太微以翼易

宗譜序　鄭瀹

譜之作尙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遠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若姓顯氏雖歷千萬年其世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况譜之作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愛親敬長之念敦睦婣恤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之助也吾族之來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爨人皆淳厚以耕讀爲業不知其他永樂初年燬於鬱攸因失故譜葢自明字行以下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旣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偉特達拱延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斌斌雅飭遠近莫不稱慕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竊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豐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幼麟之裔分居灌江欲往求其源予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或傳或

絕忘其祖之所自者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倘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颯至有以譜冒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遠引其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永吾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木本水源同出一派毋胡越其心篤恩愛崇禮讓相任恤以厚吾之族族豈有不昌者有明正德丙寅歲譔

譜序坡雖出新此只閒閒淡淡一叙卻極淳朴是宋元有支派文字

墨苑序　　焦竑

上古典策以竹挺桼漆而書逮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産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彦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

元造緝熙殿墨秕冠時流名徹黼扆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馳聲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益備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艶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潛墨少室取其巖劍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于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秕日以下噫孰謂一齡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彷彿也余於　交戟内嘗識君詩余枘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

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琴譜敘

鄭以偉

古今聖於琴稱稽中散矣、其言曰、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聲、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静聽而心閒也、嗟乎不佞猛心人耳、瑟乎知琴乎哉、雖然、君恒善病、謂導養神氣、宣滌性情、琴德最優、欲隨時一玩、若勿習也、居長安數從蕭君遊、蕭君杖不挂一錢、而一琴三十年、每過我便鼓一曲、隱几聽之、則觸撫如意、美音譏與、抑按藏摧、秘弄忽發、其悲悽則淒咽被放也、其流睆則鴻聲蘆中也、其雜然驟至萬騎集也、其清虛澹宕騎玄鶴而俯視也、其紆以和鄰生之律而悄以峻高山墮石也、佞至此乎不知夙痾之去體已、一日出譜請不佞文敘之、不佞曰、子譜曲乎、則古曲之亡、如夢游太平引、亡論即師襄七十二調八十九曲、子期百二十曲五百八十弄二十八調、及蔡中郎所稱青雀別鶴伏馬長城楚曲明光、俱不可致、他若猿霜擾蜂、大道小游、平陵孜兎、亦多湮沒、蓋絕而不傳者、非獨一廣陵散也、世所傳惟毛詩五曲十二操九引、蔡氏五弄、間什

一順一聲師能終數耳、是可譜者、世共傳而共不傳者、又無從譜也、子譜音乎、則正宮之絃二十九絲、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黃鐘也、少宮之絃四十五絲、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大呂也、商絃五十四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太簇也、角絃六十三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夾鐘也、徵絃七十二絲、按以左無名指、勾以右中指者、姑洗也、羽絃八十一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仲呂也、正羽絃九十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蕤賓也、而林鐘同仲呂重剔、夷則同姑洗、南呂同夾鐘、無射同太簇、應鐘同大呂重勾、此古音之凡也、今大琴宮絃二百四十綸、中琴宮絃二百六十綸、以次降、而小琴袖琴各以次降、亦一瞽師能終數耳、夫酌絲之數、而發之以手、音從出焉、謂音在手、指當自鳴、若出乎絲、何事摘摟、如從虛來、應爲鈞天、若附於耳、耳非繫絲、此數者皆非也、音果安在、是其妙者不可譜、而其譜者又非妙也、子惡乎譜琴、君曰、雍門之譜尚矣、顧吾傳之師、而知其有不可亂者、吾取不亂者譜之、凡若干篇、雖

與古諧閒有同異、要之商之白雪扣角猗蘭玄鶴宜隱士、羽之雉朝飛佩蘭宜黃士、黃鐘之大雅宮意之修禊宜德士、不獨音不奪倫、亦且調從所好、今太和在宇、寧無五士者流、概予諧而知其解者哉、其于古樂豈曰少　夫傳藥方者不必善醫也、而醫之所從出、茲亦琴之藥方也已矣、不佞曰唯唯、君勉矣、第世諧宮意有鶴舞洞天、今無之、而益之以陽春廣寒、商意有殘形八公、今無之、而益之以霜猨嘯月、角意有子游凌虛、今無之、而益之以蒼梧、徵意有商蘆霜夜

鵠、今無之而益之以醉漁唱晚、羽調有烏夜啼玉樹臨風、今無之、而益之以漢宮秋、雁商角二調如故、而幾貧淒涼、若有增損、豈門師之與歟、抑亦闕疑之意也、諧在負奇聽者自知之、不佞仰非其人乎、將結廬於廬山飛瀑之間、其心息念而後聽子琴、

先夫子曰、以偉字子器、江右上饒人、相烈皇拙於票擬、其靈山藏集啓用僻奇雜博而乏本領

酒譜序　　朱安沉

夫脩禮敦好、協義洽情、匪酒莫之歡也、弁側山頹、昏湎殺生、匪令莫之約也、陶然醺然、游衍酣暢、匪朋莫之適也、是文雅佚豫、晉造物之固靳、生人之厚享也、不有儁偉之士、難擴磊落之懷、嘗試援之、通顯者、有大饗大射送往勞來之宴、皆執法在前、三爵是矩、爾乃尊卑雁齊、南北異地、鮮有同心兼愛以和樂也、隱遯者、僻處山林、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斗酒自勞、既翕兄弟、復聚比鄰、醉後耳熱、仰天嗚嗚、然而茅茨土苴、

鼓腹擊壤、非有衣冠文談之美觀也、雖竹林之飲、達遠世故、放情方外、乃以道汚時溷、托此而逃焉、惟我先君南山公以宗親而值唐虞之盛、醲醑豐腆、而無銜書之鞅掌、法禁疏闊、得遂詩酒以爽、猶性樂名飲、嘗書醉鄉記酒德頌於壁、謂人曰、此雖荒唐玩世之言、然其旨趣玄遠、千載而下、其流風餘韵、猶足以袪蓬慮而息塵襟也、因扁其亭曰俯觀、取俯觀萬物、援撰焉如江漢之載萍之義、仍書一聯云、夢裏遊三島、酣中失二豪、其曠次曠達如此、喜與林下諸君子遊、

欸洽言謔交譜伐木易曰由豫大有得公其有焉如梁之通人水南田公杏山谷公之謝政歸也與公風期宿協意氣相栩互解冥筌惜陰行樂時稱爲飲中三達而西原薛考功自亳寄以將進酒之作樂三公之志也公復彙韻人佳士結怡情社登高作賦述宴興懷杯斝幾傾雲烟落紙其樂何如也嘗見昔人以名士殊姿製爲酒牌之令者公曰昔賢豈可唱名舉使哉不如用詩有一觴一詠之義乃取唐宋詩人七言絕句五十篇有關于飲宴者復關系其旨爲飲酒之目以淇園之竹爲五十籌書之注于一篇命賓探取而飲能使觴酌不濫進止有序卓哉觴政之佳令也逮公彝齒商訂青宿爲老景會蓋公自少及老每酒闌宴罷頹然醉歸丰儀爽朗虬髯竟尺飄飄颯颯鄉人歆羨而指之曰此太平人物也未有浹辰不飲者垂五十餘年嘉靖癸亥我公謝世未幾而章程漸廢凡元宵燈火賓筵伎樂皆有禁防宗人疏入又復裁抑皆嗟呑無復疇之優游矣梁臺雪月宋苑鶯花亦寥落而減容色矣吁可勝歎哉茲將酒籌彙爲一

帙付梓以傳倘林泉高士江湖散人有志于名飲者亦製此籌用佐罇豆之歡可以想見公之爲人必與同懷之感焉

先夫子曰安流號小山明　之宗室也嘗游空同之門于鱗明卿過梁每相酬和弇洲謂其能酌獻吉豪雄之釋而調柔之但才小不及耳今觀其春草齋集文從字順不染習氣不嫌才小也

董君玉几印章敘　　　　鄭以偉

結繩遞矣、雨粟以還、科斗之變凡五、篆一變而籀也、剧以訓童、而孔壁興矣、籀再變而斯也、秦以紀功、而大篆失矣、斯三變而八分與隸也、上谷下邽、用其捷而古書破矣、八分隸四變而章草也、史游用其放、而八分隸體散矣、章草五變而行也、德昇用其狎、而正書剃矣、大抵改莊而佚、易煩爲便、至於行草書出、而大小篆益廢、於今可見蟲書之蹟者、僅鐘鼎之欵識、而世又不用、州郡印文、略用斯篆、而大篆終成烏有、

惟於私記中往往存篆、然而不識於甄酆所云六書之繆篆者何如、况於保氏之教乎、嗚呼難言哉、蓋假師之槃、延陵之墓篆、柏復之刻、祁邑之銘、余不得而見之矣、山錢家出、若不盡觀、恒摹石鼓文、仰甄司空所謂奇字、而李斯釆之以爲小篆者、半巳不可讀、存者若昌黎集中快劍斫斷生蛟鼉而巳、登焦山見麗鼎、麗者高也、云是單公分邑鼎、爲周物、識復古雅、又不及摹以歸、癸丑長安借薛天谷詰祕書董君玉几所、見君所鐫公卿大夫私記、上至宸章小璽、精工神駿、殆不復論、而其刻畫象形、必古篆是師、雖間出巳意、尚方天篆有十二叠者、而大致不殊鐘鼎、不苟以巳變古、使人讀之、猶可見大小篆之遺焉、於私記中見鐘鼎文、於鐘鼎中見籀斯迹、斯亦所謂存十百於一二者也、嗚呼奇矣、抑余謂鐫之雜工者三焉、好篆者漢莫如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皐一印、令從白下羊、丞從四下羊、尉從门下入入下羊、非制、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識者非之、謂伏無外嚮、皐不從羊、夫以援在漢尚爾、况今去

漢又若干年邪、童習白紛、况不習乎、故博學辨字形正矣、然篆與他書異、有反有折、有正有轉、有遮有圍、有到取、有反取、有向背取、有近取、有加取減取、有微加減取、有上下中取、有方圓取有曲直取、有離合從橫取、有順逆內外中間取、若積柴然、疏密空狹、不若他書之嫵媚、當使如空中有物、物中有空也、位置失宜、不作毡裘氣乎、故堆垛難、凡他書筆可喻手、手可喻心、而刀非筆也、它書可以如印印泥、而剞劂不能如筆從手、是以兎鋒易透紙背、而擫鉧莫施金石也、

故用刀難、君嘗爲屑初、及與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黎惟敬吳明卿游、明卿倜書一添字、君曰添下從心從水者非、明卿以爲一字師、祕府舊印文有難解者、詣輒問君、君恭釋以進、儕輩無能易者、咸服其博雅、而運字有法、鼓刀有神、即吾丘衍不能過、固宜其獨擅一時也歟、余嘗謂十指間有不壞色身、殆君之謂矣、雖然君徧交諸貴人、趾事竿摩、貧日西食游如也、長安策一蹇馬、歸閉戶焚香、誦法華金剛諸經、似一切欲空諸所有者、諺云天不以識字爲賢智、安如君

不一切空之哉、會君求言於余、余多病、願作跋題河外人姑一爲之濡弗、又未始不爽然思結繩之治、昔名似元附里在明卿序中、

潘方凱墨序　顧起元

新都潘方凱負趣然拔俗之韻、游精竹素、弱冠即以詩長其社中、其先世名谷者以善墨稱于宋元祐間、君故諳其遺法、又有感于今之墨鶩名而遺實者衆也、思以盡墨之道、闢如韋館以作之、既成而眡古今諸記之所稱度毋以喻勝者、薄游金陵、出以示余而問序焉、余嘗謂釋名有言墨晦墨也、以黑爲質、故字之曰玄、世不務工其質而假宿于文、于是假龍腦麝勝以茶其香、假金箔珠屑以助其色、假龍文月團香

璧鳥玦以眇其象、假九子五劍天關玄中以侈其名、假刃可截楮鋒可削木、置之水中三年不壞、以神其造、夫是五者、乃墨之所以致用、豈所以盡墨哉、所貴墨者、黝如漆、輕如雲、清如水、暈如嵐、香如婕好之體、不五蘊而發光、如玄妻之鬒髮、不膏沐而鑒若、是即王廸之膠、陳惟達之松、李廷珪之丸、質任自然、固已超喻槩上谷而據其勝矣、不然令入紙易渝、泚筆易滯、徂若易潤、凌寒易解、即蘇合搜烟如明昌雙角龍文、如彦衡麝香入劑、如張遇麝羚有味、點染無功、將

墨非墨何論玄又玄哉善乎方軌之自序也脺腦多則欲質吾取其芬屑箔多則蝕色吾取其華烟用獨草則不堅吾取諸交莖用漆則倓死用豨則氣滯吾取諸阿與廣用牛之華及麋之角製之之法難工不工雖麟鳳龜龍無所用余三復其言犂然有當于心取其墨試之鄕所稱六善者無一不合甚矣方軌能盡墨之道而有得于斥名尊實之義也昔蘇長公贈潘谷詩魚脬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方軌所作固已似

之後世有如長公者能不謂潘氏代有墨仙哉余又嘗戲謂今人者墨手之必先舐其香是喫墨者見錯以金珠輕什襲而藏之是買墨者博采群象弄之以爲佳是相墨者不辨其品第以名使括是聽墨者咤李氏之入水不渝蘇氏之堅如玉石以爲奇是癡墨者無當于其質與用而矜矜然謬賞度之寧不爲易氷家見所笑方軌能用墨而工于墨故超然獨盡其理又舉其法以示方來托諸副墨之子彼有稱昔言善易者不論易讀方軌墨序當罰飲墨水一斗矣

贈筆生張棠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

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于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兎下上徉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竦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毛愈勁宣湖又山郡兎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于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

其故而有以知韋誕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于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吳江授其甥頤秀嚴秀巖又授其甥張崇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贈江伶序

侯方域

江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于雪苑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攜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使君使君每讌余則出江生度曲秀外惠中丰骨珊珊發清商之音泠然善也未幾爲睢陽武衛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于郭又未幾卒歸宋君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之館暮虒祁之宮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也宋君者今相國介弟也乃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

以自娛樂慷慨豁達不爲齷齪態可謂達矣余因有感于雪苑盛時烏衣朱衎門第相望當時亦有相國沈氏其族如儀部君謙尤以文采自命爲豪舉華千金三吳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統歌子夜暇則鳴珂走馬富貴兒競而效之南隣北壁鐘鼓不絕如此者遂歷三紀識者以爲雪苑風氣于是靡矣侈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果爲寇所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或遂展轉滅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間相懸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有老伶吳清者

嘗逮事洗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髯白如絲貧無依倚乃為陳將軍教其十許歲歌兒以糊口能言吾郡神宗間最盛時事閙江生晚出雪苑向日之歌者皆以散去惜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毎發一聲則纏頭之贈金錢委積淸老矣當時身所親歷至今猶數數夢見之毎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徵諸長老淸之言信然旣夙有感于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撤也屬酒酣乃為之序而顧謂朱君曰人生貴行樂耳公眞達者矣天下固多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江生荀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成谷深谷為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十二　題跋

書魏志後　張熒

莊叟有云侯之門仁義存以其囿而竊之并與其仁義而竊之三復斯語令人浩歎余謂此非上人矯飾四海人心不覺當下潛移亦非下人黨護萬世人心不覺轉相擁戴若曹氏當漢播遷挾主制命竟移那企之鼎存吾翻帙至此未有不指阿瞞而唾其面者令懸几告之曰有能盡殲當塗之族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閱至魏數傳而我輩心仍屬魏矣諸王置鄴有司關察不得交通成為冤氣若高貴鄉公之變無不欲斷賈充之頭而鞭成濟之尸者令又懸几告之曰有能盡殲典午之族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閱至晉數傳而吾輩心仍屬晉矣哀覘蒙塵六宮含醜故有心人所代為欷歔而不自禁者也吾一人之身耳處其中評騭千古事非有私意輕低昂也乃翻三史而肝腸為之三變何其無

特操乎然則讀高貴鄉公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嘗賊漢者天故假手於晉為漢報讐也而心竟不留仁義存故也讀懷愍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嘗賊魏者天故假手于胡為魏報讐也而心竟不附仁義存故也大抵竊命不諧如新莽桓玄天之所奪終成僞朝若稍能永世延及苗裔便為山川百神之主人第見帝統所在不覺屬心耳此念最眞支吾自難然晉明帝聞上世創業及高貴鄉公事便歎祚安得長此又竊國者之炯戒可不慎哉

先大夫曰張燮字紹和漳州舉人其文波瀾壯瀾而佐以色澤萬曆間一作手也

書昌黎集後

王格

退之千載之文雄也自有退之而世之推而尊之者至矣何假于余言為重耶而余于退之則有深悲其見詘而不能不為之辨者焉夫自東漢以來學者習為綺靡之文代相祖襲淫淫至于南北朝極矣唐興餘風未泯上以此求士下以此自媒淪于心骨而莫覺其非蓋八百有餘歲而後得退之退之生于流離孤獨之中非有師說訓授及科禁示之趨避也一旦起而矯正之今觀其文大抵忤時背俗與唐人若異

代然者雖衆共非笑而所持益堅以卒抵于成其原道原性原人佛骨表諸篇雖辭旨所極未必盡合世儒銖兩揣摩之嚴然大要尊孔氏非異端扶斯世而反之于經自孟子後一人而已楊雄王通之流未足多也而又氣韻豪勁才力卓犖凡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一經其手輒指切如在目前而縱横曲直輕重疾徐隨所向而皆得如意眞若與神遇而莫測其心源之所起者此退之之所以為能而世人之瞻乎其後蓋以此也當退之之時人已尊仰之矣及宋歐

陽永叔蘇明允父子相與表章而退之之名遂益大顯于世歷元迄我國初曾未有訾之者弘治正德間海內無事人文勃鬱遂至異論紛嚣訕嗤前古而退之亦不幸而與其擯棄之中至詬所慕尚則動以六經左國秦漢六朝爲言如退之之輩直鄙俚之置度外爾於戲爲此者其亦知退之莫能深乎夫以退之之才豈不足方駕古昔者色色而雕刻之種種而模擬之不求其精神而惟取其形似在退之當更能耳然而退之必不爲此者恥蹈襲之不足爲而欲自爲

其家也夫恥蹈襲而欲自爲之則凡今之所詡以爲高而欲陵轢退之者迺退之之所羞道而不爲者耳而何以服退之之心乎且退之之于古人之文所以包舉而採掇之亦不遺餘力矣特其繩墨所到心匠由己力能融貫之而不見其迹耳故余以爲退之學古而不泥于古如今人則直謂之古矣此所以異也使退之而亦如今人之爲捕風逐塊而不能有所自立則何以驚動千古而其言至于今不廢耶昔宋之中葉其文亦過于艱深若劉煇輩所爲是已歐陽永叔從而排斥之以歸于雅馴而復乎退之之舊故後世言文者每以宋爲準的焉則永叔之功于是爲大也嗟乎今之時亦必有永叔者而後其頹波可止余非其人也然所見如此不敢以不盡又安知世不有由吾之說憐退之而寬假之者乎夫使退之而果見寬假則其于爲文也亦必有所折衷矣

已悉何李之弊　私記格字汝化京山人嘉靖丙戌應當爲永嘉所惡出知永新縣世宗南巡至衛輝行宮火時汝化爲河南僉事分巡河北逮杖削籍隆慶初起太僕少卿致仕年九十因嘗遇道人得吐納服食之術楚人傳爲神仙云

韓昌黎遺事　　孫奭

昌黎韓退之爲裴晉公行軍司馬所奏記淮西事宜浹中肯要其後蔡功成亦多如公言蔡功之成以李愬爲第一愬用降人自唐州文城壘以夜入蔡州得元濟天下奇其功而不知退之已先有是謀且欲提兵自效請於晉公而不獲故愬得專其功焉按皇甫持正爲文公神道碑載公以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審賊勢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願領精兵千人取元濟

度不聽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早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又李翱之爲公行狀亦云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元濟是時度聽許則功必成功成而武夫悍將自此不敢輕儒生爲無用惜哉其不果也元濟既擒公得布衣柏耆與語奇之遂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書明禍福以招彼必服度然之公口占爲丞相書使柏耆袖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度一出而兩鎮平其謀皆發自退之功偉矣乃唐書昌黎本傳悉不載後世徒以文章直諫爲公平生事業止此而公之經濟卓卓且如許然則文章者直公餘事而公果大用其功業當不在晉公下眞皦然也

書小畜傳後

孫爽

予讀王黃州小畜集其間有薦丁謂書曰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六經泚萃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詩類杜甫其性孤特而行介潔斯聖朝之遺賢也王公當五代之餘士不知學而公以文章自振拔又其前朝漢暮周世不知忠孝爲何事而公以直節立于有道之朝卒三黜以死東坡先生所爲咸平以來獨爲名臣如不幸而處于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

破膽裂者是矣公之賢如此以公之賢其稱謂又如此則謂所樹立者當如何而謂頑險詖奸諂與忠良作讐敵附會天書不齒於清議使人考之史而疑王公之言爲妄也嗟乎公豈妄言者當謂未遇時思有以自見則亦廉其操束身祇行瑰瑋其文辭以表異於世不詭不隨誠端人也方其自愛亦豈自意晚節之不振抑至爾耶利欲汨于心富貴之是圖既患得而患失則決隄潰防蕩然波靡耳已自知不爲正類所許遂頗與爲仇而排且陷之唯力是視于是王公爲失言夫修之于家而壞之於當途退勉于貧賤而喪敗于富貴既生平之可惜而知巳亦受失言之稱由今觀之富貴何在顧小人之名不復可煎洗然則輕重得失于此略可見矣而崇禎以來名公碩士譚忠孝廣聲氣文章風節矯矯可愛畏者一旦神京陸沉不能自引決　以陷于大戮數之不一數也至今讀其文憶其譚論聖賢不是過而大節一隳無復可重豈不惜哉吾毎一思之俛悵終日因念王公逢盛世値明主而以直節不容於朝要之公于生死

富貴輕重得失之間講之巳熟是以三黜而不悔至如謂者公以好賢樂善之故急稱其人焉謂自得之而自失之爲可惜耳言之不符何損乎自沈省儕字日章貴儀弟有操行爲開封府判官當面斥貫琰之佞見知于太宗初在涇州與丁顯同官顯子謂方幼儕言其必大任以女妻之儕能面斥貫琰而不能逆知丁謂之姦邪事與王元之類故并誌之然則謂不易知也

讀北門詩

孫慎行

蓋嘗誦北門詩而深歎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爲大夫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居身尺幅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爲之卽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于世無所不可爲季世人材卽軒軒以廉節見而于事尚有所不可爲苟有懷壇之志必多獨秀之摧而讒毀多途斡挈一無伸于天下其爲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

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爲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摧讁亦不復傾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爲之蓋賢者處治則爲雍容博大爲協恭和衷處亂則爲慷慨激烈爲獨勞盡瘁予常以漢之君宗卽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卽古之皐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摧激不得不然眞天之爲也君子出身列職矯情違利困于身必益于國縱不益于國未必不大益于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殆經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後禍如胡廣輩所爲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讀劉靜修文集　趙時春

經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者興起于位也以行道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容其身也非持祿苟容也揚雄美新文劉因渡江賦不可謂之默楊時許衡吳澄之貴顯不可謂之容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于公山佛肹之召其欲往者救時之仁也其所以存心也旣而卒不往者律己之嚴也其所衛道者也聖人度其仁之勢終莫可以致天下而其律己之嚴猶足以垂範于天下來世使天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

義猶足以周身亦不害其爲仁也是數子者不先嚴于律己而徇于濟時又以其旣行不售之學而擬諸聖人欲往不往之心此其所以陷于不韙而不自知也與夫是數子者所謂學爲聖人之道而老焉者也世徒見其學聖人之道遂從而學之而不知其老則其于聖人之道又益遠矣姦人知其有隙之可乘也遂以富貴利達之實附之乎急于濟時之虛名以欺乎世而濟其私是乃治亂安危之所係非一人之進退是非而已也故辯之不可以不早

跋蕭奇士宜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古者自天子達于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卽其茇舍觀之輿馬僕從之不繁供億價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銜必書勸農則猶餼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爲規警何其懇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問及土俗者則鮮矣況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漫行行越俗則里正汹門戶驩呼集器什謹候積夜達旦不休至則鉦鼓旌旗舟車

若蝟田野人素不識官府咸驚走奔竄懼衝突爲罪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速去爲憾於乎無變今俗雖鄉署田畯日歌曲頌何益乎常聞周文襄巡蘇州攜一老隸與數日猥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餓則就饁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旦令老隸自炊且食食巳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遼邈也而俗巳頓異如此可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宜平甫春行勸農人卽與之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之事習則忘異則傳蕭君

特稍舉其職耳而宜乎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名伯則文襄之事應不復傳傳者衆則行者益爽吾是以邑邑矣雖然稍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怨吝未嘗忘也知頌巳矣又爲之圖極其聲容之盛以張大其事而懷怨嗟者不過誹于腹議于巷而巳矣未有敢犯訕上之誅以自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處其薄而民之自處以厚也蕭君文襄同里人與余爲故交其存此圖蓋將以自警而余于蕭君未嘗以

俗言䂓也故因事而爲之規

跋空同先生集後

朱日濬

君子之學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爲經尼父不可尚巳孟氏而下吾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何德未及化必藉于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輒之言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友空同李公以奇材卓識在弘治正德間倡爲古文力追秦漢一掃近代沿襲委靡之獘有集若干卷傳布宇內讀者謂若有物馮藉其間景駭嚮振使人不敢以褻玩何

也蓋由公平日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近巨璫三入犴狴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洩爲文章結體包宇內摭字入秋毫遒麗爾雅動高前式當其自信時雖宋蘇軾唐韓愈薄不爲也公之文謂有所倚非耶公固一代間氣哉公殁新學聿起病公者曰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蘇氏以來巳有定式何必摹擬秦漢惜哉李氏子乃不聞吾聖人之道而死噫嘻嗟無所倚之謂聖空同之文有所倚者也子所謂不聞道者也抑豈擬宜也子聖人也亦規規于韓歐蘇

氏操其關鍵尋其節奏獵其情釆併一篇出曰此韓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有所倚哉推是心與摹擬秦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奈之何予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人假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或曰到地釋迦如何曰無所倚之謂聖

百家私記曰蕃字子价貴應人應登之子也嘉靖甲戌進士由部郎出知九江府

書鄱陽洪氏泉志後

沈懋孝

泉法始于燧人以輕重爲天下黄帝始制十二銖其文見封禪書至秦漢乃盛行亦代有沿革梁顧烜始志其事唐封演宋金光襲董逌之徒從而廣之至鄱陽洪遵氏乃始總論其凡焉博攷紀傳下逮稗官以及士大夫家藏古文者如太昊少昊神農氏之金數百種參合準定爲書十五卷凡正用之錢七十五僞用之錢四十二年代不詳之錢三十四刀布之品三十七外徼烏戈安息諸國之錢八十五異品之錢三十二神品之錢三十三天品之錢五莫不圖寫摹鍘辨別肉好載述年代詳厥體制與夫銖兩分寸小大方圓輕重厚薄之異等蓋古來泉志亦略具此矣遐泝皇黄邇沿近代偏行中土旁及要荒莫不范冶五金均徽萬用彼富勢之甕充牣鉅億至貫朽而不可較市販村兒衣襦把握間即有數文亦不可以一喫而充果然之腹此人世所以賴之若性生也子長記貨殖晉史論孔方開天下通塞生死之權幾與太上並亦既洞世故而徹人情矣神遁地馬浩浩乎行天

壤、通八隅、衆世世受其播弄驅使、唯日之不足、無他
媛之娛聲色之好、常操托一世人之命而密握其樞、
吁何爲其然乎、誰識所以不然乎、意者金于五行孕
土而孳水、土浩瀚無垠、水汪濊無涯、金之東轉、土受
其富、金之西轉、水助其流、大鈞、且由以出入、會是天
下國家之出入而不由之乎、若夫荆楚歲時記言牽
牛娶女天帝貸之天錢三萬、久負不還、被驅營室之
中、而北洛果有天錢十星、洞冥記言漢武升望月臺、
上帝遣青衣神童遺以鯨文大錢各五枚、寘之懷中、

其言詭誕若不可信、然神理不測、天府自有天錢、也
亦未可知、史稱秦時宮中雨金、皆作鬼文、此又何說
也、譚子之言曰、文蛤含珠、一線揚光、神龍啣甲而來
爭金丹、九轉紫泥不固、百神騰空而吸去、豈獨人間
此物、亦通天府、余問之宋司馬言帥師扶三韓、業已
復國、再勝、會有傳玄陽眞人使青鳥啣來百職神符
者、幾欲拜受之矣、而參佐謂天上多宮府紫薇禁近
約得百萬錢爲謝、神符乃可用、其時軍前止餉金五
萬、尚不能支、再職此謝、直無從出、遂再拜檄還之、會
不數日、乃失利于碧蹄、此則現前已事、若可知若不
可知、又余所難論也、嗚呼、世之大人君子如首陽抗
璋、飾關西長、獨知則此君之威焰必滅、不遯爲者如
商王、不但視者如莘相則此君之黨構必散、吾輩迂
豎儒、執此如皎日、何必頊頊稱烏倮灑、列女懷清之
屬、感憤嫉暫、指弄其筆端哉、排金入紫、自昔而有之、
故敘泉志、

題鍊雪齋詩文冊　　張寧

陸羽茶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瀹飾候有似神仙家鍛鍊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脇渟浸者是尚與陶穀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由地方宛有真味道醫所謂上池之水于茶絕宜合羽法與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冊中作者皆鉤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炙之論甚哉鄉先輩之奇于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術爾雅公府而下士大夫居室妄自標榜者絕少爲之文者亦惟紀敘其實而華之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由宋及元人不古若凡里居林屋山園池館甚者置一器物給一樹石皆巧有名稱以相矜侈爲之文者一切依題血號固已淺近況有立與以爲說鑿空以爲高徇俗以爲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非惠之流而下焉者益複如也于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僞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貽于名實況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說有題詠皆爲崇德陸景宜作爲海昌沈景暉所得噫距洪武至

于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及矣傾贈遺文益增浩歎也

跋劉司空同年會卷　錢謙益

成弘之際吾鄉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有三同五同之會賦詩繪像至今流傳人間以爲美談其所謂同者蓋同榜同鄉同官同甲子之類也當是時朝野恬熙士大夫仕宦不出都門雍容館閣邸舍中皆有佳園別館朝罷經過飲酒分韻以相虞樂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想見也今年丁丑劉大司空敬仲與其同榜五人俱在請室中敬仲手書絹素以紀其事而屬余識其後夫敬仲之所謂同者同榜同繫二同

而已與夫先朝之三同五同殆不可同日而語矣杜子美之詩云空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豈不可爲三歎哉吾旋觀諸公或拮据河渠或鞅掌國計或僇力疆場或諷議臺省皆奉公憂國有古勞人志士之風在關七之中搶首交臂梏拲相向者其人材卓犖如此則夫紆朱拖紫高議雲臺之上者又豈不有什百于此者乎詩云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又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請室中之人才觀之則今天下動稱乏才或非篤論也嘉靖庚戌　薄城下徐文貞趙文肅建議請用廢臣翁劉燎將周尚文等天下多故阨塞磊落之奇材不容于廟堂而掩沒于狴犴之間則此中固亦人才之淵藪爲工師匠石者固未可過而不視歟余觀諸公多感時惜別留連光景之語故書此以振其朝氣并以告世之爲文貞文肅者也時崇禎十年七月十日

題葛成冊頁

鄭鄤

余往聞吳民擊稅璫事葛成爲倡已復挺身就獄以故無所波累心高其義後聞成且死爲神江湖間甚著靈爽今年介陳眉公徵君書來則成固未死也促見之令說擊璫事猶烈烈氣盈眉宇間語未既潸然而泣問其故曰徵君爲我字餘生此餘生者神宗皇帝之所與也吳門三日而亂定所格殺稅官十六七人吾矢以隻身當之神宗皇帝終難吾一死縲絏十年而得出今退耕于野又若而年矣後吾二十有八

年而復有顏佩韋五人擊殺緹騎之事熹宗皇帝未之知而開府巳奏璫意立脊蕠銜吾非爲吾泣爲五人也余曰若知神宗之所以不死若乎豈獨寬仁浩蕩抑固有深意所以折中官之萌而作天下忠憤之氣也故萬曆之治垂衣久而不亂後五人雖死今上皇帝聖明初服無閟抑弗彰五人之墓止巍巍與要離塚相望夫烈士舉事亦顧有當而已豈可以生死分幸不幸哉君一舉而稅虐遂滅所全生靈無算五人再舉而緹騎中懾所全于士紳無算君分必死而神宗皇帝生之五人業安于死而今上皇帝死而生之吾以知我國家忠義之報永永未有艾也成拱手曰命之矣雖然吾願此忠義之脈常留于薦紳先生而不見于閭里則吾儕小人幸甚余媿其言遂書之以告凡爲薦紳先生者

宋楙澄葛道人傳畧葛道人崑山人當今上二十二年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崟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採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遂之徒遂以開礦請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

中决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榷稅請天子又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幸人面肉視因招狙獪與俱于是潞河榷張燁遼榷高淮楚榷某淮泗榷陳增維楊榷魯寶齊魯榷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全越轄孫司禮龍龍故掌浙直尚衣歲辛丑大祲五關之稅日縮龍抵吳會稽有司議聚漏稅爾縫之會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人乘聚稅之令喉稅使令民間一杼月稅三錢姑

蘇造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二人將分擗之無貨不征更議羅綺非奉司禮紮筲不得私貿尅日開征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名曰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至覓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橋逃阪而萬蕃同呼飛礫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即欲擄開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納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

有掠物者隨擒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欷歔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為誰卒不可得幾累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礼冠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為葛成請戮成以伸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遂以名聞之藩司巡撫曹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道人尚居崑山七日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奇事不覺為義所激挺然以應上官之求實非戎首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咸稱謂葛將軍擬其死而為神鏤画圖賛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為文率士民生祭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祁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護丁丁疑出幼于夜遣盜喻垣刺殺幼于復沉盜以滅口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以義聲久聞共為曲全得釋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璞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

席厥績丕矣

私記 先夫子曰葛成今同葬五人之墓以其氣類相似此文當與張天如五人墓記同立一碑

書地理鶴岡兄君卷

唐順之

卬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卬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背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背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卬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以識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質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齒，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于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為祥而為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能禍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兄君，精于術而能奇中者也，葬余母實藉于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于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于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于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味芹堂

書唐醫冊　袁中道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泄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鄉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禾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為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

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鏑箭如叫鴟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致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念留唐生代飲藹閣朱欄綠窗繡榻皆綁鄉香清一室入笑兩小鬟供事為除冠服幘已敞內著木綿大布襦行縢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大此地非治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闌入若樵夫之過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酣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游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為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鞠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鬵鏻鏻見一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

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予殆非昔日同游唐生也余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子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為市中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

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予壽未也予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予瘦骨稜稜圓目鋭喙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堂子明歲必來當爲予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𤍠也姑爲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諧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序十三　壽類

賀泌翁九十一序　王漸逵

吾廣之山自崑崙而東而南而盡于南海其東爲五嶺又其東爲羅浮其水盡五嶺之南西𨗴牂牁又其西合滇南潯梧之水而會于峽山其東爲軒轅之洲虎頭之門潮惠之流歸焉是祝融之會墟文明之奧宅也重嶂巨浸甲于天下靈秘瑰奇克沃播盪物怪神奸不足以當之時復鍾而爲人故名世豪傑之士間生於其中大鑒師惠能新州人也以不識字之夫崛起遐荒受法黃梅降壓夫八百之僧奪其衣鉢以歸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甘泉先生增城人也以一介之儒北過燕趙屈天下之士而魁之居司成之位爲四方之師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方大鑒之南歸也神秀演法於雙林號爲北宗大鑒卓錫於南華號爲南宗然而雙林之傳日泯而曹溪之派獨衍至今天下翕然信之禪慧普照光于震旦斯則大鑒之道

盛也方甘泉先生之在燕京也與王陽明講聖賢之學遡周程之脉一洗時俗而更張之於是天下之學者始識性命之懿靡然以從故陽明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廣宗然而陽明早世而先生獨以高壽作人後之學者慕先生之風莫不遠自四方褁糧而來得以及門爲幸斯則先生之道盛也夫大鑒先生皆吾廣人其山川之所孕毓固不負於靈異之鍾而二公之所建立亦可爲不負於山川之所產出者矣雖其門戸各入儒釋脉機其爲名世豪傑之士一也今

夫大山喬嶽雖莫立各異而其爲人之瞻仰則同焉珊瑚琅玕雖瑞貨各異而其爲人之珍愛則均焉夏之鼎商之彝人將以不世出之古物視之而尚論其他乎先生於是月小陽之春十有三日爲九十一降誕之辰吾廣之大夫士及諸門生皆慶先生之重於吾廣之得先生爲賀遂先生通家子也又得日承謦欬幸莫大焉昔孟子以弗得親孔子爲憾陳鑒中以弗識程明道爲憾遂之遇方自慶且幸固無復所爲憾也已則吾於先生之壽其能已於祝

壽蔡鶴峰先生序

王慎中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爲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修之功日有所底以考見不病于年數之不足而無以自充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于五十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于六十則不至于化矣常存其生而功得以常用故尺寸之陰如珍萬鎰之璧而爲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過則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玉之六十也

別聲被色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充天地所委之形貌不怍于志而浩然有以塞于兩間名之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于朝曉然其若昏旦之作息動靜之慘舒年數彌高而益以爲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永年以厚生者常不絕于世而不出于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眉龐顛白皤然其修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爲朋友之敬事勤服于是稱壽致祝僅爲家人父子閭里孝愛

之末儀而無所用之于道德問學交爲愛敬之際其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爲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峰先生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爲其子弟而聲慕氣接于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于下風盖先生之學粹然一出于道其學既明其德既成而年亦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爲君子之年先生益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晨盖年七十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游慕接之在于聲氣之餘者舉以爲先生祝而愼中尤奮在下風思爲弟子而

不可得也故獨見于文盖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爲其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内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愼中爲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于先生盖異乎闕里子弟姻賓之爲鄉之長老者壽此所謂交爲愛敬之行于道德問學之間者也先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爲友朋之所嚴事祇服也哉

壽槐庄杜翁六十序

王宗沐

嘉靖戊申某爲刑部郎迎老父就養同曹豐城杜靖江湖州王學甫餘姚翁成吾北江寧邢雉山內翁錢塘馬松里杜史皆迎其親諸翁也是時天下無事郎曹頗娛意翰墨以德業相砥礪俸入雖游其薪米得斥其餘爲老親治具往往相招爲樂諸翁中惟杜翁與老父頗尚壯而杜翁故諸生通博古今奪座雄談琅琅然年少學士也某罷省就第閉關垂簾老父每出顧夜歸下馬喜色酒氣微舒天日間壽某跪膝前

問諸僕則曰從諸公所來闌珊就寢門未出聞扣門聲則又走人相邀矣諸翁皆老不自仕無復驚風駭浪之慮而冠帶享封乘時太平頗欣遊嬉盡餘年爲娛蓋雖某輩人子之私而天下之故可覩而知也己酉秋老父南歸明年某移官走廣西是年冬杜君以執法失天子意謫尉滇南諸翁分散而　騎亦泊城下京師震驚因之連歲饑饉物價騰貴即留者無復向時之樂而景色情態已不可復得矣甲寅官廣東杜君復來同僚各詢乃翁安好無恙然以道遠皆不

復能就迎丙辰某移官江西適杜君之鄉乃得拜杜
翁執通家子弟禮見翁仡壯精爽視昔不減葢不惟
老父衘以家難增益病軀不能如翁之壯而向所謂
相砥礪者杜君葢百折不磨精明奮勵將有立于世
而某已瞠乎其後者是可慚也今天下多甲兵江西
號爲平靜豐城土厚水廿以其暇摘子弄孫得盡其
笑傲山林之趣翁壽固宜也明年丁巳二月某日翁
六十設帨辰也而杜君以書來索言夫杜君與老父
分散幾十年而某適備員于茲又屬以文學守職非

某則誰宜言故畧道其聚散以致其慶幸之私浙固
山海僻鄉然天台赤城號稱洞天飛昇引年者之所
經遊也杜君不鄙倘宦其地而翁更就祿以偕則老
父雖病執杖屨以從翁有日矣

慶汪君七十壽序　羅玘

歙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知之
也武選黃君曰吾歙令人也越公之胄于是爲最其
始也萍梗之迹半天下而其采拾也無險無艱若沒
人之入于淵泉無所底止而其既獲也若裒金之復
于冶鐘鼎之器由是成焉今老矣若碇之棲于岸而
以子文昭嗣爲之若舟也季子文暐繼焉亦若舟也
謙紼維之無不如志于是而食厥素封若實封然雖
然不以厲人騎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茲去歙而

千里也敢割籍乎而歸爲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無
徯吾之歸而惟徯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吾幼
見吾室之覆瓿者矣取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
吾室之棄帙矣鼠餘也或風雨之所蝕也取視之以
質吾長老焉則盡近世之名能文者也以其無爲吾
之重輕故棄之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
之以吾室之棄之也知汪氏之將棄吾也奈何以其
今日之取吾也而取其他日之棄吾乎予曰噫世豈
有盡棄者乎歙新安郡也不見篁墩之志乎固有可

棄而未棄者也黄君曰篁墩恕然則予爲試序之安知後不有恕如篁墩者邪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壽于天地間不獨今日之爲壽而已其可尚也黄君喜曰然黄君嘗宰吾金谿有舊愛而喜爲之役云

壽朱本清六十序

羅玘

予邑水東淨土院舟船之泊往往當其門故四方之客或館焉予少嘗過之客有漢語而髯澤而唇頰豐下而殺不及其腰之二美衣輕裾粲然笑而拱予以入步謖謖進趨益恭僮過其旁屏息耳語迭出衆飲予也予時內顧野氣勝未即出聲氣相勞問辭去僧愕予駭追來詰予何默也豈不識朱本清乎出三日歸金陵矣予亦不顧手航而渡僧曰是必有惱吾言者踰年予偶過市市之羣儈走逐逐肆之張列一望

若鯆焉舁且任者塞於郭門不可入皆甗也出而臨於河則連艫于涯人曰本清之舟也而邑之豪且半至焉移時豪畢集涯莫容則徙而寓于涯之舍予亦往即席頷僧言久之自是歲必一至至必見予予益覺其髯之于思于思莫匪予愛也予既官京師里之丁仕隆好以其館館士士衆有所弛擔也而予宗人今進士鳴盛始試南宮將亦主之予往勞焉鳴盛尊予以其身出則本清也相與一笑而顧其髯也白之三矣本清日別已二十年予私念予邑時有數米而

炒者大賈安能鬱鬱久居乎其別久也亦宜又三年自金陵挐舟偕鳴盛來復試予又往勞焉顧其辭之白又加矣鳴盛已得儁人皆謂本清智者也故能得鳴盛如此哉鳴盛則語其同爲進士者曰人有不重其生之日者乎出於外歲必赴其期而奔入室至則喜甥六十乎夏之季吾舅其期也若不聞顧吾從焉之弗佈室廬之弗安衣服之弗修儆且貸皇皇也亦果何人乎於是進士皆義之而爲之詩以寓祝祝宜也雖然予亦欲祝也予見浮上時詎意予之若而人

乎而予邑之豪亦詎盡以斷來乎予一人也予邑一邑也其行四方其過從一人一邑人乎其歡祝如予者必多矣矧鳴盛爲之甥而獲其戀戀若是者乎然鳴盛祝假諸進士之詩善矣予無所假也假諸詩之首爲之序亦可乎鳴盛喜書之

壽濬甫魏君五十序　歸有光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少于予時尚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負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即留飲相歡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足溪之上公于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于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顓教其子今三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常歎惜之

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塤洗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蕃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始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慶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管弦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于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

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于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溍甫之年而溍甫乃自安逸非蔡儁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黄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匪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溍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博士松原楊公七十壽序　　黄琜

先是我皇上深維宗社萬年之安詔輔臣擬宮按視天壽山擇王氣所鍾以營壽宮而水衡出金錢數百萬以董其事蓋臨御以來最大役也維時臣工受命而戒殫厥智力罔不盡勤然而洞極幽玄究宜與奧非一耳一目之任即草澤之士蘊奇弗耀者皆得疏舉以備擇使而四明余相公自爲布衣時則已心矢楊公棣其所知而公實往得今大峪山焉會臺省與廟堂之議左吉者四起幾於聚訟幸皇上神聖公於

聽而明於斷親舉玉趾臨幸者再親發玉音名對者再公指畫山川卓有成理卒是公議而出言者於外嗟乎余讀朱子山陵議而深有感於公也朱子一代大儒博物窮理其所諄諄致辨豈非長晝至計有當宗社者耶而朱勿是也獨唱者撓於衆萃吹者惑於聲枝人者喜其敗矜已者害其成蓋知選之難自古記之矣公抱術藝起草澤蒙君相之特知而能上寬青冥下濟黄輿使往不謬其排不亂寧宗社億萬斯年之計於蟠山蚊畱之中可謂朱子之所難公之所

易過何奇哉壽宮成董事者以次第受賞皇上雅意於公方將有不次之榮而抗志勇退巳飄然林臥矣今夫士子業守一經便高自期許鄙一切技術爲不屑然而吾伊咕嗶皓首相望其得售者幾人得售而能以尺寸自表著者幾人其能爲國家備顧問佐謀議決策於策命執咎於盈廷而功在宗社者幾人當其伏處桑樞視一第如霄漢倖而得之戀棧豆於釜鍾至老死而不忍舍者吾以爲是則皆公之所鄙也公今年七十健步咲而灼灼有少容莊生云道之眞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公之道足以壽國而何疑其壽一身乎値其初度之辰丐余文爲壽公內樸而行純自閭里以及諸薦紳無不稱爲長者而其大者乃在壽宮之役故爲敘其端委如此

宗叔道傳師曰琜字鳳崗萬曆庚戌進士近族祖也松原即其婦翁吾邑雙橋人雙橋楊姓者不滿數十家嘗出技藝者鬪之人松原以堪輿葬定陵光先以曆法捕西士天相以夾估魁兩浙百家嘗於戊辰九月謁天壽諸陵獨定陵之稜恩殿遺燬惟碑亭寅樓在焉轉拜之餘目愴合拱此陵者即我族祖

始也見 先遺獻書神宗皇后事

張元長六十壽序　　婁堅

夫士汲汲于當世負其有可以自見也其不幸終不爲人所知未有不憤然嫉俗與世[illegible]踈也當其少而受經終日矻矻學爲文章以干時以巳老不遇非獨厭所常習覸偶之文雖聖人之遺經亦遂棄置不以關於心者多矣若此人者其鄙淺固不足道然亦何至反沾沾焉自喜其一藝爲哉嘗怪友人張元長少而博涉於書無所不窺宜其於世俗有不合矣顧雖見擯於有司而更爲少年所推重色未嘗慍文乃益

奇夫今之時文率三年而一變其始不必果有合也而驟擬前人之規其後不必果有戾也而已求後生之諂媚吾元長盲於目則簡策都捐順於耳則行年俱化此屢變者何由省其步趨而闇與之合何用悉其才力而數與之競哉且人之有喙獨不可以清言雅謔悅羣居之衆乎而我貧苦心獨不可以默存觀妙怡燕處之神乎若曰此少而習之誠不忍棄焉則古人之言語與日月長新不巳賢於爝火之一爓乎如君胸次宜爲詞賦不爲偵雛制於童稺之小技乎予乃爲辭之此殆元長之所挾以傲世而不忘一弊憤憤者歟君嵇曰向吾欲有自見也有司者之程度未能詭而與之相遇也今吾直以爲奇也少年人之矜尚猶能變而與之相逐也世有達觀者或因是以得予曰斯文也老而不衰能者無難知者良不易而耳食者或轉以是訴予曰夫夫也其何能合既以自誤將復誤人爲夫此兩言者吾皆笑而頷之此吾所以爲窮居之適也信心而索之衝口而吐之其關於人泠泠然未必不如絲竹之和鳴也有會於心欣欣

爲未必不如屨帶之兩適也夫世俗之患在以人爲重輕人不知而慍苟知之而汰已甚矣不勝憤焉而甘與世相違亦不勝肆焉而輕以人適我矣誠知夫鄙淺者之足嗤則夫沾沾自喜者以爲果有樂乎此可也而楊是怪乎予與元長齊年而後兩月生君之生日以夏六月邑之與君善者爲爲之辭以壽焉予方辭諸君之頌禱未暇以爲不知夫沉李浮瓜之會親知滿前所以佐君之歡笑亦有以予言進者乎予兩人皆不遇以老故昔之言云爾若其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者要自有真逆於心而非文辭之
所惡也

張文恒六十壽序　唐時升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湛露之濡濡絪緼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以遂其性命之情蕤如長之日益而不知誰爲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于仁里也余家北城之內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壓殆五十餘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關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嘗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爨炊西家收穀則東家不出糴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

一家獨姓異耳余家湫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携筆札假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葩秋華一樽謔笑暑月納凉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于火寄居侯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時至爲悵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瀲灩余亦竊寐見之而不得憩息其間如往時也五月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恒慈和而不狥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

見其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怨惡事出而無齟齬于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之于親者必不至于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相比之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產日益以薄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復昔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頹垣敗壁之前蓋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未衰筋力猶能登高岡眺遠墅殆造物者留以爲太平之不遇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

新宜可爲一日之樂相與採園蔬沽市醸追數昔年苦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于君十八年雖皆窮老而居常委順無美于世之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既以此壽君且告鄉隣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關于世道者也

似虞周翁八十序

錢謙益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啾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飄脊廣場寂寂無一人譁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既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

與游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客上吳允兆問翁善歌且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靦淟爲歌一詩罰爵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乃避我何難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跣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

豪舉雅客翁晩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錢米過錫衣家錫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去錫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庋好行其義自如中秋必泛舟虎丘時雨無間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嘗歎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苦脊脊蹙蹙刺人眉目間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飲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

陵之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舒舒然在閭井間而予特未之覩與諸君子之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既稍敘翁生平與其行義而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歎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予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稱襦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衛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譟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喚以相妝假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

沐綻則爲針紉辦覓不憚細瑣而閒因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奔櫪馬不韁而馳且射衛堧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訶兩兒子意若期以凋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笄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躓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于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秋飲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游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鯆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儕也及問其中則鳲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泪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先陰鈞徒

持金千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醴之德也

壽大姊五十序　袁中道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脩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即世伯脩差長姊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携姊入城鞠養予巳四歲餘入輸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岡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于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巳去中郎復携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岡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

脩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行于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柏呼四人坐伯脩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煑茶餉之伯脩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余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窗眞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脩拊掌大笑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于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聽堂聽一瞽者唱一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即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身一一遵女戒獨

好文強記夙悟大人每見而歎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妗子輩戴珠珮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鬪雪其姿珠璣爲唾竊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竊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詘或從後扉益之太初喜置田畔之田廉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

簪裙無難色後園課臧獲種松數千株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姹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鬪訟事太初創家出對客則葫蘆大笑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簪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買妾又爲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與其收朱監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

益其贄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與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子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殆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畧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闇闇寘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

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即謀置侍妾棄故憐新强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尚跋踄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于于色養歲時伏臘兒女團圞取酒脯炰鯉爲歡笑姊因問道者亦欣然享田間之樂見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何愛門戶弟近有志棲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

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覲姊于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脩香光之業天乎其或以慳于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掀笑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一團真氣唯震川有此

汪母節壽序

錢謙益

吳郡汪邦杜余之同年友也邦杜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杜始生萬曆丁巳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司未及請汪子愍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聆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宋

苜而孝女不表于蓬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並世而頑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徵節于狄人而比干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銘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

其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類其人卽不比于狄與祟侯惡來也亦曾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白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祀宗之甲令具在也異趣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圬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登籍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閥未可量也昭代之倚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佐卑

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敢載筆而爲之序

黄母姚淑人五十詩序　劉宗周

亘千古而不磨者其惟忠義之在人心乎前人往矣后人復從而繼之卽繼者已矣千百世之下有聞風而興起者又從而善繼之遂令此道至今不絕以起長夜之世界仰之無窮天啓中吾鄉有黄白安先生者以御史露章擊奸不勝至殉詔獄一時精氣與日月爭光荷今上郎典次第有加獨惜先生當日一段救安社稷之志至今猶然鬱而未伸也今天子明聖飢渴求治者十有六載而士大夫積習相仍猶多紹

述逆閹之政以爲罔上行私之具致　飭交訌封疆破敗追原禍始未嘗不痛恨遺奸愈以推先生之義于不衰邇年以來公車之章爲先生請易名之典無虛日若曰安得起先生九原以終濟天下事乎抑亦先生之志也蓋嘗論之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事者則必有成天下事者兩者嘗相待以始終而成事之難往往甚于死事程杵之義古今韙之卽尚論昭代逆振之禍劉忠愍死之于忠肅繼起而成之逆瑾之禍孫忠烈死之王文成繼起而成之彼所謂成天下事

者其人或死或不死皆不媿死天下事者云今先生往矣後之君子誰爲繼先生而死者嗟乎今天下固皆全軀保妻子之流也而其爲賢不肖之屢進屢退者相去無幾也不此之問而徒以悠悠之口委過于前人豈得爲通論乎譬之拯溺者必濡裳救焚者必爛頟無死天下事之心而輒欲嘗試以成天下事亦必不得之數也猶記先生得禍時配姚夫人幾以身殉者屢矣時太公耄而在堂所遺諸子長者舞象次之背項提抱間覆巢之下幾無完卵夫人既義矢一

決而姑忍須臾以俯仰其間送往植孤備嘗苦辛距今二十年諸子相繼雀起竝有聲于文學行誼之間以紹乃家學不已始知夫人之善成先生也向微夫人無終從地下之心而徒欲以健婦操門戶則后先絕續之際弓冶之謂何是使先生之業不及一傳于後人而又何暇問丹青之點綴乎然則今天下正患無先生其人耳遑卹乎時艱所幸先生之靈不泯時以殘膏剩馥掛人齒頰挑重普天下之血性孱天下有起而爲忠肅文成也者則夫人殆爲之兆矣乃者嘉平之月爲夫人五十初度人謚五十耳在夫人則已千秋夫人之稱未亡者若而年而矢于先生之心猶然彈指也即自此而千秋猶然彈指也宗周辱先生同志又重以婚姻之盟爰率豚子及諸子之辱後先世講者執爵以進於以慰夫人未亡之心宗周姑爲之推其義如此見夫人之壽與天無極而先生之壽亦與天無極有以也夫

百家私記此篇乃崇禎癸未十二月初二日先王母五十誕辰蕺山先生爲是文使長公伯繩先生至余家爲壽此時余家張樂演鳴鳳記至椒山賞本時先王母不覺失聲而慟至今

越中猶傳其事此文失去先遺獻僅以日入文案文游中戊寅七月不孝至棫向子木搜得之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讌序　萬泰

歲在癸巳嘉平之朔爲黃母姚太夫人六十設帨之辰吾友太冲晦木澤望泰觴爲壽四方之士凡爲三黃子友者不遠千里百里來拜堂下泰亦得從諸君子之後冠屐躋如觥籌交錯稱彥會焉諸君子贈膈母儀淵洄家學歎忻覛覩副在聲詩泰獨悵然有感而不能已于懷也蓋二十年以來登堂而拜母壽者迄今而三矣癸酉之歲與三黃子初定交時母壽方四十泰偕陸子符肅衣冠而前母兒子撫之古道益

如也越十年癸未當母五十之辰泰適與陸子下第南還道出江上得與觴祝之會雖感慨多端而風流未墜又十年爲今癸巳則母壽正六十矣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陸子歿且八年當日心言之侶修子弟之禮于正氣堂者凋謝殆盡獨泰覛息僅存耳疇昔之日握手論心讀書談道輿笠之誓死生不相背桑吾黨之交于三黃子不徒爲功名之士也今天人交困大難洊臻二三子致命遂志殊途同歸要之不負所學剛已貞金石而壯河山泰獨以蟄蟄後

死之身敝衣垢履進而稱百歲觴母撫時感事必有惻然傷心者即三黃子與懷今昔能無承歎然以母生平驗之今日則得全于天者固未始不可憑而賀也當熹廟之季忠端公抗疏討逆實居楊左諸公之先故先帝恤錄遺孤亦不在楊左諸公之後一時同難諸孤荷被國恩纘承先烈文章氣節非不炳蔚激昂也乃時運而往家聲殞于國步蕭茅易化涇渭已淆或不能持其身或不能保其子識者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之歎而三黃子大聲而呼佯狂以避崎嶇

竄伏于蛇虺榛莽之墟掬水將茶以供晨夕之養稍身經梏縶鞭箠所及虜掠無遺瀕死者數矣而不悔傾顇枯槁無聊已甚春秋之義君父之倫維之以立言庶幾不墜嗟乎此忠端公當日碎首刲心有所不同之志也母艱難守之二十年今幸有子持此以報先公仰楠項沒齒爽于馬鬣夏畦而以當同難諸孤必不以彼易此嗚呼可謂賢矣然非母之教不及此夫母能以冰霜日月之性相夫子以殺身成仁不畏義死不榮幸生而又持此志以成其子于國破君亡

之日不失其身以死其親以此告無罪于先王而貽大義于天下萬世是母之一身始終爲綱常名教所係正氣鍾于男子而又鍾于婦人人世之吉祥善事未有備于此者也故曰得全于天者可憑而賀也嗟乎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志氣所感後先一揆德鄰不孤是在吾黨其以吾言爲母進一觴可乎諸君子忻然曰子之言詳而辨太夫人所樂聞也因述而志之爲正氣堂壽讌序

思舊錄爲秦守履安余之交術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昆銅壽敍至期來祝癸未又來己丑余至南上時履安喪家大道抱瘁未痊相對秉燭遂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躋仲連染而因山之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晚癸巳老母六旬文虎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于朱氏入寓寒松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與余兩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掉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安已死于九江舟中矣

太保康敏白公挽詩序

吳溥

挽詩何自而起乎說者謂吳伐齊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此其始也以予觀之夏之志在敵愾故令人先爲是歌示若送死然非所以爲挽也或云田橫死門人畏漢不敢哭乃作蒿里薤露之歌其說近是然亦不能無疑焉橫之歸漢惟二客從橫既死二客皆自刎是可謂慷慨以殺身者敢死而不敢哭乎使誠畏漢則歌與哭何異意者漢吏憾橫之義隨概叙哀後世相承爲挽歌耳是則凡所以挽之者皆傷之也非損棄流落窮困無聊之人則無以發哀痛慘戚之詞若夫公卿大夫道行志得亦何用挽爲哉予於是蓋有說焉道雖行矣而或未究其用志雖得矣而或未究其施天下之人閔而傷之挽之可也又其上者功業塞天地德澤被生民後世思其人而不可見雖由今挽古亦可也吾鄉白康敏公自給舍十一遷而至宮保其所建白于上而敷布于下者不可勝計天下陰受其賜人惡得而知之至于慮囚省刑降寇賑飢疏河流通糧道其功赫然在人耳目有不可泯

百世之下人猶思之而況今日之熟於見聞者乎詩
自魏國徐公而下凡若干莫非傷之也思公而不見
不待百年而作者也

養氣命先生晚稿序　羅玘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攸而曰其生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誄之雖不必任與誄也而已德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誄之與也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翳于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鴟夷而號於門牢關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為也勺漢以縮之斯甚矣執牘而號于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不為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誄之多諛也有由矣東鄰之寡母有司請于上而旌其門西鄰之嫠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予之不為誄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命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成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負帙以行于京善溥溥來丐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益有

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槩終當一鳴於時先生其附溥以有郊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涉封君輓詩序　　　遜貢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檥祖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詠物之詩斯極矣今之輓詩是詠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墓也美惡朦焉

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興也嗟乎是詠物而已矣今之爲輓詩者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爲按察副使也嘗就養遊于梁梁之爲宜政爲提刑爲軍師爲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年而卒凡

梁之見翁者咸賦焉畀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
哀也君子曰爲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則
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
非兄之弟教子之慈居鄉之仁見於命辭者四美聯
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因逾于過其里而吊諸
其墓者矣

百家私記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王廷相及邊華泉也吳人袁袠門李何徐邊世稱四傑邊材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　校訂

序十四　方外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上人于鄧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
上人之爲詩雖俊峭抵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
也余素知鄧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
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
之下而上人乃住持鶴松嶺之靜寧寺於是始得徧

觀其所爲詩蓊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
懸崖奧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
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
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
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
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
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
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詩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
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

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嘲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喈喈嗷嗷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士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楷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邪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士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浮屠景曎序　方孝孺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十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適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條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嘗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

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
以文然後可使彝人焉四明壁奎晰師年甚少從烏
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
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
然晰師之居烏傷覩士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
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
至京師而覩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
久驟而語之曰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
乎造之而已圖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
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送弥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
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
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
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
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
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
爲著而爲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
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
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
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弥之意其出
于此乎然則世豈眞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
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
弥之行也以補陀之渺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
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毋蛟魚
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
此今儒者學于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睹而趾援
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

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覩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于蛟魚之窟而此書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稱今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賀不能伏鵠那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挽第之行而迴其轅于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送開寂海上人序

王愼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爲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命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爲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服下脂庥無復小慧他能以爲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雅雅肝肝詞與氣盛以距佛爲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

間固有屏絶聲色禁耳目之邪淡飾臭味裁口服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居無寺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劌劌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于其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開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于下乘之數蓋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牆視彼迦葉

以下二十七人一鉢之脈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吾儒之所距則摩揭掩室片詞供泯之言乃足以深攻細拆而與之較同異于毫髮之間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于佛氏之經該滿而精講且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游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上人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水月齋指月錄序

瞿汝稷

嵇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它好雜陳于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弟無二子之僻者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尚交嗤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間雖窮極要眇以間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爲之移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就足控摶就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斯錄五經者意不如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隸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黃竺墳而尤好宗門家言及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于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薙落甘露間薇長多既而師則朔微蟬蛻五宗掩耳不復欲聞予則沈酣于是恒語同志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黃竺墳不能得其眞生于萬物之中而得爲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于書知竺墳于竺墳知宗門是猶發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于乳得生酥于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

也、于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飫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于長林深谿、離人世間波濤際天、埃𡏖蔽日、予枕席此、如振靈屏得稗塵分流之妙、彼滓濁𡏖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兒輩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㝠必人嗤予、因自嗤矣、至乙未積錄有三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讜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讜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遂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即已喻其僻矣、予乃欲使有目者嗤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歸、道徹欲梓此意益堅、且日予謂此爲僻、予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爲發願倡率其弟姫若予梓行之、予旣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爲次第條趣于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謂心月孤懸、光吞萬像者乎、吾不可得而

知也、其貿之鶬鷸火螢、今釋子人置一部、無此不得爲善知識矣。○書瞿冏卿集汝稷字元立、號洞觀、常熟人、文懿之子、由任子出守黃、䢖武辰三郡、擢長蘆鹽運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元立精于禪理、其所著指月錄、釋子奉之、猶紫陽之集註也、爲文亦多禪門習氣、如白樂天詩、凡涉言禪者、便無意味、幷此則皆有可觀、自是名家作手

劍津草序

徐芳

往即角入閩有閩遊草入粵有粵遊草若燕若吳若楚若越無不遊即無不草也近復浪跡來劍津予過之郡西山寺中一室累几昔卷委積壁間酧和句聯尾相屬也予意邇此必有一劍津草躑躅筒中矣未幾而是草果成持示予予未及繙讀睨是題㮣慨然笑也雖然今日之劍津非猶昔之燕楚吳越也而併非昔之劍津昔之吳越燕楚詩易也今日難即昔之劍津詩易也今又難且猶是游也猶是劍津也予過

爲得之目或觸之心也得之心或觸之手也即角過焉予所取恣取之所欲與則又恣與之即角眞不可測哉或謂今之劍津即何難詩也九嶺雙溪詩之地斷苹長鋏詩之人離黍秀麥詩之情綠水青山詩之境如是則昔之劍津可以詩亦可以不詩今之劍津無亦有詩不敢不詩又不忍者乎夫不敢詩耶又不忍不詩者此其詩意也他日移而之吳之楚之燕之越即角之游不可知知其不忍不詩者無往非過也是意予知之予不能取之夫即角取之則亦何異予

取之也即角起家華胄年少翩翩爲佳公子稍壯即登詞坫爲文人已復厠意于書爲墨士已更溢其餘于畫敷復造妙爲畫師已更溢其餘于禪爲禪客而吾當目之詩人夫文若禪若畫若墨而不通乎詩吾不謂之眞文眞禪眞畫眞墨也能詩而數家之意不備者即其詩得謂之詩哉即角眞不可測也予同里青之堤爲訣出以問世必有能辨之者

呑吐六長讀之令人賜明

白骨會序

徐芳

自東南之罹于災也蓋莫甚我盱爲前是庚辰冬淮北饑子逐逃入隊赴京師走燕齊間數千里流殍相屬白骨撐拄于道與箭宇相亂人之顚者踣者豐頤而肥腹者不啻出出仰交目射操七首滌砧釜相伺其他病羸已殍走千步之外輒不復商旅結隊而行并日而宿過井扃室而甃間一望炊烟以爲異迫春益甚城中之死無主而委棄者司城徙而出之郭城七門門日于百計溝壑俱溢支體狠籍行旅爲絶

跡天子憫焉于是出金錢內帑發所在之人斂瘞之名曰施孤或以爲拾骨所訛予于府目心剌焉而私念天之與我東南良厚也易歲歸而熙攘者歌舞者椎髻而珍服者戶相比則益以異焉而或高輿焉大馬焉連阡而廣陌虎搏而鶚攫以爲未足也則又私慮曰危哉甚矣其侈矣而不臨乎天其果私我耶今不幸以信也耶之耆老爲予言百年來水災之甚最丁亥而又獨久積雨月不見星日田廬漂沒殆徧蛟龍鱗介之族登屋而食盱之先斗米至二百錢則閧而掠今積再倍未已也而荒生札札復佐荒又加兵焉且以盱之大士民之衆三百年生聚蕃息之久城中生齒不下數十萬附城而居者千萬戶而今皆狐兎之封蒿棘之藪也此何歸哉歸于白骨而已矣嗚呼甚哉夫何西北之爲災也飢焉耳無兵與水益之也今若此予得僅以目辛巳者目之乎辛巳之變其時之白骨有天子以爲歸矣今之白骨安歸耶章山謐光上人名衲也與盱之賢者若而人倡爲白骨會將以斂其遺而掩之予聞而贊曰仁矣謐光斯舉乎

已而歎曰悲哉骨也兵耶荒耶水若疾耶吾不能知也其所以至于是者士乎工乎農若商乎壯若稚而旅若處乎其生其地其名其氏彼又不能言也而藏斯焉是三百年生聚蕃息之遺也已又廓然念之曰白骨也人也人辨之矣吾不見其辨也夫吾以爲白骨者昔之人而人者後之白骨也昔之災由于兵荒水旱疾疫矣而使兵荒水旱疾疫之所不及也將無死乎以白骨憐白骨類也而又奚吝焉且夫人之所以貴乎功名富貴貨賄田宅者爲其身有之而身娛

之也今而知身之終不我有也而所娛者復奚溺乎
且夫輿馬不百年阡陌不十世安富危基而尊榮者
怨藪也而豺焉虎焉搏焉攫焉戈矛鴆毒之氣充于
庭至身爲白骨使人追惜之也亦晚矣以白骨暴白
骨吾未見其爲智也謚光然其言以爲有裨于時也
遂記之

此等文章韓歐所無以韓歐未見此慘也

四十八願則場序　　徐芳

幼時泛覽佛書、至彌陀經所云四十八大願者、疑于
荒唐莫聊、詳求而略逆、于世不必有濟、而所願者皆
萬萬不易成就之事、稍長游四方、觀所至大邑通都、
與夫山川名勝之地、釋氏之居、汎滿羅絡、其徒菌耕
石織以千百計、上自尊德耆宿、下及聾盲跛蹇飢凍
[illegible]無聊之輩、莫不川滙藪[illegible]、[illegible]畜幾當
天下戶口之十一二、然後歎佛之願力甚弘、而濟于
世爲最大也、近代來乃更有不能而頑不替而地不

跛蹇而顚躋上之未必有尊德耆宿之志與貧而下
之比于飢凍罪疾煢獨無聊之流、徑若不作而困乃
尤甚者、則釋氏更擴其宇以涵覆之、而是輩者乃犁
然來歸、向之跛躄騎蹇者皆悅然知浮榮之無所終
依、而幸其頂踵之有以自托、而佛數千年前所以入
中國之意、始灼然大明于天下、然獨怪當日經之所
言、佛所獲念于來世者、纖碎廣侈、莫不畢至、獨此一
大因緣最關係者、寘而不列、豈塵刼之變、佛之知慮
亦有所不能盡抑、知之而不忍言、使未來者自歸之

而自喻之耶不然以是之故取經之四十八大願益而九焉奚不可也上人覺湛一大因緣中人也感是經之力弘而濟大欲與四方同志之士重宣禮之使知佛之所以隨機成就者無詳求畧逆之疑而其說之近于荒唐冥眇者亦將有所據而不流于誕則佛之道得是尊矣而學佛者知所信矣上人先得予心之所同然也嗚呼佛入中國數千年至今日而其意始明佛之意明而中國之人其勢駸駸乎不得不盡入于佛則安知未來世後四方國土不皆化而爲佛世界如經所云者耶抑余何荒唐而冥眇之也

此言亂來士大夫折而入於佛悲慨淋漓不朽之文

松寥詩引　程嘉燧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大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閣云余己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詩於壁云寺外風江斷去潮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窗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朱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爲諸生時客閩喜琴吾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留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爲書圓覺經而存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山聞等公在焉與余時有登眺語戊午別之西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閒寂低回西廊堦除間嚬蹙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爲悽然昔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皈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

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偶菴書、

極似蘇公小品又書松圓偶菴集程嘉燧字孟陽徽州人無大文字畢竟山人手段 私記孟陽與唐叔達時升婁子柔堅李長蘅流芳所謂嘉定四君子也孟陽本徽州人

紀夢爲心光書册

袁宏道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爺十五、白棨如斤、稍問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莊、皆實實知道、而講死書法下至薄技、

能之人妙者、若其發非近道、技與人卒不相遇、夫畫如吳如顛、書如王如旭、莊、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長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譬、如、投、劵、于、乳、變、而、爲、酪、

變而爲髮鬅變而爲儈而弊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
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覩之與倚佉佛保等曰
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
之士衲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
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放山名士豈讙
敲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塢材僧還
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
一段佳話也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

碑文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
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
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
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襃貶葢
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
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
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覩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詐
謬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丁牧而下指而
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辭此所謂存之
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
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
者然當其視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
爲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
削之旨終兆之于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

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
也嚮固存也俾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後
梟以奉之者卒亦何貴于此梟哉謂宜易所祠以祠
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
將驅而逐之擯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
其地此所謂予其毀也而有所易焉其不正以歸于
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
之君也融雖義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于賊操
亦足以媿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

稱愍從昭烈所謚凡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
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
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于惡阻勸焉猶
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
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于漢
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抗言揚戚伐
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
蹈東海以明大義于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
於後世之君子亦以袞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
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
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
職在守土乎是故寳雖不敏不敢讓雖不堪不敢辭

重修游鹽縣儒學碑　張寧

游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守廢常、殘毀傾推、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祭政甯良、僉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頹贊不遑、命脩通判鄭昇委以創建之事、鄭素廉潔、承命惟謹、盡撤故餘、易以柏木、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由義齋、西北隅爲饌堂、東北廩庾、肄舍在西際南上、解宇在東際北上、復宜公祠于廟東、仍文昌祠于廟西、重門甃廡、垣牆周繕、左殿有堂、廟學均稱、自經始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夫、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于歸。其適也將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爲之地。陶以禮樂。則以科目。待以祿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什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賓選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熄、士始變故求道、放爲游說、鶩爲戰爭、流爲異端、聚爲食客、波流風靡、智藏巷遁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無歸也。況濫游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橫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學、益無所用、絕于授受、或就梭櫛、或附刀筆、或迫爲卒伍、以困爲暑冊、苟避時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並。動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絕而務反古以居之。則敗亂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賓與賢能也。何至乎亡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岐、士之功業與時相乎、因術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門戶蕩然矣、天啟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柰。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易。人心不移。雖有外阻。卒無內叛扶持延續百有餘年。而使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爲宋、以死爲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強、弱、不、倫、而、其、廢、與、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洪惟聖明繼削遐宋、學校遍于海內、所以陶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瀕海、民聚居無厚資、

然比之疇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子以士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墜起廢使吾黨大彰其家而終爲吉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學故弟子員也背家有光深復自處因紀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從東坡來能不遑別是有術內翻出

盱江書院碑

李夢陽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爲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頑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濟亦愼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爲社學乃其一爲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爲廟爲堂爲齋爲閣爲號房爲垣爲門爲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卽以贍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李貢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謝斌又咸克愼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爲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大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算相當卽不

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遂者也仰中科第有官
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翹其供贍積費不償
所亡矣況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
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
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爲是
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因義
也賈則利其終也至于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
哉不可畏哉予院今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

其士俗于碑碑遊于斯者覽焉知昔之業非爲有官
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爲賈毋
混處以禍吾儒

會稽雙義祠碑　文徵明

嘉靖廿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
唐公珏林公德暘也宋社既屋蒙古氏有中國宣
用　教變我華夏首毀故宮爲寺而宋諸陵之在會
稽者悉發而夷之以剪王氣姦僧楊璉眞珈實倡率
之珠襦玉匣悉爲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慘㓕璉方
貴横莫敢傍覰二公先後以他骨竄易而瘞之植冬
青以志賦詩激烈不勝遺黎悲慨之感未幾璉衰遺
骸雜枯骼築爲鎮南浮圖謂可以夷滅摧盡而不知

雅非蜕玉矣方二公舉事之時履危探險藉匪百出
而卒濟于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雖出
于元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爲不
誣也夫千載河清廢典有時開國之君往往以封植
陵墓爲首事而元之君臣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于
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爲而
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下江南丁丑二月仰詔
璉爲江南總攝尋命以所發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又
以寧宗攢宮故地爲泰寧寺其後以臺臣言其盜用

官物及流寓江南請正典刑而世祖竟赦不殺雖嘗
沒入土田家口尋給還之其委曲蔽覆益可見矣
固無足言獨怪當事輔佐諸臣多一時名碩
亦有前宋遺老曾無一人與僕而奮身抗義乃出于
布衣韋帶之士其事有足慨者且其時宋已滅亡時
移運改二公者豈復有所覬乎說者謂其無所爲而
爲高義卓行比隆豫讓夫讓嘗受智伯國士之知以
國士報之宜矣二公在宋曾不沾一命之榮而慷慨
從事至于變服爲丐鬻家具以需間關羈逆以周卹

功其難易厚薄君子盖能辨之矣稽之前史漢唐易
世之後其陵寢亦多被發不知當是時亦有高義之
士反葬埋而掩之如二公者乎盖有其人而不見紀
載則夫二公之義雖謂之前無古人可也抑于是有
以知宋養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祠在名
宦祠之左歲久且敝南充張君鑑以甲辰進士來知
縣事考縣志得二公之事謂公所爲得名直以陵寢
之故陵傍故多隙地依陵植祠于事爲宜歲時有事
六陵以次及公祠與陵相爲終始亦庶幾二公之志

也于是言于郡守吳江沈公啓公亟俞其請相與成
之以書屬徵明記其事爲論次如此而二公事始具
于鄭元祐陶宗儀者不暇詳也

先夫子曰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
以薦徵爲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衡山
文有師法一時如吳匏菴王震澤史西村肩背相
望也又曰徵仲文有極佳者多爲詩畫所掩私記通兒
楊璉真伽發宋陵事此古今未有之慘衡山怪當
時諸臣曾無一人與僕余獨以爲冬青遺蹟在元
時姑置勿論乃有明三百年亦竟無表揚之者豈
非太缺陷事乎歲己酉二月不孝曾臨 先遺獻

杖屨至攢宮故陵處見唐林二義士祠已就傾圮
癸丑三月復陪杖屨至蘭亭指點昔時冬青樹所
未嘗不感慨痛心自恨表章之無力去年重過之
則所謂冬青處已爲天章寺僧湮沒并遺蹤不可
問矣因作至蘭亭尋冬青記今附于此庶使覽者
共加意焉丁丑三月朔余同兒千子至越城再越
日適當上巳之辰買舟出自南門泊婁公行五里
許至蘭亭時蘭亭未 有擕造初落成朱碧輝煌
游觀稠雜余乃屏瞻 御書禊帖穹碑閣王右軍
僚因數永和九年右軍與朋輩修禊于此一時翰
畢之奇懷歷久而彌光也唐太宗愛蘭亭帖使褚
河南輩倣臨之世遂傳眞蹟在辯才所太宗與魏
徵謀遣御史蕭翼行給以武德四年歸于秦王府
考是年正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開天冊府之時
也徵尚爲建成謀士何緣與謀且時爲秦王安能
物遺御史哉此好事之言不中理者今 天子至
自序其文稱新其地茶較太宗而過之遠甚矣歷
右數百武至天章寺時古冬青所拔此冬青一樹

自來傳說紛不一詞季彭山嘗作辨疑而稽未盡至我先夫子所注謝皐羽冬青引而始得其真楊髡發宋諸陵之歲羅璩卿張孟兼以爲至元十五年戊寅貝清江穆陵行以爲二十一年甲申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爲乙丙宋潛溪譜穆陵遺骼詞于公謹然考元史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玉寶器修天衣寺則周宋之說非也陶九成輟耕錄元下江南在丙子至乙西將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亦嘗疑之而無實據先夫子註加若種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次羅張之戊寅是也見皐羽之作此詩在丙戌若是乙酉相去不一載其事方新不如此作追憶之詞矣所葬之骨震卿云楊髡發宋諸陵攪取味礀王匣焚其骴棄骨草莽間唐王潛珏與諸年少取四邵暴骨潛窟易之斵文木爲匱貴緇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其後髡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鎮南塔丁錢塘舊大內殊不知真骨之猶存也孟兼云珏收貯遺骨捲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

爲識是斯樹根九泉所護之龍髓統諸陵之骨也公謹云妖髡先發寧理度楊后號宗四陵理宗首爲西僧盜去繼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號宗棄藏后吳號宗謝號宗四后陵嚴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惟仍木設欽惟木燈築而已高陵骨髮盡化者陵亦化止餘頭骨一小片是徽欽高孝無骨也章祖程云楊總統發宋諸陵取其骨築塔于抗餘骨棄草莽中林葬山德賜與鄭僕翁數人草變於收之埋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晴漁者緇得之見收骨之與作築塔後而所收乃棄餘之骨非令骸也夫祖程之說江陵毛秀已辨其謬矣見穆陵遺觸洪武間還自門僧則盜去之說更無可疑公詳之仍木橋榮事附有之但以冊后竊蹤飾嗣徽爲欽宗誤矣欽宗遺殖實未者南還也至丁高孝之蛻化無餘蓉已先爲葬山所得鄭元新謂葬由背竹維手持竹夾斷西番僧得高孝兩朝骨非訛塗與兄婁中詩雙匣視傳笠兩經林又已自言之矣植樹之人羅張傳與並鑑注獨歸王潛謂珏葬骨後

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南上冊上元楷龍則專罰之孫山趙子常泥言掘中有義土又不知修築爲何人先夫子曰宋陵收骨之事王修竹英孫所爲而王潛葬山爲之先後孫修竹陵而好答唐林皆在其門孟兼所謂亭諸年少造六石函皆修築事元祐所謂皆竹籍爲丐者祖羅所謂皐處采藥則王潛葬山事也其後知王潛者以其事實之王潛知寄山者以其事實之葬山因時忌諱故私記之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王潛葬山之上其時同事者不止二人葬山集中有鄭僕翁而楊維禎云翔有陰移冥轉之功則皐羽亦在其中也若夫所植之地元祐謂葬山以高孝背歸葬東嘉後人已群聚之彭山謂自曾孫歸葬于溫其事其雖況能移常朝殿冬青乎夫冬青即不必常朝之樹頗林自詩水到閣亭轉吟咽則已明言葬蘭亭矣先夫子云元祐錄其詩不則其義何其粗也獨是冬青既在蘭亭孟兼以爲蘭亭山後通鑑注因之賦髮以爲山南陳稱志以爲在天章寺

前有冬青穴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樹六俱丈六根之說前人未問要之亭寺俱竊山南寺又在亭之後則此石根雲氣總不川天章之在近也余寺蒐無蹤問之寺僧瑞華漫言答云方六石年之事復何詢耶余問問東千王清道院問之羽流六昔固有冬青穴而令已爲天章寺僧滄沒矣嗟乎宋陵之禍起于天章寺禍僧問演法寺判僧習參寧寺僧宗憶宗他成于僧嗣占妙高楊璉真伽皆奸髡之所爲也頭諸奸髡當時即羅土法後世淡之切陶何物瑞帝而乃擠放六帝之陵群然梧不爲怪耶試思六帝之在當將一言一仙散筆昌之以爲史臣下有之以爲制即令所侍六帝之宋史群錦學士大人有可不觀焉者乎則此一坏之遺抽所闕不小而乃竟使審僞不飛自衣之人無樹起拜卿且草莽不孝當尚有明孝陵以及大詩諸陵矣孝長二陵當令　天子至自行三升九即之嘔名陵俱爲置陵戶祀田門此擬宮故陵處末當不有春秋祭典特術有以六帝貞懿之所上達　九

重耳陶日春出觀此窗亭之崇麗一文士之流風遺韻至頌至尊親表揚之况六朝之帝王予敬告當事大人改上問或自清理封植頓咸加意毋使壯亭羣中徒聞莫士之嘆也

東莞縣晉黄孝子特祠碑

湯顯祖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游過東莞、諸生陳君啟心詩來爲其先賢晉孝子黄公舒特祠、欲有以記也、然孝子生虚、其地乃割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亂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爲難、親死皆身爲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左右嘷、安之也、毎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黄舒今之曾參也、有司表旌其居曰參里、里有山、亦蔚可愛、爲參山、有孝著聞如此、至于今且千年矣、學宮闕焉不祀、諸生李元表祁衍曾陳啟心三人、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曲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勸動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爲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十有餘年、安一人來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日又廢、發憤抱其主以

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谷外地七丈餘、足以容主、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而是時、東莞伯何眞之祠、亦成、眞于元喪亂時、有奥地十七歸高祖、賢于尉佗遠矣、讀其書、不使人感慨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人讀不能卒其傳、即涕歎結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問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

非雄力智數之事于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于其根本至德也、與銘曰、

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可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緜緜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爲士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閑門在左、石梁在右、江水在前、睥睨在後、稍有形勝、儼雅宥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敬、誰爲來者、亦有人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使觀蒼蒼、冠帶愴泱、豈夫有風、我愛爲銘、以感人心、

兩朝忠烈祠碑

黃道周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
足以生其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
是皆可以不死故寘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
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
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
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
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
不見其所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

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踐蹸
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溺坐死者比比也當
天啟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子思還上
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既而權奸熸熾
諸君子坐死其爲尊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
順之時王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
之太柔武人藉虎以爲大君既而盜賊萃介相與淪
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尊也爲水爲潦爲襄陵滔天
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而君子

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
天下之毒痛故用人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
薄蝕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
下蘊絪嚮往往相食漢熹平之際治鉤黨獄誅蕃
武膺滂等錮天下名賢二百餘人及長安之亂諸君
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毖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
皆爲卓操弄斧斤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
祐姦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
亂諸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與

李若水則猶之陛阱也我明初興爲賢禮士治藍胡
之黨不及名賢逆於靖難慷慨致身者百二十餘人
所株連及夷無算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日月一
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減前後處縮可屈指舉也
獨是啟禎之際諸賢奮發于掖垣與雷霆爭烈雖
有逆璫烟焰不銷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鉏之於後計
自天啟叢難隕身者十有六人曰高攀龍楊漣左光
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萬燝周順昌袁化
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劉鐸及崇

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殺鼓死職攖城謝闕者別爲幽闕不在二班盖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鉞李杜榮翰之砭機雲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麥詞於頑悶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

是猶臨泛濫而繫匏賭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夫當管夷吾之時天下無主主惟所適魯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子糾不得不以霸與桓既以霸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如使天下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

權南開適當甲申時遂捐貲貿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楹層樓九楹湖水瀠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予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蹤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蓮氏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開所汰出小税置爲祠租使歲時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靁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嬃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驂九翼凌滄瀛兮拍白日瞻

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雞菰兮蒲菖羅百珍兮瓊漿驂素虬兮騑文豹駕霓車兮紫靈馬執霓袪兮淚盈把珮琊兮灑灑書不足兮宜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靁殺差兮無後先濟稍猶兮馭青天靁何爲兮中悄悄

誅髡賊碑 田汝成

西湖之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眞珈閩僧聞剡僧澤像也、葢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爲捨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穢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嚌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眞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寖削寖微、覆宗海濟、又不慭借一抔以葢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孤竊神器、其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與不可禦也、假令天不祐宋、藝祖能月脥鐵取之乎、如以其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竊竊濟事者、或不崇鞭暴之禍。又將何以逭之。然則趙氏遭厄、豈其天乎、逆方張、中華祚欲、殺機橫發、敷毒兩間、仰沈淪黃壤、猶不免戮、不然、胡爲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韜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並上聞者、迺今竟誅滅於陳侯、宜皇帝之德意浹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昔申屠廸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舜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弱絶亂賊、雖死目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

有宋不兢、圖存海陬、胡爲梟慭、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讎、孰以義容、瀆我崚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宜、人讐神怒、倏焉僭斷、生肬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骸觫、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覡民于禮、陳侯烈烈、秉德靖共、旌善癉惡、敎民作忠、澤及枯骴、受天百祿、報爾宿讐、宜隲遐福、黎保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先夫子曰、有馮具區漫錄一段、當附後、謹查漫錄

孫太守游飛來峯、見楊璉眞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返其頭于冷泉亭傍、游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圭 味芹堂

知其誤楊乾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
上刻楊璉眞伽云云數字今亦殘毁乃竟遺禍于
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六

姚江黄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墓文一　名臣

楊文忠公墓祠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祜，間出哲臣，爲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于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間容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存也，仲在則存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于憲皇之世，楊公之没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于是始昔談論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定，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兹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其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某辯亂，

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
生、公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
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
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
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樂茂箸、時輩視之已若麟角
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
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瑾之焰、方熾蒸寰宇、數年內駭奔
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
代己也、嘗語人曰、吾于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

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于早歲、李相察公于同事、非
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
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
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
時事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摧居庸關、踰上谷、入雲
中、望獨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
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
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
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

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逆無鳴鏑、衛寀警
柝、安平且泰、佚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
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
磨牙礪舌、儻機事有一髮之繆、則禍不測、可忍言耶、
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斬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
刺詐彬入賀、獄吻縛之、拔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
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跡出關、成逐羊之
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
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

然後清宮蹕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
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
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尚
規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
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
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陛矣、蓋以安社稷
爲急、不恤其他也、遂謗中外、上于時無難焉、遂行之
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苐無肯亮公之
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賤哉然欲仰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裕據經研義非摯搏之司是當求哉

無減異之厲四子之于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于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于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辭和響飄嘐實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嘁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端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

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而左右測其意在于儷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于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儕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曆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于棄捐乎應知瘋可宥還劍當甚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于來裔猗乎盛德乃以加哉往者奪門靖亂于公之謚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

不如是則令日之衆無名而于公殲焉將惟憲皇帝如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于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刼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館伍錢役叢瑣遼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稱如也張永以東敉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

劉馬兒倒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非親岳父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出于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敕、巳濱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璵、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瀕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

也、亦忠也、有獸相焉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于古人、而功勳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闕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臣之任、不可代也、于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巳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蔭、三辭文職四品世襲

蔭、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為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巳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政、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又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又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閒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嚴叟馬永卿

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恍、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勳、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寶司丞、某蔭生、公以嘉靖巳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于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巳而惇恍亡、而諸孫幼、公處浚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

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宜孟之忠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旣哉某曰惜乎子言也頤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詞爲之歌虛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將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

方曙衡門兮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豉靈駕兮未來悄睇睇而延佇　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涴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于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霓華飛旆倚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葢傾形骸兮難將　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皐君乘舫聊泛觴右觴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潤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容明兮濟足蹇偶立兮逍遙　送神之曲

高文襄公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閒後爲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善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剸刃此猶坦腹葢公之瀕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旣得請而務觀乃

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亮生旺旺生魁贈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于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援金吾衛千戶弟操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楝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若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沈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穆宗爲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道王目屬而

心儀之時人心洶洶王日懷叵測兩府稽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

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當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葢以此激怒世皇爲餌公計、會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草詔、欲

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于生前、而詆詈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問閣臣、于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

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視齋入繇、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逆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擠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

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于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穆皇俯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命遣

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
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
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
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
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畢計
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
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
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于予
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否歲所得凡百八十餘

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　頃年入
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
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
閫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移于他
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
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于
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閫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
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
強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

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不兵
大臣當自司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
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不復他遷如邊方
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
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
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
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
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

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閫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
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
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
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
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旣隨奏報
多不中窾請于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
備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
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
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

貴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
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緊沮又何望
于展布盡徒以地苦其人而弁不顧人之苦其地也
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
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
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
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
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
則凡有借口邊方以闗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

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
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
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苛
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州馬邑蔚州廣陵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
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
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
時　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
其學曾邢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

尹栗永祿改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
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
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　竟不入僭降款獄故事
府部皆在家守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
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
不至如往年刑法司故牘唯唯耳于是秉燭視獄詞
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于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
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
王金等六人詔以術買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

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律五年尚然
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寢天
下所共知今案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
明其說有旨釋之往大計時給曹祇問濟泉爲黜
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
以故無不悅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
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便正
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
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

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瘠地多缺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祗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于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

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逾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于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他如開王親內轉之例罷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嚴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

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瘍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遽言于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

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遽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鬭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

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于是撫臣上疏請兵糧
爲征勦計公曰噫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
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閣
思之旋趾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趾走公曰思貴州
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
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
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
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弭也背曰善公名職方
郎中王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

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
者哉詣遣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
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乾哭項阿第帶獻出面
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
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
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通走
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同鎮兵部來
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推沐爲事柔今又其
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儒

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朝廷以
檻車逮之如之何其縱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
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
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　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
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頓
老酋其孫耳纔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
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　敵擁兵來索吾必殺之
令退去　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
諭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衎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

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衎
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于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
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
人而爲　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在日殿閣有日
蟠宮門日宜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
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
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鵝翎鼓吹
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
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

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而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亦李自黎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　今歲不入故全曰豈能不畏死哉值是處有兵是處有樹人有闕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全等頭其𦒿九人曰吾𦒿彼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　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于　機在　故曰講今　求貢于我機在我

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爲國家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宜大者乎是宜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若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

一帶民狎其野耕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　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上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　怨憤擁衆大寇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詩貢稱藩可以息境上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

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蠃縮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貔貅晏如也　既食我財物　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虜日蔴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　得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

之矣。移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祖朝、鐘鼓繖傳宣
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于堺矣、執公手、北
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旨直至
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高閣老夜宿乾
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
也。吾爲公奏。得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齋宿、又
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閣門。陛下有召。可頃
刻而至。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戀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聖意復劇、公流涕無

巳、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宜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
札、一授皇太子、一授公、蓋遺詔也、公泣奏曰、受陛下
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
長號以出、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
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皇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
閱、自有所要、請先發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
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
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
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

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去、道傷之人、有流涕者、
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
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
之日、白日晝暝、廻大臣睨目仰面、備極拷畧、竟不識
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
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
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
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
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

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
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擠當受降　稱臣功
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蔭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
白之冤、至今雪矣、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卒于萬曆
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年張氏、累封一品夫
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
衣衛官生、務寶、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杞、楨、楠、楹、榆、
梓、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屆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

入則職守機宜、一切聽于閫外、而河又岐龍于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殁矣、殁之後、凡朝廷所爲恩䘏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受九江府推官、名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敕務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名以原官總理河道、亦未能歸、又以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後改刑部侍經筵、上篤天壽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以薦起爲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招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

公遡流而西、問故道于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瀦其六百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于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

北淮決高堰以東濟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滙為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為外護而後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橫堤㝉四堤寄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礮閘料厰凡二十有四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

栽護堤柳并封届柳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軺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鬢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見室廬丘隴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之日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讀之几不能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

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又嘵嘵也公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為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骨之日猶奉旨輿疾行部

請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衅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為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為罪則余不知之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宛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鄭資皆仰于縣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會御史稽查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毀民居復內宮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于荷

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恃公而安泇河議與江陵實陰主之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官論公去已試之果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爲江陵訟免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倜儻喜振人之急

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敎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蓋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顏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群集挽留百里間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于潘者因以爲氏至滎陽侯

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仍氏公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符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寒字圍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爲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慷慨爲父白冤賴當事者試其文寬之然往來蹴躃無能具一粟羹一昔餓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繫獄公前伏請

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泄或咯血或喪症劇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堧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風吹舟人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辯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滸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旋而成怒而公復爲兩浙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讒死

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外卽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偪劄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賞有天幸㒰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龍而數遷者賴今上深察其忠若溺死而獲脫于難皆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諸刑及倒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令群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國家卽不屑與漢絜令然以公皓

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遯臣後哉吾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爲潘厥初伯民肇遷日卜西吳北郭擇里而葬是蒐三十八傳公起大夫旅擢鎮飾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秭我稌民莫攸居龍蛻其顚六宮食新萬艘戒塗小心孔翼奏功則府爾冠我裳爾髮皤皤既長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篤庸視公孰多稽首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巇然冥漠照蘇鑱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

寶鼎之歌

戸部尚書木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署表表標也曾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蒸之上國文家秩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于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木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謁公之父襄毅公于大司馬邸第當時華　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等年地風采裒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

毅公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做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戸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賓客司歷儀制司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為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　館大理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為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戸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督倉場總督鈌

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為兵部尚書未幾奉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豈于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典差大襄毅公焉公為人沈深有大畧所居官常兢兢謹于法理不為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得顯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刃于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

父子易地而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為儀曹郎執不受內宦兩使中州痛裁騎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鄖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于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州訓練議減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除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束約　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侃據長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于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戸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票南曾歲

課金則爭、傳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北鎮議起、公一爭之涿左、再爭之易州、又兩爭之河南、而時會東西征、萬里裹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迄公在支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效、至于埸身郎次、明主爲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余讀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彰人情之反覆、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爲戶部、余亦承乏內閣、于時公私亦亢、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以縉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而止、高名之上、令有而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劇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苦口、始盡暴于聽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領國計于司農、帑市困絲、估商輻輳、飲氷茹蘗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四十畝、此今之

貴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末爲都御史遷侍褒級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閥閱先人、已再秉節鉞、吏踐九卿、皆籍甚聲聽、百行渾如束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曖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爲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攀賢者路、而予適幸免事主、行文書皆密伺內指、與公交關蹤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秉職最敏厲、而于進取則鈍、與人最欵篤、而于結納則疎、約已不以劇物、處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爲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贊公于九原、必無愧焉、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公論。定于蓋棺。若又汦汦。使廉潤等腐。汦玉共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世。以券廉恥忠孝爲哉。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恡與人以品。喜核纔氣而輕先生長者端委正色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之難已。以天之幸。明主之知。幸

得早蛻劇場。不復爲爭名者所錄。猶計出都門時。間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今公之事謝而身巳死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于天下。將賢者固不宜久捱利權處嫌地哉。止竊鈇疑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爲君子而久之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夾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史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乘官蹟及文章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畧。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傚菴周公卒于邸。卒後三月而大明會典成。公屬爲都校最久而專。於是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敘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爲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巳乞碑少師申公。又屬予錫爵爲表。是兩也。予宜辭。巳復思碑表義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

有太常太史之譜。不必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請。爲藉語于麗牲之役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二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公諱子義。傚菴其號。初爲博士弟子。巳厭薄俗士顓顓章句爲榮進嚆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爲儒論說之府。而飫其精言隱義。著設語。著日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翰林載

筆紀述而外出爲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
師道尤著學者宗之以北牡甲乙知人予與之同事
丙戌會試公服予之儉軌嚴予亦服公之莪是常爲
錄序成則相與檢竄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曰以此
爲諸生先公實導予予不能及也公初爲南國子司
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留同寮目公云
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𡾰倫者何我輩不
能惺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折浮乎議更寢其與人
煦愉豈弟不猇猇市廉名而卒官之日會隆冬布衾

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臥訣皆驚哀涕下以爲佀公
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淑人沒
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閨門之內穆
如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施鄉黨之廢
疾者故歷官垂二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
當國也好薦寵天下年少武敏逢蒙靦而堅白鳴者
乃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爲柄鑿學士大夫無
所窺尋其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益翰林久次不調
無適公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爲所樸鈍頗益甚而

江陵之敗也諸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峩峩彈其冠
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顏如也以故終
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習名之居祭酒不知公其
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
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早也徒見山輝而白虹
則肝雕動色以爲是至寶之所在蓋予相士十年始
識公之內敏强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
同事朝夕者浹再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磅礴
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

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于
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慶當時易士質而金
石雖孔子亦自覺便文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
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
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尉衛所以遠爭
也處不爭之地以闖闖當赫赫其迷迂其利遠要之
三代而下有與先王之禮樂者必自于此不自于馳
騖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乃

得公與嶲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與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彝、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于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恥。嗟乎。且安得灶上老婢、就熱吹而嗁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乎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峩峩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荅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卅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爲予言者。往往溢于木流、窮于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予所謂非予不能言者乎」公所爲文字、自穀語日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百餘卷、殺青未竟、命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門人子孫有能網羅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爲不亡矣、

碑板之文、唯文肅能以議論行其曲折、又書王文肅文草公、字元馭、號荊石、相神宗、文筆縱橫而雅采、一代鉅手、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太保諡襄毅王公墓誌銘　焦竑

古眞人在宥、前夏尊親、豈常界中外如蒙之有畔哉、漢文帝繕邊備、選將材、而節何奴桀猾　惡借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槪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有二祖汛埽乾坤、咸被　竆荒、實如者垂百年、而已巳庚戌　闖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喁喁向風、則自我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

那吉之歸也、公謂制　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納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　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頗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以聞、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諡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爲狀、丐余爲誌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首出

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常大器公、忞以閫朝掌故及職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沓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已未改鄜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助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稱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蹦與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略僇其魁數十人、賊鋒爲

控薊公之戰功斬斬露鋒鍔始此在常鎮剏海防條
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
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漈秋防六事　逸清水營遣
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　徙榆
林潰兀浤梁殺大將公覘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
二百五十四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
其皆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藩而套　酋　不一揃
刈不足令震讋遂疏請旗牌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
八事報寳行焉二歲中　三薄塞公遣大帥趙苛董

一李雷龍等擊走之誘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
城子擣其巢大破之軍聲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
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　七百六十
七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
功校寧夏不啻三之而宣大甚俺答事尤踔絕先後
云俺答者　酋之雄黠者也諸　曰老把都見日承
例卜日哆囉卜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驕驁而
中國叛人趙全輩實傅翼之全居古豐州星居佃作
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　數入寇公至鎮半歲會

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
降公喜曰　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餉之而上方
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　向導習　厥戰即全等
輕故令日非得全等懸藁街　欵塞未有期也國家
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即其一
以欵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易孫予便朝議
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于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公所
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
索焉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

持數日　稍稍引退公即縱兵尾擊之伏兵四面起
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　過當其酋兀慎擺要
中創　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
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欵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
僞乃盛陳兵出把漢觀之則把漢者已易緋纓佩印
綬帶金璧然洋洋無歸意公指謂　使曰此几上物
也聖天子寬之若此此不足搆趙全等耶我國家急
正叛人法不急欵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
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

外藩、公得請于朝、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旣欵
俘闕下、因受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
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
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　番、
文白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
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
之、賴執政力任公計、上許可、其夏降敕封俺答爲順
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
市、則諸　羅拜龍幛、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

爲常歲、市馬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陜西馬
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上大悅、祭告郊
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
置之袵席、而古撻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
嘵嘵、謂　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
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揺動大衆
心、公歎曰、我從容坐鎭、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
何、乃剸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亦感其血誠、
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

迄于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
興費又幾何、由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
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戰而可撫者、公之制
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
其死命、故可擒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
化、不可端倪、　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
實毗梁欲敗盟、因而間諜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
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
終其身亦無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

非偶然而已、公既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傳御史應檟
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
發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
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係名王、而不能討城
狐之憑、信孚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
者之難也、公歷事　三朝、陪祀圜丘者三、方澤者四、
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
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
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鏹幣者

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爲國子生三、爲錦
衣千戸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焉、遣參政李
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
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恨、
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
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
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瑞、配
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

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帥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
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曾錦衣衛事都
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術吉、封孺人、次
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
之梓之樞之模之寀、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
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于裴晉公文
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皆向往之、而其敭歷中外也、
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愼讞獄宛然
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學矣、居家孝友、周貧乏、

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掇其大者爲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
爲世宗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劍虎張、洪鐘待扣、
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眦土略、公在邊閫、山有猛獸、
庭無狄貐、天兵雷埽、月陳風驅、乃繕亭堠、乃目阡陌、
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瓔羅、雕贊一畫、牛方戀犢、
蛇亦銜仁、戢彼左衽、歸我中行、冀恢王略、特許戎親、
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驟聂雲騰、旃裘鷹至、仰迂漢筴、
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歷祀二十、鳴鏑無驚、

豈惟石鼎、亦曰于城、公既趨朝、星夜劍履、正色侃言、
薰狐掘鼠、群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
蒲輪欲駕、蠒璺先溫、大星忽殞、箕尾難捫、華 軫動、
河山改色、哀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于家、其弟文融寓書于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爲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爲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爲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于公者、且內察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即文融爲狀、未若余知之之眞也、非余

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鑨、字文中、號立峰、九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臥、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臥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游好射獵者、亦多槩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撓法紀、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隽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

取世官及冑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之、拔其儁可百人、尚書以聞、候部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冀多徇情、或例外間有闌入、公一槩于令甲、視文義爲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爲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峰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嫗嫗言而而亦强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爲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遲發示處搦耳、公繇

此名大起、後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未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公微有變通、公所持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己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畏罪、士氣亦少瑟

綸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爲左右所蔽、及方
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爲喻、其刺及諸宦
寺尤多、于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闢造僞
疏、故爲危論、于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
及巳也、郎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
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
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爲贈、以告其
同年友戸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
意同、上遂馮怒、然留中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

似少悟、而諸宦寺造飛語激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
繇是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
節、每事必欲錚錚爲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
簡公牴牾、公力持平其間聯合之、劉公寫書楊公稱
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爲巳屬、而媢之者搆他
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項者實
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
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
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

示意欲北之、公竟爲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臚
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
政、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錮、權擅朝、不喪
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爲益橫、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
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巳物故矣、起補原
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
郎、十八年遷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辰平
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逕陽李敏肅
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正力肅憲職

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
推工部尚書盧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行
數日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厭養、內外
隔絕、內閣爲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臬、新建張
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爲江陵之事
而欲權歸于巳、稍有識者莫不離遜自疎、以陸公智
術高不可籠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懨卓、虛懷下
士、人望所歸、又爲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
留都之時多、仰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

之冀爲已用未幾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爲恥恆至齟齬弘治間推舉者奉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關說嘉靖末年分宜大竊爵亦但爲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恆自往受教矣卽陸公亦不能盡收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逡巡至公而絕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爲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爲大臣剔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于朝之義守舊爲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繇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養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

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爲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爲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之其他搢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蠭起而譁卸矣此時惟李敏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　出政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贓客惟一至親爲司屬衆皆掾之以挾公亦爲謫之矣卽他司屬所處者亦倍于往時故無所得其蠛咸相謂曰我臺省何廿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勳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爲司屬者也楊君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留用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爲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節切責吏部專權結黨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

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
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削任、給事中疏不指名
亦奪俸二月、于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
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
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
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部之職掌、吏部以用人
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
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
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

爲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
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
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如以
專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
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
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
也、臣憂結于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
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
余、詔切責市恩群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于是左僉

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
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
中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饒君允成張君
納陛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
論救、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
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
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啓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
疏爲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己官贖之、命吏科
都給事中鍾、推史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出則當

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
留、況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既辨權黨之說、遂稱病
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
救正、爲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牢視焉、公堅
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俞旨乘傳歸、是
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即
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
是譬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爲主、貪夭之
夫貪者汚朝之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

羨于要津、而寬于散秩、士紳坐年老去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徵之、以老有疾者即罷、冗吏亦止四人耳、卜彼方憂悻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于任子者、非有大過、其視父賢則容之、以爲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于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讒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闕部已有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蔣君國欽爲推官、一司皆側撓、欲以立威、甚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即稱病

數月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爲固然、莫肯去者、既而三公皆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爲權、悉逐異己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遺、倖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値　稱亂、師將地削、海內騷離、今上即位、拔收反絕、有如弗及、然無能折衝禦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于亂、此泰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于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

年七十而殁、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謚清簡、帷贈恤命久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峯公鋋、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峯公錝、及南京兵部尚書月峯公鑛、即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峯公　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儲宮事、謫潮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鈳女、次如洵、郎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

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崇、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　某　某、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汝子艮楨、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啓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爲銘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丕興、卿相茂也、至人爲徵、上古之士、
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

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閉修盛學、
非以立名、敗敗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
世之君子、未可同稱、游遊從凡、惟化是乘、畢疏尊近、
其儀有恒、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貿鹽、大則弗容、
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
極于江陵、守正爲侮、蠛趍所形、大計群吏、諂子營營、
撓胭丐免、而曾莫聽、黃閤愧恥、昔重今輕、及其餘耦、
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雷霆、三却鈞羅、鴻飛高冥、
正直發憤、罔不怦怦、貶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

往依先靈、卹錄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人、遭際聖明、
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禍亂遂成、暗醜須臾、
有辱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退遂成弁、
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爲沾纓、傳信無人、
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實留之、俾勒此銘、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閱

墓文二　忠節

忠愍楊公椒山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迺觀化源、卹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厲士大夫、故本道爲贈公太常寺少卿、蔭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

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倖、　欲利啖之以綏兵、請與　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辟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皆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

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許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詭詞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歷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試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

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顏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陷必死而不懾

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幸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濟寧王君世貞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

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忠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苟免否

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臬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妳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臬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來諭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

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倚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焉二爲　月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來藩臬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從道之政詳具公所訂年譜及藩臬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谷白奮昔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萃姦漸滅主明聖易　建祠錫贈旌衈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兼我銘揭之爲世鏡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其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失其身之必指、幸則其難濟、而身從其利、而其失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于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闡其忠而不得、

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于世、則人猶將幸之、仕于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收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决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掩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于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

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偵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好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病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將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　悔禍化逆爲順、

羣執羈紲、御銜櫜、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盜刜無脫者、而國勢尊、聲曾靡障陴戍壘之驚、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發深、而言詘于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進諫廢上之怨、且快于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于朝者何限、使銜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可

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庚巩王傳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訴而一意于國死而不死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擬其期于安國之木懷與存君之初志焉以名不得列于昔之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没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鄒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戲欷慨歎

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觀國朝故事竊覽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爲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没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于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没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主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骼齒化爲朔陲之驚塵以從瓢風其泥于沙礫委蔓草而暎鳥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魄氣之清英聰爽必且飛揚悽愴馳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壯而常遊遊于鄒山前水之側則亦何以異于全歸而深藏于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葛施石而狐兎穴室收豎樵子頑憒不靈將有箕踞嘷跳于其上而睨草木以爲薪槱之資彼以歲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慼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于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于茲阡土魁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于罔陷石沕之患然以其烈

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眛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塬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于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于蒙沓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于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簡託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没于後則

吾黨之所悶庶不爲無益于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于其墓

忠烈楊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天啟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即位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慇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眚數見天地震動其爲冤天稱知之而況于人乎當其舁櫬就徵自邓抵涿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荊吳綿延萬餘里追贓令下賣菜洗削者爭持數錢投縣令甌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動色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內夫豈待誌而後著孽奸之疏怒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受知于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群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謙益脩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矣

先是光宗久在東朝、開于鄭氏、儲位危杌、懍然後定、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旰尚徬徨寢門外、公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傳語作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謂知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踞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

折貴妃姬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鞫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賊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暫輟萬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入、意公且得罪、上對群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予公、指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宣名群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

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末命、憑几洮靧與執手付託者何與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群閹教選侍阻皇長子不聽出、慶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群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群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少主矣、初詣乾清宮、閹人持梃譙何、公大罵奴才、手梃却之、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抗還者至再、公復手格叱

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宜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閹臣方從哲及大奄于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後先諍辨、謂選侍不得挾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座、殿陛皆驚、上亦語近侍、鬍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

朝何何不知所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
吾備緹騎、周盧儆備、內戒中官乳媼禁宮人闌入、身
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毋有大議、大
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
年、群小窺菀枯之勢、開離間之隙、浸淫蘊祟而發作
于鼎革之交、公察知奧窔、誓死伏節、奪人主于婦寺
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霍光金日磾也、
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
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豈喻

色授、屬大事而安社稷、吾于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
奇其遇、壯其決、而因以頌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
也、移宮既竣、群小失其所憑依、脅唇拭舌、造作蜚語
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上移
宮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闗司禮王安、務取中
旨以悲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忠賢漸用事、搆
安殺之、群小私相幸以爲殺公有基矣、明年、即家起
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
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即發、使其私人疏

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客江文言以脅公、公家居
時、嫉忠賢闒茸阿媼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扼腕流
涕、草疏藏篋中、至是乃修飭上之、忠賢驚且恚、擲
地醼轉號哭、羣小敎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
忠賢喜、假命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
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略熊廷
弼贓、考死光斗、考文言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
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贓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
考公、獄吏顧以文言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

兩宗、竟坐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贓
罪殺公、公死後、大興鉤黨、轉相速染、死徙廢禁逮捕
相望、乃爲閹定三案、刊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誣天
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
不死于擊閹、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
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今上既僇閹、詔所司上公死
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
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惜其骨餘至于此極也、適足以
公之忠、甚公之冤、與白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

何慨矣哉公之爲人孝友潔廉公忠誠篤家貧喪父
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
宅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謹更衣弁食
如一人其妻有違言于母兄痛歐之令長跪謝罪乃
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生少與陳恩結交
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
甚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
知常熟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爲姦猾亂吏
治收案致法吏人捧手絫氣丞尉攝事如大府字養

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間執手慰勞如家人父
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奸利訟良盜息邑以
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之五年
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清官第一在省垣四方
貨賂不敢窺其門閉受故人間遺絲于散盡家無餘
財知與不知皆稱爲廉吏所謂無貪賊傷人洪者也
在戶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邊事必大壞宜更置
經界擇可以辦邊者經界者即公所坐贓熊廷弼也
植義生風抗論矯俗憤邪穢濁洞之徒持祿養交脆

脆誤國不啻欲咀嚼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烈刃齒
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
達推賢讓能尉薦畢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
輸寫心腹貿易首領齊迅感深急人之危甚于己輕
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與之遊
者雖小夫壬人狠子悍卒皆傾心倒身願爲公死無
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
以先帝之長主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況
以幼沖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

母羣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
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于踉蹌出宮之頃斯已
傎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謂不當覆按
省內暴露私燕容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
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邪說者往往剽竊經
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爲詞幸則爲撤簾不幸
則爲移宮一成一敗何常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爲
沽名天啟之初目移宮爲生事讒夫憸臣異口同喙
此可爲歎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釣奇奄亦人臣也

懷恩單吉、可與振瓚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淸不嘗用張永乎、先帝二十餘年之儲宮、三代之堯舜、皆賴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與其將能乎、當熹宗出乾淸時、安擁于後、英國奉右手、閣臣一燝奉左手、公奮出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屬耳目、是可謂之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關、致公卿、乞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骨、與刑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此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奄

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爲也、其可乎、縊裕妃、害皇子、危中宮、此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雖凶豎、亦破膽矣、公死之後、封爵踰上公、祠廟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正參夷之罰、公一疏逆折之也、閹老門生之訴、交媚于公朝、刊章錄牒之辭、競獻于私室、奄用是氣壯手滑、瞋目語難、今沒藜藿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壅河之失、逢閹者不以教猱正罪、而擊閹者欲以撩虎追罰、爲此言者、是與于閹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

之才之志、身兼數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爲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爲人臣託孤寄命、奠安社稷、其爲用亦不小矣、不恤藥以自屛、不引刀以懟君、慷慨對簿、從容絕命、千載而下、讀枕中嚙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彷徨涕泗、相與致忠而勸義者也、議公者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街、宜

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徙家應山、曾祖諱公鐸、好任俠、爲人報讎、祖諱爲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楊二齋公、葬之夕、鬼讙呼護其窀穸、父諱彥翔、少爲儒、性端重不侵爲然諾、亦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五年某月某日生公、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室詹氏、生四子、之易、之賦、之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難、與後姑棲止譙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年、之易等詣闕追訟父冤、天子追贈公祖父如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之易爲郎、是年後姑

始沒脅遂擗踊歐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于
某地之賜塋兩夫人祔焉公令常熟時語謙益曰吾
生不長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于公周旋
生死匿其幼子于廬山間行過予謀經紀之事予方
遭黨禍杜門絕跡相與屏人野哭今年之易寓書曰
婦翁罷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潟銘爲念謙益泫然
久之是以抆淚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
亦不忍負愚也銘曰
國有蠹孽牙于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衆口磨牙

嚼嚙緘縢矽然一絲九鼎曷勝時危運當興人乃輿
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先帝知公
堯舜之明臥內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以生
上見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奄忽晦盲碧血輪囷
震爲雷霆天門詄蕩雲旗紛迎御我三后陟降帝廷
開西之楊清白彝彝暮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蠅胡點
大鳥俊鳴沉沉黃土炯炯汗青我作銘詩永詒簪纓

黃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
亡社稷三者未有甚于此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爲一
也振瑾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爲旁門曲徑唯恐人
知而兩奄祇惡其害已者亦未嘗概仇正人間之爲
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于薛文清陳瀞然瑾
之于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府小人
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
人所惡即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于已也夫

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
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庭之朋黨無與于奄宦一勝
一負即君子常負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
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于朋黨于握王爵口含天憲
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
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君子
激之之過也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彌縫于
機失謀乖之際蓋每事必盡其忠告無奈諸君子翕
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

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甞否反覆公先幾之智始胥然委之遁數耳自東林爲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益之與正人爲難者也天啟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毎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廷以爲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君子無內爭之隙廉恥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蕭

腐自甘滯蠅乃內爭遂集于數月之間從禍蔓禍始相續爲烈矣阮大鋮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鋮上疏終養借一去以發難公移書大鋮勉之和衷于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于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于考功不自吝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爲調人于江右高邑之間冀衰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禍遂不可遏給事

傅櫆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櫆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皆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畫得不竟其獄世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章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如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

而卒上之逆賢于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衆恐廷臣公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霄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決去留公謂李公曰去留當决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于東林由是未敢

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可背劉
瑾之禍成于焦芳二魏之交過于劉焦、使其無返顧
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
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
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節乎、嘉善不以爲然、疏上、而
廣微倖倖疾視、取朝籍甲乙于姓名之上、甚其宗人
魏忠賢門、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親此
可衆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
垣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逆鄉人

之好、抵巇投隙、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
承二魏旨、言應祥于吏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着
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逐、從此小人競進。
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俍兒。榮于回路。爽庫檻車。
填茲後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
皆在此數月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
然公于二十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于趙嬈、禁
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已爲客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又言小人爲惡在

往昔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已言之、
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勢將以皇上爲注、此時
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萬郎
中杖死、公又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
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
書曰、天啟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中萬燝上疏劾奄
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累哉、公三
疏劾逆奄妖媼、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
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

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眞長、別號白
安、黃氏、其先婺人、有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
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
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
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于吳草廬爲高第弟子、入
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與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
遜國之難、又數世、翔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道旁、璽
生諒、諒生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曰中、封
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盧氏、封太淑人、公舉不事章

句肆力于詞賦、不名一家、與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
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爲宦黨者也、倚鄉願
横、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
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爲山東道御史、請
名用鄒南皐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楷老成、請名對
以勸聖學、而尤注意于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
不欲以末務小言、瑕葆清時也、臺省會東閣救止廷
杖、群奄數百人恣口横詈、閣臣俯首不敢發語、公叱
之曰、内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

者、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群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
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
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宋嘉宋得璽、蔡
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虚日、今天人之
數何相合哉、乃上言有弘治中令甲、不當襲哀宋事、
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
聚室、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
茶馬出京、曹欽程論之倒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
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爲百姓箠死、公聞之間道投獄、

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
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覷海内
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
以無濟國是、抱慨而已、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
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
侯繆公當時、商談慷慨、怒駡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
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于此豈減黄霸之
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拷竟
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

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爲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
不能詳、有商人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宗羲曰、被害
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公索酒痛飲、遥謂李公曰、
某先行、候兄于帝所耳、起攝衣北向再拜謝君、南向
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啟六年閏六
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即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
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辨
李實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
永貞塡寫之者、于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減李實戍之

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羲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崇禎丙子二月宗羲過余將以是年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宗羲于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殊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羲及宗炎宗會已皆有文學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于諸君子也銘曰

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于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居火伏

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于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內爭化奸為良奈何君子覩聽茫茫育風惡浪敵此舲艎抱薪救火佐闘逢僞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于莽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鐺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彷徨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墓文三　儒林

元隱君鹿皮子陳先生墓誌銘　宋濂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披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溉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共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議論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

子步屧出迓坐之游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葅醢親執爵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猶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無不假假目寄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棄貴乎吾今將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于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其意云

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先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冊言釋經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爲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而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遵之黍銖則人已無別大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洢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正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洢洛

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根本洙泗洢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傳會典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聞齊賀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洢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末易遽取舍之也百時厭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孫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爲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者所見於書書成即

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予聰明絕倫何不一來先言可盡也憂悲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寓于塔王爲家閱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之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未之中葉來徒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

祖嘉從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槩
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
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
家庭、繼受易詩書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
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然不與世接、惟
窮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
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
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
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

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土之脂滓、時之清玩耳、含六
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
成均、士徒競相磨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謂
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
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
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性復
至孝、父患風攣、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
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
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

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
貲、痛懲脊梁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捐
粟賑閭里、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
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
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
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
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
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書、曰淳熙糾謬、曰鹿皮子、
曰飛飛觀小稿、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

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
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
君子沒時、諸子惟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郎
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
鶚庭鳳庭堅庭蔚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木虞
某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
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
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源山之原、縣長
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灑泣、葬後五年、其

高第弟子楊君帝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吝年同工
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
姿、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群言
之是非、不狥偏曲、不徇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
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
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
必、使君子生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嘆、
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
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

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
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勿
察、伐異黨同、嘗指君子爲過高、是豈寬見其衡氣機
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
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
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
之傳儒林者、倘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
德之通稱、尊之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陰陽悉

包幷、無間不開闢兮、金石叅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
日中天行、如彼蒔黍稷兮、薅去莠與稂、春實既白粲
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鼎呴呟達
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與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
書動盈車兮、片言　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
亡、解之溢衆目兮、慎與吁呀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
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
上可貢方明、胡爲墮空山兮、猿狖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峩冠聯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　霞冥、清風

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斗瀰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
鬼神必呵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閟
休聲、

白沙先生墓表　張詡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爲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罔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質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

多矣未之有得也既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

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晚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詡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

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益如此

先夫子曰張詡字廷實號東所世家番禺登進士登高林　泉六年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復謝病歸薦起南京通政司參議郎上疏辭歸從學白沙故文多論學然絕無庸腐之習余閱宋文凡論學者類不脫庸腐二字故文章以道學語爲諱如東所又何患焉

大厓李先生墓表

王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查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眞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因已超然有泥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

蕪鄙背蕪説兆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碩猶葬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剡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灑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蠡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巳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

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歷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濵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琪縣學教諭考卓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非貧若節子男六教巖整虔改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畚之原皆茂卿之葬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問皆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先夫子書震澤集公守濟之吳縣人大學士孝宗文治之盛由長沙與公主持館閣也文雖不一轍然清而不薄詳而不蕪皆正宗也奈何容同大聲疾呼訊康莊爲谿徑真所謂無事生事矣 私記守溪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正德元年由少宰入閣四年致仕嘉靖初遣行人存問將名用而卒謚文恪長沙大學士李東陽也

李子長先生墓表銘

霍韜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黜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几抱與李子孔修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雀思不伍于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爲一家或覩眺山水間歸而詠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書云不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遊近廿年足不越城闉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閒出廬戶則遠近聚觀以爲奇物今

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修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皐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子庸少參王崇教聞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遣貲以經治其葬謹按李孔修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撫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没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没奪其產縣官縶鞫之子長無言抑廹之輸供操筆供曰母告委是情眞縣官疑之爲之覆鞫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詢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糧于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益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眞傳若東所張詡葵山謝祐皆于師門無功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何云謝祐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后洞古松棲雀上高枝志嘉遯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

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眞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修于東所葵山爲久要云或問于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恭秉常于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爲之銘曰

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遯矣子長後世于何望古風子長古飾子長遯矣子長後世于何藏古貌子長古心子長子長遯矣後世于何防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影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然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

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遂撰爲人後解

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彼去崖岸豪傑皆樂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游如也若將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視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醫師國初以戎武不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鎧自封主事若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蕢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卬以致虛

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扃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詘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歎爲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茫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大游衍亳之南墟有樊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志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厭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芒韮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與窮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準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崖嶄激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

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隷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脊故、幾廢書[illegible]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笥注脊、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背於笥、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履、織履讀書、率以夜不睡、背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半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

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來、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猜[illegible]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㥦㥦下之、雖識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㥦㥦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所由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悉悉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榻其往宿觀寺中、

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
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
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
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
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
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
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倔實則多推
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
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

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書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
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
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嘗病
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
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
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
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
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
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

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
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
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
守某贓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
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貲則罷主事遂以其人
謫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
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文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
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
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

更得調永平丙那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
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
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
薦進賢人愼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必掣
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
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
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
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全焉難矣
雖然求無負乎吾心是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

愛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遺點染居常引咎不懨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嘗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聯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聘某氏女一嫁王用

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諄諄且喜且嗟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嵒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觭天心之窾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斯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睽睽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泰州王心齋先生墓誌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殁、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　艮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有二、隆顙修髯、安豐俗負鹽無嚮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

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致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遽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

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

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聚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諸衆

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聆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疏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乎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忻聽、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

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

人貴溪徐子直、貝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强作銘曰、越中艮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榮府紀善圓泉朱公墓誌銘　焦竑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梆州之圓山學者稱圓泉先生考高妣王氏公年十八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潮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撫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爲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

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遂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遂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吷而已居閒數年節縮裘飫計積俸若干友人顧

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邪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拔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詔其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既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即詣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

頗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敎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覯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昔有嫁女者曰慎勿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馳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

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泯外中而中大成之觴者、必自公之傷心始矣

近溪羅夫子墓誌　　詹事講

先師近溪羅公、以天年終于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計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大學生懷義持狀來、徵講爲誌、講於師寔有罔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告第六子近迺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壯里門、季文舉永和、永和輕然以孝友著于家庭、永和之二世孫爲廷綸、則犖犖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庭綸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即師之考人、封北部、政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藝苑中藉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嘐嘐然嚮矢東越、儒人甯夢赤日入懷生師、師穎穎時即悟晰聲、五年能誦孝經、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傲狎至、油然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業、悟尼聖之學有不專于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薦鄉書、明年捷南宮、人皆以爲華、師欿如也、叔子樂溪怪而問之曰、前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起、來即有一乘事業、此非大

終身有蕤棺憂也、隨輟廷試歸姑山、決策尼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仕者、人謂寗孺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服官政、何輕視若此、孺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一第故爾、當是時介紹于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轍迹所臨、屨滿戶外、聞者靡然懫化、師郎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廷試、受太湖令、太湖巖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他政務、一本于興化教、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三年

天官最其績、擢北部政、時大司徒則海鹽鄭公曉也、公素慕師、北在屬轄甚、以爲得師晚、事無大小悉以諮之、所明罰仰聊者甚夥、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日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育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外艱歸、歸而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師在制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引哀詔促起、復守東昌、間行泰山、途遇盜將犯之、既聞爲師也、拜而泣曰、吾意爲某某、乃羅父耶、稽首而去、尋遷

滇南憲副、時莽酋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瀾滄化之、莽亦瀾滄請降、更爲開水利、甃城濠、省徭役、大布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參、督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會諸剎、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談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編修曾君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此事若此、道復奚望、其疏乞骸骨、浩然歸矣、師之歸、搢紳談者慽柄國、併唾言者、欲并心之、師掀髯而笑曰、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

世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弟子聯轍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間、益張皇此學、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綉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弟子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丁寧王史命各舉觶相酬以別、諸弟子泣噐噐一日、復正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餘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其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木諸道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

大原出于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以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幸也未常不逝，至虛而至實，其逝也未常不幸，至實而至虛，故放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眞銓，師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歌笑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藹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嘗以學請正曰，學貴静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静體，功宜何着乎，

曰心分本虛，致虛要矣，何着，講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曼，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其吾心而吾身實在道中，眞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逝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逝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今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則簡文温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

先夫子諱養貞，集居事講字明甫，豫章之樂安人，官御史，從近溪講學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八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讀

墓文四　文苑

元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死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

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岊五季時錢氏有國岊仕至丞相自請爲浙院岊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成隱諸暨諸暨之楊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

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嘗縣君有娠夢月中金錢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于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踰百十家大夫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鬻廐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不多于良馬耶躬爲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雕君廉其奸

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乃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蕞族屬有醉泉者植竹節于前節發孽芽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詮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于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弗用當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

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太府、塵土滿
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
推官、歷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
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歷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
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退蹟浙西山水間、及入
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纂修禮樂書、頒示郡國、
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
窩、疾且亟、移牀頹樓中、呼左右謂曰、我欲觀化一巡
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日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我且久、遂泊然而逝、
似聞數十人從西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大明
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
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
華亭縣修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日癸亥舉柩藏焉、君
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
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
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
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

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解、及平鳴叟稾
洞庭雲間新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
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
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于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
久與俱化、見之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靁成文、而寒
芒橫逸、奪人目睛、其于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駸駸
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
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艷君之文、無不投贄
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

席、以致崖鐫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沖、無一
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
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
衣、泛畫舫于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
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
于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
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
頹肸之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詆讓、亟罵曰、昔
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一姬合彈琵琶以爲樂、衡謂

退之非端人耶嵇君數奇諸寠故特托此以依隱玩
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嬾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
之如師傅貴而不肯雖王公亦後視之平生不藏人
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
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點奴負君金度
無以償逼君昔收養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鄰
所竊其傔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無顏之徒偽君
文以冒受金縑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
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

恒為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
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
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過朝歌暮
絃之樂窮斷棨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附耒百年間
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宇鄉里
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
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華其貽回如雲漢衣被四
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綸彌
其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眞是已然君不可謂

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于文
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精日精矣亦未必歲積月
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毋左右
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薰育以成君者豈不甚
侈也耶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
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于君者頗久相
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
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些
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容青些結英揚靈潰于成些獨騎麒麟
傷遺經些袞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軏以催勢相傾些
濬發厥辭益崇欲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形些離方遯
圓班部自寧些流霆下春百里震驚些鷙鶱鳥瀾天
機呈些鐵甲珊戈百萬宵征些茗翹穎豎媚韶榮些
龍絡萬象橐籥三靈些彈壓萬物晝夜哀鳴些九華
丈人名還紫淸些白鹿夾轂五霞軿些廻風脩脩雲
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攖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
盍歸乎來返故庭些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宋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于遷固范曄諸書亶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旣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

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鄫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爲之傳與夫轉徙之詳皆以著于公之先塋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湖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尚稍長取三史日記之詩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擥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旣得必藉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

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于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窮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繭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澄之書吳公亦

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驛騷公名里諸豪集徒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勅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

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于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于一公嘗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

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熞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愧恧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邀捕

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省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甘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詠歌獨公譔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

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舩、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灃、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擇地于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尚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熈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

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惸惸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冀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灑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如無不爲、凡典禮涉于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畧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稾、其徒雖有所輯錄、

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稾、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賑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于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攜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

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于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㑥翛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徵、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適眞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畝籍縝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爲千塗、混其精粹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

有變有常兮不生頑儞孰乩其樞孰范其腴兮玉箭之陽神珠吐芒莫自騂藏兮大明麗天衆星箋箋蒐羅俊賢兮袞褒鉞誅寓于策書輿論所学兮儀曹之升譏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誂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兮娟學躚躚其中裼然何翅胥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陳山人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其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頗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已於山人也頗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為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於知吾翁哉噫柳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罔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人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父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因不喜振鞭韔弓矢以自隱其英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受官着山人服往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僊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舅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譃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開出
己意工贍絶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咒櫂歌菱唱伐木輓石雉辭儺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闔籌稗官小說與一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過輒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
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
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
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紙以動
豪貴人每値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卮載筆素以
進山人則振掃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
慨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酢夫留日營心記
口對手書久益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聚於是軒蓋蓋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潤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殁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幸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之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食飲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遊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辦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問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其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醆山負則三人者五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畧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嘗刻邑以予長若挪若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唐子畏墓誌

祝允明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于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詩二章投余裝士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蜂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

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廣德常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勿售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　四書者繙討擬議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為第一

人巳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巳舉于鄉師慕子畏濊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試有私并逮子畏詣馳敎禮闈令此主試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詣逮主試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罸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跡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南浮洞庭彭蠡甓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術治作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其于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惜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班巳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褻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巳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門徵索文詞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咸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愼予

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媢嫉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菌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傷版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巳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巳子畏爲文或麗或淡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雖琛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葬在橫塘王家邨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聯桃夭兮故土、回風衡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褒回、星辰上下兮雨淮、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翠錯璨兮、金芝歲甤、碧升淵涵兮、人間望思、

周酌分寸淡準傳神

祝枝山墓誌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于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珝、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于蘇、遂爲蘇人、祖顥、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瓛、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儁、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群籍、稗官雜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

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辟大謀、歲壬子、舉于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高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越于禨祥、先生示之禮、偷進秀異、授以經學、視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敓、爲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言何

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儞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撿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特獨居著書解意盤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門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晩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爲榮喜奬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啖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逍

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旣蹇落不試一發于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覩先生由諸生起羣精發藻橫逸踔厲趨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能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啟之其卒敝刓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淳鍠衆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王錫爵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蓋人自標幟，六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絕一世，旁有撰造，牽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義，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傑，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可廢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

公之詩若文，而其生平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是蓋棺且久，而龐雜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矣。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琅琊王氏，自晉永相始與公渡江而南，世爲浙人。後有覺山學正諱夢斛者因家于官，而太倉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贊庵公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倜儻，爲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劍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與主諷公贄文于夏學士，公恥干謁謝之，除刑部主事，獄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幸用事，愛巨璫指揮閻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妄令以事忤嚴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徵諭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佻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橐饘，楊夫人訟冤，公爲手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又爲收其屍，治斂具，與諸同舍郎以

詩哭之。分宜遂大啣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副使。青故多盜，盜之黨多游于椽史爲耳目，吏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之賞，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爲用，群盜屏跡，皆按捕罪人雷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尉匿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是何神也，吾得盜媒矣，立名尉貴齡所在，果得有齡。徐進道被訟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反，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

青人相與手額頌公曰吾嘗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
賜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弟飲酒
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陰如神
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都之流聲籍籍輦轂下而分宜
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世廟特達知不媚
事左右瑕釁滋起會　入濼州分宜遂釀爲司馬公
罪構下獄當死公亟解青齊印走長安與其弟太常
公敬美叩闕請代司馬亟止之曰無速死乃翁爲也
則相與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而諸柄

人皆側目分宜無敢言者于是司馬竟不免公號跣
扶柩歸倚廬于旁三年不飲酒茹葷禫服猶葛巾苴
履持心喪遠邇哀痛焉會莊皇帝即位與太常公赴
闕訟父冤略言殺臣父者本嵩父子非先皇帝意而
臣父曾督兵薊遼効首功八百級嵩恚屏不奏獨奏
按濼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陛下哀察疏入有詔追
復官于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冤既雪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恩痛不忍出也曰報賜以
力孰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祖宗以弘聖德正

殿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
修典章以彰國紀推德意以昭大勸明爵賞以徠異
勳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
言某報上止此不復任馳驅請以死辭而兩公復書
以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巳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吳
興時久雨穀翔富貴人閉糴高其價公謂未可卒禁
乃首捐俸五十金積粟以風富人富人之粟益出至
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賦而以其餘賑復上疏言
吳越新罹兵　他供億繁興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

官大小監冗食及諸錦衣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
雖未盡行然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所
遷山西按察司屬郁夫人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
歸中道聞訃但括星馳氣息幾不屬服除以薦補楚
臬旅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陽在楚西南無兵馬財賦
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公獨刻意振刷甫下車劾
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引去前中丞嘗奏留邊餉
備鄖緩急公以九州一家憂在邊鄙今通覈所部屯

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餉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郎
又適少事奈何輟所急以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
楚地再震荊州壞廬舍尤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
盛語又嘗遺京師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之好非社
稷福其人泄之而江陵積不能平數言于人然以公
才高行清猶隱忍收人望稍遷南大理尋以人言改
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指前後所忤三相國分宜
睢睢殺人入其網無得脫者新鄭禍而放于言當力
持其訟寃請急二疏不肯下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

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以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
不時至皆欵欵輸心道舊語計未有以絕之會予化
女以守節感冥契立恬淡教門有當于公輙焚筆研
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梵誦甚苦闇相對談平
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如夢如醒且沾沾喜也蓋自
是江陵始息意予兩人不深忌予亦不復以官爵餌
公予兩人亦相得也曰此度世不足逃世不有餘乎
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被物色而公亦竟爲予餘殃
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部侍郎爲父請䘏與得贈大

司馬予祭葬改南京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廕一
子入太學時已遷刑部尚書會有言公嘗被劾不當
得考者所司具言公歷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
比事旋已然公自此歸志益决凡三疏乞休始允歸
歸九月而卒卒之前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斂葬諸
儀甚悉及期與僧某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
然而余女懸記公所謂其盡八八者亦竟驗矣公至
性過人仰篤老奉司馬恭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做
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嘗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訃

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祖質菴公嘗置義田千畝
贍族人公復以膏腴益之及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
手散施咄嗟而盡酒人詞客緇流羽伴叩其門不以
事辭昏夜告急難不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
命當道不以非分辭尤好以文字奬被人後生初學
每得公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
重或故于廣坐字公以示親暱而黠者或陰持幕中
嚬笑私語賣公公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人皆歸心
或恩及人而人不知所自醉罵人而人反思之迨公

卒、閭閻兒女猶感相弔、海内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蓋其誠心爲質、含覆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藁、世已刻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藁未刪定、藏于家、古今著述之富、公爲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攤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泱兆大海浮泓中、無餖飣寒促饞刻深險之態、如其爲人、寬疎磊落、昔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之文、有郭有道乃能茀公之品、而予以竹林舊社、粗述耳目大

都、亦庶幾文獻之足徵乎、公生嘉靖某年月日、卒于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娶魏氏、封淑人、子孫婚嫁之詳、在誌中、公官至六卿、法得專葬、猶哀思司馬、遺命祔葬于項涇之原、訃聞、上特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鍰、遣官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騏、用遺命疏辭賜金、不許、至是萬曆某年月日、始克成葬、而公之子屬予爲銘、亦公志也、銘曰、昔在寓公、江左夷吾、譜于瑯琊、幹碩華敷、逮我三朝、世典國樞、二美承之、分道而驅、公起詞壇、馳名一儒、

執玄之契、遡古之初、肆意衡口、千灕百輸、代之作者、實繁有徒、心死氣盡、曰見大巫、又如東海、平吞五湖、其詩滿車、與正朔俱、德以才掩、誠因怨予、哀矜犴狴、窮扶城狐、出靖四國、靡弗圖、案無留牘、道不鳴桴、名高釁生、忌者當途、哀哀司馬、以死謝胡、舐血叢街、叫天無辜、白日愁淹、滄江淚枯、帝感孝誠、沉冤昭蘇、得時再駕、稅于兩都、一嘗禁臠、託宿蘧廬、亦吏亦隱、爲德閭里、斥其脂田、與其俸餘、嗣有藉蔭、貧有解襦、時曰衆父、可號可呼、既疲津梁、乘化而徂、副本名山、

英名八區、項涇之陽、松檜鬱紆、雲旗霓旌、司馬步趨、鐫此貞珉、永世不渝、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天啟初纂修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欲然以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常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又老于文學諳識史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並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歲厥事于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至移疾致仕天啟六年閏六月卒于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副藁久閟人間甚闕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槧以相格撫汗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于李公之葬為之徬徨三歎而不能自已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生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

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上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移廟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焉乙亥內計遂出爲陝西參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常其間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慇懃願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爲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于秦晉梁蜀江淮歷參議副使參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于鄜衍征番于洮岷行河于潁平妖于浙採木于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于仕宦則往往耆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廉閣據几焚膏秉燭捃摭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焰耀四裔晚僑居白門廣陵閒洪裁艷辭既足以潤弓衣被而又能軌儆曲隨以屬厭求

者之意海內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拾要富人
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公柄筆閣
筆久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傲儻好士輕財重
氣坐客嘗滿于謁請求貧者以爲橐而黠者以爲市
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
益厚交游猥雜咎舉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
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與面而一身
其做弟不見德反輘轢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
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

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
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
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貲乎楊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
交嫉嘖有煩言畬筆爲庚申記事人或咻之公曰吾
老矣舊待罪太史不惜以餘年爲國家别白此事聖
朝不以文字罪人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
者之行不知其所期待持擇如此今上四年辛未其
孤冏子生營易詣闕請卹于朝贈太子少保賜祭葬
如令甲十二月葬公于游山之原公娶王氏子三人

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既葬公持所撰行述
及周吏部上顯之狀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余以史
館後進受知于公公乞休時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
能援我以進又能相我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諾營
易之請檃括其事狀與其所知者以爲之誌公有大
泌山房集及續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章之聲價固
以崇重于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銘曰
穆廟戊辰館選聿隆七相蟬連徜徉數窮煌煌列宿
太微紫宮唯彼抱歎賓命不同沙堤道在平津閣空

歸然靈光壽考顯融八座引退八十考終挹彼注茲
天之報公金聲玉色大呂黃鍾銘無愧詞以質幽宮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唐時升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于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敘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黎之後、封于韓墟、是爲胡子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

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陽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

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制義、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

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泛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讀書談道于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余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無不嘆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公所取以冠南畿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

三甲、遷爲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因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谷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蠭起格鬭、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妻、輒斬以聞、熙甫令能去、潛踪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名公卑公爲方岳、必且祭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亦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

戶頗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辇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掌制敕、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甚鬱不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聞中秘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于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泆之、自不能已已、至于高文大冊、鋪陳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于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

韶濩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聶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遮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遵匪篡

烝肴有餘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　校讀

墓文五　雜類

王徐墓誌銘　陳獻章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葉軒前之耕埧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囷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視

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修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爲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指之弗計也有司以聞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酬歡徜徉其所與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與進士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

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歌辭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献畝慍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詼嬉過此以往來無所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illegible]人也賢乎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顧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陳冕墓銘　　陳獻章

伯道行子劉蕡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適適了文蹈此高墳我銘慰子顯于千秋

凌谿先生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參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旣爲位哭將絜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屬子瀟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祟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誄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

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卽解聲律詩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樂程猷經用嘖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欻爲俊國一時雋古之士爭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剸棼斷錯乃頓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辟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儀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發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顚則我

明旣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愉口恨不卽窮之幸例調荒裔徃祭魑魅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顧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廿心窮約而不恤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戕淪凌谿胥殁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巳未得年五十嬖旨
日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悱口吻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儇
儇佖佖者道哉退研精腌推訂律歷運數讐史質經
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聊直芻狗耳大
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
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
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

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
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璀以處士州郡徵之不
應嘗與修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
凌谿西吝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官
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我
朝名𡙇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系
矣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
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
時桑不朽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趙汝淵墓誌銘　歸有光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
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
仲鏞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𡼖士𡼖始遷巖陵
士𡼖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巖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
使武經郎善迪善迪生武翼郎汝促汝促生崇侯自
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俊必
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
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獬獬生四子

瀕潛深濬潛者汝淵諱也汝淵于兄弟次在二授室
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
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
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
和德和　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
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
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
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
洲同爵其賢者也同爵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

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
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北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
逆其九族存者孑遺逃資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
魚菽以祭揭以銘之不媿其世

沈貞甫墓誌銘　歸有光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
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
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
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三十年予卜
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崐山嘉定之壤沈氏世
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
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
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
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入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嗚呼士當不遇時得人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
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
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
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
地焚香圖書充几間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
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

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嘗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欲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浩繼浩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歸有光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餓欲求食吾自祭汝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內之銑倉皇從竇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齎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宛汀州通判宛子光元字德貪即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譖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貪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遐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令中使御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億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寃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貲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奴卽歸恐非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眞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雖呼嗥知有今日耶我死于此無親知故人爲訣別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游二老峯皮冠挾矢從童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聽懷官廨見一女子從倚几傍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怳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翟氏子男二人天民天賦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顧爲君敘述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于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于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其精神在臨死一役將生平好奇慷慨之致借此路出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歸有光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禾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卿爲樂清

王簿又四世君之考璋爲博士弟子早卒君少孤養于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常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惟如父子沈氏所生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北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儼然既舉與遊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

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務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　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宮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休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祲米價

騰踊君爲流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都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逶迤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皇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遭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狄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於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常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群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當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遷、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虞平生獄獄、爲郡文學、得無

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荊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憾憾、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喔星同、濟濟賢翼、虞廷百工、上下人古之、宜卿宜公、胡以邈然、局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痌、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百家私記銘中星同二字不可解、歸元恭謂顧書喔與星同此必偶誤二字在傍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耳

都督沈紫江先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璵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勝界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

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臏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𡼖之賊、還賊所內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礮中其頰、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州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猺結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邦于陣、跌馬折左脇、六年陞思田參將、七年剿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箐棧聯絡、猺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刼大掠、燒城掯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擁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顧黨鬬讐、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猾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衆

其黨而獮之、則公之所以殲漵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犇七山嶔應諸谿峒、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甯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刵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猺散家財爲賞、得狠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熟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凡於山部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

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
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　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
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
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
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
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
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
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
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

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
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
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
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
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皆措之勢成則兩
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
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
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驍勇敢戰知公耳初
田猺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

十八年立堡癸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
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速爲賊所
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
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
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
疲若乃自爲營窟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
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
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迸射兩顴頳色挺刀
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與庖無不歡

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
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爽豁
谷飛鋒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誚公論公曰吾論賊耳
非論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
風其次覺次費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
曰廖家井南望潦里北睇能山左黔右欝兩江縈紆
皆公曩所押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
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
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

靖廣右徑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
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陲也其
所象蓋未定云

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湯顯祖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共爲
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
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
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以侍讀掌坊事終大
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
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
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
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閣裴公掌院閣郭
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橫加誣詆爲分
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宰文
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
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
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
火自煎而硫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
常在千古目烱然如巖下電而多赤氣與對食從容
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
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爲之亦非可以深法而久

況夫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御其自語幾稱無所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懐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齊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若曰衆術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戶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祗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

器然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曰磽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視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內本重顯重定逆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决大藩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密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眞有不可親者耶君不生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

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慼然非苟爲同而已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讀天下之書懐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壞亂于世微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爲而相與以辨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矚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權略之劾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

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騁就也況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爲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於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巳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

世之志不爲發撫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厲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爲于世者

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述古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别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洪洞人有名科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爲平陽府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生六子其二爲禹川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爲信甫修幹哲顏鳳骨秀挺十五爲諸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爲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其爲政不擾又不能徇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

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未盼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主事時沈大學一貫爲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已而升次相方聚謀蠹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爲假王者于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夢皐御史康丕揚李培等遂謝楚宗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密而楚王徧

賕諸要人、悉爲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
奏下刑部、時尚書爲蕭大亨、詔信甫此事須根究主
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即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楚
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爲楚藩辱恥耳、信甫曰此出上
疏者之口無可疑、即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
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爲、其中言上無立東
宮意、爲一貫等所强、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
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
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戸爵捕

之、一貫復擬旨切責、以爲責輕、大亨不知所爲、忽有
荆門里居同知胡化有深怨于其州官阮明卿等、上
疏言妖書乃其所爲、而胡化與郭公同舉於鄉、錢夢
皐遂上疏直言妖書出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貫
與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
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所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必
甘心於彼、切不可爲外外人也、信甫曰如此則爲羅
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嘸然曰彼自爲之、
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等叩

虛造异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一有妄引二
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掠治
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信
甫乃請其親鞫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
甚重大、不獨衆皆覘闘、鬼神實式臨之、即呼胡化問
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爲、何乃誣
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
自爲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籲天、乃欲我殺郭明龍
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

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竊謀、爾知之
否、化曰我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媚人、即
見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輒起、信
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作狂耳、遽退、化所云
蜀犬者、斥錢夢皐也、信甫即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
者、即引姦黨出入人罪罪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上
曰朕固知其皆僞也、罷之、諸人竟爲信甫所扯、窮鋒
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妖書事
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皦生光固多罪惡然

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物之，康丕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冤，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爲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劾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陽，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爲言出莫逆，可以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今曹中有如信甫者

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爲貴權要矣，豈惟若人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進，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也，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以文藝爲據，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爲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術委曲，仰無

以間執口實，爽微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旣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懲之，胡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惷不能爲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爲楊忠愍建祠所，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　卜失兎請封之時，卜失兎者，初封順義王俺答之玄孫，素囊之孫也，俺答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恭于俺答之孫子，至撦力克昏愚淫，嘗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

卜失兎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强，時撦力克物故一年餘矣，忠順不能釐居，而慙于素囊，雖發川當事者重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媚口，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此語聽之佳耳，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斷五路，五路乃益橫，求索益多，苐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與卜酋內訌，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卜酋不能自封也，酋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給中國也，此其權在

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戎狄無
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傷我以外
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闕竄而
諸　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
甫與文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
如律諸　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酋擁北
酋至帳下婚爲卜酋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
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悖至欲加賞其子
女信甫一切不動酋計詘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

數月諸酋卬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
郎上聞卜酋以索襲竊其內賞遂去在事者恐封事
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
來況此事必不可爲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　果來
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
爲世子久矣妃攸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爲妃
而易世子先使優人禁美賄沈一貫等而後上疏疏
入報可六年而朝議蠭起禮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
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爲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

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駭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
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
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爲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
亦不得進妾爲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俞旨
柰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而仍立
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心
而爲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追
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
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

爲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
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
情形悉裁于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扔其試竿時
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爲臺省當妖
書楚事起時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
司竟能救正人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　次之
然中國於是始尊非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酋
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暗台吉蠢忠順欲得婚封前
當事者且許之　中開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瀆法

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 之有綱常、豈小
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旨陞巡
撫矣、而主爵不推也、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節、自
下拂上、以獨拗衆、焦脣乾唾而僅得之極苦、又玄覽
博搜、爲易律曆三答四書脟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
過、竟卒于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
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信上疏
陳情、部覆贈官、予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
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蕭氏封夫人、子一

卽信、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
意子、而殤、俱未出、信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于板橋
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于余、
益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爲黨人而力
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爲之銘曰、
河無砥柱、四海沈淵、朝無直臣、義類脊殘、佞之見忠、
勢在必刪、一虎當從、瞋目嚬顣、挺身負蔽、以脫於患、
貫索竟虛、鴟鳥爲鸞、不畏壬人、御 非難、威信服之
竊闈以安、與哉若儔、何心之覆、曼云劾忠、曼云市德、
邊功上最、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惟謠詠、剪伐貞柯、
留彼朊木、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杌矣、憂伊我獨、
道之聯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齊孝廉墓誌銘

錢謙益

齊君諱國璽字得卿其先自濮平徵候家居高陽介祖諱能斯微仕郎祖諱敬才四川都司斷事贈承德郎父諱養蒙文華殿中書舍人擢戶部江西司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少有夙惠弱不好弄孫仲子楚惟以尚書教授爲大師楚惟者吾師高陽公之子而齊君之姑之夫也君負笈從楚惟游括羽鏃礪益宏肆于文詞今元輔綿竹公從其兄游高陽之門君與之馳騁上下不少退次而同縣李文敏公在史館亟以英妙目君年三十得惡疾閱寿三年輿疾試京兆輒得雋明年試禮部疾甚不能自力乃罷歸未幾而卒崇禎元年之三月也年三十有四妻韓氏兩浙運使作楫之女生二子煜與熠也既葬之十年煜已爲諸生有聲以其姻家蔣戶部範化所著狀謁銘于余狀稱君內行淳至奔其祖之喪四百里見星而行不言不食撫棺慟哭絕而復甦宋木素封與朋友交補衣蔬食如後門寒素藹士之孝友壹行懷仁蘊義者也而以一舉子嗇天豈不悲哉嗚呼高陽之門海內之

雄俊集焉余大馬之齒長故弟畜楚惟而文敏綿竹皆以一飯先予而君又爲楚惟之弟子蓋高陽之門長則遜余而少則推君也十餘年以來文敏以故相爲先朝舊臣綿竹新在日月之際而君已前死余則幽憂窮蹙祈死而不死蓋少而不遇者莫如君而老而不遇者莫如余也今吾師歸然若魯靈光楚惟兄弟鄂相競爽余乃執筆志君之墓覼然供文字之役不已悲乎豈吾師之門固亦如許商之考四科鄭玄之薄官閹而君之子不以我爲老耄而舍我乎抑亦君之札瘥夭折爲天所奇在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足以表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徼惠于滇綸堊詔者以耀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也已銘曰

此子也才余爲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爲銘斯爲有子高河湯湯作城僾僾有光如虹長映箕尾

邵茂齊墓誌銘

錢謙益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鄉腐儒、挾兎園一冊、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實集、賃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習、析理新絕、匠心獨妙、閒亦譚諧以出尖巧、其于學旁通鈎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游內、咸以爲通儒大人、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或者曰、盧擕文章有首尾、韋岫知其必貴、茂齊文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黝然若頑鐵者矣、有棼若亂絲拆若襪線者矣、若炭灰取科第、皆不一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往在左坊、嘗語余曰、巳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生、竟不知復落者何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起、宿膏火、走筆疏數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横經列席、應四方學子之叩擊、從頌洛誦、聲出林表、午飯已、偕余散步北山、信足懶數里、視某水某峯、乃

如行之近遠、閒過遜國忠臣黃公墓、纍纍蓬顆中、必要余斂容肅拜、摩挲臥碣、慨歎久之乃去、當是時、余方冠、茂齊折輩行與交、以文章小業相期許、余因以有聞諸生間、以此知茂齊之爲人、風流弘長、急于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竦身昂首、儀觀偉然、稠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昂目軒出其上、若踰丈尋、舉止流美、辭辯風發、片語劈分、洞中肌理、四座閧然無人聲、賓筵客座、主賓闌疎、醉目顧視、茂齊獻酬笑心、詼諧閒作、煦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違心而多可、不爲崖岸表襮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雖貨簿有金闌之交、而不厭、微逐長裾、峩冠下帷講授、輕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觴、徘徊廬之歌、敍故時伏職哭、于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晷、應之有餘、閒酒闌燈炧、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閒、遇不平會拊張目、或嚙齒大罵、不少休、益其志之所存、有不得自見、而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飫倦游矣、寒窗紙燈、顧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

颺去、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
意于人世矣、覦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顧稚
子在前、指以屬余、無其憐之色、俯仰從頌佛號、奉手
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月也、初茂齊有
偉子、稚而點、時誘之妄言以爲笑、一夕戲問曰、我
它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官耳、一偉子爲老儒、咳
一偉子爲弟子員、儻而前謁茂齊、顧余大噱、我爲郎
廣文、子當時時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
偉子之言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

日齊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
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鉏、四十七年某月、葬于北
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者、實賴于
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得而知也、雖然
人之厄茂齊甚矣、不當復厄之身後、余之文其又或
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者、非余而誰也、銘曰、
凡凡長松、其身于章、臥于衆谷、弗施棟梁、雖然弗施、
其骨爲肪、化爲茯苓、千年有光、吁嗟乎斯爲茂齊之
藏、

瞿元初墓志銘　錢謙益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予友瞿元
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府君翁、布
衣節俠、奇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田築室、庀薪水
竹火、以養士之與君游處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
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日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
顧雲鴻朗仲、皆一時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
咏歌其中、晴煙雨夜、春朝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
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

君才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
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府先生
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昔案等耳、豈自意今日與子上
下筆硯間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淺土、泉未有刻
文、而逡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也、吾
友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星卿仕而歸、茂齊朗仲窮
而死、而吾猶壁壁不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
識之、吾死不恨矣、言已、輒草酒、歌酣、長歌、泣下、余閟
而悲之、然亦快快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

傖父垢衣蓬髮不事潔𢡟其爲文詞姸妙靡嫚然如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語落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欣洽棋酒雜進談諧間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去孝於親篤於友晚猶斬然自貞其行欲以見於世遇精悍少年色術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嘗少衰也初君之祖以力田起家及其殁也僮奴穿穴其中虛君或有所匄請謀所以困君君方清燕談笑輒相與斯蒸鷄脉幾何米鹽幾何鄙猥瑣碎語刺

刺不休君據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幸以是爲嘗君之生産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革屬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斥山居以營齋供佛無爲俗子所溷盈吾志矣迄無他言而卒蓋厝已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二人啓七年正月葬於寶嚴淵之先塋君有四男子忠美肅美蚤夭今之葬君者其美宜美也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鬼及第毎念君與茂齊朋仲慨泣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

而君等之掘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乎茂齊殁余爲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其信足以傳君於後世乎否乎亦姑寫余之所以哀君者而已銘曰

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魄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熊熊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魏巳任墓誌銘　黃宗羲

甲午夏六月廿六日，寻方哭兩亡兒，意慘然不樂，魏子巳任寓書道傳以遺寻曰：不孝無狀，遘閔於天，惟是疾疢彌留，聞先生喪子之戚，驚悸失度，欲扶服往哭之，自嶺下至寓口四五起頓，而能至，至則度不能達先生之側，則又反，反復如之，如是者屢矣。廿四日聞諸道路，先生以延陵季子之禮葬其子，不孝曾不得執紼而與觀焉。不孝託於先生之兄門下有年矣，不與同其哀戚，雖先生不以是責我，其若道路何。敢因道傳以請，再拜以寓書於下執事。當是時，魏子蓋未祥也，余讀其書而悲之，以為深有合於曾子齊衰往弔之義。踰月，魏子使其弟邀寻兄弟，且致其辭曰：形家者言，有地在洞嶴楓樹下大吉，距舍僅里許，且頂卜藏焉，先生幸臨觀之，并以解一日之憂，惟先生其無辭。至則魏子肅衣冠迎客，謝賓病不能出戶，今稍愈，可勝一二里，然輿熱甚。聘形師某甲在坐，娓娓誇其地之勝，以為巧發奇中，使朝籍骨而葬，庇其孫子，如谷呼而響答焉，而魏子心撓神移，竟行脫屣，妻

子之想，余固嗤之。夫生而為冢，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以禍患疾疢之餘，豁然齊生死於一，致其視身之軒冕菜蹟，何異夫塗菆聚榔，豈復以朽蛻之餘，較量其區區以遺後之人乎。藉令有之，固達生者所不道，而況魏子儼然魂未離魄，幸而脫其禍患疾疢，豈不能以其取精用物之身，自致於軒冕榮蹟，而顧慨然鳴咽，以其區區望後之人哉。傳曰：豫凶事，非禮也。可謂兩失之矣。當是時，在坐者皆私窺魏子，見其飲啜絕少，索索焉神離其宅，深疑為不祥之徵，而道傳獨云爾，余雖強釋於道傳之言，而竊獨深悲魏子也。魏子巳任癃然嘔血五年，其念此者凡熟，況疾日迫，何必所求洞嶴地已售，方經營度其壙長，而楓樹下別為某氏之產，非其所嫌者，則形師之紿明甚，惟魏子始終惑之，復求嫌於道傳，而魏子之疾已不可藥矣。九月廿六日，余兄弟再過魏子，則慘慘竟席不言，時時目其子，蓋有所欲言而不忍，猶肅衣冠送客，明日魏子以嘔血死矣。嗚呼，是其距寓書於余僅三閱月爾，不知其身之將死，而以不及唁予為恨，於是追憶其

書不覺失聲太息而繼之以流涕也夫爲朽骴蛻形汲汲爲卜穴藏瘞凶事經營於三月之內魏子不幾愚乎然既已視其身爲朽蛻之餘雖爲之卜穴藏瘞凶事以畢於三月之後則與古之飲酒詠歌於塚中以爲達者何異而予則陋矣魏子名思澄已任其字也作通德鄉之魏嶺下家世農獨已任慨然欲自奮於文章從予伯兄遊性堅苦能忍人所不能忍其志氣可託緩急丙戌以來余兄弟奉太夫人由中村而居化安者雖以先墓所在亦以去魏子居稍近朝夕

可繫侮也庚寅之難魏子步行數百里出人鋒刃槊之間與仲兄同拳梏之苦見者無不以爲愚昔巢元修自眉州訪子瞻兄弟於謫所舉世數爲有古烈士風以視已任其難易當何如惜乎兄弟方自晦於時有言而不信也魏子拮据家事雖薪水之微必躬親之性又好客雖四方賓朋之辱予兄弟者必邀至其家供張以樂之暇則讀書徹日夜不休其後累然枯瘠尚不以是爲戒顏闔曰東野稷之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故敗予覩此望以喪其子而魏子竟以此喪其身同一轍也悲夫予惜魏子有古人之賢而遂沒於時故書其與予兄弟遊者如此因爲之銘

生於丙辰終於甲午子弟奉其治命道傳質相之以厝於洞谿楓樹之下嗚呼尚爲得其所

斷香銘　　鍾惺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巳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出思思者反是無關

係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淸嚶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骭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撿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閤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于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李鄴嗣

有其某夫人之狀曰世家子嫁于名臣之門夫子爲海內所宗身稱淑人有子俱名士年至七十此亦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復有狀者曰早歲遭家大禍幾至覆宗中更流離不保家室年至老而逾困此則人生所值之至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乃于一身兼之斯則其時爲之也鮑司隸提甕之妻陶彭澤荷鋤之婦斯俱其時爲之也此又于國家盛衰之間有可慨然而太息者矣吾里中諸賢所事爲師姚

江黃梨洲先生內君葉淑人同縣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知邵陽府諱逢春之孫萬曆己未進士廣西按察使諱憲祖之子也淑人少讀書慨覽大義亦能詩然未嘗握管自喜年十七歸先生爲忠端公長子婦葉氏世貴盛其所遣送甚厚然淑人自持儉素與先生相對若良友時忠端公以觸璫忌歸里而大父封太僕公與曾太淑人俱白首無恙淑人日從姚太夫人具餼適修儀晨夕起居能得兩世大人懽無何而璫難作忠端公蔦里

投獄淑人乃盡出所有治赴難裝及逆奄伏罪朝廷追贈公官賜葬淑人更相經營使先生負土表石不煩有司給先生有弟四人俱淑人爲以次授室蓋至此而淑人之力幾盡矣時同受難諸家後人多賢者唯先生兄弟品目益高四方名流渡浙東無不造黃竹浦淑人每出韭黍作倉卒主人過客盡醉未幾而國難作南都草創逆奄遺孽重煽將盡殺黨錮子孫先生爲之魁駕帖已出而南都陷事得解逾年會稽亦失守先生從行朝官御史臺副長是時浙以東槍

幡麻起淑人奉姚太夫人轉徙山谷間十餘年始得返故宅稍稍剪闢田園登蔬菽與先生奉姚太夫人盡色養教二子百家百學使勉進父學俱有名門戶藉復立無失桑榆而淑人忽寢疾甫一日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嗟乎余既歷敘淑人始末深有可歎焉蓋當熹廟初年正人盡列于朝使逆奄不用忠端公方從容九列爲國名臣豈至橫罹廓窋之慘至南都重建一時大臣在位使并奄孽復張先生方從王謝諸人高步江左何至匿影銜聲僅免虎吻及先生身赴

行在崎嶇爾川并隩之間兵鋒彌埜家業蕩然遂使淑人終老多難中治辦挫鍼與山姥村婦同其辛苦命稱不得一日被其身斯但其時爲之也蓋黄氏二十年間一塡北寺再經刊章家网之禍遂相爲終始此誠有可感時而悲咽者矣淑人生三子曰百藥百家百學孫千頃畋轉將以某日厝于化安山忠端公墓側百家兄弟以狀來請誌于余余幸從先生遊得聞淑人内德已久不敢辭但余聞忠端公赴難時遺書示先生曰汝婦賢孝當聽其言是則淑人生平忠

端公早以一言盡之矣請得大書曰賢孝葉淑人厝所而銘之曰

稱賢稱孝稱其所有九族翕然不間人口豈知斯名命自爾舅入門得謚一言不朽所豐者德乃將其受雖轅于身將大厥後土壙未封百仲兼守慮其左位尚煩候久

瘞河壖枯骨誌　唐順之

髑髏完毁凡若干具其髀髑髀胻脊脇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豬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㷜燒風銷水齧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飢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迨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疊河壖久之雖古昔時過飢僅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遇乎此時也諸生涵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間圓者如破瓠

擴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玼玼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呼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丘方四裔雜流與棊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髀我股甲脊乙脇帙于一坎若蘩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

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況此輩莩丐之餘猶得以人骨　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姚江黄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　校讀

哀文

祭王壘王舜卿文　元正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肸一鳴以斥伎同三進而及衛嗤蒙梏之未脫冒辨言之難奏紛巧簧之易如慰而申之益厚違天顏于咫尺疏龍章于闕右落孤影于清湾下承明于紫宙予子以

無依子煢煢而在疚聯翩翩於潞水偈吟嗟而相叩廿嚴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逆旅忘僮僕于將書若吊影於罔兩甘生涯於飈馳君蓬奔而巴僻我去蜀而滇儻更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悵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彀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遁訝垂白之如新命重君以話舊歌哮喻以無解語聊泪而失讀聽南音于西林主北道于東皐發孤笑於早憂伸眉顰于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雛摧歎悲於須臾類栩夢之一宿泪甲儘以

昔行胖茲介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悵簡音之不復
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既河
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渫那留而
巳苓杯欲奠而先覆嗚呼孤萬物于兩間恒接構而
心鬬何淑眖之斝臨而良辰之希遘巾柴車以君紛
棠駑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蕙茂豈黔
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脊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
馬咎惟堪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朽剩芳聲于皎日
等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

存兮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少司徒南園張公文

楊慎

嗚呼九齡起於嶺嶠、公府生於愛州、異人必出乎間世、奇才豈限於遐陬、嗚一時而擅百代、峻泰嶽而光斗牛、非文光之衣被、筆端之寘搜邪、文弊於宋、至今而極、析理則若先生之語錄、舉子之講章、敘事則若官府之青簿、郵亭之赤曆、萬口同辭、千篇共律、公痛其弊、思拯其溺、乃培以周孔之根柢、斵以荀孟之斧斤、飾以楊馬之藻帨、排以班范之光塵、豈惜俗士之喋喋、寧隨學子之寘寘乎、是以崇經宗古存乎文、渢

雅正情存乎詩、氷釋理順條入葉貫存乎博排、綵妥帖幽秀古艷存乎奇、當弘德之間、人文之盛、有先秦之風格、匹西漢之鴻儒者、首公為之推轂、陳清嘯枯吹渡、著先鞭列前驅也、嗚呼、公發蹟文部、則昌黎宦官之地、聊職輶軒、則子雲所訪之司、迴翔三事之署、鬱鬱九列之儀、乃思北海之卷懷、追東野之不施、詠遂軸於千澗、賦輪輻於清漪、使霖雨經濟、韞櫝於不試、丹青神化、韜錫於無為、蓋英華盛者鮮實、碩果盛者披枝、造物之所靳、而乘除之所宜、自古文人、同出

一轍、而於我公乎何洛然而鮐背五福、踰乎八齡、與嫣三世、見乎雲仍、松茂栢承、目至川增、則又自昔文人所享之未曾也、嗚呼、若遞宿於班馬、則鴦希乎番松、眼中仝福、誰如我公乎、公與先人、通家三世、同朝衣冠、異姓兄弟、慎自冲亂、拜公丈筵、撫頂撿鏡、加昧賞甄、坊以六書之學、授以正始之脩、納交家嗣、同業共傳、晨夕而見、寒暑匪遷、世講之懿、海內無先、自公歸田、蓬公廿年、攜來罪謫、作漬之堧、升堂謁公、寶蔑顧言問先子之啓處、作父執如疑前、除以安館、示以

新編、牛腰束於吞帙、蜘頭絲於簡端、解裳發覆、襲濕煦寒、歎先哲之風烈、詞後進之愚頑、喜公之叟鑠、服公之精專、餘力尚綴於虞初九百、戲梱目及於蟋蟀三千、方擬譯於天鹿、獲承計於筐馬、奔弔匝於隕棺、酹奠隔於執紼、懸旌過馴之隙、黃翰見龍之野、有篪者參、有毫者夜、公行歸矣、何羨乎白雲帝鄉、青霞仙履邪、望風悲思、拭目紙隙、上以爲海內斯文慟、而下哭吾通家後進之私、嗚呼我公、其尚饗茲、

祭胡少保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色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擁于內、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冬公於始、今其沒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于一盻、潸掩涕于蒿蓬、

祭易州楊五丈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爭剛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賓客中然猶以爲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離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拂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藉禮送之意反殷列在則其相與

之情已由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千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借討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傍徨拯恤之意反殷於初雖凝凝厝頰華傷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間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仰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興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捐乃耶懇懇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厲鄉邑寬鄰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奄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

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禍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壽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但直相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要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概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復齋郎中文

盧柟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柟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忻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飢患即爲之決胸臆刳心脅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爲何如邪若乃拮鎖裂垣澤及枯骴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賜玉棺世

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扃琴軫維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即令僕不爲之決胸臆刳心脅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權奸扇作部獄逮加公獨處之晏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嘗者卿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慍色致子課農容心濟漠此豈愁憾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囚在獄公於當路曲爲解原當是時僕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爲公陳視形醜伸展衷曲極平生瘝頸頓踣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已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爲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夙草則不哭公之葬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綏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爲邪夫

哭之及時者物理之情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祭張幼于先生文　　俞琬綸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忘年綸何人哉而廼與忘年亦足以見公之奇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閭里授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不怪而笑公嗟乎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不笑何怪乎里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恰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過東浙人數丁相與集舟中商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爲

幼于草堂作讖因數人相對垂泣綸以爲皆公生平交也而口曾未獲一讖面噫此可見公之爲人不當於奇不奇間求矣

祭翊一文　　俞琬綸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所棄歌舞視梅侮而言繭繭若居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哭之撫棺擊胸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即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亦足多也病中忽忽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媼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大白即與汝長別汝勿悲吾得死所矣頃即氣絕嗟乎幼于即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颷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何大不倫而廼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

哉玉骨寒灰金粉黃土流傳荷挑死得事窓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與賢者相從于碧山紫煙之間復何憾矣

先夫子曰琬綸字君宣長洲人萬曆年進士其自娛集文甚風華頗似李義山但無其學耳

告亡友鍾伯敬文　譚元春

鍾子伯敬死之前三日告於佛受五戒發願來生甚
爲寂遠友人譚元春不敢用人間威儀重違其志延
僧衆誦經是日設花果香燈供佛因以及鍾子而告
之曰天乎春之無罪也喪我鍾子乎鍾子在時仰久
不相見一見脉脉心目深凝開篋質詩文相賀曰別
來無恙幸甚大異夙昔近閲何書詩所得究其中之
故若何有往山水必以告見奇士必以告如是而已
然爾時鍾子與予皆人耳二十年交如一日名人之

說也今鍾子死則因鬼神也且事佛則佛春竭也淚
化血血化碧予勿厭聽予今日乃當與子有言耳子
平生豈負予者然亦嘗難如昔年書中所謂敬身醒
眼閒坐朋儕不敢自蹈于非禮之動自陷于行戾之
物予豈眞能若是徒以負子爲恐耳由此言之子之
不負予也固也但予晚年參尋內典披剝妙義病中
猶爲學人端坐枯說嘗因予塵累尚少欲引共無生
之學微詞重吻極其痛切而予以雜念尚多遠道難
外遂至語亦不答招亦不往臨危觸累然後一許可

謂負子甚矣豈惟自愧念雜猶豫不進兼亦媿子特
想各小修習無多何苦談此今覩予倉皇去路猶與
諸佛結願山僧尋盟泉壤下安得有此志士予既自
謂相知而予反不知人世習飽一何粗也予眞負子
矣詩文之道受命於竹中輿不可受譚不可改人皆
劫劫已獨有餘予嘗抽其緒肴其維寘目幽思望遠
汲深不務多取於古人以力自致於後世而予嘗避
同調之群厭爭趨之陋灘移帆折泉去舨流避未知
栖翔何所然予在日予之文有未經子目者意欲待

業就志滿而後與子各置一地以聽天下人二子一
手之名業未告成予不及見子則負子矣子澹素疎
拙營生最其所短偶一日與予談曰否予命相習法
不亨於官亦宜稍策田廬杜門古處乃爲不俗士大
夫安可以飢寒告人爲不俗了時歎美此言而性無
遮欄間受一二聯遊遂爲人所檢點天下之人謂子
不宜爾而予回思之昔者一言過聽至此予則又負
子矣予以頑驗之性見人嬉遊狂傾勃發常同子書
史靜對游若無物杯斝遙陳酬勸不應雖惟情日接

而樂事時乖何月之內吟嘯他往當其挽袂同謁予
嘗不顧而去始知靜者朋伯偕篤此又予負予矣子
既死人皆引予期伯牙爲言予謂不然予年已四十
世情不復屢意惟願經始誦讀功于作述思得一當
以報予耳夫子期先逝而伯牙摧弦古今之負友者
伯牙一人也是豈子期之意也哉天下之眞音濫於
手耳而流於山水又豈吾欲止之而止者也記已未
歲予在汪關夫山中客有傳子死白門者汪歎予知
音再難予曰此君一亡予筆墨間可傳可愛之路從

此遂寬矣知己者知其中奄厄異人者耳能多賞乎
世無賢人因無知己彼都門中紙貴而剞劂者豈皆
我知己耶今而後決不敢以浸奸浮動之物褻我心
乎請日日懸我鍾子冰面霜臆照察物我終其身而
後已告子而後予即入玉泉桃川尋子故蹤于秋聲
月光之中因攜子所著楞嚴如說質之海內善知識
求其中安穩無細微惑而後津津入焉即以是報子
矣子能信哉

祭彭菴鄭師文 丁酉六月

沈壽民

先是歲丙申六月十日進德太宰彭菴鄭先生薨
於南原之里第其門人宣城沈壽民從黃山奔哭
謁唁如禮既歸以訃同邑泰華彥湯紺聘吳錢吳
壻徐川康弟沈壽國諸戚北面先生者于居于遊
各爲位哭越明年夏迄非邇相率裂帛紀哀銜誠
走奠而壽民稽首屬之辭

嗚呼車有不可臆測而卒度者願犯古人而問之胝
木末之顛越實令日予同難泐文謝之耿耿乎千祀

升亢飾以雙輝然使五坡嶺不逃而進陽不出捨不
知二公者果否擲功決一日抑尚隱忍乎黃冠之莫
寂處士之委蛇嗚呼貞臣在難愉婦則從或倅而迅
或完而延要固心其如結亦異軌而偕歸莫塋胎後
人之爲義胡不阻軀捐腹於馬首而猶間兩山之上
有伯夷薇也若給侍命之褒嗚呼濤滂飛血合稽絕
糜或文或謝直其庶幾觴嗃南水駹三而拚劉也其
明於黃則師譬諸翔龍變化朝昆侖而夕漲海雖靈
父逕之而不敢參抑如泰嶽東鎮總神靈而降雲雨

雖康回觸之而不能虧、是蓋天護頑果以不食、而世
珍高羽以爲儀、嗚呼歲在甲午、我其徂池、我侍夫子、
空山片帷、有偉衣冠、有皓鬚髭、把琖逝𢈔、欷歔悲、
詩諄誨以永夜、日非子之爲告而誰爲、嗚呼雲影歷
歷、洞水瀰瀰、我侍夫子、誨言孔微、我皇九天、臣孤下、
逝、奚相從、其弗樂而又何屑屑、乎寢范粲之楸、閭陳、
咸之扉、嗚呼維公有心、維我則知、我侍大子、衛忍生
離、期三歲以重謁、奄再稔而莫追、公號帝旁、小子瞻
依、而況詵詵吾儕、其並登以國士者、烏能不撫膺仰

慟、輕千里而陳辭、嗚呼公忠勳炳耀、者德重元運、
貽嗣賢以淸白、擢衆正於布韋、凡百有目、人歌人碑、
吾獨太息乎十餘年之內、艱貞震厲、無停終日、不啻
齒嚼冰雪、而手扞熊羆、此則韓歐諸公未有遇其不
幸、而今馳哀門下者、將更痛於文丹之祭吏部、兩蘇
之哭少師、（先生山居爲雲影菴後有龍池洞水澌澌不涸）

思舊錄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移寓南京

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
慕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
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避道眉生爲之開導理路
諄諄講習遂入場屋癸酉訪我於黄竹不遇而去
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
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僑寓其家地
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鋮黨禍起眉生變姓名至
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
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
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
生而文江失約造文江物故耶庚戌得眉生手書

全詩所謂春盡來青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是
也乙卯有客自長州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
矣黎州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黎州先生今世豈
一見耳世路羊腸跼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
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敝亭願攜杖屐向此
陟黄岳渡浙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
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顇眼中之人老矣
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于諸時賢
傳論頗闚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曰

日說雖殆明知也旨哉言乎佩服書簡上書四月廿日瀕上寄而梠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預訣別不爽時刻豈非異授乎私記影菴鄭立齋三復也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行狀

黃楚望先生行狀　趙汸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內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召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令官朝散、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蹟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為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

淵天益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學、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銓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湍印歸、開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條、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

所校六經字書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爲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作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因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窗、不蔽風雨、先生敬其奉持菽水、歡然如有三牲

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欽學術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飢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爲大戚、蓋自昔所關儒學之士、貧屢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

此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其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仁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益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惟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予、幼者早夭、女二、劉齊賢徐可久其壻也、孫男二、女二、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

頑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
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之
前凡邃古之初萬物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
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
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
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
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辯教文治之原制作
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
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

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
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氷解凍釋怡
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爲天
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
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上而其機栝則盡在十
翼作十翼東要以爲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
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
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
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

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
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
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
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
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
意想所能及矣而見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緝於
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
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
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

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
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因
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
求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
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
象有大傳有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
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
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
法爲上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

厤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合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襃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伯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丘作甲

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有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

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略取一二立辭以明義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

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括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稿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註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罪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攷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

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
蓋孟子所言、商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昔武王
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
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
周公太公有大勛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
宗親以爲藩屛、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
爾、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
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
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義尤精、其

祭祀之法、則兼載記而攷之、作二禮祭祀述略、禮經
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
爲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
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
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
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
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
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

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
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幷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
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
所舉之祭也、東遷上僭、則既大禘、遂廢所修唯郊社
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
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
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爲
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

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
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
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
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
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
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爲二、王氏
由此幷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澤、可乎、

若鄭氏之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
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
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
而祭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
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
之閟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
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
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

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盡
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爲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
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
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
之名其名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地示之祭可乎殷
單夏周柞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
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
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

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
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
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
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
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
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之示祭地者
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圓丘
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祇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

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
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圓丘方澤偏
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
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所之於郊而木
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社深意也胡氏宋學
不信周禮故事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爲聖
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
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圓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
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土北神

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之曰四望、五岳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辯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者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

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缺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禮禘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除時皆用也、其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僞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

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嘗歲之祀成王賜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勋勞于王室故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

者之禮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太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爲成王錫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爲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

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爲古者亟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已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與漢廣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自繫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

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於國風此時

王澤猶未衰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陵
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
復見至此則詩契以來文治之迹始斷絕矣以時攷
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爲文公之時故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
自得之說爲多以其書不大傳故綴其關於體要者
著之當是時惟臨川吳文正公辨學正說盡通諸經
故爲知先生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揭而還養疾九江
濂溪書院見先生所著易學蠡覽春秋指要心大善

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
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後無今又得六
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
爲序以歸之其畧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履官
總起爲之辨釋補註弘綱要義昭揭大者而遺其小
究意遠稽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參參稽不敢
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
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

予勢美之不足因以諗于學者蓋必於諸經[illegible]
觀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六[illegible]
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
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
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溉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
溪書院倚爲公搢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
授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爲子孫計先生謝曰
以君之才輟排叢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
其義而已若予則于難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

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爲之歎息而去
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于已而又閟于人如此豈無
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
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貞請刊補註藏先
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屬經寇亂故亡
爲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嘗使其學不傳於
後終不肯自付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
究諸經於窮寒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
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

删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以爲百王大典遭秦焚書
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滑絕於斯蓋自開闢以
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専門固陋之世以
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其著成説孔穎達考覈百家大
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亦勤矣
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淸江劉原父加以聰
明博學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
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説者曰新矣及子朱
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

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徵其義將使學者皆自得於經
晚歲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皆闕疑而又深
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
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説不能有所
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
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
漢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與公所
謂前無古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汸始拜
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爲

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
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
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
受命近代説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
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
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
先儒説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
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
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
若喪父而無兄則朞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皆以質
于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
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愼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
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
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
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
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
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

嘗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恭自是始逢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槩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爲已任者尚克表章之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爲狀他人在稱其德爲狀先生在自其經語行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曰貧才夭折其次即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

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敵下筆數千言不竭時提學楊邃菴先生奇其才即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共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覩焉修撰一年歸關中居關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

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斂手服之、又常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即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與不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諷勸、導善拯惡、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為主事時、而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

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搆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恟恟、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值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為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

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語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為關中增光、先生紿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問、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為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

之、關中少一才矣、欲晚能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宦、即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為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視審者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為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遷部堂者、請為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今高世德恐慄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舫先生也、為御史有名、瑾銜

之傘焉、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既來受官矣、嵇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爲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家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爲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丕爲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爲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與、互爲標榜、焦欲引先生爲附、一日置酒托先生

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爲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啣先生者益衆矣、是時李西涯爲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爲文者皆出其門、毎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爲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徐昌穀爲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啣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塲中擬高陵呂仲木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塲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

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皆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内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怨先生、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關中、往時京官値親歿、持厚幣求内閣志銘、以爲榮顯、而先生獨不求内閣文、自爲狀、而以鄠杜王敬夫爲志銘、北郡李獻吉爲墓表、皐蘭段德光爲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爲漢文復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啣之、因呼爲子字股、蓋以數公爲文稱子故也、若銜非大啣也耶、歸關中、居喪以

禮、哀毀怨慕、無何瑾敗、而忌者、讐者、啣者、嗜官、以鄉里指爲瑾黨、論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進身、而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日語招讒、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爲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爲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聞者無不驚歎門、假于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先生聞之、略無慍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爲國慶也、余官何惜、余

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蕩巾古服放情山水為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常曰為官化民為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其歡心而兄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之爭捐予以至給人困乏扶人顛踣婚喪不得舉者貲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生聞之適有先

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還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贈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偽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克葬事其敦友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為徧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篆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

三代堯舜罔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詁以為學庸冗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所關凛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圍牆倒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即事是人罔誣必信其為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遷詩以興致為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

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為伊傅不足追也夫何厄寒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先娶尚氏有丈夫行持家訓衆極有規度雖先生亦敬畏之生男子榮為縣學生卒女子三一適華州舉人張之渠貞烈剛明如母尚氏之渠亡生子光孝為廩膳生次適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繼張氏側室楊氏季氏俱無出韓氏生子榕趙氏生子梃張氏歿立季氏為嫡

主家事而楊氏副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嗚呼先生之言行可誦説者尚多余不能悉恐其所知者耳開鄠杜王渼陂爲先生墓碑三原馬谿田爲先生志高陵呂涇野爲先生墓表咸寧許少華爲先生傳而先以狀求余余前四君子皆先生厚而王馬呂又先生同業同朝其知先生事又真且多也其爲碑爲志爲表記載傳述必有出余狀次之外余與先生交二十餘年矣㧞指開方被教良多余時或有所論議亦必採擇聽受人有一善雖一介鄉鄙之士亦稱賞取

法人有不善雖公卿權勢之人亦面斥之不貸不遂好以違情不黨同而伐異此雖堯舜三代之時恐不能用况末世衰俗直道難行而欲取大位建大功以求如古人之所爲不亦難哉不亦難哉嘗聞先生對孝宗皇帝曰使古今豪傑之士而不遇雖子思孟軻之流則亦徒耳今觀先生之出與處則前所云子思孟軻者其亦自謂也歟其亦自謂也歟

吏部尚書恭介陳公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元鄉命次子辯家焉數傳至寶一徙干濆村地有墈今云斷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爲嗣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熙光祿寺署正次有濟

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季則公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輙竄改呈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賞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敘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爲國子生時仲氏早殁伯叔氏皆已入胄監乃以廕讓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爲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畯受尚書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善也己酉應試至京先文恪公爲祭酒見公文大奇之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

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飭大同、因歸
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爲奬、孜
孜討論其意、服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
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
娶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
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
淑人遘疾卒、毁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
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勳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
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成國兄弟

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
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
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相張亦剖心任之、張
與馮保兩人皆暱希孝、希孝亦樂爲效力、所請無不
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
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殁、公追封爲王、侯
爲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與能生死止原爵、累朝遵
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乞恩、本部執不
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輔亦不敢請可

復、懋雖得王、然不可爲例、今希忠歷事三朝、雖不無
勞績可錄、然不過日匽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且非
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濟殊典、贈
王不宜、少宰江陵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與素有連、又
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
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
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硜硜也、
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
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行王封而不得

爭、復何冀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
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嗜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
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勳
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而
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
是汲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
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
著、自入銓司、魄遺無所受、至是則請問亦絕、權貴請
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聽乞

勢屬也、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撥
飭諸吏尤重懲黜吏、綜核詳審、巨細無所忽、其傀人
取諸公費不足益以俸金、自他所來傀者、不能拒則
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
所貯酬之、參互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傀、而周流
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涸
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陶器甚急、茂增額數千、且多
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

亥江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雜成者千五百餘、并
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又爲勸愉平糴、民少蘇焉、戊
子江南兩浙大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
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
奉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歲人尤衆、穀亦
旋賤、會霪雨麥荒、則穀價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販
者猶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
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驛傳執
籌、昂擬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

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閉之、欺也、忍欺、
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帑以撫臣
爲暫矣、故度有餘、則當遵令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
請以安衆、度緩則當俟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
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糶糴、畧曰、我
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風
告於稿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雖薄收、然
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等恪
遵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冬以來、所協

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日集、輿情岌岌、其
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
逆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爲本省州縣宜
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庶幾旋少定、而異
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
上、微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詔論公、會有主之
者、而韋闔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己丑公廬燬于火、乃
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
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

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　功升俸一
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而會晉羅公
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
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
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
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
伯兄請告歸廷推與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簡
用焉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
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

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宣皇帝後
二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
焉後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
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
久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
江陵有衡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
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人大齟齬乃諷臺諫擊焉
不則遂擯之爲恩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由江陵
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騭屏在司銓者

上往請者欲詘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也時當
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巳時爲三相江陵未也
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
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屏屏
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
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
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
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
政者不逹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非

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槩由立
郎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昔徒從視
相與矣公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側房見客諸中貴
閒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日公自
潔如此仍許以情自否公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
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
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
意崇退讓杜若媒取衡進世之所謂請搶嘖必痛抑
之即序及仍稍遲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

意相合、一時人情懍懍整飭、治甲午會余客刑部、會
中官盜銅料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
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爲請、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
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亦未經
列名、公因緣比以爲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
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詔
會推閣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
士王公家屛爲首、而內有余佃兒及左都御史孫公
丕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

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
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陛、沈公一貫
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
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雖職公乞
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詔溫諭、且謂久在告、無
與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旨自
嘉靖末年以來則傳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陛公
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上允之、自是無傳旨、
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前壬辰

所推、沈今所推也、乃大輔某公、黃復行疏、謂相臣宜
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
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
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
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止四品、而
吏部尚書耿裕、閻淵皆列首推、今聖諭先以名望、繼
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意、極一時之
選、臣擬王家屛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鑨、孫
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旨、遍列名上、

今推鑨丕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初大
所推、臣安敢遺、詔下再譙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末
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憒、前疏中業已言之、遂
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之大譴、臣即褫
職、且有餘愧、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官、夫雨露霜
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成等惜、顧臣能覥然已乎、
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
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之身而以
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

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上公亦上疏申救、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關是益哀懇、稱病篤。上雅留不許、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瘥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為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治清一日、即詘身以濟世、為公甘之。間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屬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在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為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眞晳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

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逆方張之焰、而徐折難明之隱、譬如弈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感亦有為公留行者、公謝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罷。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士大夫私議者咸以為涉太激、即余亦慮以為太激。然公所與惟茲數公、有不下、頤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徼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懾怍上意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為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為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小裁抑、格愈甚、即敘遷者多不下、調補者或終歲待、至貲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郎、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

報復至今推則諸司雜襍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
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
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卒早得之矣機
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隨之惡能濟哉
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
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
或曰昔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盍各降意以和衷焉
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
不得以淄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

當其官此四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自簡在旁流言
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飾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
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
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乎天下者固
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則我太祖不以尚
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而視
肩隨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
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
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秖稱同三品然則

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即選者內閣辨
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尚不廢也
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
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
職即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
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措其
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
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
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

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
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執大義調
旨以詰之豈不可涵混淫滑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
偷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
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
者皆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擴天官事哉不明於義
而惟以權爭恐政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狀止
書一篋衣一筩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
欲給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閒與衢州公

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掖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做冠澥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缺、以他官起者、間借推、亦必用原官銜之、居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即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蒞政

府素嗛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公用館已可補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郵疏上、命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恭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檮竟復與先祿公子啟孫今爲袁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飾聞于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舉、然主在辨眞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碔砆雖瑩白弗眡視也、每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嘗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衍果勃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覆瓿訛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祁、崇明縣知縣雙梧公炤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公希明女、累封宜人、男子三、長啟端、邑庠生、今膺國子生、次啟章、邑庠生、次啟鉉、女子六、孫男二、本聰、本述、孫女二、公高勲偉節、若干朝端、今天子方命史臣啟金匱石室、以隆

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萬曆中閣部相軋情形、剖悉殆盡、即南皐長孺兩先生每言此事、不能如此曲折明白○先夫子書居業文編孫鑛字文融、餘姚人、南京兵部尚書、月峯與外舅棐美度先生、余君房論文諸書、無不落蹊徑、然其集中時有一二合作 私記月峯萬曆二年會元

左副都御史康甫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儕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

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興時嘗均田而均止于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口薊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　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既竣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倨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曾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

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鄖諸郡夢問揣衛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焚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處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
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
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夔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
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崗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儁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
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
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鄒先後深入永順卯

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
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藺州儒溪副
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
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碩炳入思南湖底汪
集大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
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
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卭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
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
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
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
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
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泒長巨非常
故圍圍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偏今則深入窮搜
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
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稍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
西工躁興潜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則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制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巳足用公
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與工有日

矣其後渐数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九章公上疏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八官某
不録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
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于九谿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
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
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有坡亂灘迂廻千里
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由
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將歷月始達合河
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
邪許推軏崩峯烏獸哀鳴震天吸地蒸出入百蠻之
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
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
建章胡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
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巔

木遄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
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
作請告病歸後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
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
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
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
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
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
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

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
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
無馬騎故事藩所使吏廪食與馬爲荆州李之公曰
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前公設酒
仲宜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
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

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發召商　賞賜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徼而民　不驚只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所延芳延英延賓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剛上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沈石田行狀

文徵明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著家生二子曰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明絕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輙出其上孟賢遂遜去年十五代其父爲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爲百韻詩上之崔得詩

驚異疑非已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自傳既而師眉山爲長句已又爲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從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藝事亦皆妙詣追踪古人所至賓客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

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牋斷素流布充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滸欲以賢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服諫非鄙野人所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

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問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為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為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

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屨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息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生為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僉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為延譽於人不藏也尤不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

先生不能飲每為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名病瘵不肉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幽僻未練事為植產使均於己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為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

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志欽各生新聞續于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病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數年矣、復乃即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居所居之東某鄉某原、爾將求銘當世有道、以信今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遊、耳受目睹、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太學生丘君行狀

蔣冕

君姓丘氏、諱敦、字一成、別號必學齋、大宗伯深菴先生之冢子也、先世閩人、在宋官于瓊、始占籍瓊山、曾祖諱普、臨高醫學訓科、鄉稱思貽先生、祖諱傳、不仕、俱以先生貴贈禮部尚書、曾祖妣柯氏、祖妣李氏、居孀不貳、朝廷旌爲節婦、俱贈夫人、母吳氏、累封夫人、先生子多不育、年四十始生君于京師、君生有異質、自幼莊重寡言笑、不好弄、於凡兒童嬉戲之具、一不接于手、與儕輩羣居端坐竟日、或公肆戲侮、亦視

之如無對人、未嘗自有所言、問之亦多不答、就學家塾、中師授以書、雖少僅百十言、讀數十遍、亦不能成誦、蓋其心已了了、特口不習其節耳、衆見其然、遂疑爲不慧、雖先生亦不之察也、先生恒言人家仕宦不常、而生業不可廢、方居太夫人憂、還瓊山、將起復北來、時從子二人尚幼、先生庶生二稚、亦能言、皆聰悟絕倫、將他日誘以書香之托、君在諸子姪中爲最長、遂以世業畀君、留侍吳夫人家居、佐伯父訓科公奉宗祀、先生遂行、方先生行時、訓科公故無恙、君所以

事伯父一如事先生者而訓科公以君簡默猶疑其
果不慧他日見君綜理家政一一悉中度始知其不
凡由是事無鉅細必質問而後行有所經畫多出人
意表訓科公又大驚恨知君之晚臨終呼至前盡付
以後事訓科公既卒一切喪葬事悉據先生所訂家
禮儀節以行客有來弔祭者見君舉措中節無過舉
無廢事咸嘖嘖稱嘆蓋至是始知其有懿德云既
訓科公喪家無經紀之僕君獨主家事鄉人多無賴
覘其幼弱公肆侵犯君處之自如方汲汲自奮於學

素苦多疾先生又北上鄉郡間一時學者多惟舉子
業是務四子一經外漫不加省君左顧右盼無所適
從未嘗不茫然自失也於是困臥書樓中日取先生
所留書閱之苦不識字惟以意會久之因其所已通
以達其所未通恒謂人曰人之於字皆先識音而後
知義予則因義以求音於是先羣經次諸史又次子
集下至稗官小說晝夜不釋手或三五日足不至樓
下慨然以老泉自期意蓋欲盡讀

而與

之談皆經史奧義問之如其為東萊呂成公也覺而
深有所感發由是一意聖賢之書有寤寐不忘之意
焉自謂筆路尚生於文章家修辭之法患不得其蹊
逕又摘出諸史書泛觀廣覽至興衰成敗之際輒反
覆究玩於凡一代顛末一君始終皆撮其行事而以
聖賢理道斷之如史家之贊辭云者橫豎穿貫上下
數千載間由是博極羣書而藻思日以逸發矣君自
視欿然方幸人不見知鄉邑賓友胥會當衆論嗷嗷
之際獨塊坐如土木偶人噤不出一語退而自歎曰

大丈夫生天地間當與天下豪傑角何至從鄉里小
兒輩競銖兩毫末於頰舌之間哉蓋是時人雖不知
君而君獨明於自知故其自許如此壻文昌韓氏魏
國忠獻公之裔郡鉅族也壻其門將期矣婦翁猶不
之知意君必失學見君至每令幼子以對何及舉業
破題試之輒不應一日賓客會其家命題賦詩獨不
及君婦翁數視君而色甚愧已而以椰子為題或戲
君曰盍賦此君援筆成唐律似略不經意婦翁喜甚
速命數十題詩皆立就每詩成輒飲飲多至三十餘

觴不亂、由是隱然名動郡邑間、部使者某公問先生
三子優劣於邇之舉子、李爾應曰、二稚慧甚、長者殊
憒憒爾、部使者亦謂信然、會與君言與之時將舉兵
征黎、因問征黎利病、君屈畫精當而議論英發、部使
者愕然語座中人曰、某言丘公之子憒憒、公之子豈
憒憒哉、彼言者乃眞憒憒爾、素不事請謁、家居近郭、
無故足不履城市、非有事未嘗涉迹公府、滿臬有按
部至邇者、不肯輒先趨謁、或爲先生來覿、卽日投刺
報謝、時事不一挂口、問之亦不對、或有所詢訪、卯至

數四、察其心果誠、乃更爲之委曲詳盡焉、聽者心服、
親舊有事于州司、覬得君片言爲助、不可、當路以先
生故重君、不事干請、或誘之言、終亦無所言、方伯某
公按邇、謂君曰、有事不妨來言、諾之而不復閒、月伀
君問故、對曰、敦素不習此、故人無來託者、他日某公
詢諸郡縣吏、果然、歎曰、丘先生可謂有子矣、有某某
者守邇、見先生素不預公府事、遂欲啗君以利、因陰
結于先生、間道其子語君曰、鄉人苟有訟事、能俛君
五百金者、盍爲之解紛乎、應之曰、此言何爲至於我、

尊公但衘廉、則闔郡皆受五百金之賜矣、必敦哉、其
人歸語其父、甚慙、語人曰、丘氏父子相似、益尤君言
之太峻也、始君之居鄉、州司見君不肯趨謁、惡其簡
禮、如昔見君不爲解紛、怒其不情、君耿耿自信、持之
終不變、厥後州司樂其不佼、援婣傳安其不偏　乃
更翕然賢之、海外俗尚侈、巨室子弟出遊、多乘馬張
蓋、君獨徒步徐行、不輒當街衢中道、遇諸塗者、望而
知其爲君也、初先生北來、獨攜二稚侍行、未幾相繼
殤亡、始以書名君來侍、久之、君不至、先生恒以書吞

爲憂、每道及二稚幼慧事、輒悲慟不自勝、雖時時數
聞君進德、徒以久不之見、尚未測知其淺深、君時作
一書達先生、書幾萬言、大槩論家事、而偶及高雷治
河事、其言曰、此河一成、卽有無窮之利、然使匠處乖
方、則恐無其利而先受其害、元人治河田之行亂、往
事盖可槩已、先是高雷有故河遺迹、先生欲開通之
以便舟楫、而任事者或因之擾民、故君書及之、故大
司空謝先生見君此書、驚謂先生曰、此子當世公家
學、何可使之獨學無友乎、先生由是屢書趣君來、成

化甲辰夏始至自瓊山。初君歸瓊山甫十齡。又五年
先生別之北來。前後十二春秋。而父子始相見。至是
君之齒亦二十有四矣。既朝夕侍先生左右。日聞所
未聞。於是所見益恢弘矣。居亡何。朝廷以先生官三
品。錄君爲太學生。時先生方主教事。門下諸生數千
人。君避遠形跡。不妄交一人。遇有所往。獨自策蹇挾
一僮以行。羣然埃壒中。雖諸生不識其爲先生子也。
是時當塗用事者多緣子敗。君因作詩以志戒。有近
世大臣多子敗。而繼之以肥馬輕裘眞桎梏。明窓棐

几郎山林之語。聞者賢之。始君於羣經尤好春秋傳。
時給事中安成劉君孟進士新安唐君弼在太學。諸
生中皆以業春秋知名。先生開遣君從二君習舉子
業。資進取。非其好也。會京闈秋試。黽勉一入場屋。既
不第。歸自笑謂曰。區區舉子業。曷足以溷吾乎。悉屏
去。於是經史百家之言。歷代帝王治天下之法度。與
凡禮樂兵農天文地形律呂星曆以至醫卜筭數之
說。蓋無不研究焉。而於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覈於
近代以至我國初者爲尤詳。慮其遺忘。有所得。即疏

之於冊。蓋自是絕無進取之意矣。君自幼未嘗一日
去母夫人側。既遠別。晝夜思之不置。欲歸則先生不
可。恒鬱悒不自聊。時發慨歎於詩歌。來京曾無幾即
得疾。疾甫愈復作。在京師首尾六寒暑。而疾居其多。
疾作時輒不喜見人。人有來候問者。雖姻黨或父執
長者亦罕得其一面。惟閉坐一室中。日掩關焚香。以
誦讀著作爲事。雖盛暑鑠金。猶口誦手校不輟。蓋其
惟恐學不進。名沒世無聞。而不知其身之既病而將
死也。方疾之復作也。飲藥輒不效。京師諸醫大率多

泥東垣丹溪之說。而不得其妙。用藥往往無近效。君
自謂深於醫道。獨不能診脉耳。於諸醫擇所親之賢
每進藥。多疑不肯服。即服之亦不過數劑即止。已而
更一醫。復然。疾勢殆不可爲。而歸心尤切。少間先生
許遣之歸。君甚喜。旦暮躬治任。且未嘗一日離膝下
觀形日益尫羸。而著作不廢。疾遂增劇而卒。時弘治
庚戌五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天順庚辰六月六日。得
年僅三十有一。君之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有所疑必
思。方其致力於思也。或終日凝然如癡。繼以通夕不

衆雖疾病呻吟中、而苦心自若也、其軀幹似不能勝
衣、而勇猛精進、毅然不可奪、沈潛玩索、蓋將甕而後
已、故其學無所不窺、下至釋氏書、亦能悉其精微、間
出以示人、有觸其機鋒者、肆口辯詰傾河瀉海、不見
有窮竭態、予每親見其然、雖深於其學者亦或難之
其才奔迅奇健、爲文多不起草、嘗喧鬨倉卒間、若不
致慮、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頃刻數百言、詩雄爽善
用事、每酒酣耳熱、逸興頓發、拈筆向人覓題、一揮殆
數篇、多有不經人道語、初道南安華亭、張汝弼爲守

一見奇之、曰爲小坡、蓋擬之於東坡之也、識者
不謂其濫美、然君雅自慎重、有所著作、不肯輕示人、
雖先生父子間、亦未嘗盡見之、蓋用心於內者、其道
固然歟、既卒、倚史出其遺稿於二鉅篋中、始得雜文
若干首、古今詩若干首、發藥論一卷、凡十數篇、所著
書號醫史、未脫稿者四十六冊、他所輯錄者尚多、皆
未及成書、君於醫家書獨酷嗜素問、一書宏深浩博、
而每病讀者之難、間閱丹溪所作讀素問批點凡例、
而增補訂定之、以爲新法、按其法以求其書、久之若

有所得、乃探其源委、審其脉絡、尋分而何釋之、使其
十數紙、如上古天眞論、四氣調神大論諸篇、多有發
舊註所未發者、又先生嘗病項僻處一隅、文獻無所
於稽、恒欲於古今載籍中、採其故實之有涉於項而
可資見聞者、會萃之以成一郡之書、不果、君奉庭訓
惟謹、每翻閱簡冊、遇可錄者、悉手錄之、積久成數帙、
編題甲乙以識別、將攜之而歸、欲用數年之力、詳搜
精覈、以成先生夙志、項人士謂此書若成、郡自有志
以來所無也、至今咸以不覩其成爲憾、其所謂醫史、

書雖未及成、而規模次第大畧可考、見其意蓋病世
醫外方書古法、而惟以醫者意也之說、藉口肆意妄
爲、以冀其一中、故其言曰、公輸不外規矩爲巧、師曠
不外六律而聰、醫之道亦然、蓋必先明於法而後可
以言意、意生於法、而亦不外於法、舍法而言意則蕩、
舍意而言法則拘、拘雖不中亦不遠、蕩則無所不至、
故與其失之蕩也、寧拘、素難本草暨諸名醫著述、與
其所行之事跡、非醫家之規矩六律乎、於是上遡農
黃、下迄金元以來、裒錄而辨析之、論病以及因、原證

以如政治疾必先治心明術必先明理合衆說以成一家言有史道焉故名其書曰醫史其書有本紀有表有攷有列傳大畧如史家書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因於八而成六十四卦易道備矣易主卜筮卜與醫皆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者其道一也易有君子之道以制器者則尚其象故慮一以象太極者本紀二以象兩儀表四以象四象考八以象八卦列傳則象六十四卦之數本紀則神農黃帝表則運氣五藥之類考則醫書職官

醫器服食攝養之類列傳則岐伯扁鵲而下以至國初諸名醫既自序其著述之意而於其篇終復曰予述此書總七十八篇七與八皆少數也老變而少不變用老而不用少然則此書其終不變而遂無用乎吾道窮矣其兆蓋先見矣嗚呼悲矣其述氣表曰醫

時錯六氣於

五運　所以參天地之機

補造化之缺者也蓋運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氣有六燥暑風濕寒火是也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期爲

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五氣平則生物遂五氣乖則生道苦蓋陸產生於氣猶水族生於水也生於水者病於水故水淸則魚勞水收則魚病水虧則魚死生於氣者病於氣故木氣勝則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火氣勝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痎瘧而水火亦由之變徵動植亦因之榮瘁故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病風雨不節則饑又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聖人有發之觀法天地把握陰陽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順八風之理處五行之用步運行於機式稽變化於度數而運氣制焉是故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調其氣數之偏反其和平之化使之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天道既順民氣可調五運適於平而無告於人各成其功不相奪倫此非所謂參天地之機補造化之缺者乎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此五氣六運之數蓋與大易洪範月令同一致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能與於此卻子嘗言素問於術之理可謂至矣其殆謂此類歟夫運氣猶曆

法也久則不能無差曆法之差則旣隨時修改以與天合然後寒暑不爽而薄蝕可知矣自有運氣曆法以來數千百載於玆曆法之差蓋不知其幾修改矣而運氣猶故也夫一日之頃而涼溫異候百里之近而雨暘異若欲持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變安望其能相入哉故敦阜之紀未必風雨大至鱗見於陸也委和之紀未必天地淒慘日見朦昧也姑以宋論之元豐四年歲在辛酉推以彼之術其說以爲陽明司天是爲上商少陰在泉是爲下徵其應則當天氣燥

地氣熱運爲少羽歲水不及名曰涸流之紀是歲河決大水與其所名紀曰涸流者異焉或以此難胡源源難辯之甚力而卒亦有不可泯者素問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太過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異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答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變是固然矣陰陽有勝復也常變恒因仍也豈一於變哉何後世常之少而變之多也無乃亦歲一差積

久益甚天行日新運法猶舊天左故其應難稽乎是非聖人之法有不足徵也蓋繼承纂述之無其人也至於今日弊滋甚忽其本而致詳於末舍其大而徙察其細牽强附會支離决裂幸其一之偶中而遂悉神其說焉不亦大惑乎泥者至云某生人於某日某經病者治以某藥按圖膠柱其謬甚矣故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而褚澄亦曰陰陽多端未易窮也道術破碎未易知也簡編不全未易依也不若先論病能守經隨一本

諸人事之爲近也素問有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而古者名醫所以亦往往置此而不之論歟雖然體天地法四時別陰陽順人性其理蓋有不可易者醫而忽此曷足爲醫於是論次其槩以備觀覽焉其書中又有三因說又論李明之不准古方以治病言皆有補於世三因說曰病有三因其說尚矣然又有因於天因於地因於人者豈但內因外因不內外因而已周官有云四時皆有癘疾春痟首夏疥秋瘧寒冬嗽上氣此非因於天者

乎仲長統昌言有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
此非因於地者乎韓詩外傳有云四無 則厲風疾
雨夏寒冬溫故民多疾病而群生不壽月令孟春行
秋令則其民大疫凡此之類豈非因於人者乎因於
天者醫經有五運之方可以治之因於地者醫經有
五方之治可以療之獨因於人者醫經缺焉嘗求後
世之方書惟張子和李明之畧有其說子和之言曰
瘧疾常與虐政並行或虐政行於先而瘧氣感於後
或瘧氣行於先而酷政應於後治平之時其民安靜

故瘧病常少擾攘之時其民勞苦故瘧病常多元好
問序李明之所著書謂金汴京被圍五六十日罹
飲食勞倦所傷而殁者將百萬人當時皆謂由傷寒
而致後見明之辨内外傷及飲食勞倦傷論而後知
世醫學術之不明誤人乃如此二說皆有裨於醫術
然醫能治之於已然其惡小君相能治之於未然其
仁大嗚呼明君賢相其勿使人瘧其勿使人疫死於
飲食勞倦其勿使小道曲藝得行其私惡哉其論李
明之曰明之嘗言古方新病勢不相入故其爲人治

病候其脉既乃斷之曰此某證也然後執筆處方命
藥一切撰於臨時而不用其故以爲病情無窮我亦
與之無窮欲以一洗世醫按圖膠柱之固武帝欲教
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何至學古兵
法夫古今異勢敵情萬變而無窮苟不能通變而惟
古法之拘其不輿尸也難矣去病可謂知兵者明之
之知醫何以異於去病之知兵然業醫者不能皆明
之也脉未必能如明之之精證未必能如明之之審
而亦效明之之爲恣睢杜撰不能去人病而反以益

病者安保其能必無也故苟未有李廣之才則不若
守程不識之法之爲愈如是者十數萬言辭多不錄
其曰發冢論蓋取蒙莊氏詩禮發冢之義而托名於
兀該拙卜古溫是六言者 語也譯以華言謂無是
人蓋用漢賦亡是公之例其大畧以謂古者政龐民
淳官無文武内外之分後世政繁文武始岐而二之
道世道日汙於是又分而爲三矣其岐而爲二也如
車之有兩輪去其一則脫輻矣其分而爲三也如鼎
之有三足折其一則覆餗矣今既不能合其岐而二

之文武、而頓欲去其外而三之中官、豈不難哉、中間
又有宦官讀書不讀書之辯、大約如漢書曾安民王
恢擊何奴議凡十數段、其終篇又設爲甲乙謂諸之
辭、略云甲與乙交莫逆、與內外、辯曲直、乙曰人之男
者腐之則毀、馬之牡者腐之則良、人腐則鬚脫、雞腐
則尾長、何爲相反也、甲曰人土、剛而體陽、其陰在勢、
去其勢則陽亢矣、故毀、馬金屬而體陰、其陽在勢、去
其勢則陰純矣、故良、人表陽而裏陰、陰傷而鬚脫者、
伐其根也、雞表陰而裏陽、陽損而尾長者、力之專也、

乙曰宦者無鬚髯、以爲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
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然歟、甲曰不然、
夫鬚之有無、天所以別陰陽、脈內外也、首楞嚴經列
十官之目、紫微帝垣有宦官之星、何莫非濟泳者也、
豈皆去宗筋而傷衝脈之故哉、乙曰宦官可去乎、甲
曰宦官禍祥也、禍祥何可去邪、乙曰汙穢人君德、溷
亂人朝綱、殘賊人忠良、渙散人民心、喪失人天下、此
爲禍祥、孰爲妖孽、甲曰自古剏業垂統之君、爲子孫
防範維持之慮、至周至悉矣、繼承之者、苟非大無道、

則國勢未易搖也、雖曆數有歸、而人衆勝天、無釁以
作、於是熒惑降精、下爲宦豎、依阻城社、人亦不能勝
而天下亂矣、然後鸞鳥爰止、景命維新、焉譬之猛獸
物莫能攖、反爲毛間蟲所困、然後斃於物也、是故漢
之興也、趙高竊秦、魏之造也、常侍蠹漢、梁之纂也、北
司蝕唐、是秦之趙高、漢之常侍、唐之北司、乃漢乃魏
乃梁之禎祥也、天降禎祥爲興國瑞、又可去乎、乙曰
國家將興、固有禎祥、然齊宮之刺、投河之辱、千百輩
盡誅之慘、人生亦不幸而爲禎祥哉、甲曰夫宦官挾

迹褻褻之中、致身霄漢之上、可以將、可以相、可以聖、
可以賢、可以仙、可以佛、蓋無往而不可、禍患其變也、
禎祥其常也、君子論常不論變、乙曰請得聞之、甲曰
內握禁兵、外監方鎮、成功賞則先、敗績罰弗及、非可
以將歟、圖謀帷幄、寄之國命、濁亂天下、不受其責、非
可以相歟、佞子貢諛、擬倫伊霍、匹座講易、係籍聖賢、
非可以聖可以賢歟、附之者白日飛昇、忤之者生入
地獄、非可以仙可以佛歟、時又或能廢置人主、呵叱
天子、則遂可以爲上帝矣、雖哀兇鞠頑、終底滅云然

又足以快天下心攄天人憤爲興王之資垂後世之
戒亦不徒禍矣庸何傷如是者亦數千言君嘗謂予
曰走爲此論乃癡人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癡矣安知
聞人說夢者亦不癡其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
則以惡爲美以非爲是以害爲利者多矣古人不云
乎甘棘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自是其是者蔽於所
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切有言東不能入自
非爲之說者遂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極其所期
竭兩端而盡之凡彼所以爲之地者一一皆豫爲之

言若彼之自言爲者又易足以感悟其心也邪予爲
此論意蓋出此雖然天下事可言者多矣何獨論此
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事莫急焉故也君又嘗著
論辯公山不狃之非畔其言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召
子欲往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雖然弗擾之畔畔季氏耳非畔
魯也封畧之內誰非君臣大夫叛扈家臣起而逐之
以張公室季氏烏得以畔名之哉追仲尼行乎季孫
將墮費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蓋未愉乎聖人之志妄

動以取戾也其出奔在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曰
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焉奔命焉死
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
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
爲吳伐魯之率故道險魯是以不危夫不狃以畔亡

之餘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也
詎無意夫况其據邑以畔不名畔人逆黨而顧夫子
之名今夫人有一非理之事鄉里有自好者不欲使
之知焉况以畔名乃敢召吾夫子邪必其志有所在
言有可執焉耳聖人視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無不
可改過之人至堅至白無所磷緇亦何至助畔逆之
事黨大惡之人邪於是乎必有以諒之矣而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噫畔逆
之人能革而效順亦既多矣而欲因之以興周道於

東方焉則所以望之者侈矣或曰子路爲季氏宰則
隳三都乃心罔不在王室也使不狃而有張公室之
心固子路之所願也亦不悅焉何也曰甚矣風俗之
移人也王室衰諸侯橫爲大夫者不敢忠於王室諸
侯弱大夫肆爲家臣者不敢忠於公室故萇弘與周
史臣著其貶家臣死黨舉世以爲賢當時列國爵號
秉禮昭公之十二年南蒯與公子慭謀逐季氏昭公
與焉其鄉人有知之者顧曰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迨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故季氏而昭公孫則是舉國臣民惟知忠於所事
矣當時諸侯齊景爲賢南蒯奔齊景公曰畔夫對曰
臣欲張公室也子哲韓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
焉則是天下諸侯不以背公爲罪矣風　相扇上下
相師背公死黨之心盛爲君忠國之　清致人主孤
立於上大夫強橫於下公室欲張而不得篡弒側弱
之禍相望於世雖以聖門高弟或不暇知其非也故
顓臾近費冉有與戎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此則一時
風俗之移人耳然則畔不爲非歟曰臣而畔君焉得

爲是欲張公室則未可深非也後世莽操炎裕之徒
其黨有舉兵而欲誅之者君子固與之矣昔安祿山
數顏杲卿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
汝而反杲卿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官
爵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
不斬汝萬段何謂反也祿山不得反杲卿則季氏豈
得畔不狃哉不狃非畔則孔子之欲往也固宜於佛
肸也亦然然則何以卒不往曰不狃之張公室亦猶
桓文之獎王室耳其他議論多類此君卒時庶弟京

僅三歲所生二子長甾甫五歲幼甸亦三歲時先生
之年　　益不勝宗祊之慟也得君著作不忍讀
終一紙天下大夫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聞而悲之
君雅好儉素雖生長富貴中自奉養華如寒士少時
不肯著新衣客至吳夫人强之然後著客甫出門亟
庵去或問其故曰無他吾特惡其華耳蓋淡泊之性
自幼則然矣見利顧義辭受無細大必謹方伯陳公
士賢先生考命試時本房門生也因君北行贈白金
二錠遣人致辭曰某平生不俛遺人徒以老門生之

故、故破戒爲此、那君其勿御、君愧其辭不受、陳自怨
失辭、亟謝過、往返數四、竟不受、陳歎息而止、治家嚴
明有法度、減獲數百人、見之凜然、無一敢洟唾者、與
人交、任眞無鉤距、是是非非、明白無回護、然胸中少
容、觸物不平、輒勃勃形詞色、間遇人一語不相入、即
兩目左右視、若寂然罔聞者、甚則袖去弗顧、不善放
時俗俯仰、見人委曲乃媚態、疾之如讐、絕不交一言、
每自訟以爲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外雖嚴毅、中有
惻隱心、每欲修先命祖思貽公掩骼埋胔故事、往往

施德於不報、北來時、嘗夜宿舟、過河府中、夢至一江
岸、旁有古墓、土爲水所嚙、其棺石也、盡露而缺其一
方、明日過一處、儼然夢中所見也、亟戒從掩以土、仍
欲求棺幣酒漿致奠、而舟已不可留、猶以不及致奠
爲憾、其所娶韓氏無子、既抵京、先生深惟嗣續計、欲
爲納側室、君以娶妻未久、情有所不忍、因固拒、嗣老
徐先生聞君言、呼之至前、責以義、申論至再三、始黽
勉從命、納徐氏、生二子女三、某韓出、君來後三年殤
亡、某滕某氏出、今九歲、某徐出、今五歲、嗚呼、使先生

之仁而不能壽君、以君之賢而不能自壽、茫茫者天、
吾又安從而詰之乎、使天少假君以年、其所就當有
大過人者、而乃止于斯也、豈但君身一家之不幸哉、
予從先生學最久、與君相得甚懽、間嘗爲予道其少
年事、皆歷歷可敬、病中又手書平生立身行已之大
端、易簀時將持以授予、而予不及與君訣、其意蓋有
所託也、君卒既踰期、其柩亦歸抵壞山、而懿行未白、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多矣、情雖不忍譔、而義則不容
不書、因即所見聞暨得諸君之鄉人而信者、次爲事

狀一通、凡君之世次言行、與其著述之有關世教者、
皆載焉、謹錄以求銘于當代立言者、以紓先生暮年
之悲、以慰君之靈於地下、辭繁而不敢畧者、蓋專有
待於筆削也、弘治四年六月十二日友生蔣冕狀、

先夫子曰、公字敬之、全州人、相武宗、有光史冊、其
文博贍有法、非苟作者 私記公成化丁酉解元丁未庶常諫武宗南巡與楊文忠協心奉迎世宗入繼大統諡文定

吳同初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縣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合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强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從叔父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半夜抵掌而談

樂甚旦日别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何日而大兵渡江余從軍于蘇亡歸崑山爲墨守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泗之横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甲申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大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父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閒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尸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

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巳則遣僕夫視爲母見之未嘗不涕泗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二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傳一

喻偘喻南強傳　宋濂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浙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偘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遊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宜城尉有境外姦狙入尉界內偘

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崈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姦逃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飾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提緡不敢前偘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卽行道經合山有敗兵回揚言于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兆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偘曰事急矣乃命弓卒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賊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

不敢動卒致餽于濠糧有美衆謂尉宜得偘悉歸于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眞德秀來爲帥素知偘能文見偘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偘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弄筆成風民善訟偘爲人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偘久從諸老游稔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

偘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宜子武子偘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名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嘗稱之曰實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滑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

淵張拭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倔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焉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倡獨出爲諸生倡佈磔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

之門惡聲不入于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倡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倡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倡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倡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强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强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錚起亮曰喻伯强文墨翰議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于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肆府中徽幟精明行列整肅夐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鬨譚女以瘤死誣丘驚跌所致挾王丙爲左驗以命南強南強名譚與王列于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動顧謂王曰汝㬋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盜販紬纊尾相銜不

絕徽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謗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眞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尊事擊節慷慨謂仄契可致初當路欲擠善類指陳亮爲根蔓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貴恨入

士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
類邪復走東厰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眞義士也
卽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强又持走越祠見諸臺官訴
言無忌卒直亮之寃南强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
爲闢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
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
至再三不倦爲文書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
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巖筆
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埜埜業進士

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爲恭敬
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
者至更名他師使偘與南强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
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偘南
强之謂乎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
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
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
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
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
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
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
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

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
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
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
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
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
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
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
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
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

職晃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滇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晃知之、不遠千里走滇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晃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晃爲妄、晃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

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鵰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淸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晃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晃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晃、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晃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晃也、晃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晃亦類是夫、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
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
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
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
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
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
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
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

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
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
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
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
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
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
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
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
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

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
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
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
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
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
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
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
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

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
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
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
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
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
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
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
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
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

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方鳳傳

宋濂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玄英處士干、干曾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還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週、文週生資、字逢源、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眞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遐舉、踈儻忼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殁贈大中大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爲姻姊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爲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霰、一日復遊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暹國臣、暹蓋古者文

單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為其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又泣鳳亦泣因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娩遂一發於詠歌音調凄凉深於古今之感臨歿猶屬其子楞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詔學者曰文章必貫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漶漫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韻唐傅奕傳壯其為人自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

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楞字蒂父亦精于詩無媿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攷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凄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為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翱則文天祥客也皆工於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為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履退隱深山中翱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群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黃景昌傳　　宋濂

黃景昌字淸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黃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著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與諸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

建安蔡沉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辭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滾滾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緯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刪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挈甕取酒共飮、酒酣取辭歌之、以箸擊几爲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事親孝、親没、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懷鄉人有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聖間有朱恮者、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恮悉傳之、嘗著春秋群疑辨若干卷、朱季有蔡慶

宗光遠者、以春秋舉于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雖亡、語言之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

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濂爲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

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

故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闕廝言大愧下樓足
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彌造書數千言䄂謁之
閽卒不爲通彌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
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隷人捽入欲鞭之彌盛氣曰公
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
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
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絃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
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

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彌者
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劒伐之則東西至日所出入莫
非王土矣公柰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
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
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
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
隨之暨彌至衆槊並進彌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劒飛舞雲霧中
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曰誠壯士誠壯
士命勺酒勞彌彌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
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
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倘何
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彌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彌在必當有以
自見惜哉彌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
也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三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傳二

孫伯融傳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足、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俄得一來句、拍案大

呼、投劍起舞、謼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俾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　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顧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酋黠蠻狠嘷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擁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

爾、非屬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犯、炎亦下書屬縣偏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間有小警、即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

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
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
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
與炎頗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
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
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迪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
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器無枝複基乃深欽歎
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

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
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別
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某知非其
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燒雁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
炎拔劍劃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死
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
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
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甲辰贈　事郎洪
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
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
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使遇匱乏者解衣推
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將編次傳于世
以垂不朽介某以請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
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
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
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
有以夫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

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卒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愼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俯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飾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卽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謀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輙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益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

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罪死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俾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枉法以開僥倖之路

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則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眞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

須役嚴債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病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態同其守不敢少衆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法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爲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爲爲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覽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先夫子曰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建文時翰林修撰其靜學一本於仁義固遜志之亞也

伯中公傳　　　　解縉

觀我名子尙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卩不絶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廼皆不知雖在塵擾茫無所覺幼時大父萊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於季大父主靜先生先生善導誘與嘗衆所見宋儒諸老宿德儀形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君淸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人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廚竈下

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炊菽數遐且談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形曆律靡不精究尤深於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作萬分曆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擱江綱策場備要今行于世家君嘗夢於東門嶺遇宋儒者數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朱元晦也問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覺而告之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聲日炎起矣從學

者益衆天曆已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事林與祖欲舉爲首彭士奇私於良日孜與祖怒甚摔兩卷邦立楹下徐弟爲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曆宋書流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偏之至順辛未南還壬申再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詔來起修三史伯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

說焉一曰明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太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蓋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餘孽尙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爲荆榛所得戶口無百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

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過之說大今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於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兄先死者得爲兄乎推之於國先興者爲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號爲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

功亦廟號爲祖蓋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以爲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即平金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於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於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也有宋則及於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若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温公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論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摶魏野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遼矣至於遼則與宋相鄰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興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遼

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慊譬之鳧隺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纘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稽先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文忠公謂綱目既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既以帝書而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以稗其闕元淸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運撫圖淮安王弼成正統宋正獻公修經世大典其叙平宋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補郃一首曰元魏

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目抱珥也、此非有愛於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自爲非死而已、初未嘗謂可加於宋也、且既以高爲徽宗適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於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刪削以爲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無與司馬子長爭雄、乃欲易之以進劉若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論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卑心於徽欽靖康、絶則

金嘗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絶也、晉懷愍亦羅青衣之辱、元帝南度、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不書名春秋法也、將書名者惡其譎詐滋陵、誘執中夏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惑爲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屏黜

守備、括金帛鉅億、以填溪壑、卒誘執二帝、驅迫三千口於絶域、其懐詭從毒奚翅楚虔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卷憤惋、夫狙詐狐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仰惟天朝以淳龐忠厚

天心、修史垂訓、所宜取法春秋、示將鑒戒、若中華正統、强不義者遂可躐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胥屈節稱臣於金、豈復得居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矣、然頡利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

有突厥、晉高祖嘗稱臣於契丹矣、德光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己稱臣於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幾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耻、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訛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與於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於奸臣、而又爲梓宮太后屈爾、方是時、粘罕既死、兀朮屢衄、劉錡大捷於順昌、而岳飛乘勢獨克於虎視燕雲之勢、

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蝟毛而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梟乖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爲叔姪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爲兄延乎理宗遂夾攻蔡城雖復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墟其社亦足雪九世之讐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篤於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冰釋大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衆遵金公議表著人心厭服永有辭於萬世矣時任

事多右金統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諱書上大忤旨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曆多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己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於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東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雁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敢近公整齋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苦是

耶當有慍色公因至門謁傾動來觀曰不識純觀何狀乃爾奇特耶公遂絕意仕進至正辛卯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息兵保境友諒不從謝病辭機務爲太常禮儀院判養病若書江州破死焉歸葬里之上廟山婆古城劉氏子五人

太史氏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季召孔子欲往曰吾其爲東周乎孟子對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聖賢之意何以異哉朱子曰管寧卒於魏特重其人而傷其卒於魏是傳也其考於斯歟

末

陳紫峯先生傳　王愼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牿其心隨尋一經以自業茫焉皓首尙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儒末生相詫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王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

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矍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徹先生之書如背者失相從倚無虞倀倀

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爲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論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峯學者稱爲紫峯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

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率挽而出又嘗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託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固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身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皆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郊捐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花卉榮悴開落之際泉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關協人所同覩而先生茂

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砠水涯漁樵相問或負紲
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覩取感得黙有
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臨司郡邑諸大夫冀
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出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懐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毁欒而舒心
綿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有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得情爲戸部謹於利遡不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上
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
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
者可計歲而見教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
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爲
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
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
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
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貲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

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厓公希元中丞
張淨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
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趣
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
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一時絕出然林
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
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慎中生最晚
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爲友忘其
年輩之後也謬學垂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

爲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易二公也獨不
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
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
者愼中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
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
字讓其訓句詁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
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
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
其眞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

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嘗有以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虛齋紫峯之書不過場屋之業耳自科舉盛而遂等之於傳註中間雖爲點出然畢竟言之太過若過歐曾必不假借

夏叟傳

耿定向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恍惆里人敬信之吾友張甑山以司徒郎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得毋未眞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眞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倪歸從焦子游因

漸知向裡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時胸中書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巳意詮解萬曆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

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勤蒙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

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爲嘆賞曰晦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盍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 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儂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傳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叟慨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余聞之大咢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諗同志雖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皆以隤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强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儕可省已

百家私記定向字在倫號天臺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謚恭簡詳見學案又記夏叟名廷美學案亦有傳

吾謹傳　　屠隆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萬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倜儻爲任俠，好奇負奇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己者。少讀老子、蒙周、參同契、黄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超衆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修煉，日據山絕頂，散髮謌嘯，久之，厭棄歸，依井閭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出都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舍人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即如人言，何若乃遂稱舍人有兒也？或曰：大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則能爲子矣。謹咲曰：此樸樕小儒輩事耳。誠若是，於謹何有？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書爲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執卷搦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風動衣袂，文采五色爛然。有司訶怒曰：何物小生，敢爾！呼左右笞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受笞。有司閱文，奇甚，則又試五馬賦，立就，奇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爲爲市井兒狀？謹曰：

謹受教已。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註，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門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咲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爲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大怒，私度今若狂生第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又抑置第三甲。

謹憤恚不平。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蜺。見者益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乃賜歸。出都門，經黄河大陸，渡楊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浮錢塘，跳海門，放意山川，伉慨爲詩謌，往往跌宕恣肆，播弄寥廓，見者大驚失色。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屨常滿。時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蔑文章，與王先生談

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辨、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相與浮西湖、登飛來諸峰、倡和不休、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㢘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規之、謹輾然曰、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修短之數、何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敝、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彭殤一死生、洞觀宜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涕泗泛濫、不亦過乎、謹好詆訶流輩、每見人作、輒大笑曰、小兒學語、一日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謹示豪、豪袖其葉

不敢出、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死時年未四十、謹爲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間出奇語、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令天假年、當不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如謹者又皆不在世、以是多不傳、平生所爲詩文葉多散亡、今雖僅存什一、猶棄在敝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蔑人爲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爲之傳、

論曰、漢人有言、跅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御之、謹負其才氣、好上人、憤悶不平、非於淪落田間、余深惜之、乃力又不足以振謹、傳其文、第爲之論著如此、

白雲先生傳　鍾惺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織之以卜汎彭蠡愬匡廬山視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出江陵入蜀閒關僧所備嘗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爲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循江陵抵洛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則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牀席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

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舁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郎誦讀右丞得杜工部郎誦讀工部闚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未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躋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大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顯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

平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眾所在而不得
吾友張愼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
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徐霞客傳　錢謙益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玄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鴈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

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饑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崖巖爲牀席以谿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玃父爲伴侶儚儚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剨然心開居平未嘗鞶帨爲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鴈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

則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閉道捫蘿上能武三十里、有宕焉、鳳所家也、拔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閒白雲雲外兩僧閒瓢倘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頗崑風過人、有麋鹿數百群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玄嶽、北遊齊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

而追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繇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嵋、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釜、訪恆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命、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為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滋、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有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

請從焉、過盜於湘江、聞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繇金沙南泛瀾滄、繇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雞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繇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

王、鳴沙以外、咸稱胡國、如迦廬阿耨諸名、繇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遡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

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
南龍磅薄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
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
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
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畧如此霞客還滇南
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偫餱
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
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
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

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
履丁履丁爲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
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反具述石齋頌繫狀
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
公權記三峯事有王玄冲者訪南坡僧慧海約登蓮
花峯某日届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既上攜烟
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
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冲至取玉井蓮落
葉數瓣及池邊鐵舡寸許遺海負笈而去玄冲初至
海詢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玄冲
曰賢人勿詢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
張騫諸人自命以玄冲擬之並爲三淸之奇士殆庶
幾乎霞客紀游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讐
勘而存之當爲古今游記之冠霞客死時年五十有
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
灣亦履丁云

李溫陵傳　　袁中道

李溫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

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臞，淡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

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楗，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

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讐校，肌擘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凛凛，不可逼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

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沒
有以幻語開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
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
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
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而當事者又誤信而
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
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
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
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

是逮者至庭合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
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
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
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
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
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
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
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簋訊侍者掖而入臥
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

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
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
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以自割
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
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覩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
護持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
治冢墓營佛剎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
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銓聖

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銓次之史焦公等刻
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
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
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
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
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
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
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晰激而不平以至於亂
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槩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

平氣求短於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轢傳弊其覩揚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為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為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詼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為

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遊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其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

莊子者擬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病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頤則謂公之書為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

大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為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為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

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劒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擯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謝靚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憐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

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谿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乎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勾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蜣蜋擲糞自其口出

李伯熙先生傳　黎遂球

李伯熙先生初名紹科既名化龍字伯熙自號未洲居士父茂魁號雙江公官滄州府同知番禺人家洛雞南海神廟之西築西臺焉先生才而慧敏卜師了諸古今書史大義年十三賦達奚司空詩達奚者不知爲何國夷人或衆乘巨舶阻風海岸相率入廟觀焉達奚方徘徊檢廟閑觀碑碶古銅鼓神像冠服忽順風大作諸夷古望檣帆皆笑而疾走登舶解纜其揚帆去遺達奚不及顧波濤相渺瞬息間則已幾百

十里比知之皆無可奈何達奚乃企而舉手隱目以望其舶之去至于神魂蛻脫而其尸不踣鄉人奇而祀之以司空稱先生借諸小兒讀書暇往來廟而爲題二絕句人爭傳頌而先生亦遂已儼然以詩名雙江公爲博羅學博其上官有王觀察者偶談詩以得意宮人入道失意宮人入道爲題使諸廣文爲之多不稱意雙江公歸而令先生屬艸以應觀察觀察大駭曰此豈廣文所能耶雙江以先生對則愈益歎趣使載先生往見乃一丱角童子也延入坐與談風

雅正變議論古今得失口如懸河觀察傾聽嘿然無以難也先生弱冠乃試爲諸生輒冠軍鄉聞數中則皆以小故易致之既而以歷儀廩得歲貢先是蕭公應舉者初起家仕爲廣州教官東諸生以禮法獨奇先生才且多其古誼相得日歡迫先生以貢入長安廷試適董先生爲尚書相與握手道故傷時感事先生指畫今古高視闊步發議雄奇慨慷流涕諸卿相聞之稱其長者共謂如此人安可屈爲儒官使持手板日候諸貴人門下諸貴人多後生小子先生自

居爲父行凡事指陳痛切命之唯唯受教於是先生亦遂倦而思歸囊無錢不可以得車馬乃寄身漕船漕船運米抵通州已率載出潞河而南日行不過十許里先生坐其中如檻車然乃時登岸四顧中原形往昔成敗悲感太息獨酌醉臥起或爲詩成旅愴一書適年乃獲度嶺而歸西臺不恒入城間入城短衣著屐不修邊幅恒禮與人談利害興衰及國家事則輒悲憤流涕然其建議亦多迂濶如欲易諸獄行杖者以世家子弟爲之此類殆不一而足其教子于

家難分人會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會門出入以激
其恥心至人家多命其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
遇雨假蓋與屐中道既晴輒脫棄之途間不須須以
還其人爲信夜行借燈燭具亦然所過寒索衣饑索
食去留唯意所衣歸即解之不復辨記至以殺屐
轉落牀下溷豕中錦繡爛如以先生視之同敝緼
耳然人皆以其篤行凡有所假用無或敢有郤各德
色居西臺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娘子相與折葵爨
芹食雖畔夫漁媼見即執手而語終日偶以苦吟行

人一少嬪家思不屬遂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少嬪爲
具餅以待比其夫及翁媼漁樵歸先生尚撫枕推敲
成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督學使者試
諸生故事犯耳語者必擯而降黜先生與鄰坐生耳
語被糾將并鄰坐生受擯先生獨任之曰竊視其推
眉愁思狀知題義不即了故呼而理之於彼無尤也
督學使者乃大奇先生高誼笑而兩釋之至山陰朱
公癸元之爲督學凡士行優劣則必立先生於案前
質可否而後行之士以化服先生於朋友有小過必

諫以齒爲長幼不作賓主禮讓見通家故人子弟則
坐而諭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皆
跪而受命其所學以誠信廉愛爲主無或一偶欺人
而人亦卒不忍欺之一日寄居城中病忽作諸通家
故人子弟爲輿歸西臺卒年六十有二卒之日有劉
生者寶見其盛衣冠而入學宮間之笑語如故其生
平言行大節不愧聖賢聞者信之而先生之生實跏
趺從母胎出年十八一夜忽見光明無際觀世音大
士從光中現提命甚殷先生自以爲不能斷男女色

不肯受教忽眩然相失然其光猶在自是可以不燃
燈燭能昏夜坐讀書如是者年餘其讀書一過輒了
大義詩不肯爲時趨晚年間作一二句使子弟輩識
之且爲言其妙理卿多不存諸子皆貧甚而質有其
文高風至今不衰過西臺者必思先生恆哦其壁間
詩焉黎遂球曰李先生於先高士交甚篤先高士作
令而先生立談解之令反以德行推先高士先高士
不知其所從來令爲言之乃知先生之言之且知爲
令初銜之凡此皆古誼嗚呼不可復見矣遂球小時

嘗得爲先生拄杖方就試先生覩遂球搦管爲文意色甚驚因即夬爲名在第一後果然自是不以凡兒覩遂球也先生奇行最多爲傳其著者

王正義先生別傳

趙廣生

乙酉夏六月日正義先生沉柳灘而死正義也氏諱易名之典具詳陳章侯行實中余與章侯之交先生暱同狎于見聞久章侯已識其大者著者余獨識其一二瑣者軼者雲之布濩于太空也玉英流而銀漢爛兟不歎其瀬潔方其腹于山坌于岫窒以砠硐而不阻晦以風雨而不渝雲之澄鮮晶霽者爲無加損也余之識先生亦若是而已矣先生服奇而行箭儆醜俗之吝封者若擠之溷性解音律讀書列聲伎于帳中逞巳卯邀余讀書桐風館館環植老桐數十株引枝接葉簾日翳碧襍奏絲竹肉于其中所畜伶小碧善治具羹以玉糝汁以雲腴入其中者疑爲洞天日以爲常先生之文頹日益奇思日益進殆有天授者歟逮丁乙酉余盡室山居一日入城市訪先生遇諸塗先生曰山中人來耶挈余偕行路經余故廬命入坐徵余曰子可若何余曰無何也處士我處先生曰嘻何言之易也吾與若皆聲色場中人久則難持不若一死之得一塊乾淨地也余愕無以應因出袖

中致命篇暨上劉先生書稿擲余曰奈文不佳何余慼然曰文以人傳先生曰然仍强我歸而飯我命酱伶三四人攜樂器來供具過于曩時曰聚散復可常耶會劉北生亦來呈藝競懽酒酣先生忽微同座曰我言死若輩信我否時座中有侃侃矢死者余與北生同聲曰諸君言不敢疑不敢信子言死信十之八先生微其故余曰子生平好做不朽文字題目差堪做爾先生頷之曰子信我十之八知我十之八矣散去余山中日訪事于鬻薪者薪者樂爲我言一日走

告余曰城中一秀才死義矣亟問其姓名莫之辨余曰必王玄趾無疑也次日奔哭先生猶未殮生氣射人詢之在事者云漸水不滅頂沉沙不鬨趾噫先生之安于死如是夫先生面黧巘長昂藏健走臥起歘忽不恒不能飲好飲少年使氣加人天啟時有鄉貌系閹孽勢甚灼先生跳身而逐諸路鄉貌語人曰某得罪朝廷不得罪于非門非戶之秀才傳者貪爲笑談先生之豪而戇率又如是世之稱先生者顧重其死先生惟輕其死故死爾重其死者重其死也先生之死死于義余謂其死于豪于戇豪不悛已戇不入惱也先生之義成于死余謂其義故豪故戇義者有所不屑侏儒則慄蘧篨不鮮也余故表而出之有如此

傳玄趾者只此巳足著者大者皆非玄趾本色曩友公簡不知其能文也公簡死後偶從書肆得一小冊余特摘玄趾傳讀雅記二首公簡足以傳矣又思舊錄王毓蓍字玄趾爲人亢爽不羈好聲色在先師弟子中頗爲逸群及改革之際上書請先

生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吊玄趾亦自沉柳橋之下先生曰吾數十年來止得此一門人余姊過越城玄趾傾刻不離其篤于友誼如此 又先大人曰趙廣生字公簡會稽人不以文名偶見數篇有出塵之致

羅宣明傳

李世熊

羅明祖字宣明、閩之永安人、宋儒羅從彥之後也、父天長以易學名家、學者稱爲紫巘先生、晚舉宣明、穎異絶恒、甫能言、即受周易老莊、既孤、依母氏、鋏挾冊侍夜績、家貧膏燭不繼、向古廟燈火讀、就卒膏盡爲度、所讀書多經生所不甚急者、意取經世通務而已、天啟辛酉、鍾伯敬督學閩中、拔宣明冠諸生、訓閩文豐肉纍氣、獨宣明骨法氷稜、若三百里太白山負雪崔嵬也、丁卯秋試、閩士各緝纂時文、晝夜諷誦、讀撼比屋、宣明方靜對先後天卦圖、點注周禮、或曰、子不

就舉耶、宣明曰、將以此應舉也、或哂之、既而舉於鄉、辛未成進士、同榜楊廷麟吳偉業咸推重之、初除華亭令、華亭布貨灤天下、牙儈如櫛、籠市利、歲輸長令例萬金、宣明至則盡除之、勒碣以示後、八邑仕宦連門、黨儌氣覘、遙制朝柄、猾長吏逋課如山、不可問、而是時餉新頒三征并催、功令尤急于蘇松、宣明督責自貴勢始、下令曰、誰爲平原君者、其即田部吏也、于是貴勢家咸慴戢、無敢梗者、飛謀釣謗、恩陰擠之矣、乘宣明內艱歸、遂以上游逋賦移之華亭、詔停令俸半年、起復、乃調令繁昌、繁昌倚南北之衝、舊無城郭、流寇數睥睨之、宣明上揭曰、繁最爾不當一鎮、居民未足千家、山水四集、一河中貫、城實不便、或者因山爲關、因關爲城、天造地設、庶幾事半功倍耳、直指不謂然、盛檄興役、既作而堵、忽又有選鄉兵赴營訓練之令、宣明再上揭曰、鄉兵初爲各固其圍耳、若赴營訓練、則與家戰人守之說相背、適示民以不信、夫鄉兵之不可與營兵共居、猶燥

濕水火之殊性也、繁之往蕪山、徑七十里、民將曰、吾柰何以鄉兵爲戍兵、非獨不附營兵而已、且與兵大役也、城工又大役也、僅此生齒、忽使操畚插、忽使致干戈、是猶左執猱而右又搏虎也、畏死者逃亡、奸亂者蠱衆、肘腋之變、直須時耳、詩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其聲酸然、今猶愴耳、可不鑒哉、于是兵使史某者大怒、值城工將竣、示意于一二猾民、譁撓羣役、因騰謗於直指、直指頓下令罷工、始者督令平地爲山、既中飛言、即復摧數仞爲平地、下吏任勞任怨、究又任

罪吏其可爲乎前此和州之變居民駭散宣明一騎自隨躬歷編戶輯撫之標其赤丁教以什伍置器守禦百姓始有固志及流寇方大舂南渡率鄉兵襲之斬獲過當奉旨紀錄至是以築城置誤謫浙江布政司照磨旋署蕭山令一日間捍塘五百丈蕭民去水患時歲食踊從大作會中官某經蕭當道折節如風靡草宣明復謝病不通謁中官恔之甚銓曹以宣明補襄陽令襄自崇禎甲戌至是寇亂六載或爲宣明憂之乘蕭山攀留塞道欲藉此尼其行宣明獨不可

曰急病讓夷儕輩猶謝況君國乎乃不俟文憑甚夜逆水行五千餘里未抵任而理院熊文燦已以遣叛參劾奉旨降級矣蓋是時張獻忠已破穀城斬文燦求撫文燦慮撫局不終多劾屬官爲卸罪地宣明三嘆曰寇焰半天下吾非能遏鋒東馬極討窮追而困蹙之也胡一旦俛首就撫乎昔者李愬李晟身討賊百戰百勝田豐王士真窮蹙乞降之殘寇也李愬圖察牢而殲之今帥非愬晟降寇豈但田王乃連城而居襄漢間土地奉之物力資之使生養休息布置所欲

爲當事晏然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烏知所終乎未幾獻賊果叛詔逮文燦死西市以閣部楊嗣昌代兵駐襄陽者數萬日餉千金呼索轟然牙爪怒張健兒脫巾爲伴他兵之集鄖陽以扼賊衝者慮官餉不繼欲設法招商使平直販運于是監軍閣部並檄下襄陽宣明條上共議曰山深而禽獸往水滙而魚鱉多樊城即襄之深山滙水也往日商不招而輻輳今商裹足而不前者以昔之樊藪商而今之樊藪兵也納商旅于兵營猶驅犬羊而就虎圈耳即不然以官招

商商憚兵而因憚官莫若以牙招商官任牙而聽牙自爲輸轉也議上而中貴大怒嗣昌因列狀上聞曰襄陽令專城不駐兵且違餉違慢無軍法詔降級聽撫按究問撫按知宣明無他而一時奉嗣昌旨者以計典罷之去襄待勘宣明謂人曰獻賊去鄖襄數百里而藏兵于隔江之樊城是爲善藏乎且兵又招兵贓間踰時化爲响馬凡公車朝覲被掠者日月見告南鄧之間道無燕雀矣當事曾不爲意而以屬吏商略之空談指爲拒兵之寔罪何以服天下乎獨襄藩

素重宜明、及是名居藩邸、侍講世子、而嗣昌亦出師夷陵、宜明既解任、數頓蹙、謂家人曰、襄陽必敗、吾不能泯泯而死、須預爲出城計、因力辭藩邸、僦居城隅、教僕扳竿織練、削竹爲箠而已、庚辰二月三日、久雨候晴、夜若有告宜明者曰、是其西隆中也、宜彼當有甚、次日宜明果詣隆中、舟行不二十里、風雨總至、遂泊汇塘、迫曉聞遠近奔號、曰賊破襄國、主遇難矣、慫回瀰戶、則岸有呼渡者、視之、宜明僕妾也、相顧愕然不能語、但飲泣、趨武昌寓門人家、咸以宜明前知、若

有神翼也、時嗣昌戰艦尙出夷陵、襄報始知獻賊由蜀奔楚、取巴東間道走當陽、假嗣昌差使郵符、內約其提塘與國璽、遂破襄也、嗣昌旋師荆州、謁荆王、閉門不納、登城謂之曰、爾不朝襄王乎、嗣昌憮憤、歸沙市曰、進吾尸于王、足償襄罪矣、遂縊死、先是嗣昌之出也、議加勦餉三百萬、練餉七百三十萬、襄陽一邑新加練餉六千五百四十餘兩、催督以戶科給事、宜明頓足曰、是不盡驅天下爲盜不止、乃具文詳上官曰、襄中寇禍六載、或舉族盡隕鋒鏑、或僅存數丁、東

自棗陽至東津、北自唐縣至滾河、西北自鄧州至呂偃、人民十不存一、田地十荒八九、南自宜城至襄陽、西自穀城至襄陽、人民十存一二、田地十僅三四、子遺殘黎、復疲困於夫馬徭役、里排追呼、今夏飛蝗蔽天、禾苗如埽、唐白滾諸河洪漲數丈、麥粟宅廬漂沒無餘、寨堡崩圮者四十七座、饑寒迫爲土寇、長惡共從逆黨、勢有由然、方冀皐上蠲拍五年錢糧、稍活餘黎殘喘、俾流民聞風復業、揷荒納稅、今更額外苛征、民必死亡逃散、不則盡驅爲盜賊已耳、襄民不足恤、

豈襄藩相爲休戚之民亦不足恤耶、奉行徒爲虛文、重派必有塞禍、卽黍處一縣令、豈足回天怒塞民怨哉、文上而上官特慮文批答之、及嗣昌之代文燦也、復蹈文燦之故智、宜明乃擬爲飛上奏檢書、意以諷止撫局、既而撫勦失宜、又設爲奕喻曰、昔之禦寇者、如已不善奕、而又比賊爲不足奕者也、今之禦寇、則輸一局而求再局者也、日者明詔大布、則不惜奕之非耦、而認爲對局矣、所不知者勝著耳、夫勝著者、非十著勝而勝一著之謂也、又非勝一著而救一著之

謂也、一著救而全局俱救耳、今流寇之腹甚大、而我徘徊於四角間、何處尋其斷頭而擣之乎、則莫如不下為高也、非不下也、乃下而不下者也、若應攻不攻、誤用和著、又應殺又殺却走錯著、不幾滿盤俱錯乎、以人國奕者、亦可寒心哉、或問究竟何如、宜明日國家急於滅賊、而所用者非急于討賊之人、譬庸醫誤人、既知其庸而逐之矣、逐之不早、而代匱之人、又庸醫所轉託、以遞救其敗局者、無惑乎病日深而良醫望之却走也、夫調兵二十餘萬、情渙勢格、呼吸不來、

本兵既不能用、而求之降丁、降丁不可用、而求之降賊之頭目、頭目又與無賴之債帥比、而遂制朝命、不敢處分、呼糧索餉、則奴隸守令、尾賊而行、即東西相遁、其僞目頭目而稱降者、輒以冠袍重貲媚悅之、賊攫貲而去、去不復來、轉轉玩弄、曾無懲悔、何怪乎兵羸之方、惟會計加派、以縻悍兵、而嬾獲賊、賊滅無時、加派無已、一獻未滅、又生一獻、是為代寇讐斬刈婦子、傾蕩家計耳、又譬以毒藥攻頭痞疹、愈病藥愈毒、

而大命益促也、夫聚天下之力、竭天下之才、握天下之柄、滅賊之具殫矣、而滅賊之算未開、猶博者傾囊倒篋、大呼盡氣、僥倖一擲而償夙負、一擲不勝、而身家燼矣、豈不危哉、既而嗣昌與尸恐如宣明言、蓋當時議兵食者、自加派名募、及請禁旅外無他策、宜明獨曰、罷加派以收人心、一策也、散客兵以靖地方、二策也、堅壁清野、固守要地、大赦天下、如終負固、聽其流徙、秉憐而擊之、三策也、其此民也、在民則弱、從賊卽強、然則客兵可不用、而民兵足辦賊久矣、與其加

派以養無益之兵、不若以郡邑應有之輸供、聽郡邑應有之民兵、自為戰守之愈也、蓋宣明之未論如此、又嘗夜出巡城、見客兵占民居、折門戶相壓熟寢、予馬各自一處、謂是不明營法、即不明陣法、不明陣法、卽不明戰法、衆可去盡耳、又訝當事行兵不預計糧料、兵到三數日前、乃飛檄索餉、雖曰餉貴金也、而兵不專用金、必索食于縣、縣支旦夕耳、無坐糧也、必務行糧、爲坐糧迫糧盡矣、不貴糧而貴金、前逆食乏、則去就自爲計、無戰而敗矣、乃作井田問三篇、師律師

中九圜謂師六壘即活井田也大畧謂井無格於西北東南猶八陣不分于平原山谷田有弧有箕有梯有圭有勾股皆井十方之變化而出其奇以田制賦餉何從加以賦治兵兵何必名無往非井也田之方圓曲直廉隅槩括於正井偏井之中陣法之什伍偏正錯綜爲握奇積卒八門五花之數則井法陣法不務而符矣以趙充國之聰明老于行邊而後儕屯田之即井田知屯法即井法則知屯田即井田也今不知井何由知屯何由知營與陣與戰乎瑣瑣而議名

藪捜括節省採鑄以救其末末可救歟或曰流寇禍亟矣乎言如梁肉理疾耳宜明曰固也行吾之策收流民即是殺流賊行今之策則驅民爲賊而又乞賊之殺賊也凡宜明始終持論悉與時忤而所伉上官皆苟且庸駘禍應忌功之人故臧謀具逆而禍輒隨之又整飭嚴潔莅襄踰年從不呈身中貴以此益遭猜齕及寓藩邸知國且丘墟凡宵旦星雲雞鳴烏噪之異數條上災變冀有感動王不覺悟以及于難隆中之遊不後不先蟬脫刀俎世謂宜明洞曉風角疑

或然也尤邃于曆算嘗以西人截三百六十而棄五度四分之一及郭守敬判爲四分度之一而剖爲三四五俱非是乃作日躔衍大初曆衍又好談青烏之學謂狐首經可與丹經相表裏羅經則旨本三易理絡三藏數通曆律乃爲鉞賦形氣賦能官家居著易全引詮皇極經世作九卦圖衍若粥粥然曾無慍色或談及國事則艴然改容繼以流涕嘗左握算局右握曆書潛意著思數仰嘆瞑目闃然若長逝者久之撫膺而起曰天竟未厭亂乎家人固問之曰後當知

耳未幾竟卒年僅四十有四有集三十卷已行世子三人克臣克　克　皆讀父書爲名士

贊曰世傳宜明好房奉畧瑛之學每言上造值咸之上乎值剝之初而卒不竟其說衡于預免襄禍微露前知及著史旁一編專摘晉梁間事若以太清建興占甲乙之變者究所持論則以寛郵民財收拾人心爲救亂之本枝拄權貴罷禍福於度外確乎醇儒非術數士所幾也又數言天下未嘗無才亦無不可治之亂蓋隱然以治平之畧自許矣既坎壈失職不幸

早世、功業不見於天下、特其議論倜儻切于時務、猶可得想見者、余故詳紀之、俾後世有所稱述焉、

書綱巾先生傳

李世熊

乙酉丙戌間、將相草靡、邦殄人亡、俛而豎掌支天者、旋仆旋起、就死如鶩、吳浙江閩士亦畧可紀數也、卒未有恬死藏名、惘默沉苦、如書綱巾先生者、先生名位鄉里、皆不可稽、其初同二僕潛跡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觀變、衣冠儼然、久之聲影漸露、光澤防將吳鎮者、聞其嶄異、因掩捕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鳳鳴訊其里居姓名、默不答、鳳鳴偉其狀、戒部卒曰、謹事之、去而綱巾、無以感衆足矣、先生既索綱巾無有、盥櫛畢、則謂二僕曰、得筆墨否、爲我畫綱巾額上、僕問故、先生曰、衣冠本歷代舊制、綱巾則大明創制也、即死、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綱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復交相畫、軍中譁笑之、共呼之曰畫綱巾云、是時適有四大營之亂、四營者、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也、自盛始爲王得仁裨將、得仁據江西反正、後敗死、自盛亡入山、料名殘卒及賊之無賴者、衆逾萬人、借義聲曰恢復、一時名德如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顧攻取無策、徒鳥徙江閩

界所經地毛如洗飛走皆盡流毒諸村落者二年庚寅夏清大帥始檄江閩合勦之於是江兵駐建昌四營屯邵武之禾坪閩提督楊名高率兵至邵與左路總鎮王之綱分道掩擊之四營潰滅鳳鳴因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楊名高楊竊糜欲生之見書綱巾歷錄然笑置不問也先生既就檻車至泰寧楊猶欲諭降之先生因謂楊曰吾倘識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楊喜遣詣之綱之綱愕然先生曰固不識公也特從公索死耳之綱窮詰里籍姓字殊苦先生乃哂然曰

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若曹呼我書綱巾吾即此姓此名矣之綱因抗聲謂之曰天下大定一夫強死何濟且改制易服歷代巳然薙髮奚傷作此怪鬼爲先生頫哂曰何許癡物綱巾且不忍去况髮乎死矣無多談語促之綱益厲之綱怒曰明以塡溝壑者莫名數也庸渠皆役物乎遂令先斬其二僕逡巡間舉卒捽之二僕瞋目叱曰癡鹵吾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

得埽除梟下矣乃欣然受戮之綱復好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乎不然義死亦佳何堅自斯也先生曰我何負負明耳一籌不抒束手就盡去婢妾無幾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古今之隨例就義者故恥不自述也檢袖中有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劊子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挺然受刃于泰寧之杉津泰人聚觀之所書綱巾猶班班額上也泰之諸生謝韓者收其遺骸瘞于郭外松窠山題曰書綱巾先生之墓歲時祭奠如家儀其後泰人有名

箕仙者箕動如飛輒書曰我書綱巾也而終不名其幽靈蘊結如此楊王既追破四營既獲纍纍多有文秀儼毅頎盼睥倖絕無羈紲愁狀者豈亦先生之流歟別營有投降者當就邵武聽撫行至朱口一魁獨不肯前伸頸就其黨索殺曰吾熟思累日終不能俯仰官寧死汝手其黨難之印裕袂裂眦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黨乃揮涕刃之瘞骨而去傳鼎銓揭重熙流散被獲先後不屈死張自盛後就俘于瀘溪山中四營之黨燼矣嗚呼聚旋如林繁有徒

挾顧名義不章、顛蹶同盡、盇張洪踐踆、非掲傳所馭、
乃鷄連叢棘、智昧騫翔、望烟攫肉、不遴蝦鼠、或巾眉
所羞爲也、盡網巾先生不幸同時及難、而黠帥目擠
爲囚繫、其恥不自名也、或以是夫、
論曰、自古無兩年卷中華之事、亦無殉義恥自名之
人、運變極流、遂有意表奇節、如盡網巾者、徃鄭所南
作鐵函經事、至隱秘矣、逮明崇禎戊寅間、寺僧浚井
忽得之、按其歲月、巳三百五十六年、而所南之名始
大著於天下、夫邈代幽泉、沉蹟竟顯、盇鬼神緘之而

鬼神啓之、安知百千年後、鬼神不以盡網巾姓字告
人乎、雖然所南盟檄誓心可矣、鑄鐵淪符、勞勞于萬
一知己者、則猶是名根發之也、先生身殉明制、烈于
所南、顧不艶義聲、不謀青史、懸幽忠于天日河山之
外、豈慮于百年後真有鬼神者爲書名位誌家世乎、
故非所南可同語也、李綱曰靖康之難、内惟李若水、
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然則死義忠不顯著耳、蒙古
破伯州金將陳和尚俟殺掠巳定、乃自出言曰、我忠
孝軍總領陳和尚也、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
日明白死、庶有識我者、蒙古欲降之不得、乃折脛劃
吻噀血不屈死、先生豈負國者哉、奚不明白稱述生
平、死而茹血自晦、惟恐顯著者、何也、古之冥飛劃名、
若江上丈人漢濱老父等、皆隱葺羽鱗、慮爲世之儀
的耳、近世如補鍋匠栘衣翁等、又皆亡命逃跡、慮名
爲祟耳、先生既就死矣、豈復羽鱗之隱而刑禍是避
乎、空坑之敗、趙時賞身冒姓文、逗遛追騎、以脫主帥、
意欲有爲也、先生則誰爲乎、即其言曰、惡夫計無復
之因死買名者、夫張許以封躅死、文謝以象抗死、誰

非計無復之者、豈皆爲名哉、而先生云爾者、此皆非
人情所擬也、而論者惑于黠帥陣俘之言、遂以飛離
于仞羽絓籬枳少之、夫越石就叚王幹投袠、中智所
笑、以先生意致沉遠、詞吐嚴危、度世有孫曹尚迴翔
睨之、張洪概暨小人、豈足附託哉、辨之爲迂矣、且二
僕亦人奴耳、從先生于孤窮危顛之時、歷年彌恪、此
文丞相所不能得于余元慶者、既非有崇階厚祿之
感、又無仁義講貫之素、而交盡網巾、恬殉故主、結纓
納肝、已優爲之、當日如池州王在明朝或膺封拜、或

職總戎倘崇膴矣、一旦吹索瘢瘉、芟除舊德、惟恐不盡、儼然菹殺義奴、曾無悔怍、陳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袁紹同日生、觀二僕于池王、豈不然歟、此就撫之魁、寧絶于同營、恥仰面于異姓也、人固不可以威勢劫常情度哉、

愚者大師傳　徐芳

愚者大師、皖之桐城人也、始居浮山、自稱浮山愚者、在天界爲無可師、入匡廬爲五老一、壽昌爲藥地、或爲愚歷、有訛呼木立者、即更爲木立云、東海生曰、皆非師本名也、強爲之名、宜曰愚者、愚者幼負奇志、父貞述先生領袖清流、一時方之龍門元禮、愚者俊擧、即不减雲間二陳、或且李長源目之、愚者以爲未知我也、其自許乃如子瞻讀甯人傳、時意常在范孟博、愚者少時嘗避地金陵、與吳門楊維斗、陳臥子、夏彝仲諸子善、是時海宇多故、冦自河汾西渡、肆躙豫楚、衆且數十萬、闖外束手短氣、惟尾冦趨鄰、覬旦夕緩貴賦、繁民歷大勢岌岌、在廷方恬嬉堂燕、或洶拳作同室鬭、無與圖其難者、愚者憤甚、則日從諸子晝灰聚米、籌當世大計、或酒酣耳熱、慷慨嗚咽、拔劍斫地、以三尺許國、誓他日不相背負、當是時愚者意氣壯甚、其牢騷噎欝、一一洩之于詩、今所存白門諸草、氣韻沉頓、彷彿漢魏人音節、雖年甫踰冠、而詞坫老宿皆爲避舍、愚者舉進士、在崇禎庚辰、是歲貞述先生

以楚撫被逮愚者爲上書請代卒白其枉語在本傳
有詩曰激楚蘋者悲之毒擢翰林簡討供事講讀閣
賊陷京師愚者見縶幽囚榜楚幾瀕于死南中再建
貴陽相當國與阮大鋮比以門戸舊隙捂擊善類無
虛日尤忌貞述父子愚者嘆曰是尚可有爲哉不疾
去人將濁流投我遂毓衣散髮遯跡五嶺以賣藥自
給閩粤數載連用舘閣召皆不赴亡何粤再潰有見
索者愚者嘆曰南荒盡矣舍西竺安歸遂披緇出見
客嘗事欽其志操待有加禮尋以貞述先生老還侍

浮山子舍僧栖廉隅斬斬儒童婦女皆屏勿見會浪
和尚闡法天界愚者輟侍往禮洛決心要久而有得
遂師事之以避喧閉關高座三載未幾貞述先生計
至再返桐江結廬三載有欒廬草巳心圖曳尾湖江
登匡廬五老峰再入盱江訪所知愚山荷葉山中適
山行脚遠出則就所居草菴栖止凡三閱月樂鏞破
灶晚汲晨爨皆手操之遇者懵然不知爲何等頭陀
也會有居士鴻莊者見其箎頭一書吒之曰此桐城
方客之筆也奚爲于是挺身前詰愚者猝不得匿爲

嚎然笑自是蹤跡綻露詩昌青原相次禮請拄杖所
歷法鼓迭震諸方咋舌謂師故儒而皆機作略乃能
遠紹前祖若是愚者于古今書無不讀胸中全具七
略四庫又能編貫毫析究極微眇詩文力追古大家
時出別調尤深莊易著述甚富予所見有浮山前後
集數十卷大易時論十五卷泡莊九卷物理小識十
二卷通雅十卷他宗門禪捩稱是同時有嘯峰者亦
皖人嘗歷官都諫與愚者並師浪公先後主青原法
席時稱皖江兩大師宜附紀

遺史氏曰嘗讀劉秉忠對世祖語嘆其奇而中也又
嘆釋之致屢斥于儒而當其變乃合而有助似釋翻
爲儒設且以北幟瀛國既巳易弁爲髡而南堂野僧
忽起而豢帷幄西方爲政之言亦既驗矣其後伽真
顯十皇覺緣以肇基度牒秘遺西山稍是返骨道衍
稱佐命善世雪菴爲護法沙門三主兩朝龍驤鳥逸
皆有殺活大手應緣其間豈非近代以來絕奇一公
案哉吾意以是始者之以是終也若愚者師天因于
文人俠客高士眞僧之外別創一格以位置之者也

夫諸祖傳燈未聞出身科目今于獅子座上現宰官身則釋重兩榜掄材所得不踰卿相今于進賢冠裏開選佛場則儒重而數百年之科名亦重此又釋迦尼父東西分化來之兩大奇均是人也獨負數奇以遊天地間愚者之愚豈可及乎

思舊錄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敏多藝男子遠之甥也巳卯余疾瘧南中子遠拜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致余余知其爲絶瘧丹也念朋友之眞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小服之而委頓異常密之爲我

切脈其尺脈去關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過也至年在京師言河洛之數另出新意從永曆爲桐階削髮爲僧法名無可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傳三　雜流

尹鑿頭傳　列仙傳補　屠隆

尹鑿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遊燕雲間接命於眞定遇羣盗奪其驢刃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陜洛間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

死令置棺中舁出生焚之尹密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送以妖言惑衆糾送法司議死司寇閔公珪止令拾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束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蹲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令用婦人否頷之而巳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

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朞咎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不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

吳少君傳

何白

金華吳孺子字少君孤高弔奇人也晚號頻和尚又號玄鍊道人少君自少年時即負奇癖獨好佳山水家故饒中人產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更購古名畫法書漢鼎研山之屬浪遊吳越間木行則具一舫設几榻盡出其所常玩環列左右止則選僧廬道院必先訪有長松流泉或修竹千挺綠蕉一叢最幽寂處始解裝至則如歸汎掃極潔四壁著沉木香薰一過巳陳設玩物如前區置皆有法所攜一銅鑪光瑩可

鑑日費炭釐十斤許而湯茗食品取辦于咄嗟頃少君睡起坐繩床盥櫛畢冠樓葉冠或匏冠披曳地白布方袍著草屩童子具粥巳即漬木凌香爇古鼎徐展古書及名畫一一鑑定或自題數語或細吟陶淵明韋應物詩一二篇他詩不甚誦也故少君諸作亦近似清綺幽淡如月霞暎水殘雪在林與到則提筆伸紙畫鷗鳧鶴鵁鶄之族遊戲衡渚蘭沚間清遠之致絕可愛間遇高僧韻士輒持去弗問非其人即其幣乞一筆不可得也少君故善病最不喜對雜賓

其人不韻、雖貴顯者亦辭以疾、間有所當意、即體中
小恙、亦相對清言、或親爲具酒茗、不覺日之夕也、遇
春秋佳日、携一奴、裹十日糧、及襆被茶具笋竹、遍遊
名山、遠望奇峰邃壑、即賈勇如猿猱、忘其疲病、嘗遊
天台山、鶩奇深入、直犯虎穴、乃以百錢募樵夫采葛
蔵藤及古槎枒斷枿、肩而出、舊居停主人開少君還
遊之山門、少君乃把手大呼曰、此行得寳甚夥、及解
囊、乃一聚榾柮也、無不掩口笑其癡、少君以次庀治
之、因形賦物、其直而多節目者、爲杖、蟠曲輪囷者、爲
几、爲如意、中窪而空者、爲龕、上圓而平者、爲座、咸著
之銘、終日撫摩之若護嬰兒也、又嘗從宜興山中得
一瓠、小口大腹、色溫栗如黄玉、日摩挲之、光益瑩發、
夜置暗室中、其光上燭屋梁、如滿月、少君益寳異之、
將用以爲壺、納名酒、深念中枯燥、納酒則易壞、且口
小不容施漆具、乃沈思得其意、遂命冶工鍛一鐵彈
丸、極圓轉、外衣以綿、綿外塗以漆、投入口中、用兩手
抱而搖、少選復出丸、用綿用漆如前法、久之則開闔
有聲、則知漆無處不到矣、復從它處采紫竹根、狀如

鷺頸者、以爲觜、少君每撫弄之、自詫富于猗頓也、一
日過太湖、納瓠橐中、顧時時珍護、橐不置舟中、盜從
旁睨、以謂橐有重裝、夜半竊發、及開橐、乃一瓠也、亟
以刀靶撞破之而去、少君抗聲大哭、一船皆駭、交竊
駡爲老狂奴、及往謁王元美先生、先生怪其色沮、乃
述以盜破我至寳故、我且不欲生、先生謂我何、先
生戲作歌附之、中有赤手向余不得驕之句、遠近傳
聞、以爲嗤笑、予曩以辛卯歳客金閶時、少君寓維摩
蘭若、日夕相過從甚驩、少君每讀余詩、未嘗不心醉
也、尋別去、遂不復相聞、近詢之婺州賣藥人、云少君
往歳年八十、以長至後死鹿田山中矣、於乎、予往讀
王寵孫一元傳、每想其人風采、異代不可得、竊幸嘗
吾世而得交少君、一聆麈幾揚搉其光塵、今世風漓
日趨于俗、其人清絶若少君者、又可多得乎、吾友林
閶之善書畫篆、少君之爲人、壯歳亦夭死、嗣後無
復知有烹茶焚香趣味者、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樸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楠柚筐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士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贗物衒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辯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

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古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郎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泰經圖史丹青玉撿金匱之書棼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

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華木箭之質多憔悴靡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憔悴靡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廼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爲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質于世以高潔清遠今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貲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先大夫子曰王穉登字伯穀吳縣人爲文小有致私記伯穀游太學闈試紫牡丹詩伯穀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州何汝南公極稱之引爲記室較書秘閣將以布衣領史事吳門自文待詔後伯穀繼之主持風雅之盟

查八十傳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鼐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鼐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內遂有身既而生男曾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鼐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毘陵倡家鼐爲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佐鼐曰攝之鼐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

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鼐奉千金爲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鼐卧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爲神倡匍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鼐愈益自負專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濤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鼐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鼐乃綫一切仍專事琵琶

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鼐之吳習祝希哲楊用修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鼐鼐語使者王能客鼐鼐來不能鼐褁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賞得意以倡幸鄢陵王且蟲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鼐名私事鼐鼐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鼐唯謹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鼐謝曰鼐即窮身遂留蘄辭使者及愍王弑蘄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迎之蘄鼐

從堯執贄請業鼐咲曰即得富家翁爲弟子雞將鶩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舒彼爾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久氏媼年七十暫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兩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鼐也迺爲技飾相觀以爲知音鼐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鼐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庶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鬬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

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鄙樂耳爾獨以此稱絕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黃稗為美博奕為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循詘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為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孰其人乎

百穀孫汜汪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其文為太函集

張琴師傳

王寵

張琴師吾同閈人也楠其名大本其字大本無它長獨於琴則專挺門戶浙東西之操縵者咸奔走之名琅琅聞江湖間也然不大業家年五十四以窮死悲夫大本嘗謂余言始習琴於陸墓張氏陸墓張氏與之最名能琴者也大本羈貫而操張氏師年已七十餘矣遽曰孺子繼我孺子繼我遂倒其諸授之既乃淫精採思窮幽折微宵吟晝揮手與心維儼乎其若發茫乎其若迷積之三十年而汪洋恣睢宵眇希夷濁清疾徐惟我之施鸞虬鏘鳴若或鼓之鬼神嘯啼不可端倪蓋於是而陸墓之傳益恢以奇也豈韓子所謂造其堂而嚌其胾者耶嗚呼琴亦藝也古聖人兼焉今之君子不暇焉然其磨礱游至有類夫學道者之為吾是以有感也而大本坎壈困躓纍其身以死若造物者尤焉吾是以重有感也今天下名都沃區侯王帥將游琴其門者如麻出則陪輿入則交舄奕棋滑稽軟媚脂韋以私其金錢以席其寵靈而藝不必大本若也聞其名皆嘖嘖縮惡即遇之羞不敢

露手乃大本則弛置自便都不識覘伺人飲酒呼歌揚揚如也唯其獨得於中而與世抹殺其窮而死也則宜

贊曰雞鶩爭食靈鳥不顧有噿其音爰合韶濩洩彼天和師曠往矣洞庭斯張帝聿其怒于搏于鍛棲之故伍琅玕之林岷嶓之圃

先夫子曰王寵字履吉吳縣人雅宜之文小文曰標致而已私記雅宜初字履仁與其兄履約同師蔡九逵與文衡山唐伯虎最善

搏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纔戇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櫓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扼捥嗔目語難而張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弄技進退開闔有緒如織而張法直截嘗曰一捺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嫂嫂鬬事邊常北游值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手輪而病僵有少林僧數十常蒞邊邊遲延之至日晡與鬬燭入滅燭而躍坐梁上覘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抵鬬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來張張匿不見好事少年慫慂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失哂僧覺遮之張曰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張故袴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諾為要張衣履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之如飛丸度窗中墮重樓下幾死益其法云搏眾足者最下易與

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圓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稍支以尻而更累一于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爲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鬪死于觴下所教徒歷歷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

問之曰吾師嘗觀矛師矛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如吾黨問之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爲之擬心則歧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愀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伎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

切其徒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爲之解曰勤者蚤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必躬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甓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踏濶丁不丁八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倚勿處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諸束蝟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蓋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兎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

志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或嚮赴之無黍差若貓捕鼠然此三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切者千忍萬忍稍稍斂齒勿爲禍先勿爲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即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亡所悔蓋結寃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貰期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吾于目儒者以忠

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爲周，夫學伎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伎，恃伎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雖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馬又如傳

何偉然

馬又如諱某，慕司馬相如之風流，因字又如，家金昌，因婁東產，兩浙三吳間，有星術游大人，號小喬者，其祖也，父某承大中丞鄧命，疲於車塵馬足，死於燕，大中丞備之，畢又如代庖，於是吳楚燕趙之地，又有又如蹟，飛騎雲奔，飽五方之霜露，晏然自得，不辱命，以承先志，窄衣小袖，長刀大笴，豪於五陵少年，客訪二施君於鷄鳴山寺，二君津津談馬又如，又如名始布，擅長鵾絃，婁東絃索一道，爲海內絕唱，木俱婁東，不

得不佳，客因慕之，及過諸山寺，見其日光洞腸，當是曉人，遂捉酒促歌，以慰所聞，雨夜寒燭之際，淒音悲調，不堪多聽，遲之，白月吐，山碧光流，樹斑荊席，地清奏動人，與雨夜若出二手矣，方其絃手未附，飛音流響之趣，會之入意之先，於是一奏，情深宛然，神遇，或細如髮，或溜如溪，或如鶴之唳松而濤急，或如鶯之囀花而雨紛，絲肉不辨宮商，各安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到此無非自然矣，寒樹爲之支影，孤鴻爲之鼓寒，郎宋廣平鐵心，且爲之消鑠，況有心之羈旅乎，

而不爲之激而欲出乎拈題賦贈倏忽成卷時六院爭高於聲歌有沙姬者憐其聲偶以若餉又如若不勝情西吳朱生有輕分小鳳閩人易別月坐間之句諷之又如且以卑技無品每一曲罷必借文詞掩之若絲可斷竹可破及與簽而好弄如常矣仙即日技到妙處皆足不朽何必播詞倘李杜元白有可挾以自尊獰沾沾於韻字爲獨恐爭長者才一拊絃手口自相胡越令人擊玉磬以清耳則不若拙幾句歪詩或可冒山人之名而掩技士之飲也至於青樓之目排乎語自是常局相如之於文君多少作用豈專在琴中一曲乎若梲可欣則渴消亦易易耳茂陵之病何取金莖露乎又如常自腐矣予願又如明月山頭一唱三嘆和予晉之雜驕孫登之嘯以寄其咸池洞庭之思無以三寸管揣元摩以自愬也

先夫子曰何偉然字仙曜仁和人學無本領欲以冷艷字句點綴成篇學陳仲醇而才力不及者也徽人閔景賢刻快書數十種大槩小品清話偉然躡而行之亦刻快書數十種余過景賢于南中偶

問偉然何狀景賢訾之不置兩人本好友頃絶交于快書也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

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

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朝宗此文摹寫曲盡在無關係之中寫出極有關係然余以顧秉謙安能像分宜分宜威福在手耳目口鼻得以自主秉謙為逆奄乾兒精神唯工於媚耳使馬伶學趙文華於其手乃為絕技分宜非其本色也雖然能移人者方能驅人馬伶是或一道耳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搆茅屋奉母以居事甚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悽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筯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

拍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曾由是名著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曾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顛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曾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戚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戚策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箒爲君婦曾曰君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菁中跳入蓬窻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曾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索婦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但吾死魂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

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爲我一奏於石楠之下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値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鬬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

昭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泗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俄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戊子秋，予乞食遇曾公路浦，已不復見傳其技者，衣冠之盛衰矣。明年，復訪曾，曾在王鋒中作食，奉七筋於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曾仰天嘆曰：世無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濱矣。予悽然許曾，亦每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於知音之寡者，獨曾也乎哉。

二僕傳　　李鄴嗣

余家有二僕，一曰任瑞，一曰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母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兩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縶。太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先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徙舍避之，竟分所齎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豹裘獻將官。兩賊咋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間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途中一人刀笠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燈，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後曹，須半日。次午與若期飲吳山某

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閒與父遇大喜因共齋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怒大怒立命人俱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已並落益塗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諜者持諭降檄方夜半酣寢時巳潛易之矣任僕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任日喜縱博大嚼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韓笠俱償酒家苦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拖一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卽任屍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果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仰臥墮礎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人有溺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巳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與相抱出二者俱有可信

呆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盡其罪若此噫乎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則所見寵下傭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傳三　物類

石丈人錄　楊維楨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丈面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楊光遠碑五代事居某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歟、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穹碑在泥中、丈尺應所科、磨其刻、舁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楊子曰、唐人弔劉藤氏、以世之惡文辱藤也、五季末有弔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錄其事、以慶丈人之獲湔、而重悲藤者一汚而不可再雪也、嗟丹霞翠琰、屈于汚、登直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令、使得磨洗砥礪、與梁與民堂大廈、丈人之族、不群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三義傳　周是修

一義者、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爲泰和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游、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其樓抵絕壑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爲虎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咆哮聲動巖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不暇噬、而如林已魄喪不省矣、既而旁林之樵者聞犬聲之異、群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亦伏主身、若覘其傷者、樵者如爲拯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迫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瘁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斂、以人體葬焉、作于闕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爲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烈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爲人臣食君之祿、而有不愛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鳩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

予朝京師、經滁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鶩之圍沙以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鷹發而鴈起、蔽空如雲、鷹𢧐身直上、拳擊一鴈墜湖沚間、鷹據鴈爪觜各肆其鷙、鴈殆而音甚哀、群鴈皆廻翔喧呼不去、俄而一鴈下赴以死敵、一鴈繼赴之、其敵尤力、又數鴈下赴之、皆殊死鬬、鷹殘不支、以走免、於是始受擊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翮而𦑑、空中群鴈亦喜舞下迎、嗷嗷嗈嗈然若相唁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義哉斯鴈乎、同類和

處、一罹於禍、則勇敢者爭先赴難、格鬬若此之力、世之人爲兄弟、爲朋友、平居懽洽、自謂魚水之不若、簡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利盡、或變故卒至、則紛然解散、視蹙之同契顚連困踣倉皇而失措者、介不動心、一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又下之石焉者、比比有之、於斯鴈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烏也、叟性慈仁、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烏爲風雨所墜、螻蟻闘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閱月而瘡痏瘳、羽翮稍稍然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意、叟奇而釋之、由所之、烏乃留止庭樹、旦暮去來、愈相親狎、叟益奇之、名之曰黑兒、凶呼輒至、止叟几席、儀抱附以爲常、一日啣金釧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報應者、久之、求一雌爲耦、結巢庭樹、育子而孫、歷二歲、詵詵以十餘、皆馴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即謹守于門、人至則嗷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攜、則忻躍無任、婦亡一髢、求之弗獲、呼之曰、得非汝輩啣置巢中乎、少頃、啣髢至婦前以

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于庭、率其類啣土以益塚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焉、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凶薦臻、士子有流離而失據、顚沛而無告者、幸遇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饑以食、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頓之以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往往而是、皆是烏之不若也、

周子因三者而嘆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槩論哉。麟鳳龜龍爲聖世之祥、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雎之別、皆性中之天、無問然矣、又若胥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滁陽之鴈、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急、長安之烏、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鴈烏禽獸也、其於殉義且爾、況稱爲萬物之靈者乎、況讀聖賢之書、習先王之道、而名爲學者乎、傳其事以爲流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諸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鴈之事、予親見之、烏之事、聞之郡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嘗教諭長安、於叟爲都北云、

先夫子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薦辟、仕至衡府紀善、靖難時入應天府學自縊、務莧集文特秀美、浸浸乎未有涯涘、私記嘗公死時有中書舍人蕭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死、一死猶君一死、新君均之一死、其相去何如、公嘗約楊士奇胡廣解縉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首至胡廣門、見其方令家人飼豬、乃亟退、餘悉負約、士奇作公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死、今誰爲作若父傳者、聞者笑之、補諡貞毅

竹簽傳

顧大韶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强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鬼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即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

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傳帝意作韻語、簡奥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爲長何、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諡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盼蠁、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于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己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試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徇

請托有賢自好者避怨讒訾惴惴衆推鉞廉平遂以
選事委焉毎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
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鉞太宰撿鉞
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輙可其奏內外無間言鉞
亦喜自負浸以驕恣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
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賢人使我得行其
道無慚秦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
何問焉鉞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
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

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衆朝爲之不平于是臺省
交章劾鉞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鉞忠臣也下法
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鉞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
道司禮太監詰鉞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
懷怨望何也鉞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
其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
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
科道之選不以賄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
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

盭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
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搆使
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
訾臣耶于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鉞侮朝廷輕當世
之士無人臣禮且鉞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
其手鉞陽痞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鉞曰
敗國事者非鉞也諸臣縮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
臣臣疎于簡下理宜有之昔日有過無大刑故無小
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

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廟迹巫
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
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斯將焉用之
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即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
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
子曰吾固知鉞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鉞知世不容
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數以歸
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
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

詆人醜恨者至欲朴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慨焉固未若籤之慮已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恭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于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百家私記仲恭此篇與又後風賦極爲錢牧齋所贊賞全載其文于傳中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賦一 國事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玆土實維朔方做成周之卜洛欲並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皇衞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慶弘規以作京羌經

營之伊始徧 夏其權衡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扶太行左據碣石背聳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巫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擴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于今玆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水自行民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臬識景表

梁、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工並興、雖不披
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
猗九衢百廛之通達、連甍遙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
此、非無逸而娛情、蓋所以强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
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
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前
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跪平嶠
沃野之綿延、濟潞恒衞、經其野、濡磁洣滏滙其前、界
以大陸廣阿之弘壤、陁以大茂井陘之連山、包絡趙

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
伊額之川、其水陸之所產、阜衍繁盛、蓋莫得而計焉、
其北則疊嶂巃嵸、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瀉
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
顧、宛鳳舞而龍飛、實磅礴而鬱積、粤擁衞於邦畿、包
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雄、
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直而極乎洮河之北、鎮
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涯、雹裘之類、　之羣、畏威懷
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洳瀠

洣、灌注縈廻、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崖、玉田白
璧、神仙窮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濟而逾鴨綠、至
於暘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
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
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
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
之闕、瓊華之室、珊城宮毙、金臺翠葎、紫氣丹青、景雲
賜日、靈圃偓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遊從乎其間、出
入隱見而恍惚、瞻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驂鸞駕鶴

之髣髴、其西則崇山疊翠、高挹泰岱、北接岧嶢、南首
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烟浮岱、上嶻
嵲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蕩湯、西湖
泱泱、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瀰漫汪洋、一瀉
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迤邇郊畿、
綠丘彌谷、澤藪川匯、若太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
則有奇花珍果、嘉樹卉木、禽獸魚鼈、蕃殖繁育、飛飛
籍籍、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
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

幹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轉鞭芳郊而雲會非所以葳
戎誇狄娛樂騁意叢將取不雄而除苗害狩無擇而
順殺氣蘼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
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
仁者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珍禽奇
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爲貴也若夫其宮室
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
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矗砢謹身
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傚

象夫天體之圜下効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
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屼以奠乎四表瑶樓嵬以
立於兩旁廟社並立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
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
飛簷下啄叢檻高矚閶闔而蕩蕩儼帝居於將將
玉戶粲若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煇煌寶珠焜燿
於天闕金龍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窗玲瓏建瓴
聯絡複道迴衡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
炫映金碧晶熒渠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

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眇麗穹崇掖庭椒房閫閎
邇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
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齋設
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興至於
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
之地守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
列而棊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嚴廊之上則有皋夔稷
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
際整補衮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辟樂

之韙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暨薄海內外均陶至
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勩人和既
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露之覆于閫庭素烏玄兔之獻
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
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于以見天眷之益隆而
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
於天地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粢盛既
潔牲牷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縝縝其來降錫嘉貺
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

朝、乃服袞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
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背近悅而遠來、紛鼓
舞而佪徊、方物溢以充庭、奓絢爍而駭矚、卑蹈舞於
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泱和會熙、具鍱燮飫鐘湊
雅樂、諮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芳馨、
壘瓊漿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
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塡城而溢郛、藹歡聲
於寥廓、斯可以媲太古之無爲、慶華胥而躋栗陸、顧
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爲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

刑罰、薄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廪、
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愼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
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 裔、益欲使人知所本、
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
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
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
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
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
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槩揚厲美於
萬禩、復爲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
壯以雄、天開日月兮王氣所鍾、穹窿造天兮惟帝之
宮、廓氛祲兮開溟濛、鎭 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
四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先夫子曰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國子祭酒

其文平實

至日早朝賦　劉球

維宣德紀元之五載、逮玄冥司令之中旬、羲和回馭
於北陸、招搖指子於初昏、玉琯之灰乃動、黃鍾之候
維新、開萬物之大始、轉一氣於鴻鈞、幸會昇平之運
於今日、宜致履長之慶於紫宸焉、故時則靈臺是定、
禮則鴻臚斯掌、儀物則內外畢備、執事則大小恪戒、
莫不齋沐宵興、敬恭以待、是日也、及東方之未曙、郎
明星之猶光、車塵紛兮以起、途炬爓燦兮交張、聽玉
漏之滴瀝、望廷燎之輝煌、九門闢兮既肅、三鼓發而

有鏟、鎮兩掖以競進、鳴雙珮兮鏗鏘、陛衛羅以萬隊、
鹵簿設其兩旁、合之則爲耦、離之則成行、牙旗羽葆、
龍文鳳章、玉節金鑾、殳矛戈揚、衆不能名、美不能方、
少焉日曈曨兮東躋、雲縹緲兮下幕、浮佳氣於簾櫳、
燦祥光於碧落、飛鳥隼兮並翔、凝冰霜兮融液、爐烟
起而香風飄、廷鞭響而羣囂寂、闢象端厥容止、仗馬
不敢喘息、然後啓瑤扃、來警蹕、鴻鐘鈞、鑾輿出、高明
袞衣之日月、遠觀天位之飛龍、黼扆後設而斷必自
乎睿思、冕旒前覽而明不掩於重瞳、無動聲色、篤恭

其容、儼然帝舜之正位乎南面、何異周武之垂拱乎
九重、其臣則王公侯伯、貂蟬眦幘、玉帶懸牙、朱衣璣
裼、卿大夫士、降至百職、濟濟鏘鏘、莫不盛飾冠以品
分班、以次設東文西武、鴛排鷺植、旁及服左衽之遠
夷言侏儒之羣貊、詩書所未道其名、唐虞所不賓之
國、皆奉玉帛而遠來、亦幸覩光乎其側、於是絳幘雞
人長鳴、東廡伶官發音、金石柷敔、琴瑟簫管、交宣迭
鼓、聲洋洋乎盈耳、節鏗鏗乎有序、禮官唱讚、登降拜
俯、進退蹐跪、或躍或舞、咸中乎儀、罔愆於素、諸方靡

進之辭既退、萬口嵩呼之聲齊舉、喜動乎天顏、聲震
乎寰宇、迨乎大禮既成、祥慶洊臻、荷天子之有命、賜
衆臣休暇於浹辰、宴幣既頒、恩禮復勤、凡有生之衆
庶、莫不願戴於一人、且夫冬之爲節、自古所尚、豈但
魯史備雲物之書、周官重圜丘之享、蓋其在易卦則
爲復、而復之爲義、取乎陰消而陽長、陽長則君子道
泰之漸、陰消則小人道否之象、上必體此而思君子
之道當崇、下必體此而思小人之道不足伏、上下同
情、是則足懲移彼邪枉、不得勝乎正直、讒慝不得妨

乎賢能、則天下可納之仁義之域、功德可齊乎唐虞之稱、皇圖於焉而鞏固、福物自是而駢增。

先夫子曰劉球字求樂江西之安福人以進士爲侍講死於奄人王振謚忠愍其文直敘明初之派

百家私記忠愍號兩谿永樂十九年進士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所死詔獄頭斷猶直立不仆邑人成器設位龍泉山嶺爲詩文祭哭之人名爲祭忠臺

漢宮春曉賦

徐世溥

孝武皇帝既感子虛上林之事、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意動趣駕、召司馬相如爲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中之實、所稱雲夢上林、徒意爲之、且夫子虛烏有、又何足爲天子道乎、必不獲謝、賜死請得縱觀宮中、于是上詔宦者導從、相如著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既罷、賜洗沐一月、賦奏天子稱善、傳示宮中、賜遺累萬、以相如爲郎、其辭曰

夫何春暉之窈窕兮、澹裔裔乎仮人、被陵原以殊姿兮、草木靡而懷新、趋逍遙以入宮兮、歷阿閣而詎尋、颷遠近其同芳兮、善翩翾以窺衿、捷壁璫之參差兮、羌孰辨其笙琴、聞彼燕趙之嫣麗兮、徂四序于閒深、維風雨之增欷兮、既頹思於柔袒、日明月其猶可想兮、竊獨悲樂夫旭日之初臨、始咯貌以睍𦝫兮、若含笑而旆波、繼蹴踏以少進兮、逞嬉顏而愈和、遂偃蹇而狎人兮、鑒旖旎之垂羅、射綢戶以返照兮、璐階頻而生霞、灼未央之崔嵬兮、駁娑騎虹以駕梁、鬱栘詣與發越兮、棘犀祀而虛翔、蹄拔香以經藿若兮、金鋪

艷何煌煌、煜千門之寶甍兮青熒下上而連光、瞬先
睎西盤之灝露兮遂左陰而右陽、于是鵾鷄罷舞、交
以上詩形容作態
鸞變聲、鐸傳長信、鐘殷承明、周廬競鬪、鞫若雷霆、錦
衾迴夢、綺幄齊驚、怯餘溫而戀枕兮、欣初照而俄興、
佁儗怊悵、淑態無方、娟然揚眄、光在屋梁、苑香入幕、
蔓影侵牕、潛理私束、盥飾明妝、修鬢髻、擒領裳、端歎
宜否、纖悉審詳、亦有宿倦未解、獨弛珠簾、薄裝舊襦、
幽靚自然、蘩統匪澼、嫧嫿從偏、就庫閾以仍愁兮抾
曼睫而猶睞、紛斂緩之異性、隨矜憐以殊妍、爾迺颺

霧縠、鳴璆珮、拂琳琅、步容裔、遶洞房、踐瑤砌、作相見、
吐蘭蕙、詢宵夢之若何兮、論新儲之同異、則有先秋
擣素、秉旦徹裳、懸練擬漂、搓帛疑霜、或篝絡于針鏤、
眇嬿睇以抽思、卒經夕之條萑、相栖肅之所宜、誰與
奕者、違識棊聲、纖手稱敵、並坐皇英、云誰稱笑、穎草
羣嬉、角多行罰、秘異為私、乃有連袂出遊、三五為曹、
或俯鏤檻、或眺靈胥、攝裾防胥、揄袖迎飄、故匿叢兮
譃侶、乍隔葉兮相招、同有望而期造、惜綦履以擇蹊、
遵微行而容與、溓深竹之遁颸、忽焉莞爾、倩頰橫春、

折柔艷、翳華簪、鏡清流、儕宜人、乃賦香杭、有是鴛鶩、
振鷺慕羽、孔雀賓賜、馴禽就食、颯沓成行、忘刪儀之
倆倆兮、綷縩泰以相佯、當日之班、柿洮之餘、肅趨長
樂、溫室渠渠、雕櫺開闢、煥若神居、白髮嚴黹、婀娥侍
梳、悵盤桓、歷諸殿、瑞閣蓋開、昭陽特掩、見庭燎之遺
燼、知和鑾之流晏、惕愉悅以自憐、哀芳烟之未散、若
迺絃桐既懌、匏管繁興、新謳競奏、嫋嫋嚶嚶、淒若離
鴻應霜汀、雖若鳳戲兮雲中、鳴蕭若微風灌木挾蛩
吟、諧若雨潤潺湲雜松聲、聞之者莫不流濟滌、緲

緲忤忤、故能使曉日為之緩午、而浮雲不生也、或佻
偨以巧笑、或偃偃而姍舉、或莊凝以正色、或悄嫿而
恬嫵、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府桂棟杏梁之宇、
細腰肤理、鉛粧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差為樂之
多方兮、諒難得而備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淹家莫兮、
暁晚桑榆、去人遑兮、春迴鮮榮、如夢覺兮、萬戶箏謳、
樂莫樂兮、一人承恩兮、蘗翠嚬、光潋灔兮、愁人心宮
闕峥嵘兮、日下遲、烏負影兮、昭陽飛、楊鳥烟兮、蘚叶
絲、宮中春兮、春不知、

感官籍賦　　湯顯祖

今上丁酉三月、予以平昌令上四年計、如錢塘盪
舟長日、篋中故有高士傳、慨然時覽之、無存也、童
子故以宦林全籍進、予覽其書、書官書名書地書
號、大若麟角、細若牛毛、晰矣備矣、反覆循玩、亦可
以奮孤宦之沉心、窺時賢之能事、感而賦之、
有平昌之令尹、淹結課以孤羈、偶猶夷而懊悵、暫循
求於展披、頗有仙班祕籙、士品玄碑、巾箱失檢、記室
忘携、既宦林之有籍、豈童子之無知、因而取御、業巳

忘疲、嘆閱川而閱世、何此書之可怡、冠二京、分列省
之地界、標四季、合匝歲之天時、其地界也、東絡遼被、
西折凉傳、北隃代薊、南極滇黎、控中軸于長安、剖河
山而四維、皆百戰之所取、豈一日之可靡、署都官于
南北、擬周漢之東西、南簡曹而少務、北備衆而多儀、
外則邊遙其腹幹、切其支臺、省于焉受使、州郡于焉
稱知、有斗餅以孤鎮、亦犬牙而交岐、甫一逕以維絕、
或三合而扼奇、下至一尉一侯、險如三窀三危、有兼
有特、孰正孰裨、莫不弔迹陟于冏官、耗封攝乎漢威、

猶根缺紀官于朶衛、失蒲吏于交阯、其天時也、遐則
遄急之殊、其候推則例問之論、其期祕館視三年之
學、內徵以四稔爲規、奏計俛優而成殿、報正當遴而
或稽、臥痾者往來於浹歲、寻寧者去往以彌恭、或遑
將而往返、或奄息之早遲、窮有問其必鑄、鮮存亡而
闕疑、覘耶報之日積、直會計而改爲、是故日歷終歲、
以猶把宦籍、逾時而轍揮、在近者摘新、而賞貿市遠
者豫舊以酬歎、非春秋也、筆削聖而竊取、非易也、先
後天而奉時、時之爲義大矣、惟名與器、隨之窔夫、大

鈞寫物、皇極鑄人、物與無妄、人生有眞、吾有身而易
寵、世喪道而難貧、是以蓋其編戶、榮于縉紳、然而布
種詭雜、值候縮綸、幸者乃爲公侯之子、卿相之孫、前
膺厥考、有階有勳、後列環衛、如宦如恩、托江河而狠
大、依日月而常新、不必學書學劍、自然允武允文、又
若駙馬都尉、一體天人、在貺富其何費、獲至貴而無
勤、次則納貲而爲郎、亦以財而發身、過此以往、其勤
可知矣、清流之跡、齒以文辭、則必沒身乎藻繢、噪吻
于吟咿、寒暑侵而膚覺、骨肉怨而不辭、至如羽林隸

策倉門學脞吏人讀律中書臨池玄流理樂天文測璣莫不窮年湯矜立骨銷肌彼殆胡爲乎爾誠亦有所用之又其甚者作奸犯科知無不爲跋榮分僇赶平取奇皆欲爭毫釐于此藉之上附咫尺于半部之餘外有乘間抵巇能畫能恭微言解頤說劍說詩曰者狎客夜來秘師皆得遊大人以成名指旁流而借貲下則緹綺惡子前魚弃兒一則如貙如豺一則如韋如脂無足比數何所覞覞然而物有所至事不可如買功罔于攫金之後乞告身于枕袖之時綵㦝衣

錦蹊躚蒸絲在主爵而無斬咤剞劂以何道第云爲之則是敢曰文不在茲嗟夫天下亦大矣仕人亦夥矣有鳳凰之官則必有蟣虱之使有金玉之英則必有糞土之士巨海茸龍蚌以鋪文太華總松榛而攫翠散之人有十等合之天無二曰天其平也不平人則不一也而一不平謂何有一有多有終身于帝所有絕望于廊阿有十年而不調有一月而累加有微欸而輒振有一蹶而永蹉有弱冠而崢嶸有白首而婆娑有受萬金而無濺有拾片羽而爲瑕有擁旃手

華美有投牒于荒壓有提離而擬方伯有守郡而無建牙有膺僮客而鳴豫有絕父母而勢欲有長孫曾而護珪有驕子女而遐家有上壽而賜尊有自經于幽遐罷風者衎言笑而加翼絕津者聱號咷而靡槎得疛者隨俯仰而皆妙失志者任語嘿以無住徒使墨守者視此書而失據捷闢者指是刻以厳誇智愚勇怯于斯乎盡銳貧富侈嗇于是乎交除細則鑽如蚊蚋大則搋若蛟鼉綏則穆如垣篪急則慘若鈇邪視屬之榮悴以此人身之軒輊匪他何必耆舊傳而

特筆人物志以編摩第登名于仕版若陟巇以盈科有規有矩如琢如磨諒有朝其必市想無臣而不波乃有楊休山立蘧戚駘駝姓名舛謬爵地參差黨視蟲其一粒豹覺飛以隨氣苟有懷而未暝總莽命于蔐羅是故諷選則陔城雷雨議汰則委若泥沙地貴則聯之以雲錦命賤則等之以風花至消詳于品列益撫叅而竗焠名理畸而賈售功勤埒而盎夸等奇節而抑資並文林而釆華然則茲緒也益有朱紫與質淄澠同和者矣逆其甚也且有人焉巧若窮奇味

若渾敦名可以冠楚杌貌可以鑄神姦物論之所必
去茲籍之所獨存方災木而未已或閱季而彌尊亦
有行若處子智若耆舊望足以壓折非是才足以替
獻可否謂周行其必先視百爾而豈後比索名于在
方復展轉而烏有或置無人之境或寄冗從之散吟
之所以必厭瘴之惟恐不走彼拙效其常然豈倒籍
之所朽徒使頑弱之人覽茲籍也耀其貴如得如驚
蹐其賤如失如玷懲死厭之不然蘇積薪之所占名
已沒其焉如貴及生而可艷損亢壯以和顏算幽愛

而委念然則茲籍也能使人采色飛舉道心沉亂可
偏手而偶觀難淹神而久玩忽掩卷而罔然吾亦多
盲之爲幻矣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八

姚江黃太冲先生評選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

賦二　時令山川類

聽秋賦　桑悅

大化運行禪續無垠炎帝既斂少昊迺伸是名爲秋
萬物返眞脫木之葉解草之節川瘦兮徉瀌瀌山淵
兮孤岊岊惟爲狀之荒凉宜出聲之淒切若乃嚴霜
降白露凝天籟籌陰地吐濕蒸布落寞之景象假物
物而悲鳴蟋蟀何怨而長夜訴征鴻何與而淸晨吟

慘莫慘兮風颼落木之韻淸莫淸兮雨激芭蕉之音
淡日銜山助以懷舊之笛凉月墮水雜以寄遠之砧
足以凋公子之朱顏變壯士之素襟而況薄宦淹蹊
中之玉遠買盡床頭之金鄉關忽縮而近念親故久
疏而暗尋寧不遜霜華而入鬢滴蕉汁以經心者乎
僕本豪徒慷慨輕生流落江湖汎梗飄萍歲聞茲聲
亦怛乎情既而歎曰聲從外來何由內驚豈內不足
而爲外擾爰主吾敬爰鑰吾扃久而吾內澄澄吾秋
冥冥聲從何來拒衣而聽毛骨爽兮心胸明塵影滅

兮夜氣淸寂亂思之鼍鼍沉萬慮之營營豈爲予情
之美惡私喜收物之功成是知非秋景之可悲兮人
獨悲傷乎秋景非秋聲之難聽兮人自難聽乎秋聲
伊玆秋之爲酷轢賢達而獨忍又欲假名賢之凄韻
增萬世之孤憤故宋玉謂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
此凜秋潘安仁謂嗟秋日之可悲兮諒無愁而不盡
出玆聲之尤切潛雕肝而琢腎假人文爲秋聲不止物之聲也至深至切
予方觀天道之肅殺付悲秋於一哂悲夫天有四德
元亨利貞人有四德仁義禮智秋之爲秋在天爲利

在人爲義君子全德是名不器于焉爲文音備五音
味備五味混同天人秋吾一氣鳴吾文之商聲曾內
外之足與夫然後知心源未和伏以憂蒂雖春日載
陽花明景麗聞鳥鳴之嚶嚶與童冠之歌咏亦足以
鬱悒而侘傺也

河淸賦 有序　胡廣

永樂三年春正月癸卯高平王平陽王奏禹門津
黃河淸明臣歡動以爲皇上聖德所致進表稱賀
皇上謙抑弗居未幾泰王暨山西守土之臣亦皆
來奏見者謂其淸如碧玉洞鑑毫髮旣而成五色
經三旬有二日漸復其舊稽之載籍黃河千年一
淸聖王之大瑞而五色者尤瑞之大者也洪惟皇
上以至聖之德作配天地廣運神化瑞應之來適
當其期臣叨陪侍從幸覩玆盛事宜有紀述以傳

誦將來其辭曰

蓋聞洪河之水通銀漢而直下介箕斗之微茫繞崑
崙而奔瀉欻潛行于地中忽渙發乎重野景如汲海
之長虹勢若馳岡之迅馬驚湍騰逝悍波衝射競千
雷兮砰淘鬭萬靈兮呼咤淈泥沙兮悠揚兼晝夜兮
不舍方其道積石歷龍門下砥柱逾孟津出乎無際
漂乎無垠臨萬頃兮溝瀁折九曲兮沄潿想夫浩浩
湯湯堙塞未疏濟漯莫從淮泗尙瀦匯四奧而爲壑
襄高陵而成汙暨九川兮滌源九州兮旣別拯蒼生

於墊溺、免斯世於魚鱉、惟六府之孔修、賴胼胝之偉
烈、嗟形容於允翕、諒一葦之可越、謎乎周道旣東、文
武益遠、清人廡其翱翔、方叔去而不返、葛藟與綿綿
之詠、尼父有已矣之歎、至若瓠子載決、宣防旣歌、下
淇園之綠篠、沉美玉於滄波、恒汩汩兮混濁、或沸醫
兮盤渦、曾未識其安流、胡能有於盈科、詠逸詩兮俟
清、嘅人壽兮幾何、信不可兮驟得、必以待夫時之泰
和、爾乃禹門中闢、磧石碕礒、洪濤不興、一碧千里、若
人間兮天上、泝余覩兮衍迤、或同覲乎渭濱、儼浮游

於湘沚、澄靚兮泓渟、泥潢兮瀰瀰、鄙鴨綠於漢江、陋
苕青於淮渙、滄玻璨兮洞朗、凝雲毋兮無滓、風泠泠、
兮吹溆、漪天晃朗兮映漣沘、粲飛鳥兮白鷗、數遊鱗、
兮鱣鮪、山倒黛兮染翠嵐、拖練兮成綺、夸瀲灧兮接
藍、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瀲彩、濕夜月照兮鏡光、
洸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寔元氣之融會、而
發榮光於此。乃有黃耇居河之湄、睹瀹漾而瑩澈、爲
盛世之休徵、爰以告言聞于紫宸、無小大而咸喜、騰
遐邇之歡聲、維聖人兮在上、致四海兮隆平、霈仁恩

兮汪洋、洽寰宇兮昔春、萃諸福兮畢來、沓衆瑞兮駢
臻、所以天儲其精、地閟其靈、而千載之嘉應、實有待
於聖明、乃謙抑而弗居、遜虞美爲冑勝、蓋功愈大而
心愈小、道彌高而德彌弘、覩夫平成之績、亘萬世而
同稱者也、猗歟聖皇、允協神禹、稽河清之致祥、暨寥
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摩銅狄而容與、求有並美
於今日、亦滂沱而莫睹、泛星槎以尋源、聊逍遙兮銀
渚、俾玄冥兮先驅、訪往跡於河鼓、雲冉冉兮斯征、路
迢迢兮遠舉、懸鵲橋而孤吟、睇層霄而延佇、聘珠闕

之崔巍、聆羣仙兮夜語、謂聖皇兮達孝、克繼述於太
祖、纘洪業兮率舊章、靡毫髮兮爽軌度、誠於穆而不
已、全睿智與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兮繁聚、粤
鴻荒兮芒芒、河之清兮今始覩、於以闡皇猷之精微、
隆子孫無窮之祚、彼漢唐之偶值、又奚可以比數、睠
元元而無知、將以告夫下土、羲和忽兮啓駕、宵朧朧
兮欲曙、靈繽紛兮旣逝、擧余袂兮來下、扶雲漢之晌
冏、挹光天之湛露、披瑯玕以自呈、造金門而獻河清
之賦、於是爲之歌曰、河水兮清漣、聿應期兮斯千年、

聖皇御極兮德配天於萬億秭兮福祿綿綿

百家私記廣字光大廬陵人建文二年讓皇親擢進士第一更名靖靖難後直內閣復名廣謚文穆

石鍾山賦　何喬新

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蘇文忠公辨之詳矣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莫不游焉景泰六年春三月予與今夏官郎中王君尚忠俱以進士奉使江南尚忠家湖口邀予艤舟絕壁之下以訪其所以謂石鍾者水石相激響若洪鐘始信昔賢之言不誣也因爲賦之後十有二年尚忠出示舊稿俾亟書之因嘆予學之不進而悼勝游之難再也乃剟其辭以歸之云

乙亥之歲暮春之夕予與王子泛舟澄湖艤于絕壁援危藤登懸崖以訪昔賢之遺跡于時天和氣淸江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予目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但見怪石嵳峩嶕嶢碨磥峥嶸奇形異狀不可殫名如鳳如螭欲蟠欲飛或如鬼如獸將行將驟岩嶭嵲嶭拂欝撐繁穴竅呀豁飲雲歕雷異哉石乎蓋造物者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于廬阜長風來于太空驅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于水中殷殷𠻳𠻳如游舜庭而聽鏞鍾之撞鏗鏘鍧鍧如入周

廟而聞無射之聲塡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卻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兮乃恍然而驚惕然而思問王子曰是何聲邪豈簨簴奮首而三山頽邪抑海若驚起而號風雷邪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邪胡爲乎有是聲也王子笑曰子不知邪是所謂石鐘者也昔者酈元言之而不詳李渤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衆論定于一也予曰石之爲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爲物湛乎其清未與石鬪若胥有聲彼函乎淸越窾坎鏜鞳之音

果出於水邪亦出於石邪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靜動靜相摩厥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柔剛相盪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夫峭壁岩岩鐘之銑角也懸蘿梟梟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簨簴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是鐘也蓋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鳧氏無所與其功也嗟夫洪水橫流巨浸稽天象罔出而侮人蛟蜃過而吞涎民其魚矣尙何鐘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冠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撫厥所元伊誰之力邪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酢乃鼓枻而歌曰

爲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侑以嘉樂兮鼓鐘喤喤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平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洞庭兩山賦

王鏊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邪、將地脈有相通者邪、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爲幽人韻士之所棲、靈僊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俊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邪、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予曰

然乃爲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淪溟澥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蓬壺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歸、三州爲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胷中、曾不帶芥者也、客曰試爲我賦之、夫太始泑穆、一氣推遷、融而爲湖、結而爲山、爰有翠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騫、或如龍龜之懸、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雄據、有若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釐、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飈、不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起或伏、若鸞鳴鶴鳳、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翔而北折、試嘗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岈呀嵺谺、衆洲柱渚、盤嗢縕邈、遠則烟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稜、弁山則輕烟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風駕浪、歊山欲野、足使人魂驚而升駭、及其風日晴熙、穀紋漣漪、

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于璧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倒懸、瀲灩山影、又一奇也、逢山霁雪、凝華萬疊、玉鑑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烟雲變滅、咫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爲像、試嘗與子弔古尋幽、則有廻巖磐壑、窈窕相通、琳宮梵宇、暮鼓晨鐘、壽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寶書、靈威丈人之所闢也、貝闕珠宮、鏞殺鳴璫、柳毅書生之所館也、翠峰杜圻、范蠡之所止息、黃村角頭、綺皓之所從逝也、而闔廬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玩月之滸、消夏之灣

牧馬之城圍虎之山練兵之瀆射鶴之灘出金鑄於鼓瀕遊梅梁於驚濤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之墩聖姑絶雄之塚雪竇降龍之淵其石則岌嶭嶙峋瘦漏嵌空牛奇章有甲乙之品朱艮嶽有永固之封其泉則困淪淢沸井泉澄碧暈佐君表無礙之名天衣禪爾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尙書欲卜居而不能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巖架棟占野分圍散爲村墟湊爲闤闠桑麻交蔭雞犬鳴吠里無郭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

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議若武陵之源佛貍之馬跡不到周顒之族駕自旋星應五車地絶三班盧橘夏熟楊梅日殷圓收銀杏家種黃甘梅多庾嶺梨美張谷雨前芽茗鬣餘萌竹水族則時裏之白鰷殘之銀魴鱸鮒鰲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毳擬野之茸斟湖之鮮釀湖之醴泛白少傅月夜管絃之舟和天隨子太古滄浪之歌弔吳王之離宮扣隔凡之靈竅窺三萬頃之瓊瑤覽七十二之嵯峨其亦足樂乎彼岳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巍峩之氣天台武夷

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物不兩大美有獨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游觀之美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南爲下非是湖爲之尾閭洩之瀦之則泛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爲魚乎懷襄之世湖波震盪非是山爲之砥柱鎮之締之則奔激暴齧湖東之地其爲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納以容地設之隘以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江既入萬世允賴而後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許曰吾何歸乎吾

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超獨邁其逾遠海山兜率不可以驟到非茲峰之洵美兮吾誰與寄此高蹇

虎丘看月賦　　黄齊素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丘。蓋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交，笙歌鼎沸，月懸狀桑，煙浮水際，巨艑小艇，縱橫若鳧之集。于是攜傾何尊，牟靡薜蕩以爲席。有少年持櫂板，坐生公石，起予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風，出潛魚于水底，落山鳥于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笳卧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滸。公子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予欲以

蘇臺宮西施去，夜月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靡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覽勝者不造巨麗以爲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爲歡也。其山不必龍從崔巍，嶄巖紆鬱，絕歸雁于倆石，接飛烏于腸谷；其水不必洶洞滂湃，控清引溜，天吳命儔而嘯侶，鰋魚銜齒而四足；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魖之怪，擢木千尋，垂條四蓋，猿父哀吟其中，冶鳥焚巢其界。客試略海島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勃翠叢薄之中，追遊雲岫之際，過林莽，背欹欹，平疇衍漾，孤峰遥趣，周圍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而尚遺。況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乎古之心脾。試與予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歌鐘，漏激更殘，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再無，新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于木杪，掘藥草于寒汀，山山明月，處處秋聲，撫鶴嘆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

未嘗與虎丘有逕庭也。客頗以蟻垤蜂衙視之，減虎丘之勝趣，何睥睨吾姑蘇之甚乎。

浙江觀潮賦

黄省曾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綉㟁盈途員冠袨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爲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篰路繖歌吹沸天紅紫錯爲波影山光攪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答應車牛方喘于轉轂書鷁初閒而下矴彼江干之士女既不異鴟雁之翔沙而衆目之喧囂又何殊鶖鶬之亂聽逮至寤時定候日影已斜遙傳属𧺆中心搖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海門而注視不戒而孚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楔齒雖徐徐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綫橫江天風颯然摩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韸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匹浮天無岸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非叛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于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底太空之無絆天衆撼動而欲移地與震盪而似判吳山越山

爲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僬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悠颺潮之神兮來何蘇呈傀儡之妙戲矜遲能以相炫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爲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于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迴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強弩此校射于波濤乃謂致師于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若投箭符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東楚遠有朱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澉浦水軍萬人巨艦千艫西與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强弩分爲五隊中樵是主舞刀握槊飾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

舉炯收㶿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于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餘窮困之餘風非錯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予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海市賦　黃卿

猗巨鼇之連大荒兮何浩森之無垠浸盤藍之澹泞兮兩曜晃其吐吞西極以東之流瀉兮總滙溶而不灑維五行之贊二儀兮水遂廣而獨神指三山十洲之宮府兮非杳邈而難論眷海市之譎變漂疾兮駭靈異于見聞彼喬嶽之雲霧兮氣氤蒸之可知若潮汐與八月之濤兮亦實理之所為何洪波之泱漭兮恍惚出示之瑰奇彷彿世之形質兮頃刻更移其態委爽脢斂而宜和朗兮計歲見之無幾詢海叟之博練兮槩罔究其光怳陟蓬萊之峻閣兮出海隈之崇岡肝雯霽之乍歛兮泛霽日之浮光渺萬頃之瀲灔兮冒䨩霧以徜徉人走報以市起兮僕御奔而跟蹌兩竹山之夢夢兮牽牛島失其青蒼壁蓊欝於尋尺兮旋騰翥以悠揚少徙倚於岩阿兮已宛在水之中央臥青霓之空明兮如潼潼於沸湯簇碧霞於一區兮浮曉靄而廻翔嚮藹死之會衆藝兮懸繪品之千章天畀韋下而蟃蟃兮亟為築厥厚墉罔象十輩而出捧兮躍蜓蜓而爭能爰居滑鶻翽翽兮如助勢而

蚘鴟爾乃開五都之闤闠兮集日中之市廛南北胖貨之雜陳兮海賈陸商之爭先立候殆工匠之售技兮恍恍類驵儈之輕猥販鬻之繽紛兮緊接踵而摩肩言不聞而有譬兮覩巾服之駿然錢貨貿易以散返兮行負戴以傴僂伊机巧之戲劇兮聚觀之如堵負耜耒而荷畚鍤兮走農豎與田父一二弁屨之若遠兮意何居而蹁躚山冥冥以遠隔兮巨介避之何所俄而金榜之日耀兮列甲第之逶迤崇堂層樓之翼翼兮雕甍朱拱之翬飛亭臺微突其尖兮重簷

密瓦參差雉堞嚴城之洞啓兮藻繢黼黻之葳蕤寶塔矗矗凌霄兮華表跽立乎虎獅余擬長揚五作之麗兮客謂未比其光儀忽逮矗幢之孑孑兮散旗旟之旖旎𧺝戟干戚崢嶸兮躍騎騁之蹻駛安輿飛蓋之徐徐兮禮帷流蘇之鮮褻從官健卒駪駪兮郊迎野將之逶遲憶名城之孔道兮輪蹄輻輳之如是爾其酒斾颭颭兮芳非近郊遨遊絡繹兮飛虹之橋王孫俠客兮膺狗覩粧妓服兮笙簫竹娟娟兮俯坦茂樹交兮徑遙熒熒兮日下射翳翳兮風不飄欣欲就

兮水之隔招名筆兮臨之圖有懷莽蒼兮風景爾殊空中波上兮靡盬璘斑爛熳兮[illegible]澒洲兮奔電息潰溔兮涵杳虛如錦棚之迅換兮傀儡紛散於須臾望島嶼之隱隱兮招玄鶴之翩翩頑偕遊之大小兮漸容以言旋謂老農之播怪兮何鯨鯢巨而不然殆海若之幻戲兮較浮世之絢妍嗤方士之陋以誕兮誘秦漢之求仙侈金銀之宮闕兮或緣此而譎謾嗟么麼兮貴倖若赫横兮威權燎焰兮易熾綺綉兮靡乾百爾翕散消息兮咸有極而有端寥廓忽茫如夢

兮嘉賸士之逹觀奚詰辨之倣雕龍兮浚聱聱于幽玄

先夫子曰黃卿號海亭益都人官至江西布政使長於作賦背死轉可誦不墮方板填塞之習其文則句法瑣碎　百家私記其文名編茗集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賦三 居處人事閒情音樂類

菊房賦　王禕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謇好修以爲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姱飾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蕙兮蘭爲佩而蕙爲纕褰薜荔以爲衣兮集夫容以爲裳既所服之孔修兮紛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菊房何斯房之結構兮

獨以菊而爲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椽木蘭之差差兮棁文藻其紛披緣疏櫺以杜衡兮屘素壁以江離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敞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玩乎瓊枝擥芸編以總總兮絙笭桑之朱絲簪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以自怡濟逍遙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末艾兮腌茲菊以自况維菊之潔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菊之馨兮所以表姱飾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潔之不忘苟所好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糅薰蕕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葹菉薋其盈室彼惡椒巢何物兮亦雜然而充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于芳其能祗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嬌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予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沖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

華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兮又孰探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其目成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予筳篿兮靈氛告于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恐佳期之遲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佇將何物以結言兮悵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成詞

藥市賦　楊慎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閭老宿品千二而稱珍何如容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莘湯液和緩瀡滲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蓋屏風水發書帶山抽人參三椏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於嶲昆明之陬椒聊下虛星之含果蓏薦織女之樓逢芽龍之衛叔迴木羊之菊山檢木草之聖錄極山海之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蘭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藶迎露而先榮青綸

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鶴陳白兎騰仙于辛卯帝休鬼蘢蕩邪而蠲憂神錦仙蕊駐顏而難老又不若朝犀截角寒翠剛毛潛禺山之水碧薔樊桐之金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朧鮫金而解褻神鹿兩頭飲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豁莫不攀丹危而陟翠險賁仙仞而下神罌涉森森馳芊芊刈翹翹伐丁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于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卿五芝之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瀆乃延巫彭招長桑飛絳雪擣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

厥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瑣之鄉黃足之鳥呼季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騁翔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鳩杖于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遷風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斑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闉被開明廣都之野帶杜宇天際之山哀危蟪於寸陰矜局竈於井谷布濩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入蒟四千之人烟五十四州之謠俗罔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樂郤公程

鄭之倫顒子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蜮黃耇背鮐蒼崽髻蝸行欬擊嫂聾嬉聚沙成行鴈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漾百灝之霞采思婦之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催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遐既富矣韓康之肆寧靳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醒滞思于雕篆相如消渴欲罔沉痾于齒牙豈知西顥之蟠露北方之何東哉有林間翁孺者起而為系曰黃能兮休入寢朱旅兮罷窺屏永道兮一豎戢殲

兮九嬰、兮菊澤兮旎旎、宴衆宮兮冥冥、鴻安丘繼而作日安期神棲散、扇鵠陷氷丸、銀筩昔誰藴、金瓶今子雍、謝鶩飆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偓兮雀躍、共喬松兮飯桓、主人聞之、欣然賴閣、修容肥叙、獻壽升筵、敬銜光寵、奉以周旋、

勉卷賦

楊守陳

四櫓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卷、榜題曰勉齋赤城之老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鐵硯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轍、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哲、業惟務本、力昏作勞、荷雨簑於南陌、植烟杖于東皋、氷未開而耕犁、水方沸而耘耨、稟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恒燒、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梟臬、弓和六材、畫繢五色、各執藝以

效勤、或食傭以成疾、昔已閟兮呱開、腕垂脫兮未釋、恨花柳之芳菲、美禽魚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侍延英而濺汗、冒九折而驅馳、厭簿書之沓擾、惡敲朴之驚啼、思醉花于金谷、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懼職業之將隳、恒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廢時、復有望重勲高、勞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鱗兮若辭、忱翠蛾兮非顧、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往還、啼興

風於鼻海喉積雪於燕關惟百瘕之足蹙忭一寢之遑安若乃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相搏鼓磤殷兮鳴雷戈矢紛兮灑雹孰不愧殘而魂飄心摧而膽落强賈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妆功業於垂亡獻俘囚於既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獨汲汲於華榮盍改爾轍廻爾航發軔兮橫渠張帆兮紫陽踰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顯沒其無已夕燕娛其未遑昊孳孳之伯禹企蒸蒸之文

王茹仁義爲玉食服道德爲金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登樓賦 有序　桑悅

學舍中有小樓予名之曰乾坤一寄時登覽以寄遐情予懼兹樓之易毀也爰作賦以傳不朽云

予少期摶於九萬邂薄風而覩覩占師儒之末席抱圓材而應規然戚戚與戀主之念悄悄動懷親之悲幸兹樓之高明跳虛空而自怡易消遣乎世慮揖雲霞而賦詩恨市塵之伊邇乏盪目之嶙奇然開窗延四海之明月啟戸納八方之凉飈匪堯夫之傑閣饒廣大之若斯年時遊乎南康見樵子匡廬之巔釣于

彭蠡之湄者意甚歆焉然察其辭芳洲之宿莽伐空谷之桂枝形蠢蠢而意啞啞則又安知水石之多奇信造化之光景爲吾輩而設施兹樓雖限吾之偉觀不限吾之遐思登臨之際試心存乎瀟湘洞庭雁蕩娥眉反視靈府之耽耽覺水繞而山圍儼環樓之多景兮供吟眺于不貲彼登岳陽與黃鶴者心又或繫乎畚見塵外之艸木分化禾黍之非非併人樓而相準兮造化又焉肯以彼而易兹嗚呼噫嘻乾坤浩浩孰吾一炊明日之事陰晴未期汎飄飄之萍梗兮

寓兹樓而幾時惟修道德爲梁棟兮吐文章爲㮣㯾庶樓名之羽化兮不成敗于氣機

燈蘭賦

周容

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栽以欖核者吐焰如蘭三四而燼感爲賦之賦曰客未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燭愈醒聽檀板之初停聞更籌兮方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飛人擲果誰懷拈核在巾怨燈花兮不相報聞杜宇兮何處春廼借火以爲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木之纖緼驚高焰之吐葩移東君於銀燭於是座客喧笑徵歌賦形或曰楚畹蕭艾不生或曰謝階玉樹

同榮倩護風兮紅袖防飛蛾之赴明客有謂周子者曰昔湘子丹成明皇鼓急頃刻花開愧兹烱曄周知盛衰之不必拘時而榮華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吁爾殆慕燐火之榮而不悟其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乃爭此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性爲趨炎之俊哉夫敷華者必存爾實植本者始繁厥枝苟托基兮非地豈枯楊而有稊兄炙手其可熱寧廻光而見机縱引膏而自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而仁質內守衆口已騰雖近君子之淸宴終恐棄擲而莫矜因烈性

之難灰著文彩以自明吾子獨無意於是乎周子因凄然悲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巵以屬客聊酢眠兮晏息視萬物兮如此翛雖百年兮又奚别諸客盡醉山僧亦傾少姬垂袂微剔歎聲

千秋絕艷賦

王驥德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内所臨錢叔寶命貞卷周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艷命余作賦卷中悉大金元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嬿娟蕙質纏綿蘭情嫣然色授睠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漢皐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嫺辭于尺素寄芳信于飛紅迎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旣槭情于麗句亦示報于頹容凄其良夜黯彼回風于是

酧卓琴兮多露薦韓香兮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閣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才青河橋之柳堪結霜錦帶于新驩愴羅巾于生别投夜弦而留連報春鴻而凄絕环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永訣懵紫玉之張羅悵青陵之同穴海塡衛而難平血啼鵑而不滅則有南宮辭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綵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艷曲于陽春亦有丹青點筆之工盤礴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片雨惟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

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喻靡栩、粉本之餘妍、詫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顰瞬似語。態弱堪持。嫵然而釋、倪然而思、粲然而笑、慼然而啼。神情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辭之賦。金荃設色之詞。廼知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厄愁堪彫。髣楚楚短綃。蒞蒞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嬢、窈窕天人、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抱丹誠而不化、豖白首而難陳、卽顛顇之見絕、仍掩抑而含辛、悲絕艷于既謝、盡麗辭于長犨、儻有情之披攬、當三嘅于斯文、

百家私記王驥德字德良餘姚人陽明弟子偶于同邑倪太真家見有陽明與德良手書集中所無附此遠承佳作推許踰實益相愛之深遂不覺其言之過情耳然在淺劣何敢當也愧謝愧謝格致之說友朋中惟有德良解悟極速所謂良馬見鞭影而行一日千里無疑矣何幸何幸易曰寬以居之而孟子之論養氣極言助長之害故凡無志于學者惟恐其不奮迅激昂而有志之士又慮其求之太迫執之太拘而無涵泳寬平之氣不審德良以鄙見爲何如志健昆季昨晚始自此過杭數日後當復來旬月間得暇還能同此一談否耶

清舞賦　張鳳翼

暢幽懷以良讌、集城隅之桂堂、盻昇物之澄霽、娛賓曲以徜徉、飛羽觴以候月、徵清舞于楚粧、謝絲竹之繁響、出明迴之瑤英、紆羅縠以騁妍、垂金縷之飄縈、吐微音以按節、矯修袖以雙迎、爾乃張翕合機、長短中度、俯仰應規、低昂協序、始差池以燕翻、終連軒而鳳舉。既遷延而如疑、又宛轉而生態、欲進不前。將來復去、颯遝廻風、雍容凝露、指會飛蠓、臨岐揚絮、步芳得而若容、縱輕軀而如赴、覆玉掌之盈盈、流橫波之渺渺、燭朱顏以向宵、颭畢葩于清曉、眉嬋娟以珠輟、髻嵯峨而煙抱、弱腰屢盤、柔骨迅繞、窮麗極妍、不可悉道、既魂搖而目眩、恍不知其所爲、俄微笑以斂容、忽月轉而星馳、詎天工之皺巧、匪人謀之與斯、倀奇觀之難再、重追往于茲時、邁陽阿以絕塵、豈巴渝之可伍、俾邯鄲之步失、何淮南之足顧、使廣場之張樂、于清舞其孰與、嗟人情之尚靡、持孤論其誰語、

聽彈琵琶賦　　袁尊尼

原夫琵琶之爲技也、按調流音、徵曲寫聲、下上其手、逆順有經、絃無取多、宮塡徵鏗、洪殺會節、要眇希清、振容動思、暢志悍情、遠傳胡漢、近稽漢京、信樂府之妙品、絲竹之雅鳴、非夫嬌昌嘹瀏、明姿盛麗、皓齒素腕、玉瑩肪膩、瞭耀激盪、耳駭目注、則不足以稱擅工而繩絕倫、諧羣心而娛極意、蓋絲竭肉、亮器以神、宜色藝雙珍、古今共㫄、客有與於茲賞者、乃賦之曰、

夫何有美之沃若兮、洵涓嫮而修姱、披芝房以稟秀兮、絢芙蕖而濯華、擅絕代於名都兮、掩衆姝於秧斜、日予幼好此溥藝兮、醜族工委巷之頻哇、謂上客假其安坐兮、倉日暮無以爲樂也、援四絃而試一鼓兮、久矣予斯音之不託也、爾其擅祛出手、宛約善容、微傴郄坐、調絃淙淙、態逸情朗、嬌若淩空、乍撥良巳、欲放未雄、鳳延頸以倚臉、能蟠體以當胸、鵾筋迸縮而高張、擅槽攏撚而聲融、華表應虛以送響、回窗款竅以含風、啓丹唇兮揚修蛾、佀回波兮間積雪、絃之喙吟、脫兎馳、歌倚之兮貫珠、協幽留屢抑、澁春鶯也、爽切赴會、折寒冰也、正宮鏜喤、鳳和鳴也、悠延細轉、竹颸清也、倏歘激突、戰騎驚也、砉然止劃、擊裂帛也、曲終有間、餘韻凝也、四坐靜聽、驟不覺其辭之醒也、飛竿復酬、跋燭更秉、促促于于、忘夕之永、始奏兮悅皆有觸、畢彈兮各獲所領、閨辭多思、歡聆乃欣、越調沿怨、樂感俱泯、匪烏孫之出塞、異馬上之悽閨、豈潯陽之去國、殊舟中之愴神、固知境著遷物、而音能會心也、載歌曰、雲披日遲、藹春陽兮、餘寒少清、夜未央兮、

幷餘綺疏、覩蘭房兮、布席高讌、燭煌煌兮、蕙肴雜遝臭芬芳兮、有客既醉、醉倘佯兮、於爍令姿、耀宵光兮、朱絃靚御、歌琅玕兮、其歌伊何、鳳求凰兮、願言失心結明璫兮、彼美人兮、得也可忘兮、

百家私記袁字魯望吳縣人袁之奏之子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考功主事提學副使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賦四　弔古　述懷　欣賞　哀傷類

吳子城賦　王鏊

予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爲之賦。

泰伯遺墟、干將故里、臺閣翬飛、甍甍鱗次、瞻彼荒郊、羌何爲乎城之裏、但見愁煙鬱而四積、悲風慘而時起、頹墉突阜、剩水殘濠、野雉朝雊、鵂鶹夜號、沉牙折戟、蝕珥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予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舉、敗越夫椒、城規方于八卦、門僭擬于三朝、跨長洲之茂苑、館苧羅之豔妖、帶以錦帆之涇、歷以金母之橋、爰有京臺溫室、鏤楣繡栭、風亭月榭、碝璧椒塗、飾以璆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珮凫箎、高冠鵠趨、自謂百世君之、豈意至于是耶、吳祿既更、歷代崇飾、春申夏桃、泰皇刻石、危亭岌嵲、雕欄紆直、齊雲之樓、凝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赩、壘石則複棠嶕嶢、磐洺

則困瀰瀠、碧蘭芷羅生乎其間、竹松駢列于其側、麗綺爭春而妖冶、歌鍾入夜而嘈雜、華白甿于唫玩、皮陸倦于酬答、逆宋迄元、更爲治所、雙蓮四照、池光春雨、歲時觀游、麗無踰者、而何至于是耶、蓋自元政緊、群雄驁、白駒㩳、酋乘間竊據、挾嘉湖杭以自雄、擢黃蔡葉而爲輔、盛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爲戀迷樓、卓矜郿塢、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莫固、技殫九攻、蒼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巢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激東溟之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非不麗也、鉅橋瓊林、非不富也、崤函華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物之故也、豈仁義不修、燕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靡常、盈虛之有數耶、惟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既顛隮、後仍荒殆、登茲城以徘徊、寄千古之一慨、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袤局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蓋將濟于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泝洪波以直度迴迴颿于上遊顧中原而緬邈久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橫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髳以帶甲率庸盧而習戈撬吳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今長嗟嘆餘風

兮莫覿幸故址兮今　過西望閒創之基形勢蒼蒼襟蘘府而捺荊門峙巫峽而流瞿塘崗巒參落陣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翳憤魚鳥畏而將翔功難殖而塁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巍兮倘宏松柏蔭戶丹青閟宮垣骨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嚾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恩同水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謨偉雄並乎三分恥偏安乎一隅何遂違其懿志竟弗駟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宜三代以朔翔

胡群奸而馳逐列功業兮難成且年歲兮易促嗟哉天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意恒多苟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臟彼滸滸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抑鑯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兮良獨艱嗟嗟遇匪其時兮良獨艱

先夫子曰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陝西提學副使大復之持論雖謬然習氣故寡恒言必日何李無乃以大復爲公孫淺乎　弘記大復八歲能爲文十五舉于鄉弘治壬戌進士

年三十九其持論日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于謝文溺于隋唐●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韓

艮岳賦　　李濂

宋政和間詔築山於上清寶籙山之東象餘杭之鳳凰山初名曰萬歲山後更名艮岳以其在國之艮位也岳之正門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飛樓傑觀奇花怪石崢嶸巧麗可謂極矣詳見宋史暨僧祖秀陽華宮記靖康兵燹之後無一存者余汴人也數游其地迴覽荒基追憶其盛賦以哀之時正德丙寅歲也

蹕陂陀之土丘曰艮岳之遺址杳臺池其何存悵宮殿之圮毀走狐兎于窟壕莽蒹葭于潦水想全盛于前朝當政和之初紀倡豫大而豐亨崇苑囿以繹始咄蔡京之姦諛進朱勔而任使廣興築以遊觀所希藏之備積耽逸樂于當時殫民力而罔惜寶遠物以自娛役耳目之無益費千金而一花勞萬夫而一石萃珍異于天波(門名)致希有于汴陌蒐洞庭之瓌奇盤太湖與靈壁爰鑿堰而破舫始克達乎都輦乃有紫石之岩萬松之嶺海棠之川朝眞之境馴禽猛獸之聲野店村居之景又有龍吟之堂巢鳳之閣極目萬象飛岑八仞斷峽屏崖回盤峭聳白鳥成羣錦鱗自躍蘆渚梅汀棲陽駐鶴其上則壽山嵯峩兩峯對列瀑布下垂噴冰灑雪烟霏冥濛寒氣凄冽其下則景龍之江澄波瀾瀾鴻鵠鴛鴦飛鳴戾止朝暉夕陰變化倏爾其最高者則有絳霄之樓白雲之屋木棧驚疊石磴駭鹿巘援躋迴岡連阜屬左右蔽虧前後聯絡沿澗而轉坡降巔而憩麓十里笙簧四面檜竹徙蓬壺于中土瀉渤海于平陸十步一館五步一亭雕闌曲檻碧牖朱櫺枇杷橘柚黃楊冬青虎耳鳳尾含笑素馨徧滿山谷婀娜娉婷見高陽之酒肆倚南山之翠屏觴豆不羈絲管可聽更有奇玩嶙峋玲瓏玉京獨秀之巖慶雲萬態之峯去天咫尺宿霧千重秀拔雄峙若削芙蓉巨石數仞屹立有容或如儀鳳或如伏龍嘉名帝錫盤固侯封馳道行幸陽華之宮百鳥迎駕飛翔蔽空(見程史)王孫絡繹寶玦相逢柳陰蹴踘花市歌鍾謂太平其萬載俄醜　之逞兇失戰守之大計括金帛以和戎屯卒弛而縱牧遂青城而俛從歘鳴笳以北去擁鑾輿于雪風瞻舊京而返顧洶

烟熖于城中、信悲生于樂極、徒抱恨于無窮、嗟天命
之不常、惟一德之是輔、究治忽之有繇、實人事之自
取、苟好樂之無荒、保生民于安堵、仰無逸之姬公、誦
旅獒之召父、並陳戒于嗣王、永輯寧乎海宇、何宋人
之不然、詠京劭其奚補、瞻陳迹而撫然、聊抒辭以弔
古、

四愁賦　黃淮

守虛子索居屏迹、息慮省躬、因洞觀夫玄化、爰有感
於深衷、年與時馳、羌景物之不與、情隨事變、何忻戚
之靡同、若乃陽和煦育、品彙昭融、穠李芳桃、耀鮮華
於朝日、金鼓綉轂、醉羅綺於春風、轉歌喉之窈窕、蕩
香霧之空濛、蹴鞠鬭雞、斯遊未已、爭妍索笑、其樂何
窮。我則低摧喪氣、憂悶填胸、虛負歲華之遷易、那知
花信之始終、聽簷外鳴禽、空教夢斷、見牆頭飛絮、始
覺春濃、慨窮途之寂寂、奈幽思之忡忡、至若薰雨傳

香、鷗波漾綠、開池館以來南薰、折荷筒以泛醽醁、和
白紵之新詞、歌採蓮之麗曲、或鳴琴以俯清流、或岸
幘而倚修竹、扇影風泛兮齊紈、簟紋凉透兮湘玉、我。
則泉穢流脂、炎蒸藴毒、飛蚊旋繞、道排何暇於言談、
流汗沾濡、起居不離乎裀縟、紛然塵垢之侵肌、殷爾
靄烟之迷目、焉敢忿其趨蹌、豈能頻於盥沐、及夫序
屬三秋、金風扇冷、時維殘暑、素雪揚威、盼鄉信之沈
迷、目窮鴈字、若凝寒之慘慄、體怯鶉衣、滿沉沉兮長
夜、魂渺渺兮親闈、警鐸傳聲兮駭膽而慄魄、殘燈照

影兮灑淚而長吁于斯時也爾乃鬬勝誇奇携朋拉友汜九霄之沆瀣待月南樓覽六出之奇葩衆筵北牖列侍女擁歌姬薦嘉肴稱壽酒姚兮媚物之情哆兮懸河之口弟恐為樂未央而盛時年貌之不留又豈知窮愁迫蹙而羇人歲月之易久也嗟夫予嘗究夫庶物之理萬化之原是非互見得失相沿競侈靡縱遊觀則流之於放閔阨窮極愁苦復溺之於偏見消長盈虛實玄機之旋斡而窮通壽天豈人事之能遷是故陋巷簞瓢回也不改其樂易簀待盡參乎復

得其傳又若陸贄顛危而不忘乎孝行史遷殘毀而猶校夫陳編韓退之貶潮陽而侃然正大之氣上干霄漢杜子美之走川峽而懇乎忠愛之情屢見詩編此皆騰輝於汗簡非徒誇大於浮言復有至人道備德全不與時化不為物牽脫悲喜於一致安性命之自然匪棘匪徐留心澹泊之域爰清爰靜游神沖漠之天斯其盛矣我願學焉

先夫子曰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大學士謚文簡

戎旅賦

楊慎

恭承恩譴兮于役滇越指珮江阜兮解紼雲關三陟崔崔兮九折融融不日不月兮送居窮髮撫孤旅而悄脛兮撐衆困而惻心悵圭簫之駿邁兮邈四愁而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速遠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潯慈烏忻于共巢兮恒烏悲乎異林彼織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踦跦何生人之含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鴂姬公畏于熠耀兮尼父喈夫蟪蛄屈托乘于螭豹兮莊寄

徑于鼪鼬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欷哀吾生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嵔兮望晻噯之末光神怳悢而萋颸兮形攣卷而俗囊滕孫水之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猩之夜啼兮覩狒狒之朝跡壽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癸而不懼兮魑魅過而悉慄嵲嶸颮揚兮含沙影流嘼茲徂春兮忽焉杪秋月令殊于九州兮瘴卉華而歲周若有人兮好我攜旨酒兮思柔柔檳榔兮綴扶留贈相離兮結忘憂寘鶉雞兮為腑露汇魚兮為修滇歌兮

奠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欷其向陬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箱枕而假寐兮遊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欵語兮閭里紛其來訝衆雞鳴而驚余兮晨光昒乎東射懷夢歎而覺悲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古兮援龜頫兮余謝持明庭其布德兮予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冏睹兮蘭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雞詭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恒此土兮余躍不祥順勿怍兮樂天知命夫何憮兮

司命賦

趙時春

客有以束芻加塗絲給飾素金碧紫紆緇刺抹傅冠夏后之章甫合軒轅之制度標曰司命之君祇承則昇禍祚惠而好我用啓窮阨主人辭而難焉曰夫陽輝而穹回乖象陰翕而柔祇數形故形則爲水土木石象則爲日月星辰萃兩間之精華麗至道之模型要其所極猶參差難并究其所始則窔奥窈冥蓋七聖之智而於是迷四科之博而不能詞謬彼譎幻假此芻筵類燕人削猴於棘端同假師舞巧於周庭縱

無求而不獲匪余衷之所寧客曰迂矣子之言也大三五淪喪剝落真元陽明剥謝陰邪昂軒執失則攣拳曲踞以取媚志盈則招權攬威以自尊一波蕩而萬濤漲孤墨推而三軍奔況七曜爲輪廻而兩間乎乎反醜正惡直其徒日繁足恭令顏其竟日敢豈聊靡之所能撑柱空於怛以蒙遁屯勖余忠告慎網出論余乃再拜而受之安于中堂致爾吉蔚冠裳注椒醴奠蘭藥列鼓鉦獻候糈鳴洞簫鼓笙簧陳靈旗招巫陽望左右幸歆饗已乃兀然突然燭影亂而神飈

翔、慄然竦然、毛髮豎而相扶將、若有悁喝于陶焚嘯于梁、乃辨厥相、則恍惚兮難查、乃聆厥辭、則嘈啾乎難詳、叩之則無所應、已焉則復來降、良久巫致辭曰、神靈訊汝、謂以有所凶吝而求祥乎、汝之祥由天、神不能逆天而取殃、謂汝有所咎尤而求愆釗乎、汝之尤由已、神不能易汝之肺肝而柔汝之剛腸、夫不授於人而於鬼乎厚望、不罔於誼而受俗之羈韁、悲世所以馳騖追逐而卒仆偃者也、吾且示子以廣大之論、遊子於曠逸之場、下抉乎地維、上覩乎天閽、騁鶩

永之至辨、析聖教之微茫、明以詔子、子其聽卬、蓋聞大造以天地為洪鑪、以山川為巨防、鼓動之以五行、鎔液之以陰陽、緩日月使消灼、驅風雷使簸揚、於是鍾渟懿者茂以昌、值澆離者肆而狂、譬諸爍金、精者為百鍊之鋼、鈍者為一制之鋩、其間等倫、皆可辯明、返造物之本原、此其較然大章者也、乃若遭其窮阨、值其涇汪、變態萬端、靡可久常、或保其慝、或賊其臧、伊摯之任兮乃孕空桑、重華之睿兮乃殞南蒼、陶唐谷岳兮梟由深藏、履癸愎諫兮乃臣龍逄、昏淫乖倫兮、暮獲真王、甘盍舞智兮、為趙鳳凰、此則糅錯雜齊事理或爽者也、至若箕子陳疇於周而奴僇於商、仲尼勁於夾谷而臣於宋臣、齊桓雄于五伯而蟲出於牀、泰穆弘於乙丙而殉其三良、此則始終異故、本末披猖者也、又其甚者、尤可悼傷、接輿獨見兮楚稱為狂、三閭忠藎兮、爰投三湘、伍員獻謀兮、謝盛革囊、弘演納肝兮、國破身亡、著乎詩人之諷刺、編為史冊之輝煌、然懷寶含瑜、逢時捨擯、既不其力、覆用胥戕、或有義烈精誠、感動玄黃、萇弘迸血而化碧、鄒衍痛哭

而飛霜、然猶乖世負俗、絕頸抗吭、其餘齎志、飲憤、激薄乎三光者、不可以比方也、竊古今之殊致、感流波之相蕩、合至道於冥漠、按安宅於久常、縱目乎紘埃之表、神遊乎無何有之鄉、窮通好醜、孰能為之弛張、進退虞豫、孰能為之低昂、願含章以藏器、俟乎時運之芳、勿眩脂以稜稜、永舍悅於滄浪、余聞斯言、驚悟徬皇、方欲叩其要眇、療砭膏肓、但見皓月摧虺、落葉凝霜、向之所睹、倏然而襄矣、

古繪賦　　　　譚宗

歲在著雍閹茂、俯舍偪市壥、日出入輸、號鬨昏塵惡臭、瞯眼塞鼻、茂有巳、幾不知身世之謂何、嘗偕人走廟市、流眼眼念、觸物悕悽、歸而爲古繪賦、以志感也、辭曰、

曼方老人嘗來都市、有持繪冊而售于市者、問取而睨之、則耆古聖賢之像、各爲一家之日、絹素陳久、紋飾脫落、不驚人眼、率率朴朴、然而丹粉雖謝、神采奕然、纖睫能動、襟袖欲僊、筆墨之妙、睇而睨之、斯殆非

人世所得而偶見者也、問之賈直幾何、則千百爲計、待售幾時、則於今且一十稘矣、夫售之數十稘猶且售之、售之數十稘不售而猶千百以估之、予之不明、豈有休乎、繪者然然然、然吾嘗聞之、貞志篤性、勝事茂能、皆有見亮之日、觸於時會以與、雖處之莽穴之下、闒之幽晦之地、不能沒其神爽、遏其氣勢、是以傅巖協肖像之求、渭水入非熊之卜、采榮南山、兩臣若刻祚、垂釣東海、足加於帝腹、辟猶隋珠發水而照乘、趙璧與山而效城、屈指而獨伸、秦楚必爭之馬也、而似

鹿、異域必登之、何況立之都會、矢之闕闕、蔿目淵於焚烈、鑒別呈於毛髮者哉、吾所以守而弗罷、陳之非輟也、老人曰不然、人情好動而惡靜、天道向變而背常、二三綱紀於柱史支離恢張於彼莊、此自然之數、不可或罔者也、今吾子所謂賢喆之象、善則善矣、然能靜而不能動、能常而不能變、坐者不得持之使立、起者不得偃之使伏、怒者不可強之而喜、笑者不可移之而哭、須眉者不能柔之使巾幗、冠冕者不能髡之使鉗秃、況處此遷忽之世、習夫游衍之流、而秉執

成相斤斤、弗休唯子、葉庭不咸於人乎、其又何尤、子不見夫傀儡乎、頭額不盈寸、軀體不中尺、而封中央之土、身兩甲乙之德、倏而冒之以弁冕、倏而傳之以粉黛、繫維掣之以顛倒當場、俳優叫之以馳走絕域、時而闊步於康莊、時而屏氣於闒闒、朝登鄒魯之堂、莫入萑苻之澤、宵沐之則爲妾婦、毛角之則爲犍特、授之利劍則殺人、銜以事權則賣國、前可以泰而後可以楚、南與爲蠻而北與爲　　乎富貴貧賤、皆反顏以事讎、判乎成敗利鈍、且倒戈以逆敵、此皆傀儡

之能事爲其無一定之勢奚不遷之識故日中貿之
日入而婆娑蹁躚於王侯之几席矣綌者聞之衆體
投地反袂塞膈蒙戎包匭函金襲石盤辟足縮而去
之不復敢厠乎道側

作見賦　徐爀

嗟人生之轉轂兮恆一東而一西恨踪跡之流萍兮
眞聚散而弗齊痛違別兮道路邈嘆離羣兮天一涯
傷人遐而室邇慼會少而情睽欽不意以遭遇或無
心以追隨旣樂深而不禪復喜極而難持若乃曲院
疎楹涼天靜夜絕過客之屐聲寡高人之軒駕落月
滿乎屋梁寒雲停于艸舍倏驟見兮綢繆陳酒殽兮
杯斝樂傾蓋兮方新驚會面兮何乍烏鵲已飛鶺鴒
猶卹至若臨邉戍客廿載寒垣雲埋龍漠月照雁門

遠兵朝鬪胡馬夜奔顧身自恨吊影誰言偶故人兮
邂逅揮涕淚兮寒溫述沙場之痛楚問鄉國之田園
當年鬢髮兮白復白舊日交遊兮存不存乃有五陵
少年千金任俠重諾輕生執仇飲血愛趙女兮秦娥
指青樓兮紫陌過俠邪之娼家遊邯鄲之宿客選絲
竹兮徵歌奏笙簧兮按拍玉燭羅幃琉璃玳席行醇
酎兮千巡盡歡娛兮永夕或有深閨少婦久別征夫
雁稀鯉絕日居月諸秋風冷落芙蓉帳夜月空明翡
翠襦愁復愁兮容色改怨復怨兮形影孤值夫君之

歸輪罔門外之斷馬涉進道兮言旋真從天兮而下慶再世之伉儷隔幾年之春夏嬿婉由此兮重佈別淚從今兮不洒至若承恩長門深宮淒惻紅葉傳情團扇掩泣若舞衣兮空自傷歌悲愁兮借于琵琶宋兮徙含情恨君王兮不相識一旦覩召幸非常賜顏色得寵有時承恩無極其或才子風流高唐夢寐朝朝暮暮雲雲雨雨二八佳人妖姚旖旎被纖縠兮桂裳服羅紈兮纘綺廻眸轉盼芳心欵起雖夢幻之非真亦交懽之甚喜又若修真羽士技乇飛升黃鵠

可御白鶴堪乘遊玉樓兮金闕踏紫府兮瑤京覩人間于凡濁謁上帝于香冥拍羣真兮嚼瓊蕋揖八公兮參雲軿欣衆首之有數幸宴樂之匪輕若夫流落羈臣長沙遠謫鵩既來棲地復卑濕一朝命下身歸舊國談夜半之鬼神令至尊之前席上與下兮相親悲與喜兮交集又若文人墨客千里神交偶通姓名于逆旅或枉車駕于衡茅似磁引鍼如漆附膠又有苧羅妖妃江漢游女逍遙水濱顧盼江汜一見兮目成相對兮魂祝既贈珮兮委心不投梭兮折齒別離

倏忽遭會匪常雖日月之逾邁豈中心之能忘覺悲欣之交戰疑晤對之倉皇誰能當綢繆顧戀之際而不神爽飛揚者乎亂曰擾擾浮生真過客兮世路多岐何偪仄兮人生見期詎能必兮慘慘憂心殆如積兮懷迷途之泫泫痛天地之何極兮

先夫子曰徐𤊹字興公閩縣人博學工文私記興公又字惟起與兄惟和熥並擅才名萬曆間與公與曹能始共主閩中詞盟家多藏書

原缺第二十一、二十二葉

閔獨賦　葉良佩

閔諒貞之獨立兮阽衆險以乘危蹇離披以罔䕶兮循本初而自思始余之未有知兮專六籍以爲師朝帶經于兒圃兮夕發憤乎董帷物何幽之不鏡兮理何微而不窺旣釋褐以從政兮棼亂絲其難治索慮謀于古訓兮判與彼而異宜心無歸之茫茫兮疑徜策之我欺步徙倚而遙思兮寨展轉而反側困極其必通兮神恍惚若有得曰道有玄機兮而靡定式乘時制用兮妙在悟識親賢弼輔兮稽古自益任重惟

穀兮篤信靡惑惕雲魂以驚悟兮奉神睨以周旋抽詩書之秘訣兮萃仁友以討論遺騷化之粗跡兮遡九河兮昆崙披義塗于榛榛兮排私闥以爲禮門搴木蘭繼余佩兮扈芳洲之芷蓀冠切雲之寶冕兮明月懸乎帶擊衆讒嫉之弗回兮猶汲汲乎嗜昔之言夫惟被服之魁崔兮衆果薆然而忌之加以險詖之僞名兮乃集群怒而噬之衆口垂涎之潺湲兮張怒目而睚眦杌隉邑余煩冤兮雖百喙莫之能解豈不歷情以陳辭兮荃詆余之善誑競服面而背憎兮反撫余言以肆謗聯矰弋之在上兮蔑深淵而在下仰側身以發機兮俯跬趾之靡所念余初志之好修兮今何以侘傺而邅殃將惟語言以階亂兮無亦擇交之不詳世衆好朋而惡異兮余獨蹈其所怪揭吾日月以孤行兮豈不指尤于睢眛仗貞信于幽明兮全形軀之已多及年歲之未晏兮修初服其謂何襲余芳兮鏟余彩坐若忘兮行若待中以爲虛兮和以爲馬馳騖于順適之塗兮休息乎曠澹之埜衆之不可勝兮險不恬乎再試顧吾過以成章兮昔爾紳以自

識

百家私記良佩字敬之台之太平人仕終南京刑部郎中

東門賦　何景明

步出東門、四顧何有、歛塚培纍、迤眕接畝、有一男子、饑臥塚首、旁有婦人、悲挽其手、兩人相語、似是夫婦、夫言告婦、今日何處、于此告別、各自分去、前有大家、可為爾主、徑往投之、亦自得所、我不自存、寧難活汝、婦言謂夫、出言何絕、念我與君、少小結髮、何言中路、棄捐決別、畢身奉君、不得有越、夫聞婦言、此言誠難、三日無食、腸如朽管、仰首鼓喙、思得一餐、大命旦夕、何為遷延、仰死從義、弗如兩完、婦謂夫言、爾胡弗詳、

死葬同溝、生處兩鄉、飽為污人、饑為義殤、縱令生別、不如死將、夫惱視妻、言乃執古、死生亦大、爾何長苦、死為王侯、不如生為奴　朱棺而葬、不如生處蓬戶、生尚有期、死即長腐、潛痿黃泉、美謚何補、夫婦辯說、踟躕良久、婦起執夫、悲啼掩口、夫揖辭婦、杖淚西走、十聲呼之、不一回首、

思子賦　黃宗會

喈荒雲稠霧、綢繆糾以馳驟兮、粘天谷而崩陊、彼哀蝵傾壓、碨硊砑砝、杳以迴抱兮、重以旋風走瀑之轟、巖莽長林之蓊鬱、趺蔓蘼以窮負索落兮、嘯閒象而舞夔魖、蟋蟀既喘哀喙於積葉兮、訓狐鷹饑吻於危枝、彼歸然之新壟兮、竊獨悲此二孺、哀叫天之無辜兮、慘不知其所之、形耿耿而日遠兮、魂煢煢而誰依、月逝年徂、其燗神助識、恐隨風雨而遷改兮、又何況綽約之容姿、何余生之多虞兮、變故曲折而交摧、爾

兒見背於匝月兮、行道之人亦為之心惻而淒其、走髣髴而俯澈兮、坐書室而如疑、倚道旁之榆楸、見同學之翩翩兮、猶獨憶其伶俜而不來、淚漬篋中之陳衣兮、重之以殘書弄墨之紛如、豫章之折於棋杷、不足見其篤從于脊兮、槐蘭之附其芽萌、又孰佩大纈芬芳非、忽矯首以遠望兮、日恂眷而神馳、休燃行流兮、痛返逝之無期、使死而無知、徇化安之坯土以封汝骨兮、猶愈、夫、爾、觭、我、骼、川、眷、乙、腸、漂、泊、於、河、墉、江、滑、死而有知兮、則上為皇祖之宅兆、旁為汝叔之塋

墟其中蘡薁多汝戚兮又奚若夫伶仃而無歸乘化安之玄鹿兮或先驅之以角觭。（化安山舊傳有玄鹿又如蛇者角觭然上出或入虬也）駭杜鵑之爛漫兮俄霜楓之披離春花秋月風晨露夕兮汝宜挈汝弟以追隨北山之陽其上可登以望汝家兮慨然念平昔之遨嬉野艸倏起而蓼翶兮梧楸尚仿彿乎舊籬超埃壒而游神霄兮始悟然蛻塵寰之垢滋彼天地之無窮恒千萬年其一瞬兮耄殤又區區相較於菲賤思平之誦讀兮精力過絕乎等夷不能口論手書少有所施兮長松之下白

石之澗後千載猶聞其哦依。

震川思子亭記忽作幻想此只平序自足至情慘人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賦五　禽虫花木器物

放鳬賦　周是修

洪武丙子春仲之月陛下憩乎東城之臺瑣羅俊彥咨詢古先旣而有進水鳧百餘翼者毛色鮮華群匹和軒然然與夫不忍之心俱放於濠觀其始則紛紛焉少則濈濈焉俄而並舉翀逝于是覽春光之舒遲樂物性之得遂怡怡如也愉愉如也色

奉祠臣周是修賦之臣感夫君德之至仁及庶類敢不奉敭休命再拜稽首賦曰

猗莪莪之堪輿兮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泉美兮盛莫盛于鷺鳬雖群游之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浩渺兮樂滄洲之遼夐藉軟莎而安眠兮弄經萍而閑泳頹其趾而丹凝兮縞其襟而玉瑩性于物而不忮兮恒恐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羌潛羅而忽加愛毛質之綺麗兮遂將獻乎皇家緊予皇之仁德兮當覽春乎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濬冲融

而舒懷適筠籠之晚進兮矧晴光于文緇既彬彬而戢羽兮亦肅肅而並咮啟予皇之良心兮赦俱放乎金濠始依依而泊淺兮漸翔翔而升高交翅翔而返顧兮若感恩而不捨徐翀翥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野何皇心之惻怛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兮秩先後而有倫豈磨鑑于往古兮實誠中而形外思高下與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唯好生而惡死兮人與物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兮與一視而同仁覩夫若商郊之祝網兮暨中山之放麛于禽獸猶有所

不忍兮矧于人而違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兮終啣環而報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兮先伏篆而朕祺善予皇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兮曷非幸而有忽嗟群鳧之何幸兮脫萬死于斯須遂重登于遼廓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漢漠之江湖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昧兮將天理之可憑與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徵匪麟趾之仁厚兮又烏致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充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日揄敷于仁聞兮無

一夫之不獲詩曰爾鳧之生兮仁君之恩倏離鼎俎兮翔于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交張兮矰繳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順渚滄汀庶承恩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寧盍啣圖而獻禎兮逐鸑鳳以來庭彰予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臣超間乎於千載兮流無窮之德馨

畜鷹賦　　劉球

惟鷹之爲鳥、有號曰鷞鳩、鍾炎精以爲武、德稟金氣而多伐、謀習學則時乃下、祭鳥而天以秋威、以自養、翮以日修、非其類不與、非其林不休、此羽族之雄傑、百鳥所不得儔也、是以有炳其文、不一其色、嘴脩而品、脰博頸而健翮、尾以合虛爲貴、目若點漆之黑、喙曲於鉤、不趾利于鉄棘、望遠兮若愁胡、立屹兮若置石、高舉則飄然凌乎九重之霄漢、下視則廓然見乎萬里之山川、倏然闊越、忽然幽燕、嶽霧不能障、川后

不能延、其奮揚也有尚父之勇、其捕逐也有子産之賢、其數飛也矯乎學者之功、其以小制大也兼總乎御史之權、故百獸望之而跡斂、衆禽觸之則驅揖、豈有情之好殺、蓋亦天使其然也、一旦應明詔、沾善價、貯雕籢、覆黃帊、足紆碧絲之緒以爲常、首冠繡章之幘而少謝、脫風霜于渤澥之濱、濡露雨于闕庭之下、頋玩狀賞、徘徊聖駕、逊命鷹坊、寧厥攸舍、處之溫涼之室、柄乎丹朱之架、肥鮮飽於歲月、食息時於晝夜、幸遇比乘軒之鶴、不殊親愛、雖入懷之鷂、莫誇使其才不絕倫、則是能也、亦何由而　獲近乎明蓋屆候冬狩、及期、萬乘雷動、億騎雲隨、則臂以金吾之衛士、乘以內廐之驍騅、左右乎紫鷺之駕、後先乎翠鳳之旗、入泱漭之野、以較獵臨弃逐之時、而脫羈是宜搗所能鼓厥翅、與西旅之獒戮力、東海之豹合勢、大搏熊羆、小殪兎雉、獻獲虞人、奏功輿文、以羞大庖、以實賓器、以爲乾豆、祀廟是事、思效報以萬一、求以免乎素餐之媿、則於恩爲不孤、於德爲無負、苟飢則惟人是依、飽則高飛而遠去、則雖有矯矯之翰、善攫之

距、較名而考實、僅鵙鷯之不如、然則厄困而賴濟于人爲臣而叨食於上、蒙其施、當懷其報、可不鑒視乎鷹、而思所以自處乎、

鵲賦　　李東陽

爰有靈鳥集於中林修尾長喙玄衣素襟噭噭奇質冷冷警心我有嘉辰懷此好音若夫飛甍峻閣繡闥雕楹旭日初照纖飈不生茂樹芳潔繁陰翳清忽促刺以雙透歘猴獅而迅征刷凝鮮之委羽寫婉轉之幽情紛衆噑以爭墜屢驅飛而不驚晴雪衝騰其下上閒華匝地而縱橫爾其乍東乍西倏近倏遠棲初危而不定去未極而中返或周旋其却顧或擊捷其將轉方小佇于中庭誤遲歸于別館曳餘音于未絕

裊柔條之半縮若乃玉關還客金屋佳人淹沉幽閨之士雜遝高軒之賓託春心于錦字逞嬌色于雕軨聽泥金之小敕攤纖翠之重茵曉枕驚夢春山罷顰莫不窮途拭淚幽谷生春或擎杯以酹地或倒屣而迎門嗤村鴟于牖戶惟野鵩于承塵不利俗以投好徒增疑而召嗔試比物以引類信玆禽之足珍乃有上苑虞人五陵年少挾弧彈于懷中探危巢于木杪智藏乎其無形禍出其所不料豈百金之足圖曾不滿夫一笑物固有所偏工意固有所獨適故知來歲之風不能芘一卵于終日報羅幃之喜不能解雙顏于淒室彼世態之無常徒因之而太息復有梁州金印月浦銀橋美翟梁之窈窕駭魯木之翔翔信慌惚而莫究徒夸浮而可嘲吾將使茂先卷舌而却走成式遁辭而先逃見天機之流轉知造物之非雕坐觀物以自適聊寄情乎離騷

孔雀賦　張治道

嘉靖庚子、余遊簾府、見孔雀四、一雄三雌、佳麗閑雅、珍奇可愛、西北之人不識此鳥、偶一見之、目耀神聳、衆賓歎賞、余亦歎羨、感異驚奇、觸情動興、惜王不授簡、才阻即席、歸爲之賦、以遺同好、

伊崢嶸之歳暮、游佳麗之仙洲、見南方之奇鳥、立浦嶼之淸幽、性馴雅而弗驚、色倏爚而寡儔、稟金火以成形、故文章之孔修、怒則危冠、開則舒體、尾屢變而如雲、貌恂恭而有禮、雖寶愛之周身、實珍奇之在尾、

金閃灼而浮光、翠繽紛而極斐、步欵移而幽閑、舞按節而逶迤、屢却顧而自矜、每含情而獨喜、見服綵而生嗔、疾文章之奪巳、値晦陰以藏形、遇朝陽而刷羽、氣糾糾而射人、聲鷩鷩而逐侶、離炎方而更珍、非江北而爲枳、遂嬉游於宮闕、謝飲啄於蓬芭、雖鸚䳇之能言、何鑒衷之堪比、方其始也、千金勿惜、蹤自南邦、致不畢來、到必叠雙、跋山越海、踰嶺越江、鳥尊人賤、地遠威降、則一毛之不損、庶千金之可償、保一二於千百、諒存沒於毫芒、恐風土之弗宜、慮寒暑之相妨、

經年歳而始至、豈日月之可將、若乃綺筵初秩、佳賓咸莅、罷絲竹之孔歡、命雅觀於禽類、爾乃整步肅容、揚尾戢翅、爽首蹐足、斜盼流視、意象如思、動止無忌、舉喙昂眉、似陳其意、我生何地兮、我處何鄉、恨不如鴻鵠一舉兮、萬里翱翔、華屋非不可以娛樂兮、奈離恨之鎖腸、抱幽衷以徙止、歷信美而彷徨、雖極人之觀美、徒增巳之悲傷、既來路之弗知、又雲天之渺茫、不假容而借顏、何異域之流離、遠故山之羣匹、懷嶺表之差池、類南冠之楚囚、甸降志而自卑、終惠養以

畢命、願委身而承怡、庶無入而不得、類達人之隨時、

孤雁賦

薛蕙

孤雁感物也、渦水上有孤雁隨人家畜鵝鶩逐以取食、人或逐之、輒飛去、入左右洲渚間、然終不遠去也、予遊城西、有野人指示予、心惻然傷焉、因作賦云、

遵長河之峻阪、出城隅以西徂、望鴻雁于河涘、竚傍徨而獨居、容猥慨以愁顇、音悽愴而號呼、伊斯鳥之嘉淑、產異質于幽荒、體貞信之至性、動靜一其有常、固羽族之殊特、衆烏孰可與比伉、故其行不失時、止

必擇所、候暖北逝、先寒南下、既冒險而涉危、曾不恤夫勤苦、惟衆鳥之多智、曰庇生之得宜、弗一遘于艱難、羡暇豫之無期、或巢山嶽、或游海涯、昂首虹霓、濯翼天池、託戶牖之巍巍、下民莫得以或窺、足無虛跡、翼不勤飛、資飲啄于尋丈、遷徙弗踰乎旬時、何斯鳥之劬勞、增荼毒其曷已、將材質之不倫、固天命之難俟、瞻北都與南國、念室家之靡止、道路夐以遼遠、間一歲而萬里、復有羣侶中迷、雄雌死別、目駭魂驚、飛沉隔絕、始迴邅而不進、終躊躇以永訣、爾乃背雲路、下緒風、依沮洳、滑蒙茸、捐燕越之故思、甘愁苦而終窮、雖六翮之尚在、欲北歸其焉從、于是淪形晦跡、亡精失志、牢落遠遷、躑躅無寄、痛衆雛之一隔、慕同類之難值、伺晨鳧而朝征、逐駕鵝以宵寐、登卑湫之敢辭、恥衆目之猜忌、聲未鳴而先絕、翅將舉而復墜、呻吟幽僻、周旋林坰、踐曠野之嚴霜、食潢汙之流萍、延性命以苟存、非初心之所營、遭志意之摧毀、中無故而或驚、況畏悸之叢至、迫末路之怦怦、避矰繳而往來、困鷹隼之縱橫、思逸樂之無遺、憂慄紛其相嬰、若

乃陽律畢謝、陰氣時作、天淸日迥、草枯木落、明月出兮皎皎、野露皓以漠漠、戀南游于朱厓、恨北棲乎玄朔、魂魄蜮而怵惕、顧形影之寂寞、吐哀鳴之噭唳、志激昂而將躍、動幽谷之虛籟、停高門之曉柝、聞之者怊悵而自憐、見之者歔欷而不樂、嗟斯禽之可哀、像羈旅而無朋、因昆蟲之同感、未若斯人之有情、汎遊觀而歷茲、忽容與而不行、詠鴻雁于周詩、涕泣下而沾纓、覽萬物之參錯、悟大化之合并、相吉凶與憂喜、終同歸于杳冥、齊百慮于一致、孰云天道之不平、

先夫子曰薛蕙字君采亳州人考功郎中西原之文清眞有悟于道德之旨惜其一知半解而已 私記

西原正德甲戌進士生三月見若神連呼若郎若那家人驚怪沃冷水止之屏居兩原著書樂道有得于三氏玄寂之旨若老子以自見

相思鳥賦　葉憲祖

鳥大如爵朱咮褐色雌雄並棲捕必雙得如縱其一百里尋赴名曰相思雛是之故戊辰冬集龍山殆以千數偶有籠致一雙者戲爲賦之

絪緼所化類必有耦血肉之物雌雄牝牡緊有合之爲驩迨仳離則爲咎茲羽族之么緲兮固孕焉於玄黃詎配靈於鸑鷟兮並娛乎鴛鴦亦胡比鷃鴳之能言兮傯鵲之摩秋蒼賦形非饒梟性則異情致仇匹誼叶專摯猶木連理猶花並蔕惟沒世以追隨無中

道而捐棄偶不免乎羅罻或見閟於樊籠一目可覩百里必從別有美而弗顧甘幽縶之與同余自去冬始覩斯鳥羽衣楚楚亦旣馴擾晝共啄兮欣欣夕交棲兮若抱彼鷺雅與奔鶉固不足以比數兮卬比翼之鶼鶼亦遜茲之情好名曰相思於術不虛疇能似之其伊人與指皦日以爲誓兮願同穴以安居樂伉儷之相守兮靡曠望乎居諸至若嘉偶不諧麗情中斷音乖琴瑟星睽河漢侯門作陌路之傷溝水有分流之嘆洵漭兮可嗟顧斯禽而顏汗嗚呼情脈脈兮

無詞明月千里兮空期搦素管兮長相思。

百家私記　先外祖字美度別號六桐餘姚人舉萬曆甲午鄉試己未進士授新會知縣歷官廣西按察使有墓志載先夫子南雷文案中

後相思鳥賦

葉憲祖

鳥名相思以其從一而必歸也兒子華滋試之果然已並縱之遂飄然長逝矣余聞之更怏怏況日倪吏部從恩入賦中作後賦

澤雖畜乎樊中詎未神王矧茲情種曷勝摧喪去復回兮亦既勞止居者望兮亦既號止捨彼豢豢來就羈因覩茲微鳥思諮何稠是非忍人胡寧汝留維我小子頻有心者抉彼藩籠並爲縱舍縱內若唐宗之庭開網若商王之野任所如於廣莫之鄉恣和鳴於叢薄之下悲哉人生既艤以嫩每當盛年寡合多離闈人疑愁乎關塞征夫絕念乎屐屧覓徐郎之照兮入侯門而忸怩裁蘇氏之錦兮悵道道之迢遞歷閭閻而偶遇盍不可乎庶幾此千古之長恨鍾情者攬筆而歔欷孰與斯鳥之得所接翼而聯飛余不得重拍斯鳥而告之將介鵜氏以致詞爾其就閒而避患寄處而忘機偕爾俗類娛爾儕隨無復爲人所得而徒寄爾之相思哉。

吐綬賦 有序　董夢桂

嘗讀詩賦有山雞吐綬不解爲何物既考爾雅吐
綬雞一名珍珠雞羽毛有白員點嗉藏肉綬長闊
數寸紅碧相間遇晴頂上先出角日二寸許然後
徐舒其綬壬戌夏嘉禾有尉泰中者挾二冠歸市
之好事者爭往觀余得與寓目焉與爾雅所稱若
券夫精華所鍾卽山林不常有況越數千里得聞
且見異哉爲之賦

相彼雞矣庸庸可鄙何有木形徒誇金距相呼爭食

無澡刷之操鑿垣羣栖乏軒昂之志別有大德含情
金方產異寂寂無應潮之聲落落無勇鬬之氣繼領
綺翼丹背碧脰琅玕作額珠璣綴裳嗉領之下結如
綉囊雜以朱碧間以玄黃銜雲霄之丹詔備黼黻之
文章其舒也振藻其斂也含章卒然就之不見其好
植足亭亭垂頭俯俯既而日暖風清陰霾不至陡然
展舒崢嶸赤巚如綉柱之雙懸如晴蜂之對峙爾迺
雲章錦綬翩翩欲出顧影自矜駢肯圖借其狀若輪
其文若織錯落既殊經緯不一或如渥丹或如蒼璧

或如凝脂或如點漆炫燿心驚輝煌目溢五色變而
不可勝窮五采雜而難以遞述皎皎秋旻雲蒸霞蔚
爛爛春山綠暗紅密鵁鶄對而無光翡翠仰而褫色
于是佳人脈脈思舉靈芸之針才子躍然夢授文通
之筆夷考羽族丹山最靈九苞毓德五彩麗明鸑鷟
而鵠白鶴黃而鶩青各得其一莫能備形乃以渺然
之質全收鶉離之精產靈表于窮谷揚傳記之芳名
固宜翔帝囿游天地超衆禽而獨上覩君子之光儀
嗟攖禍于罿罻遭時命之險巇上之不能啄飲于山

阿下之不能乘軒以見奇作耳目之近玩守藩籬以
淹茲踰川嶺而提挈秦與越之流離信美而非吾土
想故鄉而踟躕若乃霜露零落風雨凄其徘徊欄檻
俯仰庭墀懼英華之易謝負珍異其焉施嗟夫鸚鵡
以聰明剪翮蒼鷹以猛鷙受緤孔雀以美羽招殃梟
雁以豐飢自齧與其致飾而蒙患不如自全而守拙

百家私記董夢桂字耕
仙松陵人文名樗草

嗤彪賦　　　湯顯祖

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循之以鐵中不逾也左闕羊而闕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牙出其爪牙楔而鉗之絙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菽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犬牛而

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鑴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予獨嗤夫虎雄蟲也食羊而瘠以至於斯辱也賦之

夫何山中之一獸兮受猛質於西吳貌低闊而項延鼻黝隆而齒𪘲目斜匡而電爍帑偌頷以雷殷舌理粗而莖樹鬚鋒橫而獵人爪含銛而卷曲尾拂彗而絚伸咤形模其足佈列精威之絕壓靜嘯而陰颷卒起坦步則制林自分禀氣候之相制隱形勢而見首

兕百折之深山常此窟之成群黃班騶而臥朧白額連而飲津初涉味於牛馬遂孤及於人民戶震躬而屏徙或重遷而遠藩獨無生之道士故有心而與鄰力不加於子路術不詭於黃神佈石關之死樽交鐵葉以縝綸界黝羊於接檻誘闇粥而見術進術歷以窮路退蹣躅而下門遂乃聊淚擲跌俯仄輸困始倦毦而怒溺久牢騷而意煩氣屈而歇　鞾而踐曠局拘而勢改積威約而理均於是道士欣焉待旦及晨舉之於懸處餓之以兼旬待威神之委頓任處置之

紛紜未陷頭而拔鬚先剔爪而剔蹯楔權牙於巨斧磨刺舌以疏　香泔變其腸胃清水洗其喉吞欲次第而施食已隨宜而致馴初猶啖以生肉次則習以盤飧或設以粺粒之餘或投以菘芥之根既苦饑而伏檻敢擇食以懟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狎雞犬之見聞遇夫人之下視仰弭耳而意視諒庭柴之已去放野牧以遂延非止柔性兼弱其肋屈腰繳而脅息蟠班推而槃皴撫之而亦喜攫之而不嗔似巨狸之扱足若罕犬之纏身側俯仰而叱咤懶蒙呵而恰魂

懊撰距之無庸委降哉於非倫見其弱而可弄夸以售而論斤有守犬其未足借虛名而守器夢刃旋於死薄得泥迹於毿鬖學婆娑　既主戲嬉絲以熒笱感知音之君子被歎謗之殷　豹偉茲靈之巨猛鬱有武而有文論雄心與剛力固決乾而倒坤咨網絓而風飛觸爍爍以雷噴哮怒則千人自廢憤　而萬丞猶震非胥疏其有欲何牢檻之敢陳側柔順於蹴羊落一髮於千鈞餓窘來而何施羈絆往而性泯足人間之玩擾何氣決之可存諒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即死之麒麟

聞早蛩賦　高啟

至正丙午五月十三日夜坐中庭聞蟋蟀之聲感而有賦

龍集丙午仲月維夏祝融當衡蓐收伏駕悵炎氣之興昔欣湛露之流夜於是蓮塘涵清梧除幽靜纖絺方御輕箑未屏息號蟬之繁喧罷棲鵲之暗聲何陰蛩之忽鳴奪余寐而獨省稍入戶而侵幃纔緣堦而傍井若昇徂而律變飭色妻兮欲冷迅飈發兮騷騷斜漢迴兮耿耿方其或咽如啼或激如嘯嚶嚶孤吟

喷喷相弔蔭涉之蒙蘢翳深叢之窈窕巳厭聞而愈逼乍欲尋而莫照含清商之至音非假器而為妙促素機之倩工亂朱瑟之哀調未連絲乎絡緯楚依明于熠燿若迺靜院閑宮荒園廢驛草長間扉苔滋壞壁候月光而未且聽雨聲而乍夕久棄長捐之婦遠寓窮居之客莫不對境興愁攬衣動感年之將逝誤驚寒之已積影就燭而誰依泪橫襟而自滴不待風凋漢苑之柳霜隕湘皋之蘭荷斯聲之接耳即掩抑而摧殘余何為而亦悲答悲韻而長嘆聞七月

而在野宵人之所志今胡月而不然豈天時之或
異秉火令之中衰應金氣而先生推象類而占之若
有兆夫人事然物生兮何常庸詎測夫玄意抱微憂
而何言乃拂枕而復睡

蟋蟀賦

俞允文

蟋蟀秋蟲也猛性喈鬭志在必勝其鳴聲又特悲
壯雖殘賊靈激神因蟲豸之可貴然余覽國風月
令及歷世才士所爲詩歌咸非專賦鄭賈之博物
多識又絕無定名率皆附箕而未盡其理因綴敘
其所產化聊以備數爲其辭曰

伊蟋蟀之微眇兮惟秋蟲之獨靈含春華之胎質兮
吸玉液之清泠性耿介以毅武兮才盡節以慓輕挺
天姿而無因兮相歷覽其修能不程才以知類兮豈

瓌異而見珍爾其爲類也則有嗁喻泠汝叫嘖蟋圻（以下敘蟋蟀之產）
劬蓁灌莽之原渟瀯淺草之區綠房紫莖之間黃苔
白蘋之陂堀堁澎湃滲灕沮洳埃藹於邑夕勁飄颸
湆湆濕濕底蟲腐餘芴焉是產爲蠅爲蚓別有夜閣
成臺離榭幽堂玄疏黑礎之室曲殿椒塗之房蘭金
藻玉之宮璇題綠壁之廬清香轉蕙之傍姿溫流香
之渠爰有麗人妙妓姣女妖姬姱態柔情妖蠱嬌嬈
盤衍其中者忘日夜而冥迷惜絲帛緻朱波或乃渝
精降魄含影儲軀詭色非純正氣厥逆繇斯言之未

足稱奇、余固可得而略也、至若月窟風穴、燕榭霧谷、
炎崖錡嶬以屼嵂、霧磴崔嵬以峨嵲、尉嵬巷路峗嶇
㟪㠝、蹊絶往蹤、數斷來牧、若乃驢豹孽狐、炰炰猾狙、
猰㺄格磔乎其側、王虺巴蛇、毒蝎巨蝮、㱮尼陵卵乎
其傍、雄虺猛鷙、鵰鷹俊鶻、咆嗥𪆰翔乎其巔、赤蝗玄
蜂、射蜮蠚蝎、嚎嚌剖殖乎其腸、山魈木魅、陰鬼厲神、
熊熊焉、魂魂焉、鋅窟宅而跳陸梁、復有千年積死之
樹、孤軍附胔之阬、蕭蕭古壠、簌簌蕪城、仆雷之幹、虓
雲之植、樠兮㮫兮、若陁若崩、蠢衆怪、憒百靈、壯瑰偉

懸蜂二

之所積、卒成氣乎奇生、其爲狀也、則有敦脈紫茜不（以下說懸蜂之形）
肖、銀液斷斷、霜葩股弩、徂敍翅、鏁流金、鬣凝黕漆、貞
渥丹砂、項堅青䝬、鋸牙啐灌以矯、鬣巨頟、碨礧而筋
積、馮馮兮駭駭、觡觡兮䠞䠞、何奇形而異模、差可仿
象、而變蘂、亦將有公子王孫、倅豎權戚、驃將豪商、遊（以下說畜懸蜂）
俠燕儔、三川五都之雄、六郡三輔之客、朕百戲之巳
疲、歎黄金之無益、聆烈音之碎礧、美節鄂之崔巍、命
林穴以獨秋兮、彈羅𦈆使西沉、揮赫熛以列炬兮、戚
宙蝹以見琛、爾乃彪玄顏、炘浮林、鬪獅、衂獜、參粘

嶄巖、剗岑崟、飛聰㟀蒙、沉明䆗冥、巧綱四抵、役穴三
門、雲布星羅、下無軼奔、剛茸殘魁、梧㗗罪𢧐、所獲蠻
其最勤、納以琦璜之窩、飾以珠璣之棨、沐以華清之（以下說養）
潔、踦以赫蟣之品、攬翠葳之纚、緌緌青絁之㬠、㬠信
蓑養之既和、率應機而莫攖、於是命儔集好、騁鶩逮（以下說鬪）
纓、相與狠覩大戰鬪之變態、廉度其勝負之殊形、各
施絲以代幟、均約結以定盟、設誘兜、聽用壯、敵備其
始也、則踆踆躍躍、蹦蹦踏踏、或峙若植鐵、或蹶如陷
石、或嗡哈而彪休、或趦趄以狠戾、或深沉似保介、或

征攘象趯勢、或怦怦伺抽懸、或桓桓包慷慨、作巫夯
以相嚋、僚急對而分斷、捋肉而嚼嗷、拉折、扼吭而坂
翻、批拹聲砰礚以先鳴、聰後凱而攔厲、或逐北而臨
旋、或受詘以凌遽、固三捷而三捷、亦再角而再鬭、術
性情之自然、脗孫吳之韜秘、然後衆變殫、畢伎𢦒、怯
負者愁嘶、助勝者榮立、價傾兩都、射溢千鎰、功以旒
武見貴、名以將軍是策、豈獨衛鶴乘軒、秦松受職、此
固翰樂之方信、足以極一時之偉奇也、若乃燕飈飛（以下）
霜、楚水冰澌、天峭嶸而短景、風颼颼而凘寒、才巳盡（言悴）

而見放形枯槁而摧殘翠酷愍而不舒夜漫漫其未
闌感唐風之覧化與楚客之永歎亦有貧士失職獨
婦棲山久客登樓愛子戍關嗁人鞫而無偶壯士去
而不還隱年被戮之孤乖老欲别之鰥忽傾耳以凝
思何愁戚之多顏心有慼而潮亂渺無從而獨潸奚
哀音之中人兮誰能破涕而為歡蓋亦聲音之至妙
也豈若雍琴之比律於夔襄昆岐之哄凝蛇變云爾
哉亂曰素飾玉貞類介士兮雲翼振振發皓商兮馮
化撰體靡有方兮窮陰剝割陽精降兮雖有奇心慆

替爽兮俾協歌詩剛靈藏兮

深得兩京三都之法他人堆積中之空疏殊為可
厭

私記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年十五為馬鞍山賦援据該博早歲謝去諸生隱几焚香讀書汲古年六十七

感蟋蟀賦　孫承恩

庚寅秋七月既望夜凝書齋聞蟋蟀之聲驚節序
之迅速念德業之蹉跎感而作賦曰

當清夜之迢迢兮宵天宇之沉沉何啾啾以唧唧兮
亂夜蛩之悲吟時則銀河在天玉露如洗淡月流輝
涼飈不起爾乃空堵暗壁幽砌閒庭非公非私自止
自鳴何悲而泣何怨而訴其舒齊也何思其淒惻也
何慕或獨唱而無偶或机和而同聲或語短而屢變
或永言而尠更或更端而方濃或終章而暫停或闌

珊而欲歇或羞澁而不勝或沉思而未縱或得趣而
自矜孰好汝而為娛孰叩汝而故答孰誘汝而弗知
孰督汝而靡輟孰假汝以音聲之妙孰授汝以疾徐
之節以時而有顯晦何感而為語嘿豈新愁之旋增
聊舊恨之未搣溷一類而自分引百變而弗碟羌何
物之善鳴兮齊萬籟于一唤乎時幽夢既闌宿酒全
醒郝慮屏思側耳静聽如寠人貧子之出其無聊如
放臣去婦之吐其不平如感風木者極終天之恨如
羈逆旅者切懷土之情如鼓盆者强歌而終悲如慰

別者嘗喜而翻歎如過故都者與黍離之欷歔如念行役者極中宵之淒惋如抱沉痾如懷隱憂如登山臨水送將歸者意戀戀而莫釋如辭家遠役顧妳子者語刺刺而弗休虞姬請劒而吞聲韓娥當筵而歛態懷湘纍之淒清動雍門之感慨腸斷山陽之笛魂銷灞露之莽寄慟哭于絕塞寫哀怨于胡庭非宮非徵不律不呂疏數弗齊音節自會爾其乘氣機之感觸兮任天倪而呻吟雖知生之云晚猶喜鳴之及辰昔摧藏而未逢久泯嘿其如結抱終歲之窮愁欲于茲而盡泄極抽思而弗竟適出奇而莫窮何情事之如許兮而藐軀之能容既歷歷以分明亦切切而覼縷恍依床而近榻兮似向予而訴與感予心以掩抑兮增百年之煩憂方自念之弗服兮顧何能爲汝謀嗟乎盛時不常流光易換念予生之幾何已百年之强半悲沈腰之漸怯驚潘鬢之倏變媿德業之無成將與草木而同貫矧茲感物而摧傷置此心于冰炭抱耿耿而莫語答悲韻而永嘆欹孤枕而弗安獨惺惺而達旦 百家私記承恩滿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御史

夕蛾賦　郭造卿

余旅游于寒投野寺而托宿謝脂室之僻隘乃露處而秉燭二三黈子若聆若服時維仲夏百物繁生唯坱圠之滑動與闘槊之賦形若絡緯之夜織若熠燿之宵征若蛙部之鼓吹若蚊陣之軍聲蜩蛻初脅蠛蠓復鶩彼湲湝而嘹唳皆助余之苦吟蔱蝑飛蛾揚來飄飄短喙燦紛巨翅搖金倏多倏少或類或零有知無知有情無情豈暗投之弗白及覆照之未明恐借輝以發集徑如燉而迴縈非上下之火鼠及往來之青蠅焰焰所燎爞爞而傾余將以爲無幸少間鼓翅而復升又以爲焦爍之不可嘗必遠劍菌木而自藏孰尋復振羽何與探湯彼者或一再而繚繞鉅者則旋轉而彷彷胥糜爛于塵戳不知孰爲燎之所戕蕃爾族黨至巳斯亡俄頃瞬息折墮無光浮飲孤爲螔鏤沈膏脂于豆爬螢趨熱而速斃不就涼而延長豈薰之有復而炽之爲芳卄焰火而俱焚以膏燈爲嵒嗟物之外蔽故昧死以趨炎乃人之內熱孰不如彼之烨烨嘗羨易厭皆利彌堅或因難而止或中道

而還吞宵幸免夜理苟全方寸之慾勝則七尺其何
惜且夕之謀遂則百歲其可指質質汨汨孰何辨焉
故有感于物物用告乎元元惟隨日月之照臨而保
天年于自然

又後虱賦

顧大韶

李商隱有虱賦陸龜蒙有後虱賦李止譏其齧臭
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
又後虱賦以正之

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
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
與人相遇損益各殊蠶絲蠭蜜翩効勤劬絡緯促織
蜻蜓蟪蛄螢飛蝶舞助人爲娛若斯之倫罔不可無
鼠婦蛐蜒樴我階除罥庭網戶蟏蛸蜘蛛螻鳴于土

蚓歌于塗怒臂螳螂覡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焦軀
蝯産騶馬蛩聚支駒地鼈蝸牛負蠜推車總屬無慚
無傷于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蟫善齧吾書
蠹侵嘉樹蛀耗米珠蝗螟蟊螣嘉種是鋤醯敗于蚋
肉敗于蛆飛蟲蝕柱青蠅涴稞是皆吾讎害未剝膚
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蠆尾惟毒鉤牙惟蜍螋蚿似蛾
之蜂若蠆蜈縮如橫蚖行蠼蠕守宮壁鏡蠍毒不虛
凡彼蠚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罔難盡屠蛔蟯厥胃
蚧蟨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剞蚊恃嬌翼蚤憑輕軀

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虱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
質無半銖。或入吾褌、或托吾襦。句日累代、繁孕而居、
黒食頭垢、白吮身腴。滋類日肥、我體日癯。皙焉凡察、
循髮鑽衲。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
湯沐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愼勿怨余。虱聞斯言、
匍匐俯伏、靜聽譴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
齋心以聆、若泣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
誰非夼鞠。身命布施、于聖躭獨。嗟君之量、何其褊促。
我食無穀、我啜無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

我喙無啄。後顱君肌、何遽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
闒諸商君、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
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之目。僨事無刑、廢職無辱。
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
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我聞虱言、怒髮上矗。
蔑爾微蟲、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
騰茲謗讟。仰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懸之以竹、
細篠爲弓、纖鍼爲鏃。弦絲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
以爲大戮。

奉制譔蟠桃核賦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年、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旣奉旨譔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漢帝五、自食其

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于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于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傅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譔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于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寶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行宮、

仁獸在郊、赤芝蔦房、西海獻紺弦之膠、弱水來燕以
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于帝鄉、幸霰桃之入口、
傳仙種于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
畫屏、斜映、敞承華之秘殿、臨瑤池而神踌、忽王母兮
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覩芳姿之妍靚、
于是坻席初延、霞觴屢傳、啓瑚辭吐兮、冀人縹袂舉兮
高寄、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幰、
乃濯翠蓮、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
腴以不乾、鸞刀劃密、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

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之寒姻、王母微笑、塵境易還
儲花實之並見、歲屢閱于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覩滄
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
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
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
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鼈、
仰承玉露常滿之桮、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橢兮橢狹長也
墜鼎、衆皺、蹙、背文之貓、一窪暈面色之賴、荷盤欲展、
時甲未屆、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鋅、如生面肉好之

隱約、圓合綠之交層、龜雀軒翥兮、順象寶章絢爛兮
金明、鳳卣鸞彝、同藏貢于大府、星形月隗、狄瀨氣于
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恍惚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
橘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烝燕齊之方士、騁詭
辯之犇騰、躡雲路之咫尺、恨化骨之難登、以雄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
中峙、仙掌高擎、望颷輪兮不來、徒馳情于窈冥、苦白
日之易短兮、竟莫制于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
秋風于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

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
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
玉燭、道德行兮、卽龍虎之丹纊、忠信昭兮、勝鉛汞之
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躋兆民于喬松之朋、神機
流、浹太和薰烝、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
蓂莢、覩區區之遺核、初何係乎重輕、此所以革進古
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詩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
千齡兮多惚怳、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昆丘兮紫芝
長、與人出兮游寓亭、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

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淸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自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淸樓祕閣始正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稱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肆之于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雖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化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滄年已邈舊學皆廢恐未必其言之足徵也第書之于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伐老柳賦　　楊守陳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尤老者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稅于京暴告于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悞碩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仰赫日之暴之奈柳陰之周布瞻彼衆柳鬱如車蓋幹輪囷而離奇根谷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妖姬之舞態豈

解禁雪霜之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雖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樑樗之徒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秀夫蘭菊旣矜翹而擅榮且哀悶而萃蕣巢鳲鴞于其顚孕蠛蠓于其腹落葉點玉河之淸流飛花竊金罍之上服况其陰影之連接共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恒濕而不乾門吾米之頻暴尚叶氣如浮烟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煎昔甘棠以蔽庭而剪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况茲柳之爲害可使其據

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指其最鉅而尤
老者、請伐而罪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力之所能爲、
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故鼠穴社
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至、故負
嵎者極重罰頗、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淪於旦夕、
風與雷其皆厲、盡衆柳而拔之、併掃六合之陰翳、曦
光洞燭於九垓、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睎、民
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遭、徒沉憂而永喟、謝余言
其無徵、盍姑淹而少俟、

刺時之在高位者

楊梅賦　　朱應登

吳人沈石翁爲楊梅寫生、綠紫數楊朱實纍然、仰
而綉覩天颸淦發、如江南盛夏見其熟時也、田甫
山使君購藏于家、永以爲好、命應登賦云、

維茲珍卉、禀精於陽、嘉后皇之錫類、発鶉火之遐方、
覆赫曦之炎、跌沐瀼露之休光、丹鄰鄰以卬欠、綠蓁
蓁而含芳、權貝輝而外耶、斂潤液而內藏、始的鑠以
璀璨、或嫈嫇而低昂、迺若長旋則敘、朱明應候、綠刺
未脫、丹實巳綻、吳都越壤、有豐其族、絡谷包山、輪鬞
縹屬、或絳如紺、或赤如殺、或青如黛、或碧如玉、焉者
如愁、鮮者如沐、纍者如貫、藑者如逐、逝者未芭、疾者
先熟、纍珠駢首、夜光溢目、熲熲焯焯、燗若龍燭、掩奔
星之流彩、奪明霞之灝夙、飲人見而竹泣、翔禽駭而
盡伏、譬之魏侯照乘之珠、趙氏連城之璧、勾漏丹沙
之產、金谷珊瑚之植、雖剛柔之殊體、殆煜爚而同色、
至若河于水涯、靡靡半垂、夢鄰江妃、解佩贈遺、暑雨
旣零、紅肌生粟、又若王嬙晨寒、頻顧溫風南來、紫茈
半開、又若象罔赤水、初回終枝、筱林一顆獨粲、又若

怠蕪、丹唇欲舉、夜月皎映、萬樹皆赤、又若廣陵烴火、
元夕、烏銅蟲穿、落紅滿前、又若馬嵬妖血、尚鮮脣脈
青而變耕、促官發之者、令爰由陵而入、甘協五味之
中正、渭图融以諧、俗貫精聚而懷勁、說衆口而靡要、
益天然以成性、於是役童媛女、遨遊采擷、攢擷摘於
羅袖、擬玉脆於跳駝、扶輿猗靡、揚拖戌削、撫筠籠之
未盈、盼柯條之漸薄、點素瓷而成絢、互目成而相讌、
若夫中使宣言、上供見脊、揚翠華之羽旗、挽黃龍之
飛舳、欽厥苞于下里、致欽誠于上國、裵闕經薦天官

厥新、內延徧賜、波及羣臣、含桃龍纚、素柰失御、穠李
慙出、枇杷褰奔、於斯時也、孰悲其不遇、又若公子愛
客、廣堂豐燕、酒殽酣飽、賓主俱倦、而斯果在側、莫不
炫目而侈心、貪取而爭美、覺煩憒之去體、喜清芬之
下咽、然果木之珍、適口充腹、苟爲無饜、名曰背欲、欽
軌生之制命、鑒老氏之知足、聊用賦而廣之、庶可以
彌予殆辱、

先夫子曰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雲南參政

荔枝賦

黎遂球

粵客居吳、食其楊梅、趣裝度嶺、不忘荔枝、吳儂請留、
荔浦嘗貽、客謂吳儂、臂如蜕尸、顏色既變、滋味亦非、
于時設酒、餉坑喧、相樓客、爲言其故、送予得發、客曰、
吾家海上、蔞水板橋、爲園數畝、鑿池通潮、上植嘉樹、
外被長苗、晴氣如薰、宿雨既朝、荔子垂垂、自園樹腰、
于是紅染鷟頸、大倍龍目、重五小至、蒸然蠹熟、外若
火珠、內是香玉、核不煩鑽、無骨皆肉、當吾睡起、曳屐
旋旋、手摘目遷、坐樹似眠、幼弟就告、似此必甜、持以

奉母、自試果然、飽能辟穀、饫復垂涎、晶丸彈駝、霞袋
蟬蓮、困占朱紱、解以形鹽、却老還童、顏芳色妍、相如
巴渴、留侯得僊、飼鳥皆肥、如花特鮮、則有爲爾之叟、
種樹之子、異種新得、乞鄰掠美、提筐出袖、偏翠貝紫、
好云更繼、急或就采、佳必待期、異不入市、名類匪一、
有因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葉、低枝濃脂、上膏
屯結、實不爽刺、色若血珀、瓊液內凝、絳衣欲裂、瘠肩
壺腹、龍鱗鼈坼、剝而吞之、融冰沃雪、爾乃吾夢還家、
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玉環、體若荔膚、紅裁荔彩、

息氣荔香、嚼啄荔甘、又善選擇、手持荔籃、長歌娛[illegible]、
祝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餐花
不死、衆卉可收、獨雖荔蓮蝶翅如飴、蜂釀將酩、繞樹
護。持設餳祭醴、如姿待年、他花則妒、又有羅浮仙伯、
愛吾詩脾、來惠丹粒、和水噴漑、遂令吾樹四時皆宜、
雪瓣紛飄、朱實參差、丁子之歸、行不虞遲、客語未竟、
臾儌爭言、頗聯子淒、隨歸于閩、珊瑚小舌、寄頰應存
門座門之廻瀕泉源、西賣揚榜、贈各以錢、

素馨賦　黎遂球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草之田田、匪織雨而含珠、乃芳
香以如烟、吊美人于黃土、照明鏡于青天、惟斯花之
可認、感今昔而相憐、爾乃向午如粟、薄暮放蕊、望通
衢之凝雪、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馥、在晚粧之
初洗、閨寶髻之盤盤、貫毛將而齒齒、果垂擲于車前、
香可分于袖底、雜寒具而芬郁、蘸琉璃之露水、則有
青樓姊妹、烏衣兒郎、綴流蘇如夾纈、挂斗帳之四方、
鉤珊瑚之橫枝、枕琥珀而低昂、如香稻之飼鸚鵡、等

竹實之供鳳凰、羨同心之可結、危解佩而乖璫、於是
重五之晝、雙七之宵、或張翠幄于龍舫、或方雨舟爲
鵲橋、晝則艾虎蟲蟲朱符飄飄、飛八槳如北斗、馳千
舸若聯鑣、踏歌珠寺、蕭客西壕、買花齊喚、除錢亂拋、
最三斛之茶蘼、凝作流乎老鮫、與歌聲分同貫、使酒
氣分如綃、宵則芳蕤作幄、新月如鉤、海上枕求仙之
童女、水際排乞巧之高樓、燦同燈于重簷、儼列星之
乖、琥何玲瓏之雕玉、覆火齊而作舟、總貫蕊之所爲、
若鏤冰而能籌、布經緯以如意、象倉魚之優游、恒有

香以辟暑綠氣聲而知秋復有三五之夕月出靉靆
巫壇禮斗神鼓舞風白麟雪獅翠鳳玉龍觀官街以
列帳時更臺而羣攏咸富門以結綵聯比戶于鱗幪
被華疑與瓔珞現璎烏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駕
橋而成虹特遊蜂之出房若舞蝶之攢蕊聆梵吹于
香國見閭巷皆花封乃若博雅高士道古名家知爲
那悉之若用代陽羨之茶或云當與楞嚴同至或傳
藏自博望之槎北石榴而有祭校若提而拈花又烏
能延艷質而問之夫是以賦芳草于天涯

落花賦　　葉憲祖

武林張次公舊有落花賦膾炙人口余未之見也
乙丑秋日晤次公於都門始得快讀才艷鮮穠情
寄悽惻已極詞人之致弟賦與典比不同始未詮
敘各有厥體茲賦縱橫言之若以之入歌行可與
盧駱同風余不揣蕪陋效顰一篇深愧拘於所聞
聊博知巳之覽笑云爾
原夫芳蘂茂苑綺合上林條風布暖淑氣垂陰吐鮮
華於雜樹紛艷色之交森臨軒之鼓堪催連夜之符

待發河陽之仙令爭看鄴下之清歌未歇湛王孫之
宴賞兮盼駐景於朝霞重騷人之題詠兮欲留春於
碧月夫何容華盡兮憔悴風雨妒兮飄搖含凄別餘
抱馥辭條黯若而尚媚暫秀日兮容撩惜繁英之
易墜恨好物之非牢繫惟綴庾嶺之瓊蕤敬羅浮之
清夢顧婕影兮雲橫挹幽芬兮月送冷蕊驚飛閬山一
弄逝若影碎百株之錦春迎十里之紅指前村兮沽
酒探御宴兮登龍殘粧欲褪麗彩俱空身若紅繞一
捻欄開百寶姚黃魏紫傾富貴之家國色天香極形

容之巧曾歡賞之無多亦摧殘之恨早亦有西府之海棠産特異垂絲之種還妍迎風兮若纖腰之快舞若雨兮宜冶態之增愁覓佳人於空谷竟形影之難採若桃夫玄都之樹新栽紫陌之麀自滿憶避秦兮何年嗟乞漿兮期短亂紅雨兮其如擲春風兮不管復有西荷湖十里玉井一枝六郎之面姣好妖妃之步逶迤勸紅衣之欲卸忽委亂於漣漪爰及招搖之種呂覽攸桂稱賁揭之樹禹經所著托幽叢於小山蕩天香於雲外惟金粟之繽紛亦秋風之無賴於是花云異狀落

亦殊顏墜梨花之粉兮白皙灑杜鵑之血兮紅殷豆蔻之相思散漫酴醾之倚架闌珊木蘭凝雪薔薇階露榴照眼兮輪丹柳飛綿兮失素或執婀以依欄或沾泥而撲路其年零也翩弱態於廻風其既落也付香魂於流水蝶蹴舞於低枝燕啣歸於舊壘伊造物之多情似衰榮而未已若夫身墜玉樓容慘昏陽詠寂寞則阿嬌之長門乍篇悲棄置則班姬之紈扇初歲還故枝而不得徒垂涕於空房嗟夫物雖榮而不萎世雖盛而不衰信芳菲之易謝宜爲歡之及時濡

毫兮太息落花兮凝思

落葉賦

汪偉

大火既沒、玉衡回標、若微霜於短草、振修柯以輕飈、丹鳥行宵以含景、玄禽辭舍而[illegible]巢、歎百卉之何知、亦感時而早凋、於是梧飄金井之牀、木落洞庭之浦、岸柳江楓、前槐後栩、碧者爲丹、堅者爲竅、墮葳蕤兮朝霞、聽淅瀝兮夜雨、初戀條以猶滋、終脫然而別去。忽紛沓以爭先、漸悠揚而獨下、或既往而獨還、或已墜而更舉、顚倒自擲、回旋效舞、趨遠若避、控空如捕、逐水迢遞、隨風容與、惜迷斷而與分、權邂逅而相聚。

無根蒂以爲托、任飄泊其何所、悲與弔楚之騷人、詩遜深宮之怨女、圓者如錢、銳者如斧、剡者如圭、卞者如楮、龍鬬兮摧鱗、鳥鍛兮委羽、塡瀟湘兮浮梁、汎渚、雖使隸首握籌、子房借箸、蓋亦莫之能數也、若乃嚴霜之晨、皓月之夕、深閨懷遠之婦、避戍思歸之客、莫不感之增悲、對之太息、夢繚亂以難成、思紛糾其如積、爰有松柏、凌寒不改、表秀色于疎林、挺孤標於空山、獨心許于幽人、相與同兮歲寒、

先夫子曰汪偉號閒齋弋陽人禮部

吊落梅賦

譚宗

歷長安道幾徧、其爲士無幾何、皆惡也、日亭午猶平分之加晡、則七之卯、晨起幾于無土矣、乃者忽見片梅于道、殊不知其所自、驚視却步、愴焉感懷、爲落梅賦以吊之、夫梅又曷嘗不以落終然、昧於時非其坐乎、亦何爲而不吊邪、既而慰之者、明情以理申、不敢漫爲不平、徒相與以無益也、其辭曰、越歲淵獻兮、寔維京師、厥月臘蜡兮、璇躔塗泥、爰有梅華兮、零落道傍、旋步却顧兮、不知所從、諮嗟彼梅

兮、生有定處、匪山及泉兮、必亭與野、胡茲不辰兮、遭遘多故、不樂而枝兮、迺戕于路、播彼林薄兮、偏此溝瀆、剝其馨澤兮、入於臭惡、竟與烟露相失兮、凌矢爲親、烏兎違惑兮、犬豕蹂躪、存莫雖鳴兮、亡誰哀些、歎天徒高兮、履地安大、覆葩藻於學士兮、熊庸庸之論、破掩維靚於隔世兮。恣美人之思慕、縱軒騎之逡遲兮、睎復下而問之。感匹士之拆落兮、獨爲文而唁之。訊曰、哀哉、世事之不可馮兮、唯遭逢之爲政也。抗則雲而抑則淵兮、蓋物固有其命也。樹墜登于廟堂之

上兮右太乙而左玄酒。及其散棄兎褫兮收豎攫之
以爨行潦。故夫神龍夭矯于田間兮狂童不敢指而
爲言。假而受困于蚍蜉兮雖仁人未必見之或憐憫
凄凄其獨卧於條枚兮蹇爾帶之不周。爾旣漂墮不
得集於鈿頰乎。亦所際之不遇。爾麒麟槃案於擺牛
之後兮卽安所缺望。爾寔乃花萼之聖喆兮毋爲凡
木而失足而悢悢。雖身屑于糞兮不過皮髮之滓涅
苟此心之潤玉兮夫誰不奉之以芳潔。

譚宗初字九子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爲人不

羈余於庚寅歲見其與群少年登場演戲九子扮
繡襦樂道德摹寫帮閑情態逼肖是後不相邂逅
聞其改竄唐詩心竊笑之近從縣丞田一夆處見
其集詩文俱有師法自愧交臂失之因選其古賦
與此二賦

瑞麥賦　陸深

僕閒居田野多見瑞麥兩岐三岐至五六岐、彼九
岐者得于傳聞、殆未之見、云實有之、感茲休禎、造
賦一篇、有頌、有美、有刺、義主勸戒、附于古詩人之
諷諫、雖不足以希蹤相如子雲、庶東京之流亞也、
示我同志、庶得而布焉、

天子正德五祀、孟月維夏、知知子瘍發下體、更朔新
愈、有客喑焉登堂三揖、乃掀髯吐論曰、夫物有異產、
事有奇遭、談內者不可與論味、昧采者不可與卽文、

瀾哉希乎、今茲之所覩也、子足良苦、抑未之知乎、知
知子蹶然而起、危襟橫几、奉客下風曰唯唯、願客詔
之、客曰、走故農家、五穀是卽、爰自弱齡、勸厥四體、今
年逾知命、而豐穫凡幾、一畝三石、稂莠叶米、皆未若
今歲之爲瑞也、麥苗芃芃、毯岐爲二、抈芒含穎、複爲
三四、多者五六、將將覆地、東鄰一莖、九岐尤異、殆淳
和之所薰蒸、而上帝用以錫類也、周昔異畝、漢歌兩
岐、陋昔人之誇詡、聣后皇之惠慈、雖縈白之翁、負玄
之老、皆緣畝玩覩、相與嗟咨、若走者齒髮猶盛、涉歷

未廣宜乎驚悸而彫傾也知知子仰屋太息索然久
之曰否否客何談之盭也夫祿物者貴質敷文者適
用且夫麒鳳之希難以療饑芝菌之祥難以充庖雲
錦之爛難以禦寒蠙蚌之光難以續脊是以聖明抑
難得之貨塞不稽之言誠以重本而後末棄無益而
即有用也客幸月覩岐麥津津稱瑞民瘼甚矣果誰
之致獨非客之所覩見者乎試為客語往歲巳巳運
厄元元旻雲疲轍淫雨注天晝夕罔七颶風相牽海
波怒而山立江湖噴以駭奔蛟龍舞于街衢閭阜淪

為漭淵漂尸橫野浮畜蔽川千里一壑萬竈絕煙于
是百年之完聚連邑之生全化為魚鱉葬于鯨鯢者
殆過半矣暨乎水退民失故居滄桑一變形勝都非
朱門洗其閥閱碧瓦盪為丘墟烏窺巢而不下狐訪
穴而重疑號哭振野提負沿途父棄其子妻別其夫
相與轉徙乞丐奔逐投依若流星之遁躔雨散葉之
辭枝也于是强有力者牢朽材于古岸搴行潦以腐
薪依濕林為棟幹綴敗席為關闢潮燥無別臥食不
分十併為五棄仇講睦相依為命朽腹連旬野無留

菜樹不遺根微倖于甚一苟活于旦昏爾乃積陰鬱
結隆冬盛寒層冰千丈竹柏枯乾豈觀融之故都為
玄冥之窮塞何暖暖之陽國頓風烈于塞垣民無風
具習不素安于是受凍而仆者又如千矣天子方軫
念南服融照閭閻發德音大王言貸常賦蠲四門封
簡書于芝檢勤使者于輶軒省大官之供調減司寇
之生論賑倉廩之儲積蠲逋負之浩繁方將奪民命
于溝壑續生氣于游魂蓋三五之罕有而二氣所不
能全之曠恩也艮有司方憂經費之不足懼考課之

殿後鴻澤持而不下限令疾于雷走朝四暮三示一
蹴九使民被十家之產僅足以輸一家貴敷畝之田
未足以賦一畝笳鼓盈村擾及豚狗侖乃劇為嚴刑
迫及貴者巨木囊頭重金繫肘脊無完膚指欲墮手
谿壑之壙未厭伸暴之門何有于是孑遺之民瘡痍
之末甦于敲扑困于征科者益淪胥以盡漸不可久
矣厥氣醞釀蒸為疫癘方且乘陽發膺緜不可制令
枕藉而病臥者比比皆是招醫降巫若儐若酢是其
凍餒蝕于胸腸刑罰慘其心志發雙伏而並攻何方

藥之能治厥禍方萌殆未知其所至也使蟹敵之稙一本而十歧其穗而百穗將安救之而各誇以爲瑞哉且菽粟所以貴于珍鼎布縷所以加于玄黃者爲其有用也今夫用者徒存而用用者已亡是謂隆虛而病實忘遠而娛細矣僕竊爲客貧而不取也客聞而憮然曰噫嘻有是哉子之迂也信乎執一者未足與權二泥彼者不可與適此子徒鑒于已已之變爲流而不止乎是殆滯于陰陽之迹而未深于斯理者也且夫於移之化圓運不已剝終必復泰因于否吉

凶互尋禍福相倚夫蟲之蠕蠕也不屈不發地之隆窿也不伏不起數逆斯通氣順乃死是故九載之水或以成堯七年之旱終以啟禹子豈知夫凶儉之後繼之以豐稔登進之漸承之以君子卯然而氣機橐籥必有攸始兆先于物發遠伊邇鍾鳴而隕霜礎潤而降雨走誠得于俯仰之餘是以釋近憂而崇遠喜也且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民賴以率育續歲功于發春函滑氣而多淑是休嘉之先露後斯理于將復示帝心之仁愛啟方來之祉福諒

有開而必繼孰無徵而廼獲走且與子託丘壑以優游豕皇風之清穆是故有取于麥岐子何貴之備而論之刻耶知知子不能難客乃躡履而退叟杖而歌歌曰麥秀兮多岐覆壟兮纍纍彼其之子曾是兮弗思于是知知子返乎潛室沈思淵默綽情愫于渾淪抽端緒于闢闔推玄化之始終考休咎于遺冊覽春秋之所書測消長于三易道有殊而歸同理既契而心感然則客之言似亦未爲失也將以厥明戒館客循阡陌辨麥岐之疎數聽隣鄰之損益問勤勤于三

時弔疾苦于緩急于時風輕景融烟朗霧清謝彤輿却繁纓被大練策溪藤道以童子從以經生指三汀以東鶩遵龍江而緩征瞻桑梓于原隰拜松楸于佳城睇海氛于極際儼波浪之奔轟感釣游之舊蹤慨歲月之不停謁里墟之蔓延有孤物而屢更亦浮雲之多態何難樹而易傾悵久寄于異土心戀戀乎故京方徘徊以瞻眺蹇彷徨而屏營顧見道左麥穗岐岐本同末異旁無附枝始戢戢以競秀竟變變而莫擣將神工之妙合復化鈞之巧持或雙昂以森矗或

左右以紛披或越畎而希挺亦共房而騈亞海長颸以涸洑照罔罻而陸離等比翼于異類嗤連理而不爲固物游而稟厚騰衆喙以增奇胡哲人之超軼隨所如而見疑昔宣尼之適魯匡人怪而罔之比干之忠殷曰不祥而戮尸彼二聖且猶然般羅此又何辭抑軒輊之偶致將彼吝之有如于是歷覽既倦羲馭未披覽厥類異采掇以歸洵皇澤之滲漉揺黎民于罔儀託予畧以宜秘聊洋洋以陳詞

懷芳草賦

徐世溥

芳草之擬標自楚辭木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蕃行不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爲一物也余友吳黎美周欲爲賦以辯之余意徵名覈實自匪妙才必累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解懷者不敢專芳草也新涼多感聊志恐遲暮之思云

于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斂浮雲未歸遙空淡洸四野低垂萑蘼明而匪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淡淡君兮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鄰復愁露下香濕烟交翠柔歲甤兮何薌澤于襟袖徘徊兮遐故物于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烏鄉不盡馬蹄還生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夫鄭女芍藥楚客江蘺猗蘭當珮揭車可畦麋蕪山上白芷川湄零陵綠薦荳蔻紅栖髮素祭兮宜頹鬢帶杜蘅兮准展闈彼采蕭兮一日三秋尤樹蕙兮百畮于頭拖當歸兮栩畔拾留夷于道周莫不氣紫桃剛艶繞化鸝紛迷蝶夢迓誘蜂收雲烘翁勃日映半眠悉來指檻望去穿簾醲香沐潤含縷絲藏青不露稀藥無州

翔乃雨餘風外洲中旐戍燭銜月嘹嚦迴枕淸帆拔青岸鞭袅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于斯時也氣感心柔日搖魂蕩遊子悔其不返孤臣悲其屢放或閒一歎于隐前或步微吟于堤上雖復同心携手流波相媚亦惆悵以如忘乃婥婷兮更倍慾氛氳之掩人嗟菲菲其難沫于是古日藉用白茅灌以鬱鬯伊藉茅兮見生稊于枯楊忽欣鬯兮念鬱金之可堂有翩穠而樹𣢧者日䆉䆉毯毯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木自折贈出退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無芳

草三春何人不斷腸又況乎木葉翃翃蔌茷芥芥臨霜露之極浦擷寒翠而憶煖香者能不凄迷以惚恍躑躅而彷徉乎

攞錢賦

梁志祖

歲丙寅余濫司鼓鑄之役故事錢非式者搉之因感其不才見棄有似乎人乃爲之賦

原夫周立九府泰等三幣棵子母之權精郭輪之製起國便民斯惟其利象諸而以尊王喻之泉而布地因以傳於中古是不一名五銖謝事赤仄代興呼繞床之阿堵冠童子以上淸爰及明興水衡是掌局曰寶源百流所仰余承乏於司圜愧心計之惻惻陳而觀之美惡攸殊乃有非幼非壯不範不模違錯刀之

金飾類綖環之薄膚蓋萬選而莫中將一擲而若無於是命朱亥之椎碎鄧通之鑄紛如委地僨莫之顧若風前之榆莢兮零落而何依似禁中之蝶翅兮彫傷而孰護入君平之卜肆兮無嫌杖阮郎之杖頭兮空慕讀遊詞之銷漏信於今而不誤余乃喟然太息有感斯人一經廢置復進無因緊惟抱槃之子抉荚之賓眼迷日色額點河津痛剝膚之下第歎季子之長貧乃至宦轍多嶮君恩不保身依泌水之陽夢斷長安之道嗟屑子之將沉悵馮唐之未老亦有虎頭

殊相、猨臂自雄、鏑未鳴于沙漠、劍莫倚夫崆峒、從軍失路、荷戟悽風、若夫觭目盟寒、紅顏命薄、游中之水、徒寫怨於棄捐、侯底之紈、詎甘心於寂寞、斯其擯斥異狀、寥落同悲、惟余心之多戚、覩斯物而懇眉吾所願者、大造假我以爐鞴、授我以鉗鎚、使夫成毀一、好醜齊、鈞各適其用、而吾無所用其拙、

布賦并序　　徐獻忠

邑人以布縷爲業、農畊之困、藉以稍濟、然其爲生甚疲、若非若他郡邑蠶繅枲苧之業、力少利倍者可同語也、然天下所共衣被、而詳其衷者甚寡、于是核其事、告諸觀風者、作布賦、

客有至吳下邑、覽織婦之布素、歎卉物之流澤、收烏夸之末計、啓閨房之長息、廼喟然而歎曰、美哉布也、是固一匹可以愧盜心、不得于金之貲約者歟、何齊者之逐逐、而拾者之堇堇也、下邑之士曰、羅紈綺文素綈錦綾、長綃交緯、流景飛晶、此居者之所揚煇、而觀者之所凝睇也、子不是慕而慕諸貧民之業、亦有說乎、客曰、布通貴賤之服、不擇溫涼而適、其爲製也、疏陋纖緻、密殊綃縠、有匪踰之毛毳、齊縞素之潔白、啖靡綺之浮華、傷貝錦之徒佈、孺夫匹婦、可濟其乏、缺通都大邑、與千乘之富相埒、豈虛言哉、曰、子何不傷其勞、而徒美其美、不稽其私、而徒夸其餘、予亦欲開其勞且病乎、若乃鐵木相軋、手挽足蹶、且傲且劬、出絲吐核、張弓排弦、弦急聲噎、牽條絡車、咿啞錯雜

借光於宵繼夜於日心急忘痱力疲歌發衾單空寒
漏水寂澁婦子啼斷老稚罷力客曰若是勞乎曰未
也務婦卷袖妖姬解珮含秋入機凝寒弄杼流蘇縮
綜一伏一起跗蹠相次上下不已縷斷苦接梭澀恐
賦手習檻匠聲揚宮徵長夜淒然得尺望咫寒雞喔
喔解軸趨市方是時也坍闠謗而不暇授杼妻迎夫
而帖然坐起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織婦抱凍龜手
不顧匹夫懷饑奔走長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麤
之不中數飾粉傅脂護持風露摩肩擎以授人騰口

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賈師以如父喜而入逃
如脫重負坐守風簷不明返顧客曰若是勞乎曰未
也婦辭機而望遠子牽裳而怨饑先潔釜而待米旋
汲水而候炊語少待以相慰既久竚而俟歸夫嬰嬰
以指謂云攘攘者在途索子袋而不釋俛作抒以如
飛夫狠攫虎噉肉寒骨解鯁一語之抗聲猶三號而
稱怪拒而手以授之拂客而不欲雖卒歲之靡從
完小信而不忘是豈但一婦織而衣十人殆所謂一
室肥而衆俱瘠者也客曰若是病乎曰未也海上之

民十海水淺其惡易遺彷履者未知其稅篤勞衣者
徒羨夫長袖夫黃儲豐積出自農夫之耕一絲寸縷
皆從匹婦之手然而繭絲告成筐籃不問耕犁召豐
於牛何有是固天下之同風惟江南爲叢藪嗨鍾之
他稅從升涂泥之末路計斗是以手不停機而終歲
無衣窮年仡仡而不贍其口客曰何言之過也滄海
變遷化爲陵陸禹土涂泥於汴漯淶不黍芃芃滿家
瀰谷貧櫟自隨富樹華屋婚嫡靡靡徒侶簇簇顧今
日之江浙殆海内之樂國雖有作織之征亦豈加於

穀粟何徒抱杞人之憂損名都之望乎曰否否不然
恒歲之運水毀木饑消長相代前建後除陽九陰七
聽命皇祇今昔庚申火仇馮夯炕令深金天漢飛灰
槁土沃焦赤地拆龜既焚蔱之莫采亦本蘇之變衰
枝無垂莢絮罕葳蕤傾筐脫負采桑支離寡夫雕顏
哲婦賜兮里胥蹀躞忤鄉喧豗無尺寸之可蔗況綱
運之催魏匪凶歲之取盈抑國計之在茲當是時也
雖使星婁獻技火鼠脫毳盤大夏之全產有公儀之
百室偏陽不懸於城雉屋盧借稅於飛濕亦何以愚

之客曰嗟哉下邑之民若是病乎曰未也工以習勝巧自技生傷末路之靡淫變素樸爲華英始力作以助農終締麗以耀名競良工之巧思幻化國之神能於是飄絮若蓬刻縷若毨積歲成匹累織敵紈廣倍乎東海之二尺袤齊乎別渚之五虹鑿以團鳳繞以飛龍綴金章以錯緣變倮草之鮮紅爛太霞之朝采奪景烏之晶瑩祛巳浮乎龍木紛何美乎鮫宮蓋其技巧始於渡海之黃緺章關出自戀闕之鉅公忘萬家之膏腴邀一日之歡悰傳觀內近遂入公宮一匹

遂抵于千緡聯館始達於重驩民巳窮而益偪霜旣結而冰從嗚呼嗟乎蒭蕘竹杖天馬蒲萄通西國而開越嶲窮異詭而馳膽胸啓皇武之遠畧舉臣嚮之作俑朝權不思其暮落寒灰尚戀夫冬燠克殘桃之取冥何獻璲之耿衷方今聖主龍飛開民疾苦諸非著令改不暖坐首蠲茲役郵我胝仆尚衣之絺繡有章進御之浮靡不取免徭征之巨累思息肩而就臥雖紅紗之絹邇尚存而貂璫之忤課稍妥客乃瞿然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不知民之病苦若是也九月授衣猶以爲晚終歲作勞祁寒不免吾又何敢袖手以向人徒負暄而思腰

先大子曰徐獻忠字伯臣華亭人奉化知縣文多小品牧齋稱其布賦未見憶崇禎庚午雲間王匡曾投布賦一篇序其初種以至起解甚詳備措詞警秀今亦失去百家私記康熙丙午家曾至雲間問王匡姓氏于友人無有知者今特見伯臣賦補入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　校訂

經

椰經　蔣德璟

椰生海外極熱之國，雷瓊交趾皆有之，九所望，僕其茂成林，出文昌者為上，此椰之地也。其樹似椶，特生上竦，旁無附枝，葉似鳳尾椒，此椰之身也。樹高不可攀，下有多羅樹繚之，此椰之佛也。其葉一周常數十苞，七八枚，形似萍實，似西瓜，搖之則酒聲淙琤，此椰之子也。其皮厚二三寸，刮之得殼，堅圓如石，刀鋸不易開，有兩眼，其凸處似鼻，鼻下有口，是曰椰芽，此椰之殼也。芽自殼心出，酒從芽穴出，滴玉盆中，色與玉一，味似清乳，似葬漿，而多凱，甘而不爽，似醴泉薇露，天偎之漿，飲之不醉，此椰之酒也。殼剖酒盡，膚如凝脂，玉腴雪膏，自然油美，小如乳腐，而異香過之，益智胡桃，遠非儔比，此椰之肉也。肉中有卵，其色鵝黃，其文膩理，其脆如雪而甜，其香合消梨，其小似勝，而狀元紅之帶腴者，其大者闊八寸許，剖之如月，此椰之

卵也。丹淡曰：椰屬土而有水，肉益氣治風，酒主消渴、吐血水腫，去風熱，塗頭益髮令黑，解熱毒，此椰之藥也。其花三尺餘，訶陵國取以釀酒，其皮可為簾，其肉可為粉，和酒為羹，其殼內文有椰樹之形，為杯為匙，為餅為瓢，為席為注，為冠為花，鳥王公貴人奉如珙璧，此椰之用也。高而不倚，久而不壞，堅而不磽，不金不漆，其質乃全，以試毒則沸起，利遠行，此椰之德也。或曰蜀帝化而為鳥，越王化而為椰，語雖怪誕，然前身皆為帝王，此椰之奇也。作經者誰？閩有若椰蔣德璟者，從父于雷州，嗌剖椰而美之，而筆之曰經，則椰之遇也。萬曆乙卯正月。

先大夫曰：德璟字若椰，號八公，閩之晉江人，相烈皇博物洽聞，召對時凡九邊兵馬之數及道路遠近錢穀利弊，矢口而陳，無留勿記，為文明爽辯晰，實用之學，晚年之書，如論黃鍾古尺，有裨經學者，惜未寫目。

張錫琨記：椰子一名越王頭。

珠經　　蔣德璟

物之異者善抱珠、龍䶅蚍蛟以之、人之異者善泣珠、鮫人以之、鳳也、鶴也、尼明魚也、能以珠銜者也、火龍也、水龍也、能以珠爭者也、鯨鯢之睛爲明月珠、能以珠睨者也、赤水有樹如柏葉皆爲珠、漢井泉望雲臺得白珠如花、一枝珠之側出於花木者、不獨蜂也、龍珠在頷、鯨珠在皮、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鱉珠在足、不獨胎也、赤松子乘黃蛇入水、得黃珠、東夷莫難珠、珠赤黃、黃帝玄珠移天子合於珠澤、平澤也、出青珠、廣

陽亦出青珠、魏正始中倭獻青大句珠、燕昭王有黑珠徑尺曰洞光珠、又有碧珠、絹珠、緑珠、水精珠、火珠之屬、不獨純白也、禹貢淮夷蠙珠、蠙一作蚍、蚌珠之有聲者、而海經娠珠之水、三數歷楚水、烏鼠濫水、菏山澧水、湯正四方獻、令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獻珠、爾雅曰、西方之美、有霍山之珠玉焉、傳南有光珠穴、出光珠、漢元和中珠出館陶、大如李、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永元中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爲大品、光色旁小平似覆釜曰璫珠、次走珠、其雖有光色形不圓曰滑珠、次磥砢珠、次官雨珠、次稅珠、次蒸符珠、幼珠如粱粟、常珠如豌豆、琕而碎者曰璣、精者曰璿璣、珠人形者曰珠佛、齊永明中越州獻白珠像是也、長三寸、物形者曰珠蟒如蟻、珠魚如魚、珠螺如螺、凡眞珠度寸上可罪餌、酪漿漬化如水銀、或以浮石水蜂窠化之、色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絶穀不死、凡珠禦火鎮心、綿裹塞耳、已聾、傅面瑩澤、粉點睛、主翳膜、凡巨海底有城郭、蠃毋居中、虺物圍處之、其細碎蔓於

外者始可採、凡撈珠常二月、用五牲禱、不則風攪海、或巨海守蜂左右不得近、凡蜑戶善水居、生啖海腥、入水能視、見水色、知有龍曰龍戶、其黠者蹲水底、剖蜯得上珠、吞而出、凡採、初以巨舶環池、以石懸巨組、別以綖繫蜑腰、携籃投水五百尺、烝逼則撼繩絲組引上、凡出水、先煮毳衲極熱、急覆之、緩則寒慄死、或遇鮫鼉蝌蠓蓍類所觸、見血一縷浮波面、死、其後以鐵爲楯、最後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山麻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舶兩傍、乘風之帆兜重則蜯滿、便蜑丁、

然多瓢溺、凡珠三十年以上採曰老珠、二十年以上
採曰牛老珠、十年以上採曰嫩珠、珠嫩者稀、凡珠水
閣折歲有豐耗、豐曰珠熟、凡珠貪則徙潔則還、或能
走、南海有走珠石、凡珠母肉正碧、以薑蘿啖之耳、凡
珠有媒、曰寶母石丹、望設祭海隙、置母壇上、致名珠、
凡珠升重四十七兩、凡珠占無禁、民以易米、孫吳始
置珠官郡、唐嚴私採、咸通中弛、僞漢置媚川都於海
門、募善採者二千、號媚川卒、宋開寶中、令市舶使兼
人珠、除卒罷採、禁雍熙元年罷採珠場、政和四年詔

貢珠、紹興罷貢、元延祐中設採珠子都提舉、秩正四
品、尋罷、明洪武二十九年、 十四年、皆詔採、洪熙
元年弛珠、封正統中始 廣鎮雷廉、建廠池傍、
防盜、天順三年修池嘯 同璫採辦、成化間
移廠郡城、獄苦之、弘治十 萬八千四百餘
兩、珠老而熟、正德五年、雷 變、九年對樂珠
徙、自是專採廉、是年得萬門十 四年雷璫植蘭
激變、嘉靖元年、召耑左年採八丁 十八兩、是年大
雨雪、池水結樹木枯、民多凍死、蝶 夜有火光、七年、

又採、都御史林富奏罷之、并革廉璫二縣既廢、於是
屬海北巡道、九年十二年二十二年三十九年、連採
珠稀、萬曆二十六年復遣璫李敬開府白龍、節進可
三千兩、不償費、三十七年召革、四十一年、對樂珠復
還、凡守珠寨在廉曰烏兔、曰凌祿、曰英羅、曰蕭村、曰
井村、曰對達、曰豐城、曰黃泥、曰川江、曰儱村、曰調埠、
曰珠場、曰白沙、曰武刀、曰龍潭、曰古里、曰西場、凡十
七、在雷曰樂民所舊有調神等七寨、廢萬曆元年置
孔龍對樂等墩凡十一、凡珠賊出沒、橫山息安實曰

喉咽、成化初陶副使魯議、遂溪縣買石城地築二堡
發雷州衛軍成之、本衛所官防禦、稱要害、凡採珠船
募東莞瓊大艚船各二百、珠夫八丁、雷廉各小艚船
百、珠夫二千、可萬夫、久或致疫、多掠劫、凡珠器筐
篩綱桶刀盤油鐵水櫃、凡貢器丹櫃丹綢漆
釘鉸軟套、凡奉詔放採、曰開池、採畢封之、曰封
德璟曰、家君分守雷之明歲、而雷珠還、蓋去百年
始還也、異哉、雷人以龍孟伯周遂巡曰珠害多矣、
更新其上也、忍言還、自使璫厳、兩郡稍蘇、若卿子曰

原缺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黄宗羲編初宗義輯有明一代之文爲文案後得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書益以所未見文集三百餘種增爲文海後其子百家以文海卷帙浩繁請宗義選其尤者爲此編其序則仍文海之舊益其門人寧波張錫琨移冠此集以見去取宗旨云

漢詩音註十卷

〔清〕李因篤輯評

武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梓孝昌官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詩音註五卷漢詩評五卷》提要

序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後世聲詩之傳漸微漢武帝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音被之聲樂故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

併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也或舊曲新聲或新辭古義沿襲至唐獨張王二家得其故實體製相似而昔人又謂唐人述作者多知音者少蓋音發

於自然如百圍之竅穴之鼻耳枅臼飄則大和濟則衆虛無所於用心也然雖出於自然我當爲之遠入合諸家以注莊子而莊子愈晦擬五官以補冬官而五官併亂知

其繆者千載而下同旦暮遇之也　李太史子德先生專輯漢詩以漢詩音註名篇所重在音註也其中如所謂古通用不必叶者古與某韻不通其亂之則自此始者某字

音某字毛詩有此體者又有云古音例無定者縷縷朱易患乎夫作書之法大抵不越象形會意轉注諧聲然古韻之不通於後世者何限即如謝靈運以祐字協燭字毛顗

傳中孚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之類讀者茍非能思傍詳則古人道其常而後人不能徵其異者多矣至於漫士之論詩有曰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

風人之體惟唐詩為盛太史
是編專主漢詩就漢詩以論
漢詩也漢人之辭興其間思
緒紛披幾不可理所謂辭之
近人者非其至也而譬之器
車神將見天巧焉可不謂如

十五國之風有田夫閨婦之
詞爲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乎
朱子謂齊梁間人詩讀之使
人頹慢不收拾而唐音三變
則雕鏤之餘規萬尚多淫巧
是太史以漢詩爲高曾而非

以晉魏以下非昭景甲氏也
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輪寧有
椎輪之質踵事增華爲天
地間日開之數藝駿而後五
言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
為二十要當總以五則不允

例以傳疑若夫大風歌之龍
罩一世振起兩京秋風辭之
英雄情多為一部漢詩中導
歡散悲之權輿而郊廟鼓吹
安世房中之有與有則馬班
韋張之先後傑出爾爾般般

以暨鐸舞巾舞謠詞俗諺且
有錄其襍寫民語者集英器
識承問選之窾須闗筆宋刀
畧削鉅細總非近玩矣晉漢
文帝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
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古人

之訪求散佚也如此是則亂
亂出於土裂偶爰見於泉湧
博古者視如神運鬼工漢以
前作如是觀可耳顧非洽綜
五車厯通三篋副墨洛誦字
櫛句比蓋綦難之太史一覽

不忘十行並下布衣侍帷幄
窾句草綠綸誠
昭代應運人文之表表者而
方隨鳳鳴旋同鴻騫懸車捋
跡肝衡網羅用物弘而取精
多許著作何止充棟哉

皇上聖神天縱甲夜觀書治定
功成制禮作樂他時求茂陵
遺稿當必有賛璀函秘笈之
藏者太史乃獨以漢詩音註
授之琴伯王公可知善聽惟
子野而遺文之無所失墜昌

蔡端有待於李漢也退食餘
閒偶心邈觀哀成一集私襃
來學且謬以見質於襃病庸
箋之在恪茫然何足以知此
而竊思凡有志於風雅之林
者因可由藩籬而進窺其閫
奧矣　旹

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季夏之望荆南胡在恪題
書於孝昌西湖書院

序

間嘗曠觀百代上下千載竊嘆兩漢之文治爲極盛也天下之生民久矣前此嬴秦暴虐坑儒焚書俾五帝三王流風善政蕩然無遺高祖以泗上亭長提一劍以定中原締造西東兩漢二十四君曆數四百有奇熸火餘光猶延及於蜀季誠以大風一歌儼然有包羅百代囊括宇宙之槩維時陸賈日於上前陳說詩書叔孫通創爲綿蕝由此日漸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建太平不拔之業前古後茲莫之與京也逮夫武帝昭帝皆秉天授異資膺圖首出秋風瓠子之篇黃鵠淋漓之作大哉王言抑何其婉而多風也次則朱虛東平淮南諸侯王以及蘭臺金馬若班固崔駰傅毅司馬相如蔡邕諸人武臣則馬援霍去病諸人隱士則四皓梁鴻龐德公諸人淑媛則唐山夫人班婕妤卓文君王嫱諸人皆間

氣所鍾高才輩出未易更僕數莫不揚風扢雅高文典則號爲專家榮廟堂而光史冊豈不郁郁乎稱極盛與然漢世去古未遠兩晉之清言六朝之金粉尚未染其陋習故其詩多古奥佶曲聱牙不可卒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未能爲渺見寡聞者道也潁陽李子德太史與洽陽王適菴明府晉訂韓孟之交太史穎悲過人博稽群籍獨於漢詩有菅歎之嗜精研四十餘載著成音注一書其旨晰其辨詳秘之帳中不輕示人而獨屬意於明府蓋以明府虛懷若谷讓善若水生平苦心於詩學揣摹簡練直在初盛唐季孟之間一日太史出漢詩音注十卷詔明府而畀之中郎之書盡歸王粲可謂付託得人矣明府每以梨棗爲念向雖在卓塵馬足時未之或忘乙亥冬甫筮仕濮川百廢初舉卽以是書付剞劂氏曰此潁陽李太史之志也嗟乎漢

世聲律漸開其詩具在咸目爲不急之務況士人一邀榮遇率多求田問舍孰有如太史之取漢詩而一一字比之句櫛之乎且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太史以書授明府明府受而藏之在庚午春此七年以前事也世風之衰朝而同堂夕而陌路者有之孰有如明府之久要不忘生死勿貳乎今明府踐約於宿草之後不欺然諾則信也明府自持冰蘗急友生遺命捐俸刻書極其精工則義也舉前賢獨得之秘以嘉惠後學則仁也一舉而三善備焉使斯世悉如明府則谷風可以無作而前賢之遺集可以盡刻矣余不禁三歎而爲之序

世兄

康熙戊寅夏四月吉旦仁和丁灝敬題於濮川旅次

刻漢詩音注序

吾鄉頻陽李太史先生品望夙著淹通經傳遡源濂雒卓有見地尚論負絶不屑步趨訓詁當明季先生年方舞勺即補博士弟子員亂離後棄去隱居萬斛山刻意著述人罕見其面性頴敏讀書目十行下輙終身不忘雅負經濟才詩古文辭摸揩一世見知上谷陳祺公先生文名日著羔雁

頻至會

今上稽古右文弓旌遠及臺閣交章力薦膺博

學宏詞選

聖主臨軒親閱多士拔授翰林院簡討顧先生澹於仕進且以堂上春秋高具白掌院疏請終養慰留者再於是伏

闕陳情詞意懇惻上感

宸衷特賜馳驛歸里進退遭逢皆異數也余家洽陽距先生里居不二舍而遥乃鹿鹿塵壒中無緣近炙然先生早已聞聲見許戊辰春得侍杖屨華下一見傾倒請定拙詩謬爲激賞云後起之秀非予而誰樹立壇坫宜與涇陽勧菴焦𫉬豹人同邑黄湄諸公共執牛耳予其勉之予唯唯滋慙先生著作甚富而漢詩屬意獨深庚午客弘農先生謂余曰僕四十年專心併力評注是

書丹黃載筆凡數易稿自覺獨有會心今脫稿初成索觀者衆卒未之與詎敢矜慎自秘顧思得其人耳子天下士也舉以歸子諈諉鄭重而別余敬受而藏之旅次稍暇燈牕手録迴環吟咀畧窺作者大旨而余五言古體亦因之增益焉屢思公諸世而未有其會兹者承乏孝昌歲值賓興大典徵調入闈公事餘閒追憶舊遊莫有先

先生者因編輯成帙付諸剞劂以嘉惠後學竊念余雖非係芭王粲而先生固子雲中郎也世固有子雲中郎之書必待芭粲以傳哉況先生抱負瑰瑋未克展布萬一區區聲韻之學與感成書不過文豹一斑威鳳一毛耳烏足為先生重而余汲汲恐後者亦以見屬之殷追念緒言恍如昨日而先生宰木已拱宿草含煙每一循攬不自知清淚之涔涔也用是粗述先生生平大概暨予受知以來相逢之地朂勉之言備載歲月以志歷久不忘非敢藉是編以傳先生而余之固陋正賴先生以傳也至若評注之精鉤深索隱窮微探奥直抉古人未發之藴世之有志聲詩立意學古者三復而自得之又烏庸余贅一辭云

皆

康熙丙子秋洽陽後學王梓敬題於孝署

槐蔭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一

漢詩音註卷之一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二曲李顒中孚閱

洽陽王梓適菴較

高帝 姓劉氏諱邦字季

大風歌 一名三侯之章

漢書曰高帝既定天下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

大風起兮雲飛揚。起如六義之興芟除羣雄非此不足以喻之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威加海內而歸故鄉上下兩義相承看始盡 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安得有汲汲求意曰猛士則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也保治求賢一語遂締四百之基〇雄沈愷摯以此籠蓋一世振起兩京如建瓴之濤憑高而下矣

鴻鵠歌 古樂府作楚歌

漢書曰高帝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因而廢太子後不果戚夫人泣涕帝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其言太子得四皓為輔羽翼成就不可易也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三百而下有此開山渾渾雄雄直下視草昔矣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將一作尚安所施。里海古通用不必叶施古音式何反

武帝 諱徹景帝子

瓠子歌二首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四月作瓠子歌溝洫志曰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寘河決時東郡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illegible]上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就為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名曰宣防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一作皓皓旰旰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音魚下同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一作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忽帶封禪說隱隱歸功于東巡也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一作皇為河公兮何不仁 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縣名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悲天憫人責河卹患歌之託義極大敷辭最宏音節遒悲與楚騷相上下矣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讀曰沈美玉。河伯一作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楗石菑。側其反 宣防塞兮萬福來。罪水通用菑來通用○二歌有次第其辭則雄惻均之

秋風辭

漢武帝故事曰、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起調謂變化大風乎、蘭秀二句、謂托咏楚辭乎、只移易一二字、便別闢生面、而有動靜憂愉之殊矣、

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帝歡甚、而所感如是、英雄情多、非淺人可窺、一部漢詩、遺飲散悲、傷來日之難知、苦行樂之不早、皆權輿于此、○視大風歌、有春角秋商之別、而氣象渾然、徹天淵而周流充塞之、要皆宮調也、

蒲梢天馬歌

史記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說來有源本、有關繫、

承靈儀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夸服、

服古音蒲比反

李夫人歌

漢書外戚傳曰、夫人蚤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帷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姍姍、行步貌、先安反

非之遲韵、○招魂大招中、纚纚數百言、畧盡此歌、

落葉哀蟬曲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安得字自問得妙、寫出莫知其然而然、一片無聊、與高帝另一用意、

柏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

和撫四夸不易哉、大將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大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勲徐自爲

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

修飾輿馬待駕來、輿一作車　太僕公孫賀

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

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

陳粟萬石揚㠯箕、一作　大司農張成

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

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

盜阻

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欂櫨音博盧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走狗逐兎張罘罳、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俱通用。帝語如天覆地載。至矣。梁王以下。各據其位地賦之。有直述者。有兼風規者。遂創一體。後人于是有七言。

昭帝 帝諱弗陵武帝第三子

黃鵠歌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爲此歌、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賦體取其不雜爲高。而景色已郁然。唼喋唼所角反喋直角反荷荇。出入蒹葭。叶作藏子虛賦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藏莨音藏郎而無韵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淋池歌 亦見三輔皇圖

拾遺記曰、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芰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花葉離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笑、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凄凄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文選中妙句。以此冠之。萬歲爲樂豈云多。此歌濃郁婉悲。得騷人之致。

趙幽王友 高帝子

幽歌

漢書曰、幽王友、高帝之子、孝惠時、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讒之于太后、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令衛圍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良。史記作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史記作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仇古音渠之反與財之爲韵。○雖直賦其事。而語語稱情出之。小弁之外篇。得怨詩之正者。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次子。呂太后元年、入宿衛、封、文帝二年、以誅諸呂功、封城陽王、

耕田歌 耕一作種、

史記曰、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請爲耕田歌、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深耕穊種，豆苗欲疏，非其種（一作類）者，鉏而去之。（疏去）為韵。每讀是歌，輙壯其膽，追斬諸呂之亡者，鼓其餘勇，裕如矣。

淮南王安（厲王長子，文帝時封為淮南王，好書鼓琴，不喜弋獵，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後與賓客左吳日夜為反謀，事覺，廷尉逮捕安，安欲發兵，猶豫未決，帝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刑。）

八公操

一曰淮南操。古今樂錄曰：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王作此歌。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亦真亦采，曲肖其意。）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瑤光過北斗（古音滴主反）兮，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艸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

燕刺王旦（武帝第四子）

歌二首

漢書曰：昭帝時，旦自以為武帝子，旦長，不得立，乃與旦姊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交通謀，廢帝迎立。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華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王遂自殺。

王歌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鳴與人不通，然易詩楚詞亦間有之。○末句似有各其輔相之意。）

華容夫人歌（附）

髮紛紛兮寘（從下反）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華容此歌，之死靡悔矣。）

廣陵厲王胥（武帝第五子）

瑟歌

漢書曰：昭帝時，胥見帝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宣帝即位，祝詛事發覺，胥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等夜飲，使所幸鼓瑟歌舞，王自歌，左右悉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只泛泛就人壽不常說，視燕與廣川為高。）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丘吏反）。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臾路平去通用，下上去入通用。）

廣川王去（繆王齊太子）

歌二首

漢書曰：廣川王去以陽城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

人主永巷、後昭信譖望卿失寵、去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竟殺望卿、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乃盡閉諸姬舍門、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按西京雜記、作廣川王去疾、

望卿歌

背尊章、嫖（匹昭反）以忽、謀屈奇、起自絶、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觀二歌。似怒望卿而憐修成。）

修成歌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舒與愁聊不通、此二句無韵、然漢人間有混用者、如隴西行用留字陰長生用求流儔休等字、而此詩則其作偏也）內茀鬱。憂

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弃軀。死無悔。

太乙歌　增

（史記樂書云、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次以爲天馬之歌）

太乙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貢漢志作況、爲一作與、此歌樂府諸集俱未載）

漢詩音註卷之一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二

項羽

垓下歌

四皓

采芝操　紫芝歌

韋孟

諷諫詩　在鄒詩

東方朔

誡子詩

霍去病

琴歌

司馬相如

封禪頌　琴歌二首

蘇武

詩四首

李陵

與蘇武詩三首　別歌

李延年

漢詩音註卷之二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河濱李　楷叔則閱
洽陽王　梓適菴較

項羽 名籍、沛國下相人也、先世世爲楚將、秦亂起兵、自稱西楚霸王、後爲漢高帝所滅、

垓下歌 樂府作力拔山操

漢書曰、高祖圍項羽垓下、是夜聞漢軍皆楚歌、驚曰、漢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悲歌慷慨、自爲歌、歌數闋、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遂上馬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雄沈悱惻。與高帝大風歌相當。世儒以成敗論人。而太史公獨尊爲本紀。冠漢上。千古具眼人也。○項王此歌。兼高武之妙。深于漢者當自知之。

四皓 東園公姓轅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河內人、四人俱隱商山、

采芝操 一作紫芝歌

古今樂録曰、商山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不出、仰天嘆而作歌、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遭世暗昧、坑黜儒術、于是退而作此歌、亦謂之四皓歌、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爲幃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與采薇歌曠世相感。

紫芝歌 一曰四皓歌

莫莫高山。一作漠漠商洛 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一作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四皓要亦自言其志、悠悠富貴中人、利慾薰心、更以爲有所託寓也、

韋孟

諷諫詩

漢書曰、孟、魯國鄒人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呼來許其二反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

旬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
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廼及夷
王克奉厥緒」一作次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
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氷以繼祖
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
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
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睮睮諂夫諤諤黃髮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

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
令聞」穆穆天子照臨漢書作臨邇下土明明羣司執憲
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文選作茲怙嗟嗟我王曷不
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
氷匪霜致墜匪嫚睹惟我王時漢書作昔靡不練」興國
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覇古音博故反不與過通
此詩亂之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赫漢書作普君子庶顯於
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鑒」鑒覽上去通用。○以常公四言。繼毛詩之後。直得其神理。非可以聲音笑貌求之也。○忠讜匡王。雅調匹特。韋詩典而有之。○語質情深。大小雅之匹亞。○其尤佳處。在時有創闢。爲兩漢魏人開山。

在鄒詩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幸位穢我王朝」王朝肅
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怨而不怒小雅之林我之
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
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
庶我王寤越遷于魯」姚折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
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鬋剪同茅作堂我從一作徒
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折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

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
夫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
唯恭誦習絃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
徒侃爾樂亦在而」陋舊二字皆與朝韻平去通用但陋古音魯故反舊古音忌此詩亂其部矣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以詼諧自見稍得親近累遷大中大夫給事中

誡子詩漢書取前十句爲東方贊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累羣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化古音毁何反○華家二字古與歌戈韻不通其亂之則自此詩及司馬相如上林賦始○曼倩自爲寫眞非其人正未許藉口詩之去古未遠與二章同歸矣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善騎射再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封冠軍侯後爲票騎將軍數征□□有功益封萬二千戶爲大司馬

琴歌古今樂錄曰霍將軍去病益封萬五千戶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而作歌按琴操有霍將軍渡河操去病所作也

四夷既護護一作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一作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柏梁詩帝及諸王公各一句○大將軍青又代嫖姚乃得二句及嫖姚是篇皆殫於其職渾雄不可端倪未易才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因病免後武帝召爲郎以詞賦得幸常有消渴病既免家居茂陵史稱其多識博物蔚爲辭章賦頌之首

封禪頌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史記無我字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不曰功成有封而曰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善于立言而斯行乃不可已矣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一作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音旻穆穆君

子之能漢書作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漢書作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熿漢書作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述其美則不盡嘗括一言含蘊自深諭以封巒此頌周詩遺軌亦載分四章末知何據按史稱相如爲詞章賦頌之首而世俗所傳止琴歌二章殊非雅製此篇典則瑰瑋得雅頌遺聲故特著之○澤古音鐸轉上聲則徒故反與濩韻圃當作囿嘉當作喜能古音奴來反有古音羽鬼反遊亦可作游韻平去通用

○北海稱爲雅頌遺聲。不愧斯語。○覼草詩與闘吾觀漢人郊祀鐃歌。皆類是篇。禮樂志亦云。多舉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蓋漢之變質而興。雖稍遜於周。然其俯視萬古。亦正以與得之。後惟魏武庶幾焉。周當推長卿剏始矣。○非惟四何句法妙甚。置之風雅中。不能辨。

琴歌二首

漢書曰。司馬相如客臨邛。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卓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乃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玉臺有在閨字）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玉臺作意）心和諧（句俚）。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玉臺作心）使余悲。（二詩頗淺。豈長卿初見文君。未知其才。疑其婦人而示之易解邪。）

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十九年不屈節。會昭帝與□□和親。得歸漢。拜爲典屬國。宣帝神爵二年卒。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發端二句。便見其鄭重繾綿。○逆計狃于起句。必謂別弟之作。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僕往感別。相夾出之。而語意則促于臨岐。結云叙此平生親。迴抱上文。章法妙絕。）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音基）參辰皆已沒。去去

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玉臺新咏。作留別妻。○語質而情悲。二南之遺響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此首稍爲錯雜。而大段看之。仍自不傷。）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補注曰當作秋）蘭芳芬馨良（一作長）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一作言）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寬說起四句征夫一聯則與都尉各有苦衷因見佳晨芳草非二人所戀戀也寒冬至浮雲翔就征夫說良夜六句合說末句以遊子結結構秩然○滄浪論詩首黜議論郎如屬國四篇只渾渾傷離叙別絕無一感慨語况謝巳之高尚義風陵之陷身乎古詩高處正在此○論者以蘇李詩爲五言之祖或又摘尚書五子之歌與毛詩中五言單句謂不始于蘇李要其創體成篇則權輿

二公而其後遂有古詩十九首諸章咸取則焉魏晉以後五言盛而風雅漸微源流同不可誣也○屬國與都尉獨出匠心變風雅爲五言深厚和平具存六義而風神蘊藉怨標新裁視兩京之倣爲毛詩者殆將過之故屈宋之騷歌蘇李之五言皆葩經嫡傳宗子也○今之詩人諸體畧備于竊謂能殫心五古他體雖缺則詩人也諸體森然而五古未稱純詩猶之半詩人也固當奉蘇李爲開山矣杜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又詩看子建親章程如此○以蘇李視建安黃初則詩人之賦典以則矣况江左而後乎

李陵　字少卿廣之孫也爲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轉鬬矢盡遂降虜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二十餘年卒　詩品曰李陵詩其源出于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拈時帶景無一語不在見前樸淡渾深千古絕唱）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送子以賤軀他何足與言與送子俱遠飛同非僅戀戀岐路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悢悢（一作恨恨）不能辭（命意孤高數詞婉至以迫風續俯仰得其神矣）此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

皓首以爲期（有此深厚然風雅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一作別）悵悠悠（三篇語意漸緊而急處却宕得開故迫而能舒可通絲竹）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上云對酒不能酬又曰獨有盈觴酒忽而酒爲無用忽而復託之以酒寫出臨別哀亂無聊蓋初因悲風促離其情若有深于酒者而但人長往舍此物更無以寄綢繆也○唐以前論古詩多專取都尉可誇可怨于屬國爲純○以都尉三章爲主在北送子卿南還作或以河梁句其僞謂塞外水多氾濫安得有梁友人于當菴云此送蘇出使之詩少卿尚未戰也若其語意良是不頁時難再至與嘉會句似送蘇出使之說爲長而臨河濯纓又似塞外恭水清則濯）

□塞外河皆□□故也

別歌

漢書曰、昭帝即位數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

徑萬里兮渡沙漠、爲君將兮奮□□、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漢、去聲、則音暮、與奴韻、平入通用、○直述其情、悲而怨矣、

李延年 中山人、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爲新變聲、所造詩謂之新聲曲、女弟李夫人、得幸于武帝、延年由是貴、爲協律都尉、

歌一首

漢書外戚傳曰、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云云、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首二句無韻、一轉入神、寫傾城傾國俱直、

楊惲 字子幼、宣帝時人、以兄忠任爲郎、霍氏謀反、惲先以聞、封平通侯、遷中郎將、惲居殿中、廉潔無私、然伐其行治、又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免爲庶人、後坐怨望誅、

拊缶歌

漢書、惲答孫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歌曰、

田音甸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詩固憤甚、漢法則中以深文矣、

韋玄成 字少翁、孟六世孫、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遷大河都尉、後繼父爵爲扶陽侯、累遷大常、坐楊惲黨友、免官、

自劾詩

漢書曰、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

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群后歷世、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漢書作至世壙僚、至我節侯、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耈致位、惟懿惟奐、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

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于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媠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夸蠻。刺肌入骨。而詞自雅馴。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風雅中德音也。豈惟句法之妙。

嗟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惟肅是履。訓與閒平去通用。兄古音虛王反。京古音疆。與形聲不通。此亂之尤。古音羽其反。○漢爲四言者不數家。韋氏乃有其二。少翁是作叙次其仕候祖責躬。有典有則。同稱周詩之似續。不愧楚相之箕裘矣。○子建責躬詩脫胎于此。

戒子孫詩

漢書曰。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

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予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郵，惟夙惟夜。畏忌是中，供事靡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群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我同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居基庶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唯一作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共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媠爾儀，以保爾域。句古而雋。其于雅南。會心可謂承其家學矣。有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蘇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位，以蕃漢室。結得老甚。義大而詞昌。夜古音羊茹反。與情不通。此亂之舊。古音居銀反。不知此何以通。心○章法錯綜。彌見其整。語意震動。彌形其恭。

垂戒甚深。頡頏前作。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哀帝初。躬與孫寵譚構東平王雲祠祭呪詛事。上擢躬爲左曹給事。封宜陵侯。又歷詆公卿。上疏論事。語皆險譎。丞相御史奏躬辠過免官。坐怨恨呪詛。繫詔獄。躬仰天大呼。絕咽而死。

絕命詞

漢書曰。躬初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詞。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

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宛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蘭、心結㡚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入天兮嗚呼、窮際絕兮誰語、仰天高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我留、撫神龍兮攬其須、遊曠迥兮亙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嘷語平去通用、留與須不通、此亂之、〇按其人則危言。讀其詩則高論也。）

唐山夫人（高帝姬、韋昭曰、唐山姓也、）

安世房中歌（十六章）

（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改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音懸）、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從大孝起、可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探驪得珠手也。芬樹四句、煇煌窅幻、如見其來、）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妄娭（嬉）、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側皆反）人情（寫出聲音感格神理。）、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不日協人情、而日人告其心、推深一層。承之以敕身施教。端本而化矣。）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首二句無韻、）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邕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高帝勘亂、大功、本之孝德、是何等識力。）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獨舉定燕、要其終而言之。〇處處有創獲新義。）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毛詩中七言成句有之、此獨雄整婉至、托義極大、橫絕古今、）

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所緒韻、二產亦可爲韻、毛詩有此體、）

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施古與回不通、此亂之、）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大似讀如嘛、然古無此音、）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大而蕊、麗而不淫、不纖、郊祀十九篇多於是取則。）羽旄殷盛、芬

哉芸芸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桂華、首尒二句無韻、）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註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

礩礩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夸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形容曲盡、于奏文、亂武之間、一推本孝思終之曰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則美其成功也。）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句法妙）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承一作永）保天休令問不忘（平上通爲一韻、）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蕩侯休德、宛見封建諸服、歸馬放牛、與天下休養至意、）

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樂之至也、必致誠焉。）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漢書自浚以下別爲一章、今從樂府、）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此二章則漢劉致祝之詞、飲福）

□侈事也。雅什多如是。○漢興去古未遠。著作巍然、而廟祀大章、乃出婦人之手。既典以則、亦大亦清。變化參差。諸體畧備。卽令二君草創、效焉罔色、雷無以加也。

戚夫人

春歌（一作永巷歌）

漢書外戚傳曰、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耶、召趙王殺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自傷在終日舂、一句。如聽其聲。）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烏孫公主

悲愁歌

漢書西域傳曰、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觀此知十八拍之淺。○細君之悲、有甚於此者。）

俱渾然言外。歌詞最古。遒健哀惻。一語不雜。尤在明妃怨詩之上。

趙飛燕（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過主、見而說之、召入爲倢伃、後立爲后、）

歸風送遠操

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

竟似楚騷一段。慨慷與高武爭雄矣。

班婕妤

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爲婕妤、後趙飛燕譖其呪詛、考問之、上善其對、遂求供養太后長信宮。詩品曰、婕妤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絕、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怨歌行

新裂一作製齊紈素、皎一作鮮潔如霜雪、裁成一作爲合歡扇、團團一作圓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飇一作風敓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團扇之歌、怨而不亂。

虞美人

答項王楚歌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于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云云、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已似六朝初盛唐絕句、要存其人可耳、太史公但云美人和之、當與必使友之、而後和之二義、非必另有歌詞也。

卓文君

白頭吟 樂府作古辭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起得超忽、匪夸所思。

此云有兩意、下曰一心人、照應自然。○有兩意、攜詞雅甚。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溝水之離

起于斗酒、今日明旦、喻其無常也。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竹竿何用錢乃二句、長卿釣竿本曲中語、詳見予註。

正見長卿以此易其初心、富易交、貴易妻。千古薄情、借文君痛斥之。離古音羅、爲古音謠、下入支韻、此亂之。○長卿文賦雄古今、而詩章獨缺、封禪之頌、別一體裁、琴歌眞贋未可知、郊祀鐃歌諸篇、亦無明據、文若此曲、直厚而詞清、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得風人之婉切、與蘇李並驅矣。○右一曲本辭、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

增平生二句、始設非斗酒之會、何至有溝水之別、而下又假郭外兩樵、見極親則易疎、反不若淡者之能久也。今日斗酒會、

明旦溝水頭。蹀躞御（一作向）溝上。溝水東西流。（解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解三。以視生驕、而能終者鮮矣。）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解四）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齕如馬噉萁。（如字或下有五字）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齕如二句、奏樂府判。其終始言之。詳見子註。）延年萬歲期。（五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怨詩

王昭君（名嬙、漢宮人。元帝時□□入朝、以嬙配之。號寧胡閼氏。）

（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悵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棄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作詩以怨思云。）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一作儀）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善于立言）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一作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明妃曲。後人紛紛擬之。刺漢譏羌。徒自見其多事。觀本詞之流連茂命、用語和平。知後世皆淺夫也。）

漢詩音註卷之十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三

靈帝

招商歌

東平憲王蒼

武德舞歌詩

馬援

武溪深行

梁鴻

五噫歌　適吳詩

思友詩

班固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郊祀靈芝歌

詠史

傅毅

廸志詩

崔駰

安封侯詩

張衡

怨篇　同聲歌

定情歌　四愁詩

思玄詩

李尤

九曲歌

朱穆

與劉伯宗絶交詩

王逸

琴思楚歌

桓驎

答客詩　客示桓驎詩

高彪

清誡

蔡邕

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

樊惠渠歌　飲馬長城窟行

漢詩音註卷之三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洽陽王梓適菴較

三原孫枝蔚豹人閱

靈帝　諱宏。河間孝王之曾孫。先封解瀆亭侯。桓帝崩。竇武迎立。在位二十二年。

招商歌

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曲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又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歌曰。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拾遺記。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捲。名夜舒荷。　惟月不足樂有餘。清絲流

管歌玉凫。曲名。　千年萬歲嘉難踰。以行樂詞。不但以來涼風也。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

武德舞歌詩　山文韵

東觀漢紀日。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日大武之舞。乃進武德舞歌詩。遂用之于光武廟焉。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鋪叙

文治覽于撥亂中興。絕少發揮。兹言其成功宜爾邪。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爲漢伏波將軍，征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始平之，封新息侯，後征武陵蠻，卒于軍。

武溪深行

崔豹古今注云，武溪深，馬援南征之所作，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古今注作能臨。嗟哉武溪古今注有兮字多毒淫。如是而止。不言其功。

梁鴻字伯鸞，平陵人，家貧而尚節介，隱居霸陵山中，後居吳，皐伯通舍之于家，鴻潛遯著書十餘篇，卒于吳、

五噫歌芒京央韵

後漢書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陟彼北芒一作邙兮。噫。顧瞻一作覽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宮闕二句無韵。○只民之劬勞一句，微涉于風。未足于明主之威也。且肅宗聞鴻名。史但曰聞而悲之。求鴻不得耳。伯鸞高隱者流，嘉遯自其本懷，豈必避禍而去乎。且字安顧謂寓之東海。後世相承用之矣。

適吳詩

漢書曰，鴻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

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誚屈飄蕭，似有不可告語之故心惙怛兮傷悴、忘志一作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錯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遥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京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二語淡而悲。入離騷不能辨之矣。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

南逸韵、降字不入韵、隅不與流浮休通、此亂之、以下平上去通用、

思友詩一作思高恢

漢書曰、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鳥嚶嚶兮友之期。以興起、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班固字孟堅、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後遷玄武司馬、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征□□、以爲中護軍、諸子多不遵法、憲敗、免官、洛陽令种兢捕繫固、遂死獄中、

明堂詩

固作東都賦、系此五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孟堅自謝五詩然我明我法觀二篇有古今之感」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成字不入韻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廡一作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首二句無韻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高得大而非誕化語也 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慶古音羌或遂與英韻英古音央毛詩有此體」

郊祀靈芝歌見太平御覽

漢書曰班固頌漢功歌詩靈芝歌曰

因露寢兮產靈芝」因字寫得有情 象三德兮瑞應圖」應一作瑞應 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

詠史 詩品曰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一作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 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通篇實敘忽宕二句便悚觀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孟堅明堂五首未見其佳此篇古質不類得其人不趣矣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建初中肅宗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後為竇憲記室遷司馬卒

迪志詩

漢書曰、毅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

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膂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纘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于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名言深中學者之病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命意數詞亦古亦今當之下班之上也

崔駰 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遊大學、與班固傅毅齊名、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稍見疎、出爲長岑長、不就、永元四年卒于家、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看其練字揮長戟兮彀藝文作廓強弩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爲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宦官懼其毀已、共讒之、出爲河間王相、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怨篇 文心雕龍曰、張衡怨篇、清曲可領、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靡嘉之子之一作云遠我勞如何起結有風人遺味雖日一轉鈍矣

同聲歌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一作秋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直賦其事、然身分自高、與豔曲不同、而聲情正復婉側

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虫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以此定情。如屈宋美人之感。〕

四愁詩〔並序〕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刧。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玉臺無此三字。劉履曰。衍文也。下倣此。〕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平去通用〕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蚩占反〕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烏玩反。○四愁得離騷之神。而易爲整調。千載而下。莫能及之。○杜陵七歌俱從此詩脫化。然杜于平子。猶平子之于楚詞也。後人則襲其詞而鈔其文。二賢直視如優孟矣。〕

思玄詩

〔衡爲太史令。嘗憂及難。作思玄賦。系此詩。〕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詩乘又載。平子觀舞賦中云。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人壽有限。故托于遊仙。仙不可爲。而自傷迴志。大指如此。〕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拜蘭臺令史。後爲諫議大夫。遷樂安相。〕

九曲歌

年歲晩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闕想奇奇文。

朱穆 字公叔、暉之子、耽學銳意講誦、梁冀素聞穆名、辟之使典兵事、拜御史、漢桓帝徵拜尚書、

與劉伯宗絕交詩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膆、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賜詆鳳爲無德、小人不滿君子、宛肖其情、下數語忠厚之深矣。絕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直起直結、漢人類然。

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句、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廿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琴思楚歌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糾腸摧繞。時節晩暮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晻晻若鶩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歎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叔師深于楚詞、其歌平平耳、惜所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不傳也。

桓驎 字元龍、沛郡龍亢人、桓榮之孫、精鑒好學、

答客詩

文士傳曰、桓驎伯父烏、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驎卽應聲答云、

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惷弱。殊才偉年。殊才句正謂上二似 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客示桓驎詩 附

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

高彪 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大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清誡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使全其壽年。虛字幹旋、何乃益勁、飮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欲亂我眞。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去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

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建寧中辟司徒喬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邕遷尚書侍中、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荅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文字不入韻、

荅卜元嗣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荅、賦誦以歸

樊惠渠歌 並序

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殖、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卹民隱、乃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爲耳壤、農民怡悅、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傳班之匹田疇斥鹵、莫修莫釐、藝文作治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作古辭、玉臺作蔡邕、蔡集亦載此、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二句、借喻疎者猶以自然相知、甚言人情私已之薄、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中間一轉、忽借世情反形之、首末惓惓夙交、自相承注、中郎諸作、略似孟堅、學優于才、視西京異矣、此篇蔚岐道亮、音旨有餘、固當遠追屬國之清聲、近並河間之楚調、

翠鳥

庭陬一作前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託君素、雌雄保百齡、與十九首同其感寓、

琴歌

設爲釋游之文，設爲胡老援琴而歌。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慾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逢與河南尹羊陟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及西還，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于家。

疾邪詩二首

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中歌此二詩。○詩品曰：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依門邊。怨矣延于怒而大臣仍渾然末二句言伊優之賤。顧逢時好而居堂上，骯髒之士，乃抱苦節而棄門邊。言時流之好惡失宜。

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世人盡鹵莽，吾道屬艱難。千古同悲。其聲咄咄。

酈炎 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尚志氣。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炎後風病恍惚，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産而驚死，妻家訟之，炎病不能理對，竟死獄中。

見志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有縱橫物表，不受羈靮之樂。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

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詩品曰：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上篇直抒所欲言，意便易竭。此則詞多託寓，感興最長。○杜陵耳翁之悲，當與靈芝同寄。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尚書荀彧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獻帝遜位之歲，統卒。

述志詩二首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盧谷切 至

人能變達。士抜俗樂。眞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飛託亂朝。鬱鬱不自得。憂蘂仲所謂幾欲逃于天地之外者。勿汎作飽歌之步靈衢也。大道雖夸。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漢書作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一作西。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翺翔太清。縱意游冶。初學記載四句云。春雲爲馬。秋風爲馭。揆之不遲。勞之不疾。○一片勞騷。愈無理。愈見其妙。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之後。少有重名。舉高第。爲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以忤董卓。轉議郎。出爲北海太守。累遷大中大夫。數以書爭曹操。爲操所害。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於宦。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常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徐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高文奇作。求。隱。而。不。得。其辭有寄焉。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擧措。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庸夫以小節相人。往往而是。曹則正懼公有大度端明。

云。使操不殺公。公必殺操。千載知己之言。○文舉先生生亂季。與公理詩同一牢騷。然太公滅殷。管子尊周。而先生取舍若此。知其懷忠于漢室也。末云呂望尚不希。夸齊何足慕。益自擊國危。思彌縫其間。而伸抗西山高節。無救于殷之亡也。安得不中操深忌乎。此篇人或以狂目之。不知先生實自言其志耳。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孳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

不覺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辭情乃不草草。

臨終詩

融爲太中大夫。見曹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旨。以微法免融。又令路粹誣奏融下獄。棄市。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既傷志之不成。又自咎其失密。艾千子有言。積之騷後。不必皆賦體也。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憂想曹公歸來。此宜以下首句繫此下。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一作輔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群僚率從祁祁。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迭剏一體。讀之乃不可增減。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成。一作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又云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此四句太白贈劉都使詩。不似文舉。

漢詩音註卷之三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四

漢詩音註卷之四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涇上張恂穉恭閲　洽陽王梓適菴較

秦嘉 字士會，隴西人。

述昏詩 二章

羣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昏、六禮不愆、羔雁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紛彼昏姻、禍福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征與友人論述昏詩。輒言其平。不知欲作何等語也。此正當家之作。

贈婦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雀羣飛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嚴霜悽愴、飛雪覆庭、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為。

就展轉反側意寫出、前一層亦可云憂而不傷矣。

留郡贈婦詩三首 并序

嘉為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

詩云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首篇叙迎而不至。頗望懸戀之情。其辭叙甚款。

皇靈無私親、為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

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為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次篇言願去道因送思宿愛因病之以自保也。河廣只下、說其良但病不來。一段務從至情。而咎浮雲悲風為患、輕車良馬竟致中乖也。首篇自言。此篇婦言。是兩章結構。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為不寧、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

貴用叙我情、(此篇言將發悲思、不覺可憐之懷贈也。借語但有轉換、有進退、不但章法井然。○二南不作、百年之難續久矣。錄此爲從儷正音、將補國風之闕。爲艷詩易、爲閨情難。言閨情、爲婦易、爲夫難。況贈答之辭乎。既不得大體、又推開則泛。秦嘉諸作、正在箇中。)

應亨 以下爵里無攷

贈四王冠詩 并叙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

詩曰、

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成俻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直叙其事、中以勸勉之詞。)

辛延年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奴字、是子都之案。依倚句、定大將軍之案。)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有次第。)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結句不惟絕之、且括盡上文無數情事。○皎皎高節、却以艷詩傳之、與十九首語氣正同。其實寫處止末段數語耳。此法惟漢人擅長、想象風流、徧于閑處設色、欲競驅孔雀東南飛矣。)

宋子侯

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代花語、妙妙。)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懽愛(藝文作妍。)永相忘、(寫至此、盛顏不及春花遠矣。讀之太息。)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吾欲竟此曲下、篇中正意在此。○詞旨淵渺、幾使人昧其中、而不測所用心。要是遣懷遣飲之曲也。○總是借春花好女、言懽日無多、勸之取樂及時。若謂實貴姝子、是囈語出憂人矣。)

虎賁郎

射烏辭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辭云云，帝賜錢百萬，遂令亭壁皆畫烏。

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高甚，如桃源中人，不屑屑爲多語也。

白狼王唐菆

莋都夷歌 三章

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後漢書西南夷傳曰，明帝時，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遠夷樂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昌樂即倡樂。肉飛語奇。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感慕華風，只日入日出二語，已伸其義，所謂眼前者拈出便化也。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携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之末二句，傳告字，長字，有推而廣之，遂及無窮之妙。○三詩簡質名通，自是朱益州譯而爲之，何必減班掾傳史乎。

蔡琰

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

悲憤詩二首

後漢書，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漢季失權柄，大識論。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一作馘無孑遺，尸骸相撑直庚反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

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輙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要當二句。忽就羌人口中寫出。妙不可言。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轉自身無痕。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輙復非鄉里有客四句。忽一推。乃實事苦情也。而思父

母來骨肉矣。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迴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寬一步。就他人說。更爲淒緊。而別子數行。始不容十偏枝。此詞家所由尚推宕之法也。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

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情眞語悲。如聽哀猿之叫。〇分五段。首段言董卓作亂大畧。馬邊下。言羌戎在途之暴。邊荒下。言彼地離居之悲。邂逅下。言敘迎歸顚發情事。末段則抵家後所自傷也。〇大篇直敘。曲折盡情。北征咏懷。皆脫化于此。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眞語更痛。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忽用雅語間之。篇法寬然有餘。胡笳

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分三段首段言被執西行次段居羌中時事末則就迎東還也○與前一首伸縮各有其妙觀此知十八拍非必出文姬自爲矣

胡笳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

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僊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情入鞞鼓喧兮從夜達明一從字便減色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禀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心異則身難處寫來入微嗜欲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連起三雁字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

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螘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于此

此拍渾樸真至不謂之漢人不得矣○此拍之妙正以泛泛說彼中情事說來只末一語挽入自身遂爲高調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忌。直于此益信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兹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但而抱沓。句亦甚排。真類于俳優矣。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爲樂當及時。古人所規如是而已。一部漢魏樂府。此二語約畧盡之。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離別。一生句惟文姬身歷之乃能言之。十拍悲深兮淚成血。人多病此拍大類唐律。然氣躁而辭馳。正未足深識。老于漢詩者。當自知之。○往見論者多因殺氣二句太整。疑爲唐調。然羽林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獨非五言律體乎。大抵十八拍。即不出文姬。要是齊梁人所擬。其佳處尚有兩京之遺致。而氣味稍薄。與悲憤詩當分階級耳。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寫出至情。亦真亦苦。○生仍冀歸。死當埋骨。文姬可謂從義矣。李少卿尚負愧此。詩視其下者乎。日居月諸兮一作日月若諸分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兹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愍之念之句。更是開語。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但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至情以雅語出之。遂更婉篤。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高淡如曉天畫角。一奏而征鴻暝容。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常如饑。真語自然雅。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濶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

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忽以雅語結）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懽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眞摯纏綿如泣如訴）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

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正取其雅）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為生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去時以下四語乃所云排句也其味淺矣）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饑豗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數語雅○此首頗妙而露後人之色深于漢者當自知之）

胡笳本出自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何用解說發無筆力）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結得佳具見大力○中有太露處但語亦間出毫端下漢魏人數層矣然佳句當分別觀之大抵十八拍即非文姬作要是齊梁高手所擬彼以為代婦人唇吻有意作淺語而亦時露本色與木蘭同其結撰也）

徐淑（詩品曰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于團扇矣○不在團扇之亞）

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回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淑詩不煩追琢質任自然勝于秦掾矣○須看其次第）

蘇伯玉妻

盤中詩（詩內云家居長安則知為武功之蘇也）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饑（起處

以山樹六句。與吏婦會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
夫之極。乃理勢之自然。
自哀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
階急機紱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 自言其情。自著其餘。還入門八
句。更寫得高。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 一作中
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
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蘓字
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
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
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今時人五

句。即文君結意。而惻蘓椽之不學。其語更毒。○古
質自然。疊用三字爲句。視房中安其所等句。渾脫
無痕。悱惻淋漓。怨而不怒。以此繹騷承雅。周漢之
正宗也。○末段責蘓椽數行。與白頭吟同一機軸。
而語更苦。
怨更深矣。

竇玄妻

古怨歌

竇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
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而傳之。亦名艷
歌。

煢煢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藝文類聚載玄
妻別玄書一首云。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
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告訴。仰呼蒼
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
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轉就竇相棄後。寫其
徬徨之情。其怨深矣。蘼蕪篇正從此出。○類聚所
載書。實一好劄。惜竇不能學長卿。用韻語答之也。

蜀漢 附

諸葛亮 字孔明 瑯琊人

梁甫吟

三國志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
晏子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
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
食桃。公孫接曰。吾再搏隱虎。功可以食。田開疆曰。
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
君嘗濟河。黿銜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
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
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
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
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 一作氏 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紀 一作里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
此謀國相齊晏子 責晏子不能容賢。此意便與伊
周並駕矣。詩亦古甚。○云讒言。
則二子死非其罪。曰謀
國。曰國相。乃深責之。

龐德公 南郡襄陽人也。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
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司
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
兄事之。故呼作龐公云。

於忽操 三章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爲音譌二爲字韻○起語飄然離婁）
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東王良
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既以覆兮後遝遝其猶
來雖日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
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桷榱之累垂頗
杜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
生而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雞斯飛誰得而羈
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
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漢詩音註卷之四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五

樂府古辭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十九首

鼓吹曲辭

漢鐃歌十八曲

漢詩音註卷之五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涇水李念慈劬菴閱
洽陽王梓適菴較

樂府古辭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十九首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其餘延

衍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時新得神馬、因大爲歌、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觀黯之言。則是歌宗廟亦用之矣、然其辭亦多難曉云。

練時日

練時日。候有望。爇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澔（音怙）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與斑同）裔裔。（神哉沛先以雨、寫得幽靈綽約）靈之至、慶陰陰、相

放悲、震澹心」（震澹字韻）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
觀此、眺瑶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叶武義反）
（○秘辛云、柎不留手、狀肌體之滑澤、數其入微。此則日兆逐靡、較一顧傾城國語更簡而雋、善于立言矣。）
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俠與挾同）嘉夜、茝
蘭芳、澹容與、獻嘉觴、（郊祀如詩之有頌、房中曲如小大雅。而鼓吹鐃歌則風也。）
（○周詩質、漢詩與、與稍遜質。周有化工自然之妙、漢所云人巧極天工錯也。然俱非後代所及。○周漢之分合、周詩如漢文、漢詩如周文、各有其至。）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起得鄭重）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媪、（當作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　鄒子樂（漢書藏此名）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並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頃（讀曰傾）聽、（寫出雷霆之性情功效）枯槁復產、廼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嘽嘽、（徒[illegible]反）惟春之祺。

朱明　鄒子樂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讀爲通）生茂豫、靡有所詘。（丘勿

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西顥　鄒子樂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叶音發。言秋之盛、成物而已。此則更進一層。）姦僞不萌、祅孽伏息、隅辟（讀曰僻）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虫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四序俱先就物候說高）易亂除邪、革正易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讀曰嬉）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讀曰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胏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叶音鄉）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天地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縕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與佾同），合好效歡虞（與娛同）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叶許吏反），百官濟濟各敬其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鴹，神夕奄虞蓋孔享（叶鄉）。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日不變而人遞遷，眞可奈何）。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一作天馬歌）

（漢書武帝紀曰、元狩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太一況（一作貺），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音躡）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即逝字）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夸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皁（即草字），經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天門

天門開，詄（讀如迭）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太朱涂廣，夸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裵回若留放，殣（同覲）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普萌反）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叶音改），紛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

（一曰寶鼎歌。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就信星以知景星，推一步高絕）象載昭庭，日
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
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
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
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
直往甯，（叶音寧）馮蠵（弋隨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
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

一日芝房歌漢書武帝紀日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日

齊（讀日齋）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按諜，玄
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音兗）
四塞，假（即遐字）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華爗爗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音屯）昆侖，

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步[illegible]反）蘭堂，神之行，旌容
容騎沓沓，般從從，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
神之愉，臨壇宇，九夸賓，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
翊翊合所思，（讀曰恭）中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
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波，徧
臚驩，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扢（公忽反）嘉壇，椒蘭
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

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汩（于筆反）臚，析奚
遺，淫淥澤，汪（爲黃反）然歸，

朝隴首

一日白麟歌漢書武帝紀日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古燎字）獲白麟，爰五止，顯黃
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
掩回轅，鬗（武元反）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
風，籋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

一曰赤雁歌。漢書禮樂志曰、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將言赤雁先敘白雁與景星篇同而猶換其法

赤雁集六紛員音云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赤蛟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上烏感反下音靄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透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鼓吹曲辭

漢鐃歌十八曲

崔豹古今注曰、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所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者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又有務成玄雲黃爵釣竿、亦漢曲也、其辭亡、或云漢鐃歌二十一、無釣竿、摠離亦曰翁離。宋書樂志曰、漢鼓吹鐃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辭艶相雜、不可復分。沈約云、樂人以聲音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

朱鷺

隋書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然則漢曲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譚苑醍醐云、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

朱鷺魚以烏古與雅同、叶音雅。本言鷺之威儀魚魚雅雅、却用以字、奇絕。路訾邪鷺何食食茄古荷字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一作諫者不食不吐、即剛不吐柔不茹意、隱剛柔字、便不測。問字寫出汲汲求言之情。○只就朱鷺說、而建鼓求言、找一語、意自淵然。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設身處地、一句寫悲思已盡、故下以此體結之。

但我思蓬首一作最　蓬首不惟得其情也、見其狀矣。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暮安宿交昔拉沓、目擊其狀、則寫悲益真。○狡兔翠鳥、借喻美人、狗與梟則奪者也。乃末二句但斥言梟、並隱翠鳥、故爲伸縮變幻、漢人最長此法、而拉沓高飛、實指翠鳥言。

艾如張

艾與刈同、芟草也。如蘭爲而殺、梁傳曰、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謂因蒐狩以習武事也。蘭、香草也。言艾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

艾而張羅夻於何行成之四肘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忽插此二句、見[illegible]。艾而張羅之妙[illegible]

肯蠓室借黃鳥之避營羅形出天于大狩頁鹽效紀用息最高末二句則申明黃雀三句意言當羅倚于欲而大狩則行時和也

上之回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回中地在安定沈建樂府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闕宮闕名近甘泉宮相如上林賦云歷石闕歷封巒是也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闕望諸國月支臣□□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行幸甘泉本以避暑而曰承寒暑德至大至微游望所經

宣威外域言此行所關其重善于立詞矣

翁離 一作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擁離蒸有之二字已得離宮之妙趾中言其地勢自然非假人爲也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可字下得悽甚爲我四句正可字意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鬪死駑馬裴回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當時梁地實當戰衝築壁供食皆取足于此事平而讒忠作故詩人傷之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烈士死戰安居執刀筆者且妄議之思子良臣正恨之也朝行出攻暮不夜歸此篇哌亞夫拒七國事功高賞薄故託鬼雄以托其悲憤七國之變亞夫以梁委之城南郭北俱就梁說詩人爲梁怨漢其辭如此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遠道之人故寬一步宕開說妙妙○高帝初定天下將士皆渡淮而西其留屯關中者久旅思歸託言爲淮水所阻也巫山高借與淮水之深故下俱承淮水說後代擬者乃以山高寓求仙去本題遠矣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大官尚食太常樂奏食舉按古辭大畧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客卽章末仙人也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本言滄海之雀赤翅之鴻白翅之鴈次句既省一之字第三句又去一翅字遂使讀者迷離隨山林乍開

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
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
中仙人下來飮延壽千萬歲。寫仙客下遊。宛焉如覿其人。並所乘所械
皆實指之。而雲鴻醴水。龍馬靈芝。極咏其盛。有酣縱之致。

將進酒

將進酒乘太白辨佳哉宋書作加詩審搏樂府詩集作博放故
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獨舉禹者。
禹辭爲律。又致孝乎鬼神。然非良工觀之。無以知
其用心之苦也。○臨廟賦詩。必曲肖其祖功宗德。
故宜辨而後加。博依之謂安。非審博弗能各當也。
下言所賦。通人情。協鬼意。而末乃極贊之。○古人
薦享多賦成詩。度宗廟亦然。

君馬黄

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既曰臣馬蒼。又云二馬同逐。亦
自托于有過。而承之以臣馬良。見已之未忍與
君絕也。○蒼黄總言馬之敗。以喻交之不終。易
之有騩歸愧二音蔡有赭易在北。蔡在南。皆產良馬之騩。騩赭則言其佳色。美
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忽南忽北。正借喻其馳鶩無定之也。美人三句。見忠被讒
信獲疑。傷心無可如何。而佳人三句。終哀其馳鶩
日深。靡所底止也。○黄蒼良韻。南心韻。北極韻。○
君臣。古人上下通稱。此首視絕交篇。尤渾古可貴。
○事君處友。中道棄捐。苦心無以自明。曲折寫出
一往。見其忠厚悱惻。直匹國風矣。

芳樹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
而爲行鵠字下得妙。絕小人之惑其君。必曲當其心。如射者之中鵠也。至三而爲行。則黨羽
已成。不可復制矣。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
顧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
似如孫如魚乎悲矣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君固未能恝然于正人也。而究爲讒
邪所蔽。其始心不可匡。彼必將曲引之。其後目不
可顧。即欲更一睠而不能得。至君有他心。樂不可
禁。直安小人而忘君子矣。○此刺讒之詩。寫其初
終情事。歷歷如畫。直透徹雲泉矣。何必減巷伯。

有所思

按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
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
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
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
臾高知之此刺淫奔之詩。蓋既相棄。而其人復來。故歷叙以拒之。○其人不去。爲雞犬所
見。必驚覺兄嫂。猶夜半事也。至涼風之來。則天欲
明矣。須臾日高。家人並起。其情愈苦。故其詞愈危。
○秋風雖肅。而此有甚焉。殆晨颸也。合看始盡致。
○東方須臾高。不露日字。妙妙。○看全詩。則擾擾

通肯矣何況其行實脈脈
留之住也入鄭衛三昧矣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黄鵠蜚之以千里雉子之飛彷徨之間耳忽承之日黄鵠千里明其志之不可奪也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騰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王閔可思而雉之雄雌相逐母子相依天性終不得易車大駕以下則言君亦不強其必出而送之歸耳此篇賦招隱也有道之君不迫人以必仕而賢者超然色舉故借雉子美之○班與班同以翰其文彩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巫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此篇美君巡幸而並及其從遊之大臣也佳人而臣君之臣明護不道者

上邪 一作上雅

上邪邪與耶同語助也臨高爲增故以上邪起之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絶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絶不言永好而曰乃敢與君絶語亦奇警○此盟詛之詞視車笠詞

渾渾清清有古今之殊並
笠以貴賤相形便爲淺露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黄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劉履曰篇末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聲如樂録所謂羊無夸伊那何之類○與虎賁射鳥詞畧同而語意則超超與着直追三百詩以指景爲第一義卽論漢人弗能違也

遠如期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曉芝曲沈約言舊史云詰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録曰漢大樂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

遠如期益如壽遠如期卽起下句言無涯之期以祝無疆之壽宜合二句看始得處天左側處天左則不制于天可以幹天使聽于我故承之云云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羣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此篇言蠻荒朝賀致祝天子而因極詠其盛也

石流 宋書作留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谿宋書作谿冷將風揚北逝肯無敢與于陽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此首是說武帝且戢江求仙役人無已時而北伍之

勞乜甚于聚門彼為黃金故末段軒輊言之託訴日蘭者尊君之詞實即藥草也○于陽當作于陽

漢詩音註卷之五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六

漢詩音註卷之六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華陰王弘撰山史閱　洽陽王　梓適菴較

樂府古辭

相和歌辭

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晉荀勗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張永元嘉技録云：有吟嘆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于諸調，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于大曲之下云。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也。

相和曲

箜篌引

一曰公無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作箜篌而寫其聲，名曰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只二句，便有千聲萬聲，聲情相感，不知其所止。墮河

而死當奈公何。

江南 後二句無韻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東光

東光乎、一作平、下同、蒼梧何不乎。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右一曲、魏樂所奏、今昔一轍。令我浩歎。

薤露歌

亦曰泰山吟行、喪歌、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于蒿里、故有二章、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何時歸。一說得凜然。

蒿里曲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一作精魄無賢愚。慘甚。下聚斂字奇。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地當作池、

雞鳴 此曲前後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耶、抑有錯簡參誤也、後多倣此、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古樂府有闌字、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右一曲、魏晉樂所奏○熟讀衛霍諸傳、方知此詩寓意。此詩必有所刺、首云蕩子何之、繼曰柔協亂名、中則追叙其盛時、既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何等赫奕、而末乃借桃李以傷之、蓋有權貴罹禍、其兄弟莫相爲理、雖僥倖得脫、刺之云云也。首尾乃正意、中故作詰曲、所謂定哀多微辭耳。

烏生 一曰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彊音強、弓也、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

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彈烏射鹿，烹鵠鉤魚，總借喻年壽之有窮。世途之難測，以勸人及時爲樂。而章法奇橫，俯縱妙不可言。○唶，訛烏語，以發之。白鹿鯉魚二段不用唶字，細甚。

平陵東

樂府解題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爲丞相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

舉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刦義公。刦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刦之不得，而思之無窮。末語其感人深矣。

陌上桑

宋書作大曲，一作日出東南隅行。

一日艷歌羅敷行。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與前說不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家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善蠶桑，當作喜蠶桑。一語淡淡寫出貞女性情。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帩頭。微妙。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一解。○入怨者一語。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

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愚字直寫得妻快。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如聽高禪說法矣。二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値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艷辭，曲後有趨。○右一曲，魏樂所奏。○任得高絕，羅敷之不可犯，吏不必言。○初極寫羅敷之艷，終盛誇其夫之賢。其拒使君止數語耳。此所謂爭上流法也。詩之

高渾自然，横絶兩京矣。

同前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羅，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辛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吟嘆曲

王子喬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岳，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右一曲，魏晉樂所奏。○篇法參差。漢詩之極用意者。

平調曲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西京吏治文章，盡此十字。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春容和婉，盛世之音。

同前二首 樂府通作一首，嚴滄浪云，若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別爲一首也。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思悲翁則見其蓬首，來仙人則見其髮短耳長，彌幻彌眞，漢詩貫用此法。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

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有一字日康強，髮白，復一無復字更黑，延年壽命長。

岩岩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藝文類聚載魏文帝明津詩，與此大同，而逸其半。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

獨難分兩段看以勞謙二句爲正解亦其中之關棩也。得柄則爲勞謙不得柄則爲和光此高位所以貴下人而處士不可不自重也嫌疑之介慎矣哉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清調曲

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闕何皎皎梯落闕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捐闕會

爲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闕自闕但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右一曲樂所奏。○如對三代問彝見其殘缺處令人撫之有餘思也。

董逃行

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後漢遊童所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云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警戒云。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百鳥集來如煙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雞聲鳴但見山獸

援戲相拘攣解二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解三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解四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肯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五解○幻想直寫朴淡參差而音節殊道樂府之本也

相逢行

一日相逢狹路間行樂府解題曰古辭文意與雞鳴曲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路旁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右一曲晉樂所奏。蕩子遊俠邪寫來恍恍惚惚如遊前之處不可名言○賈長沙疏云倡優得爲后飾觀此詩

郎新寵皆僭擬王侯矣同憶青門舊遊輒悽悽增盛衰之感。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既曰無官職。又曰衣冠仕洛陽。世胄子弟當自愧矣。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此篇所刺尤深。○三子同遊。寫盡豪兒無理。此固所目擊也。○漢詩亦不多得。

瑟調曲

善哉行

此篇宋書樂志亦作古辭。或以此爲子建詩。按子建擬善哉行爲日苦短。云當來日大難。則此非子建作矣。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解一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解二 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解三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解四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解五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 ○右一曲魏樂所奏。○詞古錯雜。幾不可尋。而總以第一第五兩解爲主。○漢人詩。思緒紛披。幾不可理。而細繹之。則歷歷自見。此篇言來者之難知。本勸人及時爲樂。飲耳。忽而求仙。忽而報恩。忽而恤貧交。無倫無存。然念此數者。將可奈何。大指所歸。終于歡醉而已。第六解更說得幻妙。正與十九首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意同。見其次。不可爲。不如眼前一杯酒也。

隴西行

王僧虔技錄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門二篇。通典曰。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

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漢詩之妙。多在發端。顧眄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至此等人。如在天上。却用倒寫法。以顧眄世間人一語渡之。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尊。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酌酒以下。逐事細寫。而自有駿馬驀坡之妙。緩來急受。咄咄入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此篇

之辭前後不對首四句乃與步出夏門行同而辭意復備○必如此詩方可謂國風好色而不淫○隴西郡護五凉乃群姓雜居之地其俗自古如此止於喧聚中寫出貞女矯然獨立之情故爲奇絕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獨居之效上與天通許爲好人卽世之彼此斃老矣而紛紛談內丹爲男女不亦悖哉過謁王父母乃在泰山隅離天四五里離天四五里又三日斷五尺織素五丈餘東家有賢女等句皆硬下如眞後惟少陵翁最善用之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折楊柳行 宋書作大曲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先斷二句後竟以敘事直結不更照起語作議論自是老成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解一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解二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爲墟解三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下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四解○右一曲魏晉樂所奏○看其逐段變換

西門行 宋書作大曲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當待何時問

辭妙絕世之思者自誤○一生待著止足病根○自問奇○吾亦疑之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解○待來日猶之待來年努努畢生無樂期矣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解三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解四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叠句用得恰好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無可聊賴其中所含甚長然究解憂之方如是而已○步步念此寫出悲悵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逝爲樂逝爲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懽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右一曲本辭○結語妙絕止與唐風山有樞篇意同言日恣遊遨則雖弊車羸馬爲自儲而適用矣不然雖有車馬弗馳弗驅將他人是愉甚足悲也

東門行 宋書作大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下淚文上無懸衣解一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

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二解○遊俠者正出富貴薰心非但爲饑寒所迫至餔糜可共即處約無難矣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三解動之以天理昭昭未必悟也說至嬌兒在側禍福相隨即鐵石爲心當懍然思返矣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愼行望君歸四解○行吾去爲遲咎其既往終勉以平愼則冀補過於將來也○平愼行而後望其歸正見遊俠之犯教言出則無返理也○遊俠者多爲盜耳託其妻以誠之詞旨悱然感人最切○右一曲晉樂所奏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

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一作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一連說妙天之祚善殄姦必及其嗣凜然可貴足動暴夫之心矣今非咄行今非咄行以見任者之出于倉猝倘沉吟俯仰當自知其不可爲耳吾去爲遲白髮時下難久居右一曲本辭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饑且寒漢高賜惠帝詔曰以如意母子相累每爲獻祭兒婦人于屬累君兩三孤子又云莫我兒饑且寒此時已判其子之我憐知終等於所路矣有過愼莫笪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啼索其母抱謂後母耶思前母耶徘徊空舍矣裴回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行復爾耳其父聞之漠然無動于中也故有末句○道逢從乞一段眞有是事之理至探錢授孤入門見啼以下男兒愛後婦萬古一轍矣○人情反覆父子猶然託病婦垂訣之詞傷心刺骨矣終亂之以棄恩

背故謂之何哉

孤兒行

孤兒生行一曰孤兒行古詞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曰孤兒生行亦曰放歌行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兒言辦飯大嫂言視馬大兒二句正見其兄之溺妻言而忘天顯抑揚其詞非有所寬也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

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一作扉）愴
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中愴欲悲淚下
渫渫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
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
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
少啗瓜者多（收瓜一段。挿入奇絕。夫行賈至齊淮之遠。臘後始歸。迨六月炎蒸。又有是役。蓋終歲無暇日矣。獨舉嚚瓜者。亦嘿寓同根之譏。）願還我蔕兄與嫂嚴獨
且急歸當與較計（日願還我蔕。將以蔕自明也。又云當與較計。則出蔕亦不足塞責。數句之中。多少曲折。）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

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亂之末句。知不復可忍。孤兒亦自決矣。與上婦病篇同悲。○歷敘兄嫂之虐。只得兄嫂令我行賈六字。與大兄言辦飾。大嫂言視馬。二句正寫耳。先後只就孤兒苦况痛切言之。兄嫂之威。不寒而栗矣。○不曰孤弟而曰孤兒。直判其子于父母。痛絕兄嫂之辭也。）

雁門太守行

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云、雁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敦儒學、習書讀律、舉茂才、除温令、還兗州刺史、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拜侍御史、還爲洛陽令、政平訟理、發擿姦伏如神、元興初病卒、百姓咨嗟、男女老壯相與莫醊以千數、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按其歌詞、歷敘渙本末、與本傳合。而題云雁門太守行。所未詳也。

孝和帝在時（思賢令。先思聖君。有良時不再見之悲。）洛陽令王君本
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一解）明知法
令歷世衣冠從温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
子養萬民（二解）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
富貧移惡子姓（宋書有名五二字）篇著里端（三解）傷殺人比
伍同罪對門禁鍪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
詣馬市論（四解）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得
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一作理）竿（五解）賢哉賢哉我

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
（六解○第六段更寫得好。亦以見漢制守令得自辟其僚也。）臨部居職不敢行
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解）天
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
莫不稱傳（八解○右一曲晉樂所奏。此篇整調。而自落落踈踈。）

艶歌何嘗行二首

（一曰飛鵠行、宋書作大曲、）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方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
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裴回（五里六里。如鳥之尋丈然。硬下乃見其悲。銜汝以下。直現飛鵠身自訴矣。）吾欲銜汝去口

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
憂來自別離踟躕顧羣侶淚下不自知至情急響通篇就飛鵠說更高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各各重自愛與贈予以自愛俱妙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
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樂府作延年萬歲期○廣文選飛鵠行曰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裴回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日摧頹樂哉心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
縣故衣誰當補一作爲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
取爲吾組夫壻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
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起二句如六義之興既以見久旅忘歸不及翠燕之知時又起賢主人盈盈堂上遂動夫壻之疑也○斜倚詩本作斜柯○石見何纍纍承之日遠行不如歸拔法高絕非遠行何以有補衣之累故觸事思歸也

同前

南山石嵬嵬松栢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

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
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
何山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
用蘇合香本是南山松今爲宮殿梁公輸即魯班而曰與竟似兩人然詩中正自不妨○與自楊篇畧同

楚調歌

怨詩行一日怨詩行歌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
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

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
恣所欲結語正寫出無聊

大曲

滿歌行

爲樂未幾時遭時險巇逢此百罹伶仃荼毒愁苦
難爲遙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塡心誰當我知戚
戚多思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
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暮
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

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鑿石見火居代幾時 寫來爲可畏 當懽樂心所得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右一曲本辭○凡戀

戀仕途者宜書一通置之座隅

爲樂未幾時遭時險巇逢此百罹零丁荼毒愁懣難支遙望辰極天曉月移憂來塡心誰當我知解一

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山棲守此一榮解二

暮秋烈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起瞻夜比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解三

窮達天所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熙同巇往者二賢名垂千秋解四

飲酒歌舞不樂何須善哉照觀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世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歡樂自娛盡心極所嬉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 飲酒下爲趨

右一曲晉樂所奏

舞曲歌辭　雜舞

淮南王篇 樂府列在晉拂舞歌

漢武帝故事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下壽無期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曰古詞淮南王自言尊實言安仙去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

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揭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淮南王此詞按其意責王之愚爲卑小所蔽耳樂府解題顧謂實言仙去何也○樓居者既無所得久而歸思歸故其詞云云末段懸擬還鄉雖有力作之苦而進退自如其樂陶陶比遊行天外矣○繁舞句就現前舞者說此固舞曲也

鐸舞歌詩

聖人制禮樂篇

晉書樂志曰鐸舞詩二篇陳於元會唐書樂志曰鐸舞漢曲也古今樂錄曰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聲詞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

昔皇文武邪彌彌舍善誰吾時吾行許帝道銜來治路萬邪治路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萬邪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武邪邪聖皇八音偶邪尊來聖皇八音及來儀宋書作義邪同邪烏及來儀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烏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武邪應節合用武邪尊邪應節合

用酒期義邪同邪酒期義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烏近帝邪武邪近帝武武邪邪下音足木上爲鼓義耶應衆義耶樂邪邪延否已耶烏已禮祥咄等邪烏素女有絕其聖烏烏武邪

巾舞歌詩

唐書樂志曰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苦楚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古今樂錄曰巾舞古有歌辭訛異不可解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老時吾哺聲何爲茂時爲來嬰當思吾明月之士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鍼縮何來嬰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嬰涕下吾哺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熇西馬頭香來嬰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意邪哺誰當求兒母何意零邪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吾哺聲三鍼一發交時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遙

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巾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來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來嬰推非母何吾復車輪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時使來嬰去時母何吾思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

散樂

俳歌辭

一曰侏儒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南齊書樂志曰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

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耳、[illegible]
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十六、設俳技、技兒[illegible]
[illegible]笋盛竹篋、貯兩踆子、負束寫地、歌、[illegible]小
兒二人、提沓踆子頭、讀俳云、見俳不語言俳
邏所、俳作一起、四作敬止、馬無懸蹄、牛無上
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半拆薦博、四角恭[illegible]

俳不言不語、呼俳噏所、俳適一起、很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便省俳語

漢詩音註卷之六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七

樂府古辭

雜曲歌辭

蛺蝶行　傷歌行

悲歌　前緩聲歌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枯魚過河泣　樂府

雜歌

拾遺

猛虎行　上留田行

古八變歌　古歌

古歌　豔歌

古咄唶歌　古歌銅雀詞

漢詩音註卷之七

頖陽李因篤子德評

閩中朱廷璟山輝閲

洽陽王　梓適菴較

樂府古辭

雜曲歌辭

蛺蝶行

蛺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披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纒之傅欂櫨間。雀來燕。燕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通篇就蛺蝶自言妙。

妙。○蝶爲燕攫傳於欂櫨。而雀乃欲從旁取之。又處爲燕所制。故未來蝶側。先翺翔于燕前也。雀來燕。不曰燕傍燕前。而但云來燕爾。時雀燕聯聯相視。惟蝶傍觀。爲能得其情也。寫來神妙。燕末又帶出燕子待哺。急情總在蝶眼中。傳其阿堵。不可思議。○石生云。雀來燕句。漢人神手。後無問津者。

傷歌行　外編作魏明帝文選樂府並作古辭

傷歌行。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年命遒盡。絕離知友。傷而作歌也。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二句寫得悽微入情。卽太白詩羅幃舒卷似有人開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裴回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

哀鳴傷我腸。鳴鳥命侶已起下意。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興藉李詩同一感興。而語亦相亂。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當字妙。可以當不可以當也。看下接可自明。思念故鄉。鬱鬱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前緩聲歌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荆根株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萬。第一段逆說。第二段順說。總以抒其憤思。命曰緩聲。當爲笛曲。而末則離調。用致祝于君也。○所謂離調致祝。如南曲之有合歌。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并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序簡自是漢人。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回。發端得國風興體。○雎鳩以興后妃之至德。孔

雀以興蘭芝之大節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
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
吏新婦府吏皆直遂入語語寫出本色守節情不移一何狀出府吏質樸守節言其徑趣府千爲新婦移情也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
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一作丈人故嫌遲
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
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觀下阿母云吾意久
懷忿汝豈得自由則公姑之遣蘭芝徵色發聲非
一日矣蘭芝知其勢不能挽回始向府吏言之詩

人敘事先後互見耳體但敬乃云新婦府吏得聞不合先自求去真強作解事也
之常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
枕席黃泉共爲友結髮二句後面無數情事已括于此共事二三年
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
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
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
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
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

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
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
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
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一作譯府吏謂新婦但供瑑自
然少一語不得多一語不得移一語不得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
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
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
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
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

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
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此四句惋惻如聞其聲千
載下猶不忍讀措詞之雅直匹國風悱惻深厚至矣至矣○四句明是探府吏語正以迎後人要之
共死惜府吏未悟也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
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婦人衣飾將畢然後
着裙着我繡裌裙則妝成將出矣事事四五通一句乃要其終言之見自初妝以至妝成每加一衣一
飾皆着後復脫脫而復着必四五更之數數遲延以拼尋刻也遲回展轉一句寫盡○着畢則新婦
去矣故事事四五更之借此稍延數刻也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
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

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此處忽贊新婦一段位置妙不可言上堂
拜一作謝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
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
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寫別阿母直而含諷故決去不得留
也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
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
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淚
落百餘行」別小姑一段居然二南矣氏之獲罪阿母未必不中小姑相別數言極其
婉妙細細尋繹則其中有怨焉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

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
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
天不相負」此段府吏語與初謂新婦意同所重在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負爲深于前文
也正如莊子說鵬大于鵾只用一背字此只用二誓字而前段見其宛爾是段見其凜然矣新
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
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
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
我懷」使後人爲之先入此段乃云君當作磐石云云矣竟任妙○新婦之行已判一死相謝
然初並不許以留至此則漸易其語若云感君之情將忍辱待之而日不久望君來繼之以父兄之

懸想所懷見剪則逆知有變而不輕露死字必俟府吏先言之何等用心舉手長勞勞
二情同依依敘二句大章法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
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
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
違此段重一遍然在阿母口中故妙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
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此處僞得妙蘭芝自解
無罪只一句阿母大悲摧若稍多則情理俱傷矣畧所必畧也然此何卻斷斷少不得蓋婦人被遣
乃大不幸非此將有不可言者矣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
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

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
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
奇違情義說得真已絕之矣下又緩以一二語用安父兄也自可斷來信徐徐
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
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
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
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直說下得好明是以威臨之亦見前
縣令之郎猶託詞也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

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府吏是府吏語新婦是新婦語兩阿母是兩阿母語媒是媒語阿兄是阿兄語直於風雅之中見太史公蘭芝仰頭荅理實如兄言仰頭荅悽于含之口泪矣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卽相許和便可作昏姻故作滿意之語其死夾矣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言談大有緣緊括上文實居功

之詞也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昏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一作用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盛寫迎親一段見母兄之所以動心而蘭芝必死府吏眞爲難及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府吏默無聲知其不遺阿女默無聲知其必死此大章法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窻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前著綉裌裙事非四五通著之遲見其不欲著此朝成綉裌裙晚成單羅衫成之速見其不欲成各有其妙○氏自誓必死所作見衣耳故成之極速也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鳴哀摧藏二字得其神理摧之欲其速至也藏之欲其無鳴也然反以摧藏而致馬聲自然之理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府吏所乘馬新婦習見之故識其聲然亦是新婦度府吏聞變必來側耳待之久矣故遥聆其聲而識之而父母與兄則不聞也悵然遥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

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此處對府吏一段尚不肯露死意以我應他人正與不足迎後人對說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反說一段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止欲得此一句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斷二句又要二句情理俱完又敘六句與前勞勞二句爲大章法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二語怨深其死決矣命如南山石此句見其非命四體康且直此句見其非病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愼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艶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戸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寫其內危至牛馬爲嘶而父母冥然何也新婦入青廬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絶

今日魂去尸長留相要以死必府吏先言之而府吏之踐言則在新婦後情理俱盡攬裙脫絲履擧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此段有急絃促柱不能成聲之妙非簡也敘其相殉只合如此更多一語不得多則累筆鈍腕了無足觀矣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栢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寡婦起徬徨乘頭立慵直寫出功效來○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理多謝後世人戒之愼勿忘此古今第一大篇亦第一絶作如對大羹玄酒文如臨宗廟百官敘事數詞俱臻神品○

曲盡人情而無刻畫之痕篇法句法字法渾渾然非有意爲照應者至矣至矣後代惟老杜北征得其神理他不足擬也可以怨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諸美備具○最妙處出纈纈別小姑媒人議昏太守迎婦偏于閒處着色北征山果曉妝數段正祖此篇○篇中有詳有畧總非可以常法求也○高古朴淡亦復天矯離奇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枯魚何泣然非枯魚則何知泣也寫得生動○過河字用得妙作書更奇想

樂府

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雜歌 一作離歌

晨行梓道中梓葉相切磨與君別交中繿如新縑維一作羅裂之有餘絲吐之無還期結語悲甚

拾遺 已下皆古歌辭雜見諸書今采附於此其稱古詩者別爲一卷于後

猛虎行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暮字後人不能下暮日暮也○以猛虎方野雀危語悚人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此驕字較奇人驕妻妾驕

上留田行

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囬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觀其詩意。似諷父之聽後婦。而下薄前子。古今注未合。既曰里中。又云似類。責其父。而不以罵下也。囬車一問。中有無限不可言者矣。以慷慨二字括其不平。慷慨二字用得好。前婦病篇。交語絮絮。一段只是此二字。

古八變歌

選詩拾遺曰、古歌有八變九曲之名、未詳其義、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挽日車、傅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群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全篇無傳、獨八變僅存、樂府諸書亦不收也、

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嵰嵫來。枯桑鳴中林、緯絡響空階。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與昭昭素明月篇意同、但分晝夜耳、

古歌

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廚具肴饍。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彈瑟爲清商。投壺對彈棊、博弈並復行。朱火颺煙霧、博山吐微香、清樽發朱顔。四座樂且康。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霜、亦樂引之詞、

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陡起陡接。言之憮然。故地多飈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趨字與以字俱妙。以字順趨字滑。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艶歌

又謂之妍歌、辭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又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又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蜩。又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皆妍歌之遺句也。

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璫。織女奉瑛琚。蒼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歈。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輪輿。直起直止。與上金殿一首篇法畧同。此更爲奇肆矣。

古咄唶歌

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面來。棗適今日賜、疑誰當仰視之、

古歌銅雀詞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

漢詩音註卷之七終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八

樂府古辭

雜歌謠辭

歌辭

漢詩音註卷之八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關門楊端本澍滋閱

洽陽王 梓適菴較

樂府古辭

雜歌謠辭

歌辭

平城歌

漢書曰、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樊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後用陳平秘計、得免、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平城之下一作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畫一歌一作百姓歌

漢書曰、惠帝時、曹參代蕭何爲相國、初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及參守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于是百姓歌之、

蕭何爲法較一作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淮南民歌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長廢法不軌、文帝不忍置于法、迺載以輜車、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長不食而死、後民有作歌云云、帝聞之、迺追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邑如諸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高誘作鴻烈解、敘其辭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以尺布斗粟形四海之富、眞令聞之者無所解免、

衛皇后歌

漢書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霸字奇

鄭白渠歌

史記曰、韓聞秦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漢書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孔五切下同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如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古音主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涇水至沃數斗渠易淤亦坐此○觀此則知河渠相倚爲書講水利可見國事非尋常專事也

潁川歌

漢書曰、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匡衡歌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三

牢石歌 一作印綬歌

漢書佞幸傳曰、元帝時、宦官石顯爲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似美之。實刺之也。

五侯歌

漢書曰、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時五侯群弟爭爲奢侈、後庭姬妾各數十人、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言其奢僭如此、按傳稱成都侯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則穿城引水、非曲陽、與歌辭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不言其暴而曰怒。雅辭。也。壞厥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不曰比白虎。而曰西。直與白虎爲一矣。言土山漸臺之西。惟白虎殿差足當之也。

樓護歌

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

五侯治喪、樓君卿、

尹賞歌

漢書曰、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藏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群輩殺吏、受賕報讐、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收捕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內穴中、覆以大石、百日後令死者家自發取、親屬號哭、道路歔欷、長安歌之曰、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四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叶子即反

上郡歌

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爲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

民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君歌

後漢書曰張堪光武時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朱暉歌

後漢書曰暉字文季建武中再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二語守令之能事畢矣

凉州歌 一作樊曄歌

後漢書曰曄光武時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凉州爲之歌

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起二句先自責好 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董宣歌

後漢書曰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爲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之云

枹鼓不鳴董少平 枹擊鼓杖也音孚字從木

郭喬卿歌

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

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 一作天下平

鮑司隸歌

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爲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

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即其廉直可知

通博南歌 一作行者歌

後漢書西南夷傳曰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

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作歌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 漢書注作滄 爲他人 起語似頌似諷至爲他人侈遠畧者灰心矣

廉范歌

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建初中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阜盛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叶則護反 平生無襦今五袴 一作昔無襦今五袴

喻猛歌

和平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爲治郡頌之曰

於惟蒼梧交趾之域大漢惟宗遠以仁德

陳臨歌

謝承後漢書曰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産得男人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施字疑作酖字

又

蒼梧府君恵及死能令死人不絶嗣

黎陽令張公頌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慰此屯民寧厥苦 苦字疑作居字

魏郡輿人歌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兹

范史雲歌

後漢書曰范冉字史雲桓帝時爲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後遁身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于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冉或作丹

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劉君歌

後漢書曰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桓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董逃歌 一作靈帝中平中京都歌

後漢書五行志曰按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于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絶之楊孚董卓傳曰卓改董逃爲董安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絶董逃心摧傷董逃

賈父歌

後漢書曰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爲盜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皇甫嵩歌

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靈帝時黃巾作亂以嵩爲左中郎將討賊數有功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

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

洛陽令歌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申紫雲沓起甘雨登降爲人之歌

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崔瑗歌

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潟鹵之地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

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

序穿溝廣漑灌決渠作甘雨（決渠而田作甘雨奇甚人力可以贊天）

吳資歌

常璩華陽國志曰泰山吳資字元約孝順帝永建中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云云其後資遷去人思之又歌云云

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又歌

望遠忽不見（起句有國風之高致）惆悵當襄回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爰珍歌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

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高孝甫歌

陳留耆舊傳曰高愼字孝甫敦質少華嘿而好沉深之謀爲從事人謂之曰

嶷然不語名高孝甫

襄陽太守歌

襄陽耆舊傳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

美哉明后儁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則是文武播

暢威震遐域

隴頭歌三首

秦川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涌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云云按漢横吹曲有隴頭而亡其辭此或其遺也梁鼓角横吹亦載此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音節古甚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

匈奴歌

西道志曰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顔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謡辭

武帝太初中謡

拾遺記曰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鷄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于甘泉故館更以餘鷄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鷄無晨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鷄反顧漢宮而哀鳴故謡言云云至王莽簒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鷄鳴犬吠

三七末世鷄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爲帝

元帝時童謡

漢書五行志曰元帝時童謡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簒位也

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長安謡

漢書佞幸傳曰成帝初丞相御史條奏石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

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謡云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讀曰價其義如價其讀如沽

成帝時燕燕童謡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童謡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燕燕尾涎涎 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

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古妙

成帝時歌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爲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垂誡甚深。詞最古質。

鴻隙陂童謠 汝南童謠 一作王莽時

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眎、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子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王莽末天水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時隗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此謠直爲痴妄人寫照。末二句尤奇快。世多蹇者、可以悟矣。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後漢時蜀中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世祖建武六年、蜀中童謠。是時公孫述僭號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奧甚。一當字寫出人心思漢來。

城中謠 玉臺作童謠歌

後漢書曰、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長安語云云。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會稽童謠

後漢書曰、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曰、

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同前

皆部耆舊傳曰、張覇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河内謠

東觀漢記曰、王渙除河内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曰、

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順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按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大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以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於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京都童謠云、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桓帝初小麥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鼓者正狀其咽、不敢誦言也、

城上烏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師童謠、按此皆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叛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此篇其辭甚隱。解最得之。上字刺得毒。結語妙有含蓄。○

桓帝初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

大姓皆絕望矣、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姓。

桓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解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

桓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按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於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訓、尚書柳分、尋穆、史佟、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燕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風俗通作譊、

鄉人謠

初桓帝爲侯時、受學於甘陵秣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故云、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任安二謠

後漢書曰、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

欲知仲桓、問任安、

又曰

居今行古、任定祖、

桓靈時童謠

後漢書曰、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又見抱朴子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譚苑醍醐云、泥音涅、黽音篾、黽或音祭、則泥當音齊、古音俱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蓋不得其音而改之、○此論最是、古音漸失、後人妄言轉叶、甚有改其字者、亭林先生韻正所爲作也、

靈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之末、京都童謡、至中平六年、少帝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玩首二句、言非侯王。而繼之以千乘萬騎。是獻帝貴徵也。

二郡謡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二郡爲謡、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太學中謡 見陶淵明集、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牓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謡曰、

天下忠誠竇游平、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天下德弘劉仲承、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右三君 一云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天下模楷李元禮、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良輔杜周甫、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甫、天下冰稜朱季陵、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忠貞魏少英、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好交荀伯條、沛國潁陰荀昱、字伯條、天下稽古劉伯祖、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天下才英趙仲經、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

右八俊

天下和雍郭林宗、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慕恃夏子治、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天下英藩尹伯元、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天下清苦羊嗣祖、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琟金劉叔林、議郎東郡發劉儒、字叔林、天下雅志蔡孟喜、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天下卧虎巴恭祖、潁川太守勃海東城巴肅、字恭祖、天下通儒宗孝初、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海內貴珍陳子鱗、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忠烈張元節、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海內謇諤范孟博、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海內通士檀文友、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友、海內才珍孔世元、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後漢書云、字元世、海內彬彬范仲真、太山太守勃海重合范康、字仲真、海內珍好岑公孝、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晊、字

公芬海內所稱、劉景升」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右八及 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

海內賢智、王伯義」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後漢書作王章、海內修整、蕃嘉景」即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貞良、秦平王」北海相、陳留巴吾秦周、字平王、海內珍奇、胡母季皮」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字季皮、海內光光、劉子相」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依怙、王文祖」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海內嚴恪、張孟卓」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清明、度博平」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

右八廚 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京兆謠

續漢書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爲此謠、

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父。不日嚴而日訓。其義尤深。

獻帝初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童謠、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

獻帝初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元初、京都童謠、按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凌君也。青青暴盛之貌、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興平中吳中童謠

吳志曰、初興平中、吳中童謠、閶門、吳西郭門、夫差所生也、

黃金車、班蘭耳、開閶門、出天子、

建安初荊州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八九年閒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

恒農童謠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

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閻君謠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慶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謠曰

閻君賦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禮讓

京都謠

後漢書黄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

欲得不能光祿茂才 能乃來切

漢詩音註卷之八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九

無名氏

諺語附

漢詩音註卷之九

潁陽李因篤子德評
莘野康乃心孟謀閱　洽陽王　梓適菴較

無名氏

諺語 附

楚人諺

漢書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逐彈丸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云云、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苦饑寒逐彈丸

紫宮諺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路溫舒引諺

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禁網寖密、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

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崔寔引里語

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絶、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猶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今古一轍、近代謂云、朝奉詔書、夕為故紙、可浩歎也。

東家棗

漢書曰、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知而去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為之語云云、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昭帝時為博士諫大夫、

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鄒魯諺

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籯與篋同、

諸葛豐

漢書曰、諸葛豐、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言人相畏避、不得數數過從也。

三王

漢書曰、成帝時、王吉子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五鹿

漢書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為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谷樓

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云云、言其見信用也、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

張文

漢書曰、成帝為太子、及即位、以張禹論語為師、以上難數對以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為之語云云、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不欲為論、念張文、

楊伯起

東觀漢記曰、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

幘如屋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

莽頭禿幘如屋。

投閣

漢書曰、王莽簒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

惟寂惟莫、自投于閣。爰清爰静、無作符命。

杜陵蔣翁

嵇康高士傳曰、蔣翊、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逕、終身不出、時人諺曰、

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竈下養

東觀漢紀曰、更始在長安、所授官爵、皆羣小賈人、或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南陽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

一日說不窮、戴侍中、

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

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

楊子行

續漢書曰、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

說經鏗鏗、楊子行、

許叔重

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醇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馮仲文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

道德彬彬、馮仲文、

江夏黃童

後漢黃香字文彊江夏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白眉

襄陽耆舊傳曰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魯國孔氏

孔叢子曰子和二子長曰長彥次曰季彥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

人爲之語曰

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胡伯始

太傅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練達故事明解朝章雖無謇直言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廣字伯始

避驄

後漢書曰桓典字公雅靈帝時爲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政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行行而復止亦亂世之音也。

考城諺

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初到亭有陳元之母詣覽告元不孝覽以善言勸慰之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鴟一作鳴

朱伯厚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匪之贓諺曰

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詩紀詩乘無惡字

太常妻

應劭漢官儀曰北海周澤爲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

居世代一作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縫掖 自此至作奏語並見太平御覽其中有世代不詳者御覽雜置漢人中俟再考訂

續漢書曰皇甫規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有頃白

士篤在門、娓驚遽而起、倒屣出迎、時人爲之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荀氏八龍

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公沙六龍

袁山松後漢書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

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帳下壯士

江表傳曰、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

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持雙戟八十斤、

郭君

江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曲陽、典作圍塹、卓不肯、典獨于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之語曰、

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寶完臨十、

柳伯騫

江表傳曰、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

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騫所識、

繆文雅

皇甫謐達士傳曰、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修明、學士稱之、故時人爲之語曰、

素車白馬繆文雅、更不言其人之才品、而思之悠然、

許偉君

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字偉君、授魯詩于瑯琊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

殿上成尋許偉君

王君公

語林曰、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

避世墻東王君公、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時人語

曹操別傳曰、呂布驍勇、且有駿馬、時人爲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相里諺

文士傳曰、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袁文開

英雄記曰、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

事不諧、詣文開、

五門

三輔決録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王養豬賣豚、故民爲之語曰、

苑中三公、舘下二卿、五門嚾嚾、但聞豚聲、

賈偉節

三輔決録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

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作奏

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

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李鱗甲

江表傳曰、諸葛亮表都尉李嚴、嚴少爲郡職吏、用性深剋、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

難可狎、李鱗甲、

諸葛諺

晉漢書秋曰、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

郭氏語 以下増

拾遺記云、郭況者、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少林

益都耆舊傳云、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邸見諸生病甚困、生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問姓名、呼吸困絶、忳賣金一斤、以給棺索、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疋至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後忳騎馬突入它舍、主人見曰、得眞盗矣、忳說得狀、又取被示之、彦父張然曰、被馬俱止卿、有何陰德、忳具說葬諸生事、彦父曰、此吾子也、姓金、名彦、遣迎彦喪、餘金俱存、民謡之曰、

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鬼遇、

石里

商氏世傳云、商亮、字子華、擧孝廉、到楊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一半去、時人爲之謡曰、

石卫之勇，商子牽，暴虎見之藏爪牙。

雷陳

後漢書云，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游幼齊

三輔決録云，游殷字幼齊，爲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遽死，關中諺曰，

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責人之靈。

封使君

述異記云，漢宣城守，封邵化爲虎，食郡民，時人語曰，

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孔明

襄陽耆舊傳云，黃承彦，高爽開朗，爲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

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漢詩音註卷之九終

漢詩音註目録卷之十

無名氏

漢詩音註卷之十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洽陽王又旦黃湄閱　洽陽王梓適菴較

無名氏

古詩十九首三百五篇後定以十九首爲的傳箕裘無妙不備却又渾含蘊藉元氣盎然在漢人中亦朱絃而疏越矣

鍾嶸詩評曰古詩體源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生字有力元美乃欲作成語詁之有何意味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一作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句忽宕妙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以詩乘作以遠以緩以字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上云思君令人老下忽接云歲月忽已晚逶迤入微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化四言爲五言之風雅中始不能辨此氣候未可強齊也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起二句意徹全篇蘊閨情惟恭獨難遣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含乎如貫珠而妙有次第然所最貫者正以其川疏也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愈真愈雅○美其守真而自空牀難獨守惟守而後知其難則益見其真此意漢以下無律述者矣漢人高處在阿堵中○玉臺作枚乘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合上首看其發端皆妙有關合人生如客暗陵栢當默觸于心也○陵栢青青而逝者不可作矣所感在此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轉于歡宴中發其無聊也足高一風窮○阮陶諸公獨闢此意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自相索寫出惟日汲汲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

戚何所迫宴娛在前憂從中來古惟達人多情可與言此○項王至垓下酒泣數行漢高飲酒中亦酒泣數行悲歡難殊所感一也未易爲俗人言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惟識者聆音始知爲能推及令德此古人所以重知已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含意未伸卽在下數語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憤語正以自待之卑爲妙唐以後便高裝身分矣○與青青陵栢篇感寄略同而厥懷彌憤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超世絕俗託之高樓下視塵埃中人一任迴其

局促矣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
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哀調無乃杞梁
本昔悲千古才人杞梁妻止見借喻善哭耳清商隨風發中
中曲正哀則縕于中者深矣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
者苦但傷知音稀正平子長千載傷心在此數語
鳴鶴奮翅起高飛結二句似另有然愈遠愈合愈
知音而歌者聽者乃願爲雙飛覩一世之意接法漢人獨絕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
道還顧望舊鄉高接法長路漫浩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傷以終老玉臺作枚乘〇思友騷數十言括之畧盡
故鄉亦未必非故鄉也還顧似另結語仍廻抱之若合若離如晴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
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
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
石固虛名復何益貴友棄此意亦見其寥闊憂從中來感時序
悲草蟲之多變而故交天上遠者目疎星漢悠悠修名自悼其大指如此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昏兎絲附女

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昏悠悠隔
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
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
妾亦何爲樂府截此〇文心雕龍曰孤[illegible]一篇傅毅之辭〇每讀此有超然[illegible]壯及
時之感而終之日君亮執高節賤[illegible]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矣正與躁進者痛加[illegible]〇華對
南陽一結盡其出處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
經時〇玉臺作枚乘〇所貴在庭樹所感在久別亦同心離居之悲也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四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
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
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牛女何語乎日脈脈不得語若有禁
拂之者思透重玄〇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杼若親聞之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若親見之至盈
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若日在其側而愾乎其無所聞者妙妙〇代言其情如泣如訴〇寫無情
之足如人間好合綢繆語語認真語語神化直追南雅矣〇玉臺作枚乘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
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

且爲寶不得已而託諸名彌見無聊與冉冉竹篇意畧同但彼結出正意此則轉爲憤

詞闕

東城高且長透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
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四時二句盖歎序遞轉惟歲晚益覺其促
猶之中年以後流光倍駛於少壯之時也二句合看始得晨風懷苦心蟋蟀傷
局促晨風蟋蟀鳥蟲之微而云懷苦心傷局促硬坐甚妙蕩滌放情志何爲
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柱促音悲寫出琴瑟情性
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

屋寫出馳情整巾帶幾于亂矣每掩卷思其難接今忽接云沈吟云云急處一住妙不可言結處
緻明上意既不可宕開不顧又不得邪承之日思爲云云進一步直許以終身上許多情事俱含其
中至矣至矣○歲暮多悲游情好女如信陵之飲醇酒近婦人彌寫其纏綿彌徵其憤苦矣○王臺作枚乘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
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
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
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萬歲更相送眞語非奇語服
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弇州云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託之名也至虛名復何益名又無用處季鷹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生前一杯酒與此正同繼之曰被服紈素則趨愈卑而志愈苦矣予謂正自唐風山樞篇化出○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賢聖不可爲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神仙不可爲也舍飲酒何之乎
○卽青青陵栢篇意此首乃暢言之彼主于縱遊此主于燕坐然詞旨亦苦矣○樂府載此作驅車
上東門行

去者日以疏五臣作巳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
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栢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結不粘上其意愈合與西
北有高樓作同○生仍冀得歸桑梓班定遠亦求入玉門觸目怵心都感此意○與上篇所觸正同

彼欲聊遣此則思歸又換出一意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
世嗤仙人王子喬接法高難可與等期愚者僕僕若自有無涯之
年則必仙人爲然而王子喬非可等期也存結語卽安意求仙者亦是愚人○懷千歲之憂則必爲
來茲之待病根總是一客其實愚耳結句正與來日大難黍看此則明言之矣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
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
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

同車歸。思微諦眞。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幃。亮無晨風
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
感傷，垂涕霑雙扉。先寫歲序之晚，繼憶征夫之寒，獨宿下始轉入自身。忽宕一步
妙用虛擬，見良人之歸，不數而後述其留居。末工
同往無期。晨風以下，乃畢吐苦緒，結構最高。○亮
無晨風翼二句，猶馳情遠道；眄睞二句，則寫其居
處徙倚，而結語上句總前文，下句歸實地。其中無
限曲折。○空閨
思歸，曲盡其情。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
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
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

字不滅。風雅之間。○三百篇所未經道。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以下，清夜追思，在事也。必如此看，下
文始安，而上一段亦有著落。○索居之苦，良友之
思，繾綣綿綿，相逼而
出。筆端自具造物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
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掌呂反以長相思，緣
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從永以爲好意寫出，如許
濃至。○一綺之微，而綢繆乃爾。文彩以
下，多彼之美名，見其知重無已時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裴
回。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久于羈旅之言。出戶獨彷徨，

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接高淚下沾裳衣。上云出戶，結云
引領還入房。看其照應。○古今惟曠士多情，高人
易感。久于羈旅之況，固非賈客所知。十九首以是
篇終，其託興深矣。凡士之不得于君親
朋友者，俱可作如是觀。○玉臺作枚乘。

古詩五首

古詩五首妙緒紛來，方十九首，彼爲國風，此爲離騷矣。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
如。新人雖言藝文作云好。未若故人姝。姝字下得妍，兼言其德矣。顏
色類相似。藝文作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
人從閤去。叶丘於切。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叶孫租切。
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藝文作持縑將比素。新

人不如故。手爪不相如，而繼之以工織。夫素非必精于縑，五丈非必多于一匹，而持縑比
素，則新故之感判然。厚語深情，如可解，如不可解，
故爲妙絕。○爲棄妻逢故夫語，語寫來厚道，却在
棄婦口內用故夫語到底，不找棄婦
一言，篇法奇絕。○怨而不亂，小雅之遺。

四坐且莫諠，願聽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
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
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賦銅器而曰上枝下根，借喻其雕鏤
之工也，故以公輸魯班美之。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
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說銅鑪無
限貴重，以冀吹入君懷，而終之日香風難久居，空
令蕙草殘。逐臣棄婦，苦心無由自明，其所賦者

矣。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正如送子以賤軀當藏之中心言不能喻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新心有所歡說得輕妙結志青雲上。接得高何時復來還。青雲古人皆言神仙事喻稱心相歡一語盡之○辭悲語厚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前後若兩開正以褰裳二字爲關鍵而末語亦妙有會草隨風轉借況人心無恒思抱柱之貞恰是對照語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念玉臺作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所託得地則涉冬尤滋君子擇人而交乃有歲寒之美鄙文勝蘭苓一何晚杜陵井菊曰結根失所纏風霜託與器同○玉臺作枚乘

古詩三首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寫逐臣棄友之悲託之橘柚猶楚詞言香草也妙在語語本色而終望之以古道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亦見梁鼓角橫吹辭○吳兢曰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悲歌篇云欲歸家無人只此一句意而借閒言目擊乃得如許哀涼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蘅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

抱。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枯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與十九首涉江奇樹二篇詞意畧同此兼有其長矣

古詩一首

步出城東門。遥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二句佳語也然六朝唐人亦有之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人取其前半吾尤喜其後半

古詩一首

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長

飽聊可遑饑

擬蘇李詩十首 此詩多疑贋作而古質自然必非江左以後所辦其佳處律律河梁矣○雖不出蘇李亦是建安黃初人所爲其氣味醇深措詞不露不雜于四十年崙力漢魏之學獨有會心

李陵録別詩八首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去辭一作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漢人妙處多認真寫幻如覯其事如聞其聲用筆能呆能很能工而愈見

其神化無迹此篇得之

燦燦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燦燦八句所謂愈疏而愈合也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營何必藏蘇李耶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若遠若近其妙乃在阿堵中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此篇彷彿河梁乃在形聲之外

晨風鳴北林熠燿熠熠一作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照首篇又宕一意彼是就所歷說此是就所思說各有其妙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

翔猿馬顧悲鳴猿馬疑作轅馬即車爲不轉轍馬爲立踟躕意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萬里遥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何嘗襲少卿一語一意直神而明之矣江左以來優孟衣冠耳

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二句可謂至言苟違其願雖王侯之貴松喬之年有不足言者矣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于天衢末四句絕無倫次然總是憤極有託之詞愈遠則愈悲可知十

九首今日良友會偏結尾數行不得向癡人說嬰矣正卿生平悲憤約略以數語盡之非但深知都尉之心正其材分相敵也。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不好飛寫出鳳皇身分，直俯視鵾鵬矣。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闕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覽。○此首韵雜，用青蒸，漢人亦無之。○此篇用韵雖雜，而詞旨俱得河梁之神，使少卿爲之，何以加焉。

末數語。正勉子卿以終砥高節。如巢許長留清名于人間。而傷都尉爲淮中之水。淄澠莫辨。身名俱類耳。

蘇武答詩二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渇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湣。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遊何速，行願支荷遲。一作去何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瑤光以下，娓娓河梁間語矣。寫其忠厚悱惻意[illegible]

視屬國四詩。且不易低昂也。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一別句以秦對言，漢語也。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古文苑題曰別李陵。○勉之以努力言笑，覩修德要深，莫漫作淺語，分層級也。○只是渾然中含，便去古人未遠。

茅山父老歌 外編作丈茅君誤

茅君內傳曰：茅盈，咸陽人也。得道隱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盈二弟俱貴，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兄于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

丹陽句曲山，衷治良常之山。盈爲司命眞君東嶽上卿。于是盈與二弟決別俱去，固衷留治此山，漢平帝元壽二年也。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

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作治一山頭。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一作金穴何時復來遊。寫出仙家之樂

古詩二首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衣敝緼袍，恥與狐貉者立，自恥也。此則羞他人之貧矣，尤痛切末世病根。

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貪人止見其利美耳，乃痛言之。

古絕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此千古虎謎之祖。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一往見其情深，然四詩各有意義。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忘。

古歌

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語自慨慨。

古樂府

蘭草自然香，生于大道傍。腰鐮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古五雜組詩

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初見以爲無難比擬其體，則有思不能及也。

古兩頭纖纖詩二首

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腷腷膊膊春水裂，磊磊落落桃初結。

漢詩音註卷之十終

漢詩音註五卷漢詩評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因篤撰因篤有受祺堂集已著録是編評點漢詩兼註音韻一卷至五卷題曰漢詩音註六卷至十卷題曰漢詩評一書而中分二名又前五卷之評夾註句下後五卷之評大書詩後體例亦迥不同不知其何所取也顧炎武有與因篤書極論古今音韻刻於所撰音學五書前蓋以因篤爲知古音者然聲音文字與世轉移三代有三代之音秦漢有秦漢之音晉宋有晉宋之音齊梁有齊梁之音自唐以後有唐以後之音猶之籀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行因革損益輾轉漸移不全異亦不全同不能拘以一律自吳棫舉六朝以上槩曰古音於是或執後以撓前其失也襍或執前以繩後其失也拘如朱虛侯歌疏與之韻證之史游急就篇亦然梁鴻適吳詩儔與流浮休韻證以日出南東隅行亦然燕剌王歌鳴與人韻證以崔駰安封侯詩亦然知漢人有漢人之韻下不可律以今上亦不可律以古因篤槩以三百篇之韻斷其出入未免膠柱之見至其所評亦罕精鑿如謂司馬遷尊項羽爲本紀冠之漢書爲千古具眼之類猶隆萬後人好爲高論習氣也